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〇・經部・四書類

四書釋地補一卷續補一卷又續補一卷三續補一卷 〔清〕樊廷枚撰 …… 一

四書解瑣言四卷補編一卷 〔清〕方祖範撰 …… 二三三

四書地理考十五卷 〔清〕王　瑬撰 …… 三二一

四書釋地辨證二卷 〔清〕宋翔鳳撰 …… 四四五

四書緯四卷 〔清〕常　增撰 …… 四六五

四書說苑十一卷首一卷補遺一卷續遺一卷 〔清〕孫應科輯 …… 五七五

四書辨疑辨一卷 〔清〕俞　樾撰 …… 七〇七

汪琴庵大宗師鑒定

四書釋地補

嘉慶丙子秋梅陽海涵堂梓板

四書釋地序

釋地之名見於爾雅然考爾雅所釋僅僅九州十藪之大至於八陵惟北陵西隃郭景純註即鴈門山也餘陵無注而所謂陵莫大於加陵者直註曰今所在未聞葢闕疑也地理之可考者禹貢職方見於經前後漢地理志見於史【補註】前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其他太平寰宇記【補註】一百九十三卷宋樂史撰地理之書至是記錄詳而體例大變括地志【補註】五百五十篇序畧五卷唐魏王泰等撰其載六朝時地理書甚多以此長於元和郡縣圖志元和郡國志【補註】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古輿記中存於今者惟此書為最古九域志【補註】元豐九域志十卷宋王存等奉敕撰體例詳於元和太平興國二志三輔黃圖【補註】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漢代三輔古跡而於宮殿苑囿之制條分析尤為詳備諸書猶稍近古然以今郡縣按之不合者多酈道元注水經【補註】四十卷舊題漢桑欽撰然證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酈道元作最稱專門而其間自相抵牾往往而有何則自三代迄今陵谷變遷城郭隳陁加之地名沿革變易不常刻舟而求未免殽譌亦勢使之然也朱子大儒其註四書傳詩每云地名邑名不詳其所在或云未知是否豈僅斤斤然眷重傳疑或亦以吾儒窮經應用之學有更大且亟於是者耶吾友閻百詩氏積學耆古於漢唐

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所著四書釋地一書考索詳博辨據明晳毅然易朱子之所難可謂卓識其間如釋止嬴而證孟子行三年之喪（補註）桯是庵大中云反齊止嬴解者謂餘哀未忘周歸聽說近太原閻氏引列女傳以爲孟子仕齊歸葬于魯三年免喪然後復至齊據此則止嬴句爲贅設充虞之問不應在三年後且三年前亦不得云前日也馮山公景云孟子止于嬴閻氏證孝子於喪不言請義某謂曲禮居喪不言樂謂不言作樂之事他事可言也儀禮既夕及喪大記非喪事不言則喪事必言也雜記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傳與喪服四制唯而不對對而不言言亦謂不告語他事并不對他事也按此雖好與閻氏辨難然謂孟子行三年喪自是確不可易明許竹匡仁曰夫以葬魯未幾而卽反于齊止嬴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喪于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于葬魯之後更無餘暇乃至在途止嬴

而可問耶郎仁寶瑛遂謂此說誠獨見然亦萬章之徒交有未善故爲孟子之病耳竊謂二說皆非是釋墦間而證墓祭爲古禮實可補先儒傳註所未及然則是書豈可廢哉百詩請予序至六七而益勤予簿領卒卒未暇以爲也會以公事將于役海壖篷窗小暇乃弁數語卷端而還之知未必有當百詩意也康熙戊寅九月既望商邱宋犖（補註）朱竹垞商邱宋氏家乘序云宋之先殷王元子名列三恪詩所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者也其都商邱本陶唐火正閼伯之墟是曰大辰之墟厥後望在西河廣平燉煌扶風利人而商邱之族至今猶保閼伯之故土姓源之遠莫之與京又云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項撫大江左右一十七年公府無事恆與賓客參考典籍揚扢風雅審定圖書題於毘陵舟次

漢儒註疏羽翼經傳然非博極羣書而又具尚論卓識者其孰能發千古之蒙而定千秋之是乎太原閻百詩先生生平譔著等身（補註）宋史賈黃中傳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按此言其多其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商邱宋公序而行之久爲海內博物君子（補註）昭元年傳所珍重今年春予留眞州舊館閻子信蔽時相過從得復見四書釋地又續三續二篇半屬草稾（補註）史記屈原列傳草稾未定索隱曰崔浩謂發始造端信蔽泫然揮涕而請曰先祖徵君一生心血具在於是林不肖不克仰成先志夙夜抱告倘藉先生力倡引同志用佽剞

劂感且不朽予因慫慂（補註）方言慫慂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慫慂而贊襄之閱數月工竣嗟夫人生未竟之事賴後人繼述而成者多矣況已經手定之書子若孫茍目爲不急因循時日以致湮沒而嬌語人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補註）史馬遷報任少卿書其人固不可知之人也不亦危乎信蔽眞不愧徵君之哲孫也已至其書之更有功於註疏天下後世好古者自知之予小子何容贊一辭焉（補註）史記孔子世家爰誌其書成歲月而標之簡端時乾隆癸亥嘉平月旦日歙州程崟謹識

功令以四書集註範天下士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俾師無異教人無異學意至善也然集註一書詳於義理而畧于土地人物訓詁典制吾鄉閻潛邱徵君以爲未盡乃作四書釋地書凡三續始釋地繼釋人物繼及訓詁典制其於集註或申其義或補其缺或匡其失識者以爲紫陽功臣信哉山陰樊生讀其書而善之又以爲未盡也乃上裒

聖制旁采羣書益以已見作釋地補於閻氏書或申之或補之或匡之其中如謂覲禮之宮卽明堂拏戮當爲奴戮五畝之宅無在田在邑之分五十七十百畝由尺度之不一以及晝晝之非一地鼓瑟之不必倚歌耕莘非神降之莘孟子之白圭與魏文侯時之白圭非一人類皆精確不可易蓋亦閻氏之功臣矣且夫聖人之道至大而其世之去今甚遠大而且遠則非一人一時之力所能盡是以四子之書至今日而益明非以治之愈衆而研之愈精歟善夫閻氏之言曰書猶天也天無窮聖人之書亦無窮故雖合古今之賢哲各竭其學識才力以求聖人之書而終不足以盡其崖界然明知其無

窮而必俛焉孳孳各竭其學識才力以求萬一之是者則以無窮者天昭昭者亦天儒者之一得有時能使聖人之奥旨數千年莫之喻者一朝若發矇焉然則生之爲此其亦足尚也哉抑考徵君之作釋地也初廑五十七則而已既而續之至於再至於三蓋先民積學之勤覺世之篤至老不倦也如是今生年甚盛志甚銳由是以往讀書愈博友士愈衆閱天下義理愈多而論古也愈精以確其所以闡繹古訓啓迪後賢者且將倍蓰於今之所補而未有已焉僕雖老矣尚能爲生序之嘉慶二十有一年歲在柔兆困敦二月初吉浙江督學使者

山陽汪廷珍

定四庫全書總目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尚書古文疏證已著錄是編因解四書者昧于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為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後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為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己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為復封以南蠻鴃舌指許行為永州人者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群書又精于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槩矣

四書釋地

宋王尚書應麟作詩地理考蓋補紫陽夫子之不備也然詩序而不斷甚至兩說並存【補註】詩地理考六卷全錄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說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傳註有涉于詩中地名者薈萃成編然皆採錄遺文聯綴成編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並存莫加一辭以折衷其與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者何以遠過余故竊之作四書地理考得若干條【補註】禮記曲禮疏古者謂數為若干故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故曰若干也以示里中諸子咸以為善遂開雕吳門憶爾雅篇目有釋地杜氏有春秋釋地【補註】此即釋例十五卷土地名篇也地名本之秦始郡國圖起于宋衛過于乖攷土地名篇稱孫氏僭號于吳故江表所記特詳則其屬稿實在平吳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爰易地理考曰釋地云太原閻若璩【補註】按徵君閻氏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毛西河草堂詩云久為淮海客世仍是太原人是也祖世科萬曆甲辰進士歷寧前兵備道參議父修齡字再彭號牛叟郡學生母丁孺人名仙窈字少文亦知書自頗讀書甚日兌閑閻氏自六歲入小學讀書至千百過字字著意猶未熟十五歲冬夜讀書漏四下堅坐沈思心忽開如門牖洞闢昇庠驚落一時盡撤自是頓悟異常是年補學官為弟子名流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十七年應制科不第二十一年從徐尚書乾學歸里由考索詩究不遺餘力十餘年中著書八種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

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遂以疾没
于康熙甲申六月八日
世宗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舊史曰若
璩没後
世宗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
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衮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

目

蓋　嬴
雪宮　石門見補註又續
闕里見補註又續三續　武城
泰山北海　淇河西
漯滄浪　南陽

華嶽　海濱
水滸　莘
匡　汶沂
書　封疆之外
東山　任
宋滅滕　齊滅薛
轉附朝儛　地方
棠　溫泉
莊嶽　墦間之祭
平陸　靈邱
駢邑三百　畢郢見補註又續
明堂靈臺　虞虢
溱洧　陽城箕山之陰
文王囿七十里　幽州
祭山　屈產之乘
傅巖　孫叔敖海濱
莒父中牟　南山
淇竹　邦畿千里

周舊邦　垤澤之門
范　魯昌平鄉陬邑
至河而反　長府
隣里鄉黨　羿有窮之君
徵箕　河河内
首陽

四書釋地目録

四書釋地補

太原閻若璩原本　山陰後學樊廷枚校補

蓋

【原】予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卻於前云齊下邑【補註】趙註蓋齊下邑也後云陳氏食采邑【補註】趙註食采於蓋當是二邑朱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補註】困學紀聞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補註】宣十二年正義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補】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註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池洒字之訛）後漢郡國志泰山郡蓋沂水出註左傳會於防杜預曰在縣東南有防城（春秋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莊七年文姜會齊侯於防）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隱六年公及齊侯盟於艾）因思一蓋也而洙之入沂之出防之會艾之盟皆於其地則當時蓋洵大矣故以半爲王朝下邑王驩治之其稱蓋大夫也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諸梁以食采於葉名葉公宋左師向戌以食采於合名合左師之類只半爲卿族私邑陳氏世有之雖水經注引孟子見戴祿萬鍾無蓋字要以王陳之共食於蓋無異趙先狐陽之共食於溫原但驩非孟子所與言戴亦仲子所不義縱不若趙同先穀陽處父之見殺於晉然僅比狐溱之食采於溫而已則二子固不能如衰之文尤難比烈於原軫也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晉文公問守原詩云趙衰有功者斯任自可當又原軫論曰報施救患仁也取威定霸義也分用界宋智也中軍橫擊勇也若軫者其猶不愧古之名將也歟

毓

【原】余嘗愛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但以誤認邑名遂不合禮制以知地理益宜究既成辨一篇越二年覺其不安復成一篇幸學問之日新也並存之今錄

於此【補註】以下第一篇主往齊拜賜言猶沿鄭氏之誤曰或問孟子歸葬於魯
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
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
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
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
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
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
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爲壇
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勸人行三

年喪而身違之又罪萬章之徒修文不善可謂逐臭李
覯左祖臧倉者矣余考或問及解者二段俱出邱瑛七
修類稾亦能疑人所未疑者而特不能辨釋郝氏從而
辨釋之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
三年公會齊侯於嬴杜註云嬴今泰山嬴縣案嬴縣故
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補註】哀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至於嬴十五年公孫宿以
其兵甲入於嬴隸案嬴縣故城今在山東泰安州萊南五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
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乎且
衰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

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沒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
匆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
匠事耳以論匠事於止嬴日故繫止於嬴亦猶與公孫
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日故繫以居休豈必別有義在乎
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孟子居母喪正齊衰
故猶答充虞以言而但不先發言於人耳夫一唯一對
猶致謹不失如此曾謂孟子奪喪復仕若當時貴之行
者一輩所爲哉亦太誣矣郝氏之亟正也固宜【補註】以第二
篇主終喪仕齊言益見閻氏之精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

說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傳云孟子處齊有
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
葬於魯則知母卽沒於齊也然則旣沒而葬宜終喪於
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
卿耳非遽也【補註】三遷志周愼靚王二年壬寅孟子五十四歲去鄒適齊三年癸卯五十五歲在
齊逆母仉氏就養四年甲辰五十六歲母仉氏卒於齊扶其喪歸葬魯五年乙巳五十七歲在鄒居喪六年丙
午五十八歲返齊齊王以爲客卿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
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
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

有指最遠者前日顯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月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邪或詰曰充虞諮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歟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

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補註】按魏書高祖文帝紀及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可謂居喪盡善矣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邪見顧出孝文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或又詰曰向所稱郝氏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徵乎爾曰徵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旣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旣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然則當孟子毋沒於齊必赴於王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所謂乘惡車者是王使人襚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已者禮明云不拜況葬後邪郝氏之誤解可足據邪總之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不出齊都城之事邪文莊濬家禮儀節有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具衰絰躬造其門謂之謝孝使居喪者纍然衰絰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彌月考之古禮無有也夫文莊謂無有而孟子反有之邪嗚呼喪禮至近代廢闕不講甚矣宜郝氏之說紛紛也

雪宮

【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上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言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安得含胡曰有而卽引之與民同也覩子思聞繆公友士之言不悅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補註】以上見僖

(本傳)尚能為斯言況巖巖之孟子邪賢者仍指人君言
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
郡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為晏嬰館舍邪蓋齊離宮之
名游觀勝迹宜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益信地
理宜究又思管晏孟子蓋稱茲以與民樂忽詳及晏子
對景公一段故實蓋亦以此地曾為先齊君臣共游觀
以近事為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於言外非拘儒所知
補 文選謝惠連雪賦臣聞雪宮建於東國注引劉熙注

曰雪宮離宮名也與趙注同明一統志雪宮在青州府
城內城隍廟西遺址存焉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即此

石門

原 地志之書宋人漸多傅會不似唐所以朱子註四書
傳詩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即有㢑已云今道
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蓋其慎也然亦畢竟屬討便宜
其實地有鑿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於石
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即此(補註)水經
濟水注水有石門以石為之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
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非

也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
門案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補註)見章懷蔡邕傳註
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
(補註)按潛邱劄記子路歸魯視家此說本之石企齋而閻氏始悟為孔子使云 甫抵城而門已
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啟門者訝
其太蚤曰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既大啟後往來如織焉
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
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為魯城中人舉其氏
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為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棲棲皇皇歷聘於
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總
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
補 水經注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
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門石(宋本石作又)結石為水門跨
於水上據此則孔里在北石門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
必由石門而入

闕里

原 家語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

受學焉朱子引入集註作孔子始教而受學焉削去闕里字面問讀集註者何以削去闕里字而人都不知余曰此朱子所以爲精於地理也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補註杭堇浦馮山公傳云某謂梅福傳王莽傳皆有闕里字按萬歷刊本王莽傳無此字東漢後方盛稱之補註見魏志文帝紀及南史劉繪傳舊唐書孔頴達傳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於水經注補註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補註見隸釋以令日拜闕孔

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既至升堂爾時闕尚存尚可得其名里之由若後代迹既湮撰闕里志者有一能知者否曾告之朱彝尊錫鬯錫鬯爲躍然顧氏肇域記於曲阜縣則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自魯兩觀魯象魏在雉門之旁者春秋所謂雉門及兩觀災是也豈孔子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比而同之誤矣讀集註者要須心知其意於此益悟家語果王肅私定以難鄭元而非朱子所恨不見之古文家語何則古文家語那得有闕里字而有之應出王肅手豈

非知其意者由於論其世也哉朱子削而存之有以夫

補朱竹垞答閻徵君書云記亡友顧寧人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耳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郛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

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爲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删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由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爲誤矣夫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寧人肇域志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删

夫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

武城

【原】曾子居武城卽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邪講義爲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嘗遣舟師浮海入淮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并吳商魯之間【補註】吳語夫差闕深溝於商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爲之濟可以惟兵橫行寇之與也何嘗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書穀【補註】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穀成三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而一書小穀者別於穀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補註】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傳曰爲管仲也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補】左傳稱武城者一晉地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是一楚地僖六年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成十六年鄭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襄九年秦伐晉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是一析地包注魯下邑吳氏程曰魯下邑附郭之邑猶今言城下邑也襄十九年城武城昭二十三年公孫鉏欲自武城還哀八年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十一年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是按此與論孟所稱並南武城卽後漢志泰山郡南城

高宗聖製詩三集望南城山【志傳曾子侍父處】云古鄫城南聳碧峋卜居養志樂闇闇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君子學道則愛人論曰惟君子本仁義之心行禮樂之政雖[illegible]一肯[illegible]邑以聖門之徒

治之隨所用而輒效故弦歌之聲不絕於武城【括地志武城在兗州卽南城也後漢志南城故屬東海注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曰南城縣按元和郡國志南城縣城在琅邪郡沂州費縣南九十里史記齊威王使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是也】

泰山北海

【原】禹貢海岱惟青州【補註】書孔傳齊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泰山北有渤海【補註】史記蘇秦列傳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補註】齊太公世家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於營陵營陵舊營邱地【補註】漢地理志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補註】僖四年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

廟岱在其西北【補註】後漢郡國志　禮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補註】禮器　以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淇河西

【原】王豹處淇河西善謳集註略不及趙氏註之詳明當采入註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補】史記衛康叔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按商墟卽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卽所謂淇水在右矣）河水逕其東（卽北流河矣）是爲河淇之閒自河以西至淇已盡衛地水經注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沬邑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有新聲靡樂闕氏以善謳謂鄭衛之聲卽樂記桑閒濮上之音所謂新聲靡樂者乎

漯滄浪

【原】集註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之枝流也出東郡東武陽【補註】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　東北至千乘【補註】青州府高苑縣　入海不然止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唐【補註】濟南府禹城縣　之漯水乎集註滄浪水名殊非蓋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補註】毛晃禹貢指南武當今均州　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補註】水經沔水注　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補註】括地志漢水至均州爲滄浪水按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　善乎朱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者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似須爲朱子正其譌誤者【補註】程是庵四書還箋亦引葉夢得語以正之

【補】按地理今釋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史記禹廝二渠以引其河注其一則漯川）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於平原郡高唐注則云漯水所出於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閻氏不以漯屬高唐何與又按滄浪水卽漢水下流自禹貢及離騷孟子皆以四字成文金仁山曰滄浪之歌乃在荆楚閒風謠之

舊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歌但我字作吾圖經謂夫子
自葉之漢而聞孺子之歌今鼎州又自有滄浪水乃屈
原答漁父處其地不同歌辭則一而取義又各不同夫
子言水之清濁則有濯纓濯足貴賤之異此其自取也
屈原所引則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故各有所用而不
相通

南陽

原 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註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
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

遂有南陽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
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
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 補註 孫疏亦云在齊之南

補 全謝山云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
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
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為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為齊
奪者似得之然南陽即汶陽蒙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
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按齊魯之界據
泰山則陽魯陰齊據汶水則齊南魯北全氏謂南陽即
汶陽說正與閻氏合程是庵曰四書備考引南陽府之南陽縣誤

華嶽

原 中庸華山名嶽亦山名崋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
禹貢名所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
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
雍州山鎮曰嶽 補註 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嶽山在今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
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 補註 邵氏正義周營成周宅於土中四方所和會華山在成周境內故首舉之吳嶽在岐周境內故次及之中庸云載華嶽而不重舉華嶽可以該五岳邦畿

喬嶽四方所仰止東岱北恆南衡所謂三面環拱也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海濱

原 孟子濱字未註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為政令所
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執
之而已矣即尚書盡執拘以歸于周之執非指法言下
文竊字原從執字出 補註 趙云皐陶為士官主執罪人又使有司執其父即書執拘之執

補 書禹貢青州海濱廣斥孔傳濱涯也孔疏舜為十二
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周禮地官調人父之讎
辟諸海外賈疏近則青州遼東按皐陶欲執其父是即

父之讎也然則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也固宜

水滸

【原】孟子大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云山而不及水詩詠古公避狄來西水滸至于岐下云水而不及山太史公生當後合而作周本紀曰遂去豳渡漆沮【補註】詩鄭箋水字亦本史記指沮漆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叙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北可以達岐【補註】金仁山孟子集註考證亦述雍錄指渭水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干似益精確矣

莘

【原】耕於有莘之野集註莘國名未指其所在余謂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今商邱縣穀熟鎮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

【補】有莘與莘不同春秋左氏傳以莘名者四以有莘名者一如桓十年使盜待諸莘衛地莊十年荊敗蔡師於莘蔡地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虢地成二年師從齊師於莘齊地惟僖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虛彙纂云有莘之虛杜注故國名括地志陳留縣東五里有莘城即古莘國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有莘城山東兗州府曹縣有莘仲集其地接二縣界也趙岐孟子注有莘國名集注則云莘國名阮儀徵浙江解經錄曰孟子疏引神降于莘解伊尹之有莘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閻氏四書釋地據此定為伊尹所耕之莘字又作㜪列女傳湯妃有莘是也左傳神降于莘乃虢地今陝縣硤石鎮西十五里莘原是也與有莘之莘相去遠矣按莘字作㜪見列女傳母儀篇與路史同呂氏春秋孝行覽作有侁距太姒國漢郃陽更遠

匡

【原】禮記檀弓疏曰陽虎【補註】邢疏陽貨名虎字貨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補註】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倛楊倞註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倛七修類稾夫子如蒙倛虎亦如蒙倛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與漢包咸註同足解孔子世家

顏刻爲僕以策指匡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一段不明
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補註】蓋十五年衛遂大於匡社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後漢志長垣縣有匡城今屬直隸大名府
【補】左氏定六年傳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史
記正義引琴操作穿垣因悟往不假道於衞還復穿城
過之斯時虎實帥師令由虎出故嘗暴匡其後孔子過
匡顏刻爲僕於是匡人因狀與虎類遂拘孔子

汶沂

【原】曾氏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余謂沂亦有徐

州之沂有青州之沂周禮青州其浸沂此用周禮論語在汶浴沂皆
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
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即今東蒙沂山至安邱入濰者別【補註】曹氏粹中曰汶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說者主欽義爲在齊南魯北
沂出魯魯縣尼邱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
於泗水【補註】此水水經注金仁山謂曾點浴沂之沂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
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補註】此本地志金仁山謂禹貢之沂

晝

【原】晝當作畫不待言齊西南近邑集註本趙氏及劉熙
來但括地志以晝即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補註】
史記田單列傳正義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鄒實
在齊之西南上云南者是又因悟樂毅初入齊聞晝邑
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則爾時齊都城
西南隅無敢有闕出者矣
【補】金仁山曰語錄謂齊有晝邑又有畫邑路史云晝邑
在西安城畫邑在臨淄按佩文韻府二十六宥晝字下
引孟子去齊宿於晝二沃蠋字下引史記田單傳至立
爲襄王云云康熙字典日部晝字下引孟子三宿而後

出晝田部畫字下引史記田單傳至因澅水爲名也云
云晝邑畫邑判然不同毛西河謂齊有晝夜邑孟子宿
晝邑國策齊襄王封田單以夜邑萬戶一晝一夜不錯
也且晝爲齊西南近邑正孟子去齊還鄒之路若畫邑
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即戟里城燕將破齊時將以其地
封王蠋者以燕在西北故也孟子不之燕何由宿畫此
說正與閻氏南北判然相證但云晝當作畫不待言然
集注本曰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原未定晝爲畫也
齊東野語引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晝讀如晝夜

之費非是而引史記田單傳畫邑注爲證邢凱坦齋通編謂孟子宿費之費當是畫字之誤又引後漢耿弇進軍畫中遂攻臨淄爲證此皆費晝不分妄生異議者矣

封疆之界

【原】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舄鹵寡人民迺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曰古者有分土亡分民顏注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論語之書襁負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云

【補】趙注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後漢竇融傳帝賜融璽書亦云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晉地理志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若乃大者跨州連郡小則十有餘城以戶口爲差降略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

東山

【原】集註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蓋疑辭朱子生平足未至曲阜故作此言其實曲阜縣東二十里【補註】括地志作二十五里有防山孔子父母合葬處世家所謂防山在魯東絕不高也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補註】何氏楷曰蒙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任

【原】任國名大皥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補註】金仁山曰任今濟州任城縣至今襲慶府鄒縣一百八十里任城縣今爲濟寧州屬山東兗州府古鄒城在今鄒縣東南六十二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補註】程是菴曰人知子路無宿諾不知宰我無宿問見墐戶錄連不誠有予之風哉

宋滅滕

【原】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杜氏釋例文王子錯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水經注竝同竹書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集註於宋初王時即曰嘗滅滕無乃驟歟只當曰宋君偃立十一年自稱王敗齊楚魏之兵欲覇天下疑即此時云

補 史記六國表周顯王四十一年宋君偃元年宋世家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諸侯皆曰桀宋宋康王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金仁山曰案大事記敗齊楚魏之兵在滅滕之前案通鑑敗齊楚魏取地之事在滅滕之後葢事之前後已難詳考季彭山孟子事蹟圖譜論曰呂氏必以戰國策於偃稱王時載滅滕伐薛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爲齊所并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爲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然則合之地志水經注稱齊滅者多矣宋世家既無滅滕伐薛之言恐史記是而國策或不足憑

齊滅薛

原 余向主孟子之滕與文公言當在赧王元二年閒丁未戊申爾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或訝曰曷徵乎爾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竝云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資通鑑顯王四十八年事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冢（補註 括地志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此事理至易明者或曰柰滕文公恐何余曰薛滅已八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輟城薛何妨至是復欲城且將之爲辭事未定也孟獻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補註 二語見晉書羊祜列傳首句城作偪）文公焉得而不恐哉余獨考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茲受封歷商及周享國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葉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之不祀先卜正而屑亡哀哉

補 趙順孫孟子纂疏滕國在漢沛郡公邱縣東南薛國卽漢魯國薛縣與滕相密邇按春秋隱七年滕侯卒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彙纂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卽滕國也薛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汪氏琬庵曰薛入於齊久矣自是而始築之非甫謀滅之也

轉附朝儛

原 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補註 按今監本毛本竝無南字）集註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

里有琅邪山【補註】括地志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諸城縣今屬青州此山三面環海惟西南通陸山下有城即其處余嘗徧考轉附朝儛二山沓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補註】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故閻云至琅邪亦可觀海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略如

此眞從前所未有後惟秦始皇二十八年竝讀曰傍勃海以東往也東過黃今黃縣蓬萊縣【補註】括地志黃縣故城在萊州城以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也腄今福山縣棲霞縣【補註】括地志牟平縣城在黃縣南百三十里十三州志云牟平縣古腄縣也窮成山在文登縣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補註】括地志成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登之罘在福山縣蓋圍蘂也【補註】括地志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又云在海中文登縣古腄縣也南登琅邪三月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曰即成山射巨魚之罘遂竝海西至平原津今平原縣漢武帝太始三年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馬相如賦曰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正牀川秦皇

之事或曰今青州為齊地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非齊有景固可以任其車轍馬跡所之乎余曰萊子城在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國已滅襄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對景公言聊今聊城縣攝今博平縣以東姑尤以西【補註】昭二十姑大沽河尤小沽河一出黃縣一出掖縣實齊之東界也指畫明析如是惟今寧海州文登縣尚屬牟子國要亦不過蕞爾附庸素服役於彊大者晏子所謂為諸侯憂正指此等何難登其山而臨其海乎當東行也雖陸路亦可謂之從流上西旋也雖陸路又可謂之從流

下景公之志不幾荒乎晏子是以諷而止焉前惟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為作祈招之詩故獲歿祇宮【補註】昭十二年傳正義祇宮圻內遊觀之宮按祈招以止王心徵招角招亦曰畜君何尤蓋同以畜止遊觀為義然僅保其身耳未聞有見之惠政播之聲詩如此其盛也雖季世之君臣烏可以不述而志哉

【補】史記蘇秦傳漢地理志皆云齊地東有琅邪惟子虛賦作南有琅邪蓋實在東南境上矣或曰山名其狀如臺或曰臺名句踐所起即景公循海而南放乎琅邪見秦始皇本紀正義及司馬彪郡國志注程是菴曰景公傳云轉附乃太公之

墓朝儛乃桓公之墓二公皆齊之先正欲觀己隱有法二公意按太公反葬于周檀弓正義云葬鎬陪文武則武陵非轉附也魏王泰謂桓公墓在牛山酈道元謂牛山在臨淄縣南十里則穆陵非朝儛也毛西河云轉附係轉附之爲管子戒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是也趙注云朝水名孫疏據梁顧野王釋云㵐水名出南陽恐誤㵐爲儛金仁山則謂朝儛海旁之山潮至如舞陳士元孟子雜記朝如朝夕之朝衞有朝歌齊有朝儛皆以俗好嬉游故名其地諸說又各不同按閻氏於轉附朝儛雖無確證但意其在海之東盡頭登以觀海然後回轍循海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景公此舉但欲極觀海之樂也似爲近之

地方

原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地方二千里趙肅侯曰趙地方三千里楚威王曰地方五千里魏襄王曰地方千里韓昭侯曰地方千里燕文侯曰地方二千里補註史記蘇秦列傳說燕文侯曰地方二千餘里肅侯曰趙地方二千餘里韓宣惠王曰地方九百餘里魏襄王曰地方千里齊宣王曰地方二千餘里楚威王曰地方五千餘里雖未言秦然當惠王時地方自二三千里加以范雎曰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秦昭王曰孟嘗君之地方百里墨子曰宋方五百里共一萬八千里尚有二周魯衛鄒滕等未數中國之地不應如許其大則所謂方者非眞方也若論語方六七十孟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文王猶方百里起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周公封于魯爲方百里太公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則所謂方者乃眞方雖然亦不必其形方以周初雒邑與鎬京

補註地理志宗周師古注作鎬京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第取實有此方數耳

補禮記義疏王制凡言方非正方也以開方法計之有此數耳如臣瓚謂周西都方八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八八六百四十里東都方六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六六三百六十里合之則方千里也其餘侯國亦大約因山川之形勢大國方百里所謂一同也方七十里有方百里之半方五十里有方七十里之半皆舉其大略之辭何屺瞻曰凡言方者皆四方齊一之數當開方計算

方千里者千倍一百萬里也方百里者百倍一萬里也七十里者七十倍四千九百里也五十里者五十倍二千五百里也附庸四十里者四十倍一千六百里也三十里者三十倍九百里也二十里者二十倍四百里也十五里者十五倍二百二十五里也按此說最明確

棠

【原】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隱公五年春矢魚于棠公羊稱為邑是也今魚臺縣一楚邑伍奢長子尚為棠君是也【補註】昭二十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補註】襄二十五杜註

棠公齊棠邑大夫不言所在余謂棠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即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為齊有後孟子為發棠即此是也今即墨縣甘棠鄉

【補】杜不言棠邑所在者因襄六年齊侯滅萊傳註云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彙纂今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即古棠鄉也屬山東萊州府顧寧人山東考古錄當時即墨為齊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即杜註萊邑

溫泉

【原】曲阜亦有溫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於沂非沂水有溫泉也【補註】金仁山曰此沂乃出尼邱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中有達泉冬煖夏冷地志據冬而言故曰溫泉朱子祗緣足未親至傅會為一然果其言信尤與上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之文相矛盾何則朱子蓋以韓昌黎李翺疑裸身川浴之非禮【補註】解浴乎沂當作沿見論語筆解朱子或問已辨其非誠以魯國無川浴之俗莫春非水浴之時會點又非川浴之人也方註浴為盥濯祓除義較長忽又按曰有溫泉焉是仍以為浴將青天之下白日之中點與童冠十餘人羣而浴乎抑將狂者獨浴也竊以時有伯子尚譏其同人道於牛馬【補註】說苑修文後如阮籍至慴之比裸袒於被髮聖門

高弟豈宜至此何讀集註者竟未聞一致疑邪大全辯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巳月迎流盥手略潔衣以除垢非裸浴也莫春即莫春即豳風春日載陽時蓋夏正也【補註】巴川陽氏曰莫春建辰之月豳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說堪羽翼朱子或問曰子於此亦有微乎余曰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補註】見宋書禮志按後漢禮儀志祓禊注引文同亦以浴為祓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補註】女巫正義何嘗定以浴為澡身朱子之註殆莫可易云

莊嶽

【原】炳燭齋隨筆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閒註云莊嶽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按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即此莊也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即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此緊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足見其疏余謂朱子言疏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書不似疏【補註】孟子正義舊題宋孫奭撰然語錄指為邵武士人作而蔡元定猶見其人是以疏文淺陋附驥以行而已益為信然近刻日知錄並同

【補】爾雅六達謂之莊杜註左同惠氏補註莊在鹿門之外東南門曰鹿門嶽在宮門之外北門之內按與城內街里名合邵氏謂莊嶽今在青州府臨淄縣北按史記曹相國世家曹參為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費袞梁溪漫志獄字今從獄音獄市即孟子所云莊嶽之閒

墦閒之祭

【原】余每讀東郭墦閒之祭者趙註墦閒郭外冢閒也以為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補註】劉昭禮儀志上陵注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補註】按魏志文帝紀無古不墓祭語而日知錄引之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興下到今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為非古雖高明如顧炎武寧人亦惑於其說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于茲名曰靈臺【補註】水經注城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後漢堯母碑曰慶都僊歿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于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于史乎周禮冢人凡

祭墓為尸非墓祭之見于經乎朱子曰墓祭周禮上已自有了指此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補註】孔子世家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

【補】周官義疏冢人凡祭墓為尸賈氏公彥曰上文為尸謂始穿壙時此文據成墓為尸檀弓有司舍奠於墓左亦成墓之祭案以是知古無墓祭也凡祭祖考無以異姓為尸者以其氣不相屬也以冢人為尸則外祀可知矣然則孟子稱墦閒其祭為甫竁成墓俱未可定原不

必如唐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也閻氏必謂此墓祭之見於經者何與又按朱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與上文瞯良人之所之之字緊相貫注亦不當讀東郭墦間之祭者

平陸

原 讀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尙武備多姦變生于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卽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補註金仁山謂持戟止是階前庭下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之只是廢棄之按郝氏說應本此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卽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兖州縣卽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

補 平陸屬齊西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是但平陸爲古厥國中都屬須昌故須句國非卽平陸郡國志東平國須昌故屬東郡有致密城古中都有陽穀城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縣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今有厥亭又西南逕致密城南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卽夫子所宰之邑矣據此則東平陸爲厥國須昌爲中都其地相近後省平陸入須昌始合爲一爾故禮記檀弓曰夫子制於中都鄭注中都魯邑名義疏案中都地後入於齊名平陸遂爲定論

靈邱

原 靈邱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邱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邱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加以蚍蠪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爲邊邑但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邱以葬武靈王得名卽今靈邱縣補註括地志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邱縣東三十里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

【補註】趙世家 絳侯擊破陳豨於靈邱【補註】絳侯周勃世家 皆其地註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為齊之靈邱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註齊靈邱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

【補】七國時靈邱有二一屬趙以葬武靈王得名地志代郡靈邱縣是孫疏謂即齊靈邱誤矣一屬齊趙世家敬侯敗齊於靈邱是裴駰集解引代郡靈邱縣抑疏矣按趙敬侯二年周安王十七年齊康公二十年也敬侯九年安王二十四年齊威王元年也敬侯敗齊靈邱又伐

齊至靈邱時孟子未生惠文取靈邱時孟子已卒武靈王葬靈邱亦在齊宣後但靈邱亦是要地蚳鼃特以去王遠而辭焉爾楊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靈鼃按此蜀石經也晁公武作石經考異言孟子文不同者二十七科今惟頫顯一科見讀書志餘皆不傳此靈鼃字可以備補一闕

駢邑三百

【原】集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補註】仲尼篇以證駢邑三百而三百字為數方明蓋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臨朐縣是【補註】括地志邢城在青州臨朐縣東三十里 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封理不知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七百二十五家【補註】猶云七百箇二十五家 乃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為里之里然孔子得之即足以王故子西以為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為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

社三百封墨子苟去却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讀史不熟雖大儒亦不能無遺誤矣

【補】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彙纂郱杜註在東莞臨朐縣東南今屬山東青州府地理志齊郡臨朐注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郡國志齊國臨朐古郱邑注左傳莊元年齊所徙水經巨洋水注臨朐縣故城古伯氏駢邑是也按蜀志李嚴傳注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難金仁山謂玩本文似伯氏駢為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陳士元又

謂昔其邑之人名使相騈連夥於稍祭故謂之騈邑二者似失之

畢郢

原 卒於畢郢卒即葬也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 補註 史記周本紀魏世家正義 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孫疏竟以郢爲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宋太祖詔祭文王於咸陽縣西北畢陌中大冢亦非此秦悼武王陵 補註 據上詔祭文王疑即秦惠文王 皇甫謐所謂葬畢者是

補 畢郢逸周書作畢程宋敏求長安志及路史皆引孟子文王卒於畢程呂氏春秋具備篇武王窮於畢程高註畢程畢豐處抱經云按畢豐不得爲一地高註非疑畢程即畢郢

明堂靈臺

原 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是古明堂至漢武帝時猶有遺蹤括地志辟雍靈沼 補註 水經注豐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引水爲辟雍靈沼 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 補註 見長安志及金[illegible]引程泰之雍錄 是周靈臺至唐太宗時猶存然則歸然獨存者豈直魯靈光殿而已哉 補註 王逸魯靈光殿賦序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歸然獨存

補 何屺瞻曰明堂只是壇當據覲禮公玉帶以下紛紜之說皆非是程是菴曰五經異義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管子云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文王服事何得僭天子制或孟子托以諷梁也按詩靈臺正義據禮記盧植注謂明堂靈臺同一處隋書牛宏傳謂明堂靈臺同實異名此當與孟子所述異

高宗聖製詩三集漢明堂遺址云廢墳遺蹤辨有無誰云公玉帶曾圖設非麟趾關雎意便建明堂意亦註二集古泮池雜詠其五云魯僖基兆猶然在不見靈光歸獨存 魯靈光殿云與此相近遺址今無可考 王逸蔡邕還輟翰荒邱一過更何言則靈光不復存矣

虞虢

原 虞虢二國杜註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在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莫玅於裴駰引賈逵註曰

虞在晉南虢在虞南【補註】晉世家注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附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往觀因怪杜長於地志之學者於莊二十六年士蔿城絳註絳今平陽絳邑縣成六年不如新田又註新田今平陽絳邑縣竟爲一地乎果爲一地不應將遷新田之時名獻公所都曰故絳矣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補註】玉海作三里余亦往土呼王官城距故晉城五十里【補註】括地志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嘗告之黃儀子鴻子鴻曰於書亦有徵

乎余曰明一統志平陽府古蹟載晉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晉士蔿所築獻公都焉者余益不獨以目驗而知之矣

【補】按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假令晉欲伐虞可以徑至虢豈能屏障於虞者

高宗聖製文二集三傳晉假道伐虢辨曰蓋所謂道者經由之路也晉在北而虢在南虞在其閒晉欲滅虢假道於虞似矣然左氏稱宮之奇之言則曰虢虞之表公穀則皆曰脣亡則齒寒夫虢既在虞南則虞實表與脣非所謂虢也此實於集解兩語形勢更覺瞭然矣

溱洧

【原】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潧【補註】水經注鄶水從西北來注之鄶宋本作潧即鄭詩溱字曰潧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補註】鄭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補註】毛西河詩札溱洧二水而合流於鄭溱水出鄶城西北經鄶城入洧洧水出陽城山與溱水合然後同自西北入新鄭城邐迤入潁則溱洧雖二水而已合爲一矣故前可並稱曰溱與洧其下即可曰洧之外余讀酈道元注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潩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

則曰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設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藩溷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孟子遂即其事以深論之云【補註】金仁山曰子產相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不可爲無政但於橋道一節偶有未修舉處見有病涉者因以乘輿濟之小人無知喧傳慈惠故孟子因此一事以明爲政之體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先王之道至春秋戰國皆成廢墮讀此章當知先王之制與爲政之體諸葛武侯治國橋道傳舍無不修治此足爲法矣集註既音乘去聲又解乘輿爲所乘之

車【補註】趙註以其乘車渡之也　音義都相反何與

陽城箕山之陰

【原】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補註】水經洧水注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郎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補註】伯夷列傳正義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補註】以上俱夏本紀正義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集註誤由趙氏只觀酈道元注先叙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叙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註書在藏於複壁時【補註】按後漢書本傳孫嵩藏岐複壁中數年祗云作戹屯歌二十二章至所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未知郎此時否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游以質問而慮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譌正坐是爾善乎顧寧人言古人經史皆係寫本

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諱如杜子美諸生老伏虔【補註】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全唐詩注伏一作服仇滄柱詳註伏當作服本用濟南伏生事何顒好不忘【補註】上兜率寺全唐詩注河當作周周好佛詳註周蔡作周儔作何按後漢書本傳字伯求本用南齊周顒事【補註】按南史本傳字彥倫曾驚陶侃胡奴異【補註】示猿奴阿段忘却胡奴爲侃之子小字胡雛白題斜【補註】秦州雜詩第三忘却白題爲西北邊國名雖然此猶文人也若鄭康成千載儒宗朱子稱其多精力事事都理會得者其解經誤且勿論而漢有徐州刺史荀文若問鄭周禮父[illegible]辟海外當問時鄭巳年老昏耄不復憶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之文非忘却乎雖然此猶儒者也若孟子命世亞聖之大才其所著七篇於諸侯禮則未學於禹貢文則不合而獻子之友五猶且忘其三焉非彊記之難乎嗚呼吾於趙氏輩復何譏

【補】夏本紀禹辭辟舜之子於陽城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裴駰曰孟子陽作陰劉熙曰嵩高之北按趙云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似不如劉註之確

文王囿七十里

【原】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爲疑曰那得有如許地大余亦疑者久之近考得其說蓋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註於下【補註】詩地理考余謂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註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杜氏左傳註酆在鄠縣東有靈臺）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徃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於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

岐三百餘里善乎穀梁傳云【補註】莊二十八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註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曾謂文王當日而如是乎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盩厔鄠杜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但武帝爲已之禽荒較文王以利民者異一武帝爲已之行幸更衣較文王以講武者異二武帝周袤三百里中容千乘萬騎且較文王三倍而贏矣異三武帝時盡化爲膄產其賈畝一金規以爲囿殊可惜故東方朔之諫若文王則初闢土亦猶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者縱民芻獵而不禁豈不適相宜異四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又不適古今情事之異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或曰以穀梁傳所云里數計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故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則周時七十里之囿今僅四十三里參以毛詩傳囿所以域養禽獸諸侯四十里恰合（此四十里又與今合古書籍所云里數原具有爾說）此又一說云【補註】後漢楊賜

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囿五里人以爲大此與孟子異或別有所本

【補】閻氏謂靈囿即七十里之囿在豐不在岐按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禁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疏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是田獵之處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東陽許氏曰文王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郢又三年遷豐作靈臺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何屺瞻曰周都岐山之下大約七十里之內皆岡嶺林麓爲多故四時之田在其中因而名之曰囿非規其地以養禽獸恣游觀也若靈囿在辟雍之旁不過一射

圃耳據此則靈囿是游觀小苑七十里囿乃四時田獵之所與三靈不同處道注亦以為在岐疑許何之說為是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按鄭康成謂囿沼同言靈卽於臺下為囿沼據黃圖則三靈相去甚遠王厚齋因以為卽七十里之囿恐未然

幽州

原 書孔疏云流四凶在洽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卽今密雲縣是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補註 五帝本紀正義 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取顓頊北至於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東北地卽今順天府遼東廣寧衛以西是幽州其地廣大抵帝王廢置理必相沿舜立州名合因於古曾謂幽州而出於鑿空哉穎達殆過矣

補 爾雅釋地燕曰幽州以昭余祁為藪而北據易水是殷之幽兼周之幷也周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以醫無

閭為鎭而南至淄水是周之幽兼殷之營也惟禹貢因冀為帝都復省幽入冀舜典因冀之地廣始分冀為幽按史記堯本紀作流共工於幽陵莊子在宥篇作流共工於幽都大戴禮五帝德篇亦以為堯事

崇山

原 書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亦非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卽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為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嶺外驩州圖經合之寰宇記並以驩州為放所頗疑其去崇山遠後楊升庵 補註 丹鉛總錄詩話類 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按九眞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越裳古國名重九譯者在秦為象郡兩漢為九眞郡吳分置九德郡梁曰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驩州煬帝改日南郡唐兩因之理九德縣佺期又有移驩州廨詩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是眞以州得名由驩兜也者不知漢九眞郡治胥浦縣

荞曰驩成又領有咸驩縣開皇十八年改州名實本此
合之唐武德會于咸歡縣置驩州則驩與歡同乃驩喜
之驩于驩兜了不相涉佺期文人多不爽勘然孔疏已
微肇其端書經三寫烏焉成馬豈不信哉

補書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彙纂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
州朱子曰或云在澧州慈利縣皇輿表澧州今岳州府
地理今釋崇山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按全唐
詩沈佺期坐交張易之流驩州其初達驩州云搔首向
南荒又初達驩州云不知林邑地猶隔道明天又嶺表

逢寒食注驩州風土不作寒食又驩州南亭夜望又三
日獨坐驩州思憶舊遊又從驩州廨宅移住山間水亭
贈蘇使君又荅魑魅代書寄家人云崇山壓古棠又渡
安海入龍編云北斗崇山掛又從崇山向越裳序云崇
山至越裳四十里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此實
佺期身歷于地理最詳但係被彈極禁竟至驩兜放
所因有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之語厥後喜赦詩云
去歲投荒客今春肆告歸則同一驩州崇山也而驩兜
長作南裔之鬼矣

屈產之乘

原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
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
有駿馬補註穀梁范注屈邑產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
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為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
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至垂棘又見成五年
杜但註云晉地補註穀梁僖二年疏周有藍田楚有和氏宋有結綠晉有垂棘各是國之寶物

補晉有二屈一南屈即漢志臣瓚注汲郡古文翟章救
鄭次於南屈是一北屈即左傳莊二十八年使夷吾居

屈僖四年夷吾奔屈五年晉侯使士蔿築屈六年晉侯
使賈華伐屈是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東北二十一里有
北屈廢縣何休公羊注屈產出名馬之地疏謂屈產為
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為產生按寰宇記屈產泉名馬飲
此泉者良春秋大事表亦謂今汾州府石樓縣東南四里有屈產泉牧馬川止多產名駒接隰州界

傅巖

原集註說築傅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
三十五里是補註地理今釋傅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俗名聖人
窟為說所傭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即

左傳之顚軨阪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
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補註 水經河水注節文）說
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
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之洲者
大非（說操築於傅巖分爲騷辭則可）
補 書孔傳傅說隱於虞虢之間酈道元云傅隱止息於
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
高宗聖製詩二集詠版築圖云無論一藝未曾試且是三
篇尚待陳效彼徵圖旋命相寧無浮議動今人汪氏琬
庵曰按蔡傳卜築之說陋甚豈孟子亦未讀乎

孫叔敖海濱

原 趙氏註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
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
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補註 循吏列傳）荀子（補註 非相篇）
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
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
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補註 滑稽列傳）其得爲令尹也或曰進
自虞邱子（史記說苑 列女傳）或曰沈尹莖（呂氏春秋）或曰楚有善
相人者招聘之（新序）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
籍今不可考矣
余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楚莊王十六年）令尹蔿艾獵艾獵
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楚莊王九年）官司馬爲子越
椒所惡因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
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蔿賈乃薳呂臣之子呂臣繼
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
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襄十五年蔿子馮 杜註叔敖從子）徙世守封
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
雖兩屬臆見要理有可原譏質之世之君子
補 左僖四年傳寡人處南海杜註稱所近宣十二年以
實海濱林註實南海之濱毛西河云孫叔敖居寢邱一
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海濱
其稱眾于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水經淮水逕期思之
北而東注于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康以淮通
海故也此與魯頌來淮夷而曰至于海邦江漢伐淮夷
而曰至于南海正同按此則以期思屬海濱似無可疑
者又叔敖卽爲敖左氏尤爲確證宣十二年傳隨武子

云蔿敖爲宰註宰令尹蔿敖孫叔敖也又云沈尹將中軍註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疑沈尹卽令尹孫叔敖葢以所封地名之曰寢尹又曰沈尹不然何以下文一曰令尹孫叔敖弗欲再曰令尹南轅反旆三曰令尹改乘轅而北之並不及中軍一語乎盧抱經亦謂明是一人高誘註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薳賈之子薳卽蔿也

莒父中牟

原黃儀子鴻自京師同告余論語地名有必不可考者莒父也中牟也余謂中牟誠不可考當如司馬貞註史記約畧言之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補註趙世家註爲得莒父鄭康成謂舊說云莒父魯下邑補註何晏集解明明見春秋定公十有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何得但云舊說杜氏註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衞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畧言之爾

補左定九年傳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將如五氏卜過之杜註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按卽鄭中牟今屬河南開封府者索隱此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按卽閻氏所據正義蕩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葢在其山之側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當衞走邯鄲之道是其地也全謝山謂左傳所云中牟屬晉卽史記趙氏所都漢志所云中牟屬鄭班氏誤以趙都當之臣瓚以爲趙都當在漯水上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按趙鞅伐衞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中牟與衞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又按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剛父是也今莒州地

南山

原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隮是也今曹縣補註詩地理考引括地志云曹有曹南因名曹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補註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同如南山之壽幽幽南山節彼南山信彼南山是也今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補註通志終南山連亘藍田咸寧長安鄠盩厔五縣之境然同一南山也天保則以祝君節南山則以刺師尹山亦有幸不幸哉

補詩凡三南山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周南山也南山

崔崔傳齊南山也南山朝隮傳曹南山也詩緝周都豐鎬而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按南山在書禹貢詩秦風爲終南左傳爲中南地理今釋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亘八百餘里

淇竹

原 詩集傳淇奧篇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此自謂漢武帝下淇園之竹以塞決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以給軍耳酈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 補註 水經淇水注 又可證

朱子止及漢之故然未遡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 今無此文 毛詩所詠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籞 音禦 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毛詩之所謂綠竹者乃籞竹非常竹也亦可以備異聞 補註 爾雅釋草既分釋綠竹又兼釋簜竹及篠蕭按淵鑑類函引菉王芻于草部簜竹及箭于木部又引戴凱之竹譜曰箘簬載籍貢名荆鄙篃亦箘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籞竹根深耐寒茂被淇苑注箭竹謂之箭竿一尺數節江漢之間謂之籞據此則籞竹即箭竹與箘爲一徒可以作箭淮南兵畧訓淇衛箘簬高誘註淇衛箘簬箭之所出正與水經注所引淇園之竹合閻氏據此以釋菉王芻竹篇蓄異乎吾所聞

邦畿千里

原 余嘗讀貨殖列傳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不覺歎曰異哉三河皆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而世或未知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四焉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即湯所都是一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即仲丁所遷是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即

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而都者是 補註 以上四條俱見殷本紀正義 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圮是 補註 殷本紀正義又秦本紀正義 自祖乙前已爲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隅即祖乙所遷是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 補註 以上二條見玉海通鑑地理通釋 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遼廓乎余曰以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

入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補註】漢地理志注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歟如今路程之里數乎竊以周既然殷何獨不爾【補註】程是菴曰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而畿若共一致漢書地理志及孔疏西周畿內止八百里東周畿內止六百里言千里舉成數也呂昭曰通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宗周得百里者六十四成周得百里者三十六共得百里者方千里按殷都河南河北不出冀州之域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正義禹貢首冀州者尊帝都也殷邦畿在冀州域內故亦首冀州

【補】詩義折中元烏邦畿千里景員維河告先王以定都

也商人屢遷不常厥居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自湯以後仲丁遷于隞卽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卽耿書蔡傳以祖乙兩遷分邢耿爲二非也祖乙以後復徙河北至于盤庚乃涉河而南都于殷卽西亳從上甲微之故居然率籲衆慼未大定也武丁修德行政四海來假乃始定都于此而不遷書盤庚于今五邦按五邦亳囂相耿殷也

周舊邦

【原】周雖舊邦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于周周字貼大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爲眞得【補註】括地志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卽太王城也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縣西南二十二里故邰國后稷所封也左傳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言受此五國世爲西土之長釋例土地名曰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孔穎達曰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邰與岐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計魏在邰東六百餘里而合邰國與魏爲長道路太遙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竟而辭不及豳並不解其故【補註】以上昭九

年傳正義余謂穎達每好依阿康成元凱莫敢是正茲獨上攻及傳之正文殊可喜也亟亟標出之但云豳距岐四百餘里四當作二【補註】雍錄豳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則正義餘字又當作五十

垤澤之門

【原】三衢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烏呼吁嗟嘻書一呼一吸爲一息杜甫詩呼兒問煮魚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補註】以上見正韻果爾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如趙註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如集

註音去聲【補註】孟子音義呼丁火故切集註所音蓋因於丁氏也爲叫號之呼明矣近講義又云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垤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爲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垤澤卽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毋以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案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睢陽故城在今商邱縣南東南門曰垤澤門括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澤門是王納諫曰聲卽氣之宜於體中者故可見移氣體

【補】詩式號式呼佩文韻府既引於七虞又引於七遇則號呼洵平去兼收當與趙註君自發聲之呼通朱竹垞西陂記曰宋之故城其門名見於載記者陽也見禮記檀弓亦作楊正東門左昭二十一年傳註盧也東南城門桓十四年傳蒙也襄二十七年傳桐也北門襄二十六年傳註橫也桑林也外城門昭二十一年傳垤澤也垤澤云者垤以言閼伯之邱澤睢水也按此解垤澤最確又西門無名襄九年傳但稱西門而已又曾門見成十八年傳其闕門曰彤門見文十一年傳補註澤門之晳詩正義引云皐門之晳按諸侯本有皐門何獨宋不然也

范

【原】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半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註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補註】程是庵云蓋王子食邑在范故自范望見王子今集註刪王庶子句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于深宮賜弟于康衢貴仕于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于薛乎

既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子于范而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子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此以王子出質敵國路經于范遂與孟子適相值乎亦未可定要之集註於此等處畧矣

許行章自楚之滕自宋之滕與此自范之齊又少不同兩之滕皆重在滕上然必先書曰自楚以許行楚人先書自宋以陳相辛宋人字無虛設如是豈獨曰自范而虛設乎蓋孟子本往齊都實從范邑起程未至齊都而於范邑望見齊王之子乃倒裝文法不然至齊方見齊

王子自范字而無著落他如孟子之滕孟子之平陸皆不先書自某者以不必書也

【補】左氏襄二十四年傳注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士會論曰士會者士蔿之孫士𦔮之子豕韋唐杜之後在晉為范氏按彙纂范晉邑戰國時為齊地孟子自范之齊是也漢置范縣屬東郡唐改屬濮州宋以後因之今范縣東南二十五里有古

范城周理衷曰范在禹貢為兗州之域在春秋為齊西鄙聊攝地在戰國為魏齊趙三國之境是蓋孟子去梁之所經也大梁臨淄相距千里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季氏謂王子疑即指墊郝氏謂為滑王譚氏謂即湣王子法章余謂總不若趙注泛指王庶子為合閻百詩又謂王子出質敵國路經於范與孟子適相值不知經文明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是見王子於齊非見王子於范也且自范者直書其所自至故曰此孟子自梁至齊之明證也

魯昌平鄉陬邑

【原】太史公生平所最宗尚者老子最尊服者孔子而於本朝開天之聖亦不敢略皆於其書址貫見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是以國統縣以縣統鄉以鄉統里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補註】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金仁山曰在今兗州仙源縣叔梁父為陬邑大夫故生子陬是以國統鄉以鄉統邑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是以縣統鄉以鄉統里他不必如是備書【補註】按史記樗里子渭南陰鄉樗里聶政軹深井里皆是縱備書而人非其屬意矣昌平本山鄉蓋以山得名【補註】以下俱見孔子世家正義

括地志云在兗州泗水縣南六十里故鄒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故闕里又在縣南五十里此則以曲阜之闕里名其地非真闕里也真闕里伍緝之曰背洙面泗至河而反

【原】孔子既不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補註】史記孔子世家益足見詩集傳河廣篇衛在河北之說蓋衛本都河北懿為狄滅戴廬于曹通典漕邑滑州白馬縣也文遷楚邱通典楚邱滑州衛南縣也【補註】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漕邑楚邱滑州衛南縣並在河南去宋都雖

陽雖遠而無復河阻孔穎達疏曰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喩夫人之嚮宋渡河也衞文公時國已在河南自衞適宋不渡河近劉日珩曰詩作於宋襄公初立衞在河南已十一二年不必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爲言者其有深情歟抑大歸爲婦人所諱也眞可謂解頤新語

補 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衞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

高宗聖製詩二集河間道中雜詠其三鳴犢河云洋洋瀆水播亭濱地豈名傳傳以人尼父迴車鳴犢殞趙邦漸亦入強秦三集詠鳴犢河云夢帝埋符胥怪誕豈堪王道輔宣尼臨河不濟原天命鳴犢名因藉以垂皆據孔子至河而反言之朱氏公遷曰襄公即位則衞國在河南此恐當作輿體不必以渡河爲說正與孔穎達漕在河南楚邱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合汪氏瑟庵曰始封之衞屬冀渡河之衞屬豫

長府

原 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註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 補註 邢疏云布帛曰財金玉曰貨 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財貨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詩究始得之蓋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補註 禮記明堂位正義臣瓚註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 酈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爲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 補註 水經泗水注 然則今知得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信夫楊泉物理論引諺云能理亂絲乃可讀詩竊以地理之書亦然

補 闕意長府與季氏家實近昭二十五年傳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此即水經注宅有武子臺之確証也又意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財貨之府哀三年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此即論語註藏財貨曰府之確證也羅泌曰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公故九

月立煬宮繇此觀之則其欲改爲長府意可知矣翟晴江曰長府葢魯君别館稍有蓄積扞禦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于已事後率魯人毋其閈閎俾後此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寧可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則自與聖人强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

鄰里鄉黨

原 鄭康成註論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朱子非不知五鄰爲里乃周禮遂人之文但欲與上下文一例以家紀數故易曰二十五家爲里此集註妙處至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亦即大司徒比（五家）使之相保閭（二十五家）使之相受黨使之相救鄉使之相賓義耳

補 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思爲家邑宰與粟九百斗凡士辭位不辭祿思辭其多故夫子告以與鄰里鄉黨集註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按有餘對九百以周貧乏應周急此大司徒振窮恤貧之義與相保相受相救相賓不同

羿有窮之君

原 金仁山前編晉魏絳曰昔有夏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註云鉏在今滑州衛南縣即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補註 括地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按衛城當作韋城非衛南也）左氏后羿本國是也又云窮石不知所在闕疑最是葢時夏都安邑鉏去夏都僅千里計窮石又近于安邑方能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朱子註騷經夕歸次于窮石兮云窮石山名在張掖（補註 括地志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又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即后羿之國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縱恃其射（補註 邢疏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鄭漁仲云羿字從羽從廾廾即拱字拱羽爲羿與伊尹之伊相類伊從人從尹以其人能尹正天下伊與羿皆因其人制字也）豈能及夏朱子葢見王逸引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遂傅會此窮石爲后羿所遷不知當別有窮石爲國名者但不可考論語集註羿有窮之君與孔安國註同只渾同言之得之矣（窮石即羿國洪興祖已然晉地記云河南有窮石葢本有窮氏所遷 補註 見史記夏本紀正義據岱南閣叢書本河南作河東）

補 左氏襄四年傳有窮后羿彙纂有窮杜註國名水經

注窮水出于安豐昭二十七年楚與吳師遇于窮卽此也今在英山縣境又昭二十七年棄蔡窮水經注窮水出安豐縣窮谷卽楚與吳師遇處在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西

微箕

原 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爲俱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補註】寰宇記微子城在潞東北三十里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補註】路史遼之榆社東南三十里古箕城在遼山皆其所封地疑近是余獨慨有周御世文物一新微子國于宋箕子封于朝鮮【補註】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古云朝鮮地也雖各待以不臣而回首故封頓成墟里此他日微箕二子咸有麥秀之悲也

補 孔穎達曰鄭康成以爲微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按羅泌以箕爲有虞氏後國微比爲商氏後國又孟子雜記王子干封于比故曰比干

河河內

原 大師摯適齊章集註河河內漢漢中海海島也並本邢疏緊貼入字作解以爲妙矣而河內之解則大不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補註】魏世家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衞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豈此鼓方叔當日去魯直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河之濱卽曰入乎且認煞入字勢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水中可居者曰洲又必如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豈人所居處者哉疏義至此蹵矣拘矣或來詰曰國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韋昭解入于河曰遷于河內入字不嘗作如是解邪余獨以爲否否蓋盤庚自河北而河南都亳殷皇甫謐以爲今偃師是三傳至于武丁仍都亳殷白公所謂以入于河自河徂亳者乃武丁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使居民間遷徙不常故自河外入河內復自河內往河外此入于河卻確指河內言非同魯論孟子謂讀其書者當論其世余則謂并當論其地苟地之不知而謂能知其人身之所處心志

之所寄焉者吾不信也
補 太師摯以下八人謂殷紂時人者顏師古也見漢書古今人表及禮樂志注謂周平王時人者鄭康成也見古今人表注謂魯哀時人者孔安國也見何晏論語集解謂仲尼受業之徒者張守節也見史記禮書正義禮書曰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禮樂志曰或適諸侯或入河海皆本論語爲文然觀子語魯太師章則夫子與之面命也師摯之始章則夫子爲之耳聞也當以孔安國注爲正但包氏以入河爲河內而閻云河濱疑集註只是

河濱意非繫指地名然或有誤會者潛邱之論自不可少

首陽

原 史記正義 補註 伯夷列傳 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 補註 困學紀聞 攷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余謂眞徵信于鄭注然已兩說互存既云河北縣雷首山 今在蒲州 有夷齊廟闕駰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栢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 補註 鄭注河水四 按韓非儲說云伯夷以將軍葬于首陽山之下然爰爲千古死義者快而歎周之厚也 又云平縣故城有

首陽山 今在偃師縣 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 補註 宋本作夷齊之歌所以日登彼西山矣 上有夷齊之廟 補註 鄭注河水五 蓋莫能定爾總之謌餓爲失國而餓兩地皆可遯迹謌餓爲恥食周粟則寧死乎虞虞揖遜匾不知恥食周粟者必無之事也
補 首陽嘗稱首山宣二年左傳趙宣子田於首山是也書大禹謨歷山禹貢雷首春秋首戴史記西山路史黃山合之地理今釋所云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皆爲首陽別名要之夷齊餓處斷無二地石

曼卿詩云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正與論語集解合也
高宗聖製詩二集詠夷齊廟云得聖之淸孰與齊首山途便此憑躋爲傳公信及公違底較遼西復隴西則專指河東蒲坂言之文二集讀伯夷列傳云夷齊不食周粟蓋謂義不仕周受祿貧餓以終其身而死耳按此更與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餓于首陽不食其祿伊川程氏亦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符合眞聖言皦日矣

梅陽海涵堂雕本

孔子憂學之不講講非徒滕口說必學問思辨四者兼至引據確而析義明始可羽經翼傳釋疑而解惑吾友閻百詩氏纂著四書釋地一書予既序以版行今復續之得八十條其援證之確如山立其義精理明如日星昭回於天光遠而有燿也今使儒者受書必徧履九州之地若大章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垂南極盡于北垂考其億萬千百之數詳山海經亦誠有所不能若夫童習四子之書其疆域形勢邑里沿革雖舉問華顛老生鮮不蒙然張口者甚矣釋地之難也百詩學問博且審而又

思之必慎辨之必明續成是書靡有闕遺或猶疑其抵梧集註是殆不然東漢魯叔陵有言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祖讓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補註見後漢書丕本傳斯言得之雖然四書地名百詩續釋益詳乃猶闕者二如周南召南不詳其國淇澳二水不著其名是也南之爲國見於逸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補註按周書史記解南氏以分孔晁注云二臣所以分國惟酈道元江水注引周書始云南氏用分爲二南國也及韓嬰序詩之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水經注引補註酈道元引韓嬰序詩下郎云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按呂覽云塗山氏之女候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詩地理考引程氏云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爲樂信矣據此則南音出於南國實周南召南所出故閻氏又譏據程氏說爲樂名此據酈氏誤爲國名二而一者也淇澳之爲二水也見博物記後漢郡國志注引之云有奧水流入淇水補註見河內郡共本國入淇水出注又見水經注云肥水謂之澳補註詩地理考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奧水流入於淇按酈道元淇水注云東南注淇水爲肥泉故衛詩曰我思肥泉毛注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然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又見正義引陸璣說云璣以淇澳作一水補註按陸氏毛詩草木疏淇澳二水名但以淇澳傍生菉竹爲一草名非是百詩博極羣書其說是非亦宜折衷乃絕不之及何也豈以羣言殽亂不足信抑或謂書缺有閒其軼見於他說姑舍是而不錄耶予既序其端并問百詩云刻是編者故人子邱迺邇求年少好學從百詩游以講求經義庶幾志於道者康熙庚辰秋八月綿津山人宋犖序

四書釋地續補

余旣成釋地五十七條中丞公爲作序閒雕吳門歸而意不能盡忽忽時有所觸復成若干條囘憶年九歲時讀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山東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則兩國相去僅百里宜然友朝發滕而暮至鄒朝見孟子而暮復命文公也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孟子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較上文去聖人之世百有餘歲尤爲逼緊蓋只兩舍有半地耳歎窮經者宜通地理【補註】此段見尙書古文疏證第八十六 韓昌黎言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豈欺我哉太原閻若璩

目

河注海　淮注江
九河　汝
有庳　歷山河濱雷澤
汶水泰山　桀
川上　靑兖冀屬紂
河圖　蠻貊
柳下　儀
在陳　在齊
適楚　荆蠻吳
許昌靳裁之　居南宮
牛山　北海東海
去邠遷岐　咸邱
南河之南　葵邱

梁山　石邱
之楚過宋　齊滕之路
得之平陸　休
入國問禁　遊於圃
湍磯　郊關
都【補註】見又續又　有采地
三危羽山　天覆地載
康　微仲
虞仲　鄹人之子

去魯　主司城貞子
西子子都　舅犯
費惠公　曹交曹君之弟
白圭周人　公孫衍張儀
市井　市朝
曲防　專封國邑
於陵　麥邱
互鄉　子華使齊
魯爲宗國　爲魯司寇

適周　盧於墓上
登太山　觀海
濟　淮
邑姜　邱隅
置郵　吳越
黃泉　丹朱
三苗　岐周
海隅　東蒙
明堂遊註　大宰或吳或宋

目終

四書釋地續補目錄

四書釋地續補

太原閻若璩原本　山陰後學樊廷枚校補

河注海

【原】禹於帝堯八十載癸亥告成功河自右碣石入于海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補注】韓恭簡邦奇曰大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里河從此洋之西北流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闊五百餘里自洋南遠望如在海中實未淪入于海也按程氏謂碣石淪入海已去岸五百餘里審如是當自昌黎縣南黑津河泛海雖至六七百里無所謂此山則此語尤不足信後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爲周定王五年己未周譜曰河徙【補注】按溝洫志王横引周譜曰定王五年

河徙歲在己未上距禹河功之成凡一千六百七十七年而河始變而患始生水經註釋云自禹告成之年下逮周齊桓之世九河已亡其入後數十歲爲定王五年己未當魯宣之七年而河遂東徙水經注曰河徙故瀆並不言所在【補注】水經漯水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按酈道元亦不能詳其地惟程大昌謂河徙砱礫故漢書有衆陽瀆渠如淳曰砱礫溪口是也砱礫溪卽水經之礫石溪正在滎陽縣界杜君卿亦但言河自定王五年徙流是漢訖唐不詳也而謂程大昌能詳之乎惟漢地理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大河在東【補注】此爲禹之故河至定王五年始不復從此行故曰河徙北入海此河入海之一變也鄴縣城在今彰德府臨彰縣西逮漢武帝元封二年壬申旣塞宣房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補注】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至章武入海一淸按河自章武入海之道水經則敍于濁漳水篇胡朏明以濁漳卽古徒駭河所行河去而漳得擅其流漢人指此爲禹河　章武城在今河間府鹽山縣西北此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北清河濟水故道南清河卽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淸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

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統十三年戊辰終合并于淮爲河入海之又一變於是天壤間所謂四瀆者僅有二瀆耳殆氣運使然恐亦非人力之所能爲矣顧祖禹景范曰大抵河決而北則掩漳衛決而東則侵淸濟決而南則夌淮泗昔人謂河不兩行某謂自漢以來河殆未嘗獨行矣【補注】按此說本其鄉人耕石先生山居贅論

【補】邱瓊山大學衍義補云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

淮注江

【原】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補註】郭景純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竝
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夾漈
已曲爲之說曰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
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
爲禹迹而忘卻禹貢不知亦非然也杜註明謂於邗江
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補註】末口今山陽縣北五里之
北神堰也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補註】酈道
元淮水注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
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而北至末口淮按左傳通江淮王厚齋謂自江入淮之道邱瓊山謂即開渠以通糧

道之始本與孟子排淮注江不同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
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余嘗謂孟子說
錯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隋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
爲之兆者亦屬異事【補註】疏證嘗謂孟子說錯了淮水入江後九百餘歲隋開皇大業間
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爲之兆者今又得一事魏晉間古文書錯認孟津爲在河之南後九百餘歲金果改
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若爲古文蓋其失者抑所謂物必有對哉憶顧景范說禹貢九
水黑弱二水自荒裔之川渭水止在雍洛水止在豫濟
水則滅沒難明當在闕疑之列迄今其條貫猶存而經

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補註】顧氏川瀆異同曰九水之中黑
弱則荒裔之川也河流自塞外經中國迴環半於天下在禹貢九州則雍豫冀兗皆其所經今且折而入徐青
傍揚州北境矣江流縈紆廣衍其在禹貢則梁荊揚三州之地其所經也究其源流與河大抵相埒南江北河
實所以統紀群川故於天象亦以兩河分界而中原之形勝胥萃於此爲漢水出梁州之北經荊州之南半合
於江淮水出豫州之南經徐州之境以注於海北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濟出於冀州之南雖經豫兗二州之
境尚有青州然大都于淮漢比肩不能與江河竝駕也今且滅沒難明在闕疑之列矣渭洛在雍豫中足爲犖
川之長然皆以河爲宗如大國之有附庸然故更矣於淮濟之後也或曰河言渭水以雍州爲天下險言洛水以
豫州爲天下中然其爲川也僅及於境內恐未足以該天下矣是九川之中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
淮河漢四水而巳矣余戲語景范孟子當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證

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爲今日之水之
地也耶景范不覺笑

九河

【原】九河之名見爾雅曰簡曰絜集註偶譌作潔書蔡傳
遂認爲簡潔河【補註】蔡傳合簡潔爲一河據曾彥和之說林少穎嘗極辨之殊可笑
甚且信程大昌程大昌信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
謂九河苞淪於海【補註】禹貢錐指曰九河之地爲海所漸王橫之言誠誤若程大昌云酈道
元亦謂九河淪苞于海則善長實未之有也按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橫說第五卷河水注云
自鬲般東光河間樂城以東城地竝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漳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

此與許商鄭康成所言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連麋遂使酈亭負此長冤呼可怪也不知今齊南河間府界禹迹固可尋也皆正其譌惟取孔穎達書疏元于欽齊乘二條補于九河既道下茲復載于此書疏曰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言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盖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補註〕漢志縣注同其餘不復知也爾雅

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齊乘曰漢世去古未遠河隄都尉許商言九河故道謂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絜曰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

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土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為鬲津無疑也蔡氏集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横之言引碣石為證謂九

河已淪於海某案禹貢文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敘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横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為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為九厥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

之論不得不辨
少時疑潘季馴司空言河不兩行自古記之出何古後讀宋史河渠志載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乃知出此河不兩行眞千古名言而禹卻疏之爲九或曰禹第穿成九道聽河自行其一耳此妄談豈有禹輕百姓力一至此者惟禹貢合註（補註）禹貢古今合註夏允彝撰所引桓譚新論至禁民勿復引河據大司馬張仲議云云頗得其解夏氏引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呑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因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

顧景范嘗告余夫黃河自塞外而來盤曲萬山之中滙合百川之水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復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洚洞之時最爲當機而扼要禹平成之烈亦莫著于此也自禹治河之後河遂得其所歸計初時汎濫乍平九河自必勢均力敵既而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既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于度外而任其升沈壅遏逾遠湮滯乘之河于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也

（補）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西河南流）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南河東流）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東河北流）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

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于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爲東河至兖州而分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河流于是終矣案華陰已上屬雍州大陸已上屬冀州逆河已上屬兖州此導北條之大河也

高宗聖製詩二集詠徒駭河云徒駭極北鬲津南其間大都九河在相去乃至二百里同爲逆河方入海詠鬲津馬頰河云聞之治河方利合不利分合則挾沙行分則

其沙屯沙行流乃安沙屯泛溢頻其言如誠當智乃過禹入九河非分何何以免漲淪而今豈非合徒見淤河身我來過大陸馬頰與鬲津今古勢既異空歎其蹟存更張豈易言而況見未眞利不十不變莫如流俗循地理今釋云今考直隸河間府滄州（自唐迄元滄州治清池縣）之西交河縣（漢成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隋唐爲滴河縣）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卽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經寧津縣（唐臨津縣）滄州（漢饒安縣在州東南）慶雲縣（隋唐爲無棣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淸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顯跡然以孔疏參之明一統志亦非無據

汝

（原）或謂漢賈讓言大禹治水辟伊闕（補注）括地志伊闕在洛州南十九里水經云昔大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故謂之伊闕與鑿龍門析底柱破碣石同而伊闕之山禹貢不見余曰伊洛瀍澗旣入于河伊水能順流非辟闕之功而何此禹貢之簡處或又謂禹厮二渠以引其河於禹貢亦不見余曰其一出貝丘卽河之經流其一漯川漯卽兖州之貢道也（補注）禹厮二渠載河渠書一卽河之經流與太史公謂北載之高地過降水以入于勃海者一卽漯川漯者河之枝流兖之貢道著于經文見于孟子復何可疑或又謂（補注）王橫說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補註】二語本賈讓策按金隄在漢白馬黎陽縣則金隄者乃禹作不謂禹復爾爾余曰九澤既陂陂亦隄也方當泛濫時縣務多爲隄防以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縣所爲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故曰禹能修鯀之功惟汝水絕跡于禹貢而孟子言決汝得毋近鑿空余曰觀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制名中有曰水自汝出爲濆又曰汝有濆此豈禹一無所事于汝而被以是名與又豈汝

自天然入于淮【補註】括地志汝水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至豫州郾城縣名濆水爾雅云汝有濆地理志高陵山汝出東南至新蔡縣入淮而無須禹力與故決汝二字正可補經文之不備善乎太史公言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洵有味哉第難得會心人于千載之下耳

【補】汝水絕跡於禹貢然非竟無事於汝者豫州滎波既豬蔡傳於波水兼引職方爾雅全謝山謂職方之波是也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詳見水經禹貢無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若明乎波爲霍陽之水是即禹之治汝也漢

人所謂治一經必合五經而訓詁之者此也

有庳

【原】有庳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而集註云未知是否此最朱子妙處蓋一以經文爲案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補註】崇山今澧之慈利即岳州境幽州在密雲其地有共城亦比零陵爲近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

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爲傳有是名也按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補註】史記五帝本紀正義此爲得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舜封象於有庳蓋此地蓋者疑辭亦與集註或曰同

【補】姜西溟宸英鼻亭辨與此大略相似明王文成作靈博山象祠記以象爲已化於舜故其民至今廟祀之西

溟以爲其識似勝於柳子厚然靈博山在今貴州非象所封也駢字類編象城下引路史云漢縣屬鉅鹿今趙之臨城昭慶鎮西北古象城舜弟象居按漢鉅鹿卽禹貢大陸屬冀州實近舜都蒲坂尤與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合

歷山河濱雷澤

原 舜耕于歷山 補註 括地志蒲州河東縣雷首山名歷山 歷山所在多有吾終以宋河東縣今蒲州者爲是陶于河濱陶之所在何必定陶且定陶以邱名吾故以括地志陶城在河東縣

北三十里 補註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 爲是漁于雷澤雷澤與禹貢合自宋雷澤縣在今濮州之東南是 補註 括地志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尚書疏證唐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故城在今濮州東南一百十里澤里數如之酈氏稱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卽舜所漁處近志謂古雷澤應大伾于今然已跨入曹州東北境 獨怪書蔡傳於鳥鼠同穴曾不信而引山海經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因名夏澤曰雷夏以實之豈非語怪之尤者然直至明萬歷間李之藻 補註 仁和人 言澤底有巉石深鑿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其怪始息

補 程是庵曰舜耕於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人習知之按路史舜牧羊於潢陽灰於常羊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 按本紀亦云就時于負夏鄭元曰負夏衛地索隱曰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邱就時負夏孟子曰遷于負夏是也路史注引世紀作遷于負黍 販於頓邱債於傳虛未嘗憇息此數事可補耕稼節之遺

汶水泰山

原 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爲最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東方之山惟岱爲宗長此註汶水本邪疏得之前註泰山不本詩孔疏失其半

補 詩齊風汶水湯湯集傳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魯頌泰山巖巖孔疏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

高宗聖製詩二集渡汶河云山川千里互齊魯一渠分三集過汶河云靈源遙溯出萊蕪行地橫陳齊魯都過泰山云瞻魯象會詩裏想青齊邑忽路前浮又過泰山云嶺別陰陽分作郡星明角亢照爲州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渡汶水詩云齊魯昔分疆千年久陳迹緬懷德行賢古蹟憑詩叢則皆指齊南魯北與陽魯陰齊言之

葉

原 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即此補註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南陽郡葉縣註越王無彊曰夏路以左劉氏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為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補註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正義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塡撫焉

補 孔子世家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徐廣謂在哀五年汪氏瑟庵曰前在贛州以葉公問政命題諸卷多以縣尹為邑宰不知縣邑之大小懸殊尹宰之尊卑迥異皆不通古今之故也

川上

原 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竝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汎渟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為泗水茂樹深樾蔽虧曦景余會往遊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猶未足以況爾時矣

補 書禹貢徐州浮于淮泗周官職方青州其川淮泗周之青即禹之徐故以淮泗為青州川按川上今泉林寺

高宗聖製詩二集至泉林二首其二云泗源疊出似之矣正義謂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水經注則謂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北蓋即指此陪尾傳訛久矣哉括地志云泗水源在兗州泗水縣陪尾山史記正義引以注浮于淮泗而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志作橫尾孔傳謂淮出桐柏經陪尾鄭氏謂在江夏安陸東北吳澄書纂言則云安陸橫尾山非淮所經當即泗水縣陪尾山其以橫尾為陪尾者非是蓋安陸之陪尾別為一山導淮自桐柏東會泗沂安得至江夏安陸唐志甚明可據也三集至泉林二首再疊舊作韻其一云五十望牆猶未見東西歸鑾又逢晴泉林即陪尾山東西各有泉出牆則合一川為泗水矣二集泉林行宮八景在川處亭云川為泗水之源舊傳即子在川上處原泉混混默喻化機想見至人會心不遠詩云既稱夫子在川處安藉釋迦別教傳右有招提曰泉林寺名與地跡不相副故戲及之再題在川處云石罅淙淙清且漣如斯不舍向長川名依夫子垂終古理註魯論在目前三集三題在川處云泛海猶然來往續印心何異鏡開奩千秋川上徘徊者誰解宣尼道體拈四題在川處云靈淙乳竇泗之源川上宣尼昔有言逝者如斯恒不舍如斯不逝亦恒存五題在川處云成誦髫年讀

傳論遠今川趣那能言至人道教垂千古不舍同斯爲上聲有源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趣泉林八景在川處詩云夫子當年在川處清波終古不停流千秋歲月多塵跡山自青青水自流又趣泉林八景疊甲辰舊作韻在川處詩云有本盈科爲學譬在川聖蹟尋長西鑒瞻彌切分陰志逝者如斯晝夜流又泗源詩云浮磬濱誰見臨川蹟尚存又至泉林作詩云靈鍾陪尾著名泉映帶平林景最妍境闢幽靜

聖停蹕蹟著文明子在川

青兗冀屬紂

原 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惟青兗冀尚屬紂此本邢昺疏余謂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奄在曲阜正徐州之域虞芮質厥成以所爭田爲閒原今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冀州之域只此分屬已不甚確要須大概言之耳所以鄭氏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

補註 叢說云禹貢五服之內所封諸侯制貢皆有時各依服數以事天子故曰服事

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活潑潑地矣

補 左氏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補註周書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孔晁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按紂都在豫州之地如奄國之屬皆在東方則云青兗豫近之

河圖

原 鳳鳥河圖皆爲帝王盛世之應故禮以天之膏露地之醴泉山之器車與馬圖並言書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一時而並陳原不必定伏羲時出祇緣集註如是加以世多歐公之徒不信祥異一似夫子思此不再見之物也者不如河圖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疊出成王周公時又出載諸史志

補註 宋書符瑞志燧人氏沒宓犧代之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又黃帝軒轅氏龍圖出河又帝堯遵河渚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又帝舜設壇于河依堯故事黃龍負圖出于壇畔又帝禹觀于河有河精呼禹曰文命治淫言訖授禹河圖又周公與成王觀于河洛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

卽下至晚宋朱子表章四書有龍駒生於九峯山下龍首馬身狀若負河圖者父老來致賀於元晦以爲與麟至同符誰謂天人相與之際不有冥通者耶

【補】王嘉拾遺記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故曰鳳鳥不至按文選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云河授圖天下歸心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即河亦嘗出圖矣

蠻貊

【原】孔賈二疏每云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最爲讀書之妙解如集註蠻南蠻貊北狄此對文則別者也如武王之子封於韓韓侯城在涿郡方城縣【註】今順天府固安縣【補註】水經注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括地志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里追貊北方二國名賜之

使爲之伯詩詠之曰因是百蠻燕王對張儀曰寡人蠻夷僻處秦舞陽燕國人荆軻謂北蕃蠻夷之鄙人是北亦可曰蠻此散文則通者也【補註】詩補傳曰蠻夷可以通稱北可稱蠻貊西可稱夷也按史記匈奴傳亦曰居於北蠻

柳下

【原】卞今泗水縣莊子爲邑大夫【補註】括地志泗水縣本漢卞縣地鄭元論語注卞莊子秦大夫程是庵曰按鄭注如子桑伯子陳司敗老彭等與諸家注異然必有所本存之以備一說子路即其治民武城【補註】括地志武城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子游爲宰者也在泰山郡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今費縣子游爲之宰

曾晳父子澹臺滅明皆其治民展禽爲魯公族居應在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顏厲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證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壤接處【補註】戰國策鮑彪註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壟其冢塒秦伐齊先經魯故云據此則柳下季壟當屬魯地方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可以想見予獨怪集註于論語柳下旣曰食邑矣于孟子柳下忽用莊子註居柳下而施德惠之文曰居柳下雖居舍有食義而食邑不可徒言居意者展

禽亦如李伯陽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又如晉五柳先生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者耶

【補】鄭元論語註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趙岐孟子註柳下是其號也高誘淮南子註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郭象莊子註一云居柳下而施惠德一云柳下邑名孔穎達左傳二十六年正義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諡曰惠邢昺論語疏與孔氏正義同集註于論語柳下曰食邑本鄭註于孟子柳下曰居柳下不本趙註以柳下固非號也佩文

韻府八寶柳下惠引論語註今見李善文選陶徵士誄註則專指食邑言之駢字類編草木門柳下引淮南子註則兼指居柳下言之朱子兩存其說無足怪者

儀

原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

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敎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踪正合

補後漢郡國志陳留郡浚儀本大梁劉昭注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義門讀書記古者相見必由紹介逆旅之中無可因緣故稱平日未嘗見絕於賢者見氣類之同致詞以代紹介故從者因而通之夫子亦不拒其請與不見孺悲異也劉敞七經小傳失位爲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云喪

在陳

原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于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巳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何屢發是歎耶余曰三年巳酉載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云云蓋與起於魯之

召求之歸于情事爲得惜乎猶錯簡複出於二年戊申云

補史記孔子世家居陳三歲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又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史記辨惑曰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初不言其爲何而發也孟子亦載之云云此正一事但詞小異耳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著其言之之由吾意其妄爲遷就也朱子論語序說註曰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季康

子召冉求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程是菴云荀子孔子厄于陳蔡居桑落之下楊倞註九月時也人知孔子在陳之年而不知爲九月此可補書傳所未備

在齊

源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但考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前二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卽位改元巳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遂歎老嗟衰時蓋六十歲當補集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補註馮山公云按孔子世家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云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正與吾老不能用之言激射老字虛非實字殆未可補注

適楚

源集註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補註馮山公云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則知集註孔子適楚是本莊子元文非直爲楚字發端集註不以楚狂二字連讀者亦有故接輿當時稱狂接輿亦見莊子應帝王篇接是其姓輿是其名史記齊稷下辯士有接子亦可證乃楚國之狂者也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彊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眞其人字接輿邢昺疏云爾殊附會余謂孔安國註已如是又莊子人間世篇如是豈惟邢昺按史記世家之文孔子在楚國都中事也時都鄀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今襄陽府果感是歌反乎衛下章集註自楚反蔡問津長沮意若以事續于上章者不知亦非然世家文乃葉字葉雖楚邑距蔡密邇故孔子哀公六年壬子歲蔡而葉葉而蔡久之方至楚國都聖人過化之跡歷歷可稽而忍付諸若滅若沒不一爲之用心耶

荆蠻吳

源集註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又云仲雍居吳不逹者遂以吳與荆蠻爲二地實則一地寰宇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太伯城高忠憲所謂梅里平墟爲泰伯端委之地是也補註郡國志吳郡無錫侯國注史記曰泰中若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城在無錫皇覽曰吳王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太伯始所居地名勾吳下逮吳王僚二十三君竝都此惟闔閭元年始築吳郡城補註越紀曰吳

大城闔閭所造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徙都之今蘇州城通典吳之都其南百四十里吳越分境余謂此必指檇李賈逵曰檇李越地班固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今嘉興府西南有檇李城越王句踐既棲會稽後越語紀其地曰北至於禦兒此又指石門縣之語溪殆詩所謂今也日蹙國百里乎

補 左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二十二年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彙纂甬東杜注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句章今浙江寧波

府慈谿鎮海二縣地海中洲卽舟山今之定海縣也縣東三十里有翁山一名翁洲卽春秋之甬東噫吳日蹙越日闢矣

許昌靳裁之

源 或問胡氏曰許昌靳裁之言士之品有三論甚偉然不識靳裁之何如人余曰宋史無列傳僅附見胡安國傳安國入太學以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許昌宋潁昌府治長社縣今許州是胡氏名寅安國子著論語詳說者裁之言純出晁氏客語但晁不爲論語作

補 金仁山曰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許昌潁昌府也胡文定安國少長入太學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識致日明胡氏寅文定子故得聞裁之此言而引之陳絳金罍子餘冬序錄謂靳裁之論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按晁氏客語中已有此語予謂此語亦非獨晁氏此三品者亦不獨士爲然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此志於富貴者之不足以與乎功名也中天下而立定四

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此志於功名者之不足以與乎道德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此志於道德而功名富貴不足以言也此自爲人君者有此三品也又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此志於富貴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此志於功名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此志於道德者也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此則和順於道德而志又不足言矣此自爲人臣者亦有此三品也

居南宮

【原】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已將後南宮适南宮二字併註出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于居正謂此考周書文王時南宮括成王時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南宮忽南宮百達左傳敬王時南宮極南宮嚚先此宋有南宮長萬南宮牛古今人表有南宮邊博古圖有南宮中紛紛氏南宮者不獨一仲孫氏之子巳也

【補】朱竹垞曰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註檀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杜預註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明高郵夏洪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爲一人至於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顏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汪氏瑟庵許子謂南容金作云辨正本之朱檢討彝尊弟子考極爲精確異士據大戴記嘗作異姓此沿王肅之誤按衞將軍文子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牛山

【原】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本趙氏亦是岐在複壁中所註方向少錯無論今目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

菑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史記齊太公世家正義）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補註】（括地志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爲齊者以天齊也）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補註】郡國志齊國臨菑注）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補註】（按韓詩外傳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唐書地理志濟州長清縣有牛山晏子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皆與力命篇所引同作北）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其南若孟子疏託名孫奭者乃云蓋以理推之亦自可見爲齊之山此則不

滿一笑者矣
【補】孟子謂牛山郊於大國按爾雅邑外謂之郊注邑國都也鄭氏聘禮注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元和郡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則牛山適當齊近郊地

北海東海

【原】齊世家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註未悉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

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辯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卽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補註】全謝山云漢崔瑗爲汲令自以太公之裔爲之立祀置碑見于酈氏注水經晉太康十年范陽盧无忌爲汲令又表其里盧亦太公之後故也尙父之明德遠矣碑稱汲縣發冢得竹策書太公遇合事埋策之歲在秦焚書八十六年之前蓋是時汲冢竹書方出无忌信而書之于策誣矣

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

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補註】史記周本紀正義又封禪書正義節文 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辟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亦誤
【補】閻云北海去孤竹不遠金仁山謂當卽遼碣之閒
高宗聖製詩二集夷齊廟四景其二孤竹城云令支讓國先去聲延陵孤竹誰知中子名太白一篇眞卓識淮南尺布獨何情按卽後漢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注云伯夷叔齊本國是也

去邠遷岐

【原】馬氏序封建考曰古者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彝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湯凡八遷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補註】岐周在邰封西八十里其舊封也太王遷岐不過復其故地耳按竹書遷岐在小乙二十六年 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計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後遂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

一方人心翕然歸焉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彼否則轉從他之而人心歸久不能釋去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補註】尚書大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太王亶父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束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按孟子正義引毛詩云公劉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乃通志亦云古公去豳舉國從之者二千乘皆與如歸市合此即馬氏所謂隨其所居皆成都邑也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已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為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代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此一段議論致精

咸邱

【原】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邱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註咸邱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複氏自以此余最賞趙氏註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曰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邱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宗三年以鎮而名于孟子無涉

【補】春秋傳說彙纂焚咸邱今屬山東兖州府高氏閱曰咸邱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邱蒙為齊東野人按韓詩外傳齊桓公設庭燎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則孟子指蒙為東野人當即東野九九之地趙注似不如高氏之確

南河之南

【原】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

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

【補】爾雅兩河閒曰冀州註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註自南河至漢正義註云自東河至西河者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為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為南河至大伾北流過洚水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為東河釋文引馬融云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郭祗言東河西河不及南河者以下文河南為豫州則冀州在南河之北從可知也又云自南河至漢者以豫州居冀荊之閒其界為南河之南漢水之北

也按堯都平陽在冀州爲南河之北舜避堯之子在豫州爲南河之南

葵邱

原 春秋有二葵邱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戍者 補註 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無西字 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邱聚齊桓公會此城中 補註 括地志葵邱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一百五十步郭內即桓公所會處也 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是又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後果七年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是宰孔之言驗然先未幾獻

公卒晉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之及高梁而還高梁晉地又在葵邱西北幾千里是宰孔之言亦不驗

補 葵邱有三一在齊即管至父所戍地一在陳留外黃即桓公所盟一在晉見水經注全謝山云杜預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豫之理然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至於晉侯已經赴會以宰孔之言而還而是歲獻公亦卒桓公爲之討亂置君則宰孔以爲不復西略者其言虛矣左氏成敗論人而不顧其言之無徵一至於此然則葵邱爲汾陰之葵邱方合

梁山

原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大王當日必踰此山 補註 尚書大傳過梁山邑岐山鄭注梁山在岐

山東北岐山在梁山西南詩大雅緜正義自豳適周當踰之也程泰之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 然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雖曰受之天子傳之祖宗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爲嫌如唐叔虞一傳而子燮改國爲晉魏侯罃國于梁曰梁韓哀侯國于鄭曰鄭無後代所爲同家異國之說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甚衆弗善亦此梁山也 補註 括地志梁山宮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秦始皇起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即此山也

石邱

原 集註止云石邱地名趙氏註宋牼宋人叅以荀子非
十二子篇宋鈃註鈃與牼同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
愼到同時正合孫奭疏遂云石邱宋國地也補註則一統志石邱
在衛輝府胙城縣東北三十里似與宋地無干蓋宋牼者宋人將欲往楚而孟
子游宋適相值於石邱之地又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
注云說齊宣王劉向曰與宋鈃俱游稷下宋子十八篇
注云孫卿道宋子荀子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註宋
子名鈃與孟子同時即見漢藝文志者余因悟齊宣王
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

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
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嘗與宋牼有雅故於齊別
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末同而
言者比也補註金仁山云孟子尊敬宋牼取其救世之心也不取其言利救其學識之淺也獨
怪所引莊子下篇補註天下青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本接以此周行天下一句爲集註刪存上說下教語不
若刪上說下教接以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爲尤合
云

之楚過宋

按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愼靚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
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
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于楚一舉
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
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
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顧麟士謂非世子迂道來見
此不通地理之說也宋元諸儒註四書肯詳及地理者
僅見金仁山一人仁山長于其學故元史載其一事襄
樊之師日急宋坐視弗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

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將不攻而自解
且備敘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隝難易遠
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
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
人服其精確補註此段全錄本傳嗟乎古大儒之有用如此
補金仁山曰孟子致爲臣於齊歸鄒而即如宋與宋句
踐藏不勝等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
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

齊滕之路

【原】金仁山曰滕姬姓國今徐州北二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補註】括地志徐州滕縣漢番縣音翻漢末陳蕃子逸爲魯相改音皮余考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爲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路亦不爲近朝暮接焉未一及使事【補註】孟子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孔穎達曰春秋有使大夫攝卿之法如文七年傳晉使先蔑加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集註王驩攝卿以行蓋本諸此故丑以爲疑唐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獨嗟重嗟乎如明皇者豈不賢于宣王遠與朱子疑孟子去齊由王驩積憾故

得之平陸

【原】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今解不出既思范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補註】趙註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孫疏儲子爲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親至平陸見孟子

休

【原】孟子致爲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茲非

入國問禁

【原】禮入國而問禁集註此一句引少錯蓋原文入竟而問禁竟者界首也如齊魯分界處在汶水或泰山皆是入國而問俗國者都城之內也與孟子問國之大禁國字殊不同孟子乃指齊言問齊之所大禁者何事耳

【補】毛西河云國有四境境卽界也若國卽中國不惟在境內且在郊關內矣禮文是境字孟子臣始至於境正是境字若謂王囿在郊關之內必入國後可問禁則施禁在近問禁須在遠

遊於囿

【原】孔子與衛靈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史記世家止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並同無遊於囿三字說不知何所自來或曰

朱子博極羣書安知不別有據余曰朱子所讀之書今代現存無亾逸者不少唐代人惟左傳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撮合二事以爲註

湍磯

【原】湍說文云疾瀨也瀨水流沙上也卽許氏作淮南註亦云湍水行疾也【補註】漢書溝洫志水湍悍師古曰急流曰湍質以墜形訓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之文益覺波流潆洄之貌爲未安然實出於趙註蓋從來訓義有反覆用之者如以臭爲

香亂爲治擾爲安苦爲快則湍爲縈水何妨兩義並存獨磯水激石也余按說文云大石激水也廣韻云大石激水蓋其字從石非從水卽正韻亦引孟子是不可磯也石激水曰磯解者不駮朱子倒易其文乃曲爲說曰水激石猶言水激於石也何如仍古訓之爲安嘗聞顧仲恭道宋儒解經字義不本爾雅說文好以意爲之如哂大笑也卽禮記笑不至矧何曾有微笑解余謂說文止作欯解云笑不壞顏曰欯故朱子渾用其意曰微笑也【補註】禮記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云矧本又作哂張有復古編曰欯古哂字按哂與欯矧古通則顧說雖本鄭注然不如仍許氏之爲確此最集註妙處豈容議獨不競不絿絿急也出毛傳杜註左亦然而以爲緩余按說文云急也廣韻云急引卽他字書亦云通作逑逑急迫也此則義竟違反不能爲詩集傳曲護矣

【補】朱子以湍爲波流潆洄之貌不專出趙注趙云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陸云湍波流也集註兼從之又以磯爲水激石趙云磯激也孫疏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按周公謹癸辛雜識磯乃石隱於水中激水使湍激有聲與孫疏合張南軒解云磯激也謂不可

少有激發也陸象山語錄云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措足之地也此字義之異

郊關

【原】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何者苟近郊豈能容方四十里之囿乎所以集註亦不加遠字但云國外百里爲郊已明趙氏註郊說得遊潤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果爾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集註惟郊外有關外字當

亦上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

關門

【補】集註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趙註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夫自國中而近郊而遠郊而關而竟此形勢之瞭然者儀禮聘禮云及竟乃謁關人註古者竟上爲關又云入竟又云及郊註郊遠郊也又云賓至於近郊經文敘次如畫然則趙註四境之郊皆有關與鄭氏竟上爲關合集註郊外有關亦據遠郊外竟上關言之閻氏以爲當作郊上者非是況孟子明云臣始至於境卽聘禮及竟問國之大禁國卽國中然後敢入卽聘禮入竟臣聞郊關之內卽下文所謂國中有囿方四十里卽開方法一千六百里以是爲阱民焉得不以爲大據此則四十里之囿顯在國中故云郊關之內若必屬之遠郊疎矣按九門之制自路門至關門凡九特鄭註月令云爾義疏案田獵之人豈有由天子路門出者故惟聘禮疏古者王城十二門通十二辰辰有一門一關魯廢六關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遂爲通論

都

【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莊二十八年穀梁傳自春秋五十凡之一凡以說春秋則可引以註孟子少違講義皆能辯之余直取毛萇詩傳下邑曰都之【補】鄘風在浚之都按作都於向亦然欲以易此句蓋都與邑雖有大小【補】隱元年君所居【補】帝王世紀天子所宮曰都釋名都者國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補】莊二十八年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補】按詩云彼都人士禮記月令毋休于都周官大宰入則治都鄙註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又宰夫掌羣都縣鄙之治註羣都諸采邑也皆是

有采地

【原】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是再命之大夫皆然何況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其有采地不待言何以集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若獨以采地震而歸之雖本鄭註未允余欲易之曰百乘之家采地之至大者也且出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補】此辨與四書集註補同是謂百乘之家或曰集註可若是

共擅易與余曰鄭康成註三禮故嘗駮易經文傳文

三危羽山

原 羽山見禹貢班固志載東海郡祝其縣 補註 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九十里即此 司馬彪志亦然今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唐崔國輔詩羽山一點青海岸雜光碎是三危山亦見禹貢班志失載司馬志未補此大闕亦直至隋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 補註 括地志三危山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 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 補註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又司馬相如列傳正義節文作四十里夏本紀正義 一舜殛鯀於此以變東夷即禹貢之東漸于海遷三苗於此以變西戎即禹貢之西被于流沙矣豈直刑加其身敝厥辜已乎

補 羽山即東海郡祝其實夾谷三危即敦煌郡敦煌實瓜州地理今釋禹貢三危自在大河之南與此爲二且三苗爲南境之國經言竄是屏之遠方左氏傳所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當仍在近南之地據此似舜典三危非即禹貢所謂三危既宅者

天覆地載

原 余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繫地名而朔南暨南北却闕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愼南撫交阯二地補註之以合於史遷書欽有闕其軼見於他說之義息愼即肅愼爲周北土詹桓伯與燕逆言蓋在今燕之東北境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在舜時則爲營州交阯秦象郡地漢武分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今安南國在舜時則爲揚州當時舜肇十有二州其域如此或曰子於上古帝世幅員若此其侈言之何與余曰後代儒生止緣見秦漢之君務勤遠略開地斥境快其心志以爲聖人必不爾不知聖人乃自然德化所感人盡來王非有心者觀顓頊本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嚳本紀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以至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皆無遠而不暨此豈後世德不及遠乃紀於近者所可髣髴其萬一與

補 此章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即上章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詩周頌譜曰天子之德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正義曰中庸說孔子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然則史記稱無不砥屬莫不從服正與莫不尊親同義

康

【原】康誥大學引者四孟子引者二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却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補註】史記衛世家索隱同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子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艮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

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慨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鈺之言殆謂是與

【補】按馬融王肅尙書傳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叔更封爲衛侯其子始以康爲謚

微仲

【原】微畿內國名孔安國傳亦云嘗思微子既國于此其長子應曰微伯蚤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已之長子之子腯而立已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曰紂兄宋微中下注曰啓子其證二啓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並封於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

微仲忠孝之義也又云啓爲長兄分稱元子仲爲支庶屬則王孫不覺擊節如得一眞珠船矣

【補】孔子家語本姓解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詿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正義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班固古今人表微子第二等注曰紂兄微仲第四等與膠鬲並宋微史

弟五等注曰啓子按微仲下雖不注紂兄然與宋微中之注啓子者同兩人矣宋微中旣爲啓子則微仲爲微子之弟又不待注矣惟檀弓鄭註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謂卽微子次子與孔安國書傳同據禮記義疏案微子世家無腯名此記所云不可考則於孫腯尙不敢信況弟衍爲微子次子乎自鄒平馬驌過信孔鄭而閻氏始辭費矣

虞仲

原 堯峯文鈔曰周有兩虞仲一爲太伯弟仲雍吾吳人見左傳一爲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爲河東大陽人論語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竝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翦髮文身以順荊蠻之俗同儼然繼世有土之

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荊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爲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余謂可疑良是但漢地理志班固已以論語虞仲當仲雍先於集註矣汪氏未考及此

補註 志六謂虞仲夷逸師古注虞仲卽仲雍也夷逸言寘于蠻夷而遁逸也然以論語敘述逸民之例求之夷逸自別爲一人按金仁山亦謂虞仲隱逸于夷故曰虞仲夷逸

鄹人之子

原 鄹魯邑名今則在鄒縣界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最當始仕卽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方與少賤稱相關合或曰二者何等卑職敢駿奔走於廟中余曰觀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

知獨當祭時魯君在前卿大夫侍從雝雝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呶然致辭說哉故顧瑞屏以為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齊始可每事問者是不然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之類則非執事有恪時縱來不知禮之誚亦不必毅然立辨曰是禮也以明其敬謹之意此則吳愈亦韙語余云爾因幷識之

補 鄹人左氏襄十年傳作郰人說文郰魯下邑孔子鄉古者善則稱親美其子不忘其所由出謂子知禮而系

以鄹人之子古之道也梁志南云子入太廟每事問考周禮太史之職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乃一定儀注故子曰是禮也

去魯

原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徊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脫所著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淅遑異乎且如集註云云仍是為肉為無禮何以見知與不知俱不足以知孔子乎蓋孔子為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

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為有罪卽在不稅冕而行一句上蓋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今也戴於道路閒尙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為為肉縱在知者亦以孔子為為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已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為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空而去無已一點不是處是為徒去樂毅報燕王倘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註已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已也史記世家孔子遂行宿乎

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云云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趙註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師已則送而解之孔子有不欲直荅者故但曰吾歌可夫干戚而下猶可以情測云

補 閻氏以不稅冕解微罪又引趙注從祭之禮不備云云似微罪卻不在不稅冕而行矣程樹友四書辨曰冕不可作常冠戴之以行稅仍當讀輸尚切收也訓去其冕不暇收拾卽便行也

主司城貞子

【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或曰哀七年曹亦有司城安知此司城非邾陳之官名而必以宋諱故歸於宋余曰此最先儒苦心釋經處蓋史記孔子世家於適衞事初書曰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再書曰主蘧伯玉家三書曰入主蘧伯玉家正以顏蘧皆衞之士大夫故書法直截如此若果司城貞子本爲陳官孟子則當書曰是時孔子當阨主陳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衞主顏讎由同一書法矣何必先繫其官及謚然後歸於爲陳之臣乎正以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今爲陳臣方得爲孔子之居停主人【補註】金仁山曰孔子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又以司城貞子爲之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所以書法繁重委折而下如是讀者須以意會也邵文莊寶曰臣云者志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乃孔子爲之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補註】馮山公云孔子世家明云夫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何以稱焉而獨臣陳乎哉他日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仕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司城貞子也且惟官非陳官方明以臣爲陳臣集註孔子爲魯司寇以齊閒之遂行適衞月餘去衞適宋月餘字而凡兩見史記總非由衞而宋時日朱子錯引來竊以孔子世家是

太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古文家語出其家子孫之手故能年經月緯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卒歷歷如此縱小有抵梧已經駮異而大綱具是不應可一切抹去而以意論之

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極亦互相襲如楚有芋尹陳亦有芋尹宋有褚師鄭亦有褚師衞亦有褚師【補註】鄭有少正校人魯亦有少正校人何妨宋有司城曹亦有司城但不可謂貞子司城爲陳官者以孟子書法故也不曰陳滑公而曰陳侯周亦合於禮記諸侯失地名之義【補註】金仁山曰滑公六年孔子至陳按左哀十五年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疑即司城貞子

西子子都

【原】西子美婦人【補註】孟子疏引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金仁山曰越地有東施有西施范蠡爲越王句踐求西施氏美女以賂吳王夫差遂以亾吳范蠡終自取之泛湖而去未詳何所惟劉昭注有之會稽郡餘暨縣引越絕曰西施之所出餘暨今蕭山縣唐孝明天寶元年更名者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爲男或女杜氏註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閼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爲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見子都

【辨】天下多美婦人而西施實生餘暨斷非東施所能效

鄭國有美男子而子都並氏公孫亦非子充所可幾然西子之幸夫差也始入於姑蘇終歸於范蠡何洵美且都也子都之怨考叔也既拔棘而逐又下射而顛抑洵美且武也

舅犯

原 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註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又云父事狐偃狐偃其舅也補註爾雅母之晜弟為舅按舅亦稱舅氏左傳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當春秋時晉府交城縣為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謂鼻祖汾陽者僅九十里按舅犯實生於其地余向久游寓其父子兄弟合為祠廟祭賽最盛非同他志乘之傅會者

補 何屺瞻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此是舅犯教公子之詞作公子辭秦使語者非惠半農曰仁親猶言親愛明不因喪規利也按舅犯之言足錄而其行不足觀如左氏僖二十四年子犯授璧請亡禮稱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趙文子當日必有定評故鄭氏注亦謂及河授璧訴請亡要君以利云

費惠公

補 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謂費惠公孟子既稱為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鄒費郯邳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為國而僭稱公與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為季孫氏僭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為季氏之彊僭以私邑為國號殆無復疑憶少讀黃蘊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全章文末云諸侯乘已盡之氣陪臣無先澤之貽其勢不折而入於大夫不止大夫既折而入於大夫又豈五世所能限耶噫君失其權天道亦有時而不應甚可懼也茲因有感季氏事歎息以為莫可易焉集註費邑之君邑字譌補註按如上解則邑字正如何為譌乎

補 春秋時有三費一在傳成十三年殄滅我費滑襄十八年率銳師侵費滑胥靡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是一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

費[illegible]費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illegible]元年費伯帥師城郎二年司空無駭[illegible]策纂費魯大夫費庈父之食邑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祕者有別魏武封費亭侯即此今魚臺縣西南有費亭是按費惠公之費當讀如字祗緣顏師古注古今人表音祕貽誤至今雖王厚齋金仁山皆意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顧寧人遂宗其說而閻氏益深信不疑張惕庵云三桓之後泯然無聞未必據有費邑此費乃魯之費費惠公亦非

季孫之後然苦無確證惟薛方山獨以惠公爲懿公孫費庈父之後則費當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祕者判然不同況費惠公師事子思實與魯穆公同時魯世家雖稱悼公之時三桓勝然魯自哀公後尚傳世二百六十年而後滅於楚蘇子由古史云三桓既微散不復見馬氏繹史魯世系亦未聞昭子後有費惠公其人者攷曾子書既有費君費子之稱說苑又有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之語則當日費惠公即屬費君無疑且呂覽愼勢篇謂分國較大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無非以大

使小以衆役寡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則費實春秋戰國閒一小國正與孟子稱小國之君合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皆當與費惠公之費讀如字非特與河南費異亦斷與季氏之費音祕者不同也

曹交曹君之弟

【原】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郯邳四國則郯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

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竝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于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于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斑斑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補註】大戴禮五帝德云曹姓邾氏也武王封安之裔孫俠於邾春秋時進爵爲子後改號鄒孟子題辭亦云鄒本邾國系出曹姓顓頊之後曹交與鄒同出或鄒君

之支族散居在外得見云云欲以親而通也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
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此辯王伯厚曹亡久矣之說

補 春秋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巢纂虞不書滅者晉存
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
曹交爲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
如陳蔡許之類按困學紀聞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
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雖書中辨正
朱子語誤考證是非不相阿附然此時曹尚未亡也惟

閻氏竟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爲復封而不知其滅而復
存誠有如以南蠻鴃舌指許行爲永州人同爲過執已
意者

白圭周人

原 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當作悝
盡地方而自圭樂觀時變云云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
圭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
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
爾先後殊不同時自趙氏傳會爲一人而集註林氏益

以能薄飲食忍嗜欲居積致富欲以其術施之國且爲
岐設十層步障矣余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
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
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
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
年爲國之將相者倘能存於爾時乎縱存於爾時倘能
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其爵
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我
故斷其爲兩人也或曰魏文侯世多壽樂記載子夏與

文侯荅問爲文侯二十五年事時子夏年一百八歲文
侯最爲好古漢孝文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之
大司樂章也竇公年當二百五六十安知白圭不類是
余笑而不敢應云

補 趙註之誤宋人鮑彪已嘗言之[illegible]魏人別有一白圭
當昭王時是[illegible]謂當是孟子所
稱[illegible]前耿行
[illegible]誤慕之
[illegible]與[illegible]子同時但史記合兩人爲一閻氏即據此一

人爲與孟子相差七十餘年非是

公孫衍張儀

原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自出史記本傳蓋衍陰晉人陰晉今之華陰縣也秦本紀惠文君六年己丑魏納陰晉我更名曰寧秦漢地理志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戊子更名寧秦雖紀年小異要當公孫衍生長時尙屬魏故爲魏陰晉人至儀則魏之支庶見呂氏春秋者魏人又奚疑故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

補 趙註云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周顯王三十六年爲秦惠文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顯王四十一年惠文十年張儀相顯王四十七年惠文後三年張儀免相相魏考衍與儀不善而傾之者凡三事一則是年魏將相張儀衍弗利使人謂韓公叔公叔從其言衍果相魏見魏策史記同一則周赧王四年爲秦惠文王後十四年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孫顯于韓起樗里子于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見秦策

一則周赧王五年爲秦武王元年魏襄王九年齊湣王四年儀以秦梁之齊合横親犀首欲敗謂衛君曰衍非有怨于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儀于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于齊齊王聞之怒于儀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謀吾國矣遂不聽見齊策衍本衛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曰夫言從横彊秦者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衛人之彊秦者也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唯一用陳軫之計齊王以事屬犀首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以事因犀首魏王曰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見魏策然無合從事蹟其爲秦敗楚則見于韓非子史記等書趙註衍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舊疏因之史記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衡親正破從爲横之事以約長爲從長非是史記集解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又云張儀合從者也案張儀秦惠五年爲客卿見秦策鮑彪註秦本紀惠王十年張儀相秦後二年張儀相魏

八年張儀復相秦十四年惠王卒武王元年張儀東出之魏張儀傳太史公曰張儀之行事甚于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趙註謂張儀合從者也亦非是史記集解呂氏春秋曰張儀魏氏餘子

市井

原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

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

補儀禮士相見禮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程是庵曰孟子語本此義疏案孟子市井草莽皆就未爲臣者言故劉氏做補士相見義亦謂未仕而見於君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則市井貼在國都言正與儀禮在邦合管子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風俗通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此特

餘義

市朝

原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撻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於市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撻之於朝者苟撻人於朝則隋文帝之於殿廷打人高熲柳彧諫以爲殿廷非決罰之地唐御史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奏以爲寧殺毋辱會謂古者而有是事乎孟嘗君傳馮驩先言朝趨市

者又言日暮之後過市朝者以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孟子解正合此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啓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補註如酒不可言食而論語沽酒市脯不食風不可言潤而易繫辭潤之以風雨馬不可言造而禮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皆是

補周官鄉師以木鐸徇於市朝義疏市朝衆集之地徇之使人人徧曉也官之治所皆謂之朝非必王朝也故

古人恒以市朝連言然則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其謂之市朝也固宜且撻人亦所不免正不必拘索隱謂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始與孟子解合也又鄉士疏引鄭氏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陳仲魚曰臧在東謂季孫既惑志於寮故景伯欲誅寮必先向季孫辨子路之無罪使季孫知子路無他又知寮之愬然後季孫誅之於市與衆

棄之景伯必無不告季孫而竟自誅寮也此注可謂揣一時之情而補經文之略矣

曲防

【原】曲防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爲致確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降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鯀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乎所以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諒哉

【續】管子大匡霸形二篇皆作毋曲隄按書疏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遏八流以自廣公羊疏引尚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徒駭河詩云大河自西來靈源分積石美哉神禹功九派存遺蹟防遏始齊桓經流

變廣斥乃蔡傳却謂曲防齊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爲其實葵邱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

專封國邑

【原】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喪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賵有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

不告者告則會也集註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未聞有封國者【補註】馮山公云吳封慶封于防非封國乎公羊云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葬告同盟其事徹安命與禍災同得駁集註封建國邑必告天子爲非乎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來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奪王在內解自勝

【補】朱履安曰以上四命俱切本國事五命單指交鄰無有封而不告按趙注謂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孫疏證以如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非也安溪李氏曰繫在交鄰之後蓋存亡繼絕如城楚邱之類注所謂專封國邑是也非指本國臣下

於陵

【原】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補註】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名仲字子終夫妻所隱處酈注【補註】水二濟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補註】此下有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於於陵即此處也數句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抑泉口即其家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補註】全唐詩江上作河上石泉作古泉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耶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淯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

【補】於陵即春秋夫于左氏昭十年傳陳桓子以與子周杜註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司馬彪郡國志濟南國於陵注引左傳杜預註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長山縣西南二十里有於陵爲齊於陵邑左傳謂之夫于即戰國時陳仲子所居史記索隱引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程是庵引陳心叔亦云於陵楚地

麥邱

【原】麥邱邑人祝齊桓公曰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

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爲
誚至今得罪公曰善出劉向新序意或以爲寓言及讀
酈注汶水條云萊蕪谷出谷有平邱面山傍水土人悉
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
補註以上注文故謂麥邱乃知眞有其地則亦眞有其人矣而
酈氏却辨補註以下二句亦註文麥邱愚公谷在齊不在魯益誌
者之謬耳余謂劉向首言桓公田至於麥邱今萊蕪縣
正齊魯二國之境彼桓氏好獵雙甄所指不辨陵壑況
桓公霸主越境而田其孰禦之逕此者乃必于此辨泥

矣
補路史國名紀麥麥邱也昔麥邱人年八十三祝齊桓
公公封之麥邱漢有麥侯卽此廣輿記曰愚公谷在臨
淄齊桓公逐鹿至此則酈氏辨麥邱愚公谷在齊不在
魯益信

互鄉

原云互鄉所在者頗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
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卽其處前
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余謂州縣建置事關朝廷名
雖或革跡猶可尋因檢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
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
雖伯厚語恐未足憑
補說金仁山曰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
蓋孔子云難與言者按徐州距魯近論語互鄉應指此
若今河南鹿邑縣則遠矣

子華使齊

原向岢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補註邢疏云爾金仁山却謂二事前後記不同時爲聖人之用財旣考赤少孔子四

十二歲當爲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
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獨怪孟子補註當有集註二字引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爲冤却公
西蓋求與粟在赤之適齊之後觀聖人語可見受之者
乃其母也當以其母爲傷廉然則公西華竟無過乎因
憶朱子論尹和靖一事尹和靖只看金光明經或問之
對曰母命不敢違朱子曰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
於道一段工夫所以致此以此而責赤赤將何辭補說四書集註補子華使齊五秉之愛乃是其母林氏歸罪于子可矣孰甚不意復有從而和之者以爲子華不能諭親

予道何信無稽之談而薄先賢之過也

魯爲宗國

原 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郕霍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集註以爲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余笑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又不記周公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五人耶補註潛山公曰此本皇甫謐之說據左傳武王母弟八人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史記管蔡世家亦然是周公爲太姒第四子非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二人非第五人也太宗法君於兄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則當時蔡曹郕霍以下自皆以尊爲宗宗國矣又東萊解大傳公子有宗道云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則命同母弟爲之宗使庶兄弟宗焉滕謂魯爲宗國如此亦祝佗不嘗言先王尚德不尚年耶趙氏註則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眞得其旨矣

補 洲鄉云敬聖人故宗魯直以周公元聖滕共宗之

高宗聖製詩二集謁元聖祠云東山宗國重巡狩元聖崇祠設苾芬三吐有勤殷接士一篇無逸訓爲君輔成跡不同選用忠武心原爲孝文官禮雖麟共條貫諸家注解惜徒紛似更以趙注爲確當矣

爲魯司寇

原 孔子爲魯司寇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某出奔載諸策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蓋原非魯卿孔子生平官爵宜昭揭萬世余故質言之如此補註潛山公曰司寇皆卿也周官謂之官卿其在六鄉名鄉卿出誓所云六卿六鄉之卿也卿可名大大夫不得名卿矣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

于其君魯爲次國子初爲卿秖得命于其君不得命于天子則當日初命爲卿不得云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也且晉六卿皆備不特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公子翬求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曾爲司寇而其時或闕或設或用或不用故仍是三卿耳夫子是命卿故史記云大司寇宋戰子泳大司馬固諫又邊卬爲大司徒樂輓爲大司寇晉士蔿爲大司空皆見左傳侯國亦有大稱胡可非也

補汪氏琬庵曰春秋官名不必盡循周制然魯三桓爲三卿此外皆大夫耳羽父求爲大宰非眞爲也弗忌小宗伯臧紇小司寇皆大夫傳不言小以無大故也宋晉之制或不同不可以彼定此大夫不得名卿亦非周官小宰小司徒等皆中大夫侯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下

大夫五人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兼小宗伯小司寇小司空孔賈疏茲同

適周

原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補注四書賸言補曰昭二十四年公已出奔安所得魯君請之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

乎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法推是年癸未歲中積六十五萬六千七百○九日○七刻五月定朔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己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三十八刻恰入食限見春秋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蓋余既通歷法而後爲是定論云

補馮山公曰此說皆非也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南宮敬叔學禮于孔子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故酈道元

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此承史記誤也索隱謂孔子謂老子曰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歲人之語則又正史記之誤也其云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者此言孔子反魯後齊魯搆伐之年非適周年也此一誤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則五十一當是定公八年史記孔子生日本公羊傳而傳寫之譌以二十一年爲二十二年今以八年爲九年此又誤也索隱正史記之誤謂孟僖子病死在昭公七年非是僖子之死在昭公二十四年此言孟僖子卒之年非謂孔子適周在二十

四年也此又誤也春秋昭公之年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春秋記日食不記分數並无入食限不入食限之別且此二十四年正孟僖子卒之年也僖子卒在二月而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其子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適周反助人葬見日食乎此尤誤之大者

廬於墓上

原 惟子貢廬於墓上 補註 全謝山曰高柴以哀十七年尚見于蒙之會冉有亦尚仕季氏蓋皆以居官不在廬墓之列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壟豈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余謂總不若孟子築室於場佳築室處在今孔墓之右十數步戶東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 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家誤寫作冢此冢字與贊曰以時習禮其家合

補 趙註場冢上祭祀壇場也言壇場則非墓上可知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水經注曰泗水南有孔子冢在魯城北六里皇覽曰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三十步

高宗聖製詩二集詠子貢廬墓處云性天不可得聞聞廬墓心喪六載勤楷樹至今若不朽應同植者意堅云

登太山

原 亡友趙石實誦其亡友滿之章巽元一絕句云天下不曾小仲尼眼界虛請君亦復去登泰山何如余爲神往者久之石貢巽元俱萊州掖縣人 補註 括地志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本過國地有過故鄉亭

補 文選江淹別賦曹植送應氏詩謝靈運登臨海嶠詩注皆引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按論衡說日篇有此二語然曰參天入雲宜下覵天下爲小爾

高宗聖製詩二集登泰山作云昂首天門三萬尺到因步步積工夫此正朱子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者必以其漸乃能至意豈當徒矜眼界之虛哉

觀海

原 韓昌黎潮州詩云有海無天地酈注膠水條云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竊以詩文道海者至上數語恐無復人有措手處 補註 海賦浮天無岸四字亦足以盡之矣

濟

原 四瀆水之易變者莫若河變而至于絕者莫若濟余

嘗討論濟瀆積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咸出天數夫豈人謀蓋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秋郭註山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吏傳註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閒復通之事者此終絕也

【補】濟水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泰澤一伏東邱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伏爲三伏出曹濮閒爲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竊以閻氏評濟水曰復枯復通余請蔽以

高宗聖製文二集濟水考曰三伏三見

淮

【原】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嘗窮歷之【補正】以下見尚書疏證第九十四　因怪蔡氏書傳於導淮自桐柏引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按胎簪山在今桐柏縣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柏山三十里餘耳禹當日豈惜此三十里之勞乎又導渭自鳥鼠同穴引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按南谷山在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豈惜此五里之勞也者道破眞堪噴飯此非酈注本文蔡增出耳余嘗譬蔡氏宛如今童子作小題時文翻剔字眼以爲新奇何嘗於經學或曰畢竟作何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洪水多大概統名其山後代方漸於一山之閒別標名目如桐柏之有胎簪鳥鼠同穴之有南谷禹之時豈有是哉止統爲一山爾惟導河積石導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

【補】淮水出胎簪山孔穎達謂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地理今釋又謂桐柏山下有淮井泉源所出按今禹廟東有三大井恐三泉未即眞源也

高宗聖製文二集淮源記曰玆畢沅親至胎簪山山頂遂得眞淮源具圖以來於是導淮自桐柏之言始信蓋胎簪即桐柏之中峯桑欽水經非誣也酈道元注以爲淮澧同源西流爲澧東流爲淮則今之分水嶺實在胎簪峯下按圖可求淮澧分流此又一證也

邑姜

【原】邑姜爲十亂之一齊太公望女唐叔虞母即叔虞之封唐也亦發夢于其母故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去吾家西寨村一十八里餘遊而志歸誠如北齊王晞之所賦者旁方爲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爲母祔者也母封曰聖母子封曰汾東王祀典之譌謬自明洪武四年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於是聖母廟改而爲晉源神祠矣當時祠官不學如此余從草間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姜仲謙謝雨文首云致祭於顯靈昭應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齊得一典證屬有司當上聞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既釐正矣則當別建晉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間有臺駘廟當補入實沈以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或笑余爲多事強知星宿

【補】朱竹垞游晉祠記曰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祠南向有聖母廟東向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潛邱劄記云吾師嘗謂愚曰祀臺駘而不及實沈是有汾神而無參神也是知有地理而不知有天文也蓋臺駘當顓頊世實沈當帝堯世以世次爲位次固不可以左傳所序先後爲拘也又云愚既跋吾師晉祠碑亭記訖復取縣志閱之見宣和五年有姜仲謙晉祠謝雨文云云

邱隅

【原】邱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上文邱阿作曲下文邱側作旁者一例正合集註忽云邱隅岑蔚之處【補註】集註亦可竟看蓋言此邱隅必其爲岑蔚之處非以岑蔚正解邱隅也說文解邱爲土之高岑爲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殊不倫況蔚乃草木盛貌與隅益無交涉者乎推其故出鄭康成大學註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邱隅孔穎達疏方云鳥止在於岑蔚邱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朱子遂認作正解入集註幾郢書燕說矣【補註】馮山公云鄭康成大學註及孔疏皆云鳥擇岑蔚安閒之處而止處之爲朱子所本非郢書燕說大抵漢代相傳訓詁之學至宋而亡唐人名物制度之學亦至宋而亡要其理明義精則迥出前代數倍上矣余每論此不勝三歎焉

【補】朱子刪去鄭孔安國二字止云岑蔚之處金仁山大學疏義岑者其尖銳之處蔚者草木盛多之貌也岑則人所罕至蔚則有以自藏此鳥之飛集所以必止于此也

置郵

【原】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余因悟集註置驛也驛字上闕若今之三字然總不若用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又郵馹也尤非師古黃霸列傳郵亭注云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矣字書馹字下曰驛傳遞馬余謂或可當置字註耳

【補】集註云置驛也按驛通作繹大雅常武徐方繹騷鄭箋謂徐國傳遽之驛是亦謂之馹左傳文十六年楚子乘馹襄二十一年乘馹而見宣子二十七年子木使馹謁諸王二十八年吾將使馹奔問諸晉是亦謂之遽僖三十三年使遽告于鄭昭二年乘遽而至晉語遽人來告列子說符篇使遽人來謁之是亦謂之傳成五年以傳召伯宗玉藻士曰傳遽之臣鄭註傳遽以車馬給使也爾雅馹遽傳也註皆傳車馹馬之名詩江漢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是然則驛也馹也遽也傳也皆所謂置也集註又云郵馹也此在北宋作廣韻者早已錯訓但馹卽置當依爾雅云郵過也註道路所經過郊特牲郵表畷鄭註引詩云爲下國畷郵孔疏若郵亭屋宇處所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按陳天祥四書集註辨疑於置郵傳命曰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鋪步遞之舍曰急遞鋪中原多事之日曾三十里置一馬鋪大概十里一鋪爲常又按呂氏春秋離俗覽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吳越

【原】集註吳蠻夷之國也越蠻夷國名一指景公羞與爲昏言【補註】程是庵曰吳越春秋齊女質吳吳爲太子聘之解者謂孟子所云卽此按春秋襄二十四年傳晉平公嫁女於吳齊侯以女爲媵此又一事爲媵則更可恥矣一指非類而妄殺人言訓詁非漫下者

【補】景公女吳蓋妻吳太子波也事見說苑權謀篇及吳越春秋闔廬內傳以吳爲蠻夷之國本趙註越人關弓

蓋彎而射我也說見毛詩小弁傳及劉逵三都賦註以
越爲蠻夷國名却不本趙註

黃泉

原 黃泉濁水也不如杜氏左傳註云地中之泉故曰黃
泉 補註 伏虔云天元地黃泉注地中故曰黃泉按杜氏從此註章懷東海恭王彊傳注引元凱註同 因
憶爾雅從下上出者濫泉從上溜下者沃泉從旁出者
氿泉與地中之泉曰黃泉正一例竟作濁水解似與泉
源水也義少隔

補 水經注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公居夫人於城

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城疑作成臺以望母洧水
又東與黃水合黃水出太山南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
然則黃泉近城潁與地中之泉曰黃異故誓不及無相見
御製咏餘書室全集定本詠潁考叔詩云滋蔓亦已翦
城潁長拘囚黃泉不可見悔過復殷憂

丹朱

原 丹朱集註止云堯之子未詳漢律歷志引帝系曰陶
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 補註 尚書逸篇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故號曰丹朱按此疑卽本漢志而傳會者特假託徐邈注以自重耳 丹淵雖
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 補註 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是也 各言所在恐未足
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載放齊曰允子朱啓
明夫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
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
耳丹朱貍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

補 呂氏春秋孟春紀堯有子十人愼刑論堯妻舜以二
女臣以十子高誘注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
十子殆丹朱爲允子不在數中按路史帝初取富宜氏

曰皇生朱朱之兄考監明先死而不得立庶弟九繹史
高辛世系帝堯子丹朱監明庶子九人丹朱後有大繇
傅氏貍姓據此則丹朱外又有十子竹書帝堯五十八
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蓋卽封丹淵爲諸侯爾
故堯典曰允子朱益稷遂曰丹朱

三苗

原 三苗國名以杜元凱長於地學猶闕其所在惟張守
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
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

漷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補注】七衍刻葉三苗國堯時四夷之地在今日則中國也乃湖廣江鄂岳之三州杜氏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國地

岐周

【原】岐周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本趙註孫氏無疏史漢匈奴傳並言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古注畎夷卽畎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畎夷卽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

【補】詩古義患夷載路毛讀患爲串鄭如本字釋之正義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㮚案董仲舒云書云止于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之人荒忽無常故謂之患夷患夷載路鴟鴞革響矣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作患㽞乃古貫字晉姜鼎云俾串通𢟪南仲訓爲毌與貫同㮚案明堂位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緜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六年

伐崇鄭注云犬夷混夷也皇矣伐崇之詩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貫毋疑矣據此則岐周地近畎夷凡犬夷昆夷混夷串夷患夷貫夷一也

海隅

【原】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說者謂史稱蜚廉善走當武王誅紂并殺惡來飛廉獨以急足漏網竄伏海隅以爲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於窮無復之之地仍執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是隨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河東彘縣今霍州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祠之【補注】秦本紀注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補注】水經汾水注皆與秦紀文合葢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

【補】書益稷海隅指海角爾雅釋地海隅指海濱惟君奭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傳謂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之然則飛廉善走武王驅戮海隅正在出日之地秦本紀云帝令處父索隱曰蜚廉別號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水經注作葬字死遂葬于霍太山楊升庵曰飛廉助紂爲虐孟子明言戮之海隅矣焉得天降石棺之誕

東蒙

原 東蒙山名即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之蒙也自元和志誤析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 寰宇記同 相距僅五里覺論語與書詩遂各有所屬界若鴻溝昔歲過其下土人承譌歷歷指點以示我余則舉漢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爲一山而土人仍不悟也

補 齊乘蒙山在龜山東邢昺曰顓臾主祭蒙山在東故曰東蒙

高宗聖製詩二集過蒙山云辛未巡江國路經東蒙茲因駐梟林取道魯附庸乃在蒙羽陽顓臾故古封迴首望雲巖 府志蒙山頂有白雲巖 推崇扶轡憩 義門讀書記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爲東郊故謂之東蒙地理今釋蒙山在今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府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焦氏竑曰蒙山與龜山相連延袤八十餘里蒙山之陽爲費縣陰爲蒙陰縣

明堂趙註

原 明堂趙氏註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集註以漢時遺址倘在易夫齊侵地而得有之以合封禪書郊祀志不知趙氏此句特妙也蓋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註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世守之則明堂仍爲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爲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狩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遂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趙氏此一句不可以觀世變哉衞康叔封亦於泰山下受相上之東都爲湯沐邑今其地闕

續 禮記明堂位所言朝諸侯之位及所謂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說皆不經至謂朝諸侯於明堂則實然也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皆於明堂受朝故孟子時齊宣王欲毀明堂此則東嶽之明堂也東嶽有明堂則西南北嶽亦有明堂可知四嶽皆有明堂則畿內亦有明堂又可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非畿內之明堂乎考工記云周明堂東西九筵 筵九尺 南北七筵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則明堂之制也獨其處所經傳無

文從來之說明堂在國之陽而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夫聽朔必於明堂則謂在國之陽者是也然而覲諸侯於明堂經未實有所指考之覲禮有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載在覲禮既終之後蓋指天子巡狩諸侯朝於方嶽之下有明堂以受朝此宮卽方嶽之明堂也畿內則天子受覲於廟既覲之後當亦就明堂以布政其壇

在方嶽者以祀方明在畿者卽子月日至郊天之大壇明堂大壇同在三百步內古者步百爲里方三百步方三里也大饗明堂則以文王配說者緣此謂明堂卽文王廟豈有當乎大戴禮明堂篇載明堂之制與考工不同而茅屋蒿宮殊近怪妄獨所云其宮方三百步與覲禮合則覲禮之宮卽明堂益可知矣明乎此制則淮南子淳于登公玉帶諸家可以盡廢先儒紛紛其說奚爲哉

太宰或吳或宋

原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孔子嘗曰長居宋應是年十九娶於宋之幵官氏之女時後去曹適宋遭桓司馬之厄微服而去安得有六卿之長向子貢以問事故鄭康成註以爲是吳大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大宰大宰嚭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鄭故以大宰屬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却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大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

人異者是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辯肅慎氏之砮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爲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宰以爲問屬吳似尤不若陳縱多能不指上數事集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可知也

補禮記義疏檀弓下洪氏邁曰案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云按洪氏說則兩大宰嚭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大宰嚭又案春

秋吳宋有大宰他國無據此則孔疏不足憑似難補或
陳二字

四書釋地續補終

梅陽海涵堂雕本

四書釋地又續

余既成釋地續八十條間釋及人以地非人不傳也玆作釋地又續一百六十二條遂汎人而及物矣或有請於余曰柰與集註異何余笑曰異集註則不利於場屋吾老矣著書冀以垂後豈必同於應考諸生揣摩終日夜拘傳註摹語氣以投頭腦冬烘者之心目哉（補註）摭言鄭薰誤謂顏標是魯公後以為狀元事人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有大不可解者朱子註孟子一曰記者之誤（補註）排淮注江再曰或有誤字此止孟子也夫朱子可以正孟子

而讀集註者不許其正朱子此何說也後人之見固萬不逮夫朱子而朱子之見抑豈真高出乎孟子即謂兩誤處若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啟比干竝舉乃古人文章連類而及之常華周之妻亦然孟子曷嘗誤會（補註）尚書疏證曰以紂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宋王楙所謂古人省言之體蓋如此按孟子疏杞梁之妻即孟姜也續二編微箾爰次其語於簡端以待後之君子太原閻若璩

目

闕里　闕黨
窮石　齊魯風俗
宋人　河東河內
東齊西秦南楚　杞
有宋存　宗廟會同
往送之門　益
皐陶　外丙仲壬
甯武子　襄
孟施舍　淳于髡

奄飛廉（補註又見三續）　大夫僎
江漢　羽山
畢郢　四海
中國夷狄　放勳
履恭湯名　散宜生
師尹　君陳
石門　與孟子
子程子　閔子騫
匡章　戴盈之

莊暴　瞽瞍象
瞽瞍底豫　爲王所行者
蒯聵輒　泰伯
則之野　不教子
吾有所受之　懷寶迷邦二段
五十而貢三句　顏淵季路侍
令尹子文　子羽公孫揮
顏回　宰我
冉有　子游

顏讎由　申詳
史魚　告子
百姓　少艾
武丁至紂　武王末受命
弟子蓋三千焉　陳蔡臣服於楚
少正卯　曾點鼓瑟
曾晳倚門而歌　秦楚之路
淳于髡前章　孟懿子之兄
孟獻子魯賢大夫　燕毛

王子毋死　秦誓
覬風　溝洫
掘地注海　麋鹿
狐貉　熊掌
黃鳥白鳥　雖
杠　盤
析　伯成子高
太公　老子
曾子易簀　伯夸柳下惠

墨翟　莊周
號曰三晉　都大梁
少梁　與楚將昭陽戰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齊擊魏破其軍
固而近于費　遠人謂顓臾
句繹　鄒與魯鬨
堯喪　居廬
獻陵之對　桐湯墓所在
文王之囿　都

曾子言曰　紾招
夔夔　蹙頞脅肩
歸如字　辭達
專對　往遷於幽
諸侯會者八百　公劉七月
禹貢補註又見三續　旱麓
周南召南　秦誓
慶以地　載書
遇羅　拜下

子思稽首再拜　執玉高舁
南蠻鴃舌　法度
御法　此語必有所受
魯地七百里　召陵
戎狄是膺　遭喪之禮
八蜡　公儀子
瘍醫　程子爲講官
明道得于遺經　三里之城
有馬十乘　兩馬

有馬千駟　臨雍拜老
西伯善養老　王宮有學 補注見二又續
庠序校皆鄉學　連諸侯三句
不得于言四句　墨之治喪
百里奚　說大人章
子貢問政章　見音現
皐陶爲士　臧武仲以防節
生之者衆二句　陳其宗器
如會同　寬則得衆四句

四書釋地又續目錄

四書釋地又續補

太原閻若璩原本　山陰後學樊廷枚校補

闕里

原 余向從元王氏句解家語本顏繇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證此書出於王肅以其有闕里字面及近讀北史 補注 按雪亭批本史字疑衍盧抱經據汲古毛氏本北史作家語 宋板王肅注本七十二弟子解曰顏由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閭里 補注 涖包山治本作闕里 而受學少孔子六歲乃是閭字非闕字不覺自失悔寃却子雍抑足證書雖私定增加猶能知孔子時斷無闕里之名不敢冒稱但曰教學於閭里云爾遂不覺大快嗟乎學須博書須善本又須參前後之所見以歸於一定學者慎無易由言爾

補 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鄭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孔疏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按孔子始教學於閭里或如此

闕黨

原 吾友胡渭生朏明北上過余家陶陶者三永夕問余

闕里吾既得問命矣但闕黨顧亭人謂即闕里之別稱【補註】馮山公云周禮五隣爲里五族爲黨闕里者闕黨之里也與亭林說合載日知錄方盛行予不可不撰一解焉余曰闕里里名闕黨黨名五百家爲黨猶達巷黨人【補註】史記孔子世家達巷黨人童子漢書董仲舒傳孟康注云項橐達巷亦黨名也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補註】論語闕黨童子將命家語云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焉按闕黨子弟或即將命童子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居者暫居【補註】楊倞注謂孔子閒居按當如鄭註孝經以居爲講堂正所謂所

過者化

窮石

【原】或難余子向從金仁山謂窮石不知所在以意度當必近於夏都安邑方及代夏政令酈注河水條云平原郡鬲縣有鬲津河道元曰故有窮后國也現載之而予弗及非一大漏失與余曰否酈注有可從有不可從此則不可從者【補註】路史國名紀有鬲氏夏諸侯近鬲津酈氏以爲有窮后國非有窮羿邑楚地今壽之失豐有窮谷窮水即窮石故記皆謂刪丹蕃以淮南子弱出窮石窮石山在刪丹今在張掖似太遼隔楚人救潛沈尹戍與吳師遇於窮潛今之舒與寒遇皆相遇因夏氏代夏政則此爲近蓋左氏襄四

年傳靡奔有鬲氏杜預曰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是今平原縣顧氏曰今德平【補註】費纂按鬲假姓臯陶之後封於鬲今山東濟南府德平縣東一里有故鬲城司馬彪曰鬲侯國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應劭曰鬲假姓咎繇後也然則此地當后相八歲寒浞殺羿靡來奔時正爲臯陶之孫有鬲氏國豈得羿舊國於此使非鬲君忠於夏安敢納夏之遺臣乎抑非鬲君與靡協力同心靡安能自其國遽收斟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乎善乎張宣公曰若靡者可謂忠之盛矣余則謂若鬲君者益可謂忠之盛矣亟須表著之以爲萬世人臣

之標準靡也鬲君也有仍與虞思【補註】熊勿軒曰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義黃堯舜以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成之地一旅之衆而卒能復禹舊績踐天子位者要之亦爲之君者有撥亂之志爲之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既盡能以天道爲定命故能臻茲大業推原其故亦繇虞君思之爲也葛屺瞻曰少康中興賢臣世推靡鬲然使虞君不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亦何所恃以布德兆謀而收夏衆哉則虞君之功在靡鬲之上明矣及夏衆也皆大有功於祀夏配天復禹之績者也至窮石爲國名非山名不在張掖又無問已

齊魯風俗

【原】漢地理志論齊魯風俗曰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

賁有功故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夫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封魯㠯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斷斷如孔子迺修六經㠯述唐虞三代是㠯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集註功利夸詐云云悉取於此王伯厚謂魯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尤具眼語程子謂東漢之名節成於風俗雖非自得然一變可以至道亦有味哉

補王文憲曰齊之盛時已不如魯魯之衰時尚勝於齊變齊先革功利變魯先振紀綱金仁山曰齊自夫子以後亦嘗一變蓋登夫子之門者多其後諸儒與魯相埒如語有齊論詩有齊詩漢時嘗以齊魯並稱

宋人

原孫學翼九歲時讀宋人揠苗助長補註趙註揠挺拔之欲亟長也小爾雅拔心曰揠笑問曰宋人若是其愚亦可概見乎余曰見莊列二書如資章甫而適越不知越人無所用之者宋人也鬻不龜手之藥得百金不知有時用之以封者宋人

也補註並見莊子內篇逍遙遊卽胥商爲宋王使秦得車至多莊子詆其同於舐痔補註莊子雜篇列禦寇往問富於齊國氏得其爲盜之言遂眞爲盜以贓獲罪甚大惑謂爲罔已者宋之向氏也補註列子天瑞自曝於日顧其妻將以獻吾君邀重賞者宋之田夫也補註列子楊朱得人遺契歸數其齒告其鄰吾富可待者宋之游於道者也補註列子說符雖狙公籠衆狙以芧自以爲智補註列子黃帝亦見莊子齊物論三年爲其君成一葉國以爲巧補註說符陽里華子中年病忘取喻與至理相似補註列子周穆王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取喻於禍福相倚皆含有愚意至一則宋有蘭子再則宋有蘭子蘭妄也所謂蘭子以技妄遊者也補註並見說符何莫非宋人卽謂宋多愚人也亦宜或曰莊列大抵率寓言竊以人必貪財而後疑其盜必好色而後疑其淫況七篇又居然事實也耶

河東河內

原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於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註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

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家無忌曰所亡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至河內外則梁之河北河南地蘇代曰秦正告魏我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是然則梁之地自河西透迤而至河南幾將二千里何以蘇秦曰魏地方千里【補註】史記張儀列傳魏地方不至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算耳然已比韓猶大比趙實小【補註】韓地方九百餘里趙地方二千餘里是以文侯武侯用之則爲天下彊惠王襄王用之則弱於天下國勢固在於主德哉

【補】集註河內河東皆魏地金仁山曰魏地在西河之東

故分今河中之地謂之河東大河至華陰折而東流故溫懷之地謂之河內一云魏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爲河內今河中府是此獨以魏地言也

東齊西秦南楚

【原】梁惠王自言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皆及戰爭事張儀說其孫哀王言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補註】以上見史記本傳則謂地在所必爭正可參觀宋楊蟠金山詩天末【補註】佩文韻府引楊公濟詩作天遠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譏之曰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補註】按釋處默錢塘白塔院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謂分界堠子語此與平甫所譏何異竊謂談地理者能量四至得確斯亦足矣即如隋煬帝汎龍舟曲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此豈詞人所易幾及【補註】書蔡傳徐州南至淮揚州北至淮蓋以淮爲分界非如今淮安府跨淮南淮北而有也煬帝詩洵工確不可移易

杞

【原】杞不足徵人皆以杞行夸禮春秋貶而稱子之故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杞即今開封杞縣索隱曰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補註】彙纂杞杜注本都陳畱雍邱縣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是也後遷都淳于今青州府安邱縣有淳于故城按小司馬云杞已遷東國當即淳于下文續考謂今安邱縣正在魯東北者是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遂桓五年淳于公即經所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并之杜元凱

曰遷都於淳于僖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爲城焉杜元凱曰又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卽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曰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趾宛然緣陵杜止註杞邑臣瓚曰漢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以余考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盖杞當春秋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顚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再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故知杞文獻無徵豈直衛人曰夏肆【補註】按夏肆是屏乃子大叔謂衛大叔文子之語則衛人當作鄭人晉人曰夏餘而卽於夷禮也哉此句刳義解者都畧過

【補】地理志周武王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代爲楚所滅繹史杞世系東樓西樓題謀娶史世家謀娶公當周厲王時必有誤父子祖及在位各五六十年無是理也武靖共惠成桓孝文平悼隱閔哀出簡凡二十公按世本共生惠惠生成及桓史記云共公卒子德公立德公卒弟桓公立既脫一世而謚號又不同故知世家於小國尤多舛誤

有宋存

【補】余向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語杞宋竝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補註】或曰有宋存焉蓋言其勝有存者亦是宋不足徵意特比杞差勝耳按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大抵文獻惟魯爲最備故曰吾舍魯何適矣二國自俱不足徵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觀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

而失其意故不確知我罪我一聽世之君子余則信孔子過篤者耳【補註】此段節錄尚書疏證第五十一一時聞者駭而安焉越後二十餘年歲寒夜永老鰥無睡忽憶孔子世家未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補註】蘇轍古史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十一經問對周威烈王十七年魯穆公顯立子思於是年作中庸孔叢子居衛篇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圍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按諸說皆繆不覺豁然以悟起坐歎曰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苟子禮府是邑不非其大夫況宋實爲其宗國仲尼次春秋爲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也曰授弟子又定哀多微辭孔叢子雖

僞書然載宋大夫樂朔與子思論尚書朔以爲辱己起徒攻子思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之書似亦未必全無因則書中辭宜遜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余因有感黃楚望之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其言曰聖經與廢上關天運苟有悟輒自以謂天開其愚神啓其祕者此誠願與天下士交勉之哉

續考得陳留雍邱縣注云故杞國也【補註】古杞國城括地志屬汴州雍邱縣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按今安邱縣正在魯東北惟先

春秋而徙故入春秋邑甎爲莒得明據至此以杜元凱之博洽曷不直引此文乃云推尋事跡始知之讀書無漏豈非大難

宗廟會同

【原】季本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矣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謀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序事以辨賢皆所以相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聽禁於王都請命於方岳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艾南英評曰須將禮記周禮春秋左傳融貫成片乃知此文之確余案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

【補註】特牲饋食禮義疏擯相者皆宗人周官凡享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詔相王之小禮亦禮官事也

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注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

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爲上相【補註】覲禮義疏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此經乃入相禮時亦稱擯者蓋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鄭注相詔王禮也是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常朝至末擯司空之屬背夫爲之見覲禮又於諸侯曷與乎想季氏倘因論語相維辟公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爲諸侯不知此何與肅雝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邢昺論語疏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

為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上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妙已然漏却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為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亦謙而願為焉證據皆晝然奈何舍之而別為解復有高心空腹如艾南英者從而和之耶

端章甫即束帶立於朝願為小相焉即可使與賓客言也亦自思從政為大夫豈妄思周天子與之一諸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言【補注】私箋云自卿大夫以下有都宮而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通問而無會同此宗廟會同所以為諸侯之事非人也題已認錯當春秋時禮不盡如古故僖二十八年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注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蓋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朏明曰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

【補】陳用之曰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元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此施於冠者也按禮記玉藻義疏元端以方幅為名朝祭之服亦然其別者不晝則止謂之端晝則曰袞曰鷩曰毳曰希曰元而無端名周官司服義疏元端服則元冠而元衣朝服則元冠而緇衣特牲疏所謂一冠冠兩服也六入為元七入為緇

是元淺而緇深也通言之則緇亦名元士冠禮義疏始加應以元冠重古故用緇布冠而既則以此易之然則三者皆元冠之別名歟公西華言端章甫則古人亦名章甫矣禮器圖士冠禮有元冠鄭氏註云元冠委貌也周官司服有冠弁服注又云委貌也聶氏崇義述舊圖謂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代轉以巧意改新而易其名耳然則委貌也章甫也毋追也冠弁也並同緇布為之故皆可以元冠名之惠半農禮說禮服正幅為端朝祭之衣端正無殺康成謂士服則然大夫以上

侈袂其服遂不復端乎非也袂屬於服袂之侈何害於服之端且端不徒言服兼言冠其冠冕則曰端冕其冠委貌則曰委端亦曰端委穀梁委端搢笏左傳弁冕端委周語端委以入其冠章甫則曰端章甫其服端其冠元則曰冠端而襲

往送之門

[原]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祗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認作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如諸侯之喪禮可見[補注]滕文公於父當斬衰不齊而云齊疏者大概語按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穆公母服齊故首言齊衰斬蓋并及之不似孟子對父遺斬但上文曰吾嘗聞之矣正與檀弓數語合豈卽古語傳誦之訛而孟子不暇致詳歟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意者孟子共本鄒之昏禮乎學者當識此變通處

[補]往送之禮時各不同夏殷以前書缺有間儀禮士昏禮記云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庶母及門內施鞶敖繼公謂門內卽廟門內此周初時禮也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註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此春秋時禮也孟子往送之門金仁山謂往字作一讀此戰國時禮也按古者親迎於廟公羊傳何休注云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後代漸文逆於房者親親之義也故士昏禮賓升北面奠鴈賈公彥謂當在戶外當楣北面但儀禮係士禮大夫士二門廟在大門內寢門外之東云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則送及廟門內者唯庶母而已穀梁傳係諸侯禮諸侯三門庫雉路廟在雉門內之東云母不出祭門[illegible]而送及廟門云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則得出[illegible]送及雉門兩觀若孟子所稱往送之門斷以祭門爲士攻禮

隨時異周初所云西階上不降者至春秋而已不出祭門矣安知戰國時不更送至闕門與大門乎況親迎之禮周既以近爲親往送之禮何妨以遠爲親曾謂孟子而本鄒之昏禮乎

尚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周易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王肅曰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按此命辭與儀

禮士昏禮記及孟子毋命合

益

原余釋地間釋及人以人爲地之所生猶不離毋如益爲皐陶之子見孔穎達書疏陸德明音義邢昺論語疏張守節秦本紀注竝同不獨曹大家補註列女傳註高誘補註呂氏春秋注鄭康成補註詩譜而已而集註書集傳反闕金仁山曰果如是則當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文仲曰皐陶不祀乎明非屬父子非也臧文仲自傷楚彊盛日薦食上國而爲上國之祖者祀亦歷非訓皐陶盡無後何以驗之皐陶偃姓羣舒皆偃姓補註繹史偃姓後舒有舒鮑舒龍舒龔舒庸舒蓼舒鳩則自出于皐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矣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羣舒叛楚乎或曰皐陶偃姓伯翳嬴姓將父子異姓乎余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堯祁姓丹朱爲其允子卻貍姓何父子同姓之有余因又悟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于稷契暨皐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爲皐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補註尚書疏證曰又思舜五臣其四人沾新命而益尚否故禹當壽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之問輒以益對蓋子不可

以竝父後代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及三命踰父兄非禮也之說皆緣於此此係經典中一大節目根證章章而宋儒傳註悉畧之矣

朱子曰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未必使爲虞官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洵是但謂未必使爲虞官孟子明言益掌火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閼伯爲堯火正居商邱見左傳襄九年舜登庸則益爲之舜卽帝位後益又遷作虞分明各爲一職何必致疑蓋緣朱子時已久無火官代

下惟漢武帝置別火令丞三中興省二晉職官志無故亦不暇詳晰耳古者火官
最重高辛世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周
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補註】馬融註論語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管子曰春以羽獸之火夏爨以毛獸之火秋爨以介蟲之火冬爨以鱗獸之火中央爨以倮蟲之火禮說司爟夏取熱司烜秋取明熱以爨取其新明以照取其潔又春取榆柳之火于南方夏取棗杏之火于西方秋取柞楢之火于北方冬取槐檀之火于東方中央取桑柘之火于坤方秦漢有別火之官主改火之事春青冬黑乃其常也又爲用別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調變
微權正寓於此觀一藏冰啓冰間尚足和四時而免天

札況火爲民生不容一日廢者其出之內之所關於氣
化何如乎噫後代庶官咸備火政獨缺飲知擇水烹不
擇火民必有陰慼其疾而莫之云救者其不幸可勝道
與【補註】以上二段見尚書疏證第五十八
人皆知堯有壻不知舜亦有壻舜謂栢翳曰咨爾費贊
禹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補註】秦本紀姚舜
所受姓玉女見祭統言玉女者美言之君子於玉比德
焉豈他庶姓女所可稱是益爲舜壻【補註】禮檀弓蓋三妃未之從也正義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按秦本紀註皇甫謐云賜之玉妻以姚姓之女與祭統不同然不如鄭註之確若妻益爲霄明燭光亦斷然無疑者皐陶與舜
爲婚姻此亦古今所未經拈出者

皐陶

【原】舜五臣之中禹爲最稷契次之皐陶次之益又次之
此品第也或問孟子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上文無
皐陶茲特補出一似惟皐陶始足以配禹者何與余曰
顧麟士有云獨皐陶並列者亦大概之言不屑分配耳
或古人原以並稱而順口因之或又問若禹皐陶則見
而知之且以道統屬皐陶益明非皐陶不足以配禹矣

余曰讀歸熙甫孟子此章敘道統不及周公顏子論亦
可恍然于其故矣蓋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觀言
者誠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
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呂散謂之
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忻忻休休之氣象何
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
即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
可以該乎彼矣易作於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
至於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益昔人

之恒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聚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玅哉論也豈惟

禹皐竝稱五臣中有以禹稷竝稱者躬稼有天下當平世是也請竊如熙甫之論申之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禹皐陶竝稱者恒辭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竝稱者專辭也補註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此古人連類而及之之文也按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此又古人省言之體恒辭專辭所謂言固各有當與補註以上見尚書疏證第五十七汪氏瑟庵曰孟子未見孔子所自任者聞知耳非謂顏子不足當見知也周公作爻辭陸績一家之說正義所宗班固何從知之熙甫立論甚通而考古未確此明儒通弊

余昔往來洪洞縣見道有豐碑曰皐陶故里側有祠及墓雖躬拜祠下心殊不以為然蓋帝王世紀云皐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皇覽云皐陶冢在廬江六縣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補註夏本紀正義安豐今廢入壽州為安豐鄉葬固於所封國補註輿地廣記皐陶卒葬于皐楚人謂之公琴酈道元云楚人謂冢為琴拔皐為陶之封國與比為于之封國同見路史唐宗室世系表皐陶上溯自顓頊下訖數十代皆於洪洞了不相涉不知何緣誤至此為正於此

後漢書楊賜傳補註潛邱劄記引文有拜尚書令數日六字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補註劄記引有遂固辭三字北史高允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此等議論興於是有刑官無後之說蓋不知益為其子者也苟知之益後有天下何莫非皐陶後有天下補註沈歸愚皐陶論曰或謂皐陶為刑官故其後無王者今尚書所載帝念其功曰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而皐陶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當時民之不犯有司惟皐陶有以曲成之者其心仁其功懋矣

然亦至秦莊襄王而止補註云爾者始皇非莊襄子也嚴華谷曰秦與而帝王之影響盡矣余亦曰秦政立而皐陶庭堅之祀眞斬矣此尤爲哀哉

外丙仲壬

原外丙仲壬自程子謂年爲歲始爲異說後益聚訟爭要之程說亦本書序書傳朱子曰二書皆後人所撰者豈可憑是也余謂一代有一代之禮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帝王之殊禮也殷道親親者立弟補註金仁山云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又云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

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何罪沃丁乎陳用之云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亂齊觀此則殷之立弟生亂益信是以知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斷非舍嫡孫而立諸子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見史記梁孝王世家又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此殷周之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補註孔疏以爲伯邑考見在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者是孔子曰立孫曰爲周

言之也善乎艾千子有言果商必世嫡則孟子此二語爲贅辭果其爲二歲四歲而不之立乃及于太甲也此特伊尹意中未形事何緣流傳至戰國時而待孟子乃言之耶湯之壽數誠不可考皇甫謐謂其壽百歲太丁既死而外丙仲壬均湯之子僅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卽以齒序而先外丙于仲壬乎姑存吾說以俟來學余謂程子復起亦當從此說

補朱子語類主趙說集註卻兼錄程說金仁山謂當從程氏據檀弓殷本紀及皇極經世諸書而力辨其非者

凡四又按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攷之予書自可見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冢宰攝祭于宗廟也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見于殯宮告卽位也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太甲承仲壬之喪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俱曰祠于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祗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複也

甯武子

原甯武子兪莊子速之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集註如是備考謂武子未嘗事文公古者公族世爲大夫父死

子繼成元年逮猶會盟于向至三年命始盟宛濮可知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陸稼書則謂春秋父子竝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然亦未有事以指實之余請實以事如鄢陵之役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爲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爲公族大夫者其子匄將下軍者父韓厥爲公族大夫者其子無忌後二年悼公即位事季孫宿執政爲司徒適子紇雖蚤卒猶得謚曰悼子以大夫故庶子彌出爲公之左宰皆竝時復何疑於甯氏父子乎蓋文公末年命已歷仕大夫位衛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三年命繼父正卿備嘗艱險故曰則愚集註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其次第固不紊矣

補毛西河曰甯武並無仕衛文時事春秋衛成元年在甯書尚有甯莊子盟向之文其父尚在武子安得爲大夫至成三年而後武子之名始見策書近嘉興陸氏新刻四書大全本謂春秋父子並仕甚多而淮安閻氏附會朱註又引春秋傳謂鄢陵之戰欒書韓厥父子俱在軍且韓厥將下軍而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是父子並

在朝也況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即爲公左宰爲見甯氏必不仕文公朝乎不知諸所引據皆非世爵相繼之法周制世爵父在必先定繼名之曰立暨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即位若父未老死則立亦或有未定者何況即位但世爵未繼早有散仕爲倅者謂作父副貳預爲私家之散官周官掌國子之倅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皆是也故季武子立悼子此立也公彌作左宰此倅也其後悼子未即位卒而平子即位則公彌雖隨父作倅然並非大夫亦可知矣若欒氏韓氏則晉成變法倣周制之倅而別名爲公族公行諸官故鄢陵之戰欒書子鍼爲車右即公行也魏風殊異乎公行是也韓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即公族也魏風殊異乎公族是也此豈父子同時爲大夫者且韓厥子無忌終不爲大夫左傳韓獻子老將立無忌而無忌以廢疾辭遂立韓起則此公族官但是國倅何嘗是大夫況國倅亦應見策書甯武幷不爲國倅謂爲大夫乎王草堂曰有道無道以國之治亂而言當其內變不生外患不作是有道也及晉文外搆元咺內爭是無道也

汪氏琬應曰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猶云太平無事耳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魯三十年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間如請改祀命三十一年不答彤弓文四年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又曰盡心竭力之說自朱子始發之前此皆用孔安國佯愚似實之註不獨皇邢二疏即程子沈晦免患猶沿其意故杜氏以解左氏肆業及之此與集註意義懸殊又何必辨其文公成公耶潘岳閒居賦無道吾不愚亦不能佯愚之謂

襄

原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世家一則曰師襄子再則曰師襄子三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自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日以擊磬為職守當未入海前豈容抽身以至於衛俾孔子從之學乎註本家語云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非衛補註按索隱亦據家語謂即論語之擊磬襄而論語古註無此說

孟施舍

原四書辨疑曰集註孟姓舍名施發語聲也此本因舍豈能為必勝哉單稱舍字故以施為發語聲然于姓與名中間插一字為發語聲不成語矣意舍字上合有施字蓋傳寫脫爾余謂集註亦同趙註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補註按古人二名單舉如左昭元年莒展輿出奔吳傳曰莒展之不立晉侯重耳見僖三十二年經而定四年傳止曰晉重故班固幽通賦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亦戮帶以定襄皆止用一字又仲孫何忌定六年經稱仲孫忌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為先君叔振皆是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句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辭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補註按毛西河謂魯有孟施少施氏係魯惠公子施父之後繹史魯世系施父後有施伯施孝叔

淳于

原淳于髡齊之辯士集註云爾似不若太史公次淳于髡傳於孟子後荀卿前曰淳于髡齊人也又次于滑稽傳之首樂人優孟前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贅壻人之賤如疣贅者也其各敘址貫處便見史記之微旨余謂總不若刪見于孟荀者存冠諸滑稽者蓋髡者俳優之流也觀其與孟子曰賢者無益人國焚坑之禍基于此矣豈待始皇三十四五年哉

【補】史記稱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而承意觀色爲務按晏嬰不識孔子淳于髡不識孟子髡豈真慕晏嬰之爲人者歟

奄飛廉

【原】有童子從其師師令之誦王文恪周公兼夷狄文者余入其塾特前問曰猛獸指上虎豹犀象【補註】逸周書世俘篇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麈等若干按狩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爲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樂以嘉其德適補周書之所闕而夷狄將何指余曰即文恪所指若奄若飛廉者是秦本紀中衍之元孫曰

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實生蜚廉又前言柏翳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飛廉非夷狄耶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觀後屢與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叛則正爲一類安國傳晚出然言成王還奄君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處言中國則正與夷狄對蓋奄亦夷也王文信爲有徵林次崖謂五十國中【補註】世俘篇凡憝國九十有九馘俘若干按憝國謂不順服國也不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又有其半也金仁山曰逸周書誅紂之時太公望伐方來王遂禦循呂他伐越戲方侯來伐靡集于陳柏弁伐衞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禽之新荒伐蜀禽霍侯俘艾侯佚侯有韋伐厲皆告馘俘又周公相成王踐奄之時殺武庚伐淮夷徐戎餘三十餘國史傳不載大抵皆紂同惡之國也必有夷狄邱瓊山謂非獨奄飛廉又有夷狄者皆廢說【補註】李安溪孟子劄記云周公之事前言伐奄驅飛廉滅國五十驅虎豹犀象後總云兼夷狄驅猛獸與前文不相應蓋五十國中大抵夷狄居多也秦誓云受有億兆夷人必皆當時黨惡爲殘害者按此則夷狄可兼指五十國言之不必專在奄與飛廉也

大夫僎

【原】陪臣【補註】馬融註論語云陪重也邢疏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至春秋時亦稱大夫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補註】古今人表僎作選四書賸言曰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大夫僎者家臣之稱也非有如洪註僎本家臣薦之方並爲大夫之說或訝焉余曰請徵之檀弓陳子車

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后至子亢曰妻與宰宰即家大夫非齊與衛之通稱乎更徵之魯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司徒孟孫氏家臣官名【補註】孔穎達曰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故少儀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于司徒是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司馬叔孫氏家臣官名故襄二十三年以公鉏爲馬正註云馬正家司馬是更徵之晉趙簡子疾大夫皆懼董安于問於扁鵲趙簡子無聽朝不悅諸大夫請鼻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補註】以上見史記趙世家及扁鵲列傳按安于

與斉皆簡子家臣且南蒯費邑宰而司徒老祁慮癸又南氏家臣是陪臣之下復有陪臣矣故論語集註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孟子集註陽貨于魯爲大夫孔子爲士皆權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

補註沈彤曰宰者家之貴臣也喪服傳謂之室老曲禮謂之家相在王畿公以卿爲之孤卿以大夫爲之大夫以上士爲之由王畿例推而下則上公之孤之宰當卿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子男之卿之宰當上士矣潘景和云陽貨爲季氏宰而援大夫之禮自處以此或曰然則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又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大夫之臣之賤若此將若之何余曰此古制也春秋時迴不侔矣大夫儼然比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所由來者漸君子於此正可以觀世變矣

江漢

原胡朏明客京師余時以書求助於朏明久之方肯草數條以應中有余百思所不到者悉載于此其江漢曰江出岷漢出嶓冢皆在梁州之域漢至大別入於江二水合爲一則總名江漢故禹貢荆州曰江漢朝宗於海職方氏荆州曰其川江漢蓋源異而流同貫一水也曾子稱江漢亦指合流者言之下故以秋陽對補註蔡抄邃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於此益信我友釋中庸之華嶽以河海對者斷爲二山致確蓋各以奇偶相對爾書蔡言曰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相匹敵與他小水入大水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又曰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經不以漢附于江而混共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竝言入海而同爲瀆也

補江漢爲荆州川故左傳云江漢雎漳楚之望也楚世家云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按鄭氏箋詩江漢浮浮云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詩地理考引易氏說謂江自歸州秭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四百餘里漢自均州武當至漢陽軍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荆州之地江漢分流于其間至是合流

羽山

原羽山曰書有二羽山一舜典殛鯀于羽山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一禹貢蒙羽其藝疏引地理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今漢祝其故城在贛榆縣西山即在縣之西北說者以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氏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某謂此地較三凶殊近恐非放流之宅安國言在海中似確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北直沙門島寰宇記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

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亟鯀地而名此與傳云在海中者合齊乘蓬萊縣九日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縣志羽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然則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登州古萊夷地三面距海故謂之海中殛鯀於此正荒服所謂二百里流者乎

補 書舜典殛鯀于羽山傳說彙纂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地理今釋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尚書疏證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九十里正漢志祝其縣之羽山

畢郢

原 畢郢曰畢原實有二處在渭水南之畢原一名畢郢周文王墓在焉武王墓在焉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補註 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周公墓在雍州咸陽縣北十三里畢原上 按此則周公葬畢當與文武畢郢異 史稱畢在鎬東南杜中地迫終南韓愈南山詩前尋徑杜墅岔蔽畢原陋是在渭水北之畢原則名畢陌秦惠文王陵在焉悼武王陵亦在焉隔僅一里 補註 括地志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十五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又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陽陵漢景帝陵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按即下文所云漢氏諸陵矣 元和郡國圖志畢原即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亦謂之畢陌漢氏諸陵在其上故劉滄咸陽懷古詩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是至文王庶子高所封畢左氏註云在長安縣西北是畢郢 補註 僖二十四年傳畢原鄷郇文之昭也 彙纂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五里有畢原 通典云在咸陽縣是畢陌兩杜氏之言吾從預

四海

原 胡朏明執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註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某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益稷州十有二外皆即是四海不以水之遠近為限說苑辨物篇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擯棄舊詁直以海為海水而古書所稱四海之義始有不可得通者矣余曾以書往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為壑此得謂不以水言耶朏明不覺欣

然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遏密八音是徇少有宜從康成周禮註四海猶四方也解者最多如上云天下恭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猶古書百姓有二義六藝亦有二義當如朱子所云此就此說彼就彼說不得執此以害彼者斯得之

補按書益稷外薄四海禹貢聲教訖于四海言唐虞夏后氏所服四海也詩元鳥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言商所服四海也蓼蕭序澤及四海也武成大賚于四海言

周所服四海也此皆從地言者禮月令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祭義溥之而橫乎四海此皆從水言者

中國夷狄

原中國夷狄曰大學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中庸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孟子上莅中國而撫四夷孟子下東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左氏成七年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昭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昭二十三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以上經傳所言其曰中國與諸侯者即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其曰四夷及蠻貊者即要荒二千里夷蠻之地也今人言中國必盡九州之域言四夷輒以為夷狄戎蠻不登版圖之屬失其指矣誠作是解則四夷要皆為天子守蠻貊之下何以復有那東人力等詐流放竄殛皆在九州之內又何以云投諸四裔耶

補毛西河云得志行乎中國則中國即土中召誥所稱王自服于土中者正對四裔言蓋中與邊裔對不對夷服也猶之齊國謂中國而授孟子室中國與四境對不

對齊外國也

放勳

原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非史臣之贊辭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落許氏說文亦同他日引堯之言為放勳曰則可知其以是為號也矣朱子祇緣偽古文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為句與今文放勳字面一例而竟連下文既連下文自不得解作號并解并堯之號矣是謂以偽亂真屈原賦二十五篇最近古離

騷曰就重華而敶詞九章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遻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得如集註云重華本史臣贊舜之辭屈子因以爲舜號也乎

補 顧寧人曰自夏以前純乎質帝王有名而無號商以下浸乎文有名有號堯舜禹皆名也時未有號按五帝本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云夏禹名曰文命名者號也言虞舜號曰重華夏禹號曰文命云爾大戴禮記五帝德篇同羅泌謂堯舜禹爲名放勲重華文命則其號引孟子稱放勲屈原稱重華書中候稱文命爲證似先得閻氏之意者至馬融蔡邕以堯舜禹爲諡然書曰格汝舜咨禹豈有諡其臣者乎

履蓋湯名

原 履殷湯名 補註 尚書古文訓曰湯名惟見論語曰履按大戴禮稱商履代興竹書亦稱天乙履孔安國論語註也朱子易殷爲蓋不過以成湯名天乙既見史記不應于此而復名履故作疑辭耳然紂名辛亦既見史記何牧誓曰商王受無逸曰殷王受 補註 按紂亦名受德其稱受者二名止用一字也豈非一人而有二名乎蓋必以生日名子者殷之質處間錫嘉名又殷之文且告天自稱名播衆呼其名豈尚復有可疑乎哉

散宜生

原 散氏宜生名集註本易孫疏姓作氏最是亦與書孔傳合但按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嘗以散宜爲氏不惟此也孔子弟子若卜商若陳亢若端木賜若言偃若顏回若仲由若顓孫師若宓不齊若冉雍若公西赤若申棖若冉耕若澹臺滅明若巫馬期若琴牢若

高柴非弟子者若鬭穀於菟若微生高若公明賈若微生畝上一字或二字皆氏也非姓古男子無稱姓者今集註云云是以女子之所生冠諸男子之首矣

補 尚書大傳散宜生學于太公定四年公羊疏散宜生受學于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脯約爲朋友金仁山曰于大臣則獨舉太公望于五臣則獨舉散宜生孟子當時蓋別有所考後世不聞其詳爾

師尹

原 師尹周太師尹氏也不知于吉甫爲何人而其姓實

曰姞故都人士之詩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箋云吉讀為姞周室婚姻之舊姓也余謂上為氏下為姓猶之齊姜云爾宋子云爾非同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單以氏稱者鄭氏淡議史記莫辨姓與氏竊恐詩集傳亦爾

補 尹氏始見于陶唐漢書古今人表上中有尹壽為堯師下中有尹諧湯所誅見孔子家語至周武王時有尹氏入士暨尹逸見逸周書克殷解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大雅崧高序崧高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至幽王遂用師尹

詩古義引汲郡古文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竹書作五年皇父作都于向按十月之交六章云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四章云皇父卿士鄭箋云皇父字古今人表皇父卿士與幽王宮湼同列于下下愚人節南山詩云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責三公之不均平又云昊天不平箋云師尹為政不平大學引詩見平天下者用大臣不可不平也據此當補註云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姞姓字皇父

君陳

原 孝乎惟孝句 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孔子所引書之辭不知出何篇魏晉間晚出書竄入于君陳皆以為成王策命君陳語且勿論秖怪鄭康成禮記註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疏引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 補註 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按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合之會父以元子受魯公而次子世為周公則入人矣推坡公以為君陳蓋如君奭君牙之儔非是 書音義亦據鄭註明確至此柰何因朱子未及蔡傳所不言槩從抹煞此與不知益為皋陶之子者何異

補 汪氏瑟庵曰禮記禮乎禮句法與孝乎惟孝正同法吾中尤多疏證所引公羊賤乎賤爾雅微乎微素問形乎形神乎神句意皆不同孝乎惟孝包註美大孝之辭乎字不當作于引作于者誤也孝于惟孝真不辭矣

石門

原 蔡邕傳釋誨曰石門守晨章懷太子賢引論語鄭康成注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 補註 又見張晧王龔傳論註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按石門為魯城七門之一外此如左莊三十二年傳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註稷門魯南城門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註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

襄二十三年傳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掖闕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字門即以此水名者文作爭猶又左宣十八年傳有東門按即襄仲之所居哀十一年傳次于雩門之外註南城門也皆是 此惟漢去春秋未遠故鄭能實其所在若宋儒第云地名而已竊以此等之跡斷宜遵古若義理人必同然後有勝前處錢牧齋盡埽而歸之漢過矣

補皇侃論語義疏本晨門上復有石門二字按子張問達章皇氏疏引沈居士曰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爲稱可爲石門有複文之一證

吳孟子

原少讀陳大士君取于吳爲同姓二句文云人主之令有所行亦有所不行曰必無敢爲顯言之攻此令之必行者也曰必無敢爲微言之刺此令之必不行者也於是一國之中有吳孟子之號矣孟子昭公所自爲稱也冠吳于孟子之上則非昭公所自爲稱也後讀孔穎達疏左傳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補註哀十二年傳正義疏禮坊記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乃知陳大士文本此予尤愛疏傳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云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娶宋女夫人子氏至自宋補註按毛氏汲古本無娶宋女至自宋十字此孟子初至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削其文故經今無其事補註以上見十二年經正義加以死但曰孟子卒則吳之一字當日不出自昭公口決矣

補同姓之昏如周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及左傳襄二十三年晉嫁女於吳二十五年崔武子取棠姜二十八年慶舍妻盧蒲癸昭元年晉有四姬皆是春秋于孟子以隱辟書之豈所以深責秉禮之魯歟按毛西河亦謂魯止稱孟子當時故加以吳字其曰謂之者謂魯人謂之也此與坊記所云猶去其姓而曰吳同意若謂昭公自諱使若宋女則昭公未嘗加吳字正與閻氏說合

子程子

原或傳常熟錢公與人論學曰讀書某不敢言只童而習之之四書四書而又大學大學又開卷之第一二行子程子曰四字既程子矣曷又子之且程子明道乎伊川乎何不明標出此四字已不能解矣人多莫能應余

曾代蕩之曰公羊傳隱公十有一年子沈子何休註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張湛註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朱子自以淵源於程子故復加以子字朱子初著書引明道語則曰明道引伊川語曰伊川後來眞見其兄弟學術之同言辭之合盡去明道伊川字面總一程子曰迄今讀近思錄者可知大學初學入德之門其他莫如論孟語出伊川先生而集註則渾然所謂彼一時此一時耳於答是也何有

補全謝山曰宋儒以子程子爲稱本于公羊傳亭林不以爲非而西河力詆之按是在明莊烈帝已嘗詰之謂以爲子程子爲尊稱何以不稱子孔子何以不稱子孟子不始自毛氏也然毛氏所難亦未悉攷之宋人如張横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蛻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更遠攷之荀卿稱宋鈃爲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爲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

閔子騫

原湛園未定槀曰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固無有是稱矣

補或問胡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

至均平遂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子于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金仁山曰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記其字

匡章

原顧麟士曰匡章當名章字章子補註金仁山謂章子匡章字劝是公都子稱其名而孟子稱其字也蔡虛齋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章子是字今去卻子字猶之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也按戰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于人名下繫以子字

當時多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補註】按莊子盜跖篇章子稱匡子如田齊世家檀子索隱謂大夫皆稱子則不徒以子字繫名下也

戴盈之

【原】孫學冀讀集註盈之亦宋大夫也來質盈之似是前戴不勝之字勝音升名與字正以相反知爲一人余檢孫奭疏宛同賞其能言又今玆杜註左氏云今玆此歲集註亦畧

【補】荀子解蔽篇唐鞅蔽于欲權而逐載子楊倞註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按不勝與盈之趙氏不以爲一人朱子從之金仁山曰戴不勝戴盈之宋臣疑皆戴公之後故以爲氏二人問答計皆宋王偃欲霸天下之時則亦不以盈之爲卽不勝也字典勝字注云唐韻識蒸切音升又詩證切去聲韻府二十五徑引孟子謂戴不勝讀若詩證切孫疏似不足據

莊暴

【原】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莊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于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集註亦畧余最賞宋陳善曰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之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補註】以上見捫蝨新語汪氏琬庵曰陳善作悅樂之樂文義極通集註偶沿古注之誤耳眞通人之言也蓋孟子曾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爲好禮樂莊暴庸臣縱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卽齊音敖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耶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轉之于當道耶應不至此必讀爲悅樂字文義方協大抵詩書無口究直難明後人多爲先儒成說所壓折而不暇自伸其心思目力以追尋聖賢微文奧義於千載之上遂相率而爲矮人見耳悲夫旋檢郝氏孟子解亦曰樂樂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卽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補註】郝氏孟子解一段亦載潛邱劄記

瞽瞍象

【原】孟子或問著於淳熙丁酉後以不復釐正遂不得與尊所並傳其實有勝負註者如父母使舜完廩是也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頑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

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于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揜井之事也且聖賢于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補註】自林氏至此皆或問語汪氏瑗曰或問理精義確毫無可疑以上章舜往于田等句推之文義一例其出眞古文可知史公嘗從安國問故故得見眞古文余謂世誣舜以瞽瞍朝已孟子則辨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辯其未嘗有几子傳譌之迹未有不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君金氏謂只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辯殆幾于戲矣人固習而不察耳父母使舜完廩七十九字疑為古舜典之文詳尚書古文疏證【補註】見卷二第十八

瞽瞍底豫

【原】底豫集註以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者實之非也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豫時候較舜之身為庶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淺深次第之不同只

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有為不順于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節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畎畝之中事也況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為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于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妻是君幷不能得之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傅會之概未嘗設身予處地與為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于姦惡其格淺親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

余特標而出之以與上條韓敫象參觀焉補註亦見疏證卷十八

爲王畱行者

原當日爲王畱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畧作七篇時遂從而畧之止曰客而章中煞有妙義未經拈出補註以下見潛邱劄記答萬公擇書蓋嘗讀朱子跪坐拜說曰儀禮禮記老子所言坐皆謂跪也然記有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跪與坐又不同疑跪有危疑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爲坐小雅不遑啓居傳當作箋云啓跪也爾雅妥爲安坐疏云安定之坐也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因恍悟趙氏註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言畱孟子之言逆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于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而孟子文字止于前後著兩坐字中間絕不敘客起立之狀而起立自見此文章家草蛇灰線之法趙氏註則于勿敢見下先補一筆曰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爲下文坐字張本漢註精妙

至此宋儒不能及也復檢郝氏解亦曰請勿復敢見者起而告退之辭

補通鑑不紀去齊之時綱目於周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下始書孟軻去齊誠爲特筆按致爲臣而歸斯時尚屬未行故王既就見猶思中國授室謂時子爲我言之此王欲畱行之章章者迨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孟子拒而不受然後去齊宿晝晝與澅通水經注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俗爲宿畱水因三宿出澅名之攷時水即乾時左莊九年傳註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後漢郡國志博昌有時水注引左傳及杜氏註同路史少昊後嬴姓國時於博昌有時水下引春秋乾時元凱註并齊大夫時子然則時子或氏于居既居近澅水適因孟子宿晝遂欲爲王畱行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直以前此爲王畱行未曾親見孟子當日情事或猶可想見云

蒯聵輒

原蕭松齡木公夫子爲衛君乎全章文云衛之亂所謂以淫始以兵終非乎聵不子而負故惡于前輒不子而

起大惡於後瞶與輒兩不仁厥罪惟均而君子尤亟惡乎輒何以言之未朝召而艾豭與欲瞶之欲刃其母動於恥也動于恥則猶有母存焉俏子逃而發兵以拒輒之不納其父胥于利也胥于利則是終無父也猶有母者瞶終無父者輒繇是觀之兩人之獄定矣君子而不忍爲瞶也忍爲輒乎癸卯亥木公于京師曾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慨然

補 明人唐海觀游此題文云聖人固不爲輒并不爲蒯瞶吾知蓋在公子郢矣於何知之於其論夷齊知之蓋夷齊古之以兄弟而遜國者也稱夷齊蓋稱郢也觀其爲夷齊而其不爲輒與蒯瞶可知矣觀其不爲輒與蒯瞶而其必爲子郢亦從可知矣直據衛君待子而爲政章圈外註胡氏說立論提出兄弟二字爲爲公子郢設據臧木公說似益精確

泰伯

原 集註莫不諱于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讓王君臣立說者近大巳氏尤加傅會殊可痛疾余取歸熙甫泰伯論爲尚論編刪竄本出以正之曰辟取之際惟聖人者爲能盡乎天下之至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于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焉者此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蓋太王之欲傳歷及昌也非如晉獻漢高徒少子之是愛也亦非爲昌之終必翦商爲數世後伏革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殊德天下將長享其福云爾是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猶與之並立于此大王賢者即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言吾即明言而公讓之弟亦將終爲叔齊不忍受是亦夷之終不獲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吾順而成之且如是其曲而盡也世之說者不深晰其父子之情而彌謂其全君臣之義夫弟子商獨非君臣而乃以蔑義之事推而付之也乎且又何以爲傳之者地乎而子乃

曰至德乎夫德莫先于孝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

【補】汪氏琬堯庵曰左傳泰伯不從謂大王卒時泰伯不在側耳集註乃移入有翦商之志之下與左氏文義何啻千里此致誤之由似當揭出

則之野

【原】古人文字敘事未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馮婦若如宋周密明楊愼斷士則之爲句以與末

其爲士者笑之相照應而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爲無根或曰固已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法余曰周書則至于豐

【補】劉昌詩蘆浦筆記曰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太平御覽引孟子亦曰野有衆逐虎按有衆逐虎上連野字爲句更可證蘆浦之讀先著于北宋初若周密志雅堂雜抄楊愼丹鉛總錄又其後焉者矣

不教子

【原】古人文字儘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于伯禽孔子之于伯魚一輩子言矣西安葉秉敬全章文得之

吾有所受之

【原】吾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者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于趙氏【補註】趙註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

我受之于孟子也　繼申于三原王端毅公實勝集註讀昭元年傳晉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惟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恍悟父兄百官兩引古後截然而止不復措一辭尤有餘味文法何其與左氏類也

懷寶迷邦二段

【原】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兩曰字仍是陽虎語非孔子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余蓋讀史記魯侯世家而悟出世

家云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

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七曰字皆子房自爲問答語于漢王無涉又云且天下游士至陛下事去矣一段亦是子房直至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始爲漢王語究與論語文法同

【補】毛西河謂明儲郝京山云前兩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皆張良自爲問答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按此似先得閻氏之意者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爲問答史公往往有此筆調汪氏瑟庵曰引孔子世家一段推廣尤妙但四書中如孟子子以是爲竊屨來與以下皆孟子言亦與此文相同夫

子之設科也唐石經子尚作予故趙註不悞但不知曰殆非也四字亦皆孟子言耳又有以論語唯求則非邦以下皆孔子言者亦備一說

五十而貢三句

【原】古人書有蒙上文下文不復詳者法莫著于禹貢如兗州貢道浮于濟漯達于河下文靑州便浮于汶達于濟不復言達于河矣又下文徐州浮于淮泗達于菏此從說文不作河菏者澤名爲濟水所經亦不復言達于濟矣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且不復言達于菏不復言

者蒙上文也此古人省言之體也又有下文明點上文且渾然者法莫著於豳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在野在宇在戶皆蟋蟀也然勿遽露直至牀下句方點出既見倒插之奇又省御上三蟋蟀字面又一省言之體也今日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句各宜有畝字只末用一畝字以總承上明從毛詩得來孟子文法等閒拈出矣

補　五十七十百畝之數劉氏皇氏謂夏時民多家五十

畝殷漸少家七十畝周民至稀家百畝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百畝止稅其五十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繁畝盡稅之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尚少故授止五十畝殷時漸廣周大備故日增徐氏謂夏民儉約故授以五十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加多按以上諸說皆非是帝王之興首立度量三代授田異者尺步廣狹不同故數有多寡非七十有加于五十百畝有加于七十也如果代有所加則殷周既有天下必取夏殷之田悉爲紛更勢且至于溝塗洫爲田畝破田畝爲溝洫督責迫促疲勞怨讟普天之下無一得所之民矣湯武聖人豈若是乎易曰改邑不改井此之謂也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謂今卽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司馬法言六尺爲步蓋後世尺更廣故步之尺寸不同）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應之已得八尺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短于殷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爲周之百五十六畝

二十五步（王制文誤）等而下之殷之七十畝爲周之百畝有奇明矣夏之尺步雖不可攷然殷已廣于周矣夏之廣於殷不從可推而見哉

顏淵季路侍

原　顏淵季路侍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冉有季路見于孔子冉有少季路二十歲而先冉有者重首事也只此敘法已具裒鉞云

令尹子文

原　鬬穀於菟爲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丁巳代子元終于

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此二十八年間有三已三仕之事不知代之者何人傳文不備及楚世家所未詳只宜以論語爲信至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癸亥叔敖死于楚莊王手約令尹僅七八年以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荀子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爲叔敖耳大全辯載一說謂孫叔敖實三仕三已傳譌而爲令尹子文不信論語眞顛倒見矣

補 春秋時楚之爲令尹者子元以後如子文莊三十子玉僖二十三孫叔敖宣十一子重襄元子辛三子囊五子庚十五子南二十二薳子馮二十二薳子木二十五薳罷昭元子旂十三子瑕十四子常二十三子西定四子國哀十六凡十七人惟鬬氏成氏出自若敖繹史或曰成得臣卽伯比子也汪氏瑟庵曰以時攷之伯比疑鬬祁之字但杜解于伯比但云大夫世譜今已亡缺蓋不可攷矣按國語楚鬬且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鬬且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語寧不較史記孫叔敖傳鄒陽傳莊子田子方篇呂氏恃君覽諸書爲可信全謝山曰自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文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尚可言忠乎

子羽公孫揮

原 憶王源崑繩讀左傳來問鄭有七穆謂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也又有羽氏補註襄三十年傳羽頡出奔晉林氏以爲子羽孫雖穆公子以非卿故不在七穆之列行人子羽

爲公孫揮他若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見襄九年傳者皆穆公之孫故稱公孫然則子羽亦當爲某公之孫不可攷乎余曰杜元凱以公孫揮爲雜人見世族譜因笑公孫揮辨于四國大夫之族姓而不能傳己之族姓流傳于後亦一異

補 唐書武平一傳曰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左傳註鄭穆十一子繹史穆公十三子靈襄嗣位其十一人爲大夫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惟言七穆按行人子羽汪氏瑟庵曰周禮行人釋文戸郎反職掌行列

之事如漢之大鴻臚與春秋之主使命者不同小行人雖兼掌玉幣省頫亦非出使也時文襲用屢誤故正之

顏回

【原】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補註】按經義考亦承其誤余謂三十下脫七字蓋生于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補註】按家語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此劉孝標辨命論所以有顏回敗其叢蘭之語也是年伯魚亦卒在前不然則如王肅註鯉也死有棺而無椁爲設事之辭豈不笑殺了人【補註】按索隱亦言回死在伯魚前故知以論語爲設辭此似[illegible]肅之誤者

宰我

【原】史稱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小司馬大蘇皆各爲辯正引闞止字李斯上書以證余獨愛洪容齋一說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己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爲尤妙蓋從虛會出云

【補】全謝山曰宰我不死于舒州之難先正辨之已悉野處洪文敏公據賢于堯舜之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閻氏極稱之按謂宰我死于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攷呂覽說苑則是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恒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似反過之史記誤以爲陳恒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又以爲闞止之譌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二士匄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諱若以賢于堯舜之語爲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言也

冉有

【原】冉有以哀公三年己酉季康子召至魯十一年丁巳與康子問答中間既從陳蔡又使之荊自不仕季氏意者家臣員輕故可暫捨師門誼重仍須省侍乎亦可謂服勤者矣又爾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赫然以文學名此文學豈後代文人學者所署能髫齔而年纔如許異哉

【補】朱竹垞曰按七十子冉氏居其五冉子雍字仲弓冉子求字子有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曾冉子耕字伯牛冉子

季字子產古今人表冉伯牛仲弓居第二等冉有居第三等宋荔裳冉公子傳曰冉公子者赫胥氏之苗裔也赫胥氏有二子曰胥曰任子孫繁衍夾河瀕而封焉胥齒長故處之上游而任所分地迺河之最下也初不肯就國既弱冠然後出黃帝娉兩姓嘗侍左右起居上下承夜必備帝所乘驪龍頷下有物垂垂如犛牛之旄帝顧謂任曰爾何似吾龍髯之甚耶因命之姓曰冉氏然則聖門冉有其即赫胥氏之苗裔歟

子游

原 魏華父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補註陸德明曰檀弓乃魯人胡寅曰曾子門人劉彝曰篇首言子游及篇內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記而一篇之書獨于子游極其稱譽雖于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譌闕無所攷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闕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為可否亦足以見其為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茲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信如朱子所謂褒

傑之士矣

顏讎由

原 顏讎由補註孔子世家稱顏濁鄒顏師古漢書注稱顏涿聚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

補 馬永卿嬾真子孔子主我引作夫子主我按彌子欲借重于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慎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泰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謗孔子者且不僅造為癰疽瘠環言矣

申詳

原 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為婚姻曾西即曾申曾元之弟曾子次子以為孫者非公明儀見檀弓註子張弟子見祭儀註又曾子弟子補註孔穎達檀弓正義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為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也公明高亦曾子弟子也補註趙岐註疑高與儀為昆弟補註按又有公明宜劉向以為學于曾子段干木世稱受業於子夏之倫之倫承上文子路子張澹臺子羽子夏子貢

也而段干木與子夏皆客魏則爲子夏之弟子可知【補注】段干李姓邑也被邑段後邑子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有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以爲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疏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姓書或更以爲鄭共叔後抑又妄云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補】毛西河云申祥子張子見檀弓註然以顓孫氏之子而改姓申舊猶疑之況此是詳字不是祥字故趙註但稱賢者安得謂子張子也按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孔疏二國人言申與顓相近或曰顓孫合聲爲申

史魚

【原】哀九年晉有史趙史墨史龜史皆官名非氏也襄二十九年衛有史狗史鰌莊史朝之子史爲氏非如集註云官名【補註】繹史衛世系有史朝史狗史魚云別族有史氏則非官名可知 余嘗愛仲尼論史鰌直能曲于人【補註】潛邱劄記鰌有君子之道三一曰直能曲于人 猶吳公子札論樂曰曲而有直體併鈔

告子

【原】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于告子篇誤註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于孟子執弟子問者朱子亦沿其誤移註于公孫丑篇此薈萃之未盡者也

【補】毛西河云告子名不害此見趙岐註而又錯者正義云盡心篇有浩生不害趙疑即告子因謂告子姓告名不害浩生其字也及注浩生不害則又曰浩生姓是告子一人不害又一人趙已自矛盾矣此又焉得取其矛盾者而反爲合之按經義攷浩生不害宋贈東阿伯亦誤合爲一人
告亦作

百姓

【原】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禮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下註脚曰舜帥諸侯爲堯三年喪喪紘不聲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即檀弓方喪三年耳竝如蔡傳之云云者哉

【補】潛邱劄記喪服翼註云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蔡傳

云百姓圻內之民大非孔安國傳雖晚出然多本于王肅解百姓爲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內如舜及四岳九官等外如十二牧及十二州之諸侯孟子所謂舜師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蓋百姓二字孟子原知有舜在內方作此辨證不然果圻內之民孟子生千載下何從而知舜同諸侯爲堯持服也此即以經解經恐元陳櫟先生不應獨美于前矣

少艾

原 炳燭齋隨筆曰慕少艾以艾爲美好集註雖本趙氏殊若不甚確蓋古人呼男色爲艾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國語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今爲天下之工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此數艾字正可解孟子少艾之義（楚辭少司命幼艾指女色戰國策幼艾指建信君男色各不同）

補 少艾兼美男美女言如左傳艾豭指宋朝晉語好艾指二五趙策幼艾指建信此呼男色爲艾也齊策六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褻誘注孺子幼艾美女也此呼女色爲艾也若九歌少司命竦長劍兮擁幼艾王逸

注謂少長金壽子謂倪耄義門讀書記謂嗣君並不指女色汪氏瑟庵曰少司命幼艾古無指女色之說閻氏不知何據而以駁集註殊不可解至新安文獻志所引差減之說孫奕示兒編亦同此所謂野話者也

武丁至紂

原 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註云七世（補註 義門讀書記元板七作九）者得毋以祖甲爲祖庚之弟庚丁爲廩辛之弟并己弟于一世乎然則國語何以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仍數庚丁此紀上文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皆數其弟乎古所謂世者蓋指在帝位歷年而言無論其行輩集註實誤

武王末受命

原 武王末受命末猶老也說者遂眞信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爾時受命有天下歲在己卯年八十七金仁山極辨之以爲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爲人情事理所必不然者孔疏亦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陳澔又云聖人雖愛

其子豈能滅巳之年而益之哉快哉論也但仁山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崩則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耳而得謂之老乎總不若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當于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庶幾近之

【補】禮記義疏文王世子註家謂文王年十五生武王而武王尚有兄伯邑考文王生子不太早與武王九十三乃終而成王尚幼不能涖阼武王生子不太晚與且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薨年武王已八十三又十二年大會孟津伐紂則九十六又七年崩則百有三歲矣竹書紀年作武王年八十四金履祥引入通鑑則以爲五十四孔子所言征伐諸侯之年攷之他書多不合也至于帝與九而文曰吾與爾三并附會亦有難通者此直傳聞之誤例而不論可矣

弟子蓋三千焉

【原】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嘗舉此段以示友人曰此古今學問大關鍵處朱子删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入字自弟子蓋三千起截論語序說中不知太史公重提叙教法正爲下通六藝者張本【補註】陶潛群輔錄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詞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按朱竹垞謂今考定傳易者爲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删之殊失其意友人請故余曰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故孔子亦曰與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如是四者而已至周易者卜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掌于太卜職于太史非士子之所肄習惟孔子晚年喜贊易懼修春秋始合所删之詩書所定之禮樂而成六經【補註】杭堇浦曰六經始于經解易詩書春秋禮樂是也漢興制氏善爲樂世世掌太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故立博士祇于五經按一名六藝故曰六經陳迹之語始見于莊子天運篇　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當日之時教只以正業正業者詩書禮樂其能兼通易春秋二經者七十有二子耳弟子列傳首引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若以六藝與周官同則禮樂射御書數司徒

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養國子豈必異能之士哉集註弟子章於文云謂詩書六藝之文六藝本屬射御等而冠之以詩書精矣備矣

陳蔡臣服于楚

【原】論語序說如蔡及葉朱子註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金仁山謂陳蔡從楚耳非爲之臣兼蔡又兩屬于吳攻圍孔子乃哀公六年壬子事先是元年楚子圍蔡蔡叛楚卽吳請遷二年蔡遷吳之州來州來今壽州所謂下蔡者是三年蔡

放其大夫于吳四年蔡昭侯將如吳爲公孫翩所弒公孫辰出奔吳并不見屬于楚六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卒軍中止陳屬楚前編之辨核矣而猶未精也

少正卯

【原】少正卯【補註】康誥有少正蓋官之副貳也左傳鄭有少正公孫僑家語魯有少正卯則少正之名其來久矣之誅朱子素極辨其無而論語序說猶載此又釐革之未盡者也陳幾亭曰蓋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衆棄之未有出人不意但爲其宿昔奸雄桀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穰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耶

【補】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金仁山曰朱子謂少正卯事孔子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爾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稍以爲決乎按朱子之言如此于此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爾

曾點鼓瑟

【原】陳幾亭曰某每怪曾點鼓瑟三子之撰一一入聽聖

容微哂明見無遺耳目交用不妨手揮大是異事後世詫無疑其故者何哉余謂仍有口歌蓋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當點承夫子爾何如之問曰已能歌手亦停揮但微有瑟音故曰希鏗爾則投瑟之聲黏下文史稱劉穆之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劉炫左畫方右畫圓

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爲千百載來異人豈知聖門已有其人

補 爾雅釋樂徒鼓瑟謂之步徒歌謂之謠因有鼓而不歌歌而不鼓者論語或問方三子之對言所志也點獨鼓瑟于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據此亦並非鼓瑟口歌者況潛邱劄記補正日知錄云寧老謂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按國語註當作師涓不當作師延何不用論語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耶疏曰鏗投瑟聲也此即有曲而無歌按劄記本不錯乃忽于此曰仍有口歌又曰無徒瑟者何一人之言而前後自相矛盾耶

曾晳倚門而歌

原 巳未余以薦舉留京師久月以論學爲事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採入集註似可信來問者補註按潛邱劄記即陶紫司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

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不宗疏補註按尚書疏證作石堂陳普極其辨駁猶未及此因聊爲補之云爾補註西河毛氏說正同

補 禮記義疏檀弓下敘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曾晳少于子路時止六七齡耳未必有倚門而歌事此亦出于傳聞陳氏譏其廢禮亦據記文言之耳按閻氏說本此

秦楚之路

原 孟子此章次于牛山章無惑乎齊王章之後似是在齊一時所言齊都臨淄距秦西都咸陽路二千里而遥楚南都郢都路二千里而近故皆曰遠也他若朝秦楚補註史記六國表齊宣王元年秦孝公二十年六年秦惠王元年十九年秦惠王後元年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于秦孝公又表宣王元年楚宣王二十八年四年楚威王元年十五年楚懷王元年宣王十年楚威王圍齊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二年敗魏馬陵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以其大國言撻秦楚以其彊國言秦楚搆兵補註史記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使張儀見楚王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絕齊交懷王許之遂絕齊使使受地于秦張儀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反報懷王大怒興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

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楚軍斬甲士八萬秦遂取漢中地懷王乃悉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大敗楚軍按秦楚交兵載史記者惟丹陽藍田兩戰以所聞之時局言夫言固各有當也

淳于髡前章

原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書不見諸侯秪因惠王延禮始至其國又未嘗仕眞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補註孔子世家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于齊則仕矣髡將譏其援之無效與或力不能援詎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哉

孟懿子之兄

原集註南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此不過以昭七年孟僖子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云敬叔在懿子之上故然下文又云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亦未見其定爲兄且昭十一年孟僖子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註云二子似雙生畢竟何忌在先嗣父位諡稱子說在後仕爲大夫諡稱叔而已二子或生於昭十二年師仲尼學禮時年十三歲南宮名适一名縚與敬叔名說截實而朝者當二人補註毛西河據春秋傳孟僖子會祲祥時有泉丘女同僚女來奔懿子敬叔皆泉丘女所生懿以長自養敬以幼使僚女養之其後懿以長襲敬以幼不襲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以弟故不氏而氏南宮按南宮則諡敬叔叔之爲弟何疑

孟獻子魯賢大夫

原余讀左氏至宣八年東門襄仲卒而欺魯自是以後政歸三桓矣周公其遂衰乎故宣十八年歸父謀於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宣伯告於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季則文子行父實爲權姦之首不待其子武子宿始專國政如註所云

孟則獻子蔑與季共事者三十四年亦不得如註所稱爲魯之賢大夫此春秋之義也大凡下而盜上者必立賢行美名以外收人譽故能陰操國柄自古篡竊之臣皆階此以濟若二子者非其人乎且大學之取人之言也于楚及王孫圉于晉及狐偃其引畜馬乘八言也補註大學疏義孟獻子數言似非春秋卿大夫之言也然其以好賢取友豈亦得于師友相傳之緒論歟按通典引畜馬乘兩言直稱獻子爲孟子猶之乎前志也豈眞謂其人能知乎天下之大道哉縱知之亦行與言違矣彼蓋實斂君之政而擅于已已不有聚斂之臣實盜國之利而均于私家

家不有盜臣將見家日彊國日削爲君者其何以堪余著此論自覺頗取駭世聽然誅姦訣於既死辯弒逆之最早以爲臣子之大防者豈獲已哉豈獲已哉論語因孟非子及其賢孟子因有亥五人稱爲賢尚可補註國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鬬臣五人之名未詳左傳言伐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禁重如役此豈其一人歟竊意獻子於樂正裘等則友之矣鬬臣五人則事我者也

燕毛

原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亦本鄭康成註來却爲世所口實顧麟士曰蓋昭穆既序則分定分定貝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須白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黎黑者多在下也亦非案毛老也周禮司儀職曰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註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補註白毛老也至此並見正韻毛一本作耄此以經解經第一義也朱子博極羣書猶未及此補註程是庵曰周禮鄭司農註毛老也謂老者在上也鄭氏中庸註燕以髮色爲坐今集註從鄭氏以毛爲毛髮仍是老者在上意太原閻氏據周禮駁集註未當向謂訓詁之學至宋失之者如心廣體胖鄭註胖猶大也與肥多肉也解別後代多混爲一朱子意清修之士豈必盡肥遂易註曰安舒也不知安舒乃泰字之解矣聽

其言也厲鄭註厲嚴正也從不聞有確也解且惟嚴正方與上溫義反故曰變若果確也子溫而確可乎顧寧補註人曰君子之言非有意于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又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扑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按顧氏前云是曰是非曰非即確義後引書正義及居官云云即嚴正義二者似相通也自作孽不可活書作逭逭猶緩也亦從不聞有此解何如仍鄭註逭逃也本爾雅說文古人下字不嫌重複後代必以有淺深虛實之別者盤也如辭亦說也集註辭者說之詳然則說者辭之略可知上節放淫辭是放說之詳者耶說者不得作僅辭之略者

不得作而已其可通乎或曰大儒間出著書明道其小小訓釋可以自我作古譬之天子考文一般余曰亦有別馬援當漢光武朝以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并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奏上以爲可補註見後漢書馬援傳註所引東觀記此一考文也唐開元十三年敕曰朕每讀洪範至無偏無頗惟頗一字於韻不協宜改作陂蓋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亟須刊正以免魯魚補註按元宗據周易改頗爲陂惡定字書古義力辨其非汪氏瑟庵曰頗陂誠從皮得聲義從我得聲誼從宜得聲宜從多得聲考之古音皆無不叶者

元宗之改惠氏之論俱多事耳此又考文也然則宜何從

王子母死

【原】以經解經莫合於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章以解王子為其母此厭於父在本無服權為制練冠麻（集註脫此字）麻衣縓緣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厭嫡母誤自趙岐沿於孔疏至宋闌入集註遂為世所口實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為其所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讀自製序文眞有冠履倒置之歎推其失集註自不能辭【補註】按大明令（頒行於開國元年未免仍集註之誤若孝慈錄成於洪武七年始斷自宸衷著為定制子為母雖父在庶子為其母雖母在皆得以終喪三年則父固不得厭其子母亦不得而厭其庶子也有何冠履倒置之歎耶）余嘗欲請於朝為早加刊正者此類是也或曰子攻舉子業兢兢焉惟集註之是遵莫敢或爽何獨著書不爾余曰今用之吾從周又言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經生家遵註說也若吾輩窮聖人經自當博考焉精擇焉不必規規然於一先生之言則有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等法在聖人當日蓋亦並行不悖者且註為集註傳為集傳大儒原不敢以一己之說盡經也故名曰集

但所集之時說有不備所集之見容有未定豈無望於後之人乎故每欲重整頓易本義易簀前三日手自更定誠意章其不自滿假如此奈何今之學者猶苦以舉業之見施之窮經朱子有靈吾恐未必以之為知言也矣善乎司馬文正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其中者多也虞集言早歲從吳文正公學清河元公復初為行省掾談諸經要義某悉以關洛以來之說答明日復初告吳公曰伯生經學殆未博也某始聞之不以為然繼取古今百氏傳註之說旁午錯綜而究觀之然後知不能博通於彼而遽以為有得於此者非愚則妄是則復初教我也此皆吾輩窮經之說也

【補】禮記曾子問義疏禮有庶子厭於父無厭於適母自趙岐誤註孟子而諸儒沿之即朱子孟子集註猶未免沿誤矣按大清會典庶子為所生母斬衰三年大清律庶母所生子斬衰三年此眞當於天理而愜於人心不可以破百代沿承之陋而立萬世常行之典歟

秦誓

【原】秦誓篇史繫於封殽尸為發喪哭之後書序則謂敗

崤還歸而作王伯厚亦莫能折衷但云二書各不同金仁山竟從史余以左氏傳攷之誓當作於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殽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殽肴之南境從秦嚮鄭路必經之括地志云二殽山一名嶔崟山【補註】地理通釋嶔崟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崤二十五里註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石坂十二里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卽古之殽道【補註】秦本紀正義蘇代謂之殽塞淮南王安謂之殽阪司馬遷謂之殽阨馮異謂之殽底孔穎達謂之崤關元和志謂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是也

穀梁子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余則曰秦穆公之遂霸西戎自殽之敗悔過始也曷爲乎悔過遂霸也蓋悔過是人生第一事以悔實進德修業之第一念也人必悔始克自彊自彊矣大足以王小亦不失乎霸觀穆公之言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時在位三十有三載岌岌乎恐死之將及也余向著論一篇論天子之悔過者商太甲尚矣周穆王次之諸侯之悔過者衞

敘聖武公尚矣秦穆公次之【補註】沈歸愚曰穆公敗崤而還乃作秦誓在魯僖公之三十三年也及文公二年有彭衙之師三年有濟河之師兵連禍結迄無寧歲聖人何以取之聖人不惟其事惟其辭也謂公能悔過實未必爾而其言有當於史書工諫近乎王者之事則從而取之此亦如穆王之車轍馬跡幾遍天下宜若無足錄者而呂刑一書惻然有哀矜無辜之意聖人初不廢焉洵不惟其意惟其辭也

凱風

【原】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爲之快絕【補註】按義門讀書記亦謂過小孔疏母遂不嫁之說甚善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補註】以上見章懷註引謝承書云云按范史肱本傳云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採

詩者親覩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聖人所删序
僞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
則眞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
過而已乎

【補】全謝山凱風説示李桐云在昔南雷黄公嘗疑凱風
親之過小不當如詩序詩傳所言蓋使七子之母不安
其室則家門風化所關過亦不小非可以怨爲過其後
閻徵君百詩據孔疏解之謂七子作詩自責其母遂終
不嫁予因是歎七子有諭親于道之功而其母亦不失

爲賢母蓋能遷善而自新者也詩人不特美七子卽于
其母亦有取焉矣又云人誰無過能改之則聖人不以
爲非然則七子之母固亦名教之所許也

杭堇浦與張承之書云凱風齊魯韓三家皆以爲母過
責子之詩而毛以爲其子自責仁山金氏曰七子之母
固爲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取又所歸止于一家故曰
過小西河毛氏則曰引詩相難必取其相類者惟小弁
虐子而怨則與凱風之虐子而不怨者明有關合故同
此一過而但以過之大小辨之此又凱風詩義之不出

於一者也

溝洫

【補】溝洫田間水道也【補註】朱子曰溝洫之制見于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金仁山曰周制十夫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百夫有洫洫廣八尺深八尺旱則儲水潦則泄水
止可當史記河渠書渠字不可
以當河字班固取以名其志誤矣【補註】何鳴盛曰此溝洫字卽班固溝洫志所本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朱子或問中以濬畎澮距川釋之爲得本意天下之小水無所不治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與上身宮室對照尤密
禹當日止二句先決九川之水
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如是而已賈讓

奏大川無防小水得入
蓋方其治水輒隨手治民間之田治水所
以救溺也治田所以救饑也上世純以民事爲主豈若
後代有在官在民之別哉

掘地注海

【原】歲朝獨坐偶抽架上書得朱子語類禹貢曰禹治水
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上而下此
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卻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上
當愈甚是甚治水又曰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又曰
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

漸淺方可下手【補註】傳寅禹貢集解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曰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于衝激以生怒 不覺觸悟禹掘地而注之海正所謂下而之水盡殺也在所先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則所謂上而之水漸淺在所後【補註】孟子剳記禹治水之法先下後上故禹貢施功始于冀兗先使水之下流有所歸書所謂決九川距四海此所謂掘地而注之海是也終于雍梁後使水之上流有所殺書所謂濬畎澮距川此所謂水由地中行是也 禹當日治水方略等閒爲孟子拈出今人治水專與此三言相反兩漢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王景遺修汴渠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今之治水者只宜勸其熟讀孟子耳

麋鹿

【原】余釋地既釋及人矣宜亦間釋及物蓋物亦地之所生也如大曰鴻小曰雁出毛傳【補註】詩小雅鴻雁傳 說文因而倒之曰大曰麋小曰鹿註云麋鹿之大者似不可說文麋鹿之屬耳其別處在麋澤獸屬陰鹿山獸屬陽至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專麋一本作麋介大也介麋謂麋之大者非謂麋大于鹿此亦訓詁之未精者

【補】毛西河曰四書集註補云據爾雅麋之種類有麔麎麇狄四名而非鹿鹿之種類有麚麀麛麐四名而非麋故舊稱麋陰獸冬至角解鹿陽獸夏至角解麋澤獸形大而角枝向後鹿山獸形小而角枝向前截然兩分按

高宗聖製文二集麋角解說謂麋解角於冬月令古書不必易靈臺時憲則命正訛以示信四海然則集註補云麋陰獸冬至角解尚沿舊經之誤

狐貉

【原】狐性好疑貉性好睡皆穴獸也毛深厚溫滑皆可爲裘【補註】陸佃埤雅狐性善疑貉性善睡皆藏獸也故狐貉之厚以居 說者必以一之日于貉謂自爲裘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以共尊者孔穎達

遂有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賤故服以居【補註】詩豳風七月四章正義 不知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此豈賤者之服非禮之製而聖人盛言之耶讀書不深說多泥獨狐貉之厚以居滿與元解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燕居又與褻裘複【補註】按格致鏡原引章身寧要云褻裘私居之服也狐貉皮爲之江脊修鄉黨圖考云褻裘即狐貉之裘 燕居即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取此二獸皮爲坐褥以其溫厚可適體耳【補註】鄭氏論語註云在家以接賓客疏謂在家接賓客之裘居家主溫故厚爲之陳氏禮書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蓋狐善疑貉善睡疑斯戒睡斯安燕居者之事也故燕居服之按毛傳說文文茵[illegible]

得賢臣頌註及淵鑑類函服飾部駢字類編鳥獸門凡引論語文者狐貉主裘不主爲居主燕居不主居坐

熊掌

原 熊掌卽左傳之熊蹯也補註文元年王請食熊蹯而死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宣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疏字書過熟曰胹或疑掌從手蹯從足在人有別獸何以相同余按爾雅釋獸貍狐貒貈醜其足蹯疏引說文云蹯掌也釋鳥鳧鴈醜其足蹼烏鵲醜其掌縮疏云掌亦足也可知其相通也旣思字書掌指本也手有指足亦有指故其本皆可曰掌

補 埤雅熊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按孟

子熊掌卽左傳熊蹯疑皆從手指本言之

黃鳥白鳥

原 緡蠻黃鳥補註爾雅皇黃鳥按逸周書王會篇方揚以皇鳥殆謂是歟毛傳緜蠻小鳥貌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緜蠻作鳥聲終當從毛傳及韓詩薛君章句緜蠻文貌爲是白鳥鶴鶴白鳥補註卽爾雅鷺舂鉏陸璣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按周頌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毛傳鷺白鳥也後漢書註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鷺潔白之鳥也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據此則白鳥指鷺無疑毛傳翯翯肥澤也雖朱子前有五臣文選註嚾嚾白貌終當從毛傳及說文鳥白肥澤貌字林鳥白肥澤

曰翯爲是固不得以偶有一說而廢歷來相傳之訓詁者也至宵爾索綯爾雅綯絞也補註郭註糾絞繩索謂夜而繩索糾絞也廣韻綯謂糾絞繩索也朱子註孟子正同何詩集傳或云索絞也綯索也補註按小爾雅廣器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急就篇註繩謂糾兩股以上總而合之者也一曰麻絲曰繩艸謂之索則不得以索爲絞綯爲索矣文義違反一至此補註以上見尚書疏證第一百三幾令人疑傳註非一手安得謂立學官課士子之書而無復有遺憾者與或曰然則立學官課士子爲柰何曰此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意也宋神宗告王安石曰談經者令人人殊將何以一道德

神宗之意是也但不當以安石之三經爲誣天下補註宋史王安石傳訓釋詩書周禮旣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案玉海楊時三經義辨十卷辨王安石書詩周禮三經義之失朱子出理醇義正自足以壓折之且入尤能重其言第間有漏失處豈容習爲固然余嘗慨唐自義疏行舉天下惟主一說無復漢人之宏博有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之陋補註按唐書作不言服鄭非逮宋慶歷間劉原父敞七經小傳作而經一變補註七經者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宋人說經毅然自異於先儒實自敞始遂開一代之風氣宋大儒傳註洊祏一認已盛行而元代遂以取士明用以攻制義祗蹈虛不

蹠實陋尤不可勝言速成宏問楊文懿公守陳【補註】按明史本傳楊守陳字維新鄞人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自以所見立說務求其是故五經四書私抄成而經又一變【補註】文懿公博學多識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百餘卷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卷耳乃大夫行役者之作大學本末一章乃治國平天下之傳禮喪大記一篇乃儀禮經文皆超然獨見先儒議論未嘗及是也是二公者誠皆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

蹝

【原】蹝草履也本趙岐註【補註】按蹝通作屣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屣萬乘其如脫注引劉熙孟子註曰屣草履可履又通作躧戰國策猶釋敝躧注草履也其實止解履也與史

記虞卿躡蹻之蹻別徐廣曰蹻草履也【補註】虞卿列傳集解又屝亦草履【補註】釋名草履曰屝杜氏左僖四年傳註屝草屨疏註云草屨者履屨通言耳按屝與菲同師古漢刑法志注曰菲草履也

杠

【原】杠方橋也又非本趙註【補註】按張氏鎰孟子音義杠方橋也集註從之其實止解橋也字有從石者蓋聚石水中以爲渡【補註】爾雅石杠謂之徛註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若從木則橫木以度矣且徒行者奚必用方而後濟哉余嘗謂居居究究爾雅具有明訓雖未必眞出子夏輩要遠有所承而朱子不信趙岐

複壁中作訓詁多不暇按之書籍如蹝草履也之類而朱子却信

盤

【原】盤沐浴之盤也【補註】按禮玉藻浴盤名杅用孔穎達疏說者謂古者五日一浴三日一沐甚或過三日五日之期非同盥漱爲每日晨興所必須此與銘不合所以雅愛鄭康成內則註槃承盥水者韋昭吳語註槃承盥器也直取以易集註【補註】湯盤以金鑄故金仁山大學疏義引釋文曰刻金曰銘杭堇浦作張芑堂金石契序亦曰湯之盤銘三言凡九字

柝

【原】何焯屺瞻曰集註柝行夜所擊木也本用趙氏註今皆訛爲夜行雖監本亦然【補註】義門讀書記集註柝夜行所擊木也按元板作行夜朱子本用趙註程是菴曰趙註柝行夜所擊木也行夜猶今之巡夜周禮司寤氏掌以星分夜以詔夜士鄭註云主行夜徼候者今集註訛作夜行只倒一字便說不去余謂行夜夜行何啻霄壤陸德明左傳釋文柝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補註】哀七年傳註說文作㯔一作欜夜行所擊者恐亦本是行夜【補註】按襄二十五年傳註干掫行夜秋官修閭氏註㯔謂行夜擊柝汲古本皆作行夜

伯成子高

原楊子爲我集註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于楊朱何與當取下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一段方合補註按列子楊朱篇云云已見孟子集註考證向謂孟子以餘力爲之者正指此不惟此也伯子不衣冠而處是說苑而非家語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是淮南子而非莊周不對而出譖甯喜而爲甯殖農家者流譌班固而爲史遷獨任管仲四十餘年餘當作一孔子卒至孟子遊梁百四十餘

年餘當作四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當作八百四十餘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後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後定公十三年適齊當作十四年適衛此初至衛也哀公之十年自楚反衛當作六年此終至衛也凡皆集註之宜釐正者補註以上諸條見下三續集註援引多誤註

太公

原集註分析姓與氏莫確于太公一條曰太公姜姓呂氏名尚而齊宣王不曰姓嬀氏乃曰姓田氏何與眞如太史公書混姓氏而爲一者邪史稱禹姒姓契子姓棄姬姓栢翳賜姓嬴皆是又曰禹之後契之後及秦後分封各用國爲姓故有扈氏男氏殷氏來氏徐氏郯氏等又認作姓既曰造父封趙城族由此爲趙氏頗是又曰非子以造父之寵封趙城姓趙氏却非蓋終不了了然然較北宮黝以下盆成括以上或複氏或單氏盡註作姓者猶差勝耳

補金履子云太公封于齊爲齊太祖故後世尊之曰太公亦猶田和纂齊爲田齊太祖故亦曰太公也曰太公望曰周公旦曰召公奭或號或爵以名配之故知望爲

太公名無疑又云太公姜姓名牙一名望尚字武王曰尚父按此則集註名尚殆非是

老子

原陳幾亭曰使孔子與佛相晤佛必不滿孔子孔子必與佛佛老雖皆至人然皆自大者也惟聖人終不自大者也所以一晤老子虛懷求教老子頗加譏訕聖人歎以猶龍使晤釋迦達摩之倫見其虛曠玅明嘉賞必又在猶龍之上後人見孔子歎服老子而釋氏廣大實又過之遂疑孔不及老老不及佛不知道同者未至之人

必服至人顏孟服孔是也道不同者大能服小小不能服大老子不能服孔子者也非過之也孔子能服老子者也非不及之也仁人以大事小亦此意余謂即以時人論甫能服白白不能服甫也

【補】齊東野語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于旁吾夫子乃作禮于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詞亦可謂微而婉矣按馬之畫江之贊與陳之論即謂之大能服小也固宜

曾子易簀

【原】陳幾亭曰改過真是第一善事改過徹底不懈尤是人生第一難事或言曾子易簀只是臨死不憚改過此意甚好若考其義尤有進焉大夫所賜之簀士生前可用猶之園亭別館生時未嘗不可居而考終必于正寢故嘗乘未絕而易之然則初用原未嘗過及聞而即易乃精義入神之學徹始徹終非但改過不憚也觀其呼小子時自言戰戰兢兢直貫至死方獲僅免若當時姑從曾元幾乎臨去一刻又有不免處惟不放過此刻存順保得無疆沒寧【補注】此段議論全本臨川吳氏金鼎子嘗載之余謂此足正朱子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之說【補注】說見朱子答王子合書按蒿菴閒話楚國曾聘曾子爲相是當時亦曾做大夫來故季孫得以此爲遺既已去位則此物便非所宜故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即舉而易之此亦可備一說

伯夷柳下惠

【原】郝氏解曰處世自有中行不善不入而亦有包荒之量無道不校而亦有不屑之教若拒之使不可近則隘矣玩之爲不足數則不恭矣不爲隘故欲同天下于善不爲不恭故不忍棄天下于惡陳幾亭曰二聖人蓋皆于萬物一體有未至處信哉

【補】後漢書黃瓊傳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按此即郝氏處世自有中行意

墨翟

【續】或問墨子人方儗之以孔子而孟子至比于禽獸得毋甚與余曰非子稱其教曰死無服蓋以服則傷生而

害事曰相率強不食而爲饑不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險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是何言之悖也竊以大鳥獸苟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其故鄉鳴號躊躅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今墨子教若此是禽獸之弗若矣吾固以孟子猶寛言之也

補 程是庵曰墨子姓翟毋夢烏而生因名烏以墨爲道墨非姓按此則墨翟前身本屬禽獸故孟子以爲比但其爲教更禽獸之弗若耳

莊周

原 莊周史稱爲蒙人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今歸德府商邱縣南二十里有蒙城卽周之本邑朱子謂莊子自是楚人當時南方多異端者非 補註 歸太僕五岳山人前集序云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按莊周爲宋蒙人蒙城在商邱城外正宋地于楚無涉似亦沿朱子之誤者 周嘗爲蒙漆園吏括地志漆園故城在今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 補註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正義冤句城在今曹州西南界內曹州春秋之曹國爲宋景公滅于晉哀公八年地故爲宋有莊周故亦宋之官也 補註 此段見潛邱劄記與石企齋書 不比苦縣屬陳老子生長時地尚楚未有陳滅于惠王在春秋獲麟後三年孔子已卒況老耼乎史冠楚于苦縣上以老子爲楚人者非也

號曰三晉

原 齊桓始伯天下莫彊焉齊衰而晉彊晉衰而楚彊楚衰而吳彊此邵文莊之言春秋形勢括於此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 補註 金仁山曰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至燮父遷晉水之地因名晉其後曲沃奪宗至文公以來世爲盟主末年六卿分晉自相兼并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爲諸侯謂之三晉 而力不足以禦秦始此尹起莘之言發明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者戰國形勢由于此金仁山曰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其皆天下名言也

都大梁

原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也余亦曰魏

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就平衍四達之地棄文侯武侯兩代之霸迹而爲新造之邦當是時使蚤聘孟子必爲王定不遷之計有如後世所謂天子守邊者君誠守于邊則一國之人心繫于此一國之甲兵財賦聚于此秦雖強烏能以一口氣而吞安邑哉惟安邑既失【補註】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注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陳留郡浚儀注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號曰梁金仁山曰周顯王二十九年秦公孫鞅大破魏軍魏獻河西之地于秦以和魏都安邑至此與秦界河迫不可都故徙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地後五十四年遂獻安邑于秦未幾而秦兵至大梁矣又未幾而秦

伐我圍大梁矣蔿賈曰我能往冦亦能往者不信然乎蓋始也不過偷旦夕之安卒不振以底於亡我故于魏號爲梁之日即謂畢萬之後已滅不待徵諸河水灌王假降之日矣【補註】史記河渠書索隱引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是始皇所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爲官渡水

少梁

【原】惠王九年己未秦魏戰于少梁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梁國也當時魏全有河西之地故

戰于此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即名申後死于齊者中相距二十二年必虜後復歸魏爲太子復令之將龐涓兵嗟夫嚳非惟不仁且不知甚矣

【補】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痤是魏相即衛公孫鞅所事者故明年痤卒而鞅乃犇秦表誤爲太子耳即且是太子亦是痤不是申趙世家所謂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是也

與楚將昭陽戰

【原】事有承譌歷五百載莫辨辨之實自今月始者南辱於楚是也南辱于楚此事本不可考【補註】金仁山曰周顯王十年楚伐魏決白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十六年楚景舍取魏睢濊之閒王草堂曰此爲辱楚實錄祇宜闕疑雖孫奭疏亦然【補註】孫疏云南則常辱于楚馬陵者按惠王二年魏敗韓于馬陵三十年太子與齊人戰敗于馬陵一爲勝韓一爲齊勝非楚也奈何以楚世家懷王六年戊戌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即魏世家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事以當之襄王事豈容出自惠王口【補註】金仁山同此說或曰綱目通鑑並以襄之年併于

惠之下爲其後所改年然孟子適梁與王問答的在乙酉王豈容預及十三年後事集註謂至于此或曰事具戰國策甘茂曰梁君身布冠而拘于秦蘇秦曰魏王既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卽其辱之事也然而于楚復何與焉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原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卽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者非數獻也班固曰魏界自高陵以東此距安邑指東西言張守節曰自華州北至同州竝

魏河西之地此指南北言其地四至固可按又有上郡襄王七年癸巳始入秦守節曰今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竝其地又卽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者也蓋至是而魏河西濱洛之地築長城以界秦者盡失之矣自屬兩截事濁水李氏總認爲惠王補註說見困學紀聞全云濁水蓋亦主竹書云然誤亦與集註同嘗思秦新都咸陽與魏界高陵最密邇商鞅曰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不信然乎使魏常日常得與鄰其人者守于此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補 毛西河云商君傳曰秦孝公遣衛鞅將兵伐魏襲虜公子卬魏割河西地以和遂去安邑而都大梁是因敗而割地未嘗數獻地也攷之魏數獻地皆不在惠王之世惟襄王五年獻秦以河西之地七年又獻上郡地至昭王六年直獻秦以河東之地方四百里

齊擊魏破其軍

原 惠王三十年庚辰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孫臏傳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爾時魏雖未徙大梁

要屬其一都會若韓之南陽走大梁者攻其所必救也龐涓與韓戰南梁南梁今汝州在大梁之西南六百里涓果舍之歸救大梁獨齊軍既已過而西矣一句殊不可解補註曹寅谷曰傳所云過而西竊謂無可疑者涓閒信必在齊師及竟之先比去韓而歸而齊師已過而西矣故傳言使齊軍入魏地三日人之云者明是西幷東也西行前三日預設減竈之法若十卒之亡過半也者而乃退而之東以誘使必追而涓果倍日幷行以逐之曾按輿圖窮日夜思之恍悟是相承傳寫之譌原本應是齊軍既已退而東矣退而東者誘敵之計也下文孫子謂田忌曰云云蓋問涓之信卽商量退師于是從魏地第一日退爲十萬竈

二日退爲五萬竈三日退爲三萬竈以見士卒之散亡畧盡涓見之果大喜倍日并行逐之又已入敵境矣臏生阿甄之間熟其山川形勝不待鄉導而知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馬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阿今東阿縣鄄城今省入濮州即州所理是地也兵法所謂無所往者也誘之於此始可萬鏃齊集尤異者預刻其到期又自令其舉火行兵至此驚猶鬼神雖有飛鳥會不能逃況龐涓哉通鑑亦知過而西之不可通也削此句削之誠是但以時正都安邑易大梁爲魏都不知齊與魏兩都相距幾二千里千里襲人希有得利者齊雖淺寧敢蹈之逾河度陘孤軍無繼臏之智又不肯出此以知與前桂陵之役仍皆大梁字面易魏都者不知兵者也回憶亡友陳祺芳子壽之言天下事莫難于讀書莫奇于用兵餘俱平且易耳余此條不識于讀書談兵亦有合乎否也

固而近于費

【原】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爲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氏通典總收于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顓臾城又有子游所宰之武城余讀酈注沂水條云治（【補註】酈注作沂）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按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耳故曰近（【補註】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

遠人謂顓臾

【原】徐文長極駮集註遠人謂顓臾曰在邦域中曰社稷臣曰近于費曰邦內則非遠人也明甚又曰不取爲後世子孫憂則非今有不服事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戎並興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

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即謂邾或曰魯擊柝聞于邾（【補註】哀七年傳）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以魯與邾世爲仇讎歲尋干戈壤界雖通邈若山河此吳起所謂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皆敵國耳

【補】按注疏魯侯爵宜九附庸而春秋注止邾小邾二國桓公十有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杜云皆附庸之世于今之顓臾凡五然惟邾人倔強不服竟以比隣構怨

閻氏以遠人屬邾說較確

句繹

【補】句繹有二一爲邾子地名見哀公二年春王二月經一爲小邾子地名見哀公十四年獲麟以後傳【補註】杜預以句繹爲邾地劉炫以爲小邾地孔穎達云邾與小邾國竟相近句繹所屬亦無定準猶齊魯汶陽之田莒魯爭鄆之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按金仁山謂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地當在魯鄒繹山之下

鄒與魯鬨

【原】鄒本邾也當魯隱公元年猶爲附庸以從霸主獎王室王命爲子是其爵次于魯者僅二等耳哀公七年魯

賦八百乘之賦于吳邾亦六百乘是其賦減于魯者二百乘耳故以比隣搆怨勢不下魯竟與春秋相終始何怪乎至孟子時而猶有與魯鬨之事哉

【續】萬斯大曰先儒于邾爲魯附庸非也既曰附庸卽爲私屬襄二十七年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以爲人之私則非魯附庸明矣且使既爲附庸當好惡與共憂患相卹攷春秋魯之于邾伐之者十有四敗其師圍其國入其都執其君者各一取田邑者六于他國交惡未若是甚也卽邾之于魯來伐者三升陘之戰且獲公胄縣魚門矣乎邱之盟且愬晉執季孫矣爲魯附庸敢出此乎又庶其以漆閭邱來奔黑肱以濫來奔而文公復遷于繹及其後哀賦于吳者猶六百乘則其地頗廣大抵與魯切近倔彊不相能者也按說文鬨字下解云鬭也引孟子此語爲證而其音爲下降切丁公著讀此亦作胡降

堯喪

【原】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覩堯于羹此卽舜居堯喪之實事註疏皆未

之及而前編亦不引【補註】按喪服翼注無末句程是庵謂今文家用見羹見牆事泛作景慕語非

居廬

【原】馬貴與曰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最解得確攷戰國二百四十五年間齊宣王欲短喪見孟子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見史記兩事而已

【補】儀禮義疏喪服廬不于殯宮何也近則習習則哀心

不可繼而微常則安安則敬心不可攝而散且親方存子之起居飲食必異所惻其褻也況在殯乎故無事不辟廟門朝夕啟門而哭所以致哀而遂敬也廬于中門之外哭無時所以便事而達情也周禮疏倚廬謂于路門之外倚木爲廬

獻陵之對

原 胡三省註高祖獻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八里文德皇后昭陵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相距不甚遠當太宗登層觀以望后也原可並見獻陵祇緣觀爲后作

爲后登故魏徵諷諫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考此年十一月庚午葬后前一年十月庚寅葬高祖以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論妻喪固未除而父喪亦未踰大祥孰爲輕重乎此徵之對誠哉曹子桓所謂好語動人心也

補 金仁山曰唐太宗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帝念后不已于葬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爲毀觀獻陵

高祖陵也王文憲曰夫子誠據禮直言之隱然自足以正名分抑季氏教冉有矣以魏徵事比恐未安

桐湯冢所在

原 殷本紀伊尹放太甲于桐宮註似引鄭康成註書序許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卽在于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

之術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 補註 尚書蔡謚云按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史記註謂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余卽如皇甫謐以正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既以身當國于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訓太甲乎仍屬穀熟方近至湯冢劉向所極羣書者也告成帝云殷湯無葬處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于汾陰亳疑衍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

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補註】地理今釋元和志云殷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里即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也故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雖有杜預湯冢在薄城中魏王泰又在偃師縣東兩說吾未敢以爲據【補註】後漢志梁國有薄縣註云有湯冢辨與廣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相去未遠判然各爲一縣皆得指桐爲湯陵葬地乎按閻氏既不信杜預魏王泰兩說而尚書疏證卻主湯冢在薄縣何也集註云云亦偶誤本孔安國書傳詳余尚書古文疏證卷第四

文王之囿

原文王治岐不過曰澤梁無禁詎容有囿至七十里任

樵者獵者以往自是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徙都豐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于豐作靈臺臺之少右作靈囿囿之中作沼皆條然而成故有三靈之名蓋原就南山下一片土爲之林木茂密禽獸繁多方克如是朱子生平未一至關陝與人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甚做所以既不知文王之囿爲郇靈囿又于詩靈臺不註的在何所但想像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疏矣【補說】濟邠御記又與不企齋書云岐山既容不得七十里文王囿而漢唐靈囿靈臺現在今鄠縣東所門王伯厚詩地理攷以文王之囿細註于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之下欸爲千確寓確者也想像二字弟不甘受於傳有之兩見孟子皆實事不然孟子答以好事者爲之也何如何如按七十里之囿非靈囿在岐不在豐辨見釋地補昔伊川程子親至五丈原曰兵自高地來可勝當時非此地殆不可據司馬懿所謂亮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者此僞言安軍心耳余嘗歎其確識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魏侯斯言豈直爲西門豹治鄴已乎註經書者亦宜然矣

都

原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只以曲沃證莊二十八

年云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補註】隱元年正義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是非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語乎因思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樂毅傳下齊七十餘城田單傳復齊七十餘城齊都邑衆多如是而孟子認得其大夫僅僅五人焉亦可謂簇交也矣

曾子言曰

原毛傳直言曰言說文邪疏並同論難曰語穎達疏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補註】詩公劉正義以知論

語註兩改直爲自亦有本但宜註于寢不言之下不宜註于曾子言曰下註曾子言爲自言似孟敬子來問疾曾子曾不顧之矣曾子以捷魯卿也徑告以君子修身爲政之道不及病勢云何其實人將死言也善已疾之不可爲亦具見焉言之無不周徧如此

【補】此曾子垂沒之言卽所謂善言也按眞西山謂成王言威儀曾子言容貌顏色辭氣益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故皇疏云欲重曾子臨終言善之可錄故特云言

紾招

【原】紾戾也本趙註其實戾當作捩【補註】盧抱經云戾者繆轉之意不必改字音列拗也折也韻會引孟子紾兄之臂而奪之食於捩字下招胃也亦本趙氏胃其足也則集註增出雖用周禮翟氏註然實支離不如用說文胃本作繯繯綰也余謂綰繫也益又從而繫縛之耳

【補】趙註訓紾爲戾與高誘淮南本經訓註同按小爾雅訓而戾之謂之紾繆而紾之謂之紲益施之佩服爲紲施之罪人及馬牛爲紲紾兒之臂猶言絆兒之手與樛而紾之謂而戾之同義不徒拗折之而已也又訓招爲胃孫奭音義云胃謂繫其足也實集註所本按爾雅疏胃謂之罥正義罥本或作罠說文云罠釣也以罠爲釣亦維繫之義但不當用于人茲後耳程是庵曰宋玉勉夫云茲香草白芷之類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從而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如此則茲字招字皆從本義本音而與說書之旨正自相通

蘷蘷

【原】炳燭齋隨筆曰蘷蘷齊栗蘷一足之物也【補註】埤雅東海中有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出入則有風雨其音如雷名曰蘷黃帝得之以其皮冒鼓聲聞五十里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竝有若一足之物故曰蘷蘷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補註】按汲黯傳作令天下重足而立與漢書同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又後漢書陳寵傳重足震慄桓寬鹽鐵論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余按酷吏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補註】按漢書石顯傳亦云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語尤顯白

蹙頞脅肩

【原】折枝之卽折腰也【補註】程是庵曰折枝陸氏善經謂折草樹枝集註從之與爲長者意殊不屬趙氏註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亦費力陸筠云枝肢古通用謂磬折腰肢揖也按臨川陸嘉材諱筠一

字元禮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以折枝謂案折腰肢與趙氏陸氏孟子註並見經義考人皆知之無庸贅獨頞鼻頸說文作㔼按急就篇注同【補註】也作頞非頞則頞矣【補註】頞亦作𩒹方言中𩒹謂之頞東齊謂之𩒹孫奭疏云民皆蹙其鼻頸而愁悶也且按史記蔡澤蹙齃卽頞謂鼻蹙眉也吳書諸葛恪傳折頞廣額【補註】見吳志諸葛恪傳注分明頞與額異【補註】釋名頞鞍也有垠堮也頞鞍也偃折如鞍也畢秋帆疏證曰說文云頞鼻莖也从頁安聲脅肩竦體本趙註來亦非按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霍侯朝竦體敬而禮之事【補註】按霍后備許后故亦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豈諂之謂乎吳王濞傳脅

肩絫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注並云脅翕也謂斂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注則云翕斂也【補註】按脅肩亦作胎肩斂肩竦肩毛詩抑篇箋胎肩諂笑音義胎本又作脇趙岐注孟子云脇肩竦體也諂笑强笑也後漢書張衡傳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斂肩注斂斂也孟子曰阿意事貴斂肩所尊俗之情也斂亦脅也又潘岳射雉賦雉胠肩而旋踵注人斂身謂之胠肩蓋斂其兩肩爲卑縮之狀小人之事人者耳

歸如字

【原】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註並云歸如字一作饋【補註】釋文皆曰歸如字鄭本作饋按鄭註詠而歸亦謂饋酒食與論衡明雩篇謂詠歌饋祭徐廣仲尼弟子列傳詠而歸註歸一作饋同按歸如字解則云入也還也杜預解歸者不反之辭此與蒸豚女樂何涉而下此字乎自當作饋孟子書正作饋孔子世家作遺【補註】韓非內儲說同魯君女樂文馬饋餉也遺餽贈也康成註以物有所餽遺賈公彥釋此是將物與人也故蔡天下童而習之之時皆讀作匱訓詁不精於此又可見云

【補】歸孔子豚儀禮士虞疏孟子章句俱引論語作饋齊人歸女樂漢書禮樂志齊人饋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引作饋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章懷注引作饋文選鄒陽上書注亦引論語齊人饋女樂按歸當作

饋益信

辭達

【原】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補註】敖氏繼公曰辭以達意而已當少而多則文勝而傷于煩當多而少則失于略而不足以達意辭苟足以達則不煩不略爲得其宜按此卽爲命子羽修飾之之意世皆不知辭達而已矣出于此李騰芳辭達而已矣文云彼千夫並慮而一語忽得其樂可以忘憂若萬變並前而毫髮有凝其憂甚于廢食固屬名言而金正希徑引入古文中亦僅見

專對

【原】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之專大全辨載一說曰通義理識時勢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集註專獨也本何晏說者遂謂使有正有介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果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爲上賓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噤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專擅也亦與上文達字關合

【補】漢書王吉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注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王莽傳選儒生能顓對者注曰顓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按此亦皆專擅之義

往遷于豳

【原】公劉往遷于豳【補註】括地志豳州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劉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因公爲名　史漢並稱由避桀前編故繫于桀在位二十二年甲子紀內以公劉當此上遡夏凡四百有八年自不止后稷不窋鞠三世【補註】劉敬對漢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即下遡殷至紂立六百一十二年抑豈止慶節以下十世已乎【補註】馬氏繹史云史記自后稷至武王十五世此牽于國語之言也歷千有餘歲而止十五世論者以爲不合事理按世本復有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山海經有稷叔均今並補入傳言夏衰不窋失官史以爲后稷之子亦非也漢書侯牟作夸族而無諸盩　大抵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其世系不可得詳矣噫國既爾奈何家獲欲求詳余每遇人家子孫自述其先代祖考之事娓娓及察之頗有逗漏與之辨其子孫定合口去

諸侯會者八百

【原】或問周本紀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歸此即所謂觀兵說也直至伊川程子出始辨其無大有功名教亦即張子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意耳何集註既載張子曰復繼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止之語余曰此自出劉敬列傳八百諸侯皆曰可伐遂滅殷與本紀齊世家抵牾者【補註】尚書疏證曰按孟子集註引張子語下繼曰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分明不信殷周兩本紀齊太公世家還師復歸之事既不信胡得又襲用其上文不期會孟津云云余曰史記劉敬傳說高帝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朱子正本此　朱子亦偶忘却誤引前後違反

不顧集註之當早加刊正者又此類

公劉七月

【原】自胡仁仲大紀以公劉篇爲當夏代作升諸首【補引】盧抱經云何予子亦如此金仁山併附以七月篇謂皆豳之遺詩其說曰詩小序以公劉爲召康公之所獻以豳七月爲周公之所陳召公獻之以備燕享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爲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公劉列于雅而豳七月自爲風或者顧謂公劉時夏道將墜國介戎狄之間計無文物此公劉七月之詩

蓋出周召之筆追述先公之事爾是獨不思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于文夏當三聖後文章尤爲盛其雜見傳記者可想見也公劉詩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詩上視夏小正之屬與夏令時儆之辭皆同一文軌也豈必待周召出而後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由後人手生民之詩述后稷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今緜之詩述古公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悉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曾無一語爲追述意某是以知其決爲豳之舊詩也況史氏已明言詩人歌樂思其德乎雖然七月爲豳傳詩固已何以不居二南前而居變風之末與曰詩皆采之當世而前世之詩存者不可泯也故豳七月附於十五國風之後猶商那附于三頌之末也或因問於余曰何以一編之雅而一編之風與余曰先儒固有成論矣公劉言政事也七月言風俗也既曰風自不得編入

于雅矣余以公劉七月皆被引于孟子喜仁山合而論之者如此

【補】孟子集註考證豳周之舊邑公劉所治七月篇豳之舊詩周公陳其詩以爲瞽矇諷誦之詩用其篇以爲迎寒暑勞農之樂而凡周公所作之詩與爲周公而作者編詩者皆係之豳蓋豳岐之地乃周公之采邑云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豳雅豳頌說曰甚矣讀書不可不詳解而亦未能盡信也吾讀詩至豳風考鄭氏康成三分七月之詩爲風雅頌孔穎達因之至宋朱子疑

鄭氏之說而以楚茨以下四篇爲豳雅載芟良耜諸篇爲豳頌其註楚茨也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是則存二說矣推朱子之意尚未敢信其必然按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康成箋豳詩以應豳籥分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爲豳風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爲豳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漢唐諸儒皆遵此說而程子亦以爲然乃康成之註周禮與其箋詩又不同籥章之註曰豳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觱發之類是也又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則又以首章爲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又以穫稻釀酒爲豳頌矣何一人之言自相參錯如是雪山王氏曰

此一詩而三用也謂籥章之豳詩以鼓鐘琴瑟之聲合籥也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此以七月全篇隨其音節樂器吹之以合于風雅頌或曰蓋本有是詩而亡之或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諸篇是豳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閒嘗攷之若以楚茨諸篇爲豳雅思文諸篇爲豳頌則當別標其名不應附于北山周頌也夫周禮言吹豳而甫田言琴瑟擊鼓七月一章周公陳稼穡之艱難而豐年載芟良耜皆言農事似可通用但無文以確證其爲豳耳鄭氏箋註自屬近古然一章之詩任意割裂亦有未安一家之解詩禮異同未爲定論若云隨時吹之以分音節別爲風雅頌此說尚覺近理故詳載諸說以備參攷焉

禹貢

【原】宋張九成集余取其禹貢論【補註】按張氏子韶有舜典益稷大禹諸論閻氏獨取此篇有曰此一篇以爲史官所紀耶而其間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

川此史辭也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水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四訖者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畧加刪潤敘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而謂之夏書然其間稱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自稱祇我之德不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其爲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矜伐者非如後世心夸大而外辭遜也其不矜伐者在心其色理情性退

如無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爲聖賢至于辭語之間當敘述而陳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後世之巧詐彌縫也使其如後世之人中外不相應豈能變移造化成此大功哉某因以發之然此書所紀事亦衆矣而謂之禹貢其間言賦亦詳矣乃不畧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于上若人子具甘旨溫凊之奉于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故不及賦以言名雖曰賦亦非彊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頌輸亦如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呼山川道里水土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爲言則聖賢之心益可知矣其意如此豈班馬所能及哉（補註）見尚書疏證第九十五

旱麓

（原）詩大雅旱麓之篇毛傳朱子集傳並云旱山名不指所在詩地理攷亦止及前地理志（補註）詩地理攷云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而未及後郡國志南鄭下引華陽國志曰

有池水從旱山來酈注沔水條云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池即沱字也更按明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峄山上有雲輒雨（補註）寰宇記旱山在南鄭縣西南二十里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此即旱山之所由得名與然鄭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固已見及此

（補）嚴氏粲曰毛氏以旱爲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兆興皆取其在境內者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按王厚齋謂旱

山在涿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周南召南

原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此論發自程大昌大昌平生論多異此却正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相承以爲正風實雜有淫奔之詩若野有死麕雜有東遷以後或王風或齊風者何彼穠矣是此論發自王栢栢爲朱子三傳弟子却不苟同者竊以程氏人尚有從者而王氏則知之亦鮮噫要當俟諸百世後之聖耳

補夢溪筆談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按沈歸愚作周南召南說亦據鼓鐘詩及春秋傳以南爲樂音汪氏瑟庵曰程泰之置南于風外且欲削去國風二字與周官六義不合甚爲乖謬其論南爲樂名則是蓋二南者風之首耳又按朱竹垞跋王氏詩疑謂朱子指鄭衛爲淫奔之作魯齋王氏遂删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删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所不敢删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秦誓

原秦誓上謂當作于郊次鄉師哭不當如史記作於封殽尸之時似足正其謬今長夏多暇繙閱秦紀愛張守節正義此一段妙絶補杜註左氏所不備杜子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但云王官郊晉地不指其所在正義云王官故城括地志實有二一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一在蒲州猗氏縣南二里皆爲秦伯取者上文時秦地東至河蓋猗氏王官城是余謂晉

正都于絳絳在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去猗氏密邇既取王官及郊猶襄十三年越伐吳先及郊之郊非晉之遠郊則近郊地可知補註按括地志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晉人震恐皆城守不敢出秦可謂勝任而愉快矣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正義云茅津在陝州河北縣大陽縣東補註按茅津劉伯莊以爲戎號司馬彪郡國志云河東大陽有茅津劉昭引杜註云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城括地志云茅亭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水經注云茅亭茅戎號余謂此漢二縣名並今平陸縣渡河封殽中尸正義云自茅津南渡河也點出一南字尤妙因悟初濟河是自西而東及茅津

濟河則自北而南按之輿圖宛然如覩當是時秦如入無人之地矣安得不遂霸西戎哉至左氏曰而避殆從陸路而還於其居雍城云

慶以地

【原】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于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孟子所謂慶以地與上文有功德于民者加地卽取于此一州之內也於當其屢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豈若周惠王四年巡虢公守與之酒泉之邑而自損其封畧漢景帝連削楚趙膠西郡縣以入已而致激七國變者哉

【補】全謝山答李嶧陽問開方法云禮記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夫畿內千里何所容此衆建不知此開方法也大抵方千里者得百萬里方百里者得一萬里方七十里者得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得二千五百里此在近世西河毛氏言之最悉請詳述之其說曰方一里者縱橫一里也縱橫一里祗一里者以縱之一里橫之一里無二里也若方十里卽百里矣以方一里縱十之祗十里耳至橫亦十之則已十其十而爲百里然猶十倍法也若方百里則前所云方十里者已百里矣今又十其百而縱行之非千里乎且又十其千而橫行之非萬里乎此非百倍法乎（毛氏之說止此）若方千里則當以千倍法乘之蓋前所云方百里者已得萬里今又十其萬而縱行之則十萬里且又十其十萬而橫行之則百萬里此最易曉者然則方七十里以七十倍法乘之得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以五十倍法乘之得二千五百里皆一例也夫誠解開方之法則圻內地方千里除王制所云九十三國外祗封得三十五萬四百里尚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以爲祿士閒田寧患受地有不足乎按此則畿內原有閒田閻氏云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特未解封國外尚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耳

載書

【原】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註載書盟書也按周禮司盟掌盟載之灋註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註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

【補】程是庵曰集註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乃穀梁傳之文太原閻氏據左傳士莊子爲載書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指駁集註殆未檢穀梁也按程氏據穀梁駁閻氏而周官義疏亦云司盟盟者載其所要之辭于策謂之載書則當作實字解矣

過羅

【原】酈注溫水條曰交土象林縣（兩漢屬日南郡）自知耕以來百餘年米不外散恒爲豐國（【補註】此係九眞太守任延始致畊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故能致此）不待過而自無羅者也今之災黎安得遂生長於其地哉

【補】周官義疏大宗伯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儺穢更事方嶽中鄰近之國以王命通財（古者以粟米爲財）則不惟無過羅亦並非告糴之私矣按左傳臧孫辰告糴于齊此無過羅之明證

拜下

【原】拜而受之如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補註】爲應部曰閻氏講論語拜而受之曰若今之折腰一揖而已再拜而送之曰兩揖而已夫折腰則屁高首下俗所云打恭者也以此當拜昔沿其屬首之誤不知古無折腰禮古之揖身微俯手平心推向前耳見鄭康成禮注論語上如揖集註曰手與心齊亦其徵也）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古者臣與君行禮再拜稽首于堂下君辭之然后升堂復再拜稽首故曰升成拜見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及禮記燕義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于堂下也登升成拜也受受胙也卽其事也因思此距襄二十二年孔子生僅一百有一年而以桓公之强重以天子之寵命猶且不敢越焉何一變而徑自拜乎上冠屨倒置江河日下可不爲之寒心哉

賈公彥燕禮疏曰臣拜君凡有三等初受獻拜于堂下

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苟雖下堂賓未卽拜君辭卽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受公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孔子時臣行禮皆禮之最殺者故曰泰大抵禮以漸而失失遂忘其所由來矣故聖人謹于初臣拜君又有二等公命徹幂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康成註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公彥疏臣之禮當下拜爲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倦行

臣禮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康成註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公彥疏主君雖辭賓猶終拜于下盡臣之禮爲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爲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余嘗欲補註疏者以此昔歸熙甫言人患宋史多某正患其少耳錢牧齋極賞爲通人之言余于註疏亦云爾

補儀禮義疏士相見禮臣之再拜稽首其別有三若階下再拜稽首訖而君辭之則若未成然復升再拜稽首以成之是謂成拜其禮最重次則降階未拜聞命卽升升乃再拜稽首又其次則不降階惟下席再拜稽首此賜爵禮輕故惟拜于席下而已又公食大夫禮已國之臣拜位在阼階下燕禮主人獻公二大夫媵爵于公皆是也若爲賓則拜于西階下燕禮大夫爲賓者是也聘禮私覿賓降拜于階東視階下爲稍東別于已君也此亦然故注以爲少就君也賓在西階東欲答拜時擯者

卽辭之而賓拜自若故曰拜也公見其不聽擯之辭乃降一等以示親辭而擯者致辭曰寡君從子而降矣子雖將拜也其興也容此兩辭之間而擯之拜已訖非謂賓拜未再得辭卽興若然則下文賓升不得謂已拜矣

子思稽首再拜

原孫學翼問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與稽首次第各不同何也曰此從未經拈出者周禮吉拜是拜而后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后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

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主于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

補 鳳應韶曰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原拜之義字從兩手凡言拜皆主手言故禮經有尚左右手之文兩手據地俯伏者拜之正卽尚書之拜手玉藻之據掌太祝之奇拜也褒拜以拜之數有加而別振動以拜之容色變而別吉拜以拜時手與尚而別空手以拜而首至手而別頓首稽首稽顙以拜而首至地又各異而別空首頓首稽顙稽首皆拜時有爲而爲非拜義所主也若肅拜則更以立而俯下手手不至地而別拜主手

言益可見矣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據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引首叩地御交手據地如常兩言手據地拜字畫沙印泥至吳幼清又混稽首稽顙爲一謂以凶禮故易首字爲顙以別于吉遂謂先作稽首一拜再作空首一拜爲稽顙而后拜矣故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孟子之文偶有倒順閻百詩據康成吉凶拜之註幼清稽顙卽稽首之說遂謂先稽首者爲凶拜後稽首者爲吉拜子思以凶拜示不受矣噫以閻氏讀書有識而承誤不辨且弗

復論抑子思當日不受則不受耳而乃以喪禮處豈有此情事耶

執玉高卑

續 孫學顏 請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註疑何古驗而今不驗來問余取游氏桂解曲禮鄭氏解禮運二條以示之是子讀罷不覺悚然游氏曰古之觀人者於一指顧一瞻視一謦欬之間其人之賢不肖是非禍福皆可得而分蓋古人以禮爲常一失其節則爲改常則人之禍福宜可得而知也後世之禮不明舉無以爲之節舉

無以爲節者後世之常也有一人焉而失其節亦是行乎其常而非禍福之所及也此古今所以爲異鄭氏曰三百之經三千之儀雖若不勝其繁要皆此心之用操而常存者則委蛇曲折不失尺寸一念之差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語默動止皆非故態矣觀於草木則一葉之萎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觀於天地則一星之隕一泉之決皆元氣之病也聖人爲禮以洞天下之心威儀之中吉凶驗其神明精爽之存亡註可指登降興俯獻酬裼襲以爲末節而不之察乎先王

盛時禮教達于天下士無賢不肖皆周旋于禮文之中其節奏度數耳目習焉手足安焉不得而少差也於安且習之中而忽乖其度是必其神明精爽之不在是也三代之衰列國公卿大夫猶知奉禮以從事一不中節則有死生禍福之說若越椒之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若敖氏之宗【補註】文九郤錡乞師于魯而將事不敬孟獻子知郤氏之必亡【補註】成十三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其應信若龜筮蓋先王所以制人心之意猶未泯滅而秉禮君子既能以自檢其身故能以身察乎人也序穀梁

者以爲左失之巫而後世學者不究其本遂以左氏死生禍福之說近于神怪而力排之聖人制禮精微之意替矣惜哉

【補】左成十三年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大學衍義曰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能者養之以福論曰即以人之一身而言若自勤不怠動合乎禮不孜孜乎嗜慾之徇自然體信而達順四支百體不言而喻樂天命獲天福保天爵皆所謂能者養之以福也小人反是怠棄天常終獲六極之應所謂敗以取禍也要之禮以敬爲本敬者德之輿敬怠之分惠逆之機也春秋時諸侯惟以力爭爲先務不知天命之所存人倫之所繫劉康公見

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發爲是論足以繼前聖開後學其義精矣

南蠻鴃舌

【原】孫學翼令之讀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說來質書中曰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意許行或自今永州一帶人故其聲如此苟居近楚都爲今襄陽之人聲不至此余頷之

【補】趙註云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後動者也許子托

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竝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按鴃通作鶪爾雅謂之伯勞左昭十七年傳謂之伯趙氏夏小正五月鴂則鳴謂之百鷯月令仲夏之月鶪始鳴鄭註謂之博勞豳風七月鳴鶪鄭箋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詩疏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而動陽爲生仁義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

法度

【原】一部十三經除大禹謨晚出公羊傳漢始著竹帛外

法度字僅二見一見盤庚上一見論語末要二處不可同一解論語權有五謂銖兩斤鈞石也量有五謂龠合升斗斛也度有五謂分寸尺丈引也（補註見漢律志）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也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兩日夜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大傳立權度量商君傳平斗桶權衡丈尺始皇紀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蓋未有舉權量而遺夫度者抑未有知長短而不與知輕重及多少竝急者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是也始皇紀亦名法度師古注邢昺疏正同中庸言天子之制度下即驗之以轍迹廣狹相距如一此眞所謂度也武王有天下初豈容不審此祇緣宋儒好精言性命視此等爲粗迹於度字別作解余嘗讀隋經籍唐藝文志見漢以來經解詳于名物度數而宋藝文志則尠有存者盡義理勝也又宋史儒林傳求其援經徵實如唐儒學傳中人物者尤屬寥寥說者遂譬之圖畫宋以前畫多尚故事宋以後畫專取氣韻於是實體難工空摹易善人誰肯舍其所易而難是圖誠爲古今

學術技藝遷變之大關與

【補】閻氏以五度證法度確矣惟引中庸言天子之制度下即驗之以轍迹廣狹相距如一似遺却高下一層憶段得田師前主蕺山證人社以車同軌命題會代兄作一藝以高下之度軹爲軌廣狹之度轍爲軌分比其論文云毛公曰由輈以下（今譌上）曰軌自高下言之濟盈不濡軌是也高誘曰兩輪之間曰軌自廣狹言之禮言涂度以軌是也（惟軌之廣狹同故地上之迹同）若中庸車同軌出禮驅塵不出軌轂梁車軌塵則兼高卑廣狹言之高卑則取證

于軹崇三尺三寸廣狹則取證于轍廣八尺軌字之本義本言車體地上之迹乃引申之義也中庸此句從來眛眛詩之不濡軌亦從無能言之者得鄉此作乃如撥雲霧而覩青天爲之拍案叫絕以少儀大馭證高下之度確極惟廣狹一邊當以九軌七軌五軌及遂人註之一軌二軌三軌證之引曲禮毛詩尚未分貼盡善鄉必老學著述必多尚其有以起予也拙作新政之惜師於閻歿後旋里不獲親炙悵學殖之日荒也故因閻氏法度解而謹識之

御法

【原】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朱子儀禮經傳目錄既詳禮亦略及射於樂云大樂遺聲其絕久矣今取世傳唐開元十二詩譜補之以粗見其彷彿又云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故取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此篇以補其闕至御法則云廢不可考矣余嘗歎鄭司農衆生當漢廑能註保氏五馭名目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後此恐名亦不復識時代使然也陳氏禮書曰【補註】見車戰之法 或者謂昔人以什其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補註】按原文有之愈二字不知荀吳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敎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給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敎吳以乘車而能取勝于楚何也

此語必有所受

【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余謂夏本紀明載帝舜薦禹于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帝禹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如何云不可考蓋龜山史學不熟而朱子緣同時伯恭篤尚史記每力排之不覺亦忘而同龜山或

曰史記果如是之足信乎余曰不足信固多若史記與孟子宛同者烏容有疑之之理

補毛西河曰楊氏謂此語今不可考而大禹謨帝舜薦禹辭曰朕在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之在位凡五十載而其薦禹時適三十三載非十七年乎按此尤足與史記證明

魯地七百里

原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各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

且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創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爲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溝名今爲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管仲尚不難自誣其先君以夸楚而作明堂位者彼何人哉宜其自撰出惜也採入集註顯與孟子悖

補禮記義疏明堂位此方七百里乃是方百里七誇言之耳即周禮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亦然非謂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內也孟子今魯方百里五猶以爲當損安有如註疏四十九箇方百里之說哉或據前後漢書地志實之謂魯全有兗州而跨徐青二州之域不止方七百里孟子儉于百里非確今以左傳所有魯地名覈之今地志大約在今滋陽曲阜寧陽泗水費縣之內而在鄒嶧魚臺鉅野鄆城諸縣之交而左傳始尚有費

伯後滅之以賜季友取鄅取邿滅項明見于經則方百里五實并小國而得之孟子魯公族豈有于周公封國故隘言之而漢志反確于孟子者耶

召陵

原召陵故城在今開封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括地志並同齊桓公曰寡人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小顏小司馬並云熊耳山在順陽縣北闕陽縣東山有兩峯狀若熊耳因名補註封禪書索隱引荆州記云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爲名按此則闕字或當作益順陽唐武德二年置旋省入鄧

淯縣臨淯故城在南陽鄧州西北六十里余謂既非鄧洛自熊耳在盧氏縣者亦非積甲與熊耳山齊在宜陽縣者又非達摩所葬之熊耳在陝州者蓋別一熊耳山距召陵約六百餘里江漢楚之望也故望之召陵於楚濟之不大得志也以子文為令尹城濮於楚晉之得大得志也以子玉為令尹

補謹案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子文使子玉為令尹論曰古之忠于君者莫大乎得人而以人事君必先有知人之鑒昔鮑叔之舉管仲子桑之舉孟明天下不獨矜管孟之功而必稱鮑叔子桑之善者豈非知人得人國與民咸受其福哉若楚令尹子文舉子玉之事吾惑焉春秋時楚為強國自熊達僭王以來國富兵雄而又有賢臣為之助如子文不矜己功毀家紓國三仕三已不加喜怒實楚之良也及其引才自代舉不得人吾獨為子文惜之夫子玉非無才無勇也取焦城頓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薳呂臣疑之乃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是非不知得臣之矜功肆志而乃欲舉國以餌之謬矣及其治兵于睽惟尚苛仁意欲委子玉而子玉初當大任急于見功專務強暴潰僨之兆已見于斯矣子文不聽蔿賈之言以三軍重寄授于子玉方自以為得計不旋踵戰于城濮敗急自殺獲罪于君子文實使之也子玉初為令尹欲立功以弭謗雖楚子之善謀而不聽徒以成宋之由猝起征伐之釁輕視敵國輒與晉戰終為諸侯所敗奔走喪身夫復何憾歟惟城濮之役楚國之氣稍衰而文公之霸乃成諸姬之不為荊蠻薦食者由此一戰也使子文不授政于子玉自往成宋老成持重堅壁以卻晉軍晉之大夫雖有謀勇將如何哉徒以用人不審遂釀此禍可謂忠乎然不舉子玉楚國日強晉何以霸此非子文之智不足也天方啓晉故使南風不競挫其鋒銳將假手于子玉也雖然薦子玉者烏得無罪哉夫子文不能匡其君僭王逞兵之過徒欲保其身家苟且引人自代遂致辱國為天下笑子玉之剛愎固無足論吾故著子文之罪以戒從之舉人而不慎者

戎狄是膺

原詩孔疏曰魯當春秋用兵于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此說非也按左氏僖十三年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戍周尤第一義豈有兩諸侯而無魯在中者講義云彼入冦而我當之謂之膺我伐彼而彼畏之謂之懲

以上二事解戎狄是膺其猶庶幾

補翟晴江曰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膺荆荼是徵集註曰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意也歐陽修詩本義曰詩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如孟子說豈僖公事耶荆楚也僖公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進乃遂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救許力不能勝而許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救徐力又不能勝而楚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蓋舒爲徐取之矣由是言之則詩之所謂皆與春秋不合王栢孟子通旨曰閟宮之詩蓋有錯簡孟子時詩簡未錯而所引正是說周公按詩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上陳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敘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孰頌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

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指爲周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註之訛反疑孟子

遭喪之禮

原文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是禮也卽聘禮所載聘遭喪入境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

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又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孔穎達疏號詳博亦未及此吾特爲補之云爾 補註 見哀十五年傳正義

八蜡

原 八蜡之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鄭註與蔡邕獨斷同余獨以昆蟲乃蜡辭中所祝者與草木一類耳當以經文爲斷主先嗇先嗇一神也祭司嗇司嗇二神也祭百種百種三神也饗農農四神也郵表畷郵表畷五神也禽獸卽貓虎之

屬禽獸六神也祭坊坊七神也水庸水庸八神也 此與陳氏禮書暗合 補註 禮書云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

補 禮記義疏郊特牲徐氏師曾曰據此則八神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可以無疑而紛紛之說不攻自破矣學者不信經而信注亦獨何哉

公儀子

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博士名官始見於此秦因之陳涉

亦有之至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後漢朱浮建武七年上書亦曰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何其重也竊以文帝時賈生景帝 補註 當作武帝 時董生差足當之

瘍醫

原 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之祝 祝當爲注 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流而將破者雖癰淺於疽而二瘍皆有之戰國策衛嗣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蓋

亦下士之職云

補 史記孔子居衞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按雍渠卽癰疽爲靈公瘍醫 國策補註癰疽瘍醫 豈卽如南史薛伯宗善徙癰疽者歟

程子爲講官

原 程子爲講官論經筵三劄子朱子采第一劄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補註 宋史本傳云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請於無或乎章註余尤愛第二劄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員

可續孟子格心章之後亦宜采入註至潞公四世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與曾子師子思臣也合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能尤臧氏與焉能使予不遇哉合共於孟子非徒誦之實允蹈之

補 真西山曰故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明道得於遺經

原 明道墓表曰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 補註 宋史本傳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 或問伊川既以此推其兄奈濂溪何余曰豈惟推兄且自任之矣觀上太皇太后書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又爲兄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受學於汝南周茂叔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即明道亦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故世以其兄弟繼往聖倡絶學稱之曰周程以其教人實實有下手做工夫處且歷久而無弊又稱之曰程朱

三里之城

原 左傳疏云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 補註 隱元年正義 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云

有馬十乘

原 凡地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之

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則陳文子采邑殆爲方一里者百云一傳而桓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

補 金仁山云古者車馬出于田賦每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則十乘乃十甸之田其田邑之大可知矣又云高唐齊西境大邑陳氏得之而始大今爲州按高唐在祝柯西北齊之別廟立焉魯襄二十五年祝佗父祭于高唐是也且慶封圍夙沙衞于高唐 襄十九 穆孟姬爲陳氏請高唐 昭十 趙鞅伐齊毀高唐之郭 哀十 而威王之使盼子守

高唐也趙人不敢東漁于河迫齊侯拔高唐則在戊王三十五年然則高唐亦多故矣哉

兩馬

原 集註於兩馬曰一車所駕也古之駕車通以四馬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二改作士之車所駕方與兩馬合陳氏禮書曰儀禮公賵士以馬兩（喪禮） 補註 士春秋時衛良夫乘衷甸兩牡（哀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哀二十七年）魯君以一乘車兩馬與孔子（史記）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春秋傳以兩牡爲衷甸則

四牡爲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杜預以衷甸兩牡爲輜車誤按陳氏說本哀十七年傳正義） 補註 余謂是說當矣然細按孟子所云兩馬亦未必指士之車蓋偶舉之何則言其轍迹深爲日久車多所致則當以通用之車曰四馬如駟不及舌是卽以馬之少者亦當用安車之一馬今乃云兩馬之力殆猶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云爾古人文義有從實證出者有從虛會出者此等處固宜虛會耳

大全辯載一說曰兩卽車非一二之兩蓋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此言豈一車四馬之力所使然與亦通

原 趙註云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此可以實證者也按外傳本楚語韋昭解國馬爲民馬公馬爲公之戎馬而趙氏始改行軍爲行關孫疏亦茫無發明意卽漢書昭帝紀所稱馬弩關之關乎然未敢以臆解也總之城門惟容一軌凡乘車戎車田車喪車役車之出入所駕不外此國馬公馬兩種其曰兩馬之力與猶云國馬公馬之力與是

也至若以兩爲一車豈一車四馬之力所使然是直改兩馬爲四馬尤顯與經文不合

有馬千駟

原 余讀淅氏解谷決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何則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于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

是至山自民閒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豈惟齊景公卽衞文公之賢亦奢踰制倍人所駕者至騋牝三千秦后子以富而出奔私車有千乘不然孟子祿之以天下猶富有四海之說也繫馬千駟必馬之在廄中者與十有二閑同方相稱若在民閒直一大國能有耳語意不倫乃爾乎故孟子之千駟與論語千駟一而已矣

補 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按伏櫪正與韋昭國語註繫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

臨雍拜老

原 明帝臨雍拜老是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拜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蓋用三公及次卿止二人據陳用之禮書言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蓋自續漢志以德行年耆高者一爲老一爲更失之而鄭氏以爲此三代之制誤矣余謂蔡邕明言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意古者三老五更或如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傳至漢遂以各一人當之云

補 謹案

高宗聖製文二集三老五更說曰三老五更之說不見於詩書其見於禮記者蓋出乎漢儒非孔子之言雖左傳三老凍餒之文爲最古然傳謂公聚朽蠹而三老反不見養過非與五更相提並論也注三老五更更者多矣或謂上中下壽或謂工商農（出左傳孔疏）而不及五更或謂明天地人與五行之事（出白虎通）或謂取象三辰五星（出後漢書禮儀志）或謂知三德五事者（出鄭康成禮記注）各以臆度不堪僂指矣至蔡邕獨斷乃有父事兄事之說而白虎通之謬直以爲老更各一人且曰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吁可怪哉天子養老卽所以教孝於天下何至以父事之且卽其說父一而已則天子已自有父今復事一人是非二父乎腐儒執虛文而謬大義眞不直一噱爾邕復解叟爲更謂亥家之訛夫叟與老同既有老又何藉叟爲哉予以爲三者天地人之數養老自以三舉其數耳若夫五更則更事之說爲近而五倫五常莫不具於此人數不必其備行之以敬誠愷悌則中和位育將在是矣後

儒一切穿鑿之論何足數哉

西伯善養老

原 馬貴與言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有養於國者余謂孟子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節便是西伯養老於鄉若伯夷太公往歸豈鶖熊辛甲大夫之徒自養於國學則西伯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又不待云矣

補 思齊詩雝雝在宮箋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陳氏祥道曰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

王善養老也舞大武以武周善繼志述事也

王宮有學

原 大學章句序三代之隆王宮有學惟王伯厚取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王居明堂禮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序蓋謂此余按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不獨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謂宿衛王宮者想保氏亦復爾朱子此語貞湛深經術魏華父學朱子之學者也其瀘州學記曰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於師氏萬民居於比閭教於塾師皆謂小學云

補 周官義疏師氏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師氏保氏分爲二職者師氏所教十五及二十入大學者也保氏所教八歲及十三入小學者也或以六德六行或以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要其終而言之者自十五入學至九年而大成則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忠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著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

入學者六德未可遽求必使知人之所得於天而粹然至善者爲道之本而後六德可馴致也

禮記義疏王制嘗總而論之大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小大國學中亦有小大而天子大學之在西郊者猶鄉學非大學而先儒每求小學於此是以誤也蓋以年論則八歲所入者名小學天子小學在王宮之東天子之子入焉所謂虎門側者卽此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之子入焉不於正東避天子也大夫士庶之子各在其家之塾或天子諸侯擇其公卿大

夫適士之子之俦者與世子居遊亦入焉故周禮師氏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是天子諸侯之小學一有常所而卿大夫士庶之子其小學無數亦無定所也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八歲即入西郊之小學亦太遠而不情若謂卿大夫士庶之子同入此宮左之小學亦太雜而不倫矣及其十有五年則所入者皆謂之大學而其地迴殊五百家爲黨黨有庠士庶之入大學者在此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卿大夫之子及庶人之子由庠升者入焉孟子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指此皆鄉學也自鄉而升乃入國學

庠序校皆鄉學

【原】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按小戴本雜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而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真經術之文也

【補】毛西河曰此是國學以下鄉州黨三學之名不得目鄉學也國學下原有四學一是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鄉校是也一是州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於州序是也一是黨庠學記黨有庠是也若其一家塾則四旅爲族合族一百家而置塾焉此不及者略焉耳至分夏殷周三代則周因夏殷之制而取之爲鄉州黨之名所謂周備三代之學者以此

連諸侯三句

【原】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有此二盡戰國烏能久存哉故孟子卒未百年而天下并於秦

【補】集註連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草萊任土地如李

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按漢書藝文志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屬縱横家李子三十二篇商子二十九篇屬法家然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俱見食貨志

不得於言四句

【原】鍾伯敬述其座主雷何思檢討之言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是箇大受用人萬歷己酉聞闗先參議以湖州司李聘往領房雷何思爲正考其事甚歎亦偶及是語故余家世實聞之余會萃爾對

之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曹操亦是箇大受用人、

【補】潛邱劄記又與戴唐器書云昨席上吳儂聞吾兩人之言若罔聞也真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學問雷何思太史以爲千古大受用人也

墨之治喪

【原】余嘗謂宋儒說理未嘗不是而特於引書籍也多疎或舛要當爲之諍子不當爲其佞臣莫甚於蔡氏書集傳而四書亦未能免如註墨之治喪以薄當引其本書節葬篇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不當引莊子曰墨子生不歌【補註】天下篇生不歌是謂其平日非聖王之音樂於葬無涉余獨怪孟子之喪其親也以時以力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自勿之有悔乃充虞猶問其木太美豈非爾時墨道大行殯皆從薄見合乎禮者反以爲踰禮此與孔子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者何異

【補】墨子節葬上中下三篇今惟存下篇其略曰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按曰字初學記引

此文曰作桐餘書亦多作曰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

百里奚

【原】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註非也夫曰虞人也址貫見矣不諫之秦行踪見矣年已七十齒亦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爲五羖大夫也傳至孝公時猶嘖嘖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而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

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羖大夫之號其云吾媵臣亦繫托詞以誑楚左氏媵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傒也朱子已辨其非一人漢表已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脯註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 補註 秦以五羖羊皮贖奚即市之之意非舉之市上也 或驚曰此解奇確予亦有所受之乎余曰受之父執杜于皐二丈當三十五載前遇於維揚作長歌贈

余中一段曰城南荒草萬城北古旗亭君來我往談六經出未日出歸戴星白頭老子陡一驚今世乃復有閻生不貴子博觀貴子秉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臨歧時復諄諄以確字見誨余蓋有志焉而媿未逮也細讀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故曰先去安得有如史記傒爲晉虜以媵於秦之妄說益證朱子非伯乃另一人非奚也爲不易妙理確義仍在此數本故書中耳

補 朱竹垞五羖辨曰孟子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註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自賣何截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註云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殆言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扊扅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初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聶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爲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

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予合 案范處義釋詩之說殊爲不根夫五紽五緎五總絲數非縫數也戴侗六書故曰紽緎總俱以五言皆絲之量數更證之西京雜記云五絲爲䋞倍䋞爲升倍升爲緎是緎爲絲數益無可疑范氏謂合五羊爲一裘則羔羊兒羊也豈有兒羊而五皮可以成裘者哉 按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

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穆公
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羖微物楚
人豈食之乎太原閻百詩好駁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
記嘗此質焉并以寄孔德

說大人章

【原】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
無之矣此楊龜山語何嘗論孟子如曾子之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
不然子思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推其意且有子我

相梭奚可以與我友之語子思又何獨不然善乎高忠
憲言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箇脈絡余謂孟子原
從思曾來於顏少別故曰顏子殁而聖人之學不傳

【補】禮記檀弓論爲舊君反服孟子亦然眞西山曰孟子
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揆
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按此亦思孟
相似之一證

子貢問政章

【原】陳幾亭曰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
君子則以爲未盡於脩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
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思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
問政則必窮所去尋常覩之似子貢之志卑矣然實不
卑此條可補入此章集註程子後

見音現

【原】韓昌黎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若作時文者何須識
字但取熱鬧以悅觀者之目斯足矣如見而民莫不敬
集註見音現見顯也露也與相見之見音義都別金正
希此題文云天下時入而見天子焉天子時出而見天

下焉竟認作相見字解可乎憶初晤陸元輔翼王語及
其師黃陶菴曲肱而枕之文余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
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題集註云枕去聲奈
何通篇俱作實物解翼王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
聲之枕件說似亦無礙余曰只緣承題至曲肱以爲之
枕點題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如其通篇俱錯
認此字耳或曰樂正子入見祗載見瞽瞍吾見亦罕矣
俱當如字而音現不敢見於諸侯繆公亟見於子思俱
當音現而如字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集註欲見孔

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故音現妙已奈何止註孟子尚不註論語且孺悲欲見孔子可如字陽貨欲見孔子不可如字以下有孔子不見故想朱子當年亦以無大關輕重而畧之耳

皐陶爲士

原　韓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竊以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極矣或詩徵其說按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者士師特司寇之屬官下大夫耳猶鄉士

遂士縣士爲士師之[illegible]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illegible]名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illegible]有楊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邵[illegible]六緒汝演許獬徐日久顧錫疇艾南英黃淳耀桃應問曰今章文盡稱士爲士師或曰漢景帝中二年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而史記於景帝前上溯至戰國輒名太守補註戰國策中已有太守之稱是亦以後之制加前之人也想以官名二字爲壯聽明之作時文者與此復何異

補　鄭氏論語注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孔氏左又十八年正義羅長源路史後紀眞西山大學衍義金仁山論語集註考證皆稱皐陶爲士師汪氏瑟庵曰鄭氏註今亡正義所引蓋有錯誤康成斷不至以士爲士師也羅泌以下皆宋元人其與明之作時文者相去固不能以寸耳

臧武仲以防

原　黃蘊生以防求爲後於魯一節文起講云昔魯之臣有得罪以死而仍爲之立後者叔牙是也有得罪以奔

而亦爲之立後者臧紇是也是兩者皆成於季氏而武仲之事則尤有可論焉可謂能自斷案然按公孫敖以淫奔而魯人立文伯文伯者名穀敖之長子也猶可解曰此成於襄仲也若叔孫僑如出奔齊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非季文子乎臧昭伯從公伐季氏不克而出奔乃立臧會非季平子乎祇緣起講尺幅狹不容如春秋之屬辭比事歷歷陳之故僅取上二事黃蘊生郊社之禮二句文中比云郊之禮有二正月行之爲祈穀十一月行之爲報本按仲夏之月大雩帝非又一祈乎季秋

之月大饗帝非又一報乎不皆於郊行之乎參以陳用
之言古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豊
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夏祈穀所
謂龍見而雩是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冬報周
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凡此正祭也二爲蘊
生之所及二爲余之所補對云社之禮亦有二后土之
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按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
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王社所在先儒或謂在大社之西
或謂在籍田參以陳用之言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

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是
社亦有四二爲蘊生所遺想當日蘊生博雅寧不記憶
及此祇緣中比尺幅有限故只得各以二事立義其體
使之然也善乎魏冰叔有言八股之法病在於排比有
定式夫題之義理有博衍數十端然後足以盡者有舉
其一端扼要而無遺者今必勒爲排比則是多端者不
可盡而得非一說而畢者必將强爲一說以對之其對
之又必舉其出比之語斤斤然倚何比字而不敢或亂
凡之而譯聖經賢傳其廼可知故愚嘗發憤歎息時文
之法不變而謂不枉人之材壞人之學者吾不信也

補 春秋防有三一宋邑左傳隱十一年辛巳取防是一
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一魯邑隱
九年公會齊侯于防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二
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二十九年城諸及防僖十四
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襄十三年冬城防十七年高厚
圍臧紇于防二十三年臧孫如防是按辛巳取防爲西
防公會齊侯于防爲東防武仲所以者東防也在今費
縣西北六十里

生之者衆二句

原 初交何屺瞻年甫二十四歲月與之上下論議一日
偶及時文曰吾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凡看題錯
用事誤者盡標出爲一帙蓋此乃代聖賢語氣豈有聖
賢口中而使別字用譌事者乎因歷數之得數十百條
屺瞻擊節曰如此而後見時文之難如此而後見時文
之尊今忽忽十有八年遺忘殆盡不意屺瞻歸而抄撰
制義悉彷彿鄙意而實盛余識解所不逮者者而亟錄
於此李光元生之者衆一句文前半幅云王者非能生

之也天下皆生之者也。不衆則其源隘矣故有九職之任焉徒以耕天下猶有。不耕之民非衆也必三農而下所以各自爲職者孰非開不竭之源各以職天下猶有失職之民非衆也必臣妾而外所以相與執事者孰非攻自然之利後半幅云內官自九御而下則異數也此其食而不制甚於冗員吾不以寵故加比疑之號而內食者寡矣外官自九品而外則倖位也此其食而無功甚於墨吏吾不以恩故拜權宜之爵而外食者寡矣此牘評上句据天官之九職下句据冬官之九室其文既頗簡不同難於屬對此故化去兩扇舊局艾千子盡直三農而下臣妾而外內官九御外官九品諸句批曰生之食之其人甚多獨舉此則隘矣噫九職自三農而下凡園圃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及無常職之閒民皆在矣故曰以任萬民猶可謂之隘耶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先鄭解則加九職者三事後鄭解則加四事然學藝世事服事非生財之人不知千子所謂甚多者又何人耶國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韋宏嗣注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此引匠人營國文也先鄭解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六卿三孤爲九卿則舉九品而三百六十屬統是正集註所謂朝無倖位者矣【補註】國無遊民出禮記王制篇朝無倖位出荀子王制篇況又兼婦官言之幷詳集註所略豈其隘也千子習見同時不學之徒用經往往舛錯而已實亦未嘗窮經遂幷集矢於前輩學有根柢之文多見其不知量耳且歸太僕一節文中亦有自三農生九穀以迄閒民轉移執事之語千子獨不敢批爲隘豈非惟憑耳鑒以名之重輕爲文之是非者乎

陳其宗器

【補】又鍾惺陳其宗器文中四比云或式貢以資用物有手澤之存焉或幣餘以供玩好有耳目之寄焉彼所爲列之東序西序東房西房者豈徒爲不失舊物想其仰觀俯視之際其器猶在其人已非有所惘然深悲者而以此思哀哀可知已有其典謨而傳者天位地符之所出焉有同度數而列者帶礪山川之所鎮焉彼所爲出之外府內府典玉典瑞者豈以爲玩物喪志想其卜世卜年之久其人已往其器猶新有所穆然深思者而以

此思守守可知已當其時繁弱以賜同姓楛矢以賜異姓桓圭琮圭以禮天地百靈而天球宏璧之屬獨不在分物薦幣之數者曰是官府之守器也與犧牲黍稷歲享烝嘗者也當是時琬玉以象德大璋以聘女執冒執邊以視朝巡守而大貝赤力之類獨不列於服物采章之內者曰是天府之守藏也與朱紘玉戚世供清廟者也掉尾云不然不腆先君之敝器玉人尚璽之鬲也守府之爲多將焉用陳薦以彰賄哉吔贍許其用經亦所謂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者耳今試摘其數句論之周禮

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先給上文九式及弔用與充府庫所餘者乃以其財共玩好今節去餘財又不曰玩好而曰用物則九式弔用孰非用物而謂皆乎澤之存乎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以九賦給九式之一事賜予卽好用之式蓋燕好所賜予臣下者乃因好用好字譌爲玩好乎大宗伯王執鎭圭鄭氏註鎭安也以四鎭之山爲瑑飾蓋象職方之山鎭以爲飾安得譌爲山川之所鎭又以帶礪二字妄加塗澤乎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至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布典瑞猶漢之符璽郎所掌玉瑞玉器與天府之玉鎭其用各異於宗器何涉又天官有玉府冬官有玉人典玉則一部周禮無此官安得杜撰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今錯記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文而譌爲桓圭琮圭不知桓圭乃公所執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今改圭爲玉又誤因下文諸侯聘女之文譌穀圭爲大璋可乎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大者用大璋以灌中者用中璋小者用

邊璋以代圭瓚也今三璋獨截用邊璋且因執冒而例曰執邊言執則昧灌之義舉邊則失璋之名可乎玉人攻玉者耳周官有掌節無尚璽尚寶司明之官也典玉尚璽其鍾氏增定周官耶且皆非守藏之人而云守府之爲多何也鍾氏更有薦其時食文其援據尤多譌以此篇獨爲人所拾誦故不可以不辨按仍有漏者朱紘出樂記此處當用朱干

【補】周官義疏大府有物可好而玩之以適其情雖聖人不廢以經傳考之舞衣大貝兌戈埀矢見於尚書詹壺

紀甗見於春秋傳要亦禮樂之器具故後世傳爲宗器重寶而當時直以爲玩好而已又典庸器如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及琴瑟管籥先王先公之手澤口氣存焉者皆藏而世守之祭祀或與宗器並陳毛西河云章句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此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惟大饗大喪斯用之如顧命陳赤刀禘祫陳玉鎮類春秋時祭焉得有此在傳重之以宗器陳賂鄭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爲言如尊罍琖斝盞盛籩豆類

如會同

原有持辛未房書宗廟之事如會同四句文見示者稱爲汪鈍翁弟子鈍翁評玩一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得向來習解俱未了此惟此文中段云至於時聘以結同盟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皆廟見而廟受之如會如同孰非有事於宗廟者哉如字方醒余曰陳用之禮書明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或政於宗廟無涉即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郤地閑隙之地也如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何從有宗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二語乃大行人之職文不切會同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大抵時文講典制何嘗捕風說夢只惜其師多一番傅會耳

補周官義疏大行人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既並言之而諸職中言會同者非一公西氏言志亦云如會同可見人多禮盛不僅如尋常朝覲而已會同則爲壇於國外如司儀職所云合諸侯令爲壇三成覲禮所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者是也槩之鄉師牛人縣

師遺人稍人廩人司市賈師諸官會同則有徒役輂輦牛車任器委積之共衆庶之作糧食之備賓饋之市而大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意發禁施政所行者遠則於侯國封壤擇一都會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適焉者蓋亦有之會同二者對文則別合言則通故諸官皆連言會同也其合諸侯大約不過數十國而止以壇宮所容無幾而君行師從則其地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會同時方伯連帥量率其常有事於王家者

而非脊六服以行矣　又案小司馬職小會同掌事如大司馬之法意四方之方伯連帥率諸侯而畢會則爲會同之大者若止一方則爲會同之小者與　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則殷同據下經巡守殷國竝承十有二歲之文也然因不巡守而殷國經亦究無明文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是巡守雖以十二年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爲徧召六服而使之盡朝哉蓋朝覲宗遇常禮也猶祭享之有大禘大祫也盛禮閱數年而一舉

所以震燿聲靈而齊一諸侯之心志也舉盛禮則不復舉常禮歲無二朝蓋不欲數勤諸侯矣反覆經文似是如此但注義承習已久不敢輙廢故竝存而論之

儀禮義疏覲禮周官言朝覲會同者非或專言朝覲或專言會同或統言朝覲會同又或言大朝覲大會同又或言合諸侯目其事者有異則行禮之處與其法儀亦當有殊然諸職散見其緖棼如條分縷析而各指其所歸蓋難言矣　此禮有因巡守而舉者亦有不因巡守而舉者因巡守則舉於方岳不因巡守則無論王畿內外遠近皆可舉職方氏先言王將巡守下云王殷國亦如之則是巡守與殷國爲二也若京師之朝覲見於廟見於朝者其恒也設使來朝者多若一一特見既恐久留賓客而王亦不勝其勞且或廟朝之不足以容也於是爲壇於國外以受之一日而畢事其斯爲大朝覲之禮與若然則亦不必以十二年王不巡守而後有此矣爲宮而四門界做明堂之制必四門者以其四方有當禮之神故設四門以通之也雖有四門而諸侯行覲則但入自南門而卽位於壇之南耳與明堂位之法皃也

聘禮習儀云爲壝壇無宮而此云爲宮則當有牆垣矣深四尺言其最上一層之崇也最上一層所謂堂也崇四尺而爲三成是每成一尺而堂不以成數也每成一尺則一舉足而升無階矣近郊有明堂諸侯之覲不於明堂而別爲宮其故未詳豈朝諸侯於明堂爲非常之典第開世偶舉之而不可以彝與

義門讀書記注衆類曰同按周禮殷類曰同避宣祖諱故改曰衆

寬則得衆四句

原天下有明知其不然而麴心眛目以從者時文是也前已卯南闈寬則得衆四句墨卷莫高於第十二名顧寘分兩截做上截做寬信敏公下截做得衆民任有功與說各以舜禹湯武事實配之既典既切亦古亦新又得結語之體余亦曾誦習來心竊謂此章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文當首做堯然後及舜以下奈堯無如許事實余之而做禹是乃牽題以就我圖觀者熱鬧而不顧理路之背馳也悲夫

補謹案

高宗聖製文初集經筵御論曰夫子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旨而統之曰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信敏公乃聖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寬居首者蓋寬者仁之用仁者元之德元者善之長故惟寬然後能兼容並育而羣生之衆有所托命焉左傳記夫子之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因一時爲鄭而發此補偏救弊之說若夫聖王出治舍寬其何以爲敷政寧人之本哉

周易折中泰聖賢之心無棄物堯舜之道欲並生非包荒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矣然包荒非混而無別之謂故必斷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然後用舍舉措無不合於中魯論所謂寬信敏公者蓋相似也四者以寬爲本故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

四書釋地又續補

四書釋地三續補目錄

余之釋地也既廣而釋人及物且廣而釋訓詁釋典制矣又續得一百六十二條合前二編共三百條或曰何不遂及其全余曰唯唯否否【補註】史記太史公自序注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夫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之書莫過于此本業以朱子猶言一部論語白頭亦解說不盡顧余何人敢盡學庸語孟之蘊奧雖然書猶天也無窮固天昭昭者亦孰非天乎余惟自扇其螢光而已矣發其石火而已矣【補註】杜牧代裴相公謝狀螢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劉勰新論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李白詩石火無留光久之遂得一百二十二條仍曰釋地者意未能忘乎其造端託始也觀者毋以支離誚我太原閻若璩

目

舉直錯諸枉四句　龍子曰節
兵以鼓進　井地
後車　魯平公將出
胡氏曰一段　王者之迹熄節
魯太師　禹貢

父爲大夫八句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三讓謂固遜　所以勸親親也
爭民施奪　予所否者
鼻之於臭　攻乎異端二句
子路問成人　鼈
天時不如地利二句　而有宋朝之美
以禮食　澤流風餘韻
斯民也三代節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
天命命　兵
以皮冠節　吾不惴焉
七八月之閒旱　君子疾沒世章
人無遠慮章　誰毀誰譽
王宮有學　詩云實始翦商
唯諾　展獲字禽
夫然後之中國　楚狂接輿歌一句
惜乎夫子之說三句　文身
楚狂歌　女安則爲之節
法外意　子退朝冉子退朝

部舞 在邦在家
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益烈山澤而焚之 不多食
侍坐侍侍側 吾何修十二句
曲肱而枕之 君子實元黃二句
晉文公 無求生以害人二句
敬忠以勸 巽與之言二句
必也射乎 論語之書獨二子以子稱
湍水 桃應問曰章

入公門章 曾子養曾皙兩段
其待我以橫逆 匡章通國章
寶珠玉者 行其所無事也
以樂侑食 射不主皮
國無遊民 王宮有學
虞人 一介不以與人二句
羣居終日章 曲肱而枕之
闕黨闕里 謂當棖闑之間
侍食於君節 若爲君嘗食然

見齊衰者見冕者 有一言
其恕乎 漆雕開
弟子門人 使民以時
六尺之孤 宗廟之禮二句
天下英才 今日舉百鈞
仁者無不愛二句 湯居亳與葛爲鄰
云乎 周公弟也二句
或問子產章 公孫拔
誦詩 子游子夏

棫樸 舜禹益避位
序說註趙氏曰 狗彘食人食二句
徐氏曰下士二句 牽牛章
今茲未能 易耨
巫匠亦然 昔者
孟子將朝王 五伯
孟子置博士 讒諂面諛
東里 伐飛廉
子見南子節 曾西

問津　今之樂由古之樂
而居堯之宮　不挾兄弟而友
五畝之宅　集註援引多誤

四書釋地三續目錄

四書釋地三續補

太原閻若璩原本　山陰後學樊廷枚校補

舉直錯諸枉四句

原 困學紀聞曰孫季和補註萬歷紹興府志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從陸九淵悟心性之學舉進士判邵武軍自號燭湖居士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余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龍子曰節

原 胡朏明曰龍子言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為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為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為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為言之也夏氏僎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

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又曰或問禹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爲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竝見荒於東則稔於西瀛於高則絀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之所得于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眞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取盈使民稱貸而益之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之敝法乎哉

補 羅泌貢法非不善論曰蓋禹之貢法謂後世不善用之則可謂禹之法不善則不可今也漸於戰國之弊而以之議禹法是乃目熱無鹽白頭蒼月之狀而議南威西子非必天下之正色者也按此正與胡氏說同

兵以鼓進

原 兵以鼓進以金退集註亦本趙氏東陽許氏據周禮大司馬之職以辯正不知杜註左氏補註哀十六年亦同斯文

孔穎達疏曰周禮是教戰法其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聲補註正義聲作擊金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艾陵之役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荀子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補註議兵篇

井地

原 井地卽井田也集註云爾惟趙氏順孫纂疏曰井地則言其始以地而畫井耳井田則因其田旣已成井而言之也亦辨析又曰洛涯地名漢水至其地因以名之尤足證前說之非誣

補章句曰畢戰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棄田籍故井田之道不明也讀地爲田考工記匠人註文公又問井田疏曰彼是使畢戰問今以爲文公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爲文公問也毛詩甫田正義引孟子亦云使畢戰問井田按以考工注詩疏證之漢唐舊本必作問井田趙氏乃依正文訓也毛詩信南山正義又引孟子曰井田不均則知集註井地即井田也更堪取決

後車

原詩緜蠻講義云古人惟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故

孟子前一箇後車即弟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亦非孟子之輜重後一箇後車即隨以田獵者周禮田僕謂之佐車馭夫謂之從車當時王之所乘以田則木路而已司馬相如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揚雄羽獵賦方馳千駟狡騎萬帥可爲孟子作註脚

補命彼後車箋倅車也正義朝祀之副曰貳兵車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

魯平公將出

原孟子書敘法有案伏於前而後隨照應之者若陳良之徒陳相爲孟子將責相之兄弟倍其師是有首勿敘出習至末吐露之者若魯平公將出孟子之平陸兩章是蓋魯平公何人其肯就見孟子也實以樂正子言樂正子之言逮事不諧時方露出於其口最有味孟子之平陸首但及其人之官職耳至其名維何自露出於其人之口其氏維何又補出於孟子之口一層一層方足亦他書中無此法也余向謂古人省言之體者於此尤可驗云補註四書辨云孟子反魯終喪魯平公與宋王會於鳧繹樂正子備道孟子之賢正此時也

胡氏曰一段

原高氏拱春秋正旨或問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專

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

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

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謳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邪暴交作臣

弒君子弒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考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脉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

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卽其取

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卽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捨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雨水舟楫既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

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胡氏仍謂是周月只當引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僖十年冬大雨雪之書時者以辨不必及月高氏析猶未精）曰孔子不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託故託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卽可據而行也

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

或問春秋固天子之事而筆則筆削則削豈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卽所謂筆也如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卽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篡弒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爲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爲侯止可爲子歟夫大惡魯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所稱之公否乎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於朝之者降而爲子抑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

上之祖曾有朝魯桓之事遂於二百年閒皆稱爲子彼周侯爲吾周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

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己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歟曰修則孔子修之事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於自敘其績不然

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乎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於自敘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即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于邾後即書曰齊人歸讙及闡是歸讙及闡者由歸益于邾也使不歸益于邾固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後即書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歸鄆讙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讙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讙及闡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噫亦甚

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

或問春秋之說何紛紛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援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永有懼焉斯予明之之意也蓋天

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補春秋傳說彙纂隱元年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耳說者不察而以為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于夸矣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春王正月說曰春秋之作聖

人所以尊王室明賞罰為人君之金鑑編年紀月奉正朔而列其條貫故經云春王正月邱明作傳所以註經則曰春王周正月孔子當周之時紀周之事其編年奉周無疑而邱明必註曰周之正月何哉所以闢後世之惑可以釋然無疑而後儒猶有執一偏之見紛紜評論甚矣學者難明而易惑也註家或以為周改月兼改時者或以為周改月不改時者或以為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引經據典紛如聚訟吾則以本文斷之夫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以成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以位三才孔子以周人紀周事必不改時王之正朔後儒以子月為冬而曰春王正月乃夫子加之非周以為春也程子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為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以商元祀十二月秦元年冬十月例之故有改朔不起數之辨不知春秋所書皆本周正也以傳證之如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冬至必於子月若行夏之時則寅月豈有冬至之理又昭公十有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可為改時改月之明證而改正朔易服色乃時王之事

非孔子所能自主其書春王正月正所以尊周也以經傳本文參考之可為的據矣或曰周以子月為歲首而經曰春孔子既以子月為春而又曰行夏之時毋乃自相矛盾乎余曰不然周以子月為正月所以合天道也夏以寅月為歲首所以順人情也行夏時者夫子通論百王垂訓萬世春秋尊時王之正朔不書冬而書春乃周之舊制非夫子改之亦非夫子加之也春秋明一王之大統微亂臣賊子使諸侯不敢覦天子大夫不敢覦諸侯所以尊王室也尊王室而首僭天子之正朔吾知

夫子必不為矣聖人之書最為剴切而後儒推求過甚反失夫子尊周之大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秋也知斯義者可以折衷矣朱相國曰春秋之用子正三傳本無異義後儒自生膠葛未觀其通也用子正而不廢夏正者周也汲冢周書所云武王伐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則猶夏焉是也知此則無疑於周禮之正歲正月詩之七月四月矣用夏正而不廢周正者自漢太初以來至於今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七政皆從子正起算是也知

此則無疑于正月日至七月日至陳寵天以為元周以為春之說矣惟蔡氏所疑殷十二月秦十月不改月似覺參差不知史記成於太初以後其為追改無疑而班固漢書律志所引伊訓十二月乃冬至越茀祀天非歲首也然則商與秦漢改正則改月益瞭然可識矣

王者之迹熄節

原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也昔人辨之已詳羅文止此題文猶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而自民勞六月以下為變雅自屬作時文者伎倆其末幅弁結則妙

絕云詩降自黍離而苕華諸篇猶存之雅之末不忍其遽也矣王絕於東遷而載筆之權復遲之平之終其庸有冀也矣冀之深不忍之至故憂之亟挽之力六經於治亂之際則未有如春秋之志者也即朱子所謂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書豈恁地不濟事者也按苕之華何草不黃本作於幽王世豈容不編諸雅余欲改之云詩降自黍離而正月諸篇猶存之雅之中不忍其遽也矣蓋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說者皆謂其道已然事似周東遷後之詩

云

補 汪氏瑟庵曰明說詩亡何得改作雅亡前人之說皆非也春秋作謂孔子作春秋時非謂春秋之始也前人誤解春秋作故不得不以詩亡為雅亡耳

魯大師

原 集註於魯大師云大師樂官名於師冕云師樂師瞽者余謂前註不備按鄭康成周禮大師註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賈公彥疏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

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爲小師其餘爲瞽矇也又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凡國之瞽矇屬焉而受其政教故註爲未備或問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不比瞽矇直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安知當時有目而審於音者不以之充乎且大師一則曰大祭祀帥瞽再則曰大射帥瞽三則曰大喪帥瞽帥之云爾未見其身之爲瞽也余請儀禮以證曰大射儀曰僕人正正者長也相大師僕人師師者佐也相少師

僕人士士者吏也相上工瞽方有相不比樂正猶周禮大司樂小樂正猶樂師不復言相此有目無目之別也且鄉射禮曰工不興註謂瞽矇禮略也則後曰大師不興亦以瞽矇故或曰然則大師摯以下凡八人皆羣無目者相率而去魯乎余曰亦不盡爾如播鼗周禮瞽矇掌之眡瞭亦掌之磬師掌教擊磬即敎眡瞭也書稱日食瞽奏鼓而眡瞭亦於賓射奏焉想見當日有目者自操其樂器而去無目者憑人扶持之而去安得工畫者畫此一幅伶官去國之圖哉

補 朱載堉樂經新說曰大師小師瞽矇眡瞭此四官爲一類蓋皆無目之人及有目而不甚明者若師曠師冕輩是也按此正與閻氏說合

禹貢

原 又續載張子韶禹貢論微嫌其中段解釋處未嘗胡朏明作禹貢錐指改正之曰或問如張氏說則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乃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於已安在其爲不矜不伐哉曰是無足疑也非獨斯二語益稷篇言之屢矣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

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非禹之自言于帝前者乎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于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無乃有違而禹曾不以爲嫌臣曰祗台德君曰迪朕德聖人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與在下也哉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即此可以知禹矣問者唯唯而

退總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肱聯爲一體其更
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季之人情妄爲測度也

父爲大夫八句

原 湯若士文云今夫葬用爵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者所以之死也祭用祿不及其生猶逮其死者所以之生也是故諸侯而世其貴也有諸侯之禮相世焉必不肯降而自鼻庶人而世其賤也有庶人之禮相世焉必不敢引而自尊然則周公之所以別嫌疑也必于大夫士矣故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父子世爲大夫者而後可也使父爲大夫而子則士焉云云葬以士祭以士父子世爲士者而後可也使父爲士而子則大夫焉云云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原 呂成公曰觀書者要當妄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已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補 汪氏瑟庵曰按塾講之言高而無當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學者之治已則然君子之治國而欲不求諸人不非諸人是有德而無禮政刑也可乎哉

三讓謂固遜

原 金仁山前編曰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余謂此足補集註固遜之說 補註 朱子或問亦云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則集註固遜宜作終遜 案士冠禮鄭氏註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故韓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某禮辭曰此一辭也某又曰

此再辭也卒不得辭則三辭不許矣苦儀禮難讀者其孰於禮乃爾

補 邢疏曰太王疾太伯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又程子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二說皆指實言之

所以勸親親也

原 余嘗謂所以勸親親也上親字宜衍以有勸字故子張問善人之道之道二字宜衍以答不貼道字故寇退

曾子反寇退二字宜衍以重上文故去他國之道也不宜云重出此句萬章下篇所無故存之以備後人㕘考

爭民施奪

原 新鄭高氏曰此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卽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張爾公曰如此看方於下兩是故有理會

予所否者

原 集註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 補註 集註考證語見襄二十五年之類因思僖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襄十九年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襄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襄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一年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定六年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皆有所字足徵其確但何以用所字未解曰所指物之辭余欲易此註曰所指物之辭凡誓辭皆有

鼻之於臭

補 凡字有三義一總說二相反惟臭字爲然臭氣之總名也 補註 易說卦傳巽爲臭禮月令春其臭羶夏其臭焦中央土其臭香秋其臭腥冬其臭朽 又香易繫辭其臭如蘭是也 補註 禮郊特牲灌用鬯臭內則皆佩容臭 又惡氣戰國策其似惡聞王之臭是也 補註 書盤庚無起穢以自臭周禮天官宮人去其惡臭左僖四年傳十年尚猶有臭 若鼻之於臭則專指香蓋以下文安佚字例出集註略講義兼指香臭非 趙註鼻之喜芬香

攻乎異端一句

原 孫奕示兒編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後明太祖亦暗同此解

補 大學衍義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爲而發七修類藁曰荷亭辨論侍御盧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辭則庶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擊去異端斯害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兒編內有此說其解尤明白謂攻如攻人之

惡之攻已如未之也巳之巳巳止也可謂簡而明也

子路問成人

原顧涇陽曰子路問成人高存之云此恐是子路商論人物之語非爲自家發問也某聞而豁然余謂此蓋以答處知之不然聖人不如此答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當以圈外胡氏曰解爲確不然聖人不以子路所已能者教之第難爲作時文者道耳何則作時文者必守註尤必守圈內註黃太沖言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悲夫

補陳同甫與朱子書曰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

鼈

原國語里革曰登川禽韋昭注川禽鼈蜃之屬按鼈介蟲也是亦可謂之禽猶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有鱗者鱗水蟲也亦可謂之獸乃知禽獸所包甚廣不必二足而羽四足而毛者而後謂之也補註邵氏爾雅正義亦據考工記及魯語爲證

天時不如二句

原業師吳太易先生謂此節兩地利字殊不同上地利是舉偏而言之巳足勝天時下地利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墓木徒拱著書莫遂恐有名字翳然之感爲識于此先生諱一清大河衛人丁酉北闈舉人甲辰捷會元後二年卒

補尉繚子戰威篇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巳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斷之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巳按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卿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曾見古別典

而有宋朝之美

原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辭抑辭補註見正韻顏師古注韋孟詩學而時習之因又之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或曰鄭康成箋詩予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作與字解辭尤顯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尚如是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

補宋兩公子朝皆曰宋朝一爲司寇乃桓公弟一出奔

衛宋朝之美是也黃氏日鈔曰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宋朝之美協于經文脈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皆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二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似亦不類按金仁山謂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字中遞之正與詩箋合

以禮食

原 孫奭疏所謂禮食者案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致妙今講義云以餽請之禮食似不如孫疏之典切

補 左氏襄三年傳與之禮食使佐新軍杜註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補註韋昭曰禮食公食大夫之禮孫疏引坊記云云似不若傳文之典切

澤流風餘韻

原 新鄭高氏曰端毅王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也補註列子膚色脂澤荀子佚豫娩澤註顏色潤澤也茲言爲是猶禮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澤皆五世而斬也若如註謂流風餘韻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補註程拳時亦云按君子之流風餘韻雖百世可也五世安得遂斬且孟子專爲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而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時講小人謂無位者

補 禮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此五世即所謂以五爲九也自我至高祖五世自元孫至我亦五世按以三爲五則以我之孫至我之祖亦爲五世也

斯民也三代節

原 黃勉齋朱子之子壻也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背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實勝今集註補註此段全本攷證

補金仁山曰漢書昇帝紀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朱子于此章舊得其意後得漢史引此以見不易民而化之意遂譏其說按毛西河又謂大全載朱氏註此時其徒王柏親見朱氏改討註文直至通夜云云

以文王為所出之帝

原或問成王以周公勳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自出而周公配之其說何據余曰此出陸淳春秋纂例而集註引之第意似信明堂位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謂魯止有周公廟不知襄十二年臨於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孔疏云文二年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也哀二年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衞亦立文王廟也此以有功德王命立之與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禮不同竊以魯既廟文王矣又安得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哉淳名為通春秋而實汨之或曰然則自出帝奈何余曰今不可得考矣以臆度之周祖稷殷祖契而所自出者則其父嚳也不遠也有虞夏后並祖顓頊而其所自出則顓頊之祖黃帝也亦不遠也經傳固無明文事以類推魯其以王季乎或太王乎為文王所自出也或歎曰佳余獨愛宋神宗元豐五年與宰臣論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于祖禰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為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神宗聖學高明方能發此萬古不磨之論較之同時儒者欲人於冬至祀其初祖者僭矣晚宋儒者益以木有

本水有源必推至于厥初生民之祖後已者荒矣習其說遂于十年十五年兩設皇初祖帝神牌祀之卒罹火災上視其祖自稱僅知德懿熙仁四代者其識見豈不萬相懸絕哉

天命命

原陳幾亭曰四子言命凡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峻命不易即數矣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理也居易俟命大德受命即數矣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理也不幸短命賜不受命道之

行廢由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卽數矣然亦只言得學庸兩論若孟子永言配命不貫以天者何嘗非理耶天命靡常貫以天者又何嘗非數耶殺亭闢此想亦應失笑

兵

原日知錄謂古之言兵皆指器無有指人言者余證以四書如足兵去兵不以兵車棄甲曳兵兵也堅甲利兵王興甲兵動天下之兵兵革非不堅利不以兵革之利爲兵餽之兵甲不多秦楚搆兵果皆器也可謂確絕夫

必作是解而後可免近日講義去兵是不召募之胡說但謂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梁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王自以精兵三萬人擊漢軍見於太史公之書請問孫子曰兵衆孰彊蘇秦曰五家之兵章子將五都之兵荀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豈得謂兵不指執兵之人言耶奚待秦漢下耶要謂五經中無此語則合

補顧亭林云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左氏僖公十八年傳鑄此兵也若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哀公十三年

以皮冠節

原余旣篤信左傳亦闢以孟子較之則以孟子爲據如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

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枊子厚之所駮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既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襄十四年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昭十二年楚子皮冠執鞭以出則皮冠者乃諸侯田獵之冠故卽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旣至先示以期日卽告以田於某所應幾虞人芟除其草萊爲可陣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於期所以集衆故曰以旗致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

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緣答虞人以皮冠遂
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不然
世且不識虞人之何故不至而下段議論亦無由發作
時文者不體會孟子反據左氏而謂此四招者皆田制
拘矣過矣 補註 守道不如守官杜氏以爲非聖人之言沈歸愚曰是論也終無以易之辨見守道論
補 周官義疏司服皮弁韋弁禮服之冠也皮冠蓋加於
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次於潁尾
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其去皮冠而仍
有禮冠矣如皮冠卽韋弁則衛獻公不釋皮冠正自應

四書釋地三續補 主

爾孫甯二子胡爲怒乎以其爲田獵所有事之冠故招
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 皮冠
禮器圖周禮司常孤卿建旜儀禮聘禮使者亦建旜又
司常云通帛爲旜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則卽
大赤也旜數未聞準以典命如其命數之說則王之卿
六旜公之孤四旜卿三旜侯伯子男之卿則以次第殺
焉其張縿之弧亦如大赤 旜
禮器圖覲禮侯載龍旂弧韣司常交龍爲旂考工記龍
旂九斿蓋交畫升龍降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此

侯所建也上公九斿侯伯則七斿子男則五斿上得兼
下下不得僭上也爾雅云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于
縿練斿九飾以組維以縷蓋揭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
爲縿屬縿爲旒旒亦曰旆縿以纁則斿繡矣左傳所謂
綪茷也升龍素則降龍青矣曲禮所謂左青龍也青陽
也素陰也陽在上而降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其斿
之長短則諸侯齊軫天子則長如大常 旂
禮器圖周禮司常析羽爲旌又曰斿車載旌考工記鍾
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蓋染羽以

四書釋地三續補 主

爲旌也旌注干旄而旄又注于干首故名干旌 旌

吾不惴焉

原 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
補 王若虛孟子辨惑曰不字爲衍不然則誤耳范濂石
渠意見曰蓋吾亦惴焉之誤辨疑亦曰疑爲亦字然不
如閻氏之確

七八月之閒旱

原 春秋時晉獨用夏正僖五年卜偃曰襄三十年絳縣
人曰是著見左氏傳戰國魏分自晉故亦用夏正著見

竹書紀年【補註】尚書疏證云紀年爲魏史記魏出于晉當時列國惟晉擯用夏正以左氏驗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皆謂夏正杜氏亦經註出但未補明一句日于時晉獨用夏正所以然者何也成春秋在前見竹書在後故也可知當孟子游梁其通國中正用夏正也乃孟子對襄王仍以周正蓋于時周之天命未改而孟子又未嘗臣梁故此亦從來未經拈出者

【補】金仁山曰孟子篇內多以周正數月按李善注文選引綦毋邃孟子注秋陽以暴之釋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又元儒吳澄曰周改月數孟子所稱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皆用所改之月也似不必以未嘗臣梁而始稱周正矣

君子疾沒世章

【原】余每讀南史劉峻傳其自序曰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何其言之悲也

人無遠慮章

【原】京山郝氏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即生于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即伏于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虛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常醒灼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爲貫盈履滿之事兢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誰毀誰譽

【原】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集註本此

王宮有學

【原】蒙引云王宮王朝之內也大戴記保傅篇註云大學在王宮之東朱子蓋本于此

詩云實始翦商

【原】陶元淳紫司交游中亦稱有才者亦好詆宋儒來告余曰爾雅釋詁明云翦勤也【補註】惠定宇詩古義亦訓翦爲勤、大王翦商即王季之其勤王家耳奈何作斷商解害理余曰字固有兩義却相反者如翦勤也亦云斷也子治毛詩平日讀至于牧之野及敦商之旅猶得解作大王勤勞于商乎紫司猶彊辯余笑曰子之契交中沈秋士嘗贈子詩十年以長慚兄事萬卷初開羨後生子不記憶乎子方當開卷之時尚未到開口地于是而赤屈服而去

補 詩閟宮鄭箋云翦斷也周禮翦氏注云翦斷滅之言也詩云實始翦商說文引詩作戩商云戩滅也則漢儒皆作斷商解矣

唯諾

原 集註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諾應辭也字書云諾徐應聲而劉夢吉集有唯諾說唯恭于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納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亦佳

展獲字禽

原 左傳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杜註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吾意必魯孝公之子公子展其人不知有何隱慝死猶爲天所降罰既如是惡之矣又何以子孫生有柳下惠出 補註 庾信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銘註云柳氏之先本姓展氏魯孝公之後展禽食采于柳下謂之柳下惠遂姓柳氏 計爾時惠且長矣禮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又不知如何恐懼修省以答天譴此皆人所未經拈出者 補註 禽是二十字柳下季季是五十字

夫然後之中國

原 帝堯本紀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劉熙註曰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 補註 書召誥土中大司徒地中當即此義 註精絕當即補入孟子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當如致爲臣章註中國當國之中也以註方與下中國別又中國爲諸夏稱而中國之義凡有三

補 趙註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按南夷與中國上下文義貫通此古註之最用意者亦備一說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原 王復禮草堂日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兩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妙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字者以有輿字在前也 補註 下車本包氏註而鄭註則云下堂出門或因莊子人間世接輿遊其門與 自莊子以接輿爲名又稱爲狂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多不用韻此何足信而註家從之竟以爲名非也若皇甫謐高士傳又遠出作論語者之後撰其人姓名曰陸通益無足辨矣

惜乎夫子之說三句

【原】黃東發曰集註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某按上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所言別有君子之意也張惟適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二句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卽上文君子說字卽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可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兩層意

文身

【原】留青日札曰某幼時及見會城住房客名孫祿者父子兄弟各於兩臂背足刺爲花卉葫蘆鳥獸之形史記【補註】越世家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因國法甚禁皆在隱處不令人見某命解衣歷歷按之亦有五彩塡者分明可玩及詢其故乃曰業下海爲鮮者必須黥體然後能辟蛟龍鯨鯢之害也方知揃髮文身古亦有自按漢地理志于粵已云錄此者見今猶信耳

【補】左哀七年傳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史記吳太伯世家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自序文身斷髮黿鱓與處莊子逍遙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按漢志粵地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也與史記正義所引同

楚狂歌

【原】詩本音曰凡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補註】兮劉四章末二句卽以之字爲韻天作子孫保之之與岐爲韻我將于時保之之與威爲韻賚篇以上之思語助爲韻余謂亦有以兮爲韻者如鳳兮鳳兮與下衰追韻是又曰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爲一音【補註】漢廣一二三章廣泳永方兔爰二章罦造憂覺野有蔓草首章漙婉願揚之水二章皓繡鵠憂斯下首章苞茂好猶生民五章道草茂苞褎秀好民勞五章安殘綣反諫桑柔三章將往競梗泮水二章藻蹻昭笑教皆平上去爲韻谷風五章慉讎售鞠覆育毒中谷有蓷二章脩歎淑抑十一章昭樂懆藐教虐耄皆平去入爲韻淸人三章軸陶抽好平上入通韻旱麓四章載備祀福上去入爲韻余謂故下已殆二字與上衰追韻且卽謂已而殆而二而字通與上兮衰追已殆爲一韻亦無不可此古人韻而又韻之法也或問亦見諸三百篇否余曰齊風南山篇崔綏歸歸懷爲韻卽謂歸止懷止二止字通與上崔綏等爲一韻陳風墓門篇已矣與上斯知韻卽謂斧以斯之國人知之二之字通與斯知等爲一韻亦無不可顧寧人曰當知古人詩無處無韻

不必以後人五言詩兩句一韻法求之

女安則爲之節

原 徐方虞此節文結尾云噫吾由是而知縱有大無道之事不能勝天下之安之者矣直說到楚大子商臣曰能一輩人上

法外意

原 晉書陶侃傳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最稱妙語顏淵問爲邦註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語尤令人深長思蓋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存乎其先者放鄭聲遠佞人此持乎其後者

子退朝冉子退朝

原 子退朝是退魯君所日視之內朝一名治朝在雉門之內路門之外者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庀家政之內朝一名私朝在寢門之外者陳用之誤會國語之文謂卿以下有二朝不知其一仍屬公朝 補註 此章註也似非如卿大夫一朝仍屬公朝何以敬姜曰皆非吾所敢言耶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有從於朝冉有俟於黨氏之溝云云如季氏本有朝在公何俟焉煩使從而又何俟焉敬姜明言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君之官職豈令議於私家乎爲正於此

補 周官義疏司士卿大夫直有二門內朝在寢門外外朝在大門外詩緇衣正義陸德明釋文引鄭注云朝于季氏之私朝集解引周生注云謂罷朝于魯君誤矣

韶舞

原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固是而陳氏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皐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余謂吳公子札之觀樂以歌始以舞終即舞亦以文武始以韶箾終

補 舜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簫韶九成而鳳凰儀按舞器有簫左傳作箾又有干羽故樂則韶舞舞是韶之終則是辭之決

在邦在家

原 讀書劄記曰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其實在家難達甚於在邦余謂亦即齊家難於治國之說

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原】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周官之文也有鈴曰旂注旄首曰旌爾雅之文也集註既用交龍爲旂則當註旌曰析羽爲五采繫之於旌之上爾雅所謂注旄於干竿同首也【補註】本同常鄭註蓋有羽又有旄孟子云羽旄之美范宣子假羽旄於齊【補註】襄十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補註】定四年是陳氏禮書賈公彥言大常而下干首皆有旄羽蓋干首注以旄旄首注以旌則羽旄所以爲旗飾也旂皆有羽旄集註混用旂字又脫旄字並非

益烈山澤而焚之

【原】胡朏明曰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何也蓋刊乃常法閒有深林窮谷沓蔚蒙蘢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省人力此聖人變通之智余按集註烈熾也不如用廣韻烈火也爲直捷

【補】當日蕩蕩懷襄之世藏山於澤環澤皆山山澤不廓清則水道不出而水不可得而治也而此山澤者固盡爲草木之所藪而此草木者又多爲禽獸之所依聚而纖旃有非燎原之一炬不可者豈必在深林窮谷閒哉況左傳明言閼伯爲堯火正當時未嘗無官舜以山澤之任非閼伯所能勝而特命益兼攝之故曰掌猶曰以虞官掌火官也然則掌火於洪水未治以前凡此草木禽獸益既能殺之作虞於洪水既平而後卽此草木禽獸益又能生之其斯爲聖人通變之智也歟

不多食

【原】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

何獨此而忽泛及耶亦不倫矣

【補】梁陶宏景本草經註曰今人噉辛辣物惟此最常故論語云每食不撤薑言可常食但不可多耳又祝穆事文類聚蔬菜門題云薑不多食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似先得閻氏之意者顧寧人解曲禮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說者誤蒙上餕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殆似山東人作不徹薑食不多食義卽謂不多食薑同一謬也按李詡戒庵漫筆亦以連文言之爲非

侍坐侍侍側

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以齒序顏淵季路侍則以德序論當日坐次自子路第一顏淵第二故夫子問志而由先對而回後對也閔子侍側一節亦是以德序閔子少子路六歲但長冉有十四歲子貢十六歲耳蔡虛齋以爲此蓋齒序者非

吾何修十二句

原董其昌文講巡狩云彼其五載而一覲有若此者講述職云彼其三載而一覲有若此者講省耕省斂云彼其春秋而一覲有若此者愚謂五載而一覲是巳三載

而一覲是何事案今文堯典羣后四朝乃五載之事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古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周禮大行人六服有歲壹見以至六歲壹見中有三歲一朝者此不得藉口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言明王之制閒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然又是十二年一巡狩所謂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亦不得藉口且此非董氏所知意不過見明制外官三年一朝覲遂臆斷古諸侯朝於天子制亦如此也

石子嵐曰述職爲三載一覲董或據閒朝之說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晏子不當舍周禮而泛舉以對也

曲肱而枕之

原愚幼讀黃淳耀文輒笑其不識字或以爲過予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字集註明云去聲奈何通篇俱作臥而薦首者之物解或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作講亦是無礙予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云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須改却題何作曲肱以爲枕以合此文而後免不識字之誚

補佩文韻府去聲二十七沁引論語曲肱而枕之與易來之坎坎險且枕同釋文木在首曰枕枕席之枕上聲如詩角枕粲兮輾轉伏枕皆在二十六寑

君子實元黃二句

原錢牧齋言天啓初湯臨川之仲子大耆偕朱如容掌垣游長安如容盛談時藝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坐客有面折之者曰左傳陰飴甥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臨川君子實元黃二句文云周師入君子怒可也改恕爲怒有何出處豈時文應使別

字乎仲子曰嘗有人問家先生家先生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吾此文以毛詩左傳作對也如容鼓掌曰吾謂無一字無來處豈非誠證乎其人俛首而去如容語余先輩文不可輕易彈駁如此愚謂以恕爲怒明係湯氏一時誤用而其子代爲文過取給於口試思此詩乃君子見讒人而怒責之之詞於周師入何涉乎然則若何而可余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僖二十六年傳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兼此二義改作周師入君子恐可也斯無一字無出處矣

補　君子即士女中在位者以迎其君子可直指大會諸侯言趙注謂諸侯執帛疏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案書五玉三帛或此言帛以該玉言元黃以該纁

晉文公

原　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果爾誠可爲老然遷多妄說不若左傳國語足信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按此則文公入國甫三十六歲即薨亦只四十四耳杜元凱言戰城濮文公年四十安得有如陳際泰謫而不正文老而舉事故慮日暮而計挺者耶

補　謹按

御製味餘書室隨筆曰唐叔封晉作周屏翰東遷後王室卑諸侯僭齊桓糾召陵之師葵邱之會爲五霸首晉文繼之其老謀沉略有過於桓者獻公有五子重耳次爲公惑于內讒申生死重耳夷吾同被讒逐觀其不訴

寘薪不校君命胸襟豈小褊哉彼力不能守盟而行者智早不及矣獻公既沒里丕意在文公遂糾徒作亂殺其君之二子當是時夷吾乘亂賂秦以求立誅郤里丕閉糴背約致韓之敗而重耳不肯因以爲利顛播流離五臣相從處狄十二年割妻子之愛復適齊彼齊姜醉遣醒以戈逐正其不露圭角示人以無求復之意有安富貴之心是其譎也及其答楚子問則喜遇知己申意而談而忍觀脅之辱謝懷嬴之責猶屈于不知己也然後歸國投璧于河以安臣下之心赦寺人披得免呂郤

之難辭秦納王而啓南陽作三軍用原軫出穀戍釋宋
圍破子玉之謀全三舍之信一戰而霸業成受王策命
車服作宮踐土以盟諸侯三罪服民三行禦狄是其雄
才大略出于艱阻更事多而收功速也後溫之會召王
見諸侯欲以尊事天子爲名而又自嫌强大不敢朝周
則夫子所謂譎而不正也晉文有霸主之才故能安內
亂成外治繼齊桓之業而信宜于諸侯其後襄靈成厲
不能繼述霸業漸衰然晉猶爲盟主羈縻不絕悼公振
之復霸諸侯遂成三駕之績則文公之貽謀垂裕者遠

也嗚呼一驪姬內亂二十餘年凡五易其主晉國幾亡
幸天方相晉假手重耳匡扶舊業箕子曰其後必大若
文公者豈可少哉

無求生以害仁二句

【原】屈原懷沙賦曰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洪興祖補註
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
甚於死者豈復愛此七尺之軀哉朱子謂其言偉然可
立懦夫之氣

敬忠以勸

【原】韓文考異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
之例韓文屢見【補註】剝啄行凡今之人急名以官註韓文與多作以此爲最明白
者余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
使民勸於善也宜補註曰以與也

【補】古以與字通用此在左傳已有之鄭伯謂莊王其俘
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此句具有兩層義如楚文王
滅羅徙羅子于長沙故長沙有汨羅鄭若滅得徙于楚
之南徼爲江南此一義也實海濱楚世家作賓之海濱
言不得從楚境內卽塡實于百越之地爲海濱之民此

又一義也又魏書李順傳此年行師當克以不

巽與之言三句

【原】集註以法語巽言作對而與字之神不出惟左蘿石
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
而我之匡救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
言不得不巽以與言之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

必也射乎

【原】南園漫錄曰集註以惟於射而後有爭解必也射乎
蓋以決辭爲義屬上句及必也聖乎則云疑辭屬下句

二句文氣皆同通作疑辭爲順余謂亦非必也決辭乎疑辭一句中具有二義不寧惟是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然

論語之書獨二子以子稱

原魏華父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補註曾子名參字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七南反有子名若字子有或稱子若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字或子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弟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係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閒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所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則知字不易於子也此亦妙論足廣序說之未備

湍水

原後漢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其父泥和往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湍爲水行疾者此亦一證補註史記河渠書水湍悍注韋昭曰湍疾與漢書溝洫志注急流曰湍同

桃應問曰章

原黃蘊生有此全章文後四小比云蓋以一夫之命爲輕於天子父之命者此三代以下之論非所施於上古以父子之樂爲不如有天下之樂者此豪傑以下之情非所出於聖人法申於宮禁則人不可妄殺而海內刑措矣親重於天下則力無所不竭而大孝錫類矣從此看出以天下養養之至來尤稱眞經術也

入公門章

原汪武曹文講首節云嘗考魯有三門曰路門曰雉門而其最外者曰庫門其制擬於天子之皋門者是也凡庫門與雉門路門皆可曰公門而此誌夫子入朝之始則所謂公門者蓋庫門也夫此門也不惟遠于治朝之堂抑且未及外朝之位講三節四節云曰此君之外朝也云云過此則爲雉門畧而不書何也與入庫門同也

入乎雉門而君治朝之堂在焉蓋魯有三門亦有三朝
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續記】江慎修曰治朝外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汪氏琬曰此說無所經見直以乘車出入故耳不知古門階左墄右平平以便車也左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門必有臺臺之下則廷耳大夫以下乃不臺門燕朝在路門之內
而治朝者乃日所常朝之地也其堂之高凡七尺故其
階爲七等諸有位于朝者其位列於中庭之左右而有
北面東面西面之別焉夏官司士所爲正其位者也夫
子於此兩手摳衣歷階以升密邇至尊在斯時也彼其
視過位之時其森嚴固已有間而況較之入門之始乎

講五節既畢總收云至若所謂燕朝者蓋君退自治朝
則聽政於斯而羣臣不從入焉其在公族則常朝于斯
而異姓者不與焉故其事不復書也蓋茲之所書者人
臣常朝之儀故於治朝之事書之獨詳而必先之以過
位又先之以入門以其爲常朝所必歷之地而連類以
及之所以見其處之各有其節而不敢苟也其自記云
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爲外
朝雉門之內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治朝與燕朝皆
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謂燕朝也玉藻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
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
朝載於周禮三公孤卿以下設位於庭中所謂面三槐
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
雖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而
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
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路寢即燕朝也以此見羣
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眡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註
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云君燕羣臣則在寢燕

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故鄭必以王圖宗
人嘉事爲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于內朝之文益知異
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
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
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
集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
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況朱子
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
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

何既知此爲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無疑也存疑惟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卽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爲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耳余按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此足見韓厥卿也得從景公入至燕朝以兼大僕故

補 汪氏瑟庵曰入公門節當通君召使擯至愉愉如也爲一節並非朝君之事諸說皆誤近惟劉端臨論語解得之

曾子養曾晳兩段

原 黃蘊生文中段云蓋至請所與而懼可知也懼中饋之不潔而親以爲不必須至問有餘而喜可知也喜餕食之和甘而親以爲有可共則疾應之曰有而已不必其果有餘也親以爲有餘是卽有餘也眞入神之語

其待我以橫逆

原 陳幾亭曰橫逆二字不可輕看前此須消盡惡機之感若有一毫感召卽爲自取直是當然豈名橫逆試看目前感應作一事到足色妥當便人人愜意出一語到十分的確便箇箇點頭爲人到得顏曾方說得橫逆大賢以下無橫逆

匡章通國章

原 陳大士文本戰國策云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以殺其妻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以逐其子責善貼諫殺母上非也余少曾有一作云天下有父責善於子而子不受而父逐之而人絕之可也有子責善於父而父不受而父逐之而人絕之未可也與饒雙峯見合

補 章子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出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出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惘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于揚其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矜其過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

合而直不失爲孝子如宋儒楊文靖公張宣公言則其於章子有太過者

寶珠玉者

原 此謂以珠玉作耳目之玩者耳 補註 王伯厚曰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寶三若楚語王孫圉曰國之寶六而已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蓋一以祀神一以禳災方獲福矣何殃之有物一也顧所用之何如耳

行其所無事也

原 禹貢錐指曰孔書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水此不必到處皆然綿亘千百里遠其實當時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衆口一辭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曾及皆以爲妄闢章壺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蔡傳所云則後世築隄壅埽閘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余謂如此讀孟子眞可謂通人之識矣

以樂侑食

原 或問以樂侑食古不獨卿大夫以上且下逮士得與太驕樂巳乎余按顏氏家訓書證篇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夫古樂府出漢代長老猶以樂侑食復何疑於古

補 按集註亞飯以下當兼下三節諸伶言蓋四飯缺以上歌樂章以侑食於堂上鼓方叔以下奏樂器以侑食於堂下而大師則兼掌堂上堂下之樂少師則貳大師者也故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

射不主皮

辨陳氏禮書有主皮之射有貫革之射析爲二主皮之射四字見儀禮鄉射禮記貫革之射四字見禮記樂記各不相蒙而集註以貫革解主皮恐非蓋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果如集註解則是以軍士武射陷堅穿札之才而興賢能矣豈其然胡不考至此因考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庶人無侯

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不待中爲雋非是要不中即不中亦可但取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便可得與於祭以天生有一等文弱之人力不逮遠不能射於百步外何必定主於獲先王蓋深爲此等慮故純乎尚德而不尚力陳用之曰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川之以詢衆庶在一曰和二曰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曰云云妙在融會二禮而爲言不至執此以病彼眞通儒也

陳用之又曰自天子至於卿大夫皆有大射賓射燕射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

補以主皮爲鄉射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是以不主皮爲禮射鄉射禮記禮射不主皮鄭註云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論語射不主皮雖係鄉射記文仍當主禮射言之善乎敖繼公之言曰主皮之皮與皮侯之皮不同蓋中甲之革爲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皆指此也中甲之革犀兕

若牛之皮也爲物堅厚强者乃能貫之故禮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故也

國無遊民

原遊民二字出王制即游手謂失棄本業者與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者殊不同蓋閒民第無常職耳實爲九職之一轉移執事謂傭作於人轉徙不定也世豈容無此輩來說周禮此一條者曰養生者無一物之可闕治生者無一夫之可怠先王於民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國無游民

原不指人盡務農所包者廣故歸太僕文云率天下之人以生天下之財自三農生九穀以至於閒民轉移執事莫非興事造業之徒而欲爲浮民不可得得之矣

王宮有學

原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敎學爲先鄭氏註內則設師保以敎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劉芳曰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故洛陽記國子學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此又可爲王宮有學及王制大學在郊之切證

虞人

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儗乎大夫招以旌寧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于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補註襄十四齊侯田于沛補註昭二十二事與孟子輒駁異

一介不以二句

原熊次侯此題文謂上句成物下句成已出比尤佳云人必自忘其廉恥而後謂他人之廉恥不足惜與者無幾悔悟之餘遂令無以自處非所以成物也惟道與義可以服人習一物而羞惡辭讓之良留於人心者無盡雖欲與之而有所不能矣

補汪氏琬庵曰一介不以與人亦是已分上事熊作成物解支也冉子本不當與粟子噲本不當與人燕豈必爲子華子之計乎此與儲在文爲衛君章文叔齊一邊以全父名立說皆時文中之不槩於理者

羣居終日章

原通鑑晉紀懷帝永嘉三年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見即羣居惟說平生常事即言不及義後嗣其殆乎即難矣哉也

曲肱而枕之

原何屺瞻評黃淳耀文云此句枕字釋文集註悉音去聲傍搜篇韻俱上聲訓枕席去聲則引論語此句毛晃曰衾枕之枕上聲詩角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物曰

枕去聲論語曲肱而枕之是也往閒丈百詩亦云枕是
虛擁非以肱代㽂庵不當使別字惜其博辨故曾棄而
終錄之

闕黨闕里

原 闕黨黨名亦猶達巷亦黨名也闕里里名亦猶史記
孔子世家有孔里亦里名也闕黨按兖州府志在府城
補註 又續云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名闕黨泉此云府城何也 東北一里有泉亦以
此名荀子稱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以化是也闕
里在曲阜縣城中至聖廟之東梅福 補註 當有傳字 稱今仲尼

之廟不出闕里是也然闕里亦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
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
記索隱正義可謂高明博洽如顧寧人先生亦以闕黨
即闕里

謂當棖闑之閒

原 陳介眉曰門兩扉扉兩旁各有木謂之棖 補註 爾雅棖謂之楔註門兩旁木正義皇侃云門左右兩楹邊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鄭註棖門楔也孔疏以爲門之兩旁長木也 當兩扉之合處
又樹一木以當扉常設而不動謂之闑 補註 爾雅橜謂之闑正義士冠禮云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鄭註云闑橛也曲禮云由闑右李如圭云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因有闑則凡出入不能當兩扉之中只就一扉
內取中是在棖闑之閒矣君出入則就棖闑之閒取中
而行臣不敢當中只靠邊行立亦如之也明確之至又
曰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闑右者自外而言門
之東扉也出入皆由此却非蓋天下東西有定而左右
無定當其自外而視內也闑向北則門之東扉爲闑右
不待言及自內而視外也闑向南則闑右不又在門之
西扉乎安得謂出入皆由一處今之屬吏謁上官由東

角門入謁既畢輒從西角門出猶遺意也朱子言古人
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尤非蓋玉藻閏
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聽朔此在國之陽之明堂豈
屬平常朝門若朝門未有不洞啓兩扉者觀鄰國來聘
卿大夫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可證余因悟來聘者
所謂闑西乃本國大夫士所出之闑右所謂闑東乃本
國大夫士所入之闑右哉至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與本
國臣子全無異此又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云爾

侍食於君節

原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君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集註不本玉藻而引周禮甚不合

補禮記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按此經無君祭之文故集註引周禮云王日一舉膳夫授祭但周禮可以證君祭尙於君祭先飯無明文惟儀禮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此侍食於君君祭先飯之確證也然集註云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直本鄭註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也之義又云不敢當客禮也客字仍據玉藻言但恐君命之祭而即先飯若同於膳宰之嘗食故朱子以不敢當客禮解之非眞君命之祭也然則引玉藻固不如周禮爲可憑尤不如儀禮士相見禮爲較著云又按君祭直用祭肺不祭離肺先飯先嘗已前近食後嘗遠食

若爲君嘗食然

原集註此句本鄭氏最妙蓋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臣侍君乃臣自嘗已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鄭氏又云於君祭則先飯矣即余不待君命之祭之意但殊覺渾含誰謂康成學支離哉

見齊衰者見冕者

原有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或三月服不暫釋於其身此見之是眞見其服此者冕孤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元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燕見哉此見之不必眞見其服但當服此者故邢昺以見大夫三字疏見冕者得之矣孫學顏曰冕字活

有一言

原字作文字解始於秦補註秦始皇本紀同書文字古謂之言有一言是也亦謂之文史闕文是也亦謂之名補註外史達書名大行人諭書名聘禮百名以上中庸集註文書名是也秦漢以來始有句稱補註毛公詩傳每篇之末別其章句古謂之言一言以蔽之是也補註駢字類編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疏古者謂一句爲一言又關雎五章章四句疏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亦謂之辭不以文害辭

是也亦謂之章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是也

【補】以一句爲一言者左氏定四年傳趙簡子稱子太叔語我九言韓詩外傳曾子曰君子有三言是以一字爲一言者戰國策云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說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漢書東方朔傳云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是

其恕乎

【原】此恕字與所藏乎身不恕恕字朱子大學或問分別

最精曰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二者之閒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詳見本書

【補】左氏襄二十四年傳恕思以明德補註周書程典曰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李登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

漆雕開

【原】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憲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補註】按閔於伯魚及退而亦皆稱名茲獨曰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爲其字復何疑蓋自安國註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者失之

【補】漢書古今人表漆雕啟第三等藝文志儒家者流漆雕子十三篇注孔子弟子漆雕啟後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史記列傳漆雕開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按漢人避啟用開故諸記載多以夏后啟爲夏后開微子啟爲微子開此開字在舊經或亦作啟王氏因舉以爲說

弟子門人

【原】後漢賈逵傳始析弟子與門生爲二註未備歐陽公

孔宙【補註】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伷考宙卒於靈帝熹平四年惟隸釋爲六年正月卒與金石錄異而伷於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訛謬若是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補註】隸辨碑考載孔宙碑陰凡六十二人有門生故吏名五篆字題其上與書畫譜所述隸釋同按歐陽公題名跋稱弟子門生外又有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適合六十二人之數閻氏祗據弟子及門生人數者蓋本顧寧人日知錄而節文云余按鄭康成傳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是其證也

然論語稱門人者八弟子者三門弟子者二孟子稱弟子者三門人者二皆正屬一人此則古今稱謂之不同耳

補 朱竹垞曰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按論孟所稱閻云皆正屬一人但論語子夏之門人斷非孔子弟子可知孟子門人問曰恐亦非盆成括弟子也經義考必一一分屬之何歟

使民以時

原 吳亦韓來問時謂農隙之時朱子亦嘗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也徒杠與梁成註則云九十月農功已畢可用民力二說不同將孰是余曰隙字不是當改作畢字蓋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各於農隙以講習若力役之事惟自九月農務畢起冬至而止無有於春夏者莊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皆謂秋冬際也參以鄭註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盆徵其用民力於農畢時此等處亦係集註偶未檢不必過泥也補註按畢亦可謂之隙集註以隙字包畢而言蓋所爲使民原兼蒐苗獮狩與夫力役之事也

補 謹按

高宗聖製文二集蒐苗獮狩說傳稱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各具時義言固引而未發至所稱皆於農隙以講事吾不能無疑焉夫秋冬或有農隙至於春夏則自播種以至刈穫其間耘耨灌溉較晴量雨炙背胝足苦哉耕夫蓋無一時之安心息力而謂之有農隙可乎嘗思蒐苗从草獮狩从犬古人制字蓋有深意杜註苗爲苗除害是矣而所云蒐索擇取不孕者猶未免以辭害義夫禽獸囿族聚而類處使擇牡而驚其牝則孕者不能無傷

豈育物之仁哉則所爲蒐索者亦以蒐索其害苗爲當至於獮狩皆从犬則誠守而取之順殺氣而獮之是則春夏之取獸繫乎用秋冬之取獸繫乎獸其義明矣雖然更有說焉古時地廣人希故田或遊獸而有蒐苗之事以除其害今自腹裏以及邊地壤無不耕安得有禽獸害苗之事乎若夫圍場之地原自不耕則所謂蒐索其不孕而肥者與夫初生如苗者以嘗新釋其義亦未嘗不通而實非古人所解者矣

六尺之孤

【原】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公彥疏云六尺謂年十五鄭康成註論語六尺謂年十五已下增二字妙蓋寄託者何必定十五歲卽十四十三等亦可然以此解周禮野尚爲未成丁者經固各有解與以例孟子適市之童李密應門之童皆曰五尺則謂年十歲者奈何但以幼小混解過至後人動稱三尺童子此又不可以升降皆五年者解矣

【補】周官鄉大夫注六尺謂年十五疏古者二歲半爲一尺六尺十五地官大司徒疏引鄭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又鄉大夫疏喪服傳疏論語正義皆引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孔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玉篇引作可以侂六尺之孤說文云侂寄也

宗廟之禮二句

【原】陳介眉自記曰昭穆二字昭取其昭明穆取其幽穆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此章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統羣昭羣穆咸在與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之故集註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祼將有宗祝有司

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先輩文多不深考如王守溪文云太祖而下有列北廟而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爲南有列南廟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皆因之而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者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

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抑殊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徧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况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北穆皆在南雜遝讙譁神人擾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陶朴菴文又曰昭穆

之次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于穆以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于昭則又合講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明此題之意者也竊以四書中典制因爲時文壞盡豈過於此故介眉所作文後半幅云凡以祖考有祖考之昭穆子姓亦有子姓之昭穆而並存于宗廟之中乃定子姓之昭穆無殊于定祖考之昭穆而不出于宗廟之禮之外由其禮以繹其意非所以序昭穆而何蓋昭穆者本從祖考以得名在各廟則左昭而右

穆在太廟則南穆而北昭幽明之義也故附必以班尸必以孫而使昭不混穆穆不混昭者上下有常固合都宮而成秩乃序昭穆者更由子姓以起義昭繼以穆而穆之後更有昭穆朋以昭而昭之後又有穆父子之倫也故就列與其行賜爵分其等而使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尊卑不紊尤因入廟而加嚴武周于此見遠近之別焉見長幼之殊焉見親疏之殺焉蓋仰承者七廟之尊崇旁列者天潢之蹌濟而一以昭穆序之則凡在昭穆者皆得與于祭所爲繫姓綴食以聯其情且各爲昭

穆者無敢越其班所爲別嫌明微以定其分余謂定其分聯其情亦即傳錦泉文中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疏之義耳

【補】禮記義疏祭統三時皆祫三昭三穆之主皆聚太廟則羣昭羣穆之子孫亦皆序太廟若春犆則各于其廟亦惟當廟子孫入耳　又太廟序昭穆惟就始封之祖序之如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列第一行號仲虢叔王季之穆列第二行管蔡十六國文之昭列第三行邘晉應韓武之穆列第四行則親疏了然可見若就今子孫昭

穆爲行則親疎全無辨矣又祭時在室俱西面在堂俱
北面安有父南面之理
語類中庸引孫毓云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
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以意料
後來始見乃知學不可以不博也
義門讀書記注中只說左昭右穆不說南昭北穆則兩
節相承說至末節中始推而及之於大禘也宗廟之次
按次乃廟制之次子孫亦以爲序按亦字上先補羣廟
之主

天下英才
原 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
才 補註齊語 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 補註蜀志諸葛亮傳
云爾若集註盡得一世明睿之才便說似王天下矣
補 汪氏愨庵曰此一句品地極高孔子而外卽孟子亦
自問歉然蓋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也如孔子但
得顏閔諸人出其門下卽可極大觀而無憾矣
今曰舉百鈞
原 陳幾亭亦有發人所不到處謂孟子忽舉百鈞人情
難推蓋言人之不爲非不能只宜取喻於徐行後長方
與前爲長者折枝一例不宜取喻於力人皆可以爲堯
舜不鬭人皆可以爲烏獲也言辭小失正不必爲孟子
諱
補 孟子忽舉百鈞人情難推正與排淮注江達却地勢
均爲行文失處論衡效力篇云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
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
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
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

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
滅也觀此猶得云人皆可以爲烏獲乎
仁者無不愛二句
原 顧朗仲曰孟子原以急親賢爲急當務故下節只說
不知務可見論仁卽是論知無二項也此等須融會章
旨始得者何屺瞻曰何待看下節上云當務之爲急本
題云急親賢之爲務語脈正相承故許解二句文起講
云善治天下者則莫不有所務矣而當務之急孰急於
親賢此非知者不能知也亦非仁者不能行蓋自古稱

至仁周從大知中出也

湯居亳與葛爲鄰

原 太平寰宇記亳城在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春秋莊公十二年宋公子御說奔亳孟子云湯居亳與葛伯爲鄰 補註 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史記注亳都亦在梁國故日與葛爲鄰 今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

補 按穀熟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寧陵縣今亦屬歸德府

云乎

原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此外惟公羊莊二十四年傳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修云乎何休註曰云乎辭也

補 書酒誥矧太史友內史友矧惟爾事蔡傳曰友曰事者周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按子思稱古人言當卽據書文豈曰友之云乎猶云豈特曰友之云乎

周公弟也二句

原 朱子曰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爲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肯之心如此

補 書金縢傳武王崩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于國白虎通姓名篇不以周公列管蔡前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較確

或問子產章

原 艾千子評張元或問子產章云閒閒開說似史三小傳汪鈍翁駁之云史記兩人合傳如廉藺范蔡之類三人合傳如田竇灌夫之類甚至十一人合傳如酷吏之類無有不穿敘者其他如孟荀如屈賈如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無事可穿則用文章聯絡之若一篇中每人閒閒開說者甚少後進讀書當自出手眼萬勿隨人脚跟也

公孫拔

原 何屺瞻云公孫拔釋文作皮八反王厚齋謂集註蓋傳寫之誤明初人不加是正今毛氏所開十三經中并孔註反改爲枝矣是可一拊掌也 補註 按論語邢疏俱作枝

補 金仁山云按左傳及註當從公叔發定十三年傳戌

也驕注戍文子之子補注世本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傳作發）拔生朱爲公叔氏鄭康成云朱春秋作戍然則世本本作拔後誤爲枝耳

誦詩

原 湛園劄記（補注 湛園札記姜宸英自序稱閻若璩欲改札記爲劄記竊以劄乃古人奏事之名不見經傳而左傳爾雅註中皆有簡札之文故不從其說）曰孔子曰誦詩孟子亦曰誦詩（補注 程是庵曰詩有音韻可節故曰誦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衰莫逌焉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惝求之文字之閒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

補 周官大司樂鄭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賈疏倍文曰諷者謂不開讀之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倍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倍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爲異文王世子春誦夏絃注誦謂歌樂歌樂卽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

子游子夏

原 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補注 杜詩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各升堂正皆指年少言）

補 沈歸愚吳公祠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非後世辭章之學比也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陶詠猶舞諸節其閒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汏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知矣朱竹垞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孫傳性與天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大矣

棫棘

原 孟子集註棫棘小棗非也案爾雅棫酸棗說文棘小棗惟詩訪方合而一之實酸者爲棫棘然亦曰酸棗非小棗也趙岐註棫棘小棘所謂酸棗是也

補 爾雅疏壺棗棫酸棗孟子棫棘齊民要術孟子嘗曰棫棗藝文類聚孟子養其棫棗埤雅於文並束爲棘重束爲棗棘即棗也或當指壺棗言之

舜禹益避位

原 蘇子由古史疑舜禹益避位之說爲妄孟子或問亦

嘗辯之然不及所作餘論爲尤精愚故備錄焉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單食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遽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逆儼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

爲蘇子蓋賢共伯而猶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謬甚矣

序說註趙氏曰

原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以爲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與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

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愚謂是固然矣然終未及孟子之知禮請舉孟子之知禮者當以何語人多未應愚曰觀任人有問屋廬子一章可謂知禮者莫如孟子矣

【補】高似孫曰學必孔子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郝敬曰趙岐謂孟子通六經（題辭作五經）尤長於詩書按孟子言四端即易之四德也仁義即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即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即易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兵

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妄與王驩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其於書也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後張霸之武成孔安國之古文皆以魚目亂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邱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此千古學詩心法孔子與賜商言詩意正同然則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獎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諸傳皆紛紛語夢而獨孟子謂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與檮杌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於先王之禮巡狩述職班爵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其言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云云故達禮樂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

狗彘食人食二句

【原】陳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贊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饑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愚謂從此看出常平法可謂妙解然皆未確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正不必泥班志

【補】陳氏經筵孟子講義困學紀聞及孟子集疏並引之

而於班氏食貨志下各缺贊字按周官司稼覗年之上下出斂法管子國蓄篇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又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趙注亦言人君不知以法度檢斂鶴林玉露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惟鹽鐵論水旱章及陸宣公奏議皆引作檢

徐氏曰下士二句

原 集註徐氏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按禮王制曰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云云又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云云可見下士之祿有定數不比庶人在官者受祿於官其祿之多寡則視事之煩簡也至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自圭田而言 補註 趙岐云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朱子引入此註中似誤甚

牽牛章

原 亭都魏叔子禧手評孟子牽牛章一篇又曰此篇得力從哀公問政章來問政章結穴在一誠字有許多含蓄頓挫如前說五達道三達德却下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後說九經又下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更特起峯巒添出凡事豫則立一節然後從獲上信友一路推出誠字牽牛章前後兩箇則盍反其本矣及贊嘆明君制民之產處正與相似特聖人規模氣象又不同耳然作用才情到孟子方發皇精采學致君者當以孟子此篇為本 補註 李安溪云前半章發其仁民之心至老吾老一段結後半章導其仁民之政至五畝之宅一段結按此語亦分明

今茲未能

原 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杜註云今茲此歲 補註 宣十二年昔歲入陳今茲入鄭襄二十八年今茲宋鄭其饑乎又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昭十年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十一年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補註 任地篇 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鶴言曰今茲寒 補註 庾信小園賦鶴訝今年之雪亦以今茲作今年不滅堯崩年按趙註亦云今年未能盡去

易耨

原 趙氏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愚謂卽朱虛侯劉章爲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與上深耕字相對趙說爲長按呂氏春秋載后稷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亦此意

補 爾雅斪斸謂之定說文齊謂之鎡錤廣雅定謂之耨釋名耨以鉏媷薅禾也周頌良耜云其鎛斯趙以薅荼蓼毛傳以鎛爲鎒本或作耨高誘任地篇註耨所以芸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閒也莊子外物篇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是耨所以入地去草以植其苗故易云耒耨之利

巫匠亦然

原 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卽孟子巫匠亦然意又云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是豈術驅之乎抑法使之然嗟乎奈何治天下而用此等法哉

補 汪氏瑟庵曰古今雅俗字義不同如匠之一字今以爲百工通名古所謂匠則專指爲溝洫宮室棺椁者河之一字今以爲流水通名古所謂河則黃河也書之一字後世以爲典籍通名古所謂書則尙書也

昔者

原 昔者有昨日解無前日解解之自樂正子章始非也趙氏註謂昔者往也數日之閒也尤非蓋昔者仍昨日耳弟子於先生自宜朝至而朝見暮至而暮見越翼日已不恭豈有樂正子而至遲三日者乎猶不自覺乎

補 昔與夕古字通亦訓爲夜穀梁莊七年辛卯昔傳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左傳哀四年爲一昔之期弟子於先生自宜朝至而朝見暮至而暮見蓋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古人原有夕見禮故昨日更不如昨夕之確

孟子將朝王

原 古者雞鳴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註云寡人若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以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旣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奚別焉而爲此日出視朝之常語耶案此上朝字當讀作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孟子則不悅其來召以疾辭語頗直切一時情事可想

補 大學衍義曰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疾而不往也柰王有寒疾而仍欲見孟子此疾之欲見人者乃所爲寒疾也與周官疾醫秋時有瘧寒疾左氏昭元年傳陰淫寒疾不同秦越人難經五十一難曰病有欲見人者有不欲見人者欲見人者病在府也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府者陽也陽病者欲得寒之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左昭四年傳夫子疾病不欲見人如孟子云云則王欲見孟子而來召不過托名寒疾明欲見之切耳趙氏以爲有惡寒之疾不如朱子云王不知而托疾以召孟子極融渾

五伯

原 崑山顧寧人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凱註左傳成二年者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有春秋之五伯趙臺卿註孟子五霸章是今集註並列二說而無折衷非是當止存趙註蓋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寧人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即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猶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也霸且不出仲尼後哉

謹按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宋襄公論曰王道衰而二伯之職廢於是乎有霸霸之興自衰世始也當春秋時諸侯侵畔強凌弱衆暴寡無方伯統治不朝王室有年矣齊桓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葵邱之盟河陽之狩雖無實力於王室然率諸侯以朝周尊卑分而霸業定春秋二百四十年閒未有如二君之盛者也宋先代之後賓客之國也齊桓爲霸首重得宋每會先從三十餘年武勇不黷民不知兵宋國號稱無事焉襄公乘數十年培養之餘復際齊桓謝霸之初奮志有爲首定五公子亂立齊孝公救孤恤寡當日內外諸侯未嘗不大有望於襄公也而卒之身死國辱爲天下笑不惟霸業未成無齊桓晉文之烈且無鄭莊齊僖之強其故何歟襄公以不仁之資虛名取禍不度德不量力知賢而不用也孟

子曰以力假仁謂之霸宋國之力自固有餘服人不足襄公方見齊霸之盛而遂值其衰敗齊師於甗圍曹不服執滕用鄫一歲之中三國俱病襄公視霸業易圖以為代齊桓之盛未為難也其視霸也易故其志遂驕伐三國而心不足觀天下諸侯皆可以偽欺假取煦煦孑孑之仁義所謂以人從欲尚有濟乎既而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嗟乎宋亦愚矣中國之所日患者止一楚耳齊桓公經營二十餘載合天下諸侯以伐楚召陵一盟僅獲責貢蕞爾宋國輒欲主盟以挑強鄰之釁楚頳虎視眈眈竊窺中國無隙可乘因襄公之召聯鄭以伐宋自此楚益強橫宋襄實啟之也楚成王佯許其言以誘之秋執冬釋宋之無君也三閱月矣襄公身罹其難尚不悟而伐鄭敗泓傷股身死可哀也夫叩鼻衈社小國是忍重傷二毛強敵猶恤師敗自解尚曰王者之師其昏愎無恥可知矣初公之立也以子魚為左師自是以來每舉必諫倘用其一言猶可弭禍襄公知其仁而不能聽其謀愎諫自用莫此為甚徒要名於當世貽笑於後人也豈不偵乎

孟子置博士

【原】趙岐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朱子謂此事在漢書並無可考愚謂漢書固有是說但未見儒林傳不觀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乎書云孝文世尚書初出於屋壁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為置博士諸子傳說即孟子等書也後罷之則以董仲舒對策專崇六藝云云案皮日休亦云漢得孟子置博士以專其學

【補】按董江都對策曰堯禪位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無可避乃即天子之位此段文全本孟子可為孝文時已立孟子博士之驗

讒諂面諛

【原】魏叔子日錄曰與諸生論讒諂面諛四字面諛者稱譽順從而已諂則加甚焉卑污曲媚無廉恥矣讒則又甚焉亂是非排忠良害人誤國矣然其端皆自面諛始人只一好人順已流弊便無所不至其在已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之蒙蔽昏昧好讒矣

其在衆人也初面諛者得售聞風而諂者來矣諂者得售聞風而讒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面諛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我安其諂而彼更進其讒矣此皆人已必至之勢故君子愼其端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諛諂讒曰讒諂面諛其猶恒言天下國家之義乎

東里

〔原〕東里子產當補註曰列禦寇稱東里多才〔補註〕仲尼篇其彼子產之流風乎

〔補〕程是庵云東里鄭地名馬融注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列子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是也四書備考引東里子及東里槐談

奄飛廉

〔原〕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成王初猶與三監淮夷徐戎並叛至復與淮夷叛故書數其罪至于再至于三蓋奄夷也秦本紀柏翳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中潏在西戎實生蜚廉則飛廉亦夷也當於周公相武王節註出以爲下文兼之張本

子見南子節

〔原〕金仁山曰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若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垂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爲誓欲學者知反此心也

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膰肉去孔子去衛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招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補〕史記南子使告孔子謂四方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此與儀封人請見何異正以無典禮可引據也有則據禮以要之子路夫子俱無辭矣王莽傳注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此亦可備一說

曾西

原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國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愚謂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

補 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曾子疑是曾申曾申受詩於子夏受春秋於左邱明以授吳起焉是李克吳起皆曾西弟子矣大學衍義亦曰曾西曾參之子

問津

原 水經注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註宜採入

補 括地志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

今之樂由古之樂

原 或謂愚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欺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愚曰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與因憶韓文考異送孟東野序三子者之鳴信善矣下朱子曰方本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蓋左傳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公似偶用此語朱子之博極羣書而復細緻如此

而居堯之宮

原 炳燭齋隨筆曰陸德明論語音之失曰北人則而如靡異今經傳中多有之孟子而居堯之宮而當作如小雅綢直如髮如當作而是也補註易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虞翻解而如也書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爲如詩垂帶而厲箋云而亦如也左傳隱七年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春秋莊七年夜中星隕如雨註如而也僖二十六年室如懸罄註如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註而何如何襄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註云若如人蔡邕石經論語何而德之衰也莊子云何如德之衰也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而如也望道而未之見集註而讀爲如按而主辭疽與待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而字亦當讀如

不挾兄弟而友

原 魏叔子日錄曰與諸生論不挾兄弟而友可見兄弟不但天倫樂事亦是勢利妙物竟與長貴一般可挾阿柴折箭之喻最爲明確

補 魏書吐谷渾傳阿豺有子二十八緯代長子也阿豺

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按此即阿柴折箭之喻也汪氏琬庵曰兄弟據爾雅母與妻之黨也如俗解則仍是不挾貴矣儀禮石經校勘記喪服經傳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考古人昆弟不稱兄弟凡稱兄弟皆疏遠者上節注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

五畝之宅

原 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

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聞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筭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濶九軌又六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兮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諸項處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卿之民已七

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即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爲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便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也愚案此說終是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案古者步百爲畝古之百畝爲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則古之五畝僅當今二畝零二十步耳仲恭似未曉此又案步有二義一舉足曰步司馬法六尺爲步仲恭有地二十步乃一舉足步之步非古司馬法田用司馬法建步立畮正其經界見漢食貨志補註趙氏曰古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則五畝止當今二畝二十步尉繚子曰

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則民宅五畝僅得大夫士之半也周制以漸而隆蓋如此

補 禮記義疏王制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二語曲盡居民之道蓋邑即今之村落必因地勢之環曲高平寬廣者爲之地勢小則邑小而民居少地勢大則邑大而民居多故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一舉其至小一舉其至大而或數十室或數百室無定可知矣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大約在此邑中去田亦不甚遠故牆下之桑匹婦蠶之而農事之殷則亦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也就邑視田則謂之出就田視邑則謂之入耳若所謂中田有廬

則在五畝之宅之外即田畔處稍苦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曰疆場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此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之地迥別惟耕夫在焉故婦女自邑來餉也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則據詩中田有廬爲說鄭賈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中則據周禮以廛里任國中之地爲說班趙合之則以公田二十畝入家分之應各得二畝半知都城亦二畝半爲說而不知皆非也若如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則惟商助有公田耳夏貢無公田民無居乎如鄭氏

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則天子都城方十二里大國都城方九里次國方三里小國方一里舉一國之民入處於此何以容之如班趙謂都城及野各半則周參用貢助國中使自賦者宅止二畝半乎且自國中至近郊五十里遠郊一百里更遠而邦甸二百里家稍三百里皆民田所在都城相去遠數百里近亦數十里當春夏之交蠶事正急農事方殷若婦隨在田則廢蠶功婦留邑治蠶則農自執爨若使婦在邑治蠶且餉則豈有隔數十百里而能饋餉者且冬皆入國中則近郊遠郊以及何稍數百里無一爨烟人迹乎故知邑之必與地相得民居之必與邑相得則知凡民所聚居皆謂之邑而所授之田即與其邑之居相近斷不可如鄭賈以邑專指君之都城知十室千室皆可謂之邑斷不可如何之以邑必八十戶熊之以邑必三十二家爲定知制祿皆起於公田之百畝而倍之三之四之十之則斷無以二十畝爲廬舍而下士八十畝不得比農夫之百畝若以別井制祿則是分田定而制祿正不定也先儒惟季氏國中之廛市廛也農民之宅鄉里也二語辨析甚明古如

是今亦如是山川沮澤之地隨地皆有邑居而度地居民之法瞭然分田制祿之法亦瞭然矣

禮記義疏檀弓下鄭注以廬居爲賣宅舍未是古者五畝之宅受之於君非己所得賣也

集註援引多誤

原按張南軒有言爲治者多不本於學而爲道者反不涉於事說者謂括盡漢以來俗吏儒生之病余謂儒生不獨如是即生平所撰之傳註一涉事援引多誤朱子猶不能免故余少嘗習集註時心生疑議今老矣當爲

第170冊 續修四庫全書

世歷數之如季文子實始專國不待武子【補註】左氏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註文子武子平子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則政逮大夫四世當云文子武子平子桓子昔史墨對趙簡子謂魯自文公薨而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政令於是乎成皆謂文子若武子始專國武子立襄五年耳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誰歸乎蘧伯玉不對而出無關甯殖【補註】孫林父謀逐君在襄十四年甯喜謀弒君在二十六年並無甯殖此甯殖子當是甯喜喜者殖子也王厚齋云甯殖當是甯喜糾兄而非弟【補註】毛西河云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以漢文淮南王兄忌諱故稱殺兄爲殺弟此在韋昭已明註其下無容錯者四書集註補鄧驥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

曾西子而非孫【補註】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元持首曾華抱足華即申之字也禮記檀弓曾元曾申坐於足毛西河云其所以字西以申枝爲西方辰與楚闕宜申令尹子申皆字子西並同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補註】殷本紀武丁祖庚祖甲[illegible]庚廩辛庚丁[illegible]辛武乙太丁帝乙受辛是也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以祖甲至紂謂之七世加武丁祖庚爲九世昭陽敗魏亾八邑而非七邑【補註】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此襄王事與惠王無涉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餘當作一【補註】史記齊太公世家桓公四十一年是歲管仲隰朋皆卒孔子卒至孟子遊梁百四十餘年餘當作四【補註】金仁山云邵子經世書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則四當作三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當作八百五十年程子生乎千四

百年後【補註】宋史本傳曰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定公十三年去魯三當作四哀公之十年自楚十當作六勞心四句皆古語四當作六【補註】張檃若曰孟子或勞心或勞力一段註云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初學多疑四句所指乃有誤以食人食於人爲孟子之言者註蓋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緊承故曰其爲古語無疑獨下文四句恐人誤認故但註曰四句皆古語其實古語本通六句也梁惠上下本一篇一誤作二七尺曰仞用包咸說奈與趙岐八尺曰仞不合【補註】許慎說文孔安國古文尚書傳顏籀漢書食貨志注云八尺曰仞鄭康成禮記注陸德明禮記釋文皆云七尺曰仞又有云五尺六寸曰仞者應劭漢書食貨志注四尺曰仞者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是二十兩爲鎰用趙岐說

奈與國語二十四兩爲鎰不合【補註】晉語黃金四十鎰註二十兩爲鎰儀禮喪服篇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註二十兩曰溢趙氏以鎰爲二十兩朱子從之賈逵以溢爲二十四兩方以智通雅二十四兩爲鎰按當以二十四兩爲是合三鋝之數也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今但曰幼五尺之童謂年十歲今但曰幼小不衣冠處誤說苑而爲家語【補註】說苑脩文曰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馬纂箋云同人道于牛馬句亦非孔子所譏農家者流譌班固而爲史遷【補註】金仁山曰太史公六家指要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班固曰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至於文武改文武而爲文王行年五十同六十而爲莊周

補註莊子則陽篇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王安錯讀莊子有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語而集註襲之且不云淮南子而云莊子　先發後聞胡傳原非謂仲尼練冠縓緣儀禮何曾以嫡母滅夏后相乃寒浞而非羿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齊蹙頞之頞謂鼻莖折枝之枝謂肢體北牖宜依儀禮牖作墉補註古室無北牖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望開其在北祇有牆名北墉儀禮士居適寢東首于北墉下是也其或北墉啓一實則名曰向而冬則塞之此七月詩所云塞向墐戶者若竟啓一牖則亳社之制郊特牲云亳社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此喪國社屋賞病者可居之喪大記有北牖字前儒謂是墉字之誤正義音容　麻衣宜依儀禮上增麻耆邑宜依史記爲耆漯河宜依爾雅爲

絜沂水之內無溫泉魯城之東無高山史魚史氏也非官名柳下惠柳下食邑也非居周公以聖人爲兄弟所宗故曰宗國云爲長者非補註毛西河曰宗國大宗之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自爲之宗祇以大宗稱宗國而其餘同姓諸國皆稱小宗但大宗以別子爲之皆天子諸侯之次嫡弟無次嫡則長庶弟立爲宗子卽大宗也以分爲別宗故稱別子其再有諸弟則小宗矣春秋傳以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鄷郇共十六國爲文王一宗專以魯爲大宗之國而十四國爲小宗故以世本言則伯邑考爲長嫡武王管叔爲次嫡不及周公而以宗法言則武王以次嫡而爲君宗之宗管叔受誅國除遂立周公爲大宗虞仲非仲雍爲句吳君長者故曰逸民疑別一人是曹交以國爲氏非君弟也惠公小國之君非費邑也盈之

爲臧不勝字勝音升見孫氏疏公叔文子爲公孫拔寫作枝見陸氏釋文儲子齊人也與後齊相也幾二人所從學琴者本衛師襄子乃二人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盤沐浴之盤本孔疏何如用韋昭註粲承盥器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本左傳何如用毛萇詩傳下邑曰都磯石激水改作水激石非蓧芸田器相承爲竹器非補註論語古訓包曰蓧艸器名也某[illegible]說文云蓧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是莜爲正字釋文又作莜者是也作條者假用也今作蓧俗或不省也皇本作蓧集解包曰蓧竹器義疏以杖擔一器籮簏之屬竟誤以經文从竹邢本經文雖作蓧而注竹器則承其誤惟史記集解引作艸器

與說文合今據正之丁教授曰說文云癹以足蹋夷艸从癶从殳春秋傳曰癹夷蘊崇之今南昌人耘田用一杖形如提梁旁加索納于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蹋艸入泥中名曰腳癹是可爲論語以杖荷蓧植杖而耘及說文癹字之證丁得諸目驗云　毛老也見周禮非髮色之謂胖大也見鄭註非安舒之謂厲者辭之確厲嚴正也字訓無確義也辭者說之詳辭亦說也古語不厭複也戟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卽以戈作戟解補註戟有三鋒剌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矩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賈氏公彥曰必知三鋒胡向下也三鋒背向上者無用也觀春秋傳言衛公戟其肘史言戟手罵之則援上向可知晉人以戟鉤欒樂而殺之宋狂狡倒戟而出鄭人於井則胡之下垂者也楚武王荊尸授師孑而先儒謂之戟書一人執戣一人執瞿而先儒以爲戟則

第〇八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頁

餞之異名多矣臯澤獻陰鹿山獻陽其類各別不得如鴻鴈作
大小解符節本二不盡以玉爲之【補註】周官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門關用符節小行人門關用符節以竹爲之輅名起虞不待至商有之【補註】禮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周輅所辨在周禮巾車一玉二金三象四革五木商輅所辨木輅第一推作大路先輅式之大輅又次之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輅七就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正商輅等殺之準如尚書大輅賓階是玉輅春秋傳先王分魯衛以大路皆是金輅故明堂位直曰大輅殷輅以殷大輅即木輅故也中庸帑指子孫孟子帑指妻
子此隨文解之爲得【補註】案說文無孥後人所造帑在巾部金幣所藏左傳鳥帑爲尾鳥之後也故人之妻子亦曰帑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曰樂爾妻帑毛傳訓帑爲子俗讀帑爲吐蕩反因作孥以

別之由是奴帑孥相亂而不可復辨矣鄭司農解周官引書曰奴戮汝漢書王莽傳註奴戮之以爲奴也則孥當作奴明甚秦誓因奴正士論語箕子爲奴許叔重曰奴婢皆古之辠人也司厲職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于舂藁罰弗及嗣帝之德也辠人以族受之殘也收帑之律始于秦古安得有帑戮之刑哉楚辭
幼艾指女色戰國策幼艾指男色義與此同烏乎同中
庸期月指一月論語期月指一歲各隨文解之爲得【補註】毛西河曰期者復時之名謂自子月復至子月丑月復至丑月故期是周歲尚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此明可據者不知周歲曰期周日亦曰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謂自旦至旦既已復時則亦謂之期故曰期焉則此期月者是期與月二字不連屬或一日或一月分稱期月與論語日月至同上孟昔者指昨
日下孟昔者亦指昨日忽易作前日失之莊子引墨生

不歌於治喪何與列子引伯成子高於傷哀何與宰我
短喪章巳止也齊宣短喪章巳猶止也【補註】禮檀弓得巳則吾欲巳註巳猶止也猶字不必子謂子貢章愈勝也子貢問師章愈猶
勝也【補註】左襄十三年傳不猶愈乎正義引鄭氏論語註云愈猶勝也猶字不必未信
以爲厲巳厲猶病也厲民而以自養厲病也猶字不可
省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輕千里告以善輕易也猶
字不可省杠方橋也方字宜衍蹝草履也草字宜衍何
事非君宜註前不宜註後擇不處仁何註孟異乎註論
【補註】王厚齋曰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安宅兮匪義迷其爲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

居也石林論語釋言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散宜爲古二字之氏非名宜生子叔爲魯文
公之族自宜註出【補註】繹史魯世系文公之後有叔肹聲伯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叔青云子叔氏出自文公朱竹垞曰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猶因其說故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不害非
告子之名叔父豈微子之誤以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
非其氏謂施發語聲非至子夏氏卜子禽氏陳子游氏
言子貢氏端木子張氏顓孫子華氏公西皆非姓古男

子無稱姓者獨不聞乎甚至有明明姓可考而仍以氏作姓總緣不識姓與氏之別若今廾子文姓不曰芊而曰鬬齊宣王之姓不曰嬀而曰田是也

四書釋地三續終

栫陽海涵堂雕本

右二集續釋四書中人物鳥獸以及典制訓詁共二百八十四條統前二編共四百二十一條皆考覈精核訂訛補遺先徵君羽翼經傳之功於是大備而不遇同里婁州程先生為之刊布亦未由以傳書之顯晦固有時哉竊謂分人以財為惠有限益人知識流澤無窮予小子困頓風塵不克纘承祖業所奉遺編兢兢恐墜頃者困學紀聞註既荷馬嶰谷半查兩先生之力鏤板維揚而是書亦踵而行世乃知嘉惠後學達人有同心也冀自茲以往尚書疏證及潛邱劄記亦書諸君子閔予小子協力勷助俾得告成則不朽之感世世以之乾隆八年歲在癸亥仲冬既望孫男學林謹識

或謂此書宜依章句次序以便讀者顧先曾祖當年思議所及隨得隨記未及編次前二集業已行世此刻亦仍其舊猶先志也書中間有疑字疑義難何讀處必係傳寫之訛而真本已佚無從檢對亦不敢擅更　高明者各以意逆可耳曾孫男大衍檢對畢附識

道光辛巳秋鐫

四書解瑣言

陳經堂藏板

序

士子束髮受四子書習子朱子註一字不敢同異遵　功令也然大賢之心海涵地負斷斷不護前自足截斷衆流苟熟精經義破拘章膠固之私析秋毫釐疑似之誤如閻潛邱引周禮爾雅分華嶽為二山江慎修引鄭注賈疏以過位升堂分治朝燕朝紫陽雖未言而其說自不可易惜乎因循坐廢先儒所謂執着一見不更求新見者比比皆是也我友　方子香宇生

有異稟讀書好深沈之思工制舉
業而精神所萃尤在四書集注
温習所及疑竇輒生心有所得筆
諸簡端歲月既久紙墨遂多爰
録一編顏曰瑣言今年秋携以示
余義約辭簡戛戛獨造闡衷悉

瑩所疑析而論之或引申先儒之義
或直抒自己所見推之語類文集元
明諸儒經說下逮西河毛氏巳山王氏
以及名賢鉅製宗匠選評一一訂正
而折衷之見者以為前哲之諍臣實
則聖經之功臣也而或者以書多

異解或不利於場屋是又不然方
今 宗工衡鑒鉅眼卓識見有獨標
新義一空陳解輒以冠多士安知不
利者之不轉利乎且覃思研精嘉
惠後學將與潛邱眘修諸子相後
先若徒拘詮義摹神氣冀得

當於冬烘頭腦之心目又淺之乎
言香守矣

嘉慶庚辰九月愚弟湯還泰拜書

序

子朱子孔孟後一人也論孟集註學庸章句集羣儒大成繼往開來厥功鉅矣範少稟庭訓恪遵朱註廿年來教授生徒罔敢稍異比因養痾習靜取四書傳註涵咏時有會心又旁考或問語類及元明以下儒先論說一知半解粘誌簡端日久恐其散軼庚辰夏命孫宗純錄分四卷予友湯君虞尊見而善之請公同好予未敢也及門諸子極力慫慂兒輩即授梓人夫四子書精深微察而玆憑一時之臆見鮮所折衷恐自誤誤人不免獲罪聖賢也惟願　當代深潛理學之士指其謬戾賜以教言則予之受益豈淺鮮哉

道光元年歲次辛巳八月既望青溪方祖範自識

四書解瑣言卷一

青浦方祖範香宇著

受業門人參訂

男春熙虎泉
恩普郇如　編次

孫　宗純心一　校

論語

一部論語無非聖人教人爲學故開口便說箇學字此爲全部發端不但一章綱領

爲學最忌是工夫間斷最要在時習有事勿忘所以深造自得

聖人自十五志學直到耳順從心許多功候得力只是時習故首以此二字教人

孝弟而不好犯上作亂無不仁之事是孝弟者爲人之本也爲人之本即爲仁之本首節下原可直接章末兩句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二語脫開提起意實緊相貫注此正有子立言之意見人當用力于孝弟仁山金氏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固屬硬分然從孝弟推到仁民愛物比上不犯亂道理自更闊大更全備非於孝弟厚植其基根本堅固生意未易周浹該遍及此故上下雖同一孝弟分量畢竟不同

存疑謂巧令之人其中最不可測以巧令爲詐僞自若巧令太深反以小註心不在爲說淺了朱子下字自確當巧之言好令之言善是爲誘如之言溫如之色襲爲仁者之言色而已註悅人亦只要人道好不是行媚至第五篇說到可恥是媚人矣猶非詐僞也巧言至於亂德纔是詐僞淺深各要看地頭此章仁不仁只在內外人已上分辨務外則遺內爲人則喪己心不在便是鮮仁

中心爲忠人言爲信凡說信皆從言此章集註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就見於事者言說本伊川以實之三字卽以必盡

之心而見於事之爲實事信字跟忠字來原只一理忠是存於中之信信是見於事之忠

集註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是習亦要忠信意而忠信本卽夫子之傳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大學誠意之旨固本之夫子所謂不忠不信者亦只是工夫有未熟

顏子之四勿當幾果斷是健決工夫曾子之三省日逐檢點是篤實工夫

敬事而信敬因敬其事信不曰信其令曰信於民者而字串下信亦在事上說制事固以敬行於民又要信也已無不信而民

亦信之謂之信于民有上下交孚意

使民凡用民之力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皆是以時是三時耕作一時公旬至冬乃役也集註時謂農隙之時疑農隙只主講武言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解此似未的

行之有常言起居動靜必謹守常法如曲禮內則少儀云云

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學文固窮理之事亦有關其放心意蓋人心無事之時最易放失況當蒙養之始乎惟以餘力學文則心不外馳而得其所養當參看游於藝註心亦無所放

句

賢賢易色四項一種眞懇誠確之意皆自眞性發出實是未學試觀古今來儘有未經學問之人而自篤于賢親君友者惟其至性過人故能一誠無僞未學原是核實語謂之已學者見聖賢之學無非教人敦倫飭紀是子夏崇本抑末之意先爲坐實未學語本無獘後人却因吳氏之說曲爲回護謂非疑其未學正深嘉其學者反失當下立言之旨

不如己不以淺深高下論己爲厚重之已則輕浮佻達者不如已矣已爲忠信之已則詐僞虛妄者不如己矣友之便易漸染

其氣習故戒以無友無益有損集註本從不如已者一面說語類或問就友之者樂于為友見其有悅不若已之心以此為有損用意更深然非當下立言之意

憚改註言畏難非本難而生畏乃因畏而見難所謂苟安也過不便是惡憚改乃所以為惡故須堅志奮發不稍待片刻如風之疾如雷之迅易所以取象於益

夫子溫良恭儉讓子貢言此非但為子禽之問見識淺陋不必說深也蓋就夫子與人相接時邦君所得見者言耳在夫子盛德之光輝發於不自知而時君敬信亦動於其所不容已如遊

化宇者和氣之薰蒸萬物俱蒙其煦嫗而融洽于無間此正子貢善於形容聖人處無外之非內而非果欠內一層也仁山金氏之說殆非確論

思不知人集註是非邪正或不能辨只說得不知以後一層須知人何以不知正由平日無格物致知工夫道理不明故見識昏昧無以知得人之賢否此學者切已身心上受病處最為可思兩層義須兼備

會須思無邪一句夫子稱之以蔽三百即自明刪詩而存三百之旨蓋古詩三千刪之非徒從簡約也其無當於勸懲之義者如巧笑唐棣諸篇悉刪去之若現在所存三百篇善者可以法不善者可以戒有邪亦歸無邪分而言之逐一篇各有一思無邪合而言之三百篇只一箇思無邪故一言可蔽三百

民免而無恥即其苟免知其無恥亦以其無恥所以謂之苟免或問所謂革面而不革心雖真免仍是苟免耳

志學字統貫全章固是知行並進三十而立謂之立者有定識有定力而物不能搖守自跟知來不得偏于行一邊不惑知天命雖重知而亦兼得行的道理不惑者於事物當然之理坦然由之而無疑知正從行見也知天命則又資深而左右逢源所

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不是空知不然從三十而至七十中間四十年聖學工夫豈偏於致知而能立以後到從心不踰行上獨無就將漸進之功乎

從養父母直說到養犬馬著至於二字中間原有許多人在皆是待我以養而養父母之所以不同於凡養者只是箇敬若能養而不能敬何以別其為養父母乎末句須如是解於理方不礙不然子游為聖門弟子何至同養父母於養犬馬不反疑聖言之過當乎

夫子於子游子夏之問孝一是說要敬其親一是說要愛其親

意固各有所重。然亦須知敬從愛生。和在敬內。而禮原自相連。說更偏至。則子游復爲子夏。子夏復爲子游矣。

與言足發。四書通云不日行而日發。此一發字最有力。申之曰。行只遵循由是而已。發則有欲罷不能意思。如火之然。如泉之達。如雷之奮。如風之行。如六爻之發揮旁推交通。無所窒礙。如萬物之發生。增高繼長不可閼遏。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程子言只此一事可師。若只認溫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便窄狹。却聖賢氣象也。此與集註異。集註每

有新得。與學在我而應不窮。知新深看。程子只淺說。雖各有所見。而愈溫故。愈知新。所得何窮。故以集註爲長。愚又按可以爲人師。對面是人可以爲師。從對面說。以若人爲師。見學當如是。溫故知新也。於示人以學貴新得意尤合。

子路強不知以爲知。要看得好。強字從好勇來。好勇之人失之麤疎而欠精細。知與不知。自已見地既不分明。每事蔽憑臆見以斷。如以正名爲迂。如云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即強不知以爲知也。若明明自覺不知。却又冒認爲知。自欺欺人。豈成聖門高弟。

子張學成致用急欲自試其于祿原與貪得慕勢者有別。然一萌此心便屬務外而非爲己之學。

才高意廣之人。非不能多聞多見者。聞見要於所言所行義理上有關涉。非博採泛騖以求多。闕疑殆。是留以待異日參究。或質證他人。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已山謂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非先君之命而受之季孫意如。不得正其始。自是爲季孫所制。而不得有爲。由其不孝不友。無政本矣。孔子不仕而以孝友對或人之問。固非無意。但使子之不爲政。果爲定公。則初年既不

仕矣。後又何以爲司空爲司寇攝相事。觀孔子對陽貨吾將仕矣之語。註明言不仕於貨。則此所謂孔子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自當依或問在陽貨用事。非可仕之時。

仁義禮智信五者皆人性所自有。無一不可。此獨言信者。信統貫四德。猶土之寄王於木金水火。無時無處而可離者也。無信則仁義禮智皆虛。人而失其所以爲人。中庸所以言不誠無物也。故曰不知其可。

仁字從人。信字亦從人。仁爲善之長。信爲善之實。仁是人之所以生。信是人之所以成。仁者人也。亦可曰信者人也。

祭非其鬼。見義不爲。兩事合言之者。一以不當爲而爲。一以當爲而不爲。如季氏旅泰山。而冉有不能救。季氏則諂。而求爲無勇。

季氏舞八佾。孔子不曰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而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忍字直刺入季氏心竅。第三章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正爲僭禮樂者說。不仁字從忍字生來。

季氏之庭。三家之堂。毛西河謂皆桓公之廟。固是。謂三家之堂。即季氏之庭。則不然。西河據宗法。謂季友爲莊公母弟。別子得自爲宗。故桓廟立於季氏宗子之家。而孟孫叔孫統宗季氏。是

孟孫叔孫不得有桓廟也。但三家同爲大夫。各自有其祖廟。而郊特牲云。公廟之設于私家。由三桓始也。則皆以桓廟爲祖廟。無疑。已其始只桓廟之在季氏者。僭舞八佾。未幾而三家又並有雍徹之事。故舞八佾專屬之季氏之庭。以雍徹則三家並書。

禮之本末。只就文質奢儉在先後上說。未說到僭禮。與奢則不孫。奢有別。如舞佾歌雍旅泰山。大夫而僭天子。是悖禮。而非只遜末。不得因林放魯人。謂八佾前六章。皆言魯僭禮之事。

無所爭。當玩所字。不只說無爭。君子德性和平。涵養純粹。故自無所爭之地。所爭之人。與所爭之事。

考儀禮大射鄉射。儀節大略相同。升下飲。皆以揖讓。註獨以大射言。舉其重者耳。

周禮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夫子素有從周之志。此又何以興懷夏殷之禮。而重慨於杞宋之無徵。蓋夏殷之禮。禹湯二聖人精意所存。周之監也。不過仍其大綱。其細微節目。開代之初。既不能不有所改革。武周當日。亦惟恐其散軼。故於杞宋。就封命之。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使後嗣子孫。果能保守勿墜。則夏禮殷禮。原可與周禮並傳。無如杞宋二國。日即陵夷。夫子雖旁搜博採。能言其意。而無徵不信。致使禹湯之明德就湮。能無重慨哉。

天即理也。朱子以在人之天言。已山謂夫子對付王孫賈。直指高高在上者。壓倒奧竈。是以在天之天言。須知在人之天。與在天之天。不容有二。呼吸相通。彌復可畏。故曰逆理則獲罪於天。蓋即以高高在上之天。折壓權臣。而所謂獲罪處。却只是逆理也。

奏假貴於無言。入廟助祭。豈容逐件致問。魯論所記子入太廟每事問。決非當祭時。可知考周禮大宗伯之職。大祭祀。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肆師之職。宿爲期。眡滌濯。亦如之。皆是祭之前一夕事。惟在祭之前一日。入廟涖事。故得詳問

而極言

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皆是句雖本於儀禮鄉射禮却不專指鄉射註特詳其出處耳

告朔楊氏以爲諸侯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亦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愚按兼有奉天時重民事之義

己山王氏云羊存猶得以識之就令下便見得斷然不可去不必說到可復按復字雖在後而可復意即在羊存猶得以識之

內兩句連讀皆就當下說己山看作兩層乃以爲不必說到可復又謂聖人之意畢竟重在可復上不既多此一折乎

以禮以忠君臣事使之道千古如是精義侯氏謂雖堯舜不過如此也道理何等闊大若必切魯君臣針對定公反狹小矣

文王后妃德化之盛被於南國而關雎爲起化之原列於篇首夫子稱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文王后妃性情之正默化潛移使宮中之人性情亦無不正故不覺形於歌詠如此不徒作贊美詩人看

以松以柏以栗既無當於立社之義而宰我失言處尤在使民戰栗一語渠意固謂哀公是柔懦之人須示之剛健果決纔能震厲奮發可自主張起來然却不當云使民戰栗也魯之民重禮敎崇信義本無事脅之以威至哀公之時民生愈凋斂矣稅斂頻加民困於賦年穀不登民困於饑城啓陽城中邾郊之戰邾之伐民困於役又困於兵何堪繼之以武健嚴酷哉且民雖慴何救於君之弱臣之驕也此殆夫子所以深責之者歟至於哀公後日欲去季氏乞師於越卒以旅死議者謂自此一言階之厲竊恐宰我有所不任受而亦非夫子責之之意也

樂貴人聲虞書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音與歌聲相比夫子

論樂三章如雅頌得所關雎之亂言樂必以詩此爲正樂而語太師始終節奏備舉豈獨不及工歌翕如是歌聲與樂音合聚純則歌與樂相比而和皦則歌聲自歌聲樂音自樂音各不相混繹則歌與樂又相連屬至五聲六律無字句無曲調是樂本工歌八音只要合得上聲律五聲即在八音內存疑專舉八音亦自有說而愚以爲當兼工歌

封人識高意遠於世運興衰治亂之理及聖人牖民覺世之心一語道盡後雖不驗而理無可易蓋使夫子而得位行道立道綏動爲一時之本鐸夫子而不得位行道刪訂贊修爲萬世之

未釋且得以當時未驗少之
韶盡善武未盡善集註兼性反與揖讓征誅而揖讓征誅以又字帶言輕重固自有在也語類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强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又撇開時遇事重性反上愚按使舜當武王時舞兩階之干羽韶固不啟其盡善然使武王當舜時受終受命樂雖不及韶宜無發揚蹈厲氣象此揖讓征誅所以亦畢竟帶着也於此見集註之精密
志仁志字是篤志之志註故以誠字釋苟字麟士謂苟字淺看志字作念頭興處者非是天人理欲不容並立一念在仁固即

一念無惡然集註無惡是以事言志字自須重看與前章利仁相似
惡不仁者之下本可直接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中間橫插其為仁矣一句須知此是着力之語正當坐實為仁即從惡不仁勘定不使不仁加身又要緊粘為仁說惟惡不仁即是為仁故自視其身為粹然無疵之身而不使不仁之得加
觀過知仁仁即在過中各於其黨一句便是觀之之法不必更為略迹原心之論
生順則死安所以學貴聞道語類云大率為未聞道者設申之日是為四十五十而未有聞焉者設夫子平日教人要及時勉學方不至老大徒傷此章語意却是又轉一解示以晚蓋之術縱使去日已多來日苦少然及此眼光未落時急急努力於道誠有所聞萬一即死亦復不恨故曰夕死可矣
君子平日有精義集義工夫以應天下之事義自與比末句可直接首句必先無適無莫者無私心然後當於理若有適莫便非義矣適似義之慷慨直任然意主于為雖不可為者亦為之莫似義之恬退自守然意主于不為雖當為者亦不為此其所以悖於義義則行所當行衆人之所畏者而君子不辭有類于

適然非先有必為之心也止所當止衆人之所趨者而君子獨舍有類于莫然非先有必不為之心也此其所以異于適莫外註謝氏之說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有義此透過一層說見君子無適莫而又義比理固如是始備然夫子當下語氣三句直下義與比即從無適莫勘定中間無層折適莫亦不專指二氏
或問懷德者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蒙引亦謂懷德者高於懷刑之君子然君子雖既安於善亦何嘗不稟王章則以懷刑為加一倍號惕亦無不可
小人不曰懷安而曰懷土者謂是憑依既久勢若難於遷徙故

懷土卽懷安不曰懷利而曰懷惠者得於己爲利出於人爲惠一若在己雖利而於人無害懷惠尤小人工於榮利

曾子借忠恕發明一貫一是忠貫則是恕忠恕兩字對待似忠字外添了一恕字然忠是恕之存恕是忠之發却非兩箇道理

讀書錄云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來此忠恕所以爲一貫

義利是兩箇大關頭本是君子小人所由分路到得君子小人旣成則於義利路上各自走得熟習得慣其中細微曲折無不周詳淚悉程子言篤好在喻後陸氏言志習在喻前雖皆有至理而喻義喻利就君子小人已成者言似陸氏說尤長

遊必有方不是不得已而遠遊又有一方便法門不遠遊三字業已斷然此正申言不遠遊耳必有方卽記所謂所遊必有常也遊只近地若無常所而更他往則遠矣註名則必至而無失正因不遠

躬之不逮在恥字中見恥卽在言之不出時非實有不逮之事上句涵下句下句要攝入上句中一劃斷便非神理

不侈然自放便是主敬工夫主敬則收斂嚴束有智慮而不矜有才力而不恃所言所行凡事皆從心上檢點過來故失之者鮮卽易所謂敬愼不敗也

斯之一字朱子曰所指甚大蓋卽大學明明德新民之理凡身心意知家國天下道理皆包括在內

孟武伯問仁與季康子問從政異問從政本是問其才問仁自不須說才然而夫子先言三子之才者蓋武伯問之之意若謂由之勇求之藝赤之辭或本於其德却是以其有才而信其能仁也故夫子亦必提起另言之見其才原自有用然勇能治賦者勝敵易而勝私則難藝可爲宰者治事易而治心則難辭優應對者立言易而立德則難與其才正不與其仁

新安陳氏言志先惰氣隨昏慶源輔氏言志不昏氣不惰似皆說得去然集註志氣昏惰只渾言之蓋志者氣之帥也志昏則氣亦昏志惰則氣亦惰却又不應回互說

不欲無加子貢以此自居者蓋於夫子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與能近取譬兩節界限看得不甚分明以爲仁之方卽認爲能仁之事纔下近取工夫便自居不欲無加也夫子却恐其看得太易不復做勉強之功故特剖別言之抑之使退乃正無窮策勵焉

子貢工夫由學識入得聞性道正從文章得力來使未從事於文章而驟語性道無論姿之鈍者必有窒礙難通之處卽有穎

斂之質遽能悟及深微而日用事物之理不復去窮究所謂躐等之弊也後世王陸之學專以尊德性致良知立教使聖門有此捷徑則穎悟如賜夫子何不使言性道而必使從文章入手乎

子路勇行之氣急行之象正面無可形容故從反面著想實處難于摹寫故從虛處傳神轉向方有聞而未能行推論到子路心裏下惟恐有聞一語自有一種着忙着急片刻不容少待光景繪影繪聲是記者善于形狀處

行己事上養民使民自是經國大端四項足該子產生平恭敬

惠義夫子謂其有合於君子之道此君子直是王者之佐如伊周一輩人春秋時大夫未有能如子產者夫子極口稱揚並無不足之意吳氏謂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爲者是也因以爲子產之見稱於夫子反不如臧文仲之見責蓋通論也耶

季文子三思是其是非之見與利害之見紛紜回互而不能即決便是私意便是惑處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只就三思上斷定非三思後私意方起也

武子愚不可及註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與保身濟君意兩層固須並到纔見不可及輯語謂保身濟君只帶說不可及全在愚上則當日士榮莊子亦能不避艱險夫子何以獨稱武子爲不可及然如蒙引以盡心竭力三句貼其愚以卒能保身濟君爲不可及則又但以成敗論人亦非夫子立言本旨要當以後一層攝入前一層內出險濟屯正其不避艱險一味樸誠有以感動得人所以其愚不可及

夷齊惡惡雖嚴却無成見在胷如鏡之明聽人自照影隨形現過去則空不留其迹此無實事不念舊惡要即從惡惡之心看出朱子所謂惡其惡非惡其人也故能改即止

微生高素有直名其於他事必有好行其直以沽美名者如證父攘羊之類所以人皆謂其直或問小註只看小事如此到處于駟萬鍾也只是此模樣亦正不然或致飾於其大而小事敗露乞醯一節亦猶能讓千乘者之於簞豆云

匿怨而友只是冒爲仁厚心實不能忘怨做出忘怨一般以示大度其心之不直可知與乞鄰而與一例看不必說到詐險以圖報復

老安友信少懷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老自當安友自當信少自當懷其理各在當人之身聖人不以

已意加焉時藝有云用行則措諸事與二三子行義以達者此也舍藏則結爲志與二三子隱居以求者此也此言非是老者朋友少者卽此當前所對之人安之信之懷之自在日用酬酢之際初何關於道之行不行哉所以由與回有願而夫子不言願願屬虛夫子所言皆實事道理極闊大又極平常陳白沙元旦詩分外不加毫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可以想見聖人安仁氣象

必有忠信如某固是生質之美但此美質却非聰明穎悟之謂須就忠信說纔是忠信是學之地卽聖人君子章之言有恒者

也故不得泛言美質好學亦要跟忠信說學以全此忠信充此忠信

南面人君聽治之位論者謂凡居官莅政無不南面夫子許雍可使當如使漆雕開仕不必便是爲君但玩下文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直是雖宮肅廟恭已化民道理與智効一官才堪一職者迥別故言仲弓寬宏簡重有人君之度且聖門兵農禮樂皆以爲國自期而夫子與顏子論爲邦直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安見南面不是人君之事倘不以人君聽治釋南面未免小視仲弓失却夫子所以特許之意況可使云者原只許其才德之可不是便使之南面也

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而字縮上居敬而所行又簡朱子之說而字折下居敬行簡自分兩層然仲弓辨簡之不同處意自重居敬一邊行簡却要跟居敬來簡從敬出所行卽所居須融會程朱之意方與本旨有合原不是判然兩截

集註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言有默契焉若相抅然因未喻可爲僅可乃有後面一問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而夫子於伯子之簡可而未盡善之意愈得發明此理自是暗合所以爲默契至于夫子許之意則更有深焉者葢其一言辨簡而千古學

術治術源流邪醇疵得失所由分則是言之所係大也故深然之以示臨民者之法戒

呂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亦是遷朱子云此却是不中節恩撥就其人而移於他事亦是遷集註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就兩人言更以一人兩事言之於義始備

不貳過夫子取義於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葢以震一陽爲復之主其失未遠而震有剛健之姿果決奮迅隨覺隨復不稍待片時不稍留纖芥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問仁章註云明足以察其幾健足以致其決的是此句註脚

子華使齊原思爲宰本非一時事記者合而誌之見聖人用財之各當爾葭各於首一句立竿見影集註使齊曰爲孔子使爲宰曰孔子爲魯司冦時更與剖晰分明毛西河謂子華使齊正夫子爲司冦時由求一齊仕魯亦使治賓客即此使齊使爲魯使五秉之粟是公家稍食惟冉子爲司財宰職任出入故也殊不知立朝與賓客言但論才之可耳並非實事即求之仕季亦在哀公時去孔子爲司冦十餘載何得任意牽合作此不根之言使聖人化裁通變之妙用無從顯出其意總欲與朱子爲敵而並誣聖人也

聖門諸賢以子稱者惟顏淵曾參有若閔子騫蓋顏閔爲德行中人曾子傳夫子之道有若言行氣象似聖人故也其餘未有章內請粟與粟皆以冉子稱疑非冉有此篇首章許仲弓可使南面此章之下又稱仲弓之賢與粟或仲弓事仲弓門人所記故稱冉子也即退朝何晏一章亦稱冉子安知非仲弓爲季宰時事有政之對與前問政本合爲宰與退朝同在一篇內記者亦有故鄭康成謂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而仲弓又德行之賢則其得稱冉子也宜惜余生也晚未得攷正於朱子究莫定其是非耳

存疑冉子之請粟全是俗見緣他是箇見利不見義的人故所見如此此論是苛蓋惟以冉子爲冉求有爲季氏聚斂一層意在前故云見利不見義不知冉子惟所見亦是義故夫子不直拒之但其察義有未精自不如夫子權衡之當耳

日月至焉至字是心之至仁非仁之來至註能造其域言也能到這仁的地位蓋當其至時亦心即是仁但不能久耳張子內外賓主之辨最要體認朱子恐人錯解故又以屋爲喻而以心之出入言之

顏子不改其樂即不違仁符驗仁則天理流行此心活潑潑地

其樂可知胸懷如海闊天空觸處皆鳶飛魚躍白沙詩云雪消鑪焰冰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欲淨理純心體如是

子夏篤信謹守其學宜非爲人之學然夫子以君子儒小人儒分別言之一以爲勉一以爲戒自必有故蓋子夏居文學之科或以文章爲道德之華而立心制行一念微動於外即非專務爲己此際細入毫芒

罔則生理既絕其心先死心死而身猶未死非幸免而何孟子存心章去存是人禽關此章直罔是人鬼關沈妙香嘗有詩云心死身何用又云夢覺關分生死關洵爲警世名言

生理本直者天命之性莫不有是仁義禮智之理依者此理即合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所回曲便是直也罔之言無既無此理則當惻隱不惻隱當羞惡辭讓不羞惡辭讓以非爲是以是爲非豈非與所以生者拘了註故以不直也釋罔字

胡氏言樊遲問仁者三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最先先難次之朱子亦謂若未嘗告以恭敬忠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據此則先難應指恭敬忠工夫說矣然細玩此章註語知以事言仁以心言知者仁者一路上人知仁是一套事先其事之所難事即務民義之事難如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臣弟友必盡道越平常越不易知者當務之事非即仁者見以爲難而有必先之心者乎朱子又不定謂第三章問仁最先而此其次也

博文正爲要約禮故爲學之序先博後約集註對舉本文原是串說也然知行並進亦隨博隨約博文時非無約禮工夫約禮後非無博文工夫之字就人身言凡視聽言動皆是謂之字即指所學之文而言者非博與約雖相承却不得云約文以禮

子見南子上文應有南子請見一句此或記者脫落至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乃史記想當然語在孔子堅則不磷白則不淄既是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禮所當見或不必辭使不

當見何能強聖人以必見而云不得已乎惟事雖未確而於理無礙故集註存其說以作前文補義若存疑云聖人於南子見而不去者此處或有可行之機此語殊謬聖人決不藉南子之之見爲行道之機也使爲要行道而見南子則南子可見即癰疽彌子亦何不可主

聖門弟子能於夫子無所不悅者惟顏子能有所不悅者惟子路不是孔子却不可見南子不是子路亦不能不悅孔子

欲立欲達一舉念而物我胥同不徇人而舍己亦不私己而遺人吉凶憂患其在人也猶在己也此是何等胸次然正不必人人盡立人人盡達如賜所謂博施濟衆蓋夫子是就心體上論仁博衆也得不博衆也得只念之所動己與人悉悉相關便是天理之周流而無間仁者之心如是仁之體亦如是

老彭王肅註老老聃彭彭籛分爲兩人周鑿邢疏即老子一人亦非愚意老彭總與老子無涉老君爲道教之祖著道德經五千餘言別啟一途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外豈述而不作者惟考彭籛其先陸終氏之第三子封於大彭之墟商時曰彭伯嘗霸諸侯至後國滅子孫仕商以彭爲氏籛爲商守藏史能享大年世稱彭祖夫子曰老彭集註云商賢大夫即其人

尹氏此四者日新之要是就脩德講學徙義改不善正面說夫子却說不脩不講不徙不改是吾所憂精神全在四不字一憂字不字正從憂字中見是自爲檢察之意退下一步愈覼緊一步日省乃所以能日新

夢見周公聖人之誠寤如是夢亦如是思慮凝一所夢即所志聖人於韶而見舜於琴而見文王於夢而見周公同一精神無間處

束脩固禮之薄者以上知不是從薄以至于厚之謂蓋言學者執束脩之禮以求進見意與人潔己以進同

不以三隅反是于所舉之一隅未曾理會得解者皆謂意見凝滯就質地上說看來亦是不用心故沒理會前之所舉既屬徒然何勞再說故不復

蒯聵得罪於父在靈公可不以爲子而輒豈得不以爲父夫子爲衛君乎一問冉有亦覺得以子拒父於理有所不順故國人雖有嫡孫當立之言而吾黨必欲折衷於聖人而後定語類謂疑夫子助之恐是疑夫子不爲之意居多

伯夷叔齊後世但稱其清未足定二子之爲人也惟夫子求仁得仁一語乃獨推見至隱一遵父命一重天倫使當年孝子悌弟之心昭垂千古誠爲探本窮源之論不獨衛事可因以例斷也

史遷伯夷傳採微之歌疑其爲怨不知其有怨者在商周興廢之間其無怨者在兄弟相讓之事滅商而有怨所以義讓國而無怨所以仁

加作假五十作卒集註本史記謂是時年已幾七十者據序彖繫象時書但業已韋編三絕十翼成書豈必更作假年學易之說按年譜孔子年四十三脩明詩書禮樂是時豈不學易而未贊易者自謂易理未深故欲再加數年之功至於五十此二字

作句以此數年學易由其事理之不惑者深探本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庶乎其可以無大過前言五十而知天命非深明易道何以能之已山亦謂夫子贊易當在韋編三絕之後假年學易時尚未及此故疑夫子爲是言當在四十不惑脩明詩書禮樂之時五十合依本文不作卒加亦如字不作假

論語記子不語子罕言子以四教但舉其綱而列其目獨于雅言末又我皆雅言也一句非徒結上之詞見詩書禮三者爲學者日用至切之務少一件不得故聖人皆常言之以教人也記者窺得此旨加此一句另是一番提撕諄切之意要人無忘聖

訓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皆就人言怪如索隱行怪之怪淡求隱僻
而過爲詭異凡所謂異端皆是若天地陰陽之事禨祥災變紀
在春秋者不在其內
難乎有恒註言必不能守其常尙嫌說得寬爲有本非有爲盈
本非盈爲泰本非泰一味虛假正不欲爲持久積累工夫三句
是不能有恒現在實驗宜只就眼前說
子釣章謂聖人於取物之中寓愛物之仁尙是籠統說話記者
記此二句分別言之各自有一箇道理綱則絕流而漁取之盡

已不綱見聖人之無貪心射宿則乘其不備取之必矣不射宿
見聖人之無機心同一愛物之仁而仁中又有條理不同
謂之吳孟子謂之者司敗意中即指孔子春秋哀公十二年書
孟子卒本是諱姬爲子坊記所謂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
死曰孟子卒孔子脩春秋仍其舊文不改此司敗所爲君子亦
黨者也若謂昭公自知其非謂之爲子仍冠以吳不應如此矛
盾謂是當時譏諷之語當時之人方以公爲知禮亦未必便有
是語也
坦蕩蕩坦字不與長戚戚長字對惟其平坦是以寬廣坦字內

說得寬廣道理嘗見高山大麓其開陽放平坦易者都是寬廣
若靈巖鳥道險峻者都是窄狹當以蕩蕩承坦字說不當以坦
字粘蕩蕩說若長戚戚則只是無往不憂戚而已長字本無深
義自不得與坦字對看
溫厲章註以爲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固是聖人氣禀純粹然亦
有涵養工夫
三讓鄭註路史精義諸說皆作三節讓皆未見其必然集註三
讓謂固遜不鑿分三次較爲渾融然古聖人有託而逃不露讓
天下之迹亦何從見其固辭且於禮固辭爲再辭非三字之義

考諸佛經三字有作正字解者準此則謂伯之採藥去吳正以
天下讓也於義固通亦即含泯其迹意而儒書却無之故未敢
援以爲說因疑三字乃正字之譌四書上差字如親民之親當
作新自謙之謙當作慊素隱之素當作索有仁之仁當作人因
字畫相同而魯魚亥豕沿襲承譌此類甚多安見三字不本正
字而誤乎
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陽明疾革門人請教陽
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顧涇陽云朱子是言工夫陽明是言
本體惟曾子云云即本體即工夫和盤託出兩賢俱在其範圍

中矣此言似未確當竊意朱子要堅若一語是即曾子戰兢臨
履之意朱子一生工夫盡此二字所以教門人亦盡此二字朱
子之學的是曾子一脈若陽明此心光明之言謂陽明自道本
體則可豈所以教門人者乎曾子却不如是云
若無若虛推原所以好問虛心註惟知義理之無窮是兩問字
骨子即兩若字精神謝氏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之意亦好
若已山所採洪氏之說謂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
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
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是明知能與多之在已不能

四書解瑣言　卷一　汞

與寡之在人而姑爲是問也似與若無若虛之旨不合
不至於穀至字集註當作志愚按依本文自可不志是不求不
至則無一念之及尤見工夫純篤
天下有道則道與時合身出而道顯于世天下無道則道與時
違身屈而道藏於已爲隱爲見不只身之隱見即道之隱見也
是因有學守來本領在平日機宜只在當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如巢父許由一輩人正坐此由其無可
行之道故陋錫所不加明揚所不及自已亦覺虛生辜負此中
天之世而反借箕山潁水爲矯世傲俗之言以自藏其拙實則

既已無學豈能有守有道自不我用乃不得不貧賤耳所以可
恥
舜禹有天下不與之心即孔顏疏水簞瓢樂無不在之心識得
疏水簞瓢孔顏所以樂處即識得舜禹有天下所以不與之故
語類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著斬
語以不與爲聖人憂天下之心謂心有與處才有不與處憂勤
胼胝無非不與之意則是苡耕章意思跟上文數憂字來也言
各有當玩註自明
堯之德廣遠故曰大哉禹之德精密故曰無間然

四書解瑣言　卷一　尭

天之大以形體言者固不是而德又非只天載無聲之理也理
寓於氣須就氣之流行布護無所不包無所不遍見天之大真
是莫有及者而獨堯能與之準堯之德亦就發用處言則天無
名自涵蓋得下節功業文章在內李安溪曰下節即申上意就
上一節則天無名中舉其可見者來贊嘆非謂德不可名業則
可見作兩截話蓋成功文章即德之發見故也全章巍巍蕩蕩
巍乎煥乎總是形容一大字之意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古註堯舜交會之間比于周周最盛以周
爲盛于唐虞固非集註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又是周不如唐

虞語意亦未然蓋孔子誦武王之言直為上下千古遠自唐虞下至於斯五人十八後先輝映中隔夏商千餘載惟周才比隆唐虞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唐虞之際讀於斯字亦微讀為盛二字沈吟想像而出如見聖人高瞻遠矚躊躇滿志之神並無低昂於其間若謂唐虞尤盛則當云為盛於斯不應倒說於斯為盛也

服冕有五袞冕九章自山龍至黻鷩冕七章去山龍自華蟲至黻毳冕五章則取宗彝至黻而去火希冕三章衣粉米裳黼黻元冕獨黻一章繡之於裳五冕皆終於黻故總謂之黻冕黻

字是黼黻之黻兩已相背考工記青與黑謂之黻一已繡青一已繡黑正字通黻韍音同義異黼黻之黻從黹蔽膝之韍從韋黻刺於裳韍施於股形制各異若蔽膝而以韋為之則從韍字不用黻字

無所成名正見博學集註惜之之謂是譽之亦可下文夫子商所執於射御正跟無成名來註云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是朱子亦以無所成名為譽之也不知前節何以云惜必以無成名併入博學內皆作譽之看纔與聞人譽已之語一線

聖人卽天天無心聖人亦無心渾然天理事至物來順以應之而已何有意必固我之私因勉錄曰當與無適其章參看須知此四句外尚有義之與比一句意思愚按此就他人說則然如佛氏自謂無住無未來現在過去之心疑與聖人之無意必固我一般然未必所為合義故說君子之無適莫更有義之與比一句在時中之聖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義之與比卽在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之中自不須添說

語類問聖人天縱愚不肖是天限量之者乎曰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似天限量他一般申之曰非但愚不肖也卽凡聖人如禹入聖而未優湯武反之而非性之又如夷之清尹之任惠

之和各得其一偏皆若有所限量者惟孔子無所限量故同為聖人而獨得聖之至若天縱之者然

博學多能向來一例看然博學則精麤大小無不包括却與多能不同故夫子不居博學而自認多能

牢曰一節不但是引證上文若為證上少賤多能有何意義不成贅語乎同是一句話聖人自有聖人意思賢人述之自有賢人意思牢引此言見夫子惟賤而不為世用故只以藝著若使得用于世則有盛德者必有大業豈但藝事足稱乎此又另是一意推尊聖人總見多能不足當聖

子貢以美玉爲喻而欲得善賈而沽原是鄭重之意其所謂求不過置諸有沽無藏之地使當世咸知其美因以致善賈耳非遂抱璞以思獻涕泣以相將必自卑屈也不知纔說求便有汲汲欲售之心夫子以待字易求字何等閒靜何等貴重有善賈則沽無善賈則不沽待字中具用行舍藏道理

君子所居則化如泰伯居吳端委而治而況聖人存神過化豈不能用夏變夷然大夫子口中卻纔以神化自居只合云君子佩服乎古昔聖王之訓沐浴乎詩書禮樂之澤自不以地而轉移俗雖陋何傷於君子

逝者如斯卽川流以明道如字是指點不是比喻謂不可說破道字者非呂晚邨曰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愚按立言之意固重不舍然卽川流之不已以見道體之不已則逝者亦重蓋此章本是言道體自不當泥住川流也惟虛拈卽川卽道如釋氏青青綠竹盡是眞如爍爍黃花無非般若則遺卻本文不舍二字之義爲不可耳辛天齋曰觀鳶飛魚躍知此理之無物不有觀逝者如斯知此理之無時不然青盲豁如

開有矣夫固是理之不當有然亦時之所必有事之所竟有出乎意外亦在意中頻頻喚醒要人思其何以有勿徒作驚疑詫異之詞舍之不耘揠而助長皆所以不秀不實之故

集註言此以警人是警後生要及時勉學說統謂兩截只作一人看極是下半段正爲後生敲穿後壁勿致老大悲傷警策處尤在一斯字才說可畏便不足畏要從可畏時常厪一不足畏之懼方合激厲後生語意

子路終身誦之是念念不忘惟恐失墜之意與子張書諸紳一例看但以此日誦則不復求進將終身如是已夫子所以警之終身誦是從夫子看出要其病根只在誤認已臧

險阻憂虞懼而思遠者其志不立也困頓阨窮畏而欲出者其

守不貞也松柏堅心勁質貫乎四時不彫固其常而人卻因歲寒而覺其異歲寒正可以見松柏松柏何畏乎歲寒

新安陳氏曰唐棣之詩詞意婉而和平無褻狎態以東坡思賢之說爲然但玩其口氣是諉卻掩飾之詞豈眞有思賢之實哉夫子刪之而論語復錄之反其言曰未思曰何遠正是揭其隱而示之見掩飾有掩飾不來諉卻亦諉卻不去論思謂卽論詩也可

偏晉書作翩集註謂反亦與翻同愚意應如字偏則不示其全而露其半反則不與爲向而與爲背中著一其字始于偏終于

反偏已不相迎反更若相距以與室遠亦儘有意義
孔子於鄉黨註以爲父兄宗族之所在按孔子世本宋人自防叔避華氏之亂奔魯防叔生夏伯夏伯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伯尼又生孔子此外別無父兄宗族之在魯見於傳記孔子三歲而孤父之墓在防母死而不知父之爲葬爲殯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使鄉黨果有父兄宗族年稍長於夫子者又安有不知其爲殯者哉然則所謂鄉黨者不過少時釣遊之地二三父老曩與吾祖居吾父居者而夫子必致其敬容貌辭氣之間恂恂如似不能言蓋亦敬禮高年之意詩所謂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

大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即上大夫下大夫五人司徒下二大夫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二大夫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事簡闕一大夫惟一小司馬魯有四卿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臧孫爲司寇其後子叔氏爲之皆上大夫孔子於定公十年爲司空是小司空個下大夫旋爲大司寇且攝相事當是上大夫其與下大夫上大夫言不限定爲下大夫時誾誾侃侃同一協恭和衷之意侃侃不是嚴厲只是曰是非曰非比誾誾稍露剛直耳誾誾不是阿比註言和悅而諍是非助直自有分辨

君召使擯是使孔子爲擯而兼攝上相之事揖所與立爲擯時事也入廟相禮及賓退送賓皆上相事也總註爲君擯相相字不得謂無著落

執圭之圭是瑑圭非命圭詳見周禮朱子仍包咸舊註而未改

鄉黨一篇門人記孔子之容色言動篇首旣冠以孔子矣中間又言君子者蘇氏以爲此孔氏遺書襍記曲禮固未確胥室陳氏謂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間稱君子聖人以身爲敎故記者以敎法書之殆亦未盡其義蓋鄉黨固皆記孔子之

事此篇衣服之制特以其居官有位而言故變文而爲君子袗絺綌上加表衣是言朝服羔裘兼朝祭麑裘言聘狐裘是臘祭朝祭裘服羔則裳如帷冠以元皆在官之服其他如褻服褻裘狐貉以居非帷裳必殺別於禮服而爲私服亦就爲大夫時言之也章末記吉月必朝服而朝註以爲致仕時如此則以上爲筮仕之服可見惟首飾不以紺緅飾及無所不佩節不必在位爲然耳

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疏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鄉黨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當是入公門朝服

故必有表衣正如裘之有裼與下節緇衣素衣黃衣一例袒裼以開露其美見出絺綌出之之字正指絺綌論語疏亦謂暑則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但謂出之為出門殊未穩詩言蒙彼縐絺亦是以展衣蒙於絺綌之外絺綌內雖有裏衣至入公門又必有表衣

麑裘舊解主聘服註疏從君視朔亦麑裘但魯自文公不行告朔之禮既不視朔則亦不服麑裘應照舊說只就聘享言

吉月必朝服而朝邢疏朝服皮弁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

我愛其禮也但朝服與視朔之服本自不同鄉黨明言朝服則非視朔之服矣禮云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告朔之禮雖行猶必另有朝服況此禮既廢聖人豈得以視朔之服朝於君

齋必有明衣章首一齋字自可冠下四必字第三節齋必變食齋字不幾為衍文乎黃勉齋云齋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言衣服齋必變食一節當屬下章言飲食固當然集註合記四事皆言謹齋者齋為子之所慎故必另為一節而不分屬之上下章

不時集註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毛西河駁之引古註朝夕日中為時雖於理可通但按本節饐餲餒敗等皆物之不可食者自以朱註為合類字所包甚廣四時之食內則周禮所載鹹苦辛酸春秋冬夏各有所宜苟不以時則子皆不食

精義楊氏曰飲食必有祭飯稻粱則祭先嗇菜羹瓜則祭先圃又玉藻云瓜祭上環瓜本蔬圃之屬連上菜羹亦通集註以瓜為必不從楊而從陸氏說者此章記飲食之節祭是因食而祭惟曰必祭乃見聖人無不祭之食也

雌雉章集註云此上文必有闕文末二句又曰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解竊意此非闕文也記者有錯簡耳如云山梁雌雉于

路共之三嗅而作曰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書理自順而亦無闕文

四書解瑣言卷一

四書解瑣言卷二

青浦方祖範香宇著

受業門人叅訂
男春熙虎泉
恩普郇如　編次
孫　宗純心一　校

論語下

從先進精義云文弊則救之以質集註云欲損過以就中一槪發明夫子維世深心然註語該得程子救弊之言精義却無集註就中之意又如蒙引麟士諸說從先進即從周欲復文武周公之舊所言亦是而不知挽回風俗匡救人心則從先進比從周用意尤深切故惟集註一語顛撲不破更無漏義

言語政事文學僅得聖人之一體而各以才著然才亦必本於德言語非口給政事非襍霸文學非浮華纔是聖門高弟而足繫聖人之思

聖人於弟子無稱字之例此言閔子騫者講家謂即人言不知人言而夫子述之即子言也獨胡氏於篇首總序云此篇閔氏門人所記故稱字當是的解而吳氏疑集語者之誤殆非誤也

孔子以兄子妻南容一事而論語兩誌之固弟子各記所聞道

理亦互相發集註於前云以其謹于言行於此云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參觀互證見謹言爲持躬之要聖人所以取之者獨具隻眼

死生人鬼理無二致謝氏故謂夫子深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呂氏亦謂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辭也然實透過一層說在夫子當日只重事人知生上說未能焉能未知焉知是因子路於事人尚有未盡所以生尚有未知故欲其反而求之於近此當下實地工夫學者所當致力却不便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謂是拒之亦得

哀公憂用不足問於有若季孫欲以田賦訪於仲尼長府之爲其在斯時乎爲長府則用田賦矣稱魯人者君大夫共主其議故無專詞也南軒張氏亦有示人以崇利聚斂之說

冉求爲季氏聚斂只設法取盈催科報最冉求以政事之才用之聚斂語類云必有非他人所及者與桑宏羊之工權筭以奪民財王安石之立新法以變國制向屬有間然而聖人猶深惡而痛絕之如此是即杜漸防微爲萬世之炯戒非但以責冉求也

子在兩字信得夫子一身道統攸係天生夫子必不使之罹于

惠雖與夫子匡人其如予何同一見地

有民人而思所以治之有社稷而思所以事之隨所經歷體驗何必非學然不讀書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於事何由恰當後世陸象山、王陽明以朱子格物致知之論為支離即此何必讀書之見也使其言果是夫子又何惡于子路

千乘之國八句一滾說下正見率爾氣象不止對時不推讓也所以率爾處固是氣質剛勇亦由抱負素優急欲自試

邢疏舍置也鏗投瑟聲蒙引申之曰鏗爾連下句讀非是投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四絃鼓瑟並不操之在手豈可

言置言投舍字當作止字解言停瑟不彈而起對也上文鼓瑟希希則欲舍未舍故餘音鏗爾見其悠游有餘從容不迫與上率爾作反對此記者微意是鏗爾當連上句讀若為舍瑟聲若無意義二字徒成贅語如云鼓瑟希舍瑟而作亦無不可只就曾點舉止動作之間氣象從容優裕便有風浴詠歸一段樂意在內

浴乎沂浴非祼浴之浴集註以為盥濯既精確而猶以風為乘涼者仍包氏舊註而誤莫春非乘涼之時春風為和煦之風極微澹蕩長養萬物點與童冠此際此時神怡意適冲融和平真有與物皆春之意豈當以乘涼言之

夫子疏水曲肱樂無不在所樂何事未易舉以示人却被曾點道著喟然一與默相契合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聖心樂意如繪諸春風數語之中

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者率性而行胷中無纖毫障蔽罣礙春風舞雩宇宙間景象公諸宇宙桃自紅李自白魚能淵躍鳥能飛飛者童子何一非莫春中人故點方鼓瑟而三子之對夫子之哂一一皆在心目中及三子既出而問總為自己印證其心更是細密朱子謂曾點見由求幾

箇所對皆要著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為謝上蔡謂子路求赤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胷中在曾點看著正可笑耳恐曾點當日未必便有鄙視三子之意

克己復禮一而二二而一語類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說顏子地分而言自不必分兩層道理四勿即克己而復禮在其中愚按所為克己之功者只是約之以禮此蓋自博文以後禮與非禮析之既精視聽言動事事只依著禮把禮做箇規矩準繩則非禮之來便一刀截住雪消爐焰冰消日何處更著得己私蓋約禮是平日做克

已工夫復禮是克已之功到處

集註心常存故事不苟輯語心常存在爲之前愚謂亦在爲之內見爲難即是心之存而言自不得不訒

敬恭節說統子夏此言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魋意謂君子能盡其在我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可親况親者乎何患無兄弟當從自己兄弟看所言極是蓋子夏是守己務約之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二語纔說開去却便收轉攏來末句緊切巳兄弟責以修其在我見所患不在無兄弟只在不能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以末句倒逼首二句是勉勵之詞方合良友箴規

至意

明者心體常湛如鏡之不受塵垢故物來畢照遠不在明之外明無不至則光之所及者自遠所以謂之明又謂之遠也

於斯三者何先於斯二者何先先字是政之緊要急務不可去者非先去之謂子貢之問所去正欲知其不可去者去兵則食與信爲先去食則信爲先

魯襄公十一年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三家各有其一公室始卑也昭公五年又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而歸貢於公魯君徒擁虛名有國而無國已無可行之徹然而有若勸哀公行徹決非無可徹之地而漫云徹也且公自言二猶不足二之所出明有貢賦之田在公者也與左傳所載情事不合此誠四書一大疑而先儒都未論及考周之徹法都鄙用助鄉遂用貢助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貢則什一自賦以充國用意當此時郊外用助之地以爲君卿大夫士之祿者三家盡征之而歸祿於公此祿之所以不須自公室也其郊內自賦之地以供國家祭祀賓客喪荒羞服芻秣匪頒好用之式者貢賦向在於公此即二之所從以出者也有若請行徹法但就徹法中所行貢法其田向在公家者仍照舊制什而取一耳如此

則與孔子所謂祿之去公左傳四分公室固自不悖而於請徹亦仍說得通也但書無明文姑存之以俟考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人辭意自是渾然四項平列不稍偏側從政之源頭上說雖對付景公亦天下萬世通行無弊所以爲聖人之言若必照陳氏厚施景公繼嗣不定側注君父一面謂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添一則字便露痕迹且非君臣父子各盡其道之意矣當下語氣恐不如是

質爲樸素直爲徑遂是外面氣象不應說向內然惟內有忠信之心而著於外者一味樸誠故曰內主忠信義有化裁通變本

是怕質直有未合於宜故又要好義然好字仍須跟忠信之心
來
色取仁而行違而字不作轉行違不是力有不副是決意欲違
惟專就外面致飾故所行必違而字縮上正成其為色取
居之不疑最是為學大病鄉原只坐此為德之賊學者亦以此
而為實德之害
攻其惡與克己不同己字細微惡字麤戾克則制勝在我一鼓
可以殲滅攻則如臨大敵旗鼓相當彼強則我弱我強則彼弱
故須全力以赴破釜沉船勢不反顧然後勝得他來

一朝之忿不當說微言人七情中惟忿怒之氣發之最暴勢不
能忍而勃發於一朝也
不仁者遠此不待皐尹既舉之後明刑弼教斯道覺民蒙其澤
而服其心也即其選於眾舉皐陶伊尹方一舉直而天下翕然
丕變不仁者自遠莫或使之而若或使之矣
仲弓為人簡重問政有崇簡意夫子告以先有司三事是簡而
居要者賢才之舉即任為有司皆得其人則事舉而過誤自少
三句中舉賢才尤為要務明其政刑須是賢才在位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人即指賢才同類相推互相汲引泰之九

三拔茅連茹以其彙征知之最真而所舉亦正無盡如舜舉一
垂而殳斨伯與並進舉一益而熊羆朱虎同登舉一伯夷而夔
乃典樂龍作納言人各舉其所知師師濟濟遂成唐虞喜起之
盛此是何等氣象仲弓欲盡舉一時之賢才志願非不甚大然
必自知自舉則規模反狹小矣
言不順則事不成雖有其事不成箇事也如祖也而以為父實
不是父則父不成父孫也而以為子實不是子則子不成子只
一箇苟字便見當不得事
樊遲請學稼包咸舊註謂遲將用稼以教民原不是欲身親稼

穡之事蓋遲之問仁知者屢矣此問稼圃意若謂教民稼穡粒
食養民亦愛之一端別宜辨種亦知之一事然此仁知之小者
吾儒之學自當務乎其大修禮以為耕陳義以為種人情以為
田只此是好而大人之事以脩明吾學於禮義信使民咸喻乎
禮義信之教矣端吾學於好禮好義好信使民皆習於禮義信
之治矣以此化民成俗即是知周道濟之事視稼圃教民其為
用孰大也夫子教樊遲獨言禮義信而不言仁知者用已該乎
仁知也此正與仁知互相發
使四方固重君命至言詞應對之間折衝樽俎在臨時酌其機

宜有非君所能預及者所謂命有常而辭無常也故使臣得自
專之閻氏釋地引聘禮記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固自有當但訓專為擅雖本說文近
於罔上非臣心所安愚意是專任專主凡四方應對擯介之屬
不過往來傳辭而已決斷是非定立主見惟使者職有專寄雖
未受命於君却不謂之擅也

庶哉之歎雖為衛而發其實聖人胞與斯民經綸宇宙之志無
時而或去諸懷加富加教不必粘住衛說

魯政之逮於私室者既久而夫子以冉子有政之對而爭之似

只在空名上挑剔實則公私家國之辨即在此政與事兩字中
名分截然他日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別嫌明微一
字不容輕假意亦如是倘季氏而能惕然於此義之不可妄干
何至有歌雍舞佾旅山伐國之事

近說遠來不只說效於此足以驗政之得失其說且來也是政
之得其不說與來也是政之失夫子以此告葉公欲其於此自
考而盡其所以說與來之道

居處謂未應事與人之時先於容貌致其恭者是主靜之功主
靜何以但說容蓋外貌端嚴則心便收斂未有心不收斂而外
貌能端嚴者此以持身者持心故為為仁下手工夫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說本程子則執事之敬自是一心在
事上王陽明云如此則好色便一心在色上好貨便一心在貨
上成甚箇居敬工夫一是天理主一只一心在天理上其言一
心在天理上者固是但不是身為酒色財氣之事而舉一箇天
理來撕持此心之謂主一也則色之事豈所語於學道之人乎
須知做居敬工夫者所執之事本是天理上事則謂主一為一
心在事上自無可議

行已有恥四字壁立千仞見為士者不敢一事稍涉苟且一時

放倒架子已字看得甚重綱常名教以一身負荷說箇行字這
擔子已放在肩上為聖賢自待之已即惟恐為下流不肖之已
愈策勵乃愈收斂有恥不是行一不仁不義於已實有所玷然
後恥也未行之先方行之際惕然常存此心此士之所以立志

狂者志足以造道狷者守足以任道正是可至於中行的人聖
人思狂狷即欲得中行意必也二字寬其途以相收實嚴其格
以相待不是降志卑思

克伐怨欲不行自原憲說來是從心上遏抑制伏得住然有工
夫便認作治心之學故疑為仁不知仁則拔去病根不行則留

根在內無論檢制稍疎一旦決裂可憂只就當下有此四者循
環起伏留中都是私意如何可謂之仁

南宮适問羿奡禹稷却只論列其事而無問辭其論羿奡也善
射盪舟有絕人之力而皆不得其死是所以不得其死者正在
善射盪舟而負其力也其論禹稷也躬親稼穡毫無憑藉之地
而卒有天下其所以有天下者正以稼穡而布其德也力不可
恃而德無不報此固理與數合往事已然後世數或不可知而
理自不能易聖賢亦只論理而已在适之言本無所疑而夫子
何必更溢一辭此夫子所以不荅之故也又於其出而特贊美

之說破尙德聖賢同一救世深心

能勿勞乎勞字非怒不悅而撻之之謂勞則善心生不使佚也
誨與諫亦異說命曰朝夕納誨無時不進善言不待有過而諫
也

處貧難處富易註只就境遇言也無怨無驕其所造正自不同
貧而無怨雖不及貧而樂者却已勝於無諂所以難若富而無
驕則知自守者便能之故較貧而無怨爲易難易當不止以境
之順逆言

輯語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辭此中有抑折子路得
意處或未確人未易滅子路問箇成人儘有不敢自恃其才的
的意思夫子亦可以爲成人兩句首節是以古之成人勉子路
所未至次節是以今之成人許子路所已能

譎而不正正而不譎發明春秋所以褒貶殊致之義五霸桓文
爲盛人皆以城濮之役比于召陵踐土之盟亦于葵邱爲春秋
于齊桓每多嘉美之詞於晉文微寓刺譏之意召陵書次書盟
不欲戰而猶近乎王城濮書戰書及必求勝而爲欲圖霸葵邱
之會則申明王者五禁踐土之盟乃使天王下狩一是正一是
譎譎正分而春秋之義以明

忘君事讎當是兩罪子路疑管仲之未仁者只是忘君理當死
而求生是害仁也事讎一層當在下章又相內

不能死又相之子貢之意謂管仲既不能死已自負糾又相桓
公則罪尤甚焉語雖側重又相却非寬其不死也疑不當以不
死爲猶可

僎本公叔文子家臣文子薦之公朝而爲大夫此大夫僎所以
名也洪氏註自不錯若謂大夫之家臣亦稱大夫春秋時固有
之然是僭稱亦曰家大夫屬大夫無臣大夫兩句自不相連屬
況論語爲孔門弟子所說定得春秋遺意一字不輕假豈容衆

臣而子以大夫之號當時果有是稱記語者必削之故子不主
毛氏闊氏之說至謂侯國三卿下有下大夫五人稱臣大夫則
更謬矣五大夫是三卿之貳而非臣屬如孔子嘗爲下大夫豈
是三家之臣由求爲季氏臣曷嘗稱大夫

天理人欲是君子小人分界處從此各向一條路上去理無窮
欲亦無窮從天理一邊走一日精進一日從人欲一邊去一日
陷溺一日至於各造其極而爲舜爲蹠眞是懸絶

勢無中立不能上則下故君子必爲謹之于其始而機惟善轉
反乎下卽上故小人猶可挽之於其終

本文以古之學者今之學者分別爲己爲人實則以爲己爲人
分別古之學者今之學者蓋世運雖有升降何至學術亦分誠
僞究竟誠僞之所以分不関乎世運夫子蓋爲學者之用心警
焉

紹聞編非向裏爲己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志進修省
身克己常如不及之人必自謂過之已寡欲稟未能前輩分兩
層看但玩欲字而字也字神理又須合說一念欲其寡又一念
慮其未能兩念交併互乘於一時方見古賢臣一種反己飭躬
惕厲不遑之意蓋其未能卽其欲寡之心所迫而形焉此與夫

子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同一乾乾惕若之心

易艮象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邱氏云凡人所以易至於出位者
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止矣不出其
位正以思曾子所稱無以字與易義不同當從思之易出其位
轉入艮義君子觀艮之象而安於所止不爲出位之思

君子思不出其位集註去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是曾
子因夫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言而稱艮象以申其義蓋不
在其位而謀其政便是出位之思君子惟思不出其位故不在
其位則不謀其政夫子之言與曾子之言相因相足則上章連

出却爲下章緣起下章自應跟上章說爲得

夫子自道也蓋謂夫子是從躬行心得之餘實見得知仁勇道
理無窮故不敢自居自道應如是解不須說謙而謙字意自在
內

逆億是有心猜測先覺如明鏡之懸物來畢照自不須逆億周
子所謂明則不疑者也逆詐億不信正坐不能先覺之故但世
又有不逆億而不能先覺者三句不是直下故以抑亦字略反
上文

上達天理工夫只在下學語類未到上達只在下學過謂聖人

第□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版反內

雖到上達仍是下學蓋達無止境則學無盡期聖人隨處有下學故隨處有上達

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遇雖不同而其志切匡時初不欲辟不得已而辟之之心一也辟世者無道而隱註謂如伯夷太公自非忘世如長沮桀溺之徒至辟地辟色辟言夫子俱爲自已寫照遇愈窮而志愈悲矣

晨門知其不可而不爲聖人知其不可而爲之爲之二字中有憂時濟世深心有旋乾轉坤力量晨門雖是譏諷却道得聖人心事出

聖賢有此已直是乾坤父母而爲之宗子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已字中該括太極西銘道理說脩已亦便包大學明新止至善工夫窮神知化踐形惟肖皆脩已之事而敬則自古帝王歷聖相傳之心法也語類云敬徹上下下學是此敬上達亦是此敬但說脩已而安人安百姓固非不足即到安人安百姓亦非於脩已以敬有所增加[redacted]敬不是空空持敬脩已中大有事以敬是做脩已工夫要將敬來做骨子

春秋之始諸侯無王春秋之終諸侯無霸定公八年晉師盟衛侯于剸澤涉佗成何捘衛侯之手及捥靈公以是爲垢叛晉後與晉數有戰伐之事間陳固非無爲但是時衛當急圖者自在紀綱不立而祖孫父子之倫皆失其序主器無人禍亂將至夫子告之以俎豆之事其旨微矣

說統云一貫之解有主理說有主心說心即具此理之心謂是一心可謂是一理可愚意只主理說爲是所謂萬殊而一本者只是此理一即性與天道也惟道理源頭本一故可以貫得許多零碎道理若主心說即陸子靜王陽明一派但靜坐澄心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將不用學識工夫更貫箇甚

言忠信行篤敬皆由中達外所以無不可行此要子張返己務

內不是侈言行之廣遠耳一反轉說語意尤警策是加一倍驚策也此節虛言其理工夫在下節參前倚衡兩句

參前倚衡註云念念不忘常若有見只渾舉大意然將兩句分看立與在輿境地不同却各有意義立者靜象也見其參於前則靜而存在輿動時也見其倚於衡則動而存動靜交養舉其暫以該其常夫然後三字是難辭

史魚四書釋地史爲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衛有史狗史鰌並史朝之子是也然集注云官名者魚之父朝與魚並爲史官而以官爲氏史爲官名却非誤註

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不日則隱而日則可卷而懷之者此非徒身隱不仕之謂卷是卷箇甚懷是懷箇甚有生平所抱之道在以其無道有可卷而懷知其有道有可出而行與夫子之用行舍藏爲近故日合於聖人之道

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不細玩只是藉賢仁以輔仁耳不知嚴憚切磋貼事字友字言正所以用力本文事字友字即爲仁爲字乃居是邦而利其器也蓋夫子爲悅不若己者下砭鍼仁賢固重尤重事之友之上以成其德以字是著力字就當下說工夫不說收效

夏時殷輅周冕日行日乘日服皆有監古效法之意樂則韶舞另又不同如蒙引云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用字說得易與上三項不分輕重己山謂夫子心契韶樂實有見於其所以盡善盡美者乃高望而遠志曰樂則韶舞以則字作虛字爲心摹手追之辭固見鄭重然水流雲在江上峯青此下當不更著一語矣愚意則是則倣之則與行字乘字服字原只一例而則字尤是著力字眼德必如舜治必如虞則字前先有箇源頭本領則字內亦須習其音知其數聲容節奏之間自有合同而化無幾微不似處非一時可以規仿得來

遠慮不是舍其近而徒騖乎遠也聖賢有深沉之識精密之思智周乎天下豈反忘乎几席謀及於經久豈反忽於目前故遠慮而可無近憂厚齋馮氏日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申之日事未來故慮常暇豫事既至故憂常急迫暇豫則精詳所以免於憂急迫則無措所以不及慮君子是以貴思慮而預防之

義以爲質句爲一節之綱行之出之成之三之字皆指義程子曰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確盡不移末句註云乃君子之道也是責成之意玩本文哉字是贊美口氣責成意已在上四句中

見賢一不可到得如此是涵養純熟無美不臻所以贊其爲成德之君子自不當屈經以從傳

朝聞道夕死可矣沒世而無可稱之實則猶未聞道也與草木同腐世上如未有這箇人所以君子疾之

求諸己求諸人己山謂與爲己爲人相似愚按與爲己爲人不同爲己爲人就心上說此下兩求字見君子於自己身上事實用過功來小人於徇外爲人之事亦然用過功來求字內汲汲忙忙惟日不足各有工夫在

周比和同驕泰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君子是周非比是和非同

是泰非驕與小人相反而字不作轉語此章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爭黨即矜羣之過矜易失之爭羣易至於黨而君子不然而字却有一轉註故以然字代而字語意自非直下

吾猶及三字本是幸辭以此見先王流風未遠遺澤尙存轉入末句眞無限感慨然亦正從今日已亡返思前此猶及俯仰上下不過數十年之間而世風日下人心彌復不古愈覺可歎

衆惡非獨道高毀來德修謗興未必果是當惡衆好非獨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未必果是當好即使所惡所好皆是但我不察而徇衆爲好惡則何以見其有可好可惡之實故兩必察即學

者窮理工夫

集註人心有覺故人能大其道本張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只是理全靠此知覺方發揮得此理出之意愚意人能宏道不獨在心之有覺蓋人有精神力量能主張運用發揮此理即孟子所謂才者也能字須以有覺兼有爲言義始備

註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似小處君子有不能者文集却言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則是君子非不能但人不可以此知君子耳所以不可小知正爲其可大受而字不作轉語受屬君子知其可受仍就觀人者言

辭達而已矣所達者何是指所言之理集註解取達意而止意字原包得理字立辭之意固是要明理也富麗不是言之多乃過於紛飾愈紛飾則理愈晦故辭只取達理不尙富麗

聖人動靜語默無往非道於師冕之見而誠心曲體如此分明繪出因物付物道理即此一端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全身俱現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是就此日之天下而論周轍既東王降爲國定哀之間愈益孱弱周室之不能復振槪可見矣雖使夫子爲東周不過齊魯宋衛之邦諸侯各君其國則各舉其國

之政正名分而定紀綱使大夫還其政於諸侯而禮樂征伐之大諸侯上告天子而已觀於相魯三月墮三都出藏甲汲汲於强公弱私之事可知政在大夫是天下通弊亦魯國之大患是節書即夫子變魯之意後文祿去政逮早已返照入江矣故下章獨言魯事而意又單承自大夫出說來也

三愆之有先儒皆以爲不能養之於素愚意尤重臨幾不能審察聖人以此警人是要人隨時檢點求其所以得免於愆蓋爲躁爲隱爲瞽以侍于君子而始見在君子雖不便加責備而侍君子者柰何而不自覺察也然則侍于君子正學者省愆之地

而言及之言未及之望顏觀色非即爲省愆之方乎至於時然後言。疑非聖人不能。集註故列之圈外。

謝氏有言。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三戒。因血氣有消長而分爲之少壯老。亦是就其欲之偏勝處致其戒。

大人體天命不只是體之於身。凡天秩天叙天命天討。彰之爲禮樂制度者。皆是君子畏大人。如孔子之憲章文武。謹守其法。皆所謂畏大人也。

氣質之不同。集註雖分四等。其實最下一等不關氣質事。學與不學自在乎人。同一困也。能學便不至爲下。不學遂不得爲次。所爭只在學不學之分。玩一斯字。矣字見列之爲下。總由不學聖人定不欲以氣質限制斯人也。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語類亦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思這一件。是皆主臨事說。雖思誠之功。無間動靜。然未事之先。只有存養工夫。省察自在當幾

舉夷齊以與景公相形者。只是一貧一富。兩相對照。見稱與無稱。總不係乎此耳。必謂舉夷齊主讓國一節。與齊景相形。恐或不然。蓋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景公莫之問。於義固不是然或勢有不能。夫子亦豈欲景公必爲夷齊哉。此與不爲衛君

爭義自有別。夷齊異處。註無明文。其讓國固是異。諫伐而不食周粟。亦是異。不得指爲本文所無。與本義無涉也。

明文衡王直十辨。謂夷齊叩馬之諫。爲史遷附會。閻氏釋地、亦謂恥食周粟。本無其事。不知史記所載。固多謬悠之詞。獨此伯夷列傳。爲得其實。夷齊屬商之土。食商之粟。爲商之人。知有商而不知有周者也。忽見武王伐紂之師。殊可驚可駭。馬前數語直欲以身抗周師。千古奇人有此奇事。至於商祚亡而商之首陽獨存。以夷齊一餓得之。史稱殷故臣伯夷叔齊去周隱於首陽山不食而死。此是當時實事。柰何疑史遷幷疑夷齊哉

陳亢初疑夫子私子。繼又以爲遠子。不是謂遠子者便不私子也。觀其沾沾自喜一似詩禮之教不聞於夫子而聞於伯魚。向所未聞。而今始得聞。謂即夫子所以私子者也。至其以爲遠子者。在獨立趨庭上看出見得君子既厚其子而又泯其厚子之迹。自謂善窺聖人。故獨矜心得。鯉以爲二。亢以爲三也

語類、陽貨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孔子亦瞰其亡而往拜。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愚意夫子於此亦無所爲幸不幸焉。蓋遇。則塗人之事耳。夫子塗遇陽貨。原只以塗人視之。貨固無所幸。夫子亦無所不幸。瞰亡往拜。見而不見也。道

塗猝遇遇猶不遇也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閻潛邱謂兩曰字仍是陽貨語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余因將本文反覆玩味連讀數過始而疑繼則信獨惜潛邱徒取証于史記留侯對漢高語謂與此文法相同而不就本文索解也按節末諾吾將仕矣一語曰字上獨有孔子字記者以此爲孔子之言別于貨語可知上兩曰不可仍是貨言無疑若前曰字卽作孔子答語則曰不可之下接入貨言何無曰字以別之且又何以獨於章末一句謂之孔子曰乎蓋陽貨詞甚

簡傲觀其謂孔子來曰予與爾言渠意中自有一番議論兩路烘逼攏來可乎曰不可若諷焉若諭焉只作代爲忖度欲解免而不得然後說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兩言欲使孔子速仕夫豈先爲問答之詞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唯字重讀急讀見上智下愚自不可移唯字輕讀緩讀見非上智下愚無不可移人總當愼于所習

周室東遷故曰東周爲東周則舉文武之政使東周之時復見西周之治此聖人自言素志其字乎字作懸空想望語如有用我不枯住公山爲東周亦不限定魯國以東魯爲東周

恭寬信敏惠固是指點五者之目亦卽有能行工夫在內教子張於此做求仁實功心存理得不是閉門兀坐空存心而理自得也須從能行見其心存見其理得恭則不侮以下五句正能行實驗見五者之與天下相關則字不是鋪張效驗須將不侮得衆等效俱攝入上一字中以此自考其能行與否耳

堅則不磷惟不磷故可磨白則不緇惟不緇故可涅磨愈見不磷涅愈見其不緇不磷不緇乃所以爲堅白子路以不磨不涅爲不入夫子以不磷不緇爲不入

公山佛肸之名能如聖人則可往不能如聖人則不可往不磷

不緇夫子所以聖不磨不涅子路所以賢

周南名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見其切於人而當爲然篇中却不言如何脩身如何齊家須人自去諷詠玩味於言外見得爲字橫渠南軒皆主躬行說朱子謂只是誦讀講貫葢周南名南所以咏歌文王脩身齊家之效非有實事可以見諸躬行謂之爲者自不外誦讀講貫而玩其辭審其音以識其性情之正因之自正其性情則脩於身而被於家躬行自在其中矣

蕩與忿戾猶是狂與矜一路不過從而甚之耳至直之與詐明明相反此句加而已矣三字是深惡而痛絕之詞係辨謂而已

矣總承上文思以爲專貼本句見挾私妄作尤爲世道人心之變

惡紫惡鄭聲惡利口語平意側聲色之害正顯而易見孔王之害治隱而難知强詞足以奪理巧言足以亂德不至覆邦家不止故其害爲尤甚三句自不平列蒙引亦謂上二句起下一句

聖人親切指點要學者於聖人身上體認說箇子字便是無言之言予欲無言懸空下此一語便已包得末節道理

顏子與言足發發從身上發揮見諸行事子貢曰不言何述述只口頭傳述學些說話所以一則爲德行之選一但居言語之科

時行物生與鳶飛魚躍同一化育流行發現昭著意但中庸言道之費此言理之實義略有別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即時行物生日用動靜上無往不宜著昭示出來要學者從當前道理實實落落體驗領略

人心之用見於所爲所爲即心所用若乃飽食終日是其志氣昏惰懶散偷安即無所用心之性情意態難矣哉三字子於若輩代爲浩歎痛下砭針博弈猶賢雖是加一倍警惕亦卑無高論之詞章意須從淺近處說士人讀書窮理固是能用其心即百工技藝農圃醫卜各有所爲亦便是所以用心爲字並所字亦重所即指所爲之事言不足以空持此心爲能用也大全息養瞬存靜坐主敬諸說似太深非對付飽食人語意且恐陷入元虛無所用心者得藉口

君子義以爲上明是不尙勇的意思義所當爲則爲義所不當爲便不爲君子只見有義而已並不帶著勇字蓋以抑子路好勇之心若見義必爲而勇在其中作員足語固可却非正旨

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言不遂其所望便易怨也此但說得遠之一面女子小人素不讀書不知定分故一與狎暱最易不孫近與遠皆爲不可所以難養

古者嬪御宦寺多寡皆有定制愼選必其良善而內治則聽於后妃宮禁則領於冢宰皆是知其難養而所以善其養之之道然原本君身莊敬爲尤得其要領文之亦保亦臨武之作箴主敬莊以涖之也周南之逮下立政之知恤慈以畜之也莊涖固非遠之慈畜亦非近之見人主一起居嚬笑皆關性情學問焉方孟旋云君子所以持性命之正而導陰陽之和必自左右密邇之地造其端已山謂敬莊中莊涖慈畜二義尤爲正本淸源其實是從莊敬推廣言之即小見大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

倒是放開眼界推言功化之極却非莊慈二義上更有箇本源也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此誠正本清源之論可與註義相輔而行

前言斯亦不足畏爲後生加鞭此言其終也已爲當下致警

延平答問朱子言殷有三仁焉某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爲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卽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按微

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爲重先賢旣有成說箕比所處之地本同惟紂欲死之則便當死紂欲囚之則便當囚人臣事君如事天生死惟其所命而已此意延平偶未之及

景公不用孔子魯論不載晏嬰尼谿之沮所以專責景公桓子受齊女樂記者不書定公周道之遊所以深罪桓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而晏嬰沮之曰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孔子之學非晏嬰之所能知此尼谿之所以見沮也馮氏謂晏平仲得政已三世夫子之齊景公數問政而悅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恐非核實之論蓋平仲亦賢大夫子在齊與之交八年嘗稱其久而能敬使其蔽賢竊位如此豈足稱善交惟是嬰之補其君者皆霸術而夫子所言則王道其以爲迂闊而難行也固宜

受齊女樂謂墮三都出藏甲桓子已心忌之故樂有是齊人之閒明受其餌而不辭者此亦後世深文觀於其卒遺言必名孔子知當時非必果有忌而欲沮之心然則其所以受女樂者惟是聲色當前遂至蠱惑其心志而不覺爲齊所愚也故尹氏只以受女樂而怠政事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言之鄙此已定桓子罪案不必過爲刻責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一語中見聖人乾坤父母民物胞與之心蓋夫子周流列國栖栖皇皇正以爲斯人也人固不可避夫子尤不忍避憂樂同之吉凶共之其生平一片熱腸却因桀溺避人兩字不覺盡情吐露出來

蓧竹器韻會云蓧芸草器蓧字從草不從竹毛西河亦謂註云竹器仍舊註而誤不知蓧本盛草之器而以竹爲之故曰竹器朱子自有當因思荷蕢之蕢註曰草器當亦是竹器而用以盛草以其質言則曰竹器以其用言則曰草器非有二也此本細事於理無甚關係可無深辨耳

道之行不行係乎時，義之行不行在乎己。大人知道之不行而不仕，原其不仕之心，直廢卻君臣之倫，便是無義。夫子知道之不行而欲仕，只此欲仕之心，正爲君臣之倫不可廢，便是行義。道雖不行，猶欲存此義於千古。君子行義之心，初無分於道之行不行也。

伯夷叔齊志在黃農，志在虞夏，以身存商。此身可以餓，可以遯，而千古君臣之義必不可一日而絕。叩馬一諫，足抗三千之軍士；人百之諸侯，武王不得而臣，周召望散不得而友。所謂不降志辱身者如此。至於兄弟讓國，夫子稱其求仁得仁，不着絲毫矜尚之意，疑與此無涉。

虞仲非仲雍。據黃氏日抄，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何爲反序次於夷齊之後？此固一說。愚按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其事本與夷齊爲類，伯夷叔齊既同爲逸民，使虞仲果仲雍，則列虞仲於逸民，豈得不先泰伯？輯語泰伯不稱逸民，知虞仲之逸不以遜國。愚則曰：泰伯不稱逸民，知虞仲之名非仲雍也。虞仲實仲雍之孫，周章之弟。史記世家、漢書志皆云武王克殷後，封周章之弟仲於虞，以其封虞，故名虞仲，固確鑿可據。朱、張、王、劉云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此謬。

蓋其行事無攷，故名雖列於逸民，而夫子置而不論。或曰記者記此七人，本以夫子之言而記之，則於此疑有闕文，是亦一說。

顧涇陽言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竊意小心二字不足盡孔子。夫子無可無不可，是聖之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有可不可之事，無可無不可之心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無可無不可矣。

或問天子凡四飯，諸侯三飯，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疑未確。本文四飯缺適秦，固明有四飯矣。又有謂夫子正樂而去其一，則何以不去四飯而去初飯？尤見穿鑿。魯樂官自亞飯始者，以不去故不書。或云蒙引固有是說，子能證其言之果是乎？曰：但以下三節比照便可見也。凡樂之作，必八音具舉，鼓人、磬師而外，魯庭典樂之官猶多，此獨記方叔與武與襄，亦只就去者言之，觀彼知此，自不當以魯無初飯爲疑。

河內晉地，漢中楚地。入河入漢，應是河之側、漢之濱，正猶下文海之爲海島，不應實指其地曰河內曰漢中。

君子不弛其親，不可以零雨東山三年破斧傷心往事爲言，非獨魯與三叔同時並封，伯禽之國在三叔流言之前也。元公開國之初，訓詞深厚，規模宏遠，自着不得邊際語。

焉能爲有亡語類以人言或問卽以德與道言當主或問集註有所得有所聞兩有字卽本文有字德孤而道廢則有之不足當有可知再我焉能爲亡一句是加一倍寫亡不足輕愈見有不足重

學志問思橫渠以學爲先明道以思爲要語類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始末並重又一條重篤志雖皆有至理然不如集註四項平列各自有工夫愚又按學問義理自外入篤志近思工夫從自己心上做本文兩而字似皆側重下半句博學矣而又篤志則學非泛騖切問矣而又近思則非但藉他人講解纔是鞭辟近裏而心不外馳

學以致其道非但是篤志而不奪於外誘之故前言往行天下事物之理具載於書猶工之有肆也學焉而格物致知身體力行深造而自得所以能致其道

三變與溫厲章意稍別溫而厲三句厲在溫內不猛在威內安在恭內是渾樂之詞見聖人德性渾全此是遞爲形容之詞言聖人神妙不測儼然以貌言溫以色言厲就言說須分看合看交互看方盡變字之義然望字卽字聽字都是從旁擬議在君子原一時皆有故紹聞編謂與溫厲章足相發

厲字若依本字作嚴厲峭厲便不似聖人之言確則爲確鑿爲堅確是是非非可否有一定不移之意然不似色之一於和故亦爲變

子夏言人當謹乎大綱常名教所關甚鉅不可少有差錯如物之有閑止而不過以下句足上句小德猶可出入益見大德斷不可踰閑出入只略過不及不是馳逐放軼蓋子夏本是箇謹小慎微之人卽如下章教門人以灑埽應對進退初不謂小德竟可放失也但就中較量大德爲尤不可忽耳

難能與堂堂一例難與並爲仁固卽從堂堂勘定未仁意亦要從難能看出爲子張指示病源雖有然而一轉語氣一揚一抑但上句亦不全是美之子游言此正欲其務爲切近以致力於仁合兩章皆是所以箴規不涉譏諷

情非犯罪之由乃犯罪之實所以喜者爲旣得其實無可遁飾也若推上一層由於上失其道致民於罪戾自覺可哀可矜矣則字雖緊接如得其情句所以當哀矜卻在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誰非赤子誰爲民牧旣不能囿其心於未散之前使之不犯又不能救其死於有罪之後而使之得全爰書一定已無生理則哀矜之心所當自有出於哀矜者刑賞皆忠厚之至以爲可

喜者樂念于天地之和一矜一喜心之仁與恐所由分焉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者雙峯饒氏謂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之恐未確蓋此道字只就文章禮樂說文章禮樂至文武而大備故獨舉文武以為言
天之不可階易見夫子之德之不可階難明故下節又以得邦家言之立之立道之行綏之來動之和此是聖人所同而斯立斯行斯來斯和尤見神速正如天之生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而變化蕃茂凡物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末節似從上節推

開實是申說上節終言如之何其可及明繳上文不可及句上下只是一意蓋其神化之不可及正見其德之不可及也
天下非聖人之所得私故堯之禪舜必推本於天孟子言天與其說蓋本於此允執其中一語補堯典所未載
允執其中聖學該於此治法該於此邃古未聞而自堯發之序書所以首及陶唐而論孟終篇歷叙道統治統亦斷自堯始
舜之禪禹也帝之終王之始世道人心不無稍變此人道危微之辨所以視堯之命舜而加詳然允執其中一語為歷聖相傳之心法天不變則道不變雖萬世不能易也故亦以命禹

大賚不但是賞功大封諸侯之意二字原本武成大賚於四海句來如親親賞功尊賢育才養老慈幼恤孤周急皆是故曰大賚必言皆善人者見會朝清明商周革命之際一轉移間天下皆已回心向化固無不善之人而因亦無不富之人武王只富所當富非以散財發粟為收拾人心之計此其所以為大賚也
下句是申解上句與書義微不同亦非善人尤加厚之意
欲仁得仁就取民說者固非若專言在己之仁又與問政無涉朱子固言治己治人其理一此仁字即王者必世後仁之仁主教化上說必先治己者仁天下之本也如堯舜精一執中便至

時雍風動所謂欲仁得仁也雖帝王仁政教養兼舉然養民一層已在惠而不費條內無容夾入

大學

明明德傳文引堯與湯文為證聖經章句於氣拘物蔽之後因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特就常人言蓋大學之道是統天下後世以垂教入大學者雖聖凡一致而為學者立說則庸衆居多故從昏昧後本心有所開明處做明之之功
新民之止於至善是說自己所以新民之道亦要止於至善此不就民說觀於傳文引周頌賢親樂利歸重前王身上可見

欲明明德於天下兩節一逆推一順遞先后皆是說工夫七而后正申明上節六先字一在字之意以次節為功效者非是

明明德以天下為量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要只是己德之明於天下納新民於明德故大人新天下之民直謂之明明德於天下

格物即致知工夫舍格物無以致知非如上文各條是兩項事逐節有工夫故不曰先而曰在

自天子節從上文欲明明德於天下說來當重天子就本節從天子推說到庶人自字以至字意尤側在庶人庶人無新民之

責而猶必以脩身為本者庶人亦有家齊家必先脩身其本一也言庶人而人之類盡一切字皆字之義自透

皆自明也一句只是結上並非起下自明言工夫非以自明對下新民章句結所引書本但言結上傳者就三書而推其意謂聖人猶以自明為要見責無可諉功無可貸印合聖經在明明德要學者以三聖為法自字重讀也字拖長讀意旨遙深若對下新民說義反淺耳

盤銘觸目警心功無間斷本與太甲常目在茲之意相似而傳者引來一是釋明明德之事一是對新民立說兩引湯事章旨自各不同此益以己德之新起下新民謂如湯之日新又新自新所以立新民之本也觀此愈知前章皆自明也一句結上而非起下不然意言重複矣

苟日新三句章句只作兩層首句是工夫起頭苟字重讀下二句連看只是接續做去無間斷意然玩本文三句自各有意義苟日新固是刻志奮發革故鼎新施功之始日日新便是繩繩繼繼日復一日連續做去又日新又字却恐久而生怠功弛末路又特提起精神尤自振作必無一刻間斷是自強不息

緡蠻黃鳥毛傳緡蠻小鳥貌本文黃鳥上加小鳥貌三字詞意

之不順可知豈得謂當從毛傳乎孟子嘗謂許行南蠻鴃舌之人南蠻蠻字明謂人言似鳥語不可分辨此章句緡蠻鳥聲之所自本也非獨長樂劉氏曾訓作鳥聲惟邱隅邱本土之高者詩傳隅角也固是此乃曰岑蔚之處從鄭註孔疏而誤

赫喧宣著盛大之貌章句偶一倒轉解者遂致牽混不能分析竟謂赫是宣著喧是盛大矣不知詩傳固明言喧宣著也則赫為盛大何疑赫之所以為盛大者赫則儼然人望而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大觀在上也赫為盛大本是易曉故詩傳赫字不更詳解而但訓明喧字謂之宣著者盛德積於中而光輝發於

外令色令儀可法可則也威儀字亦恰好分貼威可畏貼赫兮
而盛大說儀可象貼喧兮而宣著說
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是明德之止於至善新民至沒世不忘是
新民之止於至善章句各爲點睛傳文疑未顯出然引詩釋詩
前節五者字也字後節此以字也字尋吟咏歎其旨自在隱躍
開
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故天下之物可即吾心之明格之惟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故又不可徒恃心知而必於天下之物格之
莫不有知知字即良知知字使無此良知則格致工夫亦無用

處朱子於此二字原不一概抹煞然專靠良知而無格物之功
則又無以窮天下之理豈有當於聖經致知之義
語類云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言理則無可捉摸言物則理
自在要人就事物上理會方見得實體此對王陸兩家格致只
就心上說者恐其墮入元虛補傳却又以窮理言者心外無理
理外無物窮理兩字是格天下之物致吾心之知中間交合處
所以然之故也格物不是詞章記誦博涉泛騖而不求其理所
以纔明彼便曉此此對俗學淺學說格物致知除去兩種乃見聖
賢真旨

誠其意不言在致知者窮理工夫以知至終自修工夫於誠意
始故註云自修之首義則相承功必特來
誠意工夫說得細自欺亦要推論到細微處已由謂實字且對
虛字看不對僞字看虛只是不能滿其當好當惡之量纔有幾
微不至處便是虛僞則徇外爲人如下節云云又欺之甚者
愼獨爲誠意下手工夫困學錄云八條目開門啟鑰在致知爭
關奪隘在誠意而愼獨尤是做誠意工夫所爲爭關奪隘處蓋
獨是意之方起欺與慊從此分誠其意者戒欺求慊須從這箇
關頭把守得牢不放過去纔能占住地步以下可以施功

呂豫石云認得獨字真幾可說愼獨不是閉門兀坐凡大庭廣
衆千萬人在前我念一起人不知便是獨從下節閒居獨處獨
字剔進一層解獨字已精朱子章句則曰人所不知而己所獨
知之地此知字是一念方動而實與不實自己之明覺常應念
而來此正獨中一點靈光最先最真故以知字解獨字尤精
章句以審其幾與中庸章句幾則已動雖同一幾字但彼是善
惡之幾此是虛實之幾好善惡惡之念都是善念蓋此意字從
格物致知後既知善當好惡當惡意是好意不是不好的意所
以皆要誠

爲不善無所不至就獨處時說不善尚在意其始只一念不謹以至倏忽變幻無所不極其至有非言思擬議所能盡者且未說到事爲上

所視所指兩所字只是虛字困學錄云是實境者言幾之已動而不可掩實理如是非以所字爲實境也所字連視字指字視字指字實所字虛輯語謂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卽其所也直以所字作獨字者非

傳文本是門人述曾子之意此又引曾子之言以爲證加曾子曰三字見曾子戰兢臨履平日工夫於愼獨上得力故其言獨

中境界尤極危悚切至兩所字一其字亦字痛切提撕至今讀之有形有聲

上引曾子之言以明獨之可畏而不可不愼其義已完末節遠跟此之謂自慊來慊則心無愧怍眞覺得天地非大吾身非小所謂快然自足也卽所謂廣大寬平也由是根心生色自然睟面盎背施於四體有不言而喻氣象章句以胖爲安舒就氣象上說賓勝鄭註胖猶大也蓋大只肩革充盈凡能飲食之人皆然豈有德之潤身者足當此心廣體胖四字四書釋地引鄭以斥朱謂安舒是泰字之義非不謂然抑當思朱子一生工夫學

問全在誠意正心心廣體胖胖訓安舒實從自己身心體驗過來自與義理有當却不當徒以訓詁繩之

經言正心工夫該存養省察語類從未發說起傳文及章句亦非只從發處說心體虛靈忿好憂懼雖不能無而未發時却不可有四有所是心有偏倚而非未發之中不得其正則就發用處說失其中節之和病固在用之失其正病根却在未應事之時先有此四者之心章句特下察字非至用時始察須默提此心中常惺惺操存於未發之前蓋在心體上察看則其發而見於用也方不失其節若於此不察用便不得其正亦節相承說

下心之不存而遂無以爲身之主乃實就用上說章句亦下一察字纔是察於用之行然曰敬以直之此心常存仍從靜時說來靜而敬則靜而存動而敬則動而存無間動靜纔可謂此心常存朱子所以言存省之功只一片段做去

有所是心之滯碍是情之偏

本是一槪說身不修一以視聽食言一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言兩章分屬有不同者視聽食著於身而不知檢由於心不在此見心與身相關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好惡之情施於家而不加察因以家不齊此見身與家相關言各有當也

敖惰本不當有北溪陳氏曰有一等人上非可愛又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惡按敖惰與畏敬反當指奴僕之類是下一等人故自可以簡慢些若只平等亦敖惰不得

治國必先齊家孝弟慈三者却又跟修身說來齊治平皆以修身爲本也

興仁興讓一節本是治國之效傳文言機者效猶須乎推致機則動於此卽應於彼伏而未發原有必赴之勢發而卽至亦無少待之候如此二字極言迅速

以上數章言誠意言正心修身恕之本已立不言恕者誠正修

只反己自治未暇及於治人至此章教人是治國之事而實地工夫總從身上做起故特拈出恕字

恕是推己及人上文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已明是說推了然曰所藏乎身不言推而言藏又從求諸人非諸人反轉說到己身上來以此章是重動化也

或問小註桃夭二詩言家可以及國順推也曹風一詩言國必本於家逆溯也愚按桃夭言之子之宜家已是教成於國由文王后妃關雎麟趾之德起化於家而後能及於國正是逆溯上宜其家人協之子下宜其家人就后妃說與下節覆舉宜兄宜弟以一人言者有別曹風其儀不忒是身之修正是四國是教於國脫中間教家一節傳者特爲補出則自身而家而國仍是順推

修身齊家治國重在正心修身齊家各上一截上一截工夫既到則下一截道理自通故傳文說上一截工夫爲多獨平天下章但於首節上老老三句從家國相通說來見國與天下人心亦自相同引起絜矩之道淸出章首二句之意餘則反覆說絜矩都是平天下之事蓋平天下境地愈闊不惟動化得來須有絜矩之道以處之

矩是硬板子道理絜之而於同處正見其有不同又於極不同處使適得其所同須有個道焉因說恕有未盡故又說絜矩絜字中截長補短收闊就狹正多變通活法

章句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均齊方正等語絜矩之義本以身所處之地言如有三層之樓三人各占一層我處其中則在第三層者卽上也在第一層者卽下也左右是橫開說故曰廣狹前後是揷直說故曰長短然本文上曰使下下曰事上上下以位言前曰先後後曰從前前後以時言左右曰交以同列言章句無禮不忠從使字事字生來依文訓義又自有當諸所惡句惡

之者我也卽此是矩毋以則是以我之所惡而絜之於人
絜矩之道但言所惡只說得半面於理未全蒙引云人情處順易忘處逆易覺故就所惡上說說統亦略相似愚按所好所惡是一反一正纔明彼便曉此傳者隨舉以見義非別有故也章意本好惡平說樂只節好民好惡民惡正絜矩之實絜矩爲經好惡爲緯全章皆是言絜矩總不離好惡說理財用人亦以此二字作線
能絜矩者以己心爲民心而知民所好所惡之皆同因卽以民心爲己心而使民所好所惡之各得章句但言後一層而前一

層意自該得
因有德而至有財上文方說德下便說財恐人以德與財連看有重財意傳者特爲剖析分明說箇本末二字德者平天下之本也故所當愼財者平天下之末也故不當務辦平天下原不廢財然須知此是末耳自不可謂德爲財之本則爲德之末蓋公私理欲如黑白東西併合不攏若說德爲財本財爲德末德與財猶然分晝不開
爭民言與民爭利施奪言施攘奪之政橫征厚斂以剝民財正外本內末之事上句以專利之心言下四字乃塡實上文是財之所由聚而入之所爲悖也
兩是故相承說下悖入悖出是民亦起而爭奪財聚民散在上下兩節夾縫間上旣奪民之財則民情自然離散所謂不敢言而敢怒也到財殫力竭民不聊生有不反其道以行之者乎所以悖入必悖出也一步進一步可見上爭民施奪不便是民亦起而爭奪
章內好惡本平說引秦誓一言有容之人見當好一言媢疾之人見當惡下節放流屛逐單承媢疾一段來者自古善惡不同途邪正不兩立姤卦一陰能使五陽立脚不住況乎羣蒙衆薇

幾口交攻忠良善類其有不爲所中傷者哉故去小人所以安君子而能愛卽在能惡之中巳傳文能愛先於能惡卽惡以成其愛是放屛之事因愛以致其惡是放屛之由也仁人欲保全善人所以深惡於媢疾之人兩人字分項上文說或問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使不得稔惡於其地幹入能愛却非正旨
不能先不只是不速用之意是不以舉賢爲急務而用之不能盡其長與不能專其任皆是退不能遠是投閒置散將來復有夤緣干進之患是舉猶不舉退猶不退惟其牽於人欲之私而不能果決故曰命曰過而註以未仁斷之

絜矩之道是平天下之道故謂之大道註言修己治人之道蓋未有治人而不本之修己者此旨已於君子先慎乎德一句提明在前絜矩原從慎德來以下但言絜矩自包慎德在內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忠信所以慎德故能絜矩而得此大道驕泰是不慎德所以不能絜矩而失此大道或問固言忠信者絜矩之本也不得謂失道單承絜矩議其遺却修己一層

有土有財就天地自然之利言生財之道則是平天下之君子裁成輔相爲萬世理財之大法故亦曰大道

平天下聖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文只重不專利者蓋能公其

利于民則天下皆得遂其興孝興弟不倍之心而民德之新可知矣

四書解瑣言卷二

四書解瑣言卷三

青浦方祖範香宇著
受業門人參訂
男春熙虎泉　恩普郇如　編次
孫　宗純心一　校

中庸

道不可須臾離總冒兩節兼動靜說於全體言須臾即須臾見全體却非泥不覩不聞爲須臾也饒氏說截去前後際單指不覩不聞謂暫焉之頃子思所以發須臾二字之義豈獨不可以

莫見莫顯爲須臾乎不覩不聞自對莫見莫顯一由動之靜戒懼爲存理工夫一由靜之動慎獨爲遏欲工夫章句並叙道不可離可見首二句是總領下二段而語類或問諸條猶未盡然也

一念之起人所不睹不聞而已所獨睹獨聞所以爲莫見莫顯慎獨二字子思固本之曾子然曾子爲揜著之小人示砭鍼子思言戒懼之君子加惕厲也十目十手他人之指視雖極森嚴莫見莫顯自己之視聞更爲親切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心一太極也太極陰陽未分而萬象胥

合不可言有亦不可言無人生而靜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渾然
在中猶太極至無而涵至有至虛而涵至實所以為天下之大
本

喜怒哀樂未發已發先儒皆不言有工夫艾千子主工夫說者
非己山謂置下節致中和于何地愚按亦不是恐佔下節致中
和地位以此言性情之德若跟戒懼慎獨說工夫則中和專屬
君子非人人共有之性情矣已山又云本節文義是於上二節
之下脫開提起仍從天命源頭說下於理固是然將上文劃斷
一章書分兩截恐亦未然程子朱子是蒙上兩節分動靜二時

言之語類云不覩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推之莫見
莫顯亦便是由未發而發之時也蓋雖衆人不知戒懼慎獨而
事物未交無非不覩不聞之候感物而動即是莫見莫顯之時
夫不覩不聞雖有喜怒哀樂之情而未發也性也莫見莫顯則
是獨覩獨聞由性而發也情也惟本無工夫故衆人與聖人一
般都有所以為性情之德而人不可離

天地位萬物育或疑孔子生當衰周之世而不行其道若無救
於氣數陰陽之患然聖人之心與天地萬物不相間隔於所以
位所以育之理無少欠闕至於老安友信少懷亦便是上下同
流物各得所中和位育實事

脩道之教聖人所以繼天立極也達則堯舜禹湯文武窮則孔
子中庸第二章首係以仲尼曰子思固自明祖述聖人為中庸
一書所由來亦以見聖人垂教萬世之義

敬肆兩字是君子小人所以分未有君子而不成於戒懼慎獨
者亦未有無忌憚而不為小人者

語類既是君子又要時中又字從本文而字看出將君子字一
頓轉落而時中三字明有兩截困學錄惟是君子方能時中兩
層直下無而字意雖於理亦通而義未[illegible]尼

章句於君子下一德字德即天命之性中字源頭然所以能時
中者又有戒懼慎獨工夫戒懼慎獨自應說在時中一截與小
人之無忌憚作對已山參困學錄謂說在君子內亦可者非
隨時處中是就發用上說工夫在慎獨章句只言戒謹恐懼以
上章致中是承戒懼來也然時中之中即中節之和畢竟兼慎
獨為是

衆論之不同奚啻千條萬緒以兩端概之對中字言也一雖善
而過一雖善而不及合過與不及而中出焉但過處不及處又
極多寡不同舜則權衡在我合衆論而比量其輕重小大務使

歸於義理之至當蓋中無定體非舉兩頭以中折之爲中
寬柔以教二句串下不報無道填實上文正所謂寬柔以教也
與下節衽金革二句句法相似蓋此但就風氣強弱上立論原
非儒者之強故不另主立教言章何以合忍之力勝人爲強含
忍二字固指不報無道而所爲寬柔者亦是能含忍而已
中庸之道昭然在人耳目而虛無空寂之教豈不隱乎倫常日
用至平至易而長生出世之法豈不怪乎深求隱僻過爲詭異
以欺世而盜名斷主此輩語類以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
讖緯之書爲索隱三山陳氏以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爲行怪
恐未然
吾弗能已矣論道理便是遯世不見知不悔說來卻須有別惟
覺道之在人循之則是舍之則非須臾不可離自歇手不來住
脚不得
章句依乎中庸對上索隱行怪不爲賢知之過不見知而不悔
對上半途而廢不爲愚不肖之不及兩句各兼知行在內依乎
中庸固是知之盡心與道一亦即仁之至遯世不悔固是仁之
至知而弗去亦即知之盡盡至二字內亦便有勇字意已山以
知仁分貼兩句疑未是

費隱二字不平即費而隱自在不是費自費隱自隱也通章全
是說費隱在費之中識得費處便識得隱處故二三節章句皆
依首節於費字內揭出隱字而大文卻不言隱
夫婦節莫載莫破總言道之費三節引詩亦是證道之費察字
訓著是言道之費者昭著於上天下地之間著字要貼費字說
其所以然者仍隱也新安陳氏言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
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便說費而隱不去於章句未合
末節重造端與及其字舉兩頭以包全旨只就道體說以夫婦
之所知能者而言夫婦亦道中之人道不遺乎夫婦也以天地
之人猶有憾者而言先有道後有天地天地皆道之所彌綸也
夫婦與天地對舉者夫婦之倡隨出入一健順剛柔天地之覆
載生成一陰陽配匹天地至大而舉其端託始於夫婦可以見
道之通而不遺夫婦至微而言其至直及乎天地可以見道之
遠而不禦
道不遠人因前章言道之費說到聖人不能盡天地猶有憾廣
大如此疑其遠矣故約歸到人身上來使人即身以求道下二
句又反言以申其義爲賢知之過欲求道於遠者截住他途
所求乎子臣弟友是凡爲子臣弟友者皆有所當盡之道而責

其能盡勿依或問泥定己之子己之臣己之弟友也聖人見道深責己重故自視未嘗有滿處未能是實見爲未能不作謙詞看旨重我所求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道見道之切於身故反之以自責自修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只是富貴爲境之順者餘皆逆境君子安得所居皆平易然以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之心處之則履危而安處困若亨順與逆總是一般故爲居易即居易即是俟命中着一以字見素位而行自不願乎外非有兩層道理

辟如行遠節重兩必自意在造道之心固不欲自限於卑邇而

論進道之序却不能驟至於高遠蓋遠不始於遠所由惟邇高不始於高其基在卑然則邇固非邇邇正遠之所造端欲舍邇以求遠不能也卑亦非卑卑即高之所憑藉欲舍卑以就高不能也故從事於卑邇自可到高遠的地位苟未至於高遠還當在卑邇上用力輯語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困學錄亦云就到極高極遠只有一間未達此一間未達處倘是卑邇匯參極貫之獄以爲與必自意倘隔一層輯語又謂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於父母由是推之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渠意亦仍是高卑遠邇無定無盡然不知父母順道理已是極至自不應倘作卑邇看玩夫子其字矣字乎字口氣眞是唱嘆不盡蓋此即大舜克諧烝乂瞽亦允若之事到此則天地位萬物育其理已在一家須看是何氣象

中庸明道之書何以此章忽然說到鬼神鬼神者理與氣而已是即所謂道也首章第一句天命之謂性便已該鬼神在內了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只是這陰陽氣化所以謂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鬼神效能於天地之間微鬼神乾坤或幾乎息矣張子以二氣言朱子以一氣言而屈伸往來

未嘗間斷其說益精

體物不遺章句言陰陽合散不主言屈伸此正可思物生之始二五之精妙合而凝陽中含陰陰中含陽故曰合至於其終魂游魄降則陰不附陽陽不附陰故曰散合散二字流行而對待對待而流行前說俱包使但以陽主伸者爲物之始或嫌於無陰以陰主屈者爲物之終或疑於無陽註以合散字易屈伸字其以此夫

舜受終受命皆於文祖及既爲天子宗堯而不宗瞍所以明得統於堯而不私其所親也然禘黃帝祖顓頊祭法之詳實自有

虞氏始黃帝、舜之八世祖、顓頊、舜之六世祖、豈祭及遠祖而反遺其近親乎不宗瞍者只宗祀明堂不以瞍配天耳其歲祀時享月祭則敬康而下句望、橋牛、以至瞽瞍自有四親廟也益稷之篇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丹朱助祭曰虞賓則祖考明是瞽瞍以上宗廟饗之謂舜立廟以饗祖考鄭氏以爲舜饗子孫之祀者非

子孫保之亦不是子孫保舜之祀言舜孝德之大能垂蔭後人而子孫得保其封土也

有大德而得祿位名壽、侯氏以爲必得者理之常舜也不得者

非理之常孔子也陳氏以爲堯舜當氣數之盛故得位得祿又得名壽孔子當氣數之衰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其實孔子德冠古今而俎豆馨香千秋萬世其祿位名壽更自無窮

夏商以前無追王之文武周始爲此制非徇私意以崇奉其祖宗也上節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實本此先世功德追王自是當乎天理合乎人情禮緣義起也

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謂文王自稱王者固謬謂武王既受命尊文考爲文王而太王王季至周公制禮始追王者近是而亦未確太王王季文王本同追王顧獨不言文王者上文周公成文武之德章句、追王蓋推文武之意若文王與太王王季並言追王則只可謂推武王之意而安見其爲成文武之德乎文王雖隆追王之禮沒其追王之文謂追王太王王季是文王之意也亦卽所以推武王之意耳

達孝者達乎孝之道通達事理委曲周詳洞徹無間故能不拘形迹不泥故常謂之達孝照下善繼善述達字應就武周說若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爲言意味轉薄

善繼善述、孝之理推之無不通謂之達體之無不盡謂之至

毛西河云赤刀大訓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惟大饗大喪

用之如顧命陳赤刀禘祫陳玉鎭時祭焉得有此故以宗器爲宗廟之祭器此泥春秋二節時祭祫祭之分耳不知朱子章句並未嘗以宗廟之禮專主祫祭修陳設薦但屬時祭時祭亦祭太廟豈無序昭穆之禮而祫祭亦必有修陳設薦等則宗器豈得謂非大寶器至宗廟祭器或兼及之則可耳赤刀大訓天球先世所藏之寶器陳之以示守傳犧尊琖爵簠簋宗廟所用之祭器陳之以待獻享

困學錄云、春秋二節上節舉祭祀之大略下節則推言其義以見禮意之盡善只大凡說無時祭祫祭之分最爲融通愚按、上

節以未祭之先言下節以方祭之時言無論脩祖廟次非臨祭之日陳宗器亦必于未祭陳之如周禮太宗伯之職大祭祀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奉玉齍皆祭之前一日事裳衣藏之守祧將祭則以服授尸惟薦其時食應在祭時而亦必於其未祭先求備物以待薦享之用至宗廟之禮一節方是廟中祭而行禮

祭天於郊祭地亦於郊周禮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邱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邱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泰壇卽圜邱卽南郊泰折卽方邱賈疏以爲北郊五峯胡氏謂古無北郊只社便祭地朱子以其說爲是故曰郊祭天

社祭地意方邱祭地雖在北郊祭則名社蓋社有與稷並舉者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故天地爲大祀社稷爲中祀而社非祭地社有與郊對舉者郊以明天之道社以神地之道牛背角繭栗器皆用陶匏明與郊並重王者父天而母地惟天子得祀之故社卽祭地祭地之社是夏至日至方邱之祭而非雉門外春祈秋報以句龍配祀之社

禘嘗與郊社並稱禘祭自是大禘而非時祭此節書極言武周禮意之宏深故特推報本反始之義若以時祭言是舍其重而反舉其輕必無是理矣論者但以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爲四時之祭而以時祭之名禘者當之不知王制本是殷禮夏祭曰禘鄭註直云夏殷禮周則春祠夏禴詳見周官大宗伯則周禘之爲大禘無疑也獨以嘗本時祭而嘗對禘疑非時祭而舉一以例嘗應大嘗卽爲大祫祫主合食四時之祭未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太廟謂之時祫但不及毀廟之主惟三年一祫合已毀未毀廟之主單陳于祖廟謂之大祫嘗考禘祫之祭間於四時謂之間祀禘在四月間於春夏以其正當夏禘時祭之候故周改時禘曰禴四書攄餘大禘不于春則于夏按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禘止于夏宜不及春謂春夏皆有者沿于郊特牲祭義春禘之交不知此禘字本是禴字又曰舉大禘則不復舉祠禴之祭但大禘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但以始祖配若不舉時祭則羣廟之主少一祭矣恐無是理意大禘是祭于始祖之廟羣廟之主各于其廟祭之而不合食于太廟亦不

更舉時祭之名周非不祭也祫以十月間于秋冬在秋而適當嘗祭祫則不嘗嘗卽祫也故名大嘗在冬而適當烝祭祫則不烝烝卽祫也故名大烝魯頌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說者謂魯之禘祭應是祫祭理大物博而登之於頌自非時祭之嘗確證攄餘云大祫必于冬故名大烝此是偏舉又曰舉時祭則不舉大祭當言舉嘗烝之名謂之大嘗大烝而不更名大祫亦非有時祭而不祫祭之謂昔成王康王尊魯而賜之重祭得用天子之禮樂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嘗言大嘗且又嘗先乎禘惟嘗卽大祫同是重祭故可顚倒言之仲尼燕居篇亦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羣昭羣穆咸在亦惟爲禘祫大祭正

猶社與稷並言則社本中祀而與郊並言則社卽大祀祭地
哀公問政夫子獨舉文武之政重美備意前兩章言文之無憂
武周之達孝盡倫盡制見文武能盡中庸之道故我周一代之
政有非累朝所能及者章內如達道達德九經引之則愈深恢
之則彌廣聖人憲章之素志於是乎在若爲對照哀公重法祖
意雖無不是眼光却反狹淺耳
從仁說到義從仁義又說到禮禮從仁義生出生字當如是看
謂禮生等殺固非謂等殺生禮亦不是
喜怒哀樂率其性之自然而時措咸宜故中節之和爲天下之

達道子臣弟友循其分之當然而範圍不過故五常之理亦爲
天下之達道
三達德離不得誠五達道亦少不得誠程子謂只誠實此三者
三者之外更別無誠蓋以一貫三以三貫五誠實此三者卽誠
實此五者誠則皆誠而非別有一誠故也
近知近仁近勇卽在好學力行知恥當下蓋其不自是不自私
不甘人下原自性分內帶着知仁勇來卽三近根子章句三箇
足以只據現在工夫言之不是說效與必明必強意稍異
洽天下國家之道行之一時則爲政垂之萬世則爲經此九經

卽文武之政之布在方策者修身是政之本故九經仍從脩身
起
體羣臣呂氏言視羣臣猶吾四體卽書作股肱耳目之意解
體字亦得章句設身處地而察其心爲體貼體察之體體字作
活字義味尤長下待誠養厚兩意俱在涵蓋中矣
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夾持脩身之義已盡然無
事時雖已把持得定却恐於動處走失故脩身工夫尤要於動
時着力非禮不動舉一動字而視聽言該之
誠者天之道卽天命之謂性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者而言

周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推上一層在天之天
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中庸本旨在人之天也
上誠者誠之者一言本然之理一言當然之事下誠者誠之者
各以其人言之困學錄云從容中道及擇善固執兩種人總是
誠之內事此言未確玩章句則亦天之道也聖人天性渾全與
天爲一自然能誠不須有誠之工夫故亦爲天道二云此則所
謂人之道也纔是說誠之之事與誠之之人此字坐實學利困
勉不帶上生安章句自極分明以下十二章天道人道各開說
分頂此節誠者誠之者來不當以不思不勉之聖混入人道謂

亦是誠之內事
學問思辨行或問相承說下然亦不容遢泥其間有一定者學是擇善施功第一層行是工夫收煞處中三項因學而有所疑則須問也至於思或在學之時或在問之後辨或因思而自爲辨析或因問而與人辨難問只訪問辨則往來議論更多折辨思但尋思辨則是非可否教有分辨總要求箇善之所在而可見之於行四者功不可闕而序不必拘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性教二字固從首章來朱子謂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者天命謂性脩道謂

教原性教之所由名此則以所性而有由教而入分誠明明誠之爲天道人道之謂謂之語意自別
首章位天地育萬物中和既致感應之機自然如此此章盡人物之性自有經畫區處如禮樂刑政之類註所以言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蓋原其理之一性者萬物之一源至誠能盡其性天地人物固一以貫之乃其分之殊盡人物之性須教有分別則字層遞而下不得謂盡人之性即是盡物之性也陳白沙和友詩云一樣春風幾樣花乾坤分付各生涯正從人物同一源頭寫出各得其所道理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即在盡人物之性內不是此外另有參贊之事謂之贊者天地生人生物而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便是天地之化育有缺陷處天地所不能而至誠能之裁成輔相其功用直及於天地由是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謂之三才並建
知天地之化育至誠之理有以默契其本原贊天地之化育至誠之能有以補救其闕憾
曲能有誠句只足上非起下致曲是做擴充工夫能有誠是工夫到後即不復謂之曲矣曲固誠之偏端誠是曲之全體本非兩件所以曲而既致亦即能有其誠也巳山謂是足上起下之

辭故下即緊接誠字桀桀貫將去然惟下又接一誠字貫將去可知此有誠不是起下
至誠自誠明者也道可前知總不外一誠禍福將至而未至善不善只有箇得福得禍之理所以先知爲難至誠於其幾知之仍自其理知之鬼神著其幾爲誠之不可揜至誠察其幾爲誠之無不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道固然也察是昭察之察與明物察倫察字同不是術數推測
誠者自成也誠字以實理言兼天地人物在內章句後一截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貼而道自道句但就人說以天理

之本然者而言則實理爲本實心爲用以人之行此實理而言
則實心爲本實理爲用
誠者物之終始申上誠者自成句言此理之所以成其爲物者
徹頭徹尾無少間斷直該乎物之始終物字所包本甚廣但子
思立言之意却重在人須從天下之物側注到人身上來物即
物則之物如貌言視聽子臣弟友有是物便有是誠誠之終始
即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反言以足上句起下文誠之爲貴不誠
是心不誠無此實心則無此實理雖有是物只膺箇空殼子耳
所以謂之無物誠之是以實心而存實理包許多擇執工夫在

內全節注重末一句是責成語
天地之道博也一節與至誠徵則悠遠一節相應天地之道理
與氣而已不貳以理言博厚高明悠久以氣言章句各極其盛
即博厚高明悠久天地氣化流行之極其盛也時解但以形體
言者未是
天子聖則天下皆愚天子賢則天下皆賤必天子而議禮制度
考文者是以上治下以貴治賤天理合當如此非天子句一篇
提唱三不字名分截然罔敢踰越此子思嚴切示人全章警策
處

上焉者節本是過脈以時位交出德字來即無時無位者之不
足致民信從見王天下者雖有時位而無德亦無望於民之信
從幾與下文故字一線相承
本身六事時解但重本身句徵民以下說成效驗非是愚按不
驕根原固在本身句爲一節之綱徵民跟本身來察民之信從
與否以自驗其本諸身者善與未善下四句一例不謬不悖等
重各上一字以不驕之心去考建質俟不謬不悖等是考建質
俟之心必欲其如此倘一有不合猶未盡有字實際工夫須處
處收拾來歸到不驕上去幾合有字之脈

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總不外一中堯舜執中夫子時中遠宗其
道也文武監夏監殷以用其中夫子從先不倍以守其中中無
定體律天時無定之中也中又不易襲水土有定之中也
天時自然之運固不須說地以水土言者土之下皆水而水能
載土開闢之初地未成質只是水後來漸漸凝結成地水土即
地也一定之理如原隰高卑之異勢剛柔燥濕之異宜兼形體
與性情言
於並育並行見不害不悖自有條理如川之流焉是太極既分
物各一太極也小德也於不害不悖見並育並行自有根本爲

化之敦焉是太極未分物共一太極也大德也流亦是化敦亦
是化宰乎化者是德化非有二德亦無二也但自其分出處看
則爲川流爲小德自其一源處說則爲敦化爲大德
其仁其淵其天從經綸立本知化推論到至誠心體特下肫肫
淵淵浩浩等字極意形容而仍有形容不盡之意所以爲大德
之敦化
闇然承尙絅說日章承衣錦說兩層固皆重然尤重闇然意以
其衣錦而更尙絅也柏廬朱氏云日章卽套在闇然內知淡簡
溫三句不厭文理卽在淡簡溫內而字縮上方合引詩衣錦又

要尙絅之意
著乎外本乎內有諸內形諸外註雖一樣說內外然風之自是
以身心分內外微顯皆只在心裏邊微是念頭初起顯則其是
非自己心中煞甚分明微之顯是卽微卽顯獨中不可掩之實
故下節引詩言潛伏言孔昭章句亦云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也
黃氏曰先師言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
少而實切如云明善誠身擇善固執尊德性道問學皆提綱挈
領切要之言也愚按戒懼愼獨尤是下學工夫要須明善誠身

擇善固執尊德性道問學須是能主敬然後工夫皆切實故中
庸以戒懼愼獨始以戒懼愼獨終焉

孟子上

仁義是孟子一生學問大本領存而爲天德卽發而爲王道故
開端第一章卽提出以告梁惠王
王何必曰利一語截斷衆流先去其深錮之疾使肺腑清淨然
後可進我仁義之說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聖賢之學固是如是然欲歆動時君
亦必幷言其效故仁義外之利不可言而仁義中之利所自有

不必以仁義爲求利之資冞也
不遺其親卽所以爲仁不後其君卽所以爲義仁義之利利仍
是仁義上以此施下以此應也
重言以結上兩節不止文章結搆謹嚴將前文一倒轉說是截
住後路反覆以致其諄誨之意
沼上節條辨崗曰孟子見王王親近尊禮孟子與之立于沼上
顧鴻鴈麋鹿而問賢者亦樂此乎是疑詞極是舊說孟子燕見
梁王王適立于沼上顧鴻鴈麋鹿見孟子而自慚者非蓋孟子
之見梁王王當迎之于門延見于大廷先盡箇賓主之禮沼上

既非見賢之地孟子亦斷無陡然闖入致王嘗見孟子若出不意者乃知前人看書儘有于情事未合處此雖似朋文却甚有關于禮數不可不知

賢者而後樂此人皆知孟子迎機以導因王之自疑而引之以賢者之事不知緣說賢者而後樂此即又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一反轉說語便危悚連上句而後兩字並是難詞尹氏所謂其意深切者也

不日註言不終日毛西河謂無一日成一臺者解言不計日引國語韋昭註不課程以時日若作不終日解則於勿亟有礙矣

抑知不日而成民原有急於成臺之意文王恐過勞其民故戒以勿亟而民自如子來趨父事所以不日成之也是下二句自爲開闡以申明此句之意夫何礙乎且不日而臺成惟其成之甚速所以謂之靈見靈臺之所由名在此若作不計時日則勿亟二字反成贅語耳惟言不終日誠不免於太速竊以不多日爲穩

農桑教養等事自是王道根本最要之務此却以不違不入等爲王道之始者是時王政不行法制盡廢五畝百畝之制蠶桑畜牧之經許多規畫非倉猝可能定若此三者只因民之所利而致其樽節愛養却無時不可舉行況此日之梁因荒歉告發生送死尤民生日用所最急故王道之行必自此始觀於告齊宣王但舉制產一節不及農時等項可知上一節事是承梁王救荒說來

上節曰農時下言其時者就民言則爲農時以君視民則爲其時也違與奪義亦有別違者民自有事而耕耘收穫或後其時奪則君有力役使民不得盡力於農畝而失其時也註所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者疑是勿奪其時正解

王無罪歲說統謂句內便含罪已意蓋平時無五畝百畝之制

使民無以爲衣食之源王之罪一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民不得其養是禽獸重於民而民反輕於禽獸王之罪二也倉廩實府庫充疾視其民之死上慢而殘下王之罪三也即天降災祲亦非徒氣化上事只就好戰一端上足干天地之和下則奪耕耘之候是窮兵黷武以致凶年王之罪四也先下罪已之詔發倉廩賑貧窮以救目前之急然後王道次第舉行乃可謂之盡心於民也

刑罰繁則民無所措手足稅斂重則民闕於衣食況此日之梁三方挫衄糜爛方深兩河告凶饑荒載道奈何又困之以嚴刑

重斂乎故仁政原不只此二項而省刑薄斂又是此時急務爲
所當先者也
暇日雖言耕耨之餘然却從省刑薄斂來若非省薄之日則農
功雖畢不困於桎梏即擾於追呼安得有此暇日
兩提彼字見敵國自棄其民民不爲用往而征之是正其虐民
之罪不爲自己洩忿所以彼民自不與吾爲敵以申明上文制
梃可撻之意
分則爭一則定一是權統於一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疆域自分綱維自一不是兼幷諸侯席卷天下而後謂之一

也已山王氏云不在變封建爲郡縣極是輯語三代以前有治
亂無分合治亂以德移分合必由力倂顯與孟子之言爲背夫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聖王之一天下只以德耳人君有不嗜殺
人之心行不嗜殺人之政則四海咸歸九州胥附人心一也風
流令行自近及遠政教一也小懷大畏恐主恐臣權勢一也四
國環衛夫神京一人君臨乎天下而大一統之模成焉由是干
戈戢兵革不試所謂定於一者如此
殺人何事而忍嗜之然人君不以憂民爲心則無往而非殺人
之事嚴刑酷法殺人以律聚斂橫征殺人以賦爭城爭地糜爛

其民殺人以兵肥肉肥馬取民以養殺人以獸至於塗有餓莩
而不知發儉歲凶年殺人尤甚焉有君如此謂之嗜殺人者亦
宜孟子此語最爲沉痛其以警時君者深矣
齊桓晉文之事以無道無傳截住與對梁惠王利國之問何必
曰利一語相似蓋桓文圖霸之事亦不外富國強兵之類也
齊宣開口便稱桓文是當時所尙孟子開口便舉仲尼是生平
願學見崇王黜霸學問根源在此
德何如德字是言恩澤之施就用變上說非心之德德字何如
則可以王齊宣看王字甚難不知德澤之何如廣被意蓋謂必

無一物之不被其澤而後可即此一問中亦見不知推恩之序
故孟子援口說箇保民
術字本不好字如齊桓晉文之事所以不足道者爲其尙權詐
而用術故也仁術却是仁之妙用仁心有窒礙難行之處正以
仁之有術而能通術由仁生仁以術運自不可無亦見天下無
行仁而或窮之理
爲長者折枝集註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趙註、折
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匯參謂趙註言事長之禮於爲長者
三字較有情然如今註極言其不難儘可却猶未知集註之實

勝趙註也蓋此章前後引喻皆遠取諸物如挾泰山超北海與
百鈞擧一羽察秋毫見輿薪緣木求魚皆以物相比折草木之
枝正與爲類隨所擧示原不必于長者有情而折枝之易與挾
山超海之難相反相形分明指出箇不能不爲模樣正寫得形
字出故以集註爲得孟子語言之妙尤合也
齊王問七十里之文囿孟子不與辨駁而反順其言曰於傳有
之囿是借文王以引進齊宣使與民同之然意尤注重末節以
囿爲阱等句說得驚心動魄一不與民同害遂至此與文囿正
是相反使齊王聽之亦自不寒而慄此孟子之善於進言處

上節從流連之樂荒亡之行重復繳轉先王已將今時之獘截
住則惟君所行自合單主先王之法言景公本不當有巡狩之
事時亦不復擧行述職而春秋省耕省斂皆先王之法天子諸
侯皆行之今君旣欲比於先王觀則惟此爲當行者也前路逼
拶歸結到此正與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一問針對
戰國時人皆已無周獨此明堂巍然在齊境內眾爲礙目故謂
王毀之輔氏謂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愚謂未必是同
子貢欲去餼羊本是嘆告朔不行作此無聊之語未肯不爲禮
起見但眼光與夫子別淺深耳要豈欲毀明堂之意哉纔明彼

便曉此
水許詩傳是指漆沮二水史記周本紀亦云太王去豳渡漆沮
踰梁山止於岐下獨程大昌雍錄言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
渭西上可以達岐詩水字與漆沮無干四書釋地稱其精確愚
按詩傳根據上章自土沮漆之句原自確鑿又考皇矣之篇居
岐之陽在渭之將爲文王伐崇以後徙宅於程之事程在岐山
之陽渭水之側是岐下本未至渭水太王自豳遷岐宜無迂道
反從渭以達岐論古者但當根據雅詩太王遷岐則循漆沮以
至岐下文王遷程則自岐而南乃在渭水之側兩詩分別言之
確有明徵不得謂朱子未至雍岐疑詩傳并疑雅詩

梁惠王沼上之樂齊宣王好樂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是人欲
之私孟子却即就其人欲引之天理蓋胸中先立一王政與民
同之之意作定盤針磕來碰去隨所與言總歸結到此旨至如
公劉太王好貨好色尤是無中生有從無證據處尋出證據來
顧左右而言他是一付老擦心肝不愛善言的光景使孟子雖
善進說至此直無從置口此不是自慚正截斷後文說話所以
不足與有爲
王無親臣無字就王心上說不是以亡去爲無以亡而不知其

亡爲無惟有無從不關心雖亡去而不知則不亡去者心上亦
未曾有不然王所進用之臣不必人人亡去豈得便說是無
愼用賢人之君左右諸大夫是亦因其賢而用之未可不是疑
其癖地慮其阿私但人而果賢則賢之者必不自左右始必不
自諸大夫止故於左右諸大夫之言皆未以爲可也至於國人
皆曰賢則合朝野上下同然一詞其論既公猶必虛心體訪親
見其賢而後用之則亦非但憑諸國人之言也所謂愼也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不是齊王嘗有此言只猜王之意如是所
學是王道從我則從其功利之私如齊桓晉文之事非指好樂

好勇好貨好色等
君民闕絕災祲之得以上聞者賴有司之告耳告之而聽民困
猶得稍蘇卽告之而不聽亦姑盡有司之職乃今之爲有司者
若另有肺腸或逆料君心猜知太吏不欲爲賑卹之舉告之而
恐拂其意或慮災傷入奏賦斂一捐在已遂無所沾潤又或以
凶荒爲通國之事徐俟同寮之先發究之彼此觀望因循既久
竟至不果不但日不告而日莫以告是相習成風打成一片莫
有以告者矣嗚呼有司若此斯民尙得有生理哉
出爾反爾承上句來曾子意中重在反見出爾卽反爾故當戒

其出對節末君無尤焉句孟子引來重在出見反爾原由出爾
故不當尤其反
顧宗孟謂太王事狄正是緩狄之策預定遷國于胸中而以空
國委之非也太王事狄原冀得免於侵始以皮幣繼以犬馬繼
以珠玉苟可免於狄人之侵豈必爲遷岐之事葢邠地固公劉
所以立國當年陟巘降原何等鄭重傳及太王已歷九世使非
狄難萬不得已而輕于棄之如世守之謂何故謂太王預定遷
國而以事狄爲姑緩時日之謀此後世機權而非聖賢之心也
物必先腐而蟲生之人必先疑而讒入之平公之見孟子原非

本意故臧倉之沮得乘間而入此自應專責平公然而孟子只
以天自安遇與不遇總歸之天既不以此病魯君於臧倉又何
尤
聖賢以天下之治亂任諸已而不諉其權於氣數故曰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也聖賢以斯道之興廢聽諸天而不授其權於讒
佞故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卑之者聖人之門學術自正如子路
子貢論仁皆在理欲上辨別夫子抑恐並其功而沒之故言其
有仁天下之功至孟子時人心惟知功利使無孟子之言天下

誰復知有王者之事亦誰復知孔孟之學實備乎王者之德哉故就春秋而論自不可無管仲之功從聖賢而論自不願爲伯者之烈

告子謂不得於言在巳之言也孟子之言知言在人之言也或問如是自極分明如告子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性猶湍水前後四章於理皆不能通達是其不得於言確證語類却言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文集又謂言爲心聲則在巳在人皆如此也朱子本末有定論故集註只渾言之但前後義各有當此不得於言自主或問以在已之言爲是

集註恐懼疑惑四字倒從下文知言養氣反照出也疑懼卽動心不動心卽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直養無害集註明有兩層下文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長是無害蒙註言只一意非直養了又要無害者非是

塞於天地之間雖就直養無害者說却要見得人生而有此剛大之氣本是塞於天地天人一理生來不曾虧欠些集註故於下節特提明養成此氣以立上下界限

集義所生何是主非義襲而取之是足上句意非義襲而取正見必集義以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又是申說所以不可襲取之意

孟子泰山巖巖氣象是從養得浩然之氣來

不動心首重持志孟子前言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於後乃曰知言養氣似少了持志一層添了知言一層不知惟精義乃能集義知言養氣是二是一而持志爲知言養氣之本說知言養氣自有持志工夫在內此更不消說也集註於持志曰敬守其志敬是聖學工夫主腦持志是主敬精義集義亦要以敬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必有所事是敬也故必持志而後能知言養氣至於窮理集義之功既至而於天下之事

無所恐懼疑惑收效在不動心又卽持志工夫盡處此聖學許多頭項皆一絡索事總是心上工夫

所謂告子不免於四者之病者如以生爲性是偏於氣質一邊而於義理一邊則蔽矣由是而爲杞柳桮棬之喻又爲湍水之喻是其言之淫泆汎濫而心之陷溺可知愈陷愈深至同人性於物性與道理全然離叛而自成其爲一家邪辟之言然正理究竟離不得離了便說有所窮於是遁而之他如始言以人性爲仁義仁義皆在性外後又言仁內義外者是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如絲連繩貫發現處雖各有條理其根底

只是惻隱蓋仁是一腔生意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從此生出

朱子謂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言三者之心都不會發動也所以仁統四端

顧麟士曰自謂不能亦指君而言蓋此章爲當時諸侯發也觀於第二節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作擴充樣子末節能充極其效於保四海則謂爲諸侯發者固是但章首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道理直從天地生人說來發端一人字固大概說第三節特下今人二字亦仍泛言四節六節疊疊提掇人字當非專指人君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新安陳氏以爲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按涵養節制已是工夫張子言心統性情是就生初說人生而有此心心全具此性心統性也心發揮此情心統情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何等胸次從此日進便是大舜善與人同氣象故孟子將來與舜禹同列不然聖門賢者儘多何以獨取乎此須見其無人己之隔氣象闊大處不當兢兢於有過無過但稱其克治之勇

禹聞善言則拜或問小註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眞見於行事處此言未是若聞善言而不見於行則拜亦虛文豈得謂出于誠意蓋其所以不同者禹之拜善猶是有意舜之同善直不自知也

舍己從人自是舍己之善語類固言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集註却言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初看似與語類有異細玩自不相悖蓋未善是舜自視爲未善不知善之在己正聖不自聖之意若眞認爲未善便礙理

夷之隘惠之不恭精義云孟子恐後人以隘爲淸以不恭爲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然隘却要從淸看出不恭却要從和看出惟淸之至著不得一些塵垢所以隘和之至無人不可以與處所以不恭隘自是伯夷之隘不恭自是柳下惠之不恭說來要有分寸不得一味貶駁

翼註管仲且猶不可名主桓公不名管仲上已出云不敢名自君心說不可名以臣品言愚按君之不敢名以其臣固不可名也則不可名雖以臣品言仍自君心看出

皆適於義義字從下文有處無處處字生出處物爲義也義字實際固在下文然所以皆是自以合義義有權衡故不偏執一

意義有裁制故亦不涉游移皆是即貼義字說謂未說到義字上者似太拘

邑有先君之廟者以其邑封同姓子孫故有先君之廟平陸爲孔距心邑或不當有語類云王之爲都恐是都鄙之都即四縣爲都也此語類可訂集註之誤

去之或只罷去黜責失伍罪應不至於殺

立而視其死五字直是逼得緊使距心不得不任其罪然終不聞其請命於王孟子所以有他日之見而爲王誦之至王亦自引爲罪應有發粟賑民之舉惜乎記者之不詳也按第十四卷

註云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疑在此時

或問勸齊伐燕有諸這或人即是陳賈一輩以燕人既畔欲諉咎孟子以爲嘗勸齊伐燕却正欲爲齊王出脫

齊之無道與燕無異者應如楊氏指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而言雙峯饒氏謂齊以諸侯如何可擅相征伐說統亦謂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恐非當時孟子本意齊之伐燕若能弔民伐罪無殺戮係累之事亦何爲而不可惟是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彼固爲無道之燕此亦爲無道之燕直以燕伐燕而已

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如湯武是也奉天命不是奉王命蓋戰國之時勢與春秋異春秋時周室猶爲共主至戰國而天命人心已去孟子正欲王爲湯武不是必請命於衰周

王庶幾改之集註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集解觀致臣與留行兩章並未明言王不能行其道之意想齊王當日亦必有小事爲孟子所不悅故託之而去愚按此應不是小事就書之次序觀之孟子致爲臣而歸恰在伐燕燕畔之後或即指此一事孟子前日曾勸王勿取後因諸侯謀救又有王速出令反其旄倪等言王不能用是即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者也

且茲事所關甚大齊王不用孟子之言伐燕取之至齊湣王時燕用樂毅破齊下齊七十餘城齊國幾亡禍機却伏於此孟子早已見及所謂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者正指此事故雖已去而猶惓惓望其能改

千里見王是行道濟時之本心三宿出晝是愛君澤民之餘意求齊之初其志方銳故本心曰汲汲去齊之後屬望猶深故餘意曰惓惓

有王者必有名世有名世亦必有王者不先不後應運而興所以謂之名世者有民胞物與度量有撥亂反治心胸有超越天

下才識有經綸宇宙學問故功加于時德垂于後聲名炳焉末
著一者字俯仰古今穆然意遠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節自應照註聖賢憂世樂天並行不悖意
道理甚大纔見聖賢心體中正無偏悲憫惻怛之中襟懷仍復
灑落徐巖泉謂此節正解不豫之意以末句爲掀起語應轉首
句明已所以不豫者非已山謂樂天意只於言外得之不宜便
入者亦不是蓋聖賢憂世之心本非怨天尤人充虞引夫子之
語本是不合故既荅以不豫之故而又言未嘗不豫正應其所
謂不怨不尤也

惟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到堯舜地位亦只完得性善本量若
少不如堯舜便於自己性上有欠闕堯舜是性善的準的
民事不可緩此句是一章大旨民爲邦本人君之爲民謀者自
當策其萬全而本末具舉然亦必權其輕重而先後布之不可
緩自應照制產行助說已山謂民事指耕耘收穫之事非
語類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
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
都合更改恐無是理或問亦言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
動衆廢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甚矣不
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也然朱子雖疑其說不欲妄
生見解強爲附會故集註仍依孟子本文茲攷先儒論說如劉
氏、皇甫氏、熊氏、陳氏、徐氏、金氏、袁氏輒憑臆見自立一說而謬
悠舛錯皆不得其當惟孔氏謂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周
土闢人稠故其畝特小周之二畝當夏之一畝蔡氏旹又云夏
尺十寸商九寸周八寸授田多少歸于尺寸廣狹不同意與孔
氏相近然孔氏推原其故于理可通而說无所據參之蔡氏似
覺可憑而倍多倍少亦終未合愚按步百爲畝三代授田本同
五十七十百畝此筭法各異夏之量田一縱一橫如信南山詩
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自南而北自東而西禹甸只縱橫筭也
井田用開方法薛常州云開方西面筭之則五十畝恰有百畝
矣而商周又有七十畝百畝之異者溝洫隨山隨河地形有曲
有直商人除寬狹尖斜不成方者不在授井之內王制所謂方
百里者爲田九萬億畝三分去一餘六十億畝百畝而三去其
一則只七十畝也虞氏鄭氏謂王制是殷制周之徹法按畝丈量截長補短
統寬狹尖斜折計成方而舉其全數故有百畝總之貢助與徹
歷聖有變通之權當革者革之畛涂溝洫三代有相仍之舊□
當因者因之周之百畝卽殷七十畝夏五十畝而何至有毀廬

舍壞溝涂紛紛煩擾爲哉

龍子春秋時人所言貢之不善是春秋時徹法中所行之貢法非禹時之貢也蓋在夏有貢無助在商有助無貢惟周之徹法貢助兼有而行之既久助則善貢則不善也龍子之言本以助之善形貢之不善意在譏切時事孟子引之是以貢之不善形助之善意在勸滕行助

方里而井五句是商之助法集註以爲周者以井九百畝爲周徹授田之數也不知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自是商制周則九夫爲井中百畝並授于民而私田百畝中各有公田十畝合作均

分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與商之助法少異九夫爲井見周禮小司徒匠人之職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一井亦明有九夫孟子本未見周禮前引大田之詩以證周之亦助周制蓋已無考此亦但就井之形體而言即孟子自定井田法度合訂云以周之田數行商之助法正自有見不得以其背註少之

許行爲神農並耕之說或問以爲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亦當隨時立政而不容守其舊矣此說未是蓋神農是開物成務前民利用之聖人雖世風淳樸而君臣之分既定豈得有並耕之理許行特以其

荒遠無稽造作此語以煽惑人心耳豈如或問所云

聖賢以傳道而有徒許行欲以神農之言欺世故亦必多爲徒黨其徒數十人是許行以神農之言煽惑得來

上言數治舉禹益稷契而不及皋陶下言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獨舉禹皋者文有互見舉兩人而益稷契該之矣抑以見洪水未平則明刑之官可緩教養既舉則弼教之任非輕

齊價是但以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不論精粗美惡乃孟子闢之之意註蓋須透下意而言在陳相口中自不宜露說統所謂欲舉世皆爲其粗不爲其精相安太樸巧僞不生當下並無此意

蓋陳相本是遁辭只要說箇市價不貳自然莫欺直忘卻精粗美惡了猶前言並耕彼豈知有大人小人之事哉所以孟子特地提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精粗美惡極其不齊所以價必不可並下子比而同之一折自倒

夷子厚葬其親原是他天良發現從一本上生來則是以所賤事親孟子故意激他欲使反求而得其本心猶與齊王言不忍之心而故以爲愛一詰難相似蓋石中之火不擊則不出夷子雖有是本心之明而學於墨氏不能不至於汩沒故特提起厚葬一事挑撥擊動正使他自體自認

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蒙引言且無論愛己之子過於鄰之子也視其兄之子自是過於鄰之子則己之子益可知此言非是人之用愛親疎本是不可無等而已子與兄子却又不可有所區別視兄子爲不如已子便是私意孟子言愛其兄之子兄子卽當己子不必於兄子外更添說己之子

墨氏愛無差等孟子曰二本朱子謂千萬本總是箇無本

陳代以枉見爲小節其視己也甚輕矣故以爲枉尺直尋孟子枉尋直尺且只就其言利者而反折之猶未明言所以不可枉之故至末點出道字己字君子之身爲抱道之身枉己卽枉道道無分於大小總不可枉君子之守道豈反不如御者之守法扼重道字見非小節

周霄不是疑君子之急仕正疑君子之難仕古之君子仕乎一問是要討出急仕意以諷其難仕孟子提出一道字來言急仕難仕無非爲道急仕是行道之深心難仕是守道之正理不由其道而往則既無可守之道又豈有可行之道是以君子惡之急與難固自並行不悖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二句是通章扼要語當此楊墨並行異端蜂起爲我兼愛之說皆與仁義之道爲敵士生其間前不見先王後不見來學其勢甚孤而士以守與待爲己任誠何如事乎以其身係斯道絕續之交守先則功在先王待後則功在學者

宋之所爲將行王政者當以後二章戴不勝爲薛居州盈之欲輕賦謂能尊賢用才發征薄賦一時並以爲將行王政萬章亦如是云爾若據史記宋王偃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伯王天下者無論此時滕猶未滅卽果有此等之事亦正窮兵黷武糜爛其民諸侯方比之桀宋而萬章何至疑爲王政

葛雖無道明是國君何至殺人以奪酒食此要看得活當是無道之國賊盜公行至於饋餉之童子有殺而奪之者而葛伯不爲復仇直似與餉者爲仇甚其罪曰率與率獸食人率土地而食人肉一例卽趙盾不討賊春秋書趙盾弑其君之意

曾子子路一以諂脅比之夏畦一以強言病其赧赧見汙賤者之可恥蓋汙賤者不知自恥而聖門賢人恥之孟子引來自重二子之素養上見其平日守孔門之法以道義自重卽其言可以知其所養自不肯屈己以見諸侯與章旨有合謂只重二子所譏之人之可恥不重二子者非是

自古壞法弊政相循而不能改者大率多成於待之一字待之

云者因循苟且之輩遷延目前以此推託以此掩飾而已其實本無欲已之心

天下之生生於天實生於聖天無爲而人有爲治不常治亂不終亂撥同修救天特授其權於聖人故天下不亂則聖人不生聖人不生則天下不治而生民之道將絕天爲天下之生而生聖人聖人安得不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

禹治水先自下流掘地注海是下流近海之處書傳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故禹貢施功次序冀州帝都之外先兗青徐揚掘地即前言疏瀹決排掘去壅塞地即四州之地下文江淮河漢由地中行則下流既治而上流亦安從源而達委皆慶安瀾也

誅紂伐奄非一時武王伐紂只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伐奄討其君至於三年者乃周公東征時事武王既沒奄與淮夷武庚三監一時同叛周公討而誅之三年即東征之三年也總冠以周公相武王者周公居攝而輔幼主所以終相武之事耳

孔子無命討賞罰之權春秋之作特明其義於魯史之舊文而直以爲天子之事者作春秋以討亂賊口誅筆伐嚴於斧鉞胡氏以爲王法寓焉者是也翼註謂不必依胡氏說只作還太權于天子竊疑詞意稍寬至蔡氏云記天子之事以記字換託字則全失正旨矣孟子陡然下此一語見孔子撥亂反治身任天下不得已之苦心知我罪我都不暇顧正不必以託南面之權爲嫌也

戰國生民之禍不主策士傾危而言處士者遊說之士以其功利富強之說冀得當於一時之人君其議止于卑汚猶未甚橫也若處士窮而在下目空一世而無所忌憚者其志橫溢也猖狂自恣而亢戾不馴者其氣橫厲也因而其議亦橫洪水橫流夷狄橫行猛獸橫噬害猶一時處士之橫議禍及萬世所以尤可懼也

先聖斷指孔子謂統說三聖者非道即仁義通節重此一句閑只是守必說距放者譬如敵勢方張當其冠未深入只當申嚴號令高城深池以我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而已及兵既壓境即當與彼決一勝負故必當頭攔截不放過去且常勝之道在我扼項搗虛追奔逐北務使潛匿遠竄不復敢乘間竊發而後我之所守乃益堅固此則以攻爲守距放正所以爲閑也

人心爲治亂之本人心正而亂不終於亂人心不正而治不保其治人心具有仁義本無不正是生而所以生之理也人心不

正而生機絶矣洪水之陷溺猛獸之殘害夷狄篡弑之背畔止在一時至邪說誣民而人心之洪水人心之猛獸人心之亂賊禍且及於萬世是以聖賢急欲起而正之孟子　生道性善稱仁義惓惓不已之衷只我亦欲正人心一語道盡

四書解瑣言卷三

四書解瑣言卷四

青浦方祖範香宇著

受業門人參訂

男春熙虎泉　恩普郇如　編次

孫　宗純心一　校

孟子下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毛西河言正者證也準也五聲統二變五清有十二層聲必造十二層之管以合之彼此準合爲證明之解義亦可通然謂正字無集註節字義六律非節五音之物則誤認節字如柷敔節樂之節只一器之用不知節本活字節制也驗也五音之高下無形六律之長短有形以有形之律凭乎無形之音而制其過六律之長短有定五音之高下無定無定之音憑乎有定之律而驗其合此所以爲正也而準字證字之義該之矣

堯舜之道道字與上聰明巧一例與不行先王之道道字有别固常指仁心說然仁心字在下所謂道者如天好生堯舜本於所性生來自有運用不窮的道理

聖人人倫之規矩人倫有常有變聖人有經有權經以處常猶

矩之爲方權以處變猶規之爲員至是至極亦是恰好
引孔子之言雖曰道二正是說道一不是仁便是不仁別無中
立一途舉其二以證其一無非要人法堯舜而已矣三字在孔
子口中尙有對面不仁一層孟子引來只是必法堯舜以盡仁
與上節而已矣一箇意思

天下國家恒言只囫圇說話自孟子推言之卽其序而本見焉
然本之中尤有本則身是也身者家之型身不修則家不齊更
何以推而及於國與天下恒言却未之及孟子推論到此更爲
指點出歸根用力處

家之本在身此本字比上二本字尤重身者天下國家所取正
焉則卽爲天下國家之本也是一箇總本

惠迪吉從逆凶順天逆天之旨已見於虞書大禹謨而修德以
囘天此理自孟子發之唐李泌君相造命之說蓋本於此是不
以隨遇者順天而以修德行仁者順天豈徒曰聽天所命乎

離婁前八章凡言仁政二章至五章註皆承上章而言此章開
口說不仁者可與言哉是亦從上章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
唱嘆而入蓋既不仁矣而與天下爲敵是危也菑也所以亡者
也乃不仁之君方安焉利焉樂焉雖有忠言讜論欲救其禍而
本心既失昏不知也故卒不可與言通章語意危悚激切惕以
其危其菑其所以亡而反覆明其自取雖曰不可與言正是警
之而望其能聽言意蓋必有爲而發

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一以爲不可居不可由一以爲
不能居不能由兼自暴自棄說雙峰饒氏、新安陳氏、專就自棄
者言非是

在爾在易章蒙引謂論道術固是然求遠求難應不但指當時
邪說功利爲言蓋人情忽近而圖遠舍易而就難自是好高者
通病而不知道本不遠於人親親長長孟子特就各人身上指

示根本令下實地工夫若異端邪說楊墨孫吳申商之徒畔道
而亂天下者又非只求遠難之謂立言之意亦不專主人君倡
率教化平天下雖是人君之事此章但論道理恐人嫌其淺近
故說天下平亦只是這箇却不謂士民衆庶無天下之責者可
自外於親親長長

思誠思字蒙引謂是要做工夫其工夫實際却在誠字內愚按
中庸誠之孟子思誠本無二旨思字是用力字工夫實際卽在
思字內

求也爲季氏章前二節從富國引入強兵重善戰者之罪富強

本各開說章末闢草萊任土地皆次之則富國亦以強兵盡地之力以爲峙糧芻茭之供次之即次於善戰同在不赦之律也總歸入善戰見其罪之甚重

耳目口鼻皆以形用而目之眸子則形而神也心有所注而眸子即傳之不管人要掩不要掩當前悉形現出來所以爲良

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學又奚問焉此論或未確詒以學詩學禮即是所以教其子惟孔子自教陳亢所以有異聞之問後世亦但傳子思受業於曾子未聞伯魚之受業者何人也蓋以正不行原就常人之爲父

子者言豈所謂於孔門賢子哉

不失其身者常見得此身爲父母之身是以戰兢臨履不敢毀傷守身處即念念不忘父母處故爲能事其親

說統守身內含養志意愚按養志內自包得守身意蓋前二節言事親守身只泛論道理不粘着曾子或雖能守身尚算不得養志必如曾子之事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直無一時一念不在於親守身養志原無二理能養志則守身在其中矣故末二節但言事親不更及守身

格君心格字徐氏謂物之所取正或問小註以爲如合格之格疑此是感格之格大人道全德備積其誠意自能潛孚默化況又朝夕納誨若啓若翼以牖其明故君心之非自有以感格之

求全者砥節礪行欲爲完人全是全其德全其行非但欲全其名集註求免於毀此須善看謂求免于可毀之實而道高德修或疑之或忌之反因以致毀故爲求全之毀

正子從子敖之齊原非本意當時孟子在齊子敖求通無自恩得正子爲作合之緣因糾合同行正子只以其情難却竟從所請耳而本文以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言若正子自去從子敖此春秋書法即爲正子罪案

南軒張氏謂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受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讀者不察遂疑正子從子敖來齊即館於子敖之室不知此正言恐其受制不欲館於子敖之意正子之不即來見固明言舍館未定矣豈得謂既館於子敖而不能早見其師

其揆一也其字屬聖人揆字粘屬其字註度之而道無不同自是聖人之度量事物者只一箇道理所以無不同也翼註要在兩聖字上見其揆之所以一處已山謂一處在聖所以一處在知聖者之能揆揆字屬他人者非

平其政與聽政不同聽政是攬其政之權平政是持其政之體

謂之平者如度物之有矩而無偏無陂如稱物之有衡而不俯
不仰平則公平則正所以可大
本是中也教不中才也教不才不曰教而曰養以養字易教字
最好教者啟迪訓誨便有責成意思養則從容寬裕默奪潛移
俟其久而自化如農之養苗一般播種封植灌溉滋培自苗而
秀自秀而實到這時候無有不成熟者則養之之道得也父兄
之於子弟亦若是焉已矣
不爲有爲只在一時不是有不爲以養有爲之氣話頭照註重
卽所擇慮此是非邪正公私義利之辨如有兩條路在此不向

東邊路上走纔向西邊路上去
仲尼不爲已甚南軒張氏引孔子荅陽貨見南子以爲證尙是
而義有未盡蓋如伯夷之淸而隘柳下惠之和而不恭便是已
甚孔子則適如其本量而止淸不必如夷和不必如惠何有已
甚耶楊氏言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又須知本分之內亦無不至
處當以中字作骨
赤子之心是良知不失其赤子之心是致良知此當與不學不
慮章參看孩提知愛知敬而不由學慮是赤子純一無僞之本
心大人通達萬變只從純一無僞充廣得來雖到無所不知能

亦是純一無僞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本文補良知良能章未
備之意集註擴而充之最得孟子立言微旨蓋不但以守其本
然者爲不失而以能充其未至者爲不失要見學慮不可廢後
世講學姚江以致良知標宗良知實理致字實功的是聖賢眞
傳惟以解格物致知却非本旨而論者遂詆以爲禪則過矣
論語說博約孟子加詳說二字於中詳說正由博反約緊要工
夫卽首句博學而詳說之語氣便側注詳說下句亦不但言反
約而言反說約是從說之詳而說到約處也古人所以重講學
反說約與約禮不同約禮是踐履邊事反說約則從學之博說

之詳尋究出箇道理源頭來是知上事尙未及行
君子恥過情之聲聞故字從上無本之水涸可立待來原是恥
其不繼然以君子爲己之心縱使名可常繼亦自可恥恥正恥
其無實
君子之存存幾希於庶民卽存人類於天下在上則道行而存
之有其事在下則道不行而存之有其言要以一君子之存存
衆庶民之去使人心之入於禽獸者復還其爲人心
允執厥中旣自堯而啟其緒故溯道統必推本於堯危微精一
尤自舜而析其幾故言存心則托始於舜

由仁義行亦卽在人倫庶物上見

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極精深微至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既似淺近須知此從聖人心無不存來卽入道危微之旨却非淺近執中固貼行政說然中兼體用不得謂未應事以前無存心工夫也虺誥曰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傳云義禮者所以建中者也以禮制心則不偏不倚而中之體立以義制事則無過不及而中之用行

不泄不忘總見聖人存心嚴密無一處不到分言之則邇曰不泄遠曰不忘然正不是截然分開邇從遠處收轉入來見雖易狎而猶不泄遠從近處推廣出去見雖易忘而猶不忘纔是遠邇皆到無一毫罅隙

兼三王施四事不惟繼志述事而且監夏監殷亦有集羣聖之成意全從重思字於不合而求其合精神無間于三王此因革損益我周制作之善所以比前代為獨隆總要見禮明樂備由聖人心思貫徹無不從天理上體貼過來

此章歷叙羣聖雖偶舉一事皆見憂勤惕厲之心集註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二語最為警悚可見天理一刻不存則人心便死孟子示人以人禽之界朱子又惕人以生死之關同一救人心意

平王以後不盡無詩但黍離揚水王者之政教不行故雅降為風而詩亡詩亡斷主雅亡隱公以前亦有春秋而孔子之筆削則自魯隱公元年始此春秋所以繼雅詩繼詩卽維王迹轉語必謂春秋是繼王迹不是繼詩則孟子當日竟可云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詩亡二字直成贅語至於孔子繼羣聖之統春秋一書不但不是繼詩亦豈止是繼王迹哉

有以變風終於陳靈解詩亡為風亡者不知本文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明是雅詩若東門月出諸篇曾何關於王迹而可謂

變風之亡為王迹之熄乎

六經皆傳心之要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直接舜禹湯文武周之統者序書贊易删詩定禮皆是而此獨舉春秋何哉繼往聖開來學道在六經撥亂世反之正功在春秋拔人心於禽獸莫要於春秋也

私淑諸人人字不可泥熱猶子貢云文武之道在人夫子焉不學而亦無常師焉耳人固是子思之徒然曰私淑則或未必如史記所云受業者此正孟子於聞風興起之下以道統自任直接尼山一段至意兩也字相連相屬心馳神往嘐然[illegible]

存心四章當與治亂章參看治亂章就治化上說易亂而爲治關乎天下功甚大存心章就性理上說存其所衆去係乎人心理甚微實則以人心之去存爲天下之治亂只一箇道理幾希去而庶民同於禽獸卽天下所由亂也幾希存而提出人心於禽獸卽天下所由治也

天之高星辰之遠高與遠有別不是天在上至高而星辰之麗天去下至遠遠亦高之意高以上下言是直說遠以四極言是橫說天象周環如蓋爲辰十有二星則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有二十爲星二千五百總星辰躔次所占之度盡周

天三百六十有五而逾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一度餘東西相去亦一百八十餘度測天之文有三垣兩界八紀九野二十八舍星辰環布周列象天體之轉圜而極遼廓之勢所謂星辰之遠也此與常解不同然自是一說可存

妄人何難似將橫逆撇開只不與校便了不知君子到此更放開心胸不但包容這箇直欲化得天下使無妄人者而後已此前三自反工夫又進所以下節君子有終身之憂用是故兩字直接憂不如舜則必如舜乃已終身如是憂終身如是存心也

禹稷顏子一憂民之憂一樂已之樂從古未有舉而並論者孔子雖皆賢之亦何各開說孟子乃卽孔子賢之之意合而斷之曰同道道同者心同理同而其出其處事正不必盡同事之所以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斷其所處之地以各盡其理則事之不同者正不害其爲同故易地則皆能爲之而謂之曰同道

求富貴利達情狀借乞人寫出乞人情狀又從其妻眼中看出運實於虛此孟子文章入神入妙處正不必當時果有是事也惟正意已於齊人一節寫足故下只以所以求三字該之在他人不知其可恥特不堪爲君子觀也君子持身素正見理甚明從冷眼中熟察情形以爲此正與乞人類耳此照確切不嫌刻深

帝之妻舜而不告謂帝亦不使舜告却自以二女之將嬪于虞者命瞽瞍堯旣以君命臨之故舜遂可以不告而瞍不敢逆堯之命卽亦不得禁舜之娶此堯曲爲舜地也程子以君治之之說自確當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語是補孟子未備之意而予爲是說是補程子未備之意以君治之若非堯先命瞍責似瞍不得與知此事者情事猶爲未合已山所以云有以處堯反無以處舜也謂帝自以釐降之意命瞍蓋卽程子之說而引伸之於義始足

瞽瞍使舜完廩浚井程子與司馬氏蘇氏皆辨其無獨林氏謂其有愚以爲或帝女釐降以前于田號泣時事當覲聖下嫁之時瞍象已自感化書所謂烝烝乂不格姦豈至此而復萌殺舜之心林氏又以爲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于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浚井之事盍亦思克諧烝乂爲岳薦舜之言四岳薦之堯乃妻之林氏既以此事實書語則二女嬪虞自在焚廩浚井之後前此嬀汭未降豈得云二嫂治其棲此不獨可証萬章所引好事者之誣亦見林說之支離而附會矣

雙峯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倘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非無思瞽不告猶告孟子固嘗言之當非無據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惟其一誠無僞也而謂以僞行于弟乎自舜視之天理常在人心鬱陶思君之象便是烝乂不格姦之象而豈忍料其弟之必以僞來故象自僞也舜自誠也天理中之人情是眞人情信象只信道耳

瞽瞍使舜完廩浚井孟子弗辨其事之有無者朱子謂學者只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不足深論也至堯瞍朝舜之說悖理變常之極固不得不爲置辨者已但咸邱蒙見識淺陋姑弗與言理而但舉其事以正之堯老舜攝則自無臣堯之事尊養既至則亦無臣父之事其事既明而理自定齊東野語豈可以誣聖人

堯以天下與舜自是實事載諸經傳本無可疑萬章之問是謂堯不以天下私子於此見堯德之至即爲下章不傳賢而傳子至於禹而德衰一問張本孟子却以否字撇開尋常見解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發從前未有之議此非故爲翻案也受天命者爲天子天與固是確論而又非如後世符命之說假借附會以欺愚賤之耳目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與即是天與固非一人之私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詞甚嚴理甚正憑空

下此一語聖人心事昭如日月使後世奸雄窺竊神器妄生覬覦者不得藉口於堯之禪舜

堯之禪舜必諸艱歷試天人皆與然後以天下授之孟子所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者自是千古定論舜之讓於禹也亦然斷無有功德不建天人弗與而輕以天下付之者也乃如莊周及遷史所傳有謂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而逃之潁水之濱箕山之下者其後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亦不受而逃之無論典謨不載事本無稽揆之於理必不然矣夫許由善卷生中天之世而逃世絕人以自藏其拙才不能過夷夔德不能並稷

契而堯舜漫以天下授之是堯舜之讓天下不易於舜禹而獨易於許由善卷也豈足信哉後之學者言必本於經事必衷諸理當力破從前謬悠之論以開萬世之惑幸勿爲其所欺焉

舜之有天下分明繼統於堯堯不能與將孰能與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此問見得還是堯與耳

天之不能命舜萬章豈不知之又故爲此問者大道杳渺昏默諒不自爲命舜將何從見其爲天與要見得天與無憑則仍是堯與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二語道得聖人心事出千秋萬世之天下官家異局堯舜禹授受無私之意昭然如青天白日通章大意已盡末引孔子之言其義一也所謂義者即奉天無私之心而已

外丙仲壬二年四年朱子以趙氏說列於前自以趙氏之說爲長如程子說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是仲壬長於外丙不應先外丙而次仲壬矣十千之次先丙後壬自應兄爲丙而弟爲壬外丙方二歲仲壬乃四歲何以稱焉惟以外丙仲壬繼湯而立二年四年歿於太甲以前先叙此二句不然太丁未立而死太甲以嫡孫承重繼祖便可接入太甲此二語不爲贅乎若謂商家兄終弟及外丙仲壬特以二年四年而不立爲中間補義則當思太甲嗣湯而立爲承祚繼統第一人兄弟以次相傳前此未有之事而何必言乎兄終弟及蓋自外丙仲壬始

伊尹耕莘樂道本文明言樂堯舜之道自應緊貼堯舜說道指精一執中正已正人之道後時覺斯民正天下堯舜君民之業本領在此堯舜以道治世尹以道治身堯舜行其道而巍巍不與尹守其道而囂囂自得道無異道其所以樂實從躬備堯舜之道來

天下千駟一介之不取與根底全在樂堯舜之道堯以天下與舜舜受堯之天下皆是道尹於此辨得精見得透千駟一介事有大小道義無大小也

既曰非義又曰非道雙峯謂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但此處非義本是非理必又言非其道者非義即非堯舜之道也見尹無時無事不折衷堯舜之道

彌子欲邀孔子爲主而許以衛卿小人之見則然矣獨疑子路何以告也豈謂聖人堅則不磷白則不淄公山可往佛肸可往陽貨可見彌子亦無不可主耶君子守身之法子路平日持之最堅其不爲衛卿動也明甚特欲藉是以觀聖人所處耳

宮之奇百里奚並爲虞臣何以奇當諫而奚可不諫想是二人所見略同凡奚所欲言奇已先言之而公不聽則奚雖諫虞公必不行故不諫而去也是宮之奇諫一句正百里奚可以不諫緣由並非閒文

孟子卑管仲之功而此章盛稱百里奚之賢智豈百里奚相秦之業勝於管仲哉百里奚卽管仲之流亞顧其不能致主於王道前既於管仲言之故此可無深論第卽其知亡知與相秦以成霸顯不爵之賢與智不可而世乃爲食牛干主之說以汚之知其必不然矣此誠范氏所爲出處之大節孟子所以不得不

辨

割烹三章尹氏謂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如萬章之徒轉相傳述而信其言固是以不正之心度聖賢至好事者之造爲此說直硬裝聖賢頭上以自遮蓋以自解嘲乃是有意汚衊聖賢

孔子仕止久速無意無必其動也天所以爲聖之時春秋冬夏各以其序天之時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聖之時也伯夷有淸的意思伊尹有任的意思柳下惠有和的意思孔子惟無此意思故時而出之

時字有變化從心意集字有包舉統貫意就道理固以無不備故能當其可時字原是從集字出然兩節界限集字却又跟時字來

是章書雖曰其詳不可得聞而大綱已自備舉爵以位定祿以田分尊卑上下之等多寡厚薄之差秩然不可紊見孟子深明禮制趙氏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尹氏曰孟子精通於易程子曰由孟子可以觀易又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吾則謂孟子尤善言禮按七篇之中如所爲井田學校封建制祿諸法皆能挈其綱領此正孟子眞經濟大學問得遺聞於文獻無徵

之日實而可見諸施行者世或疑其與王制周禮不合不知周禮本僞托之書王制亦出漢人之手故程子云禮書難盡信南軒謂當以孟子爲正則謂孟子尤長於禮也自無不可此當與問爲國章參看彼言授產而及制祿此言班祿而及耕者之受田見井田與封建相表裏

直解云通章是述周室班爵祿之略以天子爲主言爵以天子一位句領起蓋天下之爵自天子班之也言祿以天子之制二句領起蓋天下之祿俱自天子班之也節節把天子作主見得名分凜然不可僭越固是思意提起天子領天字作主尤見[illegible]

恭天無私之意天下非天子所能獨理故建侯設官而爵以定天下非天子所敢自私故分國授采而祿以分班爵祿之制必自天子始者班之天子實班之自天天子者承天之道天位天祿與天下共之而尊卑小大罔非天之所定也

仕非爲貧章似爲爲貧者言意實不爲爲貧者言見居高位而立朝者必當行道不可自託于爲貧以首末二句爲主首句仕非爲貧也已是說煞而有時乎爲貧原非正理不是竟撇開上句轉入下句中三節言是爲貧必辭尊富如孔子之爲委吏乘田方是若居尊富而不行道正屬可恥卽以繳轉首句之意至

位卑言高之罪乃特借以相形引起末句人因中間說爲貧處多遂謂重爲貧非也尹氏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挽轉首句正與聖意有合若重爲貧則二句應倒轉說居尊者必欲以行道爲貧者不可以居尊

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是使者既出之後作自忖自度語蓋子思不悅只心裏邊不悅古賢人斷無對君使而不足于君明言不以人禮待己者卽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亦要看得好但不受而無殷勤欵接之意便似麾而出之耳焦漪園曰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

蒙引依左傳所謂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者皆是田獵時招但傳云弓以招士此士以旂不同耳愚按士以旂指己仕之士招卽名車乘弓招是未仕之士以車弓往聘猶詩云素絲良馬也招非名蒙引欠分曉

尙論古人舍詩書不得但誦詩書不得故又要論世知人論世不平頌讀本是要知人論世亦是要知人意重知人能知然後能取而可爲尙友總歸結到取善上

貴戚易位三仁不能行之於紂蒙引謂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地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矣竊疑此有未

必然者湯武惟爲異姓諸侯天下人心之歸往故能以仁伐不仁使其處比干之地而威權在紂豈易得而制之耶至於孔子稱微箕比干爲三仁謂皆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則使孔子而處此亦若是焉已矣安在其必易位也

異姓之卿去有去位去國不同君之過無關宗社之存亡者只去位而已如蚳鼃致爲臣而去是若宗社存亡所係則并去其國矣如宮之奇百里奚是

翼註告子論性病在爲字故孟子累從爲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又須知病根在以杞柳喻性謂人性本無仁義也告子不識

性難與極本窮源故只就他爲字折辨爲字既折倒則其以杞柳喻性本源之悖戾亦自見矣

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告子本意謂是拘轉人性而爲仁義仁義卽伐性之斧斤也若以爲戕賊人性正渠本意卽正告以非戕賊人之性此理告子亦未易明惟卽戕賊人以反詰之則人如何可戕賊爲仁義亦自無戕賊人之理而告子之說窮矣

生之謂性告子原只就人說但以生爲性知覺運動人與物自同集註兼人物言是隱攝末一節意在內

告子論性四章或問孟子亦傷急要他倒己意却不曾詳說告子未必服須知告子堅僻自是方欲自豎旗鼓以與孟子之言爲敵故將自己所見直陳於孟子略無折衷疑問之意到得論之旣窮却又屢變其說以求勝而不知所反所謂不得於言勿求于心者也孟子故不與深言只就他差謬處折倒便任然卽湍水章言人性之善已將性善說與他了生之謂性章辨生不可以爲性則生之理爲性亦自在言下

行吾敬三字明白簡括義之在內一語已自了徹集註更下一心字敬不是外面儀文直從心出有此一字而義內之旨益顯

孟程論才不同集註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愚按孟子論性而及才未嘗不兼氣稟蓋才者心之精英主張發揮性情所謂良能者也理在氣中性情才一絡索所以性善則情善而才亦善如人爲不善亦且有爲不善之才在天降才之初本可以爲善而人自不爲善孟子轉就反面托出正意雖是幽厲瞍象與紂只人自要爲不善而不當指此以咎才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正從受形成性理氣合一源頭說下論至此始爲微至若使爲不善竟以氣稟言之又何以破三說之謬哉

心之所同然者不是以此人之心求合乎彼人之心也惟人心各有理義只各就其心見以爲然便人人並以爲然卽聖人之心無不以爲然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焉此心此理無不同也千古世之上千古世之下有聖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心爲主氣爲輔心存則氣自清氣清則心益存心藉氣以養工夫緊要處只在操存操存要使旦晝之所爲有以接續得夜氣平旦之氣當與易復卦參看復冬至陽生卽一歲之平旦旦氣

清明卽一日之天亘來復同是一箇道理

心本不可言消長所以消長者人心之仁義也仁義存於人心仁義之消長卽人心之消長也消長二字但說心不得註言人心自是仁義之心心在乎仁義是爲操卽爲存爲入氣自淸明心得所養而仁義之心日益長心違乎仁義是爲舍卽爲亡爲出氣便昏濁心失所養而仁義之心日益消　荆川云心具乎理而乘氣以出入

人當本心既失之後誰復知舍生取義之心是吾固有者故前四節反覆言之以明其必有中二節重人皆有之句行人乞人

不受不屑正以其皆有是心故也當此生死關頭雖死而不受此心眞若可憑乃忽受無禮義之萬鍾是心爲萬鍾所動頃刻轉變前後頓若兩人遂使人人皆有之心獨讓賢者以勿喪非失其本心而何末句是通章結穴此之謂三字如呼寐者而使覺晨鐘一擊令人驚起

嘑蹴之簞豆雖死不受是危迫之際良心激發與乍見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例朱子嘗以能讓千乘之國一節與此對看好名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滲漏是已動於萬鍾者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語似可商雖死不受者正其羞惡之本心發現並非小處遮掩忽動於萬鍾者乃是厚資當前致喪失其固有亦非所謂大處發露

物之自外至者得亦常失亦常從後來者得亦可失亦可惟此秉彝之良心爲人之本心而人失之而不自知不自惜所以可歎

仁人心是二是一猶目之明耳之聰謂明聰爲耳目所具也可謂明聰卽耳目也亦可

聖賢從事於學問無非要求放心無他而已矣如是解便不差爲求放心而學問則學非詞章記誦博涉泛騖之俗學有學問

以求放心則亦非異端不必讀書窮理只空守此心之求放心求放心謂不必讀書窮理者固不是謂專在讀書窮理者亦不是聖賢學問工夫自兼知行格物致知存養省察皆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主敬與窮理兼說才是

前章小者就口腹言故說養後章小體就耳目言故說從口腹之欲亦可言從而養字爲切耳目却但可言從不可言養從則從其欲養則養其聰明養非不好字蒙引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似未確用功成功就大體言則可就小體言則不可說統從其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其小體是任他馳逐兩從字義又有

別

思在臨几審愼如視則思明聽則思聰君子九思皆是所以愼
勖先立乎其大者孟子特補出主靜工夫要於耳目未交之前
敬以直之使虛靈之本體常存是以事至而此心作得主宰一
事一物罔不體察所謂定靜而後能慮也凡言愼獨必先戒懼
言省察必先存養若不有這一段工夫在前則此心昏昧放逸
體不立而用無以行雖思亦妄故此一句乃通章最緊要處

修天爵以要人爵是本爲人爵而修天爵則得人爵而棄天爵
棄之根早伏於修之日輯語謂因其可棄知其修時爲要吾謂

由其修時爲要知其得後必棄

爵係以天貴謂之良與人爵人貴固是殊途卽使脩天爵而人
爵不至天爵自是可貴因上章脩天爵而人爵從說是合一反
於足已無待的道理似有所未足故又以良貴之不願乎外者
見內重外輕之理聞譽雖自外來然以已之飽乎仁義而自施
於身故亦爲已分上事而謂之良貴

艾千子曰一服一言一行皆如堯非易言之也乃儕舉而難言
之耳愚按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就
粗淺處說與上文豈以不勝爲患末節道若大路然皆是對針
若說難了反失立言之旨

存疑夫道若大路須放開說不止上文孝弟故註曰性分之中
萬理皆備愚按註明言事親敬長之間則道自應切孝弟說性
分之內萬理皆備孝弟非性分內事乎隱處發見亦正就事親
敬長間此理從性分中發見出來對付曹交淺陋人說話上文
既從堯舜之道約歸到孝弟末後不應又放開去

五霸趙氏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丁氏謂夏昆吾商大彭
豕韋周齊桓晉文集註並存其說未有定論按應劭風俗通夏
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

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朱
子語類楚子侵中國得齊桓與之做頭抵攔遏住他齊桓公死
又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獨稱齊桓晉文而
他國不及焉蓋宋襄本不成爲霸楚莊則僭王猾夏而已惟秦
穆公誓師悔過稍爲能自樹立而功業終不及齊晉然則丁氏
以齊桓晉文與昆吾大彭豕韋列爲五霸而不及秦穆宋襄楚
莊宜矣

則有讓讓字註以爲責則只以言詞詰令切責之也或謂從上
文慶以地推之讓亦當以地言但下文再不朝則削其地以削

地正不朝之罪則議之不以地可知
所謂逢君之惡自不一端然舉其重者當指下章我能爲君辟
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兩種人而言一是爲君富國一是
爲君强兵只我能爲君四字便見是逆探君意而成之
引其君當道志仁或側重志仁或側重當道雖各有意義然不
如以當道收繳不過制以志仁收繳不殃民回應上文爲至章
結束
條辨起結兩吾子過矣但就丹之自以爲愈禹而申斥之愚按
上子過矣言丹自謂愈禹之過下吾子過矣承以鄰爲壑仁人

之所惡來是言治水之過兩過字不同
君子不亮亮字應作明字解集註亮信也與諒同疑未是蓋君
子於事固貴有所執守然必先明乎理然後守得不錯若非格
物致知於理不明則以應天下之事全無依據何能有執即執
亦定多差誤按亮了見於尚書舜典曰亮采惠疇皐謨曰亮采
有邦周官曰寅亮天地皆訓明字不當依說文謂古無亮字與
諒字通也
傳說以下諸人皆言舉舜獨言發說統發者奮起由已舉者甄
拔由人固是又謂此君相之別或未然舜之始奮也亦只相堯

惟其有聖人之大德天若爲舜特破一格俾至德之光華自然
騰達乃至在位而爲帝所謂發也舜典元德升聞升聞二字即
發字之義
書說命武丁既免喪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審象旁求得說
於傅巖之野爰立作相或言高宗於傅說已素知之恐人不信
故托於夢以神之此言非是蔡傳以爲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
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至誠之心上格於天
也此章動忍增益天於大任將降默佑聖賢始困而終亨與高
宗之思賢而夢說原只一理然繪象以求舉賢以夢其事甚奇

易滋後世之惑故孟子不援以爲據只言舉於版築之間不及
帝賚一事
膠鬲仕於紂爲商之賢臣武王伐紂時紂使候周師於鮪水者
也註言遭亂鬻販文王舉之蓋是舉而進於紂如湯之聘尹以
進於桀既仕於紂武王決無使叔旦同盟之理使鬲而受周之
盟是鬲有二心也使武王而使與之盟是教鬲以貳於君也豈
聖主賢臣之事哉爲是言者亦如孫武所云商之興也伊摯在
夏以伊尹爲反間云爾甚可怪也
若餓困拂固天之造就聖賢亦要見聖賢善承天意動忍增益

纔有任大事精神力量要看將字必先字所以字動忍增益須
自苦餓困拂中出聖賢處困履危自有一番憂勤惕厲工夫如
玉之受礪金之就範一經琢磨鎔冶乃愈煆鍊得潔白精純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全章結穴是當下立言本旨人情處憂患
者抑鬱無聊便振作不起處安樂者恣情縱欲皆偷處目前詎
知憂患乃磨礪斯人之具而安樂適戕賊其身心者哉說箇生
字令人於憂患中鼓舞作興說箇死字令人於安樂中心驚魄
喪一以爲勸一以爲戒也
存心養性原只一箇道理存心卽所以養性養性不外乎存心

然此節存養對舉却分開平說存心自存心養性自養性存心
在主敬養性要循理在聖賢能存心固卽能養性若如佛氏雖
存心猶不能養性不得謂工夫只在存心更無養性工夫也
立命者天命在我存則順沒則安完得義理之命而氣數之命
無權則命自我立
立命立其在我之命是義理之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此命字
是氣數之命然曰正曰順受氣數仍歸義理上
正命總在盡其道盡其道雖得凶禍亦是正命不盡道雖無凶
禍亦非正命立巖牆之下桎梏而死其爲非正命因人所易見

至于不盡道而行險徼幸亦何在而無巖牆安往而非桎梏哉
大抵免有形之巖牆桎梏易知無形之巖牆桎梏難此章發上
章末句未盡之意似降下一層而警世之意倍深切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公都子章承上弗思來注下不能盡其才
重舍則失之句此章須照求之有益于得言重求則得之句舍
失正與求得相反相形惟舍故失求則自無不得
反身而誠重誠字反身只自家檢點此身不是用力字與湯武
之反之身之異語類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
之然亦指已誠者言下文强恕正是做誠之工夫

附訓爲益本論語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句附益固是愈富然附字下又接益字則附非卽益也乃幫助
他意若此章附字是從外相加之義附如衣之附於身本非素
有者而忽來意外疑不作益字解
佚道使民註謂播穀乘屋之類原不泥煞播穀乘屋使民當以
築城郭治宮室用民之力言所謂佚道者如三時耕作一時公
旬歲不過三日擇可勞而勞凡使民之事皆本佚民之心
王民皡皡章首二節言王民氣象之大末節方直言王道之大
然不是截然兩截王民氣象之大亦正見王道之大王者存神

過化上下同流卽在不然不庸灑轄不知之內下節要從上節
羣疑想像而出
所過者化註引舜事義猶未備或問凡身之所歷政之所及風
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較集註爲該括
所存者神集註以孔子立之斯立等句證明之似與過化無異
因存神卽在過化上見章意本是言王者德業之盛故化神俱
就及物處說
不學不慮發明性善之旨戰國時人但以氣質言性謂仁義非
性之所有孟子故特提知能之良喚醒當世孩提知愛少長知
敬卽此是仁義可知仁義爲性所固有亦人所皆有達之天下
皆同卽中節兩無不字之意　良知知字雖亦是心有知覺之
知而知愛知敬則知覺在義理上故以爲良卽氣認理與告子
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不同孟子之言性善以此
其所不爲其所不欲初心原是判然分明略無疑似之見貪冒
之意此固人之本心也無爲無欲只于當下持守得定不爲轉
念所奪工夫最是直截故曰如此而已矣不是爲之欲之後反
求其本心而逆以制之也一念之起一事之發須問是可爲可
欲與否否則一刀斷斷此卽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見人總要

當幾果決
孤臣註言遠臣非徒來自田間非親臣世臣之謂讒口交攻
羣疑衆謗而君心疎遠如楚屈平之類以其獨清獨醒孤立于
朝故曰孤臣以其情睽勢隔主志不孚故曰遠臣
孽字同櫱木之旁出者爲櫱妾媵所生之支庶亦同木之旁出
故謂之庶子又謂之孽子
求容取悅取悅本爲求容故阿徇亦卽逢迎之意集註于下節
言小人之務悅其君以悅字該容字總註容悅佞臣亦渾說輔
氏以阿徇爲長君之惡逢迎爲逢君之惡則容悅先分二等矣

似不必
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從萬物皆備於我說來四端萬善命之自
天與人同具倘在我者虧欠了些其愧怍何如乎故須全得天
之理盡得人之道然後能仰不愧俯不怍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定四海之民定字中自有一番作爲事業四海之民所以不定
者或氣數之乖違或人事之悖戾有君子而易亂爲治生民係
焉至於否已傾屯已濟治定功成是聖人道濟天下之實事故
君子樂之上章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者王天下只
勢分上事到其道大行民無不被其澤亦便是性分中功業而

猶云所性不存張羽臣曰事業在性中性不在事業中二語最明剴

呂豫石論雞鳴而起章爲字極喫緊味雞鳴而起四字這爲善念頭直于一日所爲處看出非空空存想也合躬行而但言存想是爲僞學問開躲閃路所言固是然所爲實基于念之所起兩節皆以雞鳴而起四字發端此正一日所爲立脚處爲善爲利念頭起處聖狂只爭這些子至微亦至危故孟子特下一間字欲人於此時審別路頭愼獨者愼此謹幾者謹此妙香詩曰把牢不許倫關過舜跖人禽辨已遲蓋深有得于孟子斯言者

也

權不與中字對權本是借用字所以進退推移而審此中者也人知執中無權兩節重在權却不是離中以爲權楊氏云權以中行中因權立所以貴權者正是要識箇中也非權則失中非中亦豈所謂權哉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言飢渴之害不但害口腹且害人心故下文直云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蓋人求免于飢渴厭貧賤而貪富貴是即飢渴爲人心之害也集註作比照心爲貧賤所害猶口腹爲飢渴所害疑與本旨有異

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本文人字是聖賢一輩人集註則過人遠矣人字是平常之人兩人字自異道理則同能過于常人即不憂不及聖賢

伊尹放太甲於桐放卽所以爲教時太甲在諒陰放營於桐宮使朝夕與祖墓相依興起其善心所謂密邇先王其訓是以克終允德然則伊尹之志惟知格君心之非而已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卽伊川所言如太甲終不惠可廢也亦後賢推論及此在伊尹當日只知成君之德冀其丕承基緒央無廢立之見參於其先此之謂聖人之心也

伐檀之君子只自食其力所爲不素餐者猶小若君子之居人國也是國之君用其言便有功於其君是國之子弟從其教便有功於其子弟不素餐者大也係辨以爲翻轉詩意是孟子擴當世道語其子弟是其國之子弟統上下言之不止其君之子弟方見君子之居是國也有關世教人心其所係者甚大不當以自食其力繩之

尚志卽士之所以爲事謂士無事可見只尚志者非也蓋人孰不有志人皆卑汚而士獨高尚不徇於時好不狃於近習才技固所不屑功利亦所不趨兢兢焉持之夙夜者獨有其志直是

堅立千仞不肯一時放倒須照下仁義說居仁由義其志卽其
事大人之仁育義正實不外此故曰大人之事備矣

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此問本只在臯
陶見爲士者法固不可廢而勢有所不能行以瞽瞍爲天子之
父故也是先有臯陶雖欲執法舜亦必禁之意在故孟子一言
執之便曰然則舜不禁與非疑舜之不禁正疑臯陶之不能執
也迨孟子告以法有所受舜不得而禁是所難者又不在臯陶
而在舜矣然則舜如之何桃應意中覺得舜於此實有無可如
何者豈知聖人之心只須天理雖處天下之至變而歸于至常

執者自執逃者自逃臯陶之守法舜之愛父正並行而不背執
之之字言士之法故可曰有所受若以執瞍解夫有所受之之
字又何指

夫舜惡得而禁之就舜說不就臯陶說法本於天禁之則違天
法立於聖禁之則悖聖夫有所受之也是從舜之心見得士師
之法有所傳受故不得而禁若就臯陶說謂舜雖禁臯陶猶必
執是士師敢於抗天子之命也亦萬無是理

范齊邑趙註王庶子所封食也本無據釋地云當時最多交質
子意王子出質敵國路經于范遂與孟子適相值未可定此尤
穿鑿自范之齊本就孟子說以其從下邑之齊將至齊都而遙
見王子故曰望見王子在齊不在范也不然當云自齊之范矣
否則直云於范望見齊王之子之齊字曷用乎范固不必王子
封邑故亦不是王子在范而望見集註但言齊邑最實最活最
精細不當議其略也

形色天性也是卽形卽色皆有所當然與所以然之理在告子
食色性也是遺棄道理食色卽當性與此自異

引而不發是教者旣啟其端以下要人自去須會却不容說盡

物愛之而弗仁民仁之而弗親親當施之於親也惟先親親厚

其所當厚不以同於民物而卽爲仁民愛物之本由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自有輕重厚薄之差先後緩急之序朱子解孝
弟爲仁之本謂第一坎第二坎第三坎又曰如木之有根有幹
有枝葉兩個自是此二句確解而此二句又卽孝弟爲仁之本
註脚

武成以武名篇是武王伐紂歸而告成功於廟取止戈爲武之
義如所謂偃武修文放牛歸馬正作書本旨孟子所取二三策
此意自包括在內程子專以奉天伐暴反政施仁言者爲照下
仁人無敵說也然亦疑意有未盡

有人人字指吳起孫臏之屬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是導君以
興兵搆怨之事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糜爛其民而至肝腦塗地
皆此等之人爲此等之言煽其毒而貽之禍也故以爲大罪

仁者有生之理就性分上說道則見於倫常日用之間就行事
上說仁本在人以仁之理從人身上發現出來則謂之道是勉
人盡道以盡仁意

士憎茲多口言惟士人道高德修爲流俗所疑忌而憎惡茲其
所以多口也憎就心上說憎字不從土而從心不應作益字解
趙氏之說恐未確且使茲字無着落

陳臻意中所爲不可是恐王之不從所請孟子意中所爲不可
是斷以義之必當自止

孟子言性言命固專以義理爲主此却從氣質氣稟分別出義
理來性也命也一頓有命焉有性焉一轉自剖晳分明有命則
定之自天人有不能違者矣有性則盡之在我天有不能限者
矣君子不謂性不謂命再找上一句一刀兩段使氣質氣稟之
說牽混淆亂不得而吾性命之旨乃獨伸于天下

論語美善字善爲美之實此處善美美又進於善善固志仁無
惡矣則其所有之善更充足飽滿到精微純粹地位

樂正子善則有餘信則不足故曰二之中又以爲四之下者不
是抹倒正子正是懷策正子書曰若升高必自下惟於四者之
下有立脚處然後可循序以進而造其極

土地生物以養人政事所以安撫其人民三者之中人民其尤
重歟

才與道比則道大而才自小惟未聞大道所以謂之小有才存
疑小有才而不聞道猶足以殺其軀若有大才而不聞道殺其
軀也必矣若商辛智伯是也此似可商商辛智伯自用其才而
亡國破家亦小有才耳若所謂大才者如帝世禹皐商周伊呂

旋乾轉坤之業經天緯地之猷本於才實本於道道大而才亦
大也未聞道則有才反不如無才矣

此章重達字充字與前無爲無欲章義略有別前是誠意工夫
即其所不爲所不欲初心保守之只當下要把持得定斷然無
爲無欲不落轉念即是仁義此重擴充工夫由其有不忍有不
爲端緒推轉來於他事要推擴得去亦如是不忍不爲無少欠
缺而仁義不可勝用

論語畏大人畏者非徒畏其人是奉其法此云藐之者是藐其
勢非忽其人如堂高數仞之類我得志弗爲是所以能藐之故

知又云在我者皆古之制此制字是禹湯文武周公自古聖賢所定之法守之而不敢過亦即所爲長大人道理正不相悖

口鼻耳目之欲從氣質上來即氣質之性故爲人所不能無語類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亦以其生來便有是欲也但任其主張即爲累於心體故當寡之寡欲做存養工夫入手處理欲互爲消長人心退聽一分則道心充長一分

呂氏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申之曰惟欲之易染心之所以難持故養心莫善於寡欲

莊子子桑戶死琴張臨喪而歌集註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

者以類推之檀弓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亦不必確有其事蓋其所以謂之狂者在志大言大動稱古人原不必引此以爲證

言大本於志大特提明其志於嘐嘐二字之上見聖人所取自在其志若鄉原譏狂者則沒却其志而惟以言矣

王陽明曰不掩其言是狂者短處亦是狂者好處見其光明正大全不自家掩護也此正與鄉愿之深自蔽藏者相反倘實不能副其言而必欲遮遮掩掩自爲覆護則便非狂者真面目矣

君子有維持世道之責者反經必本躬行從中表正錫極綏猷以身立之標準而又有禮樂刑政範斯民於大中至正之途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君子固當就在上者言然聖王不作邪說誣民聖賢自當以扶翼人倫爲己任與天下剖別一番蓋上有其人則經綸大經權歸君相上無其人則昌明正學道在師儒君子必兼在下位者方備孟子一生閑先聖之道闢楊闢墨使邪說者不得作皆反經而經正之事此節書當與好辯章參看

存心章以周公繼舜禹湯文之統而此不言周公者語有互見非周公不得與見知之列也

孟子口中若以見知自居意中却以聞知自任然而無有則亦無有又兩不自居而以俟後聖於無窮此正繼往開來之意見知聞知自重聞知由堯舜至于湯由湯下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本皆聞而知之也集註引林氏於側重見知處所以節去

四書解瑣言卷四

袁橒齋云爲仁之仁當作人卽章首其爲人也爲人二字思意不然或問云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從根榦達於枝葉流通該貫有生字意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若作人字謂爲人之本雖亦有解而義已盡於上節不好犯亂不惟窄狹了孝弟分量且覺上二句可删所以先儒都無是說惟依本文仁字民胞物與道理甚大而爲之必自孝弟始見孝弟爲學者所當務纔得有子立言之意

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矩卽心心卽矩理與已合而化之也如鄉黨一篇見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豈是有心如此大賢以下雖能不踰矩而未是從心所欲若老莊之自然佛氏之無相自謂從心所欲却又不能不踰矩惟聖人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巳山云下三字須緊粘上四字講極是

顏子不貳過韓子以爲非發于行彰于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卽冰釋不復形于心術之間說更微矣然念慮亦仍就心上說集註過于前者不復于後則是言形見之過又是不同韓子程子之意蓋謂心過小身過大無身過易無心過難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心上猶有絕續痕迹也朱子則據問仁章克己己字夫子以視聽言動之非禮說故註云己者身之私欲也就顏子地分心體上自剗磨得潔自乾淨無纖毫瑕纇此其立說之所以稍殊愚按心者身之所主心有間斷是以視聽言動檢點偶有不到而謂之過不得謂心之必無關于身身之必無關于心語類有一條云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疑朱子亦此意

篤我信道不篤固是當前受病處然惟見理不明故信道不篤

如所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君子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正由平日致知格物窮理工夫得來夫子以君子舉示卽教導我以窮理爲務

子不語章外註引謝氏之說條辨謂本文只說不語者在此未說所語者在彼記者却從所語看出夫子所不語卽諸家反托法此吾黨留心嗜學善觀聖人處

仁本在我離而去之者心也放是心之放非仁有出入故反而求之卽此而在集註以在字解至字最的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在下位者言當安于下之分不可干預

上之政事范氏言上不使下或問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
守不可相踰聖人之言本無不該推論自可然非正旨
寢衣三節因孔子衣服之制而類記之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
也說文被寢衣名但果是被何獨齊時始有謂之寢衣雖用之
寢應略如衣服之制而與被稍別狐貉以居滿巽元言若作裘
與上狐裘複作私居又與褻裘複居即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
文茵暢轂文茵卽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愚以此爲得其解蓋古
人席地而坐冬月天寒故以狐貉之皮爲坐褥居字稍以字益
有力

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蒙引云我所施于人如謀欲其忠交欲其
信人所應于我如愛人不親而不責其不親禮人不荅而不責
其不荅在人己交際上說體註亦謂此節語氣只就涉世上講
並失之粗因看重末句似上句道理只爲遠怨設也依集註責
己厚是求其知求其行反己責躬學問自修之事責人主立教
說薄者謂以人治人不責以所不能知不能行聖人口氣豈得
說向粗淺處
六言六蔽體註謂心爲仁知信直勇剛所蔽最爲悖理仁知信
直勇剛皆美德此不是蔽蔽因不好學而仁知信直勇剛之理
如有物遮了是蔽那仁知信直勇剛
聖經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誠意工夫原與致知相連屬而傳文
不帶致知說者語類致知誠意是大學兩箇關致知夢與覺之
關誠意善與惡之關過了致知一關又是一關也故又以爲轉
關處王姚江云致知是誠意工夫此不惟合格物以言致知與
朱子異亦可見其于誠意工夫有未盡處蓋姚江以致良知立
教求知于心只還其虛靈有覺之體便謂知無不致亦便謂意
無不誠也宗姚江者既不知其非闢姚江者亦未推論及此予
固不識誠意但卽以致知爲誠意竊亦知其不可如又言博文

是約禮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明善是誠身
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凡所爲簡易直截者並失之疎略
舉一可以類推
道之不行不明夫子互言之章句推言所以然不行由于不明
不明由于不行蒙引云知者過之愚者不及猶有知在所以說
不行爲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猶有行在所以說不明爲切
殊失本旨彼愚不肖之不及知不及行者固無論知者知之過
于道原不知賢者行之過于道固不行也知行相因不行從不
明勘定不明從不行看出此不行所以屬之智愚不明所以屬

之賢不肖也

夫婦之愚不肖道可與知與能者道不可離一倡隨出入飲食日用之事無非道也章句近自夫婦居室之間語自該渾史氏主形氣交感言則泥而鑿矣

微罪行語類以其不致燔爲得罪于君微罪歸聖人文集亦云孔子自謂是因聖人用意忠厚又透過一層說然與下文不欲爲苟去稍不合集註却不如是解不以女樂去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以燔肉行是不爲苟去蓋不致燔見君相只小小過失所以爲微罪然在孔子亦可以去而非苟去但當依註不必求深

自古重九能之士山川能說其
也史載潘京辨武陵郡名雅[illegible]
祖答地理十餘事裴子野知白題
滑國所出李百藥識琅邪刈稻所
本賈耽圖天下郡國劉敞以松
亭徑路質虜使當時著為美
談非以博物洽聞為世所罕覯
耶
本朝鴻儒萃起輿地各有專家
若無錫顧氏德清胡氏太原閻氏
撰著高於前代彬彬乎盛矣吾友
王君亮生好讀書工古文又長攷
據著述甚富先出其四書地理考
若干卷梓以問世舉眎於余曰閻

百詩先生四書釋地一編風行海內
久矣然如中牟以為無攷有庳未
能實指滄浪云是洲名闕黨謂
在滋陽識者尚病其疎蓋攷證
之功創始為艱必日久而後精也
今為此書大指有八一曰證今凡
地先標今名也一曰稽古凡古書所
見必徵引也一曰擇雅凡古說不雅
馴者不載也一曰削繁凡引書刪其
冗長也一曰旁通因攷一地兼及他
義也一曰折衷諸說紛淆定一是也
一曰正訛舊說有誤駁正之也一曰闕
疑無可考定不敢臆決也薈萃諸
家之說以訂閻氏之書非好掎摭前

人冀有裨於幼學而已余受而讀之援引甚詳辨證甚當不矜武斷不逞才辯洵所謂實事求是而無疑誤後學之患矣以此為好古者導夫先路將見不出戶而知天下古人不得專美於前豈惟有功於閻氏而已哉遂不辭固陋而弁其簡端

道光癸巳長至後四日檇李愚弟

沈維鐈拜書於池陽使院

沈維鐈　印

壑舟園所著書目

鈔幣芻言一卷　已刻

重訂鈔幣芻言一卷　此書向刻於京師疑者十之七信者十之三其深信予說而以爲必可行者顧南雅通政包愼伯孝廉也然予自以前說尚未透快而於陳臥子錢田間諸先生之名論未及摭採故重定之

四書地理攷十五卷　已刻

鄉黨正義十八卷

小學大學廣義一百卷　大目三十二子目一百二十二

大學衍義廣要十六卷　大目十四子目三十九

詩多識錄十六卷

四書漢宋儒說求二十卷

四書人表十卷

太原王氏譜例一卷　已刻

道光五湖志例一卷　已刻

古文彙四卷

閻百詩先生曰荀子云幼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此數語余幾一日百誦之予謂學固無時可廢至於教育英才夫豈易得所可自主者惟著書耳然苦無暇日奈何陸稼亭先生有言曰晝坐則惜陰夜坐則惜燈遇言則惜口遇事則惜心嗚呼此先生教人著書之術也自今以往予當服膺斯言

友朋參訂姓氏

海寧查　揆梅史
震澤張　履淵甫
元和陸　嵩希孫
烏程沈　垚子敦
元和宋清壽芥楣
吳縣汪寶崧友竹
吳縣汪　正石心
　海門袁志筠
受業
　吳縣徐士勳

十

引用書目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欽定大清一統志
山海經　逸周書
戰國策　管子
荀子　墨子
韓非子　莊子
吳氏春秋高誘撰　史記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
漢書顏師古注　後漢書李賢注
淮南子高誘注　說苑劉向撰
風俗通應劭撰後人集本　論衡王充撰

目錄　十

潛夫論王符撰　土地名京相璠撰後人集本
地道記王隱撰後人集本　水經注酈道元注
括地志魏王泰撰後人集本　元和郡縣志李吉甫撰
元和姓纂林愼思撰　元豐九域志王存撰
寰宇記樂史撰　路史羅泌撰羅苹注
通志略鄭樵撰　詩地理考王應麟撰
困學紀聞王應麟撰　通鑑注胡三省撰
齊乘于欽撰　震澤長語王鏊撰
禹貢合註夏允彝撰　地圖綜要朱朝幹撰
論語備攷陳士元撰　日知錄顧炎武撰
方輿紀要顧祖禹撰　禹貢錐指胡渭撰

地理今釋 蔣廷錫撰　古文尚書疏證 閻若璩撰
四書釋地 仝上　春秋地名攷略 高士奇撰
春秋大事表 顧棟高撰　春秋說 惠士奇撰
春秋地理攷實 江永撰　尚書後案 王鳴盛撰
潛邱劄記 閻若璩撰　說文註 段玉裁撰
水經注註 趙一清撰　經史問答 全祖望撰
潛研堂問答 錢大昕撰　史記志疑 梁玉繩撰
漢書人物表攷 梁玉繩撰　瞥記 仝上
四書改錯 毛奇齡撰　四書典故辨正 周柄中撰
孟子正義 焦循撰　孟子疏 樊廷餇撰
孟子外書註 施彥士撰　戴氏遺書 戴震撰

釋地辨 宋翔鳳撰　釋地補 樊廷枚撰
九經說 姚鼐撰　研經室文集 阮元撰
山河兩戒攷注 徐文靖撰　竹書統箋 徐文靖撰
拜經日記 臧庸撰　經義雜記 臧庸撰
墨子注 畢沅撰　靈壽縣志 陸隴其撰
乾隆府廳州縣志 洪亮吉撰　卷施閣文集 洪亮吉撰
四書攷異 翟灝撰　山海經注 郝懿行撰
廣雅疏證 王念孫撰　經義述聞 王引之撰
經傳小記 劉台拱撰　春融堂集 王昶撰
漢書西域傳補注 徐松撰

其中尚有從他書徵引而未見原書者不載至所引查氏揆陸氏嵩沈氏垚之說則皆友朋貽書質證非有成書也

四書地理攷目錄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瑬）亮生著

卷一
地名類
鄹　儀　陋巷　武城　費　互鄉　葉　達巷黨　匡
舞雩　莒父　東里　骿邑　防　溝瀆　闕黨
卷二
地名類
中牟　河東河內　平陸　靈邱　蓋　膩　晝　休
崇　亳　莊嶽　海隅　於陵
卷三
地名類
京　北海之濱　東海之濱　諸馮　負夏　鳴條　畢
郢　幽州　南河之南　陽城　垂棘　屈產　石邱
河西　高唐　葵邱　南陽　范　棠
卷四
國名類
殷　夏　周　杞　宋　齊　魯　陳
卷五
國名類
衛　唐　虞　九夷　蔡　滕　薛　晉（附趙魏韓）
卷六
國名類
顓臾　周南　召南　微　箕　楚　秦　康　梁（見魏）
葛　昆夷　獯鬻　吳　徂莒
卷七
國名類
燕　鄒　邾　管　戎狄　舒　奄　鄭　有莘　三苗
有庳　虞　虢　任　越　貉
卷八
山名類
泰山　東蒙　首陽　南山　華嶽　轉附朝儛　琅邪　岐　梁山　崇山　羽山　三危　箕山　牛山
東山
卷九
水名類
河　海
卷十
水名類
汶　川上　沂　津　漢　淇澳　四海　水滸
卷十一
水名類
九河　濟　漯　汝　淮　泗
卷十二

水名類
江　滄浪之水　溱　洧　雞井
卷十三
宮室名類
太廟　三歸　長府　石門　靈臺靈囿　雪宮　明堂
垤澤之門　上宮
卷十四
以地爲氏名類
有　曾　樊　林　申　晏　臧　崔　甯　左　顏
冉　祝　彭　棘　皐　伊　南宮　卞　蘧　柳下
陽　夷　朱　比　尹　胡　告　東郭　沈　時　高
成　龍
卷十五
以地爲氏名類
許　徐　張　戴　段干　楊　墨　飛　廉　淳于
逢　庾　沈猶　儲　共　驩　咸邱　丹　彌　百里
宮　曹　愼　白　傅　桃　馮　散宜　萊

四書地理攷卷一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鎏亮生著

地名類

郰

郰在今兗州府鄒縣○水經注云漷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巖阻以墉固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于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王莽之鄒亭矣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以爲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括地志云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言絡繹相連屬也今猶多桐樹○瑬按全謝山議水經注以郰爲鄒大謬其實不然蓋鄒山長二十里跨有邾魯陬邑乃魯近邾之地相傳謂今鄒縣西北之東鄒村西鄒集是也○又按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索隱云孔子居魯之陬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得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案史記以國冠鄉以鄉冠邑而索隱乃謂昌平鄉之闕里正義謂闕里在泗水縣南此殆後人因夫子所居而借以名其地非眞闕里也

眞闕里自在曲阜○又按左傳杜注郕邑在魯縣東南莝城昌衍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釋例作昌平亭按莝城今曲阜與鄒縣相接處昌平城在曲阜縣東南八十里則昌衍昌平鄉及春秋所書昌間皆一地也

儀

儀在今開封府附郭祥符縣○地道記曰儀封人浚儀人此縣人也○寰宇記曰東明縣儀城在縣西北二十里○釋地云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周氏柄中曰邢疏鄭以左傳人于夷儀疑與此爲一故云衛邑攷夷儀故城在今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百四十里而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亦有

夷儀城皆非封人請見之儀邑邢疏非也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又云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卽封人請見處二說不同志並存焉愚按續漢書郡國志浚儀本大梁注以爲儀封人之邑又西征記亦以浚儀爲封人之邑見水經注浚儀今之祥符縣城內有浚儀街爲遺址則儀乃祥符也王中川集云此地爲儀者有五證此去衛故都僅百數十里自衛適陳道必經由一證也水經浚水實出邑下衛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浚之于儀實惟一所二證也秦漢去古未遠縣名浚儀必有所據三證也儀又加以浚者見浚爲衛水此實衛地四證也儀封在漢爲東昏縣後易東明宋元始易爲儀封今縣治又國初所遷築去衛適陳必不由此封人官名偶取儀封此不足信五證也○焦氏循曰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城今屬東昌府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以儀卽浚儀而酈氏非之按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北孟康言長邱在封邱杜曰宋地郡國志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杜曰鄭地孟康言春秋匡在長垣杜曰匡本衛邑中屬鄭又祭仲杜言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是長垣爲衛鄭交界之地長垣之東爲沛陰杜以鄭之武父在東北封邱之東爲酸棗杜以爲廩延之別名又以鄭之城棣在西南漢志東郡南燕縣南燕國然則封邱以北長垣以西尚有南燕國郡國志

東郡燕縣有平陽亭有瓦亭平陽瓦皆衛地杜皆以爲在燕縣東北又衛之平邱宛濮蒲杜皆以爲在長垣縣則以漢縣計之衛境止得長垣多得封邱南燕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之間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鄭云蓋衛邑蓋者疑詞也○瑬按浚儀在周初當爲衛邑春秋時爲鄭地蘭陽儀封亦非衛地在論語固未明言在衛也

陋巷

陋巷在今兗州府曲阜縣○寰宇記云陋巷在曲阜縣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一統志陋巷在曲阜縣闕里東北今顏子廟在焉

武城

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釋地云曾子居武城卽南武城魯邊邑也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史記加南于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大事表曰武城有三一晉地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杜注闕史記秦厲公二十一年晉取武城漢置武城縣屬左馮翊一楚地僖六年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杜注在南陽宛縣北今南陽府治南陽縣北有武延城故爲申國地申滅屬楚一魯地襄十九年城武城杜注泰山南武城縣○日知錄曰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

俱隷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創始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趙氏佑曰仲尼弟子列傳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曾子居武城卽今費縣之武城爲子游子羽邑而非卽南武城爲曾子本邑者若其本邑則家室在焉邱墓在焉卽云爲師亦黨庠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矣一旦寇難之來方將效死徙無出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徙以舍去鳴高豈翳人情嘉祥今於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在焉質之傳記或離或合要於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南武城沒不見經而曾子自

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一統志武城在嘉祥縣南五十里書志魯有二武城此其一也俗傳爲曾子故里又云南武山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其南有曾子墓○濬按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城縣屬東海郡後漢書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左傳哀八年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又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郈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是前人皆以南城爲南武城而在費也今按嘉祥在東武城之南則宜爲南武城又按江愼修云一統志信陽州東北二十五里有武城蓋武城黑之邑是楚亦有兩武城也合之馮翊清河定襄共有七武城矣

費

費在今沂州府費縣費惠公之費疑亦同○大事表曰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序父之邑讀如字在今兖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貫達索隱俱以爲魯懿公孫費伯之食邑者非○毛氏奇齡曰大抵春秋戰國閒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於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顓臾痔極各爲君臣因亦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卽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

以公皆是也況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稍寬其得以
都君而僣國君容有然耳○惠氏士奇春秋說曰虞虢焦
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滑國都于費謂之費滑水經緱氏
縣故費滑春秋滑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于幽滑伯與焉
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滑伯之後也自秦
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鄭滑見定六
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十七年傳屬鄭者費滑見襄八
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
鄒邳鄒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
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地理攷實云費伯費庈
父也見隱二年郎亦在魚臺縣故知此費爲其食邑季友

之費在今沂州府費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
費縣治祊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
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樊氏廷
枚曰春秋時有三費左傳殄滅我費滑在河南府偃師縣
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一季氏邑一費庈父邑費惠公之
費當讀如字因顏師古注古今人表音祕貽誤至今王厚
齋金仁山顧亭林皆意季氏以邑爲國閻氏深信其說張
惕庵曰三桓之後泯然無聞此費乃魯之費費惠公非季
孫之後薛方山以爲庈父之後則費當讀如字曾子書有
費君費子之稱說苑又有曾子辭於鄭君之語則費惠公
即屬費君無疑也○塗按水經注引魯連子稱陸子謂齊
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者也則費必附近于魯
而屬於魯者也若滑國之費與魯遠無涉魯世家言悼公
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則謂季氏之後近是
庈父之後不見于春秋未足據也

互鄉

互鄉疑在今徐州府沛縣○元和志合鄉故城在滕縣東
二十三里即論語所謂互鄉也○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
故城古互鄉之地又云陳州項城縣互鄉城在縣北一里
○困學紀聞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
子見孔子處○通雅云互鄉名古膚里今在睢州○方輿
紀要云合鄉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樊氏廷枚曰

徐州距魯近論語互鄉應指此若今河南鹿邑縣則遠矣
○塗按古今疆界不同以爲在沛縣滕縣嶧縣者實一地
也

葉

葉在今南陽府葉縣○地理攷實云左傳方城以爲城杜
注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今按在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
四十里魏置方城縣金置裕州治方城元以方城省入裕
州○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
五里○一統志方城山在葉縣南四十里跨裕州後魏因
置方城縣水經注潕水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
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曰方城苦菜即黃

城也及于東通爲方城矣又曰於東山在葉縣東南六十里與方城山相連又云葉縣故城在今葉縣南春秋時楚邑左傳成十五年楚遷許于葉昭十八年又遷于析以葉封諸梁號爲葉公

達巷黨

達巷黨疑是周地○一統志達巷在滋陽縣西北五里相傳即達巷黨人所居○塗按曾子問有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疑即其地也達巷黨人孟康以爲即項橐乃秦人當因國策甘羅之言而臆度之耳觀夫子與門人商執似有所其言之意而後人遂漫傳以爲孔子之師歟

匡

匡疑在今陳州府扶溝縣○莊子秋水篇云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孔安國論語注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寰宇記云開封府襄邑縣古匡城在縣西三十里地理志云秦以承匡之地卑溼故徙縣於襄陵其城遂廢昔仲尼遊此城匡人誤圍夫子夫子出城東南穿角而出其跡猶存又云開封府長垣縣匡邑城在縣西南十里子畏於匡蓋此邑也○大事表曰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綿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本衛地中屬鄭今陳州府扶溝縣西有匡城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此鄭國之

匡也在今開封府洧川縣東南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在直隸長垣縣境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承筐城○地理攷實曰僖十五年次于匡杜注衛地按徐國在泗州當時諸侯畏楚雖無志於救徐而次師亦必稍近其地長垣之匡去徐甚遠何爲次於此睢州之匡地屬宋距泗州稍近次師或當在此○又曰文元年孔達侵鄭伐匡杜注在新汲縣今之扶溝也按此年之匡非扶溝之匡也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杜注謂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按此則匡與戚相近之邑也晉歸戚田并令鄭歸匡田耳戚在開州城北七里長垣在開州南一百五十里匡當在長垣若扶溝之匡去衛遠衛不能有其地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此當是扶溝匡城○一統志匡城在扶溝縣西水經注蔡澤陂水東逕匡城北即扶溝之匡亭也○塗按匡有三一衛邑一宋邑一鄭邑後人以史記自匡至蒲以匡爲衛邑然果係衛邑孔子方自衛去匡人何至不識而圍之耶史記索隱以匡爲宋邑近之然匡人之圍由陽虎之侵暴宋衛之匡陽虎何由暴之雖定六年不假道於衛定八年侵衛未見其獨暴於匡也惟定六年伐鄭取匡此正陽虎爲政時侵暴于匡之實證魯雖取匡地與魯遠其後必復爲鄭

有扶溝與陳國密邇孔子或適陳而經此也說文邼河東聞喜鄉是晉亦有匡邑廣韻引風俗通云匡魯邑句須爲之宰其後氏焉是魯亦別有匡邑也

舞雩

舞雩在今兗州府曲阜縣○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寰宇記云舞雩壇在沂水之南當縣南六里臨沂水

莒父

莒父疑在今萊州府高密縣○大事表曰定十四年城莒父杜注魯邑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子夏爲莒父宰卽此今爲沂州府莒州地○一統志春秋時有三莒一爲周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是也一爲齊東境昭三年齊侯田于莒十年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一爲魯邑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是也惟莒州爲莒國之莒○陳士元曰春秋稱莒人莒子是國名也定十四年城莒父是地名也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時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釋地云春秋城莒父及霄杜注公懼而城二邑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瑬按杜氏備

晉之說本屬臆度哀四年城西郛魯西郭也五年城毗其地無攷六年城邾瑕杜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在今濟寧州南二十里杜氏皆以爲備晉周氏柄中曰此非皆西鄙邑也按高氏士奇曰取地于莒遂謂之莒如鄭取許田而謂之許楚取沈邑而謂之沈魯有薛地而謂之薛然則莒父或係莒地而魯取之卽以爲莒州之地在魯東南與莒接壤可也又按莒初封介根今爲萊州府高密縣後徙于莒而介根爲莒邑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莒取介根卽此漢置計斤縣則介根之地或齊與魯分有之要亦與莒州密邇也

東里

東里鄭城內邑里名○邢疏云鄭城中里名○瑬按詩鄭風正義云鄭注云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此言卿大夫多家於國門故私朝在國門子產適西宮之難儆而後出爲門者其在城內可知也列子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是鄧析亦居東里也鄭又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伐鄭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杜注謂鄭遠郊之門按此鄭南門也南里更在其外則知由城而郭而郊南道之里皆謂之南里又攷鄭城諸門見於左傳甚多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焚渠門蓋東門也宣十二年楚克鄭入自皇門城南門也吳氏曰諸侯國門各以所向之地爲名皇

周邑蓋走王畿之道也襄十年晉以諸侯之師伐鄭門于鄟門師之梁及北門吳氏曰魯嘗取鄟衛有鄟澤鄟門者國之東門走魯衛之道也師之梁西門也襄三十年伯有自墓門之瀆入國西門也莊二十八年楚伐鄭衆車入自純門亦西門也或曰外郭門也昭十九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鄭南門也又有閨門昭元年鄭爲游楚之亂諸大夫私盟于閨門之外杜注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或曰閨門鄭內宮北門薰隧如後世複道又有倉門尉止之亂子産請焚載書于倉門之外鄭之東南門也東里其在渠門鄟門之內乎

駢邑

駢邑在今青州府臨朐縣○括地志郱城在青州臨朐縣東三十里○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東萊郡亦有臨朐師古曰蓋各以所近爲名此類非一○周氏柄中曰陳心叔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以社之戶口書于版圖謂之書社駢邑卽書社也駢者相連之義書其邑之人民使相駢聯易於稽察謂之駢邑非有地名駢邑也案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應劭曰郱一作駢後爲伯氏邑杜註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孔安國注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習鑿齒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

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據此則指管仲行罰之公而人服之非桓公奪以與仲也集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爲證荀子不言奪以與之富人莫之敢拒拒敵也言其富無敵非人無怨言之意晏子春秋云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然則書社者桓公之所與而奪駢邑者管仲之行罰也以孔註爲是○趙氏一清曰朐是山名又是水名縣名臨朐以城臨側之故耳漢志注引應劭曰臨朐山謂臨側朐山也非以臨朐爲山之名也水經注引應說曰臨朐山名也誤矣

防

防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大事表曰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三年臧紇以防求後卽此隱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防既爲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有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於此又昭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城防亭

溝瀆

溝瀆卽生竇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三十里○大事表曰魯生竇地爲齊魯交界莊九年殺子糾于生竇卽此○鑾

按史記作殺子糾于笙瀆索隱云賈逵云魯地句竇又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莘如字瀆音豆論語[illegible]竇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爾也按索隱之意則自經溝瀆正指名忽言齊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當即此地又按桓十二年傳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杜註即穀丘也漢濟陰郡有句陽縣應劭曰即句瀆之丘水經注濮水逕鹿城南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津逕句陽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是穀丘乃宋地也意者爲三國錯壤之地歟

闕黨

闕黨即闕里在今兗州府曲阜縣○新序云孔子在州里

篤行孝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水經注泗水篇曰泗水西南流逕魯縣分爲兩流水側有一城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蓋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而泗南北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又曰縣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有大庭氏之庫春秋豎牛之所攻也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春秋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攻魯公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也臺之西北二里有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後世以爲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寰宇記云孔子家在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顧氏炎武曰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闕故名闕里按春秋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云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禮記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史記魯世家煬宮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釋地云孔子時無闕里漢書梅福傳始見闕

里字東漢方盛稱之蓋緣魯共王造宮室有雙闕因以得名一徵于水經注孔廟東南雙闕一徵于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令日拜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又曰闕里里名闕黨黨名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宋氏翔鳳曰檀弓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曾子子夏皆孔子居闕黨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間正闕黨矣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厥闕聲相近未知誰是其命名之意亦猶達巷互鄉不能深究也○塹按顧氏以闕黨爲闕里是矣以爲因茅闕得名則想當然耳至所引水經注則甚誤孔廟東南雙闕水經注明言即靈光之南闕原文無

故名闕里四字又引雉門兩觀此乃治朝外地孔子何以得居且既以爲孔廟之雙闕又以爲雉門之雙闕又以爲煬公之茅闕何闕里取名之無定耶朱氏彜尊謂世本煬公徙魯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在康王二十一年至定哀五百歲矣且闕以茅名其取材未必因其地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卽其遺址然闕雖廢而里卽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越絕書曰聖人講習學問脩之闕門以此彌縫顧氏之說亦臆度也○又案閻氏以闕黨非闕里故引兗州府志謂闕黨泉在滋陽余謂泗水會經闕黨又流入滋陽後人因以名泉耳閻氏又引史晨碑證闕里以雙闕得名皆誤史晨碑所言闕觀卽孔子廟闕與靈光之闕何與

耶○又案楊倞荀子注以居爲孔子閒居鄭注孝經以居爲講堂似家在陬邑而設教在闕里也然孔子二十爲委吏乘田旋設教于闕里則在既仕之後應作遷居爲是且閻氏解子路宿于石門謂夫子在他國使子路省家候郭門晨啓而入則夫子之家固遷在闕里矣○又按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其說是也又云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其說非也

四書地理攷卷一

四書地理攷卷二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鎏亮生著

地名類

中牟

中牟當在今彰德府湯陰縣○洪氏亮吉曰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卽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邯鄲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

襲衛魏王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治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牟山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肸爲中牟宰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湯陰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

一第〇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版反內

趙鞅伐衛圍中牟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駰集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湯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湯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爲衛入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于經傳獨怪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漯水則又未知何據也〇壅按定九年衛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蓋衛侯自今開州至邯鄲而路由湯陰是時中牟屬晉至哀五年趙

鞅伐衛圍中牟則中牟屬衛矣豈因佛肸之叛地入于衛歟若臣瓚之說引作溫水或引作漯水疑當爲湯水之譌也

河內河東

河內在今衛輝府彰德府等地河東在今解州安邑縣等地〇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河北稱河內河南稱河外〇胡氏渭曰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內自戰國魏始有河內河東之別〇釋地云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于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注河南地是也〇金仁山曰魏地在西河之東故分今河中之地謂之河東大河至華陰折而東流故渾懷之地謂之河內一云魏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爲河內今河中府是也〇壅按戰國策無忌謂魏王曰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秦又不敢又曰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正義云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又曰秦故有懷地邢邱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是明指共汲爲河內也又曰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是指安邑等爲河東也又曰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吳云

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陝虢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也是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梁之地自河西至河南幾將二千里縱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故蘇秦曰魏地方千里也

平陸

平陸在今兗州府汶上縣〇釋地云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縣予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卽今汶上縣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卽中都在大梁東界〇樊氏廷枚曰平陸爲古厥國中都屬須昌故須句國非卽平陸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平陸縣故城北應劭云古厥國也今有厥亭又西南逕致密城南

第一七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反正内

郡國志東平國須昌故屬東郡有致密城古中都有陽穀城據此則東平陸爲厥國須昌爲中都其地相近後省平陸入須昌始合爲一爾禮記孔子制於中都鄭注中都魯邑義疏案中都地後入于齊名平陸遂爲定論

靈邱

靈邱疑在今大同府靈邱縣○施氏彥士曰史記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邱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邱趙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是非邊邑要地何爲數被兵哉趙邠卿注但云齊下邑惟地理志代郡有靈邱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水

經注及史記正義遂以此當之無論齊境不得至代而趙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以爲即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故地于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近世顧亭林閻百詩輩皆以未明其據闕所疑焉彥士按魏收地形志鉅鹿郡鄡縣有靈邱參諸圖志南連大陸北界滹沱西接中山徒駭河逕其下束鹿巖峙其右外臨內廣至容千餘人東南至齊高唐三百餘里在今保定府束鹿縣縣東有鄡縣故城洵青齊之門戶也所疑者蘇秦傳以清河爲齊趙之界正義注爲貝州在今則爲夏津而鄡縣靈邱斗入西北二百餘里則焉知非趙地而單文孤證似難遽定爲齊之邊邑然水經注明云禹播九河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則齊境西北當跨徒駭初難限以夏津也且趙武靈王十六年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則中山未滅齊境西及束鹿可知矣又世表湣王二十九年佐趙滅中山四十年趙取齊昔陽則齊境且跨今之正定府晉州西南境矣而束鹿靈邱尚在其東南數十里其爲齊之西北邊邑夫何疑○一統志束鹿巖在束鹿縣北三十里外隘內廣可容千人俗名三邱古洞今僅存土邱又云魏書地形志鄡縣有黃邱又有青邱牛邱馳邱靈邱與黃邱共爲五邱○查氏揆曰靈邱孟子正義代郡有靈邱縣是也胡三省通鑑注疑齊地不能至代北而欲以清河之靈縣當之此未

明戰國之形勢也趙與燕南北接壤齊之西北則交錯于燕趙之間國策蘇秦說趙肅侯曰秦攻齊則趙涉河博關攻燕則齊涉渤海攻趙則齊涉清河此言三國互爲救援形勢較然蓋清河而北即河薄落水在今寧晉隆平等地武靈所謂與齊中山共之者也出博關涉清河此齊用兵於趙之一路也出渤海抵涿易此齊用兵于燕之一路也春秋齊地北至無棣而已戰國時則攘奪相尋燕趙中山齊犬牙交錯數百里之間蓋無靜日而謂齊地安能至代北者一誤也代郡爲今渾源州蔚州易州兼得保定府以北地地理志靈邱注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廣昌注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水經注滱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南

逌廣昌縣南是靈邱在廣昌之北今靈邱屬大同府而廣昌淶水縣屬易州皆代郡地也通鑑安王二十二年齊伐燕取桑邱魏韓趙伐齊至桑邱注引括地志桑邱故城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桑邱靈邱皆燕南地也齊可有桑邱獨不可有靈邱乎所謂齊地不能至代北者二誤也中山策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攻中山漢志平邑屬代郡則齊又有代郡地不獨靈邱也而謂齊地不能至代北者三誤也若淸河之靈本無邱强取當之何異以盧爲桃盧棘爲棘津乎又方輿紀要謂滕縣有靈邱城引史記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邱殊不思三晉之伐靈邱正以報桑邱之役胡注于桑邱則許之于

靈邱則疑之何也○壄按東鹿靈邱據地形志特五邱之一不足當戰國時地名應劭之說臣瓚水經注俱駁之日知錄據史記孝成王以靈邱封春申君謂其必別一靈邱在齊境而後入趙者然既屬趙封無以明其不在代郡也

蓋

蓋在今沂州府沂水縣○釋地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音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僅一處無二地按左傳趙衰爲原大夫先軫亦稱原軫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樊氏廷枚曰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注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後漢郡國志泰山郡蓋縣沂水所出注左傳會于防杜預曰在縣東南有防城水經注沂水出蓋縣艾山隱六年盟于艾因思一蓋也而洙之入沂之出防之會艾之盟皆于其地則當時蓋洵大矣○壄按左傳杜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高氏曰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百二十里有艾山按此卽蓋縣之艾山漢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六十里穀梁注以艾爲魯邑當是齊魯相接之地也

嬴

嬴在今泰安府附郭泰安縣○釋地云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杜注齊邑今泰山嬴縣萊嬴縣故城

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又曰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卽殁於齊旣殁而葬宜終喪於家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爲卿耳或訝曰充虞畜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歟曰此尤足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充虞亦猶是爾且孝子之喪親言不文孟子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耶故充虞問答斷自免喪之後也○侯季華曰孟子鄒人應葬於鄒書葬於魯者蓋孟子孟孫之後祖墓在魯故

〇地理攷實云嬴故城在泰安縣東南五十里一云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蓋各據其縣之地望書之實一地也〇鄒縣聖賢志癸卯孟子五十五歲在齊迎母仉氏就養五十六歲母卒於齊扳柩歸葬於魯五十七歲在鄒居喪五十八歲反齊齊王以爲客卿〇山川志孟母墓在鄒縣東北二十里馬鞍山麓〇孟子外書云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蒙治器萬章治襚充虞治櫬公都彧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容

晝

晝在今青州府臨淄縣〇孟子外書云孟子去齊宿於晝

王蠋請見孟子見之〇水經注淄水篇云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西北入于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故世以此而變名也〇路史云故晝城在西安城南有澅水晝齊大夫之封見風俗通有晝氏〇釋地曰晝當作晝不待言齊西南之邑集注本趙注及劉熙注括地志以晝爲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鄒實在齊之西南云南者是〇毛氏奇齡曰齊有晝邑夜邑孟子宿晝邑國策齊襄王封田單以夜邑萬戶一晝一夜不錯也且晝爲西南近邑正孟子去齊還鄒之路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卽戟里城燕將破齊時以其地封王蠋者以燕在西北故也孟子不之燕何由宿晝乎〇施氏彥士曰晝邑以澅水得名邑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或疑非去齊所經不知故臨淄城在縣西北八里孟子宿於晝亦不必在邑城故耕野之王蠋見之明馮智舒曰王蠋墓在臨淄西二十里愚公山是在故臨淄西南境矣〇樊氏廷枚曰時水卽乾時路史時水下引齊大夫時子然則時子或氏于居既居近澅水適因孟子宿晝遂欲爲王留行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直以前此爲王留行未嘗親見孟子故云〇趙氏一淸曰按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澅淸侯朝鮮尼溪相索隱曰澅音獲水名在齊又音乎卦反漢書耿弇傳云進軍晝中注云晝中邑名晝音胡

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有晝水故名或作畫則字形之似也蓋以孟子三宿於此後人因以宿留目之方俗之音隨之而變酈道元遊歷三齊熟其風土故云俗以澅水爲宿留水蓋宿留反語宜爲晝字其後悉改爲從澅王應麟困學紀聞引水經注云澅水出時水及黃愼中刊本俱是澅字失古義矣乃毛奇齡作經問必欲強分晝畫爲二邑妄生穿鑿故不若酈注之爲當也〇周氏柄中曰西安卽今桼鎮在臨淄之西非西北不與歸鄒之道相反謂在臨淄西北者括地志誤耳〇壟按分晝畫爲二邑誤由路史而路史又本於風俗通非始自奇齡也于欽齊乘澅水俗謂之泥河北逕臨淄城北系水入焉則固在臨淄南矣樊

氏謂留行者卽畤子亦鑿

休

休在今兗州府滕縣○釋地云故休城在滕縣北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任氏啓運曰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當在宋境○一統志在滕縣西二十五里通志孟子去齊居休漢楚元王子劉富封爲休侯卽此

崇

崇在今東昌府聊城縣○周氏柄中曰備攷以爲古崇國卽今鄠縣鄠乃秦地非齊地也春秋宣元年趙穿侵崇杜注秦之與國此亦非齊地路史云彭城北三十里垞城臨泗水古崇侯城西南有崇侯廟此與齊頗近未知是否也

○施氏彥士曰今聊城縣有崇武城古聊攝地在范邑東北百餘里

亳

亳南亳在歸德府商邱縣東南西亳在河南府偃師縣北亳在商邱縣北○括地志曰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又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卽北亳也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塏按路史言亳有五一穀熟一杜南一偃師一考城一鄭地而譙弗預按宋之亳州蒙城縣魏之譙郡山桑縣也其地近南亳高氏士奇謂襄十一年同盟之亳卽偃師之亳其地有景山在縣南四十里諸家以蒙亳爲景亳者非則路史以鄭地爲別一亳者非也○畢氏沅曰墨子云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于薄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郼薄矣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塏按畢說非是薄之作亳諸書甚多書已有三亳阪尹矣地名相同者衆豈必京兆杜陵亭爲亳乎按史記秦本紀甯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引徐廣曰蕩音湯社作杜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允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

縣之界故曰湯杜也正義引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集解又引皇甫謐曰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按西戎之君以成湯之允而名其國爲亳則杜陵亭之名亳正從湯都之名亳而來何得以後之名亳者而反謂湯都之定作薄不作亳乎○又按釋地曰與葛爲鄰是湯居南亳時事若偃師之亳去寧陵之葛幾八百里何由使衆往爲之耕乎說本水經注○一統志亳城在垣曲縣西寰宇記古亳城在垣縣西北十五里縣志在縣西十里城周百四十步今謂之下亳里按此亳非湯所居之亳新志又有葛城亦屬附會○塏按寰宇記于絳州垣縣下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於亳竟以此當湯居

之亳〇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臣瓚曰湯所都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師古曰瓚說非也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曰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〇王氏鳴盛曰皇甫謐以偃師為西亳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梁國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然庚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汳水東逕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商邱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商邱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遷偃師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王惟言湯曾居商邱商邱本不名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

是亳謐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但名商邱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止數十里即如其說祇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強分為二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邱平衍與成臯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葢諸郡皆微子所封祉獨稱亳當時人或以為亳在宋地班氏云湯止於薄則此為湯嘗游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立政三亳鄭解為遷亳之民而分為三亳本一耳焉得有三而所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不足辨矣〇埜按寰宇記宋州楚邱縣云伊尹墳在縣西北十四里書序沃丁既葬伊尹於亳今驗墳西十里有亳城在東京考城縣界是書序之亳北亳也又宋州穀熟縣云亳城在縣西南三十五里莊公十二年宋御說奔亳孟子湯居亳與葛為鄰今寧陵縣界有葛相去八十里是左傳之亳南亳也王氏謂蒙與穀熟但名商邱不名亳過矣又古書亳多作薄左傳薄宗邑也則山陽之薄臣瓚謂薄是湯都其說可信鄭馬王以當五遷之二是也又左傳蕭慎燕亳或謂即亳王奔戎之亳葢西周之北土也

莊嶽

莊嶽齊城內街里名〇日知錄云莊是街名嶽是里名襄二十八年陳無宇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慶封反陳于嶽注云里名〇惠氏左傳補注云莊在鹿門之外嶽在宮門之外北門之內

海隅

海隅疑在今登州府〇爾雅云齊有海隅〇馬融尚書注嵎海隅〇薛季宣書古文訓曰嵎夷海隅諸夷虞書暘谷之地今登州也〇史記秦本紀云蜚廉為紂作石槨於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槨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于霍太山〇元和郡縣志絳州龍門蜚廉故城在縣南三里〇釋地云皇甫謐云

河東猗縣十五里有飛廉冢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而不言海隅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也○樊氏廷枚曰書君奭云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傳謂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之飛廉善走武王驅戮正在日出之地楊升菴曰飛廉助虐孟子明言戮之海隅焉得天降石棺之誕

於陵

於陵在今濟南府長山縣○釋地曰顧野王輿地記齊城東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唐張說石泉驛詩曰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嘆石泉空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耶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消河

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居幾二百里矣○樊氏廷枚曰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注曰在今淄州長山縣南按此即春秋夫于昭十年陳桓子以與子周杜注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施氏彥士曰長白山在今濟南府東百六十里之鄒平縣縣南二十里是洪稚存闕志山東北屬長山西屬章邱南界淄川葛洪云長白泰山之副嶽繡江所發源○瑬按長白山太平御覽以山中雲氣長白故名

四書地理攷卷三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鑒亮生著

地名類

京

京在今西安府治長安縣○詩地里攷云郡縣志周武王宮即鎬京也在京兆府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址淪陷爲括地志滈水源出長安縣西北滈池水經注云滈水承滈池北流入渭又云渭水東北與鄗水合朱氏曰祼將于京周之京師也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周京也王配于京鎬京也乃覯于京高邱也○陸氏嵩曰周之京師乃雒邑即王城對鎬京而言謂之東都

鎬京西都也武王雖革殷命實未遷都所謂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者周公營之未就肆後成王復使召公營之史記召公營雒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是也然成王亦仍居鎬京至平王東遷乃居于此春秋所書京師則指雒邑祼將于京之京當仍指鎬京爲是

北海之濱

北海之濱在今永平府昌黎縣○釋地云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故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誤○瑬按

一統志夷齊廟在昌樂縣孤山齊乘言宋時因孟子言居北海之濱因立廟非也

東海之濱

東海之濱在今沂州府日照縣○釋地云後漢瑯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辨其當在瑯琊海曲余謂海曲通典稱在莒縣東則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卽是其家漢崔瑗以爲汲縣人者誤○一統志東呂鄉在日照縣東舊志有太公臺臺在縣東北二十里去海里許舊址尚存臺旁溪水淸漣卽太公垂釣處又云棘津河在諸城縣東南二十里○查氏揆曰太公避紂避是

避世之避謂伏處不出非避地也故呂氏春秋首時篇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史記太公望東海上人皆本孟子而呂覽高誘注以爲河內人未知所據水經注以汲郡有太公泉及廟爲太公故居路史國名紀衞有棘津注冀之棗陽有棘津城有太公賣漿臺太公泉似皆其故居與游處所至非其所生當以東海海曲人爲是

諸馮

諸馮疑在今青州府諸城縣○孟子外書云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台邐千年一聖猶旦暮也○周氏柄中曰舜生諸馮之姚墟孫疏謂在冀州之分以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通鑑前編云姚墟在河中府河東縣未知孰是通典謂在金州西城者非也○史記正義云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邱卽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曰舜東夷之人生姚邱○奎按史記正義既曰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當以此記爲是又引會稽舊說及風土記殆不足據○一統志諸馮在荷澤縣南五十里相傳卽舜生處又舜井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姚墟在濮州南又云諸馮山在絳州垣曲縣東北五十里○查氏揆曰諸馮路史謂卽諸浮按左傳六卿相見於諸浮杜註晉地正義謂當在晉之近郊則諸浮亦未定所在顧景范謂絳州垣曲縣諸馮山在縣東北

四十里舜生諸馮卽此亦不足據竊謂史記言舜冀州人帝王世紀援神契皆曰舜生姚墟世紀又曰家本冀州與史記合則考舜之生當求之冀州其非冀州者可勿信也尙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皇甫謐曰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路史舜之先國於虞始爲虞氏系出虞幕按四岳之薦已稱虞舜明非舜所封自幕至于瞽瞍世居於虞矣稽古錄虞今河中府虞鄉縣嬀水之汭舜所居也皇甫謐曰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于河舜居其旁水經注以嬀汭爲二水而孔安國馬季長王肅杜預皇甫謐皆以汭爲嬀水之曲是也按蒲坂今解州地蓋舜世居於虞在嬀水之汭

不言姚墟者以溈汭槃之猶言姚姓之墟里在溈水之汭耳諸馮當是其地有二名此以尚書證孟子不必別爲穿鑿也或以諸馮當在濮州而通典謂在金州西城則均失也地里志漢中郡西城應劭注世本嬀墟在西北舜之居郡國志成固嬀虛在西北注帝王世紀亦云姚墟在西北水經漢水又東逕嬀墟爲灘注引世本云舜居溈汭在漢中西城縣此與杜佑皆襲應劭李賢之誤金州西城今漢中府西鄉縣也距冀州窵遠詎足信耶若濮州之溈則始於應劭謂與雷澤相近而隋乃以雷夏澤爲雷澤縣樂史謂其地有歷山姚墟其實非也惟負夏則在濮陽耳○趙氏佑曰趙注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

之地也負海者明其地之負海也考負夏衞地見檀弓注鳴條見書序史記則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且亦未嘗近海惟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惟青居大東海在其北故郡稱北海海在北如負之者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爲卽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馮山馮村葢相傳自古竊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爲斷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知歷山雷澤河濱與夫負夏壽邱頓邱之皆東土班班可考若河東之虞葢本舜祖虞幕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猶後人稱祖籍標郡望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於是諸馮遷經意隱矣

負夏

負夏在今大名府開州○周氏柄中曰檀弓曾子弔於負夏鄭注衞地史記舜就時負夏書大傳曰販于頓邱就時負夏則遷負夏乃舜貿易時事孫疏直言遷居非也○水經注泗水條云瑕邱魯邑春秋之負夏哀七年季康子伐邾囚諸負瑕是也○大事表曰杜注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邱城在今滋陽縣西二十五里○一統志瑕邱在開州東南十八里義井里寰宇記瑕邱在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高三丈○路史曰世紀云舜遷於負黍按少室一曰黍室負黍在其南定六年之負黍也杜云陽城西南有負黍亭今在登封○查氏揆曰釋名夏假也假又通

瑕史記鄭世家傳瑕索隱作甫假魏世家魏王假列女傳作瑕後漢馮異傳封陽夏侯夏音檟禮記夏楚讀若假檀弓公肩瑕師古曰創公肩假故負夏卽爲瑕邱也瑕邱有二公叔文子升於瑕邱衞之瑕邱也季康子囚邾子於負瑕魯之瑕邱也酈元注水經以爲魯衞雖殊土則一也誤甚鄭元注負夏衞地則衞之瑕邱是路史國名紀謂在濮陽東南二十里也唯酈注以魯瑕邱爲公叔之所升而路史又以衞瑕邱爲邾子所囚則交相悖矣尸子就時負夏販於頓邱帝王世紀始遷於負夏販於頓邱疑爲重文葢頓邱負夏皆在濮也又耕漁陶販舜無不爲然孟子於舜之生卒鄭重言之而中閒僅舉其負販之地于義未安按

尸子與呂覽貴因篇皆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以此訓遷庶爲得之○趙氏一清曰衞瑕邱在今開州東南三十里秦置濮陽郡卽衞之帝邱成公自楚邱遷來者也

鳴條

鳴條疑在今開封府陳留縣○地里今釋鳴條岡在安邑縣北三十里接夏縣界○括地志曰高涯原出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卽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史記云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解云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山海經曰蒼梧山帝

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路史曰鳴條在河中府安邑或云陳留平邱有鳴條亭然湯伐桀與三朡昆吾同時三朡在定陶鳴條義不得在陳留又安邑有昆吾亭顯其非是也○焦氏循曰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伐三朡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鬷亭三鬷卽三朡由鳴條遂伐三朡則鳴條當亦不遠其所在則未詳也鄭康成以爲南夷地名蓋檀弓謂舜葬於蒼梧之野而孟子卒于鳴條又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子云困桀鳴條擒之焦門又云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南巢卽焦門在今江南巢縣均與鳴條貫故

鄭意鳴條之在南也呂氏春秋曰舜葬於紀市註云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畢氏沅曰墨子云舜葬南己之市御覽引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巳案路史注紀卽冀故紀后爲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尤失之梁伯子云困學紀聞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閻百詩曰海州蒼梧山卽山海經之郁山無舜葬於此之說○一統志曰隋書志東海縣有鬱林山寰宇記謂之蒼梧山在東海縣東北二里○震澤長語曰何孟春注家語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塈按

路史雖駁鳴條在陳留之說然陳留去定陶不遠說似可從

畢郢

畢郢在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括地志曰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周公墓在雍州咸陽縣北十三里畢原上又曰安陵故城在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也○畢氏沅曰孫宣公孟子音義郢音程亦作程高注呂覽畢程畢豐蓋以豐卽程也畢豐皆在咸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乃徙豐焉是豐程不得爲

一地雍錄云豐在鄠縣程在咸陽東北○汪氏中曰趙注止云畢郢地名僞疏則云郢楚都在南郡此固遠不相涉按周書史記解畢程氏以古呂氏春秋武王常窮于畢程矣周書王季宅程又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召南譜正義云程亦在岐是周地之小别然則郢程程止一地形聲小異耳○鎣按詩地理攷引皇甫謐云豐在京兆府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又引孔氏云從鮮原徙豐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則程郎鮮原畢豐不得爲一地畢程則得爲一地矣○劉氏台拱曰漢書地里志右扶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其西有

畢陌一名畢原皇甫謐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志畢原即咸陽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謂畢也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號杜佑曰王季都畢通國內言之春秋傳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太王所邑而岐之小别也故係岐言之曰岐周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别也故係畢而言之曰畢郢又據畢地有二其一文王墓也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皐覽周文王武王冢在京兆長安縣鎬京聚東杜中而括地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卒於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别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駰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亦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

幽州

幽州在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釋地云此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二州分冀州東北地爲幽州其地廣孔疏云流四凶時未作十二州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

據後定言之也非是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今密雲縣○史記堯本紀作流共工于幽陵莊子在宥篇作流共工于幽都○書鄭注云北裔之地○樊氏廷枚曰爾雅釋地燕曰幽州以昭余祁爲藪而北據易水是殷之幽兼周之幷也周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以醫無閭爲鎭而南至淄水是周之幽兼殷之營也舜典分冀爲幽禹貢復省幽入冀

南河之南

南河之南當在今歸德府虞城縣○周氏柄中曰集註南河在冀州之南則豫州也史記集解引劉熙孟子注曰南河九河之最南者案九河鬲津最南鬲津在鬲縣今濟南

府德州有鬲縣故城則舜避朱在兗州也張守節謂濮州鄄城縣偃朱故城即舜避朱之處濮州今屬山東曹州府亦古兗州地但豫河爲南河見於禹貢以九河之最南者爲南河則書傳無此稱也○姚氏鼐曰舜耕歷山漁雷澤作什器陶邱販於頓邱就時負夏此皆曹濮衞地在南河之南然則避堯子于南河之南者舜國也既而不得終於諸侯于是都蒲坂舜始居衞濮也孟子謂之東夷自東夷而蒲坂故孟子謂之中國舜避堯之子曰平陽而東南至南河逾河而至於衞濮而堯子在平陽爲國君而守宗祀如舜不更建都邑則無都矣是以之蒲坂也武王勝殷猶不取紂之故都以畀武庚居焉況其在舜乎惟禹亦然鄭

康成注尚書大傳謂負夏衞地是也而云歷山在河東則非也曾子固以爲指歷城南山其相去猶遠按春申君說秦王曰割濮歷之北元和郡縣志雷澤縣西北歷山舜所耕此則與其漁陶類相次疑近是矣又其地西去梁國虞縣不遠故舜居也書所謂嬪于虞者也若河東之有虞城蓋有虞氏既都蒲坂之後而名之耳舜居深山之中固兗州之歷山也徙而城都者梁國之虞縣也皆南河之南也嬀汭不能言其處然宜亦在兗豫之間皇甫謐乃因虞城而附會謂嬀在河東此何據耶吾謂虞思之國蓋在河東之虞城以其承商均以來之故都且羿方强盛滅相于濮陽少康必遠避之以居河東奈何後儒反以梁國之虞爲虞思之國而河東之虞反爲舜末爲天子之故都哉○塗按河東虞城在今蒲州府虞鄉縣

陽城

陽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釋地曰陽城山名趙注云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案漢潁川有陽城縣以有陽城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三十里安得即云嵩山下之深谷歟○劉熙注云陽城今潁川陽城

桐

桐在今河南府偃師縣○釋地云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

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放處應在此今歸德府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人言湯亳爲偃師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能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宋氏翔鳳曰閻說非也史記伊尹放之于桐宮集解引鄭元曰有王離宮焉正義引地道紀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此尸鄉正在偃師不必以空桐桐宮同字遂附會在虞城也○塗按寰宇記于解州聞喜縣云桐鄉故城在縣西南八里俗以此城爲伊尹放太甲處今按放太甲處爲尸鄉在偃師界非聞喜也又於絳州曲沃縣云桐鄉城在縣西南放太甲於桐是此地誤矣

垂棘

垂棘疑在今澤州府治鳳臺縣○澤州府志云垂棘在府治東北三十里高都村古晉城縣遺址也村南垂棘洞在焉內有石堅而潤瑩澤而光潔又東漢志高都博物記云縣南地名炢垂垂棘之璧出此○周氏柄中曰高都之垂不名垂棘漢志亦不言産玉恐屬附會

屈産

屈産當在今汾州府石樓縣○周氏柄中曰漢書地里志河東郡北屈縣師古注即晉公子夷吾所居劉昭後漢志注杜佑通典並云晉有屈産之乘即此樂史寰宇記晉石樓有屈産泉相傳昔有日馬毋飲茲泉生得龍駒晉屈産之乘葢此地所生良馬也案据劉杜說則屈地所産之馬

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是据樂史說則是地名在今汾州府石樓縣閻百詩謂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也斥樂史為附會然趙岐何休並云屈産地名則樂史亦自有本也○地里攷實云杜注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爲北彙纂云今平陽府吉州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故城按韋昭曰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水經注引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于南屈路史國名紀隰州有故屈城南屈也隰之吉縣北二十一里有故屈城即北屈也○塗按水經河水又南過土軍縣西酈注云縣有龍泉出城東南道左山下牧馬川川上多産名駒駿同滇池天馬則其說久矣

石邱

石邱未詳○孫疏云宋地名○塗按石邱或以爲在今衛輝府汲縣明一統志云石邱在衛輝府胙城縣東北三十里相傳漢成帝時星隕之石據此則不可以當孟子之石邱矣

河西

河西在今衛輝府淇縣○釋地云趙注淇水名衛詩竹竿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于河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而河西善謳○樊氏廷枚曰史記衛居河淇閒故商墟案即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間

高唐

高唐在今濟南府禹城縣北○大事表云襄十九年夙沙衛入於高唐以叛二十五年祝佗父祭於高唐有齊別廟蓋齊之宗邑也穆孟姬爲陳氏請之陳氏始大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北四十里

南陽

南陽在今泰安兗州二府境○周柄中曰戰國時有三南陽一屬韓即今南陽府是也一屬魏今懷慶府修武縣是也此南陽地屬齊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釋地云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案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

立僖公以城魯注齊下邑史記楚攻齊之南陽索隱云齊淮北泗上地皆是實指其地竊疑南陽是總名如晉合溫原欑茅之地俱謂之南陽不得指以一處全謝山曰南陽即汶陽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案左傳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謂之汶陽之田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汶陽即南陽全說是也○大事表曰定十年齊人歸三邑：汶陽邑在今兗州府寧陽縣境又杜注泰山博縣北有龜山案博縣爲今之泰安府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與泰安縣接境○姚氏鼐曰泰山之南汶水之北曰南陽大行之南南河之北曰南陽太室之南漢水之北曰南陽古者泰

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也南陽者魯地也自春秋以來齊侵魯而有之齊南境包泰山外矣武王封周公於魯方百里也成王益啟伯禽之宇至方四百里故太史公封伯禽康叔于魯衞各四百里其後北爲齊侵南爲楚侵魯之削也滋甚魯餘方百里者五開方之得方二百二十里有奇視其封于成王時四百里之地削過半矣然于周公始封百里猶贏五分之四也○全氏祖望曰南陽即汶陽益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即襄十年

逆臧孫之地又南逕博縣即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即成二年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讙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也又西南爲郈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也

葵邱

葵邱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三十里○僖九年會於葵邱杜注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地里攷實曰彙纂云據後漢志西安縣有蘧邱里亦名渠邱即古葵邱也今

青州府臨淄西三十里有西安故城葵邱在其處今按水經注西安縣之渠邱時水所逕齊西之葵邱系水所逕則是二地京相璠曰葵邱在臨淄西五十里若渠邱在西安者齊大夫雍廩邑昭十一年傳齊渠邱實殺無知杜注齊國西安縣有渠邱則合渠邱葵邱爲一非也○全氏祖望曰杜預以爲葵邱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豫之理然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故桓公特爲會于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至于晉侯已經赴會以宰孔之言而還而是歲獻公卒桓公爲之討亂置君則宰孔以爲不復西略者其言虛矣○括地志云葵邱在

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一百五十步郭內卽桓公所會處也○水經注河水篇云汾水西徑郯邱北故漢氏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邱故謂之方澤邱卽郯邱也許氏說文稱從邑癸聲河東臨汾地名矣又泗水篇云黃溝自城南東逕葵邱下齊桓公合諸侯于葵邱卽此地也又淄水篇云系水又西逕葵邱北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邱地若是無庸戍之引河東汾陰葵邱山陽西北葵城宜在此非也余原左傳連稱合無寵之妹候公于宮因無知之絀遂害襄公若出遠無代寧能謀及婦人而爲公室之亂乎又漳水篇云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鄴西三臺是也○

璧按葵邱有四俱見水經注河東郯邱似名從漢起非齊桓會處鄴縣之葵邱春秋時屬衞後入晉管子所謂築五鹿中牟鄴者也今彰德府臨漳縣也考城既非西略汾陰又不宜晉不與則在鄴地似爲近之又水經注淸水篇引京相璠曰河內山陽有邘城拔山陽今之修武縣此地名郯無葵邱之目京相璠疑爲連稱戍地非也

范

范在今曹州府北百六十里之范縣○釋地云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又半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施氏彥士曰孟子書有兩之齊其一由平陸之齊其一自范之齊夫范在平陸西二百餘里自范者或可由平陸而由平陸則必不旦經于范以地理證之則自范之齊當在孟子五十四歲去梁時也考大梁在今開封府齊都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而范則范武子故邑爲齊西南邊邑當時惟去梁適齊故路出於范若由鄒或由平陸當徑向東北矣何事西北至范迂廻三四百里而後折而東北哉且孟子明云於崇吾得見王方之班以崇爲崇武今東昌府聊城縣有崇武驛古聊攝地也又在范邑東北百餘里自范之齊或值齊王行邊至崇得見未可知也○江愼修曰士會所食之范當在山西平陽府境與濮州東北六十里之范縣無涉○大事表曰山東濮州

范縣爲晉范武子封邑世多疑之以晉當春秋中葉不應拓土至此季氏私考遂以爲隨之別名此甚非也余嘗攷之武子之封范葢自宣十五年晉人滅潞之後始也案宣十二年邲之戰稱隨武子十五年荀林父滅潞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晉侯請于王命爲太傅王享之其時止稱武子而不稱隨十七年請老遂稱范武子以後世稱范意范爲赤狄潞氏地晉滅其族而因以爲武子賞功之邑耳何則滅潞之役士會荀林父二人同功荀林父賞狄臣千室士伯諫不殺林父猶予以瓜衍之縣士會滅甲氏留吁豈獨無賞傳但載其將中軍爲大傅而偶遺其封邑耳其范之爲狄地何也春秋時狄之疆域甚遠伐邢而邢遷夷

儀撫邢之故地入衞而衞遷楚邱處衞之故墟其後晉伐齊魯曹濮之境狄地實相犬牙而晉猷之世以蒲屈爲邊宋蒲屈爲今平陽府隰吉二州之境自此以東皆狄地故曰狄之廣莫狄之東爲衞衞之東爲齊故其時晉之與齊甚遼遠齊桓會盟無由至文襄之世猶隔絶文公伐曹必假道於衞是則未滅潞氏以前晉決無由得范地既滅潞氏二年而武子遂封范中間不聞別侵齊魯故知范爲狄之故地無疑當是時楚方强横服鄭伐宋晉概置不問而郤缺士會專致力于狄以爲爭無益之虛名不如爲拓土之實計故求成以攜其黨滅留吁甲氏以盡其族自是以後衞之故封如河內朝歌邯鄲百泉之地悉爲晉邑幾有

中原大半與齊魯衞三國爲鄰境鞌之戰遂卷甲而長驅入齊矣後東昌之冠縣爲晉冠氏邑邱縣爲晉乾侯邑而齊烏餘以廩邱入晉廩邱亦范境此皆宣公以後之晉非宣公以前之晉也

棠

棠在今萊州府即墨縣南○大事表云春秋棠有四隱公五年公觀魚於棠魯濟上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十二里又襄二十五年齊棠公杜注齊棠邑大夫今爲東昌府之堂邑縣又襄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今爲江南江寧府之六合縣又襄六年滅萊萊共公奔棠杜注棠萊邑今膠州即墨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襄十八年齊侯將走郵棠即此○顧炎武山東攷古錄云當時即墨爲齊大都倉廩在焉故發棠即萊邑也○一統志棠鄉在平度州東南甘棠社在昌邑縣南八十里

四書地理攷卷四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蓮定生著

國名類

殷

殷始都于商在今商州○地理攷實曰八遷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邱三也冥離商邱奉命治河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復歸商六也湯自商邱遷亳七也自穀熟遷偃師八也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自耿遷庇南庚遷奄盤庚自奄遷北蒙○釋地曰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都河北者四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

縣西南三十五里即湯所都一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即仲丁所遷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四十四里即盤庚所遷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而都者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圮自祖乙前已爲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此○梁氏玉繩曰自契至湯八遷本記止言湯之一遷餘皆不載攷書疏曰世本昭明居砥石荀子昭明居砥石遷于商左傳相土居商邱是三遷也竹書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冥之子振也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商邱不知何世是五遷也路史國名記云上甲居鄴是六遷也而水經注又引世本云契居蕃是七遷也并湯爲八釋文謂八遷惟見四孔仲達數砥石商邱及亳爲三而連契之居商爲四遷非也又曰五遷無定處僞孔傳以湯徙亳仲丁遷囂河亶甲相祖乙耿并盤庚居殷爲五馬鄭王肅以商亳囂相耿爲五兩者皆非上文云自契至湯八遷則不應通數成湯明甚而盤庚當作誥之時尚未徙殷尤不應列于五遷內矣考竹書仲丁元年遷囂河亶甲元年遷相祖乙元年遷耿二年圮于耿遷庇南庚三年遷奄是之謂五遷紀于前之八遷書其一而遺其七於後之五遷書其三而失其二豈非疎乎盤庚至紂都復數徙史亦不盡書

也又祖乙自相徙耿自耿徙庇書序專言篇名故但云祖乙圮于耿作祖乙而不及相圮遷耿事祖乙之篇正作于遷庇時故云圮于耿不云遷于耿也僞孔傳誤連上文遂改爲圮于相遷于耿孔疏謂孔傳與經言大不辭亦頗糾爲傳之失乃復引康成說祖乙去相居耿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因不再徙而又誤讀竹書以爲祖乙圮耿遷奄並非○瑬按盤庚所遷之殷或以爲北蒙或以爲偃師按書盤庚之誥言適于山當以偃師爲是

夏

夏都于陽翟在今開封府禹州後徙安邑在今解州安邑縣○姚氏鼐曰世本曰禹居陽城蓋在嵩山下嵩山古曰

崇山故禹國曰崇國既而不得終于諸侯于是都陽翟漢志陽翟禹所居啟有鈞臺之享鈞臺在陽翟帝發至桀其閒乃遷河東安邑故桀之國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臣瓚謂桀都河南其說誤矣○地理志北海郡平壽應劭曰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臣瓚曰斟尋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為值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我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望瞻于有河即河南是也

周

周在今西安府長安縣成周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地理攷實曰文王都豐今西安府鄠縣南有酆城武王都鎬鎬在豐水之東豐在豐水之西相去二十五里平王遷都王城今洛陽縣西河南故城是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縣東洛陽故城是也按王城漢河南縣即郟鄏敬王徙都成周即郟邑其故城在今洛陽東北二十里二城相去四十里○大事表曰今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即王城故址周公營洛邑澗水東瀍水西南繫乎洛水北因乎郟山自平王東遷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遷成周王城廢至赧王復居之○攷實又曰周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為周桓公傳之威公惠公武公文君秦滅之遷於憚狐是為西周西周惠公別封少子班于鞏以奉王于成周號公諡爲惠公傳之其子傑秦復滅之遷于陽人聚是為東周二公封邑之殊又于洛邑二城內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也○大事表曰東遷後王畿疆域尚有今河南懷慶二府之地兼得汝州跨河南北有虢國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有申呂南陽之地以控扼南服又名山大澤不以封虎牢崤函俱在王略襟山帶河晉鄭夾輔光武創業之規模不是過也平桓莊惠相繼百年號令不行諸侯攘竊王不能張皇六師更復披析其地以為賞功酒泉賜虢虎牢賜鄭至允姓之戎入居伊川晉滅虢而鎬京之消息中斷楚滅申而南國之窺伺方張至溫原蘇忿生之田與鄭復以

賜晉則畢大河以北委而棄之由是懷慶所屬七縣原武屬鄭濟源修武孟縣溫縣屬晉王所有者河內武陟二縣及河南府之洛陽偃師鞏縣嵩縣登封新安宜陽孟津八縣汝州之伊陽魯山許州府之臨潁縣與鄭接壤而已○地理志云今之河南維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又曰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

杞

杞都于雍邱今開封府杞縣後遷淳于今青州府安邱縣○地理攷實曰杜注杞國本都陳留雍邱縣推尋事跡桓

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
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彙纂云雍邱今開封府
杞縣淳于今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有淳于故城今
按史記索隱云周封杞居雍邱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
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東邑也據此則春秋之
前已遷青州而近莒矣青州去雍邱甚遠杞得國於此或
由周王改封之疏謂雍邱淳于郡別而境連者大誤○大
事表曰緣陵在今青州府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今
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

宋

宋都于商邱在今歸德府治商邱縣○地里攷實曰疏云

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都商
邱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彙纂云今河南歸德府治商邱縣
卽漢睢陽故城在縣南○大事表曰昭八年魯蒐于紅自
根牟至于商衛釋例云商宋一地是也今城西南有商邱
周三百步世稱閼臺○地名攷略曰孔穎達云微子初封
于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今爲湯後奉向第
封之而已以有武庚爲嫡屬故未爲湯後至是始主湯祀
也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契孫也相土居商
邱則商邱本殷舊都武王因以封微子耳襄十年宋公享
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桑林者宋人享祖廟之樂也書傳
言湯禱于桑林之社而雨昭二十一年宋城舊鄘及桑林

之門可見桑林卽在商邱之境矣廟社所在非舊都而何
又按服虔云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號誤也詩天命元鳥
降而生商鄭康成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
商縣是也孔穎達曰若契之居商卽是商邱不得云相土
因閼伯若別有商地則湯之爲商不是因相土矣○大事
表曰宋在春秋兼有六國之地宿偪陽曹其見于經者也
杞戴及彭城則經傳皆不詳其入宋之年而地實兼併于
宋其封域全有河南歸德府一州八縣之地開封府之杞
縣封邱縣有宋之長邱蘭陽縣有宋之戶牖衛輝府之滑
縣有宋之城鉏陳州府治之淮寧縣有宋犨地西華縣有
宋鬼閻地又江南徐州府之銅山縣沛縣蕭縣潁州府之

太和縣山東兗州府之金鄉縣嶧縣泰安府之東平州後
滅曹又得曹州府之曹縣荷澤縣定陶縣○又曰自三監
作孽武庚反叛周公誅武庚而封微子於宋豈非懲創當
日武庚國于紂都有孟門太行之險其民易煽其地易[illegible]
而商邱爲四望平坦之地又近東都日後雖子孫自作不
靖無能據險爲患哉故殷之遺民屬之懿親康叔而杞宋
接壤俱在開歸匪特制馭亦善全先代之後宜爾也入春
秋時宋乃有彭城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故終春秋
之世宋最喜事齊興則首附齊晉興則首附晉悼公之再
伯也用吳以犄楚先用宋以犄吳實予彭城取道楚之披
彭城以封魚石也非以助亂實欲塞夷庚使吳晉隔不得

通也晉之滅偪陽以畀宋也非以德宋欲宋爲地主通吳
晉往來之道也蓋彭城爲宋有而柤爲楚地偪陽爲楚與
國皆在今沛縣境如喉嚨中之有物宋有偪陽而吳晉相
援如左右手矣故當日楚最仇宋常合鄭以窮宋亦以力
逆悼公已服鄭不復恃吳吳闔廬之世力足以制楚不復
專賴晉而宋于是晏然無事是彭城之係于南北之故者
匪小而宋常爲天下輕重者以其有彭城也自後吳日强
橫齊魯俱被其毒害而宋始終不受兵亦以前日爲東道
主之故而黃池之役吳歸道自商魯王欲伐宋太宰嚭曰
可勝也而弗能居蓋杞宋舊封其非險阨之地久矣○地
理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

壽張皆宋分也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
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
濟陰東平楚得其沛

陳

陳都於宛邱今在陳州府治淮寧縣○杜注今陳國陳縣
○說文云陳宛邱也舜後嬀滿之所封也○毛傳譜曰陳
者太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
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
於宛邱之側○一統志厄臺在淮寧縣南一里許即孔子
絕糧處又名弩臺○路史曰伏羲氏都於苑邱故陳爲太
昊之墟又曰黃帝後姬姓國有陳今鳳翔寶雞故陳倉有

陳山非宛邱

齊

齊都于營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地理攷實曰彙纂云
太公所封國都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北營邱城是也後胡
公徙都薄姑則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今按臨淄故城在
今青州府北五十里又名齊城漢書臣瓚注謂臨淄城中
有邱即營邱故營邱與臨淄爲一也若北海郡治之營陵
臣瓚謂即春秋之緣陵其非營邱明矣應劭以營陵爲營
邱今昌樂縣漢爲營陵地隋於此置營邱縣一統志謂昌
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社即太公所封之地又於臨淄縣
注云本齊營邱地漢置營陵縣爲北海郡治誤矣○括地

志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水經注臨淄縣城
中有邱淄水出其前經其右故有營邱之名天齊池在青
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曰齊之所以爲齊者以天
齊也又曰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殷時有逢伯
陵殷末有薄姑氏爲諸侯國○漢書地里志齊郡臨淄縣
下云師尙父所封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泲應劭曰齊獻公
自營邱徙此臣瓚曰臨淄即營邱晏子曰始爽鳩氏居之
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邱今齊之
城中有邱即營邱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築營之邱言於營
邱地築城邑○瑬按地里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曰營邱
應劭曰師尙父封于營邱陵即邱也師古曰臨淄營陵皆

曹營邱地應說固非師古以爲兩地皆號營邱亦誤矣○趙氏一清曰獻公徙薄姑都治臨淄見于史記齊世家應邵說誤啟後人之疑然太公始封宜在北海史記云營邱邊萊故萊人與之爭國寰宇記濰州昌樂縣有古營邱城云本夏商已前故國太公所封之處明其不在臨淄也迨獻公新造斯邑猶取故稱故臨淄亦有營邱之號而春秋之先杞自雍邱僻處東夷魯僖十五年桓公城緣陵而遷之棄地閒田市恩鄰國以收救患分災之美霸者所爲大率類是故營陵又有緣陵之目遂爲淳于公之都邑矣不然東樓之裔既非強大焉能與泱泱表海之邦爭此逼處之土乎且賈所引晏子對景公之語本在薄姑而移之臨

淄故知所傳之誤因學紀聞云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詩正義云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于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顧祖禹曰呂氏春秋太公封營邱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其後五世胡公徙薄姑六世獻公徙臨淄蓋自東而西也又云顧野王云班志言臨淄名營邱此猶晉遷于新田而仍謂之絳楚遷于郢而仍謂之郢蓋因臨淄城中有小邱而因謂之營邱也○高氏士奇曰營邱有二說諸家卒之多左祖班氏營邱邊萊之說似亦近理然均之相去甚遠也安知當日之臨淄不

邊萊乎至於呂氏春秋言海阻山高二邑苦不然未宜執此以立論又史記原云獻公率營邱人以攻胡公是獻公據舊都已久其徙薄姑都治臨淄不過遷齊國之廟社以就已復新其名曰臨淄耳若緣陵爲封杞之邑哀十四年宋向魋請以鞌易亳公曰宗邑也不可夫以宗邑封公族且不可況異姓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皇覽曰呂尚冢在臨淄城南十里此亦可爲一證蒲姑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一統志臨淄故城在今臨淄縣北八里亦曰齊城自齊獻公以下皆都此○大事表曰齊在春秋兼併十國之地紀鄣譚遂郭陽萊七國之滅見於經如莒之故封介根及牟介二國俱不詳其滅之何年其疆域全有青州濟南

武定登州萊州五府之地獨青州府之安邱諸城二縣闕入莒地後入魯又東昌府之聊城爲聊攝堂邑縣爲棠邑茌平縣爲重邱泰安府治與魯接境又兼有東阿肥城平陰及東平州斗入兗州府之陽穀一縣沂州府之蒙陰一縣與魯衛錯壤又曹州府之范縣爲齊廩邱及顧地則齊晉宋魯衛五國交錯處也直隸天津府之慶雲縣爲齊無棣地○又曰齊於春秋號大國然以山東全省計之兗州強半屬魯泰安與魯參半東昌晉衛錯處他如青州濟南魯地犬牙其間齊所全有者武定登萊三府及曹沂所屬數縣而已其形勢要害不如晉幅員廣遠不如吳楚徒以東至海饒魚鹽之利西至河憑襟帶之固南至穆陵有大

塞之險北至無棣收廣漠之地用管子之計官山府海遂成富強爲五伯首豈惟地利抑亦人謀之善也然管子以圖伯者陳氏亦用以竊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以國爲餌　成篡奪器一也而操之者異豈非得其人則用以興失其人則遂以亡歟○地理志齊地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淸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

魯

魯國于曲阜今在兗州府曲阜縣○地理攷實曰蒐纂云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外城卽伯禽所築古魯城也今按曲

阜本奄國都成王滅奄乃封魯又按明堂位言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魯頌言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則魯之封域蓋廣矣大畧計之北與齊分太山西與曹分濟水南近邾滕而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鄰於宋東跨蒙陰抵諸城濱海東南與莒爲鄰則七百里有過之無不及也雖其閒不無後世增擴然亦止能侵小豈能并大其附庸之國則任宿須句顓臾根牟鄫鄅牟極鄟邿所占地固多然謂魯之實封僅于百里則魯豈止曲阜一縣乎孟子蓋爲當時諸侯土地過制者狹小言之非實錄也○璧按孟子所言自是武王初封之制明堂位所言則成王斥大土宇爲之也○又按史記越滅吳與魯泗東地方百里則亦魯益地之事也○高氏士奇曰曲阜少皞之墟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杜注窮桑少皞之號地在魯北帝王世紀少昊帝是爲元囂降居江水有聖德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于曲阜後漢志魯國卽奄國而杜預不主是說其注因商奄之民但曰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卽屬魯懷柔之按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因以封周云夫周公已封于武王時成王乃以奄地益之其非一地可知孔穎達曰奄東方之國近魯之地是矣今志言曲阜舊城卽古奄國或云奄城在縣東二里○大事表曰魯在春秋兼有九國之地極項根牟鄟邿魯所取也向須句鄣鄅則邾莒滅之而魯從

而有之者也其疆域全有兗州府之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汶上濟寧州嘉祥八州縣之地後兼涉滕縣鄒縣嶧縣與邾接境又泰安府之泰安縣與齊接境兼有新泰縣萊蕪縣沂州府治及費縣沂水縣曹州府之鄆城縣爲魯西鄆鉅野縣爲獲麟處城武縣單縣爲高魚邑涉范縣界又兼涉青州府之安邱諸城二縣與莒接境又河南陳州府項城縣爲魯所滅項國地又涉江南之海州○又曰魯平衍無高山大川爲之限隔無魚鹽之利爲之饒沃故終春秋之世常畏齊而附晉又其西南則宋鄭衛及邾莒杞鄫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務易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邾向鄫取之莒而邾則空其國都致邾

衆退保嶧山與莒爭鄫無寧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既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然終不能抗衡齊晉豈特其君臣之孱弱亦其地當走集以守則不足以固以攻則不足以取勝也徒以周公之後世爲望國爲晉楚所重至戰國猶存耳地理志云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〇又曰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四書地理攷卷五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瓖亮生著

國名類

衛

衛都于朝歌在今衛輝府淇縣〇杜注衛國在汲郡朝歌〇疏曰譜云康叔居殷墟今朝歌是也文公徙居楚邱成公徙帝邱今東郡濮陽是也〇地名攷略曰杜佑云衛縣西二十五里有古朝歌城是古朝歌與衛縣復非一地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有朝歌城張洽集傳以爲在淇縣北關西社是也據漢置朝歌縣原在衛都不知從于何年又相州圖經安陽紂都也戰國策紂聚衆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邑正在二水間相州爲今彰德府據此則康叔未嘗仍紂之都然水經注所述川渠之迹甚明當以淇縣爲是〇水經注云淇水又東右合泉源水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流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本沬邑也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也紂都在禹貢冀州大陸之野卽此矣今城內有殷鹿臺紂昔自投于火處也地居河淇之間戰國時皆屬於趙〇高氏士奇曰祝鮀曰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此衛之疆域也杜註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澤有閻衛所受朝宿

邑葢近京畿相土東都爲湯沐邑王東巡以助祭泰山今按圖田藪在中牟縣境有圃之土即圃没所爭者乃周地相土東都或以爲相州因河亶甲居相爲名非也相土爲契後六世君居商邱者其東都不知所在孔頴達曰言其王職猶魯之許田葢近王畿會王東蒐從王巡狩猶鄭之祊田葢近泰山也斯言諒矣○又曰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邱縣一在漢已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邱爲名已氏春秋時爲戎州在晉時濟陰之城武居東濟陽之已氏居西兩相鄰並成武之西南即已氏之東南楚邱亭漢晉屬成武而隨時或割隸于已氏故取以爲名今在曹縣東南四十里此楚邱之在南者也一在漢白馬縣即水經註所

云者尋改名衛南杜佑通典云白馬春秋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邱也元和郡縣志云隋置楚邱縣後以曹縣有楚邱改名衛南朱子集傳云漕楚邱皆在滑州其故城在今滑縣東六十里此楚邱之在北者也○又曰鄭箋云自河以東夾于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邱之旁邑及其邱山審其高下所依乃建國焉然則楚邱與漕本爲一地而在衛東明矣孔頴達云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邱在於其間東有河西有濟故曰夾于濟水若城武之楚邱則在濟外不夾於河濟矣攷漢白馬縣在朝歌東當日衛之遺民渡河野處其去國都故不當遠但邱漕邑楚邱非二地則異解息矣至于唐宋以來之曹縣郭漢

之成武乃古之曹國與衛漕邑自別也○焦氏循曰漢書地里志山陽郡成武有楚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杜於隱七年之楚邱及僖二年之城楚邱並云衛邑則固以齊之所城戎之所伐爲一地也庚成時成武屬沛陰不屬東郡而疑在東郡界中者葢不以成武之楚邱爲衛之楚邱也見正義引鄭志水經注濮水枝津上承濮渠東逕鉏邱縣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爲楚邱非也然則京相璠始以濮陽有楚邱酈氏既斥其非矣唐人作括地志乃以爲在滑州衛南縣通典元和郡縣志皆言衛文公自漕邑遷於楚邱即衛南縣太平寰宇記於澶州衛南縣言楚邱城在縣西北四里

然於宋州楚邱縣又云古之戎州即已氏之邑景山在縣北三十八里是兼兩地言之至歐陽忞言拱州楚邱非衛之所遷縣近世學者遂以楚邱爲在今滑縣西成武之楚邱在今曹縣而戎所伐與齊所城竟分兩地矣余按閔公三年立戴公廬于漕僖公元年諸侯城楚邱封衛於是去曹遷楚邱十二年爲狄難諸侯城衛楚邱之郛十八年二十一年狄皆侵衛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於帝邱是必帝邱可以避狄故去楚邱而遷此若楚邱在滑縣則與帝邱接壤相去不足百里狄可圖楚邱於滑獨不可圖帝邱乎必不然矣惟楚邱在成武爲衛之東南與宋魯接壤狄人出沒於此凡侵齊侵宋侵衛皆在於此帝邱西憑大河

北擁清濟地近於漕實遠於楚邱自遷之後狄乃移患於
魯宋雖文公十三年乘衞侯在會亦爲患於邊不足爲衞
難矣故未遷則苦之既遷且乘狄亂侵以報之蓋狄雖無
定而出沒之地亦有常處河濟之間非其所及矣襄公十
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卽此楚邱也是時晉悼公與魯衞
諸君會于柤遂滅偪陽柤與偪陽俱在漢彭城國在今邳
州之北自此歸國道經楚邱葢由衞渡河時以偪陽與宋
公故宋享之而道實不由宋故享於衞之楚邱不致晉侯
于宋而享之者尊晉也楚邱衞之舊都城郭宮室必完美
享之於此有行禮之地也○瓚按水經注云河水分濟于
定陶東合黃水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邱西郡國志曰城

武縣有楚邱亭卽詩所謂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也又東北
逕成武西是主城武之楚邱矣又云白馬濟有白馬城衞
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是又主衞南矣兩說聚訟究以城武
爲是○僖三十一年衞遷于帝邱杜註今東郡濮陽縣故
帝顓頊之虛故曰帝邱○高氏士奇曰梓愼曰衞顓頊之
虛也夏爲昆吾氏所居國語曰昆吾爲夏伯今開州東二
十里有顓頊城一曰東郭城城里昆吾臺是也又左傳衞
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卽知夏后相亦嘗居此城東南
有浚城又有寒泉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其後又曰濮
陽以地在濮水北也○大事表曰衞之始封兼三監之地
封域本大後再遷至帝邱而其舊封多入于晉其地有今

之直隸大名府之開州及府治元城縣魏縣長垣縣廣平
府之邯鄲縣爲邯鄲邑旋入晉河南衞輝府之淇縣爲朝
歌汲縣爲河內輝縣爲百泉後俱入晉滅邢有順德府邢
臺縣地後亦入晉僅有滑縣之楚邱及漕地又兼涉懷慶
府修武縣界有彰德府之安陽縣內黃縣林縣歸德府之
睢州爲襄牛地又錯入開封府之封邱縣山東曹州府之
濮州爲城濮地曹縣爲南楚邱地又錯入兗州府之陽穀
縣泰安府之東阿縣地多與諸國相交錯也又曰衞地西
鄰晉東接齊北走燕南拒鄭宋楚之與晉爭伯也爭鄭宋
而衞不受兵以鄭宋南面爲之蔽也晉文城濮之戰楚始
得曹而新昏於衞葢欲爲遠交近攻之計結衞以折晉之

左臂使不得東向爭鄭也故晉文當日汲汲焉首事曹衞
豈惟報怨之私亦事勢有不得不爾晉欲救宋則不得不
先伐衞晉欲服鄭亦不得不先服衞衞服而鄭與諸國從
風而靡矣葢衞踞大河南北當齊晉鄭楚之孔道晉不欲
東則已晉欲東則衞首當其衝曹衞以北方諸侯而爲楚
之役天下幾不復知有中夏此晉之用兵所以不獲已也
自是以後衞幾同晉之鄙邑其曹濮之地與晉犬牙錯互
宣成之世屢受齊師每有齊師則乞援於晉至春秋之季
年晉鄭之大夫擅權孫林父以戚如晉晉取衞懿氏邑六
十與孫氏戚近帝邱衞都肘腋之地世爲孫氏邑自是衞
非復衞有并不爲晉有而爲晉衞大夫所營狡兔之三窟

也失其地利首受强鄰之見侵繼受叛臣之桀驁衛之爲衞亦可哀哉

唐

唐都於平陽在今平陽府治〇說文陶再成邱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于陶邱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〇段氏玉裁曰定陶故城在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南古陶邱在焉堯始居於陶邱後爲唐侯故曰陶唐氏〇漢書地理志中山國唐縣堯山在南應劭曰故堯國也唐水在西〇壑按唐縣是堯所封地一統志云陶唐城在太原府清源縣東南四十里

虞

虞都於蒲坂在今蒲州府治永濟縣〇史記集解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今上谷也正義云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蒲坂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坂故城是也〇壑按全氏祖望正皇甫謐云或言潘潘當爲㶏爾雅云㶏大水尾下郭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㶏

九夷

九夷今高麗地〇說文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種也西南僰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惟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〇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〇漢書地里志云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〇皇侃義疏云四方東有九夷一元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南有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僬僥四跂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軹八旁春西有六戎一僥夷二依貊三織皮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北有五狄一月支二濊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也〇劉原父七經小傳云九夷蓋在徐州莒魯之閒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也周末時戎夷與中國雜居仲尼周流其羈旅之際適偶可居九夷耳非必

懟中國莫能宗己而去之也〇呂東萊大事記云史記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以此考之九夷之地略可見方孔子在陳蔡相去蓋不遠也〇壑按孔子自是乘桴之意不必以爲中國之夷

蔡

上蔡在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新蔡在今汝寧府新蔡縣下蔡在今壽州北三十里〇地里志汝南郡上蔡縣云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汝南郡新蔡縣云蔡平侯自蔡徙此後二世徙沛郡下蔡縣云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吳取之〇遷蔡昭侯

於此後四世侯齊竟爲楚所滅○路史國名紀黃帝後姞姓之分云蘄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非姬姓蔡○塗按今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有蔡山西接廣濟縣杜注左傳以僂句爲地名而不詳其處然則出龜之地當即是蔡山也

滕

滕在今兗州府滕縣○左傳杜注滕國在沛國公邱縣東南疏云譜云今沛郡公邱縣是也○彙纂云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金仁山曰赧王元年孟子自齊歸鄒二年即如宋與宋句踐戴不勝問答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

五十餘里○釋地曰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一往一還將千里公孫丑曰齊滕之路不爲近矣○顧氏棟高曰先王建國其小者不能五十里若邾滕郳薛近在一縣之地又曰滕縣爲滕薛郳三國滕城在縣西南十四里薛城在縣南四十里郳城在縣東六里又縣北爲邾絞邑又曰滕縣南十五里有漷河爲邾田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由是魯地兼涉滕縣之境又曰襄四年臧孫紇侵邾敗于狐臺哀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言邾田封于駘上即此今狐駘山在兗州府滕縣東南二十里○金氏履祥曰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薛則滕西南迫于楚東北迫于齊也

薛

薛在今兗州府滕縣南○杜注魯國薛縣○施氏彥士曰薛地入齊久矣通鑑綱目顯王四十八年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孟子於赧王元年去齊二年之宋自宋歸鄒而至於薛蓋在馮諼營窟之後孟嘗高枕之時矣或曰六國表顯王四十八年封田嬰於薛安知以餽者非靖郭君耶曰此史記駁文不足憑也齊策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則嬰封于薛當自威王始而綱鑑于顯王末所書孟嘗君者爲得其實也初嬰將城薛因客海大魚之諫而止文見國策其後田文卒城之續漢書輿地志云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是也孟子過薛已當齊湣王時今滕縣南四十

里之薛城在故滕南少東二十六里○塗按薛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左傳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大紀云武王封仲虺弟雍滑之後于薛地道記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按春秋薛侯來朝乃獻侯也後蓋爲齊威王所滅又春秋築臺于薛杜注魯地則魯別有名薛之地耳○路史國名紀雜國云淄州南四十里謂之大薛非滕南之薛

晉

晉國於大夏在今平陽府翼城縣○地理攷實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始都于翼今平陽翼城縣是也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今之聞喜縣也今之曲沃縣後魏所置非成師所封也至武公徙居絳在今絳州之北景公又徙新田

在今曲沃縣南晉復命新田爲絳故以絳爲故絳故絳在
今平陽府太平縣之南○括地志曰平陽即晉州城西面
今平陽故城東面也城記曰堯築也又曰故唐城在絳州
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因帝堯之裔子
所封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更遷唐
人子孫於杜謂之杜伯又曰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
里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
唐城○詩緝曰堯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注云故詩唐
國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注云堯都也在平河之陽二
也中山唐縣張晏注云堯爲唐侯國於此三也河東永縣
順帝改曰永安臣瓚于晉陽下注云所謂唐今河東永安

是也去晉四百里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爲堯
始居晉陽後乃遷平陽於詩唐國爲晉陽皇甫謐以堯始
封於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詩唐國爲平
陽臣瓚又以唐國爲永安今考堯都雖有四而詩之唐國
當從詩譜爲晉陽蓋成王封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
其子燮以晉陽實晉水所出因改爲晉然則唐叔虞之始
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自叔虞始
封于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徙曲沃八世至穆侯自曲沃
徙絳十世至昭侯自絳徙翼至桓叔孫武公并晉又自曲
沃徙絳也○日知錄曰史記晉世家成王封叔虞于唐唐
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

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于翼
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查氏揆曰毛詩唐魏
並列明國非都也史記晉世家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
遂以封叔虞地理志亦云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旣曰滅唐
則爲堯裔子之國而非堯之都明矣史記謂唐在河汾之
東方百里是也鄭氏因季札有陶唐遺風語追述唐堯舊
都并晉之世次與唐改爲晉之由初不以詩之唐爲太原
晉陽也而嚴氏詩緝謂唐國當從詩譜爲晉陽殊不知曲
沃絳翼之人之詩與晉陽何涉蓋拘守鄭義轉失其意指
矣究其舛譌不始嚴氏班史以成王滅唐屬晉陽之下其
誤一也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國都城記

燮父徙居晉水傍按唐城即燮父初徙之處若叔虞始封
在晉陽即已在晉水之傍又何容徙其誤二也世紀帝堯
始封中山唐縣後又徙晉陽按此當是爲唐侯時其後未
嘗爲國成王何由滅之以封叔虞其誤三也太原大夏大
鹵參墟夏虛所括遼遠杜預注多疏畧如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太原注太原晉陽也汾固發源晉陽洮則非其水也
水經注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司馬彪
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按聞喜縣即曲沃
然則汾洮之神專主晉陽乎是知傳之所言太原者固已
兼有河東矣杜氏釋例以洮水闕不知所在於定四年命
以唐誥而封於夏虛亦謂夏墟大夏今太原晉陽其誤四

也詩正義謂序名晉爲唐之意以其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風故名之唐然則何以不近取平陽轉遠託太原晉陽乎其誤五也按竹書紀年周成王十年命唐叔虞爲唐侯康王九年唐遷於晉宣王十六年晉遷於絳唯無成侯徙曲沃事漢志聞喜故曲沃晉成侯自晉徙此詩譜據之是也蓋叔虞本封于唐其子燮父始徙晉陽爲晉侯至成侯徙曲沃穆侯又自曲沃徙于絳紀年於成侯徙曲沃闕文而漢志補正之不然穆侯始遷于絳而成侯則僖侯穆侯父祖使無曲沃之徙則蟋蟀之刺僖侯當在晉陽矣近徐位山竹書統箋以漢志爲誤非也有成侯之徙曲沃而自唐之晉自叔虞以至緡侯始末粲然矣而叔虞之始封臣瓚

謂永安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史記翼晉君都邑也臣瓚所謂永安今之霍州春秋亦屬絳耳絳即故絳即翼晉語宰孔曰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蓋絳之形勢如此也水經注汾水過永安縣又東歷唐城東又逕霍城又南經趙城西與臣瓚合括地志所謂翼也按又得一證定四年子魚曰分唐叔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正義謂唐之餘民隱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杜注翼晉舊都紀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據此則九宗五正係唐人未遷之族成王留之以賜唐叔是世居於翼者可以證唐叔始封之即在翼矣○大事表曰晉所滅十八國又衛滅之邢秦滅之滑皆

歸于晉景公時翦滅衆狄盡收其前日蹂躪中原之地又東得衛之殷墟鄭之虎牢自西及東延袤二千餘里有山西全省又有直隸大名府之元城縣爲沙鹿山廣平府之邯鄲成安清河永年四縣順德府之邢臺任唐山三縣俱與衛接境真定府之晉州趙州冀州及稾城欒城柏鄉臨城四縣山東東昌府之恩縣冠縣曹州府之范縣與齊魯二國接境又河南懷慶府之濟源修武孟溫四縣衛輝府之汲縣淇縣輝縣濬縣新鄉縣南自解州平陸縣渡河有河南府之陝州閿鄉靈寶桃林之塞在焉永寧澠池偃師三縣後又得嵩縣陸渾地與周接境其西自蒲州永濟縣渡河有陝西同州府之朝邑韓城澄城白水四縣及華陰

縣又延安府爲晉河西上郡西安府之臨潼縣爲所滅驪戎地商州爲晉上雒及菟和倉野之地俱與秦接境後驪戎地入秦爲侯麗地○又曰晉地近王畿方周新東遷時列侯未甚兼併沈姒蓐黃實在太原虞虢焦滑霍楊韓魏列于四境晉於其中特彈丸黑子之地勢微甚而桓莊之時猶能命諸侯以討有罪曲沃之叛王命虢公伐曲沃至翼侯滅矣而虢仲芮伯荀侯賈伯同日興師厥幾方伯連帥之義安在江漢常武不可再覩哉而釐王貪其貨賂列爲諸侯肆其狂猘吞滅小國自武獻之世兼國多矣蓋天下之無王自晉始及勢既强大乃復勤王以求諸侯周室之不亡復于晉重有賴焉自虢滅據殽函之固啟南陽扼

孟門太行之險南據虎牢北據邯鄲拒河內之殷墟連肥鼓之勁地西入秦城東軼齊境天下扼塞鞏固之域無不爲晉有然後以守則固以攻則勝擁衛天子鞭笞列國周室藉以緜延者二百年是猶倒持太阿之柄而復假之以自衛也然使晉不兼併諸國周亦無能聯絡形勢以自强何則周行封建其勢散而晉併列國爲郡邑其勢聚封建之不如郡縣自春秋之世不已較然哉

趙

趙氏食邑在今平陽府之河津縣後徙邯鄲在今廣平府邯鄲縣○左傳賜趙夙耿杜注在平陽皮氏縣○張晏曰邯山在東城下鄲盡也城郭從邑故加邑○史記云周穆

王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史記云賜趙夙耿索隱云今河東皮氏縣耿鄉○括地志云今晉州趙城縣是攻彘縣地後改曰永安即造父之邑也故耿城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故耿國也都城記云耿嬴姓國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地理志曰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國策蘇秦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强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

魏

魏氏食邑在今解州芮城縣後徙大梁在今開封府治祥符縣○釋地云張儀說哀王曰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梁之地勢固戰塲也○括地志云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一統志安邑故城在夏縣北帝王世紀禹都安邑春秋時魏絳自魏徙此戰國爲魏都史記魏武侯二年城安邑至惠王九年徙都大梁又云按元和志以安邑縣爲本夏舊都不知此後魏所分之南安邑也

孔安國書傳鳴條岡在安邑縣西今鳴條岡實在夏縣之西安邑之北則故安邑在夏縣可知○趙氏佑曰孟子獨稱梁不一言魏則是時必有因遷都而並改國號之事○樊氏廷簡曰案詩譜魏國周以封同姓其地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大率不出河東之界此始封魏之疆域魏策鮑彪注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中牟陽武酸棗卷此戰國魏之疆域也張儀說魏王曰魏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魏之地勢固

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此言大梁形勢最詳恐閻若璩曰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就平衍四達之地棄文侯武侯兩代之覇迹而為新造之邦安邑既去後五十四年遂獻安邑於秦未幾而秦兵至大梁矣又未幾而秦圍大梁矣○塗按鮑彪注卽引漢書地理志文○國策蘇秦曰大王之地東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武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煑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

韓

韓氏食邑在今蒲州府萬泉絳州河津縣境○地理攷實曰晉滅韓曲沃并晉韓萬御戎復采韓原則韓原韓萬之采邑蓋在山西平陽府河津萬泉之間韓氏復滅鄭徙都河南○又曰韓城縣今屬陝西同州府地在河西本秦漢之夏陽縣隋始析置韓城縣以古韓國為名然十五年秦晉戰韓原獲晉侯非此地也韓原當在河東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韓城地始入于晉耳○又曰左傳邘晉應韓杜無注似以十五年之韓原為古韓國括地志云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為古韓國說韓奕詩者同王肅則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魏書地形志亦云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方城今為順天府之固安縣在府西南百二十里與

詩之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者正相符使韓國在關中豈役燕師為之築城乎又何能奄受北國乎䟽又以梁山在韓城為可據然燕地亦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首受㶟水於戾陵堰水技分東逕梁山南接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固當固安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水恒衛既從則燕地之山固其所奠定者也近韓城有梁山名偶同耳○地理志潁川郡陽翟下云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方輿紀要曰哀侯滅鄭從陽翟今開封府禹州治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商坂卽商洛山在商州東南九十里宛在南陽穰在鄧州洧水出禹州密縣境至陳州西華縣北入潁水陘山在禹州新鄭縣南三十里○塗按景侯時鄭尚未滅當作哀侯地理志誤○一統志韓城在固安縣東南水經注聖水東南逕韓城東按舊說皆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顧炎武辨之曰水經注引王肅言方城有韓侯城今固安縣卽漢之方城水經注又言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同州去韓二千里卽令召公為司空掌邦土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哉况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為韓土在北

聹之遠也又考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〇地理志曰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〇國策蘇秦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〇國策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

四書地理攷卷六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瑬亮生著

國名類

顓臾

顓臾在今沂州府費縣〇左傳杜注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彙纂云今費縣西北八十里有顓臾城〇釋地曰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爲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氏通典總收在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顓臾城余謂酈注沂水條云沂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又東流逕費縣故城南按其里程相去七十里耳故曰近

周南

周南在今鳳翔府岐山縣〇詩地理攷云譜云周南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朱氏云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左傳周桓公注云周采地扶風雍縣北有周城史記自序太史公留滯周南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地也〇括地志曰周公故城在岐山縣北九里〇水經注江水篇云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周分爲二南國也按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巡省南土也是郡取名焉〇瑬按秦南郡治江陵據韓詩之說則二南

不指周地也

召南

召南在今鳳翔府治鳳翔縣○詩地理攷釋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注雍水東逕召亭南世謂之樹亭川亭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邵公故城在岐周岐山縣西南十里故召公邑孔氏曰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邵亭今爲召州是也唐地理志絳州垣縣武德元年曰邵州今垣曲縣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傅氏曰武王分陝之後徙於王屋郡縣志王屋縣本周時召武公之采邑○彙纂曰雍縣召亭今陝西鳳翔府境其山西平陽府垣曲之召原

則東遷後別受此采地也

微

微在今泰安府東平州○左傳莊二十八年築郿公穀皆作微杜注魯下邑彙纂云京相璠曰壽張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今東平州西有微鄉故城○地理攷實曰壽張故城在東平州○陸氏嵩曰微子當封商之畿內一統志謂在今潞安府潞城縣縣東十五里有微子城其東南去朝歌不遠即微子始封之地是也京相璠曰壽張東北三十里有故微城魯邑也則以微在今兗州府壽張縣矣按莊三十八年冬築微左氏微作郿路史因之遂謂微子始封岐之郿縣不知古本左傳本作麋不作郿且郿在岐乃周地紂不得以封微子也徐文靖曰古器有微伯偁氏鼎又周微欒鼎銘曰王命微欒繼治九服用鑄[illegible]彝魯休是魯地必微子命爲宋公後有別封於微者春秋時有微虎爲魯大夫豈其後與路史又以謂微子後徙封聊城寰宇記亦云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春秋時屬齊既遠于商之畿內又非魯地疑未可據

箕

箕在今遼州榆社縣○周氏柄中曰箕本商畿內之國呂新吾所謂山西遼州唐名箕州者即箕子所封之故城在今榆社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箕子臺在西華縣儒學內相傳西華城本箕子所居唐改名箕城縣以此○又云

霍邱縣南開順鎮有箕子城

楚

楚都于丹陽在今宜昌府歸州武王遷郢在今荊州府江陵縣昭王又遷鄀在今襄陽府宜城縣○地理志楚地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國策蘇秦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地理攷實曰杜注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疏云地理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丹陽在南郡

枝江縣今江陵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彙纂云今江陵縣屬荆州府紀南城在府北十里枝江縣亦屬荆州府今按一統志丹陽城在歸州東七里熊繹始封此後移枝江亦曰丹陽今歸州屬宜昌府昭十二年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荆山此據境內大山言之其實歸州去荆州尚遠然以較之枝江在江之南則歸州差近矣○高氏士奇曰通典云楚初都丹陽今秭歸東南故城是後移枝江亦曰丹陽蓋諸侯徙都常襲前都之名如晉遷新田仍謂之絳也又按楚遷郢後又徙羅人居枝江後漢志曰枝江本羅國班固地理志楚始封在丹陽郡丹陽縣大謬又按江陵有三城紀南城其一也其二曰故郢城漢志註

云楚別都又曰蓋楚未都紀南時常居之或即若敖蚡冒之所營不可攷矣其三曰江陵城楚記郢都南而舊有二門一曰修門一曰龍門東面亦有二門按史記索隱楚都郢今在江陵北紀南城是平王更城郢今江陵東北故郢城是此誤也杜預歷注甚明始終一紀南城並無平王所城別是一城之說定四年遷于鄀今鄀城在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所謂鄀郢也故曰遷郢于鄀史記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拔我郢楚王東北保陳城謂之郢陳考烈王遷鉅陽或曰即潁州西北之細陽城也二十二年又遷壽春命曰郢即今壽州○按鄀謂之鄀郢江陵謂之紀郢後人則通名耳班固地理志謂楚昭王自郢徙若尋復還郢說似

未確○大事表曰楚在春秋吞併諸國凡四十有二其西北至武關在今陝西商州東少習山下文十年傳子西爲商公即商州之雒南縣也與秦分界其東南至昭關在今江南和州含山縣北二十里昭十七年吳楚戰於長岸即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與太平府夾江相對是也與吳分界其北至河南之汝寧府南陽府汝州與周分界其南不越洞庭湖全有今湖北十府八州六十縣之地惟隨州爲隨國僅存又全有河南之汝寧南陽二府光州一州又闌入汝州之郟縣魯山縣河南府之嵩縣開封府之尉氏縣許州府之郾城縣及禹州與鄭接境四川夔州府之奉節縣與巴接境江西之南昌南康九江饒州與吳越錯壤

又全有江南之廬州鳳陽潁州三府及壽州和州之地江寧府之六合太平府之蕪湖徐州府之碭山則與吳日交兵處也後廬壽之地多入於吳又曰余讀春秋至莊六年楚文王滅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天下之勢盡在楚矣申爲南陽天下之膂光武所發迹處是時齊桓未興楚橫行南服由丹陽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羅鄀爲鄢郢之地定襄陽以爲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然其始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王東遷即切切焉戍申與甫許豈獨內德申侯爲之遣戍亦防維固圉之計有不獲已逮桓王莊王六七十年之久楚之侵擾日甚卒爲所滅自後滅呂滅息滅鄧南陽汝寧之地悉爲楚有如河決魚爛

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窺周疆矣故楚出師則申息爲之先驅守禦則申呂爲之藩蔽城濮之敗而子玉羞見申息之老楚莊初立而申息之北門不啟子重欲取申呂以爲賞田而巫臣謂晉鄭必至于漢申之係於楚豈細故哉故論當日楚之形勢東拒齊則召陵之陘爲咽喉之塞西拒晉則少習武關通往來之道東而扞吳則鍾離居巢州來屹爲重鎮迨州來失而入郢之禍始兆楚之植基固而形勢便使周家猶緜延四百年不遂併于楚者桓文之力也

秦

秦都於雍在今鳳翔府治鳳翔縣○地理攷實曰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封爲附庸而邑之秦今秦

州清水縣故秦城是也屬鞏昌府又鳳翔府隴州南三里有秦城一統志云非子所封按此地本漢之汧縣襄公討西戎有功平王賜以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寧公徙平陽今郿縣西有平陽故城屬鳳翔府後魏改郿縣爲平陽德公徙雍今鳳翔縣也獻公徙櫟陽今西安府臨潼縣也縣北五十里有櫟陽城一云在西安府咸寧縣渭水之北孝公徙咸陽今咸陽縣在西安府北五十里又曰意非子始食邑于汧縣後復封之清水歟○地名攷畧曰史記大駱生非子非子居犬邱又云秦嬴三傳至秦仲宣王時秦仲死于戎宣王命其子莊公爲西垂大夫居其故西犬邱生襄公世紀襄公二年徙居于汧或以爲卽漢之汧縣似誤也史記不載襄公徙都兩漢地志亦不言汧縣嘗爲秦都又秦紀襄公葬西垂則仍居西垂明甚水經注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秦文公東獵汧田遂都其地易襄爲文於史稍合然史稱文公東獵汧渭之會卜居之而此邑卽今隴州反在汧源之上去渭甚遠猶未合也今寶雞縣東北有陳倉古城二城相連一爲秦文公所築其地在汧水之南渭水之北所謂汧渭之間也漢志陳倉有羽陽宮秦武公所起武公文公之曾孫也辛氏三秦記秦武公都陳倉城卽是說矣汧渭與汧縣非一地然文公原未定居武公始居之武公寧公之子也○地理志曰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

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國策蘇秦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大事表曰秦以西陲小國乘衰周之亂逐戎有岐山之地是時兵力未盛西周故物未敢覬覦也值平桓懦弱延及寧公武公德公以次蠶食盡收虢鄭遺地之在西岐者垂及百年至穆公遂滅芮築壘爲王城以塞西來之路而晉亦滅虢東西京隔絕由是據豐鎬故都判然爲敵與中夏抗衡矣然滅滑而滑爲晉有不能越崤函以東一步滅都而鄀爲楚有不能越武關以南一步其地有鳳翔府延

安府平涼府秦州西安府商州同州府乾州不越陝西一
省其同州與商州之地猶與晉楚錯壤○又曰秦與晉以
河爲界河以東爲晉河以西爲秦然秦當春秋時疆域褊
小非特隔于函關之外爲晉所限閡而不得出也攷史記
繆公立五年而晉獻滅虞虢是時新立而晉武獻已絶盛
滅虢而桃林已舉秦之門戶在晉肘腋中矣後晉文公初
伯攘白狄開西河魏得之爲西河上郡白翟之地爲今陝
西延安府東去山西黃河界四百五十里又惠公之世韓
之戰曰寇深矣若之何可見晉之幅員廣遠斗入陝西內
地不始于文公時此亦可爲秦晉疆域之一証也故終穆
公之世未嘗一日忘東向其援立惠公也實貪河外五城

之賂蓋欲圖虢之故地以爲東出之謀旣而韓之戰秦始
征晉河東未幾復屬於晉秦之不得志于晉可知也迨初
立文公秦欲納王而晉辭秦師獨下文公梟雄賴秦之力
而實陰忌之必不使勤王之舉得分其功晉之抑秦又可
知也至其年老智昏背晉與鄭盟已復襲鄭而穆公之始
終不忘東向其情蓋汲汲矣後與晉絶日尋干戈少梁北
徵彭衙刳首迭有勝負然終不能越河以東一步蓋有桃
林以塞秦之門戶而河西之地復犬牙於秦之境內秦之
聲息晉無不知二百年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氣者以此故
也至孝公發憤渡洛魏人納地恐後而河西始悉爲秦有
矣吳起去西河而泣豈無故哉○又曰史記秦文公收地

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則豐鎬故京在岐之東[illegible]也
所以莊王與虢酒泉猶在同州府澄城縣而虢公敗犬戎
于渭汭猶在西周封內也方輿紀要曰秦右隴蜀左關坂
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自晉滅虢斷桃林之隘而秦亦
築壘爲王城而故京遂判若異域周之遺地盡入于秦自
晉獻秦繆始也鄭詩譜謂秦襄公逐戎橫有西都八百里
之地者其說誠疏謬

康

康在今開封府禹州○釋地曰康畿內國名世本宋忠注
云封從畿內之康始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
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

州正周畿內地○惲氏敬曰康叔故城在潁川水經潁川
東歷康城寰宇記陽翟縣康城少康故邑其諸康叔始封
因其地歟○陸氏嵩曰寰宇記管叔廢黜封康叔爲愀侯
故懷城在武陟縣西按王肅書注曰康國名在王都之內
括地志曰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二十五里蓋叔受
采于康後徙封衛無封懷事寰宇記之說不足信也

葛

葛在今歸德府寧陵縣○地理攷實云左傳杜注葛國在
梁國寧陵縣東北彙纂云寧陵縣有葛城在汴河之南僖
十七年齊桓公夫人葛嬴則葛國嬴姓今按葛城在寧陵
北十五里故葛伯國也○周氏柄中曰漢書地理志陳留

郡寧陵縣注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唐隷宋州東距甯陵六十里路史載有二葛以在寧陵者爲黃帝之後姬姓在河內修武者爲嬴姓卽左傳葛嬴之葛

昆夷

昆夷西戎○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竹書紀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詩孔疏云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漢書楊惲傳云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地理志引詩周道郁夷師古曰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也○塗按今鳳翔府隴州西五十里有故郁夷城書宅嵎夷史記作郁夷此謂海嵎之夷若韓詩郁夷當卽指昆夷

獯鬻

獯鬻北狄在周爲玁狁○毛傳云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爾雅云焦穫周地郭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邢氏正義云焦穫在雍州水經注沮水東注鄭渠渠首上承涇水於中山西邸瓠口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爲周焦穫矣郡縣志焦穫藪亦名瓠口卽所謂鄭白二渠是也晉書扶風郡池陽縣今爲西安府三原縣焦穫澤在涇陽縣界○寰宇記云在京兆府涇陽縣北外十數里亦名瓠口○史記索隱引括地志曰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塗按史記黃帝本紀北逐葷粥集解云匈奴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索隱云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則獯鬻之由來久矣豈待桀子爲之耶

吳

吳始都梅里在今常州府無錫縣後遷姑蘇在今蘇州府治○大事表云吳地記曰泰伯築城于梅里平墟周三里二百步外郭周三百餘里漢爲無錫縣地通典云無錫縣東南三十里有泰伯城地曰梅李鄉亦曰梅里村東五里有皇山一名鴻山後遷於姑蘇○史記正義云自泰伯至壽夢俱居梅里村在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蘇州北五十里

諸樊始徙吳○吳越春秋闔閭使伍子胥相土嘗水造築大城周四十七里陸門水門各八○地名攷畧曰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則吳爲伯爵矣吳子乃春秋之書法恐非本爵○大事表曰武王定天下時泰伯之子孫已自立于勾吳武王因而封之時大江以南尚爲蠻夷之地分茅胙土所不及非若中原齊魯星羅棊置也故其地最廣遠春秋初尚服屬于楚自後寖強遂爲勍敵其所并吞之國大抵北出則擾廬壽西出則向鄱陽其地畧有江南全省而徐州屬宋廬屬楚安慶屬羣舒最後廬鳳亦入于吳而入郢之禍自此始太平府則與楚之和州對岸江寧府則與楚之六合接境其自浙之嘉興以及湖州

杭州則與越日相角逐之區也其自浙之嚴州以及江南之徽州江西之饒州則與楚日相窺伺之地也方輿家以江西全省亦爲吳地然于經傳無見第存其說云○又曰長江之險吳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故長岸之戰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游何故不吉卒得其乘舟餘皇故吳楚交兵數十戰從水道則楚常勝而從陸則吳常勝楚以水師臨吳而吳常從東北以出楚之不意當其始伐楚也卽伐巢伐徐伐州來爭鬬于廬州鳳陽之間蓋欲自上而瞰下予重之克鳩茲也爲今太平之蕪湖而吳報之伐楚取駕則在廬之無爲矣楚靈之克朱方也爲今鎭江之丹徒此用水也而吳報之取棘櫟麻則出碭山與汝寧矣至昭二十三年州來入吳州來爲今之壽春以淮爲固撤楚之藩籬而據其要害而入郢之禍兆矣當日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卽州來豫章今鄱陽舍舟爲沉船破釜之舉由陸路爲出奇擣險之謀欲避所短而用所長懸師深入千里襲人蓋亦逆知楚瓦不仁而後敢出此使當日但斂兵持重勿與交鋒絕其餉道吳人輕銳師老欲歸正不必毀舟與塞城口之計止欲徐行躡之吳人遇險則必爭舟以濟爭則必亂半渡擊之可使隻輪不返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而吳亦第僥倖而一得也夫地勢何常人能用之則勝厥後越兼吳之地而卒覆於楚豈非楚常得地勢之便哉

徂莒

徂莒疑二國名○焦氏循曰依鄭君箋說徂爲國名遏徂莒之說不可攷遏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

四書地理攷卷六終

四書地理攷卷七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鎏亮生著

國名類

燕

北燕國於薊在今順天府治大與縣南燕在今衞輝府治汲縣○杜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大事表曰今衞輝府東南三十五里廢胙城縣是○說文郪周封黃帝之後于郪也上谷有郪縣○段氏玉裁曰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陸德明曰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召公與周同姓案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

封燕召公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左傳富辰言文王之昭亦無燕玉裁案地理志曰廣揚國薊燕召公所封則班意謂黃帝之後卽召公也而周本紀以封堯後于薊封召公于燕並言張守節疑薊爲燕所并未知其審○括地志曰燕山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國都城記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地理志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元菟亦宜屬焉○國策蘇秦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沲易水地方二千里又曰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于東垣矣度呼沲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內

鄒

鄒在今兗州府鄒縣○地理攷實曰左傳杜注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譜云文公徙于繹蘋同六書故曰邾鄒同聲實一地春秋時邾用夷故謂之邾婁合邾婁之音爲鄒故邾改名鄒又案輿地廣記淄州鄒平縣古鄒國兗州鄒縣邾文公所遷邑按此本是二國鄒平屬濟南府水經漯水

逕鄒平縣故城北注云有鄒侯國舜後姚姓非邾國明矣鄒平距鄒縣數百里地非相接豈能越遠而遷都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遷于繹蓋自其國都遷于繹山之下必非自鄒平來徙也○施氏彥士曰鄒國曹姓大紀云武王封祝融安期之裔挾于邾後穆公改爲鄒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鄒嶧山下三遷志云鄒城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下有付村卽孟子所生地前臨白馬河孟母泉出焉今改爲馬鞍泉又鄒城南崇教門外左側有中庸精舍世傳卽孟母三遷之地○焦氏循曰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爲鄒國語孟子作鄒趙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

廣業曰鄒有二皆顓帝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鄔鄶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人春秋不復見惟晏子載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而息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葢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即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俠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繹今兗州府鄒縣北繹山是也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爲至孟子時改也○澄按國語所稱

之鄒當即是邾國語以爲重黎之後大戴記以爲吳回之後則傳聞之異也鄒平之鄒則水經注言舜後姚姓別一國也

邠

邠在今邠州三水縣○括地志云豳州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劉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地里攷實云邠州在西安府西北三百五十里州北六十里三水縣有豳城有豳亭有豳谷○寰宇記云邠州三水縣栒邑故城在縣東二十五里即漢栒邑屬右扶風有邠鄉應劭注云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又云古邠城在縣西南三十里有古邠城在隴川水西葢古公劉之邑即此城也國都城記邠國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始都爲邠國名也與古郇邑城相去約五十餘里漢志注云邠鄉是也

管

管在今開封府鄭州○杜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彙纂云隋置管城縣今開封府鄭州治廢管城是也○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名也○地理志河南郡中牟下云圃田澤在西豫州藪有管叔邑○陸氏嵩曰宣十二年晉師救鄭楚子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陸德明云管城管叔所封也杜預云敖鄗二山在滎陽西北晉載記石虎襲破閭振吳仲于滶水振仲退保管城則管

城當在滶水之北又郡國志曰河南中牟縣有管城

戎狄

戎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隱公二年春會戎于潛秋及戎盟于唐○說文鄋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在殷爲汪芒氏春秋傳曰鄋瞞侵齊○段氏曰魯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防風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在周爲長翟按國語本作在虞夏爲防風氏在商爲汪芒氏爲說苑說文所本今國語及史記誤奪數字耳韋注云防風汪芒氏國名汪芒長翟氏國名此依孔子防風汪芒氏之君而言之今訛爲汪芒之君名則

不可解矣韋注云封嵎二山在今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狄也永安今浙江湖州府武康縣顧氏祖禹曰鄋瞞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故城古狄邑卽長狄所居○地理攷實曰山戎無終爲一今直隸永平府地北戎當在河北莊二十八年大戎小戎在太原交城成元年之茅戎在解州平陸北戎蓋此等戎耳又允姓之戎在瓜州今肅州西五百餘里驪戎在臨潼縣東二十四里犬戎在今蒲州府對河爲陝西華陰渭水入河處爲渭汭皋落氏赤狄別種在太原府樂平縣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在洛陽縣盧氏縣鞏縣之地陸渾戎在河南府嵩縣廧咎如赤狄別種姜戎居晉南鄙白狄在西

河之西今延安府地潞氏赤狄別種今潞安府潞城縣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在潞城縣徐吾氏茅戎之別○淼按戎狄之類不一與魯交兵者惟楚邱之戎及潞氏之狄與鄋瞞耳○大事表曰四裔之中戎種最雜亂難稽或三名而爲一族或一種而隨地立名隨時易號綜而計之其別有七一戎州己氏之戎二北戎山戎無終三允姓之戎陸渾之戎小戎姜戎陰戎九州戎四揚拒泉皋伊雒之戎五蠻氏茅戎戎蠻六犬戎七驪戎如文十六年戎伐楚西南則爲楚山間氏非有名號不列于戎之數又曰春秋之世有赤狄白狄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白狄種類最繁案經傳所見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白狄之種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然以予攷之閔僖之世狄尤橫其時止稱狄未有赤白之號蓋當時之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赤狄最強能以威力役其種類白狄故居河西其別種在中國者赤狄能役屬之而長狄尤其酋豪中之魁異者合諸部爲一力大勢盛故能以兵威伐邢入衞滅溫伐周又能仗義執言救齊伐衞以齊晉之強莫之能抗也其疆域自晉蒲屈以東東與齊魯衞爲界蓋自平陽潞安以及山東之境雜居山谷緜地千里故當日邢衞宋魯齊晉鄭諸國胥被其患迨魯僖公之三十二年而狄始亂明年伐晉而白狄子見獲蓋其種類自相攜貳各分部曲如匈奴之分五單于勢分力弱自是而赤狄白狄紛然見經而狄始不競矣論

者謂長狄赤狄之各爲一國非也蓋其初皆屬于赤狄後稍稍離異始以名見于春秋文宣之世威令不行四出侵伐屢見挫衄經書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皆狄之將佐後僑如之弟焚如與潞俱滅則狄之死國難者春秋賤之故不書綜而計之莊公三十二年而狄伐邢暴橫中國更三十有四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又三十有五年而赤狄潞氏滅于晉又六十有五年而晉滅肥又十年而晉滅鼓白狄止存鮮虞首尾百四十有四年之間盛衰強弱之故豈不較然也哉晉里克之避狄也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則當狄之合

狄之所以盛也郤成子之求成于狄也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則當狄之分狄之所以衰也○遊按赤狄白狄俱隗姓則謂其本爲一國可也長狄號鄋瞞漆姓則別爲一國可知

舒

舒在今廬州府廬江縣○彙纂云今廬州府舒城廬江二縣之境皆羣舒地○樊氏廷簡曰劉耕南曰荆以東即爲舒地僖公三年徐人取舒杜注舒國今廬江舒縣彙纂云今廬江縣西舒縣故城是林堯叟曰舒楚之同類徐附齊故爲齊取楚之與國案此懲舒之事蓋舒偃姓子爵同宗而異國者謂之羣舒在楚成王時舒固楚屬國也自楚穆

王以後羣舒屢嘗叛楚魯頌荆舒是懲毛傳舒無明詁鄭箋指爲羣舒孔疏羣舒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蓋因鄭爲說也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何休注據國言滅徐彥疏即莊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之屬是也趙鵬飛曰齊桓自莊二十六年伐徐意徐遂服于齊徐服于齊則取舒之謀齊謀也舒隸於廬而迫近楚齊之爲謀與其不備而取之奪楚援也其後楚疾于徐而兩伐之齊桓公爲合八國之君于匡而使大夫救徐則楚之伐蓋憤徐滅其與國而桓公救之亦以其有取舒之功李廉曰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未滅之辭路史云少昊後偃姓舒國徐人取舒杜云廬江舒縣今廬之舒城也一作邰據此舒自爲徐所取其國已滅與羣舒不同而當以徐人取舒爲荆舒是懲之確證文十二年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遂圍巢杜註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正義曰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王應麟詩地理攷春秋有舒舒鳩舒庸謂之羣舒皆偃姓臯陶後孔氏曰又有龍舒據此舒與羣舒其姓同其地相近因舒而兼該羣舒則可即以舒爲羣舒則不可也○遊按宣八年楚滅舒蓼杜註舒蓼二國名孔疏曰二國轉寫之誤當云一國是也孔氏又云即文五年所滅之蓼時復故而楚更滅之非也蓼在安

豐羣舒在廬江不得相混成十七年楚滅舒庸杜註舒庸東夷國人杜既以舒庸當羣舒之一則謂東夷國人者誤也襄二十五年楚滅舒鳩定二年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楚師于豫章吳敗之杜註舒鳩楚屬國蓋楚雖滅之猶存其祀故爲屬國也杜氏但以漢舒縣爲古舒國餘羣舒惟巢國有注云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其舒蓼舒庸舒鳩及宗四國皆不能明其處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畧四國所居在此兩城間而已高氏士奇曰龍舒故城在廬江縣東一百二十里

奄

奄在今兗州府曲阜縣○地理攷實曰曲阜舊城即古奄

國或言奄城在縣東二里○說文云郁周公所誅郁國在魯○段氏玉裁曰爾雅弇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墨子曰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韓非子曰周公旦將攻商蓋辛公甲曰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商蓋卽商奄也奄在淮北近魯鄭注書序云奄乃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祝鮀云因商奄之民封魯者杜云或迸散在魯是也○樊氏廷簡曰周伐奄凡三孟子所謂伐奄者葢第一舉也林之奇曰奄卽淮夷之一種總言則謂之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氏也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傳云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多士篇王曰昔朕來自奄

傳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始得則昔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是王不親行而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此時奄與三監叛周公作大誥以征之是周第二次伐奄也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傳云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多方曰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傳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是周第三次伐奄也皆與相武王伐奄無涉孟子言伐奄以助紂爲虐也三年者趙註云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

鄭

鄭都于新鄭在今開封府新鄭縣○地理攷實曰杜注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譜云宣王封弟友于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彙纂云朱子詩傳鄭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武公得虢鄶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縣東北有宛陵城卽古宛陵縣也今按京兆鄭縣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治是也咸林亦作棫林○括地志鄭故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寰宇記黃帝都於有熊卽其地又爲祝融之墟於周爲鄭武公之國按國語史伯曰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稍固又曰唯謝郟之間言在謝之北郟之南謝在南陽郟在

雒陽○高氏士奇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十四年鄭人滅虢十六年鄭遷于溱洧此鄭國東徙之說也班固曰今河南之新鄭及滎陽成皋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鄭爲韓所滅韓哀侯自平陽徙都之又按史伯曰前莘後河右洛左濟惟今鄭州形勢足以當之郡國志州東有莘城此前莘之說也若新鄭在鄭州南四十里莘在後矣或者初遷時居此卽竹書所謂鄭父之邱歟又按公羊傳曰古者鄭國處于留而史伯所言十邑中無留或者其卽睬歟留後爲陳併故曰陳留又有南鄭今之漢中桓公死幽王之難其民南奔居于褒斜之中故號

南鄭此華州鄭縣民也與新鄭無預〇大事表曰鄭桓公
武公〇曰幽平之世以詐取虢檜之地其地當中國要害四
面皆彊國故雖以鄭莊之奸雄無能爲狄爲啟疆之計終
春秋二百四十年僅再滅許肆其吞噬而已〇虎牢入晉
犨櫟郟入楚鄭之封疆亦蝕于晉楚焉其地有開封府之
祥符蘭陽中牟陽武洧川鄢陵尉氏鄭州河陰汜水滎陽
滎澤兼涉杞縣與楚接界陳留與陳接界封邱與衞接界
許州府爲所奪許國地禹州爲櫟都汝州之魯山郟縣本
楚以餌鄭旋復爲楚奪又闌入衞輝府之延津縣河南府
之登封縣鞏縣偃師縣陳州府之扶溝縣懷慶府之武陟
縣歸德府之睢州其闌入直隸大名府之長垣縣者爲祭

仲邑東明縣有武父地僅彈丸黑子而已〇又曰齊晉迭
伯與楚爭鄭者二百餘年是時鄭西有虎牢之險北有延
津之固南據汝潁之地恃其險阻左支右吾蓋滎陽成皋
自古戰爭地勢然也至子產之世虎牢已先屬晉犨櫟郟
已先屬楚鄭之地險盡失徒善其區區之詞命以大義折
服晉楚蓋亦人謀之善匪關地勢矣然自三家分晉而韓
得成皋卒以滅鄭則鄭之虎牢豈非得之以興失之以亡
者哉

三苗

三苗在今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〇釋地曰
張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在岳州
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在江州潯陽縣東
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
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氏通典以潭州岳州
衡州皆古三苗國地〇江氏永曰張守節所指太廣胡氏
渭謂三苗今爲岳州府地也舜竄其君及民于三危之地
〇山海經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爲人相隨注云昔堯以天
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
苗國〇淮南子墬形訓有三苗民高誘注云三苗蓋謂帝
鴻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
三族之苗裔亦謂之三苗又云三苗國民在豫章之彭蠡
〇壟按三苗在四凶中而高氏以爲三族之苗裔不可從

有庳

有庳在今趙州之隆平縣〇周氏柄中曰舊說有庳在今
永州府零陵縣閻百詩曰據經文欲常常而見之云云豈
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隆阻大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
處尤遠千里之理乎按路史謂九域圖經樂史寰宇記並
以象城爲象所封象城屬鉅鹿與帝都密邇是也〇括地
志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
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〇壟按後漢書東平王蒼傳
曰昔象封有鼻註云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此道
州鼻亭之說所由來也羅泌路史以有鼻與象城並列似
兩地皆其封者不知其地去蒲坂絕遠決無源源而來之

理說者又謂中土無地可封故封之遠裔此亦無稽之言
路史寰宇記以爲鉅鹿象城者得之攷趙州志曰隆平縣
即禹貢所謂大陸既作之地戰國時趙武靈王嘗遊於此
西漢志廣阿象氏二縣東漢省後魏復置廣阿縣孝昌二
年改置殷州治於此隋初改爲象城縣後改爲大陸縣唐
武德初仍爲象城縣天寶元年更爲昭慶縣宋太宗下并
汾因觀此地四無山阜曠然平地始改名隆平按庳字從
卑得聲廣韻下也玉篇短也國語敗唐污庳以鍾其美周
禮其民豐肉而庳此地既無山阜則與有庳之名亦合趙
州志又云寧晉縣即舜典納于大麓處今按寧晉與隆平
接壤則此地實爲舜舊遊之處必見其平曠肥美而以封

象亦親愛之意也隆平寧晉在秦漢間俱屬鉅鹿郡麓與
鹿古字通鉅者大也應劭曰鹿林之大者也臣瓚曰山足
曰鹿鉅鹿因大麓得名自庳與鼻音近而訛後遂以鼻亭
當有庳云

虞

虞國于夏墟在今解州平陸縣○史記武王求虞仲之後
已君吳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又曰予讀春
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杜注在河
東大陽縣○大事表曰唐改大陽曰平陸今平陸縣東北
四十五里有古虞城又云今大陽廢縣在平陸縣東五十
里又東北三十里爲故下陽城○釋地曰裴駰引賈逵註

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按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于
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杜注
莊二十六年士蔿城絳註絳今平陽絳邑縣成六年不如
新田又註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實爲一地也果爲一地
不應將遷新田之時名獻公所都曰故絳矣新田括地志
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今土人呼王官城距故晉城五十
里又攷明一統志平陽府古蹟載晉城在太平縣南二十
五里晉士蔿所築獻公都焉○一統志吳山在安邑縣東
南三十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吳坂寰宇
記太行山有路名曰虞坂周武王封仲雍之後虞仲于夏
墟因虞爲稱謂之虞坂晉假道于虞以伐虢即此路也州

志石崖峻險亦中條支阜也今爲孔道○高氏士奇曰周
書王會解曰天子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
焉又史記解曰君娛于樂臣爭于權民盡于利有虞氏以
亡虞仲得封夏墟蓋在古虞既亡之後也寰宇記曰平陸
縣西六十里有虞芮所讓之閒原東西七里南北十三里
此虞周初尚存

虢

虢都于上陽在今陝州○地理攷實曰杜注虢叔東虢君
也今滎陽縣彙纂云此爲東虢國虢叔所封後并于鄭有
故城在今汜水縣東十里近滎陽界今按虢仲虢叔爲王
季子姓氏書曰仲曰西虢後遷上陽爲南虢晉滅之叔曰

東虢平王奪其地與鄭據此則虢叔國在東也左傳疏云虢叔封西虢仲封東而此云虢叔東虢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此孔氏從賈逵說也僖五年疏云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賈之言亦無明證不可審知據此則賈說亦非定說矣又云左傳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衞杜注西虢國也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寰宇云今河南陝州卽陝縣也今按虢叔初封于虢爲西虢故城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東六十里後改封于陝今陝州爲直隸州〇方輿紀要曰在陝州者曰北虢在開封府滎陽者曰東虢在鳳翔府寶雞縣二十里虢國城曰西虢〇晉書地道記曰雍縣秦德公所居西虢地也〇壂按西虢[illegible]封陝州或曰南虢或曰北虢其實一也〇何氏焯曰左傳注陝縣東南有虢城卽是西虢國乃虢仲所封大陽之下陽城是其別都河東宏農地勢相屬非兩國也滎陽虢叔所封在陝州之南故當年得東虢之名若右扶風之虢與周室二虢無預孟堅謂西虢在雍州姑闕所疑耳〇一統志上陽城在陝州東南爲虢國左傳僖二年晉假道於虞以伐虢五年圍上陽注云上陽虢國都在宏農陝縣東南漢志云宏農郡陝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水經注陝縣東城卽虢邑之上陽寰宇記虢城在硤石縣西三十六里鄭樵通志虢都上陽今虢州虢略虢仲之封也謂之西虢而虢叔之封在鳳翔縣謂之南虢復有

一虢居于滎陽謂之東虢通鑑地理通釋虢姬姓西虢虢叔之後陝州陝縣上陽故城在縣東兼虢州爲南境按賈逵馬融以上陽爲虢叔國酈道元又云虢仲所都賈馬指上陽爲西虢班志則謂北虢道元又謂南虢迄無定論今以通志通釋爲正云〇大事表曰西虢舊都在鳳翔府寶雞縣東五十里後隨平王東遷更封于上陽其支庶留于故都者爲小虢莊公七年爲秦所滅〇趙氏一清曰陝與大陽夾河對岸南虢卽北虢故有上陽下陽之分亦有南虢北之稱矣

有莘

有莘在今開封府陳留縣〇釋地曰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不過四百里故湯使可三往聘若太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〇大事表曰桓十六年使盜待諸莘杜注衞地今東昌府莘縣有莘亭故城成二年師從齊師于莘卽此杜注以爲齊地者非是又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杜注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境又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杜注虢地高氏地名攷以爲今陝州硤石鎭西十五里莘原是也惟僖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墟杜注故國名元和志汴州東北陳留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莘城爲古莘國地又曹州濟陰縣南三十里有莘仲故城爲伊尹所耕地濟陰今之曹縣也〇括

地志曰古蓺國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卽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獻紂者○樊氏廷枚曰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有莘城山東曹州府曹縣有莘仲集其地按二縣莘字又作㜪列女傳湯妃有㜪是也○瑬按有莘與莘不同孟子明言有莘之野僖十八年獨言有莘之墟當爲一地從在陳留之說爲是○一統志莘城在陳留縣東北

任

任在今濟寧州○釋地云任國名太皥之後風姓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卽可往問○施氏彥士曰按洪稚存地志濟寧州東至

鄒縣界泗河四十里縣志泗河至縣治三十五里又東南二十六里嶧山之陽卽故鄒國使屋廬子之今鄒治南孟子故宅不過七十五里卽之故鄒國亦僅百里釋地似微誤

越

越都于會稽在今紹興府山陰縣○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云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餘又曰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爲子號爲於越○地理攷實曰外傳芊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或非夏后之後○瑬按路史曰越芊姓古南越熊會嗣疏曰南越廣州按南海桂林象郡皆是非姒姓之越東南二越諸儒皆一之疏矣觀羅氏此言則國語指南越言也○地名攷畧曰禹葬會稽蓋陵墓所在故分封支庶以守之也范蠡曰我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按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越不能成子爵言其小也自夫餘以下二十餘世至允常宣公八年楚人盟吳越名始見于春秋昭五年會楚伐吳事始見于經當是時越之封域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蓋跨有錢唐之東西矣又按句踐初歸越吳封以百里之地東至炭瀆西至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蓋不得有浙西之地也後又增其封東至于勾甬西至于檇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

縱橫八百餘里則視允常之故封又加廣矣吳敗檇李時檇李地尙屬吳在石門縣東二十里有石城鎭吳人壘石爲門以距越卽其處也○大事表曰越自少康初封歷商至周初千有餘歲武王因其舊而不改延及春秋之季又五六百年至允常始與吳相戰伐見于經傳其封域極盛國語與越絕書所載不同其北向所至曰禦兒曰平原皆在今嘉興一府之地其西南至于姑蔑則在今衢州府龍游縣然昔人稱餘汗爲越地淮南王安謂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汗界中通典亦謂爲越之餘則自江西廣信至饒州皆越之西界國語所云姑蔑蓋未盡矣又案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爲艅餘汗爲

越分峙湖之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于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耶其地全有浙之紹興寧波金華衢溫台處七府之地其嘉杭湖三府則與吳分界由衢歷江西廣信府至饒之餘干縣則與楚分界又曰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與魯泗東之地方百里張守節正義曰泗上謂廣陵徐泗等州則今揚淮以及徐州泗州之地皆棄與楚余嘗著論謂越棄地利不守延至五世為楚所滅幸矣後閱吳越春秋有云越既平吳北渡淮會齊晉諸侯徙都于琅琊水經注亦云琅琊越句踐之故都也越絕書勾踐平吳霸關東從琅邪起觀臺周七里以

望東海諸書所載較若畫一史記所云越滅吳棄江淮以北徵之左傳他事皆不合按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正邾魯之界公與之盟于平陽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公又嘗如越會子居武城有越寇見于孟子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與沂州近夫越既滅吳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魯山東之侵界豈其棄江淮不事且既棄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來及出兵侵魯豈反假道于楚耶又范蠡既雪會稽之恥變姓名寓于陶陶為今曹州府曹縣蓋先時吳屢伐齊魯沂曹之地久為吳之錯壤越滅吳因有其地則其遷都琅琊蓋盡吳之境與北方諸侯爭衡豈有反棄江淮之地以資勍敵之楚耶且史記言自勾踐以後五世至無彊中間皆欲伐齊齊與吳接境若勾踐棄江淮以北則其後世必不能拓有吳境與齊遠不相接無緣有伐齊之事則史記之自相矛盾更較然矣

貉

貉東北狄○說文云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又羌字注云東方貉从豸

四書地理攷卷八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鎏亮生著

山名類

泰山

泰山在今泰安府泰安縣北五里○說文云岱大山也○段氏玉裁曰域中最大之山故曰大山○白虎通曰岱宗者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風俗通曰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之長○瑬按禹貢海岱惟青州鄭注東自海西至岱孔傳東北據海西南據岱海岱及淮惟徐州鄭無注但青州既言東自海西至岱則徐州亦必以爲西至岱孔傳以爲北至岱按二州雖同有海岱之文而岱畎絲枲之文見於青州則山屬青州也爾雅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又濟河間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周禮河東曰兗州賈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蓋以其山鎮爲岱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越濟而東得岱矣岱爲青徐接界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矣魯頌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傳云詹至也疏云泰山在齊魯之界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後漢書梁松等議云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卽事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曰配林小山

林麓配泰山者也風俗通云林樹木之所聚生也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

首陽

首陽疑在今蒲州府治爲是○寰宇記云遼州和順縣首陽山在縣東四十里按論語鄭康成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區山俗號爲首陽山又蒲州河東縣首陽山卽雷首山阜也昔夷齊守節於首陽又伯夷墓在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釋地云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以爲在蒲坂者得之蓋爲讓國而餓則他處皆可爲諫伐而餓則石曼卿詩云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是也○括地志曰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猪山亦名獨頭山亦名薄山亦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宋氏翔鳳曰按史記伯夷列傳注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陽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按孟子北海之濱空語無實說文山部崵山在遼西廣韻引說文同無首陽在遼西之文所可據者爲蒲坂洛陽隴西三處今統核數說論語餓於首陽之下斷在洛陽東北元和郡縣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

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正當在盟津後隱首陽亦當不甚遠又攷尸鄉爲湯都在今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首陽亦在尸鄉之西北蓋本尸鄉名西山也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爲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謂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坂縣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則蒲坂之山乃是雷首非首陽也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顏師古謂在隴西者漢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東北有首陽故城東距河濟之間幾二千里叅山名偶同不可牽合也王伯厚據曾子言二子居河濟之間反以首陽在蒲坂爲得實案漢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

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此濟源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北二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城東五里計王屋西至蒲坂四百餘里使以蒲坂首陽爲夷齊所隱則與河濟之間渺不相涉詩唐風采苓首陽之巔此亦指偃師首陽蓋偃師東七十餘里至今開封府汜水縣即春秋時鄭虎牢地晉欲霸中國必先固結鄭心故設言登首陽以望鄭繼言首陽之下則自晉至鄭之所經也終言首陽之東正指鄭國在首陽之東矣○壐按宋說亦未足據曾子言夷齊死於溝澮之間猶言不忘溝壑耳又言二子居河濟之間謂其諫伐耳非必指其餓地也雷首山勢甚緜延豈必自蒲坂言之而謂不當稱西山耶且以唐風之首陽而謂指鄭之首陽其說亦近於鑿矣○盧龍縣志曰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饑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今渭源縣首陽山在岐山西北明即夷齊餓處也宋白北番地里志曰首陽山在平州舊志言今府城東南十五里有嵎山一作陽山即其地竊意二子當日之逃爲國人之將立巳耳及中子旣爲君則名分已定可以無嫌子臧之反於曹季札之反於吳古之人有行之者二子何獨不然況西土之人皆爲讐國

箕子之去又適東夷天下宗周之時舍故都其何往孤竹遠在夷陬周初隔山戎而蔽於燕燕史無通於中國中國之首陽表著爲口實而海濱孤竹無從稱之矣是或一說也○壐按張守節言首陽有五余按寰宇記和順縣亦有首陽則首陽有六矣然孟子言北海之濱正指遼西地耳則首陽止有五矣今本說文崵字下無首陽字當係傳寫脫落據玉篇漢書王貢兩龔傳注所引皆有首字諸家各指一地未可懸斷姑並存之以備攷可也○一統志蒷山在鞏縣北帝王世紀以爲即東首陽山在偃師縣西北北接孟津縣界舊志即邙山最高處○一統志叩馬村在孟津縣東三十里相傳夷齊叩馬諫武王處

東蒙

東蒙在今沂州府蒙陰縣○釋地云東蒙卽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也元和志誤析爲二以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爲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爲東蒙山按漢地理志蒙陰縣注云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可證其爲一山也○皇侃疏曰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主也○禹貢錐指曰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

山爲東蒙山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鼐論曰蒙山高峰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其北有沃壤所謂龜陰之田亦非卽龜蒙峰也參之以邢疏東蒙卽蒙山非有二山明矣

南山

南山在今西安府附郭長安縣南○釋地云詩詠南山可指實者二一曹之南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隮是也今在曹縣一終南之山如南山之壽幽幽南山節彼南山信彼南山是也今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之境○樊氏廷枚曰詩凡三南山采蕨南山周南山也

南山崔崔齊南山也南山朝隮曹南山也在書禹貢詩秦風爲終南左傳爲中南地理今釋云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亘八百餘里○元和郡縣志云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一亦名中南○詩地理攷云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隆崛崔崒則非一山矣李善曰終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柳子曰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瑬按左傳杜注在武功縣南地理志在武功縣東武功今之郿縣及武功縣境也

華

華山在今同州府華陰縣南十里○白虎通曰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收穫也○風俗通曰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括地志曰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爲敦物也○瑬按禹貢雍州終南惇物至於鳥鼠鄭注云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孔氏正義云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卽太一之北峰括地志以爲華山誤矣○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孔氏正義云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此山之西雍州境也○瑬按梁在華陽雍在華陰而山屬於雍至周方

以爲豫州鎭也

嶽

嶽在今鳳翔府隴州西南○廣雅吳山謂之開山○白虎通嶽之言捔也捔功德也○地理志吳山在右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也○廣雅疏證曰兩漢志并以汧山爲吳嶽胡渭曰周尊汧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謂之吳嶽史記又以嶽山與吳嶽爲二而汧山之名隱矣在周禮通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俗以在州西四十里者爲汧山在州南八十里者爲嶽山其實一山也○邵氏晉涵曰周營成周宅於土中華山在成周境內故首舉之吳岳在岐周境內故次及之又曰冀州之霍山與泰華

衡恒唐虞之五嶽也華嶽泰恒衡周之五嶽也泰衡華恒嵩高漢初相傳之五嶽也泰華霍恒嵩高武帝所定之五嶽也○瑬按霍山名大岳書至于岳陽鄭注太岳之南一名霍太山此職方冀州之山鎭也職方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卽岍也禹貢導岍及岐鄭注云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馬融注云三條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

岐

岐下在今鳳翔府東五十里之岐山縣○顏師古曰其山兩岐俗呼箭括嶺○括地志岐山一名天柱山○寰宇記其峰高峻迥出諸山狀若天柱因以爲名○一統志周城廢縣在岐山縣東北水經注岐山水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釋地云孟子言去邠踰梁山言山而不及水詩言率西水滸言水而不及山太史公合而作周本紀曰遂去邠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涉益精確矣○施氏彥士曰邠州南界禾壽縣縣南九十里爲乾州州北五里卽梁山其山橫而長自邠至此百三十里適界邠岐之間乾州西界鳳翔府扶風縣又西六十里爲岐山縣是岐在邠之西南而百詩云

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里誤矣且程大昌旣知循渭西上可以達岐而雍錄又云邠在岐西北亦誤葢邠的在岐之東北也○又曰孟子外書云文王生於台鄱台卽后稷所封邑在今乾州西南六十五里武功縣岐周在其西八十里故岐周亦曰台鄱太王遷岐亦是復后稷之故地也○瑬按詩疏引鄭志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豳譜但謂在岐山北詩疏屢言豳在岐西北則閻氏謂在西北固有所本也尚書大傳注謂在東北以今地理攷之則在東北爲是或者岐之西北岐之東北皆爲豳地歟

梁山

梁山在今乾州○釋地云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

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
山晉望也皆是孟子之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
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二十里
之間○尙書大傳云過梁山邑岐山鄭注云梁山在岐山
東北岐山在梁山西南

轉附朝儛

轉附朝舞當爲山名在今登州府文登縣○趙注云皆山
名又言朝水名也疏云顧野王釋云潕水名出南陽恐誤
潕爲儛○釋地云二山不知所在宋趙德有轉附附作䣊
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竊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樊氏
廷枚曰程是菴曰景公傳轉附乃太公之墓朝儛乃桓公

之墓按太公反葬於周檀弓疏云葬鎬陪文武魏王琛謂
桓公墓在牛山牛山在臨淄縣南十里則非轉附朝儛也
金仁山云朝儛海旁之山潮至如舞陳士元孟子雜記朝
如朝夕之朝衞有朝歌齊有朝舞皆以俗好嬉遊故名其
地諸說不同○宋氏翔鳳曰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
過其縣南又云潕水出潕陰縣西南潕陰漢書地理志作
舞陰與朝陽皆屬南陽郡漢舞陰在今南陽府泌陽縣西
北六十里朝陽在今鄧州南八十里則朝儛二水皆在南
陽明甚案轉謂周流附謂游附言周流朝儛之水而游至
楚之國都此齊桓伐楚之故道也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
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景公思復修桓之
業故欲觀其舊蹟僖四年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此
遵海而南亦泛指楚地非必浮舟海中也蓋朝舞尙在齊
西東行至瑯琊方是齊之南境故云南放琅邪也○焦氏
循曰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
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樂之三十七
年自琅琊北至榮成山至之罘漢書郊祀志後五年東幸
琅琊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且齊
東陼巨海南有琅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晉灼云之罘山
在東萊腄縣蓋之罘卽轉附也之與轉一聲之轉罘與附
古音通秦皇漢武所游自琅琊而北則至之罘成山自之
罘成山而南則至琅琊齊景公欲觀乎轉附朝舞轉附卽

之罘也朝舞卽成山也于欽齊乘云召石山在文登之東
伏琛齊記云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爲之驅石豎柱今驗成
山東入海道水中有豎石往往相望似橋柱之狀又有柱
石二乍出乍沒又云召石山與成山相近因始皇會海神
故後世遂呼成山曰神山然則召石卽成山也朝召古字
通朝舞卽柱之緩聲蓋以石形似柱而緩呼之爲朝舞古
舞石聲近閻氏疑此二山當如成山召石山之類未以聲
音借求之故不能定耳或謂轉附朝舞卽華不注乃華不
注在今濟南歷城之西去齊都不遠無煩欲觀毛氏奇齡
謂轉附朝儛卽管子猶軸轉斛按傅子謂管子乃後之好
事者所加剌取孟子之文入之是猶軸轉斛爲轉附朝舞

之譌不得謂轉附朝儛即猶軸轉斛之譌也然即其斛字益知儛爲石字韋昭國語注云石今之斛也

瑯邪

瑯邪在今青州府諸城縣○釋地云趙注齊東南境上邑集註因之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有琅琊山山下有城即其處○諸城縣志曰此山三面環海惟西南通陸○括地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琊臺越王勾踐觀臺也臺西北十里有琅邪故𠩺越春秋云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琅琊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令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歃血盟即勾踐起臺處又曰瑯琊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於山上謂之瑯邪臺

○水經注琅邪山孤立特顯出於衆山上下周二十餘里傍濱巨海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臺上有神淵○山海經琅邪臺在渤海之間琅邪之東注云今琅邪在海邊有山特起狀如高臺即琅邪臺也

崇山

崇山在今澧州永定縣○釋地云孔疏謂在衡嶺之南非也通典澧州澧陽郡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是○周氏柄中曰在今湖廣澧州永定縣大庸所東有驩兜塚寰宇記以嶺外之驩州爲所放處非

羽山

羽山在今登州府蓬萊縣○蓬萊縣新志云羽山在縣東南三十里寰宇記云登州蓬萊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王氏鳴盛曰馬融書注云東裔也禹貢蒙羽其蓺即此昭七年子產云昔堯殛鯀於羽山杜注在東海祝其縣西南漢地理志云東海郡祝其縣有羽山續漢志亦然劉昭注引博物記云縣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即羽泉也俗謂此山爲懲父山晉地理志亦云羽山在祝其縣之西今屬江南贛榆縣界縣南有祝其故城即漢舊縣是也○地里攷實云羽山在沂州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郯城之東北實一山而跨四州縣也祝其城則在贛

榆○壼按祝其之羽山其地近較之崇山幽州三危不類故近儒皆以在蓬萊者爲是與孔傳言東裔在海中者合也○一統志在蓬萊縣東南三十里之罘水所出

三危

三危當在今西藏土司境○戴氏震曰鮮水西北白龍堆沙之東曰三危是山不協禹貢之文其名蓋後起也鮮水今之青海在沙磧之東而寧夏府之西肅州甘州之南積石之北元和郡縣志沙州燉煌縣三危山在縣南三十里有三峰故曰三危即指此也考之書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河既行積石之南東北屈曲過雍州之北折南左右冀雍之間爲龍門

西河而河所出山自枯爾坤西南接岡底斯西北爲于闐南山直抵葱嶺則河北之水不得絕之而南以入南海今所謂三危山者其下亦無水逕三危不在河北甚明屈原天問篇云黑水元趾三危安在今河源西南三百餘里爲金沙江之源又東南五百餘里爲潞江之源潞江自發源即成池三皆黝黑殆所謂元趾者歟三危蓋其所經之地歲久名湮無從證實耳此水導源三池去沙江源不遠三源跂置如鼎足皆在岡底斯東北然則雍之西南境至此水上遊梁之西境至此水無可疑也左傳允姓之姦居於瓜州瓜州漢敦煌也允姓所居在瓜州三苗所居在三危後世失傳而一之也瓜州值析支西北三危蓋值崑崙東

歟○程氏同文曰爾雅謂河出崑崙山海經謂河與黑水同出崑崙是爲雍梁二州之黑水亦即導水之黑水其雞山所出乃別一黑水水經注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過三危入南海之說非也黑水既由雍以入南海其不假道於梁無疑然則雍梁以黑水爲距皆西距耳三危所在當以康成引地記書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者爲確蓋鳥鼠南少西爲岷山其曰鳥鼠西南當岷山者其地必更在岷山之西與岷山南北相當處其不直曰岷山西乃曰鳥鼠西南者當時達三危必由鳥鼠取道傍岷山北循黃河南岸經今四川松潘廳郭羅克土司境西南行乃抵焉岷山之西爲西藏土司境三危當在其處蓋枯爾坤之西爲巴薩通拉木又西爲諾莫渾烏巴什雖隨地異名實同爲一山其即古之崑崙乎黃河出其東格吉河出其南流爲瀾滄江喀喇烏蘇河出其西流爲怒江皆經雲南此二江必有一古之黑水矣孰爲近瀾滄爲近今金沙江之西乃瀾滄江也○張氏邦伸曰黑水之名見於禹貢者三出崑崙者此導水之黑水也水經注所謂黑水此雍州之黑水也唐樊倬以麗江爲黑水即金沙江此梁州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南岷山脊東之水皆入江岷山脊南之水始入南海耳○塗按以黑水爲有三則三危亦有二地矣然按經序所導之水皆名見於上九州者也若置雍州梁州之黑水不釋而

別敘一所導之黑水經文豈有此體例乎當以禹貢三見之黑水爲一水者是也

箕山之陰

箕山之陰在河南府登封縣○劉熙注云箕山嵩高之北○釋地云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互相證明斷非一山也觀酈道元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影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一統志箕山在登封縣東南水經注陽城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下有牽牛墟潁

水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宋氏翔鳳曰史記夏本紀益讓禹之子啓而避居箕山之陽集解曰陽字一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正義曰箕山之陽即陽城也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按張守節言箕本字誤者孰思其文定當爲嵩高之南箕山之北也

牛山

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劉熙注云南小山曰牛山○釋地云齊之東南山也本趙氏注方向稍錯今目驗在今臨淄縣南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一里○鑒按牛山既名南郊山齊又以此得名則詩咏南山崔崔應即指此

○水經注天齊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水在齊八祠中齊之爲名起於此矣其水北流注於淄水○宋氏翔鳳曰南郊山即牛山牛山爲齊臨觀之阜非過險峻樹木宗生斧斤易盡故爲小山韓詩外傳稱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參天入雲視此小矣曰北望知山在齊南史記管晏列傳引括地志亦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三十一里牛山之阿趙云東南非也

東山

東山當即東蒙山○釋地云集註魯城東之高山案曲阜縣東二十里有防山孔子父母合葬處絕不高大也或云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孔子登東山指此

四書地理攷卷九

東洞庭王瑬 原名仲鎏 亮生著

水名類

河

河出今西番之阿勒坦○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邵氏晉涵曰今西寧府界西南千四百餘里有大山厥色紫黑是產金銀唐人所謂紫山稱斯名矣自紫山以西又南迤西連諸山綿亙二千餘里其卽古崑崙之虛歟○括地志阿傉達山亦名建末達山恒河出其南詩海出者於西河北瑬按書字當衍河黃海出東北隅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肅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又曰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瑬按崑崙旣有大小之異禹貢又指國名則崑崙所稱之地廣矣○徐氏松西域傳補注曰傳云南北有大山按通鑑注南山在于闐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卽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地柳谷金沙嶺等以今地理證之西藏東北三百十里有岡底斯里卽古崑崙釋氏謂之阿耨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僧格喀巴布當和闐正南分爲二支一支東趨爲張騫傳及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域之南也一支過和闐西北趨千六百餘里又西而

北折又折而東環千八百餘里統名葱嶺葱嶺又東趨爲天山過回疆北至巴爾坤東北而止是爲西域之北山巒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也傳云中央有河按卽塔里木河河東流亙西域中說文曰河水出燉煌塞外崑崙山傳云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按今回疆輿地以鳥道法計之南北兩山千二百餘里西自和什庫珠克嶺東至蒙河五千餘里漢書據步測言也傳云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孟康云二關皆在敦煌西界按敦煌郡有敦煌縣龍勒縣今敦煌縣治以北爲漢敦煌縣地縣治以南爲漢龍勒縣地漢志龍勒縣有玉門陽關後魏改龍勒爲壽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縣西北一十八里傳云西則限以葱嶺今按伊犁西南善塔斯嶺卽葱嶺之一山山上悉生野葱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按葉爾羌和闐境南諸山自和闐南復東出經羅布淖爾南又東經安西州南又東經青海甘州涼州南又東經渭水南爲武功太乙諸山又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爲終南山言西域南山至此而終也傳云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按河有兩原者特據兩地言之其實河有三源也河出葱嶺者二一曰葱嶺南河其河東源爲聽雜阿布河西源爲澤普勒善河合爲葉爾羌河一曰葱嶺北河其河西源爲雅璊雅爾河東源爲烏蘭烏蘇河合爲喀什噶爾河河出于闐者一其河東源

爲玉隴哈什河西源爲哈喇哈什河合流爲和闐河傳云
于闐在南山下按南山在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十里傳
云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按和闐河二源自南山出東北
流東源經額里齊城東西源經額里齊城西又各北流三
百餘里合爲和闐河又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巴克阿克
集之地葱嶺北河葱嶺南河皆自西來會傳云東至蒲昌
海按和闐河與葱嶺南北河旣合經阿克蘇城南有阿克
蘇河自北來會乃合而東流是爲塔里木河東至哈喇沙
爾城入於羅布淖爾卽蒲昌海也自和闐河葱嶺河合流
之地至蒲昌海千四百餘里傳云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
按水經注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卽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

東北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行人所經畜
産皆布氊臥之掘發其下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
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
北隘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
一名輔日海亦名牢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傳云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按玉門陽關在今色爾騰海之東羅布
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
水經注作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爲是漢書傳寫奪
去千字傳云廣袤三百里按尚書正義引此傳文作廣袤
三四百里今測淖爾東西二百餘里北有圓池三南有方
橢池四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間也

今本脫去四字傳云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
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按羅布淖爾水潛於地下
東南行千五百餘里至今燉煌縣西南六百餘里之巴顏
哈喇山麓伏流始出山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壁皆黄
赤色蒙古語謂石爲齊老謂北極星爲噶達素謂黄金爲
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
坦噶達素齊老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散爲百道皆黄金
色東南流爲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
其泉數百泓卽元史所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
東南流百三十里瀦爲扎淩淖爾又東南流折而南五十
里瀦爲鄂陵淖爾又自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百

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又東北二
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卽大積石山漢
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今在西寧
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卽禹貢導河之地自古言河
源者多不了獨此傳綜括詳盡所言地形與今若合符節
惟謂重源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訛○臺按河出阿勒
坦去積石幾千五百里而漢書謂南出於積石故徐君以
爲訛爾○臧氏震曰白紫山西連犛石山又南逕西連接
恒水所出山今番語呼岡底斯者緜亘二千里皆古昆侖
之虛也犛水出犛石山與河源相去僅三百六十餘里中
隔一嶺犛水亦呼犛牛河語之轉爲麗水今名金沙江又

名尓巔楚也岡底斯水經注謂之阿耨達山序阿耨達山數水其北流者逕且末城西左會于闐葱嶺之水入鹽澤西流者逕于闐安息右會葱嶺西流之水入雷翥海恒水則南流入南海用是知岡底斯延緜而西北抵葱嶺實羣山之大脊也河源以南唐吐蕃今西藏之境古崐崘國在焉積石東北今青海之境古析支在焉而漢大宛西域踰葱嶺而西古渠搜在焉三地大小諸國通稱西戎緊于雍州者也○瀊按葱嶺和闐之河皆注鹽澤潛行千五百餘里出阿勒坦東南流至星宿海約三百里又行千一百餘里至禹貢之積石而元人都實測河源則誤以積石爲崑侖也禹貢不言河源唯記積石漢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

在西南羌中是也其山有九峯緜亘三百餘里河行山南遶東而轉西旋山之三面如玦然也又有小積石山去大積石尚千餘里即唐述山也尚書後案曰元人誤以積石爲崑崙遂以小積石爲禹貢積石自積石至龍門河東北流折而北折而東又折而南難于屬詞故不言其方向龍門漢志在馮翊夏陽縣北隋改縣曰韓城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也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皆有龍門山是河東亦有龍門矣然禹貢龍門在雍不在冀自積石至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遼史云龍門山石壁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徼外諸河及沙漠潦水皆於此趨海雨則俄頃踰

千仞墻則清淺可涉矣又二百里南至華陰華山之北也此山跨梁豫二州間河在關內潼激因謂之潼關河自鹽澤至此凡四大折矣其初一折自積石至鄯蘭也其再折自鄯蘭州至豐州也其三折自三受降城至勝州東也其四折自勝州至華陰也自華陰東行至底柱地說云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酈注以三門爲底柱以底柱下五戶灘爲閼流而王翰遊三門記謂底柱在三門東百五十步崇約三丈周數丈要之諸峯在當時總爲一巨石禹鑿而廣之以通河三門亦底柱也河行底柱夾兩山間其流湍悍至于孟津其勢稍殺可舟而渡漢志河內郡河陽縣孟津在其境是固在洛北亦在河北也又過洛汭杜預謂洛

汭在鞏縣南皇甫謐謂在鞏縣東北二說不同按杜云在南以洛之曲流言之皇甫云在北以洛之入河言之要皆在縣東也至隋時鞏縣移治東界則洛汭反在其西矣水經云河水東逕成皐大伾山下鄭康成曰地說云大坏地喉也沇水出坏際矣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沸沇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按鄭說謂在修武之西武德之東也此以河北岸之山言之水經謂逕成皐蓋以河南岸之山言之二說二而一者也臣瓚謂修武武德無山可當當在黎陽在今衛輝府東北不知爾雅山一成坯山僅一成卑淺已甚修武武德臨河岡阜豈無足當之乎水經以南岸之成皐當之則又差高大矣若大坯在黎陽則河已折而北經

文何以東字貫大伾而以北字係大坯下邢濼按降水即漳水也降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亦由是有衡漳之名漢志云漳水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漢時入河之道禹時必更在其上游也括地志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東北流冀州入海蓋會漳入河以入海也蔡氏以南宮枯洚當之非也鄭康成以共水當之亦非也恒衛既從雒指謂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入滱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既入之後曲陽以下之滱亦名恒靈壽以下之滹沱亦名衛其滱水之出高是山滹沱之出泰戲山則恒衛之別源也自周以滹沱嘔夷為

并州之川其名著而恒衛之名遂隱於是恒衛二水僅以恒陽溪雷溝河當之其原委不過歷數十里之地曾謂是尋常之溪澗而勤禹功之荒度乎大陸鄭注謂在鉅鹿至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一在趙州昭慶縣一在深州陸澤縣元和志有四一在邢州鉅鹿縣一在深州鹿城縣併上為四今按昭慶即趙州陸澤即深州鉅鹿即今順德府鉅鹿縣鹿城即今保定府東鹿縣澤在鉅鹿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之境也大陸宜在邢趙二州界而深州不與焉廣平曰陸是處有之謂大陸為澤者蓋大陸之旁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既作則是其地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言作矣爾雅九河之次自北而南逆河

者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入而入於海逆河即渤海也禹河入海在碣石此臣瓚說而胡渭宗之謂地理志碣石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計渤海距碣石五百餘里今則逆河與碣石俱淪于海或以在今昌黎縣北十里之山當之此山距海數十里非也或以海豐之馬谷山當古之碣石抑又舛矣而吳廷華獨據漢志兩碣石下無河水入海之文斷以為逆河入海在直沽禹貢之碣石當在章武而淪于海中非驪成絫縣之碣石其說甚辨然亦無實據也○地理今釋曰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按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為小積石別有大積石說本漢書西域

傳至水經云積石在葱嶺北則失之矣或議杜佑主龍支之積石因唐置積石軍于澆河故○謨攷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注即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于唐矣○塗按此說與錐指異疑後漢志脫羌中二字若段熲追擊之積石安知非即大積石乎○禹貢錐指曰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蓋舉山與地以別之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底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大陸志徒駭河之治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為九道然後恒衛從而大陸作碣石志逆河之治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不治矣又曰孟子引書

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此水迫近都邑堯親見其狀故
口能言之而心實懼之正尸子所謂河出孟門之上大溢
逆流蓋凡水逆流皆謂之洪水而龍門呂梁之河爲害尤
甚禹受命治水無急於此者此而不治則帝都將有其魚
之患又何暇救天下之昏墊哉馬明衡曰朱子謂治水當
自下流始下流當自碣石九河始此意固是余竊以爲自
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勢然上流有壅遏之甚者亦必先
達之此治水之權宜也又曰懷縣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
縣衡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
經文所謂北過降水者也又曰懷襄之世河從大伾以東
早已潰決四出太史公曰行平地數爲敗是也不待鑿龍

門而始然且龍門未鑿水由地上氾濫而南亦終入於河
河中之水不加少龍門既鑿水由地中行復其故道河中
之水亦不加多鑿與不鑿其利害皆在冀於兗青徐無損
益也唯覃懷底績之後河東河內大小諸水悉歸於東河
崩騰北注向之青徐分受其患者至此兗獨當之勢甚危
急而恒衛大陸亦瀰漫難治非先疏九河不可故釋書恒
衛大陸於田賦之下以見二役在九河既道之後不與覃
懷之役相連也○夏允彝禹貢合注曰桓譚云河水濁一
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
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
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

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
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
名雖爲河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
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
爲不可及也後世不知其說而徒欲棄地以授河其名則
大豈知水性者哉○水經注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
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
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爲黃河
之巨阨○錐指曰龍支之積石至龍門約計有四千三百
餘里若禹貢之積石更在龍支之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
則自積石至于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上禹

功所不加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爲一句又曰底柱之險者
不減於龍門自古患之三門之險非鐫鑿所能除堯都平
陽冀之島夷及兗青徐揚荊豫之貢道必由底柱或疑其
時亦參用陸運以余觀之三門之險不專在底柱其下兼
有閼流爲之阻蓋自底柱以東夾河羣山之水竝注于河
禹功既遠泥沙日積河上激六峯下阻十九灘滔波倍加
洶湧昔人計不及此但欲鐫廣三門一試于楊焉再試于
李齊物不惟無益而害且茲甚則以鐫石落水河身愈淺
三門雖廣不能勝百二十里之閼流故也禹治河率自下
始度禹當日必先浚閼流而後析底柱二險皆去則貢舟
直達帝都不必參用陸運矣又曰自古論河患者皆云孟

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其所以不至遠泛濫者徒以夾河之山脈未盡地高土堅耳然上流之怒不泄則害必鍾於下流漢明帝詔曰左堤彊則右堤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孟津之隄所謂左右皆彊則下方傷者也至滎陽則左隄強而右隄傷矣治河者欲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偕孟津底柱於受水平又曰凡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故上流宜合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而禹顧於大伾之南釃爲漯川者則以河勢欲東不得不分之以泄其怒以漯川一道分河流十之一二不使指大於股亦未爲害耳及周之衰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爲己利於

是有滎陽下引河爲鴻溝者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又曰大陸地也非澤也以地爲澤自班固始若爾雅十藪自當主澤言孫炎解不誤穎達引以證經之大陸則誤耳又曰堯時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或決而北或決而南氾溢兗豫青徐之域禹乃厮爲二渠一引而北載之高地爲大河之經流而餘波循故道以東者名之曰漯漯川受水不多雖平地不爲害竊意禹穿地自宿胥口以至鄴東引河合漳水入海是爲北過降水耳又曰遷書疏畧頗多言北載之北地而不知大伾以東非高地也又曰地理志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水經注宿胥故瀆受河於遮害亭東黎山西者即王橫所云禹之行河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自黎陽以下水經所稱大河故瀆一名北瀆俗謂之王莽河者即周定王時所徙西漢猶行之至王莽時遂空者也所稱河水自鐵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者即王景所治東漢以後見行之河也司馬遷知引河北載之高地矣而不知當時所行者非禹河王橫知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矣而不能實指其地名班固知有鄴東故大河矣而不知其上承宿胥口酈道元知宿胥故瀆爲白溝矣而不知其下即鄴東之河杜佑知衡漳至肥鄉入河矣而不知其河即經北過洚水之河故自大伾以下凡降水大陸九河逆河之所在皆不得其眞也○又曰漢河堤率謂之金隄禹引河北

載之高地使隨西山下東北去無藉於隄而亦不妨有堤李垂導河書言曹公所開運渠東北有伯禹古隄蓋鯀所作也而禹修之遂目之曰禹隄賈讓所謂東薄金隄者即此也在今濬縣鯀用之以防川而河有逆行之患禹因之以導水而河得就下之宜勝棋所用敗棋之著也○夏允彝曰汾河之源有二一出天池一出林溪山天池即管涔山谷也鯀堤在今開州博州亦有鯀堤又名禹堤衛州亦有禹隄通名金隄一名千里隄今按汾水自管涔而下西瀕省城不數百里地卑濕又河土疏且沙淖故善徙說者謂河出山陘中勢既得逞又值東山暴埼注下兩觸而成一勝故易徙全賴石堤堅固乃免患古爲金堤故非得已也又曰岳陽向爲堯都鯀極意

崇防但不察源委以致罔功禹先疏下流以殺河勢河流既定太原以上只修鯀功自可奏功矣○鄭康成曰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蘇氏曰逆河者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海即渤海也○薛氏曰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於海舊道湮矣○錐指曰九河之所以入海而無雍者賴逆河之復合爲一也逆河既漸於海則八枝之亾無日矣淮南水利考云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湖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遏湖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寧無停乎此最精於物理者然此猶就清水言之耳若黃河則一石水而六斗泥海之所入

者沙河之所出者亦沙也以沙遇沙如膠投漆唯受以廣二百餘里之逆河翻騰入海而又有碣石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內沙不停外沙不入此禹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變爲渤海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攻沙外沙日至內沙不出徒駭猶能相敵八枝立就湮廢矣漢人不知此義而唯以九河爲急縱令穿爲四五亦不旋踵而淤耳蓋逆河既淪則河不宜分而宜合合則行疾而湍悍力能衝刷泥沙故周定王時上流雖徙而章武入海之道自若宋北流入海之道只一獨流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趨海之勢甚速其明效也又曰按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

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瀆所過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而班固云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殊不可曉今攷禹河所過有魏郡廣平鉅鹿信都勃海而無東郡清河平原過郡凡二十一也以經言之河自章武東出爲逆河逕驪成至絫縣碣石山入海又過郡二右北平遼西行三百餘里也又曰宋君臣論治河多格言神宗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又曰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又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此格言也然施於商河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

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順水所向遷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年而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橫隴之徙裁二十年安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爲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然自古河未有不兩行者禹厮二渠爲萬世法自參以上則必敗宋之二股即唐之馬頰以此爲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所

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然
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做戰國爲之曲防耳若衝激之處
潰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以禦之任伯雨曰禹之行水不
獨行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
北流之合於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
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耶此孟子所以惡執一也○尙書
後案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碣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
絫縣有揭石水南入官不言有山蓋驪成有大碣石則絫
縣有小揭石可知酈道元言淪海者蓋海水波襄偶然漸
及山下非真淪爲蕩焉也○錐指曰史記秦始皇誓刻碣
石門漢書武帝東巡海上至碣石此海濱之山斗入海者

故賈讓言禹之治水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蓋伊
闕類龍門夾峙兩岸水出其間者也碣石類底柱橫絕中
流當河之衝者也析之破之不容已矣但此石不知何年
苞淪於海水經云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酈注云
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
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又云今枕海
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
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
名之謂天橋柱也酈氏言碣石淪海可據如此而後魏文
成帝太安四年東巡登碣石山望滄海改山名樂遊蓋此
山雖淪於海而去北岸不遠猶可揚帆覽勝不知何時復
遭淪滅今昌黎縣南海中無一山此酈氏之說所以不信
於今也近世有郭造卿著碣石叢談以昌黎縣北十里仙
人臺當之矣天橋柱者酈註明言在海中其又可移之乎
陸耶又曰壺口有三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也一爲
汾陰縣西南之平山亦名壺口山一在長治縣東南哀四
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是也孟門
有二一在龍門山之北如尸子所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
河出孟門之上者即龍門之上口也一在太行山東襄二
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是也呂梁即梁山之别
名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而諸志所言不同蓋是山緜
亘百里自今郃陽西北抵韓城西北皆梁山然向南則益

西而去河愈遠惟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當
以是爲禹鑿之跡耳岐山在今岐山縣晁以道用水經注
以爲呂梁狐岐皆冀州山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也案
呂梁在今永寧州東北一名穀積山去河一百五十餘里
狐岐在今孝義縣西去河三百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乎
晁說甚謬曾彥和云壺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
故并言於冀愚謂禹貢書法亦有變例凡山皆係本州而
雍之梁岐獨書於冀也治梁以除河患而遂及岐者何也
蓋地上之積潦未經疏洩不可以耕作故併治之爲帝都
艱食計也河道通而汾水之來始有可受然後修鯀之功
太原在平陽東北今之晉陽也岳陽就附近山南言之

則爲今岳陽趙城二縣然經之所主亦不止此二縣揚雄冀州牧箴曰岳陽是都則堯都平陽亦岳陽也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曾氏曰覃懷平地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横河北流而漳東流注之則河從而漳横矣夏氏僎曰冀州三面距河河爲大患故所治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别流之入於河也按恒衛皆於文安入河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衛從河以入海不然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不可得也大陸地形洿下東有大河北有恒衛瀰漫之勢平田旣成巨浸至是乃濬其畎澮達於支川其澤亦爲之陂障以資蓄洩而耕作以興故復言旣明其非

一役也九州之末各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傳以爲禹治一州之水旣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鄭康成謂治水旣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賦高下王肅謂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事皆非也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又曰河自禹告成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别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至千乘入海三宋仁宗時商河決河分爲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今青縣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入海四金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分爲二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入淮五元世祖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宏治中築斷黄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〇地圖綜要曰周用論黄河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未見爲害及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蕩衝激考之前代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周用又言河之不安其流由于阡陌之壞溝洫不修誠確論也古之溝洫卽今之渠今江南之地水患鮮者以渠多而水勢分也誠若古者溝洫之法豈止可平河患抑且可興民利一旦有警又可以禦戎馬是爲寓武備于農功資人和于地利者也

海

海論語浮海指勃海孟子舉於海指楚藪澤〇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澥勃澥海之别也〇潛邱劄記云太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海也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爲近勃海郡者也〇姚氏鼐曰楚地不至於海孫叔敖蔿氏蔿賈之子亦非居海濱者也蓋藪澤亦謂之海荀子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〇彙纂云固始縣東北有蓼城岡卽古蓼國又云期思古蔣國今在固始縣西北七十里〇毛氏奇齡曰淮水逕期思之北而東注于海以淮通海故稱海〇劉熙釋名云海晦也其水黑如晦也〇孫炎注爾雅云海晦也晦闇于禮儀也〇

第170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頁　正

瑬按寢邱乃沈國之別邑先爲楚所得者朔思即其地

四書地理攷卷十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瑬亮生著

水名類

汶

汶出今泰安府萊蕪縣○釋地曰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此指徐州言也○王氏䄂日前漢書于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又于琅琊郡朱虛下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按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南過奉高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濟又云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縣東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于濰是則萊蕪之汶由西南行入濟朱虛之汶由東行入濰以達于海二汶固不同矣以今地理核之汶河水有數源其經流一自萊蕪縣原山之陽發源一自泰安縣泰山之北仙臺嶺發源至故縣鎮二水合流謂之大汶河又西南與萊蕪牟汶嬴汶會牟汶之源有二合流會于嬴汶嬴汶之源亦有二分流入于牟汶由是俱合于大汶又西與北汶會北汶本于泮水自泰安縣泰山西發源東南流有石汶水入之又東合大汶又有小汶水自新泰縣東北龍堂山南麓發源至柴城謂之柴汶亦合于大汶此汶之名不一也詩言汶蓋指大汶言之酈氏又云汶水逕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言魯道有蕩者也按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注龍在泰山博縣西

南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注齊邑今泰山嬴縣哀十一年
會吳子伐齊克博壬申至于嬴然則嬴博以南爲魯界龍
以北屬齊界故成二年取汶陽田葢汶之南皆魯地也齊
魯往來孔道實在嬴博當今寧陽東平間故襄公之來會
由之也○壡按齊乘云齊有三汶入濟之汶見禹貢入濰
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注所謂史固水東經蒙陰
者也一統志云汶有二源一出臨朐縣沂山即潔布泉一
出縣西南峿山北流七八里與沂山水合亂流逕縣北三
里又東入濰此二水皆朱虛之汶也○錐指曰元和志乾
封縣界有五汶原別而流同五汶者北汶嬴汶柴汶牟汶
其一則經流也按酈注無嬴汶五汶之外有小汶在州東

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流逕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水所謂大
汶口也嬴汶合牟汶故酈不言五汶以小易嬴斯爲當矣
○趙氏一清曰泰安圖志嬴汶與牟汶合自萊蕪縣至泰
安縣與仙臺嶺水會名曰大汶亦曰塹汶又西南流與石
汶合石汶者環水也又西南流與北汶合北汶者泮水也
四汶共流而西南小汶水會之小汶出新泰縣至泰安縣
逕徂徠故柴城北而合于大汶尋其川脈即古柴汶之道
柴汶出梁父縣至陽關城南而西合于汶今梁父縣東之
上源已絕而下流僅至古柴城即合于大汶然小汶之行
甚遠倘古有是水道元無容不記此必溝通之以合于柴
汶其後水流既盛而柴汶遂爲所奪大汶小汶之名皆起

于後世彼以合嬴牟北石四汶故名之曰大此則專合柴
汶故名曰小是五汶者又并爲二以出于大汶葢嬴牟二
汶由東達西橫水也北石二汶由北注南直水也柴汶出
東北以注西南亦橫水也五汶之名不當去嬴道元不別
出嬴汶者以嬴爲發源經流也○壡按寰宇記據述征記
以浯汶當五汶之一按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靈門縣有高
柔山與峿一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
世謂之浯汶矣在今莒州與萊蕪之水無涉也

川上

川上疑在今兖州府泗水縣○釋地曰相傳即泗水發源
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

會而成溪是爲泗水○壡按此說不必拘水經注洙水西
南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流北爲洙瀆南即泗水孔子設教
于洙泗之間是闕里故在川上也

沂

沂在今兖州府曲阜縣○大事表曰沂水在今曲阜縣南
二里西入滋陽縣境合于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即此齊
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
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滙爲駱馬湖又
南入運河書淮沂其乂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
之沂水在今兖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
是也○水經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平地發泉

流逕曾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又西逕圜丘北又西右注泗水○元和志沂水亦名雩水源出縣東南八里㘸澤詩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也○一統志此沂水齊乘謂爲西沂又云曲阜縣境凡二十八泉入泗者七由沂入泗者二十有一温泉在曲阜縣東南十里雖冱寒時水常暖可浴卽曾點浴沂處也西北流入沂河○璩按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水經注云小沂水出黃孤山又云洽水出太山南武陽之冠石山世俗謂此水爲小沂水是論語沂水之外又有三沂水也

津

津問津處在今南陽府葉縣○寰宇記河東縣蒲津關在

縣西二里卽子路問津之所又曰長垣縣又名蒲邑子路隨夫子於此問津卽蒲邑之津也又云葉縣黃城山下有東流水卽子路問津所又云閿鄉縣蒲城子路爲孔子問津之所○水經注方城山水東流注潕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城蓋于此也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逕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璩按寰宇記于葉縣旣載問津處則河東長垣閿鄉可知其誤

漢

東漢水出今漢中府畧陽縣西漢水出今秦州○洪氏亮吉曰山海經漢水出鮒魚之山水經沔水出武都東狼谷如淳曰此方人名漢水爲沔水今按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與水經所言出東狼谷同是沮水卽漢水又名沔水也今畧陽縣本漢武都郡沮縣地在沔縣西四十里畧陽縣東南有大丙山左思蜀都賦嘉魚出于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樂史云大丙山小丙山竝在順政縣東南七十里北有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爲丙穴沮水經穴門而過或謂之大丙水按今之大丙山卽山海經之鮒魚山也東狼谷卽鮒魚山之别名或谷在山左近總之漢水出鮒魚山西漢水出嶓冢山又氏道之漾水亦出嶓冢山以班志考之西漢水出嶓冢

之西則漾水當在嶓冢之東故至武都合沮亦有東漢水之目今氏道廢縣已無攷矣自魏收始誤以華陽郡嶓冢山爲漢水所出而後人如杜佑李吉甫皆承其誤也又攷班志沮水過郡五乃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也若今之寧羌州爲漢廣漢郡葭萌縣地西漢水所經東漢水竝不經其地後人以州北之嶓冢山附會爲沮水之源誣矣至氏道之漾水至武都沮縣已合于沮二水合乃有沔水之名也○說文漾水出隴西豲道東至武都爲漢又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叚氏玉裁曰豲道不屬隴西當作氐道乃與漢志合鄭注尚書曰漾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又注梁州沱潛云潛蓋

西漢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班鄭皆謂東漢西漢同出嶓冢與今水道不合○尚書後案曰水經注敘西漢源流其中合濁水則與東漢通矣逕通谷又與東漢通矣至寒水注之則即郭璞所謂東漢一支從沔縣南流至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而入西漢者亦即鄭粱州注所謂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者亦即水經注所云葭萌西漢鄭康成之所謂潛水者也西漢出自山源似非漢別但從沔陽伏流至葭萌者係漢別之潛而此潛既與西漢合則通西漢上源皆得名潛又以潛沔通流故可以西漢山源冠東漢水也○水經注云漢中記曰

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錐指曰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河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括地志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龍門大石穴下此梁州之潛也在今廣元縣廣元舊志云源出縣北木寨山與括地志不同意者木寨山乃水自沔陽來之所經而人誤以爲出歟水經注西漢即潛水自沔漢溯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嶺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乘舟

至沔縣南所謂浮潛逾沔也又曰韻會潛出伏流也荊州之潛雖不知出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承天府志云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分流爲蘆伏河經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即古潛水也按潛江縣本漢竟陵江陵二縣地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伏而其地又名白洑皆取洑流之義此水起鍾祥縣北訖潛江縣東南行可三百里以爲古之潛水庶幾得之○樊氏延閒曰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荊山在今襄陽府南漳縣西南內方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在今安陸府鍾祥縣胡渭曰禹貢三澨當在淯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隄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

口東皆襄陽縣地易氏曰漢水自滄浪洲東南流三百六十里至襄陽縣境大別鄭元云在廬江安豐縣杜預以爲非是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水經云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註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左傳謂之夏口自此則滙澤爲彭蠡在注江之後鄭元曰滙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地理志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錢氏坫曰武都在今階州成縣西漾漢一源志不言水所出山遂迷漾水之原而後人復以爲東漢水出今寧羌者非矣水經注引庾仲雍云獻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是當有一水從徽縣南下至陽平關與東西二漢相通今則山坡

零雜無從究辨求所謂獻水渺不知所在矣今漢水從寧羌州北東南流折東逕沔縣南褒城縣南又東南逕漢中府城西南又東逕成固縣南洋縣西西鄉縣北又東南逕石泉縣南折南逕紫陽縣西南折東逕興安府城北洵陽縣南白河縣北折北又東逕鄖西縣南鄖陽府城南均州東北又東南逕光化縣西南又南逕穀城縣西折東逕襄陽府城北折南逕宜城縣東安陸府城西荊門州東又東逕潛江縣北天門縣南沔陽州北漢川縣南至漢陽府城東北武昌府城西入江云過江夏謂之夏水漢水東合夏水漢水亦得夏水之稱矣○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過郡五行四十里荊州川錢氏坫曰沮縣在今漢中

府畧陽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東漢水之別源也東狼谷在畧陽縣東北沮水逕縣東合漢云南至沙羨入江者卽漢耳過郡五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也○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錢氏坫曰養卽瀁字氐道在今秦州清水縣西南縣在上邽之東南下辨之東北則養水亦出嶓冢山其明徵矣隴坻山阪零雜溪澗糾互衆流莫析以今證古則水從嶓冢東南流逕故河池而合泉街水養今黑谷水之源似卽瀁水之源濁水之流似卽瀁水之流但自酈氏以後俱衍黑谷水入濁濁水入西漢爲說而莫應山坂紊糾二水互通之緣遂令迷于所始是誠地理之一蔽也余幸檄委窮涇渭二水道徑秦隴之間熟悉其底故知禹貢暨本志之文皆無所誤證以山海經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流注于沔水經嶓冢山在氐道南二說更信言之非舛矣○西禹貢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錢氏坫曰西在今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嶓冢山在今秦州西南六十里白水墊江也墊江至昭化縣北合西漢水○謹按近儒皆疑東漢之不出嶓冢惟錢氏之說最爲明晰故備錄之

淇澳

淇在今衛輝府輝縣彰德府林縣○說文水出河內共北山或曰出隆慮西山○山海經北山經沮洳之山濝水出

焉南流注于河注云今淇水出隆慮大號山東過河內縣南爲白溝郝氏註曰沮洳之山在今河南輝縣○水經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注云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歌縣北○地理志出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通典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衛居河淇之間○詩地理攷呂氏曰泉水卽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臨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錢氏坫曰肥水在衛博物志謂之澳水亦詩所謂泉源之水矣水有二原一出朝歌城西北東南流與左水合左水謂之馬溝水出朝歌城北異出同流之謂也在今衛輝府淇縣○邵氏晉涵曰說文隩水隈崖也詩釋

文引孫炎云水曲中也詩疏引陸璣云淇澳二水名劉昭郡國志注引博物志與水流入淇水水經注云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案劉昭酈道元所引與陸璣說同然肥泉即泉源之水俱見衛風不得以爲與水爾雅以隈釋隩毛傳因之是淇澳非二水名也

四海

四海或以水言或以地言或泛指天下言○鋆按尙書外薄四海康成謂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七千里內爲九州其外爲四海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指地言之也書言決九川距四海言通九川于海孟子四海爲壑此指水言之也周禮鄭注四海猶四方也孟子定四海之

民中庸富有四海此則泛指天下言耳然以地言海則四海可以實覈以水言海則四海不可以確驗左傳南海北海指齊楚孟子東海之濱劉昭謂在琅邪海曲縣北海之濱當指遼西郡令支縣漢書有東海郡北海郡南海郡獨無西海郡王莽欲立之至獻帝時始立西海郡是以地言海可據史傳以攷其地也顧亭林言禹貢東漸于海入于南海不言西海北海南海者猶西河止一河也禮記曰祖天地之左海也明右之無海矣洪邁曰海一而已地勢西北高東南下北至靑滄曰北海東漸吳越曰東海南至交廣曰南海其實一也無有所謂西海者屈子賦云指西海以爲期蓋寓言也然程大昌謂條支之西有西海先漢使固嘗見之而著于史西海之西有大秦夷人與海商相來往唐書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是實有西海北海者洪稚存亦力辨有西海北海山海經之紀大荒有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又有西北海西南海東北海東南海則是天地之勢四邊有水九州皆居水內故謂之州州古之洲字四海固環乎四裔也此以水言四海有不可以實驗者矣

水滸

水滸疑在漆水沮水渭水之側○詩自土沮漆傳云沮水漆水也箋云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正義云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

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率西水滸傳云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循西水厓漆沮水側也疏云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于岐山之下○周原膴膴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正義曰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鄭志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鄭答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黄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詩地理攷曰沮漆名稱相亂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過馮

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此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
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沮自沮漆自漆
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則名
稱相亂矣諸家書解以出扶風之漆水與出北地之沮水
爲二謂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灃之上流而書言渭
水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灃水涇水之下流故以
書之漆沮爲出北地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别也但水經
出北地者止是沮水而謂之漆沮耳如上所言則詩之漆
沮自是二水書之漆沮止是一水卽詩之沮也然水經之
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沮水若爲漆沮一名洛水則漆
沮卽洛也而又云入洛何也姑闕之以俟知者○又曰緜

詩沮漆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流也周原傳漆沮之間指岐
周是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言漆沮指鎬京當亦去岐
周不遠也史記正義云二水源在雍州西其名洛水者在
雍州東又曰十三州○志萬年縣南有涇渭北有小河卽
沮水也○禹貢古今合註曰程大昌云漆沮在雍名凡四
出豳詩之謂漆沮者普潤之漆水也大王文王之都在岐
而普潤者岐地也禹貢之謂漆沮者卽富平縣石川河至
白水縣入洛而與洛水俱自朝邑入渭者是也以其在涇
下故也若邠州雖有漆水而其地在邠邠乃公劉所都則
不爲緜詩之漆沮矣鄭白二渠自雲陽谷口來入石川河
石川河旣爲漆沮故世亦誤認二渠以爲沮漆也○謹按

緜詩正指豳地言而程氏以爲指岐地誤矣當由泥毛
傳周原漆沮之間而云然○程大昌雍錄曰禹貢止有漆
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諸家言洛卽漆沮所謂洛水者地
理志曰出北地郡歸德縣蠻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逕
鄜坊同之三州乃始入渭孔安國輩謂自馮翊懷德縣入
渭者是也漢懷德同州衙縣也所謂沮水者長安志曰自
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
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自華原東北同官縣
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沮之地此三水分合
之詳也若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
始合沮沮在漆西旣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

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則遂混爲一流故曰洛卽漆沮
者言其本同也○段氏玉裁曰蓋漆水出豳地漢漆縣以
水爲名西南流至周岐地漢人皆審知形勢今則茫昧難
詳矣說文及水經云出杜陽岐山者容舉其近源言之○
汪氏龍曰山海經瑜次之山漆水出焉地理志右扶風漆
縣漆水在縣西闞駰曰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
此涇西之漆注涇以入渭者也闞駰曰有水出杜陽縣岐
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流注岐水水經注杜水東南流合
漆水水出杜陽之漆溪謂之漆渠南流注岐水至美陽縣
注於雍水隋書地理志扶風普潤有漆水此涇西之漆合
杜岐雍以入渭者也說文漆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

經注濁水入沮至白渠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此涇東之漆入洛以入渭者也○錢氏坫曰漆水同出俞山一流南入杜一流北入涇俱得漆水之名○王氏引之曰胡朏明謂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沮謹案土當從齊詩讀爲杜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縣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沮當爲徂自土徂漆言公劉去邰適豳自杜水往至於漆水也下章率西水滸專指漆水言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在涇東者不同若以此爲涇東漆沮則與邠地無涉以邠在涇西故也且漆沮是一水之名故詩言皆二字連稱分言之則謬矣又曰率西水滸箋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

也毛鄭詩攷正曰邠偪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旣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邠之漆水北流注涇非適岐所取道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閻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謹案如考正說太王循渭水北厓而至于岐山之下則當云率北水滸不當云率西水滸矣且詩敘太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始于邠而終於岐不當始於梁山之南渭水之北而略去自邠至梁山百餘

里之地也爾雅云率自也西邠之西也大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山之下故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毛鄭皆訓率爲循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故致後人之疑○瀗按康成明言邠在沮水西不得謂邠無沮水且沮者沮洳之謂水之名沮者獨多荊有沮漳兗有雝沮沔亦名沮詩言彼汾沮洳攷豳地之水甚多豈無足當沮者耶程泰之謂沮水自邠州東北來禹貢合計圖邠州有沮水而漆入之又史記先言渡漆沮後言踰梁山則水滸在梁山之前自當兼指漆沮言之惟豳在岐之東北鄭志云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方向稍誤而疏屢言豳在岐西北則與地理不合者也

四書地理攷卷十終

四書地理攷卷十一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鎏亮生著

水名類

九河

九河在成平之南鬲縣之北今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德州北有鬲縣故城○李巡曰徒駭者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大使徒衆通其水道馬頰河勢上高下狹狀如馬頰覆鬴水多渚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爲津○墨子灑爲九澮○淮南子別河而道九岐高誘注别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而爲九以入海也○錢氏坫曰九河見於地志者三成平徒駭東光胡蘇鬲縣鬲津今交河東光二縣及德州太史簡潔在今南皮縣馬頰在今安德縣覆鬴在今德州鉤盤在今樂津縣○瑬按爾雅九河之序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就許商之言攷之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太史馬頰覆釜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簡潔鉤盤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邢昺云自鬲津以北至徒駭相去三百餘里成平今獻縣也方輿紀要以徒駭歸獻縣是也太史河自昔無攷元史地理志謂在滄州南皮縣治北馬頰

河明一統志謂在東光縣界通典云安德縣有覆釜河畿輔通志謂安德故城在今山東陵縣德平界胡蘇河漢書東光縣有胡蘇亭今寧津也齊乘謂滄州南有大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非胡蘇歟大漣澱南至西無棣有大河名曰沙河此非簡潔等河歟潔河金史志謂在南皮方輿紀要謂在渤海與簡相近鉤盤河漢書平原郡有般縣師古注謂卽鉤盤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河在縣南二十里河閒府志謂九河俱經南皮今攷徒駭所經卽滹水滹沱所行者自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注於渤海彼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雲海豐有土河以爲徒駭者非也徒駭豈反出鬲津南哉則南皮無徒駭惟太史簡潔覆釜當經其縣耳○胡氏渭曰九河所在後人率多附會其名爲某河者未必卽古之九河不名爲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九河○吳廷華曰禹貢言九河第謂之道孟子言九河第謂之疏則不過因勢疏瀹非强鑿九河以激之行且按水經如桑乾漳衞白潞巨馬沙治諸水俱世所謂巨浸覩灉沮濰淄有過之無弗及而禹貢第載衞漳之名他水曾未之及豈桑乾諸水禹時尚微無待於治耶抑治之而經有缺文耶竊謂禹斷無平地鑿九河之理桑乾諸水斷無不治自安之理所謂九河者豈卽從桑乾諸水中就其近河者而分河以寄之則言九河而諸水悉舉矣○靈壽縣志曰明錢㰖云班固以滹沱爲徒駭未必無據禹

詩黃河北流西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滹沱其一也滹沱正在大陸北九河即恆山以東諸水逆河即易水逆與易音相近呼稍訛耳黃河自南而北易水自北而南故曰逆河相合東行趨八直沽故曰同爲逆河入於海葢直以今保定直定諸水爲九河皆天作之川禹特疏而合之而非分河之謂也又謂漢唐諸儒以九河在滄州南皮東光朋者皆非滄州南皮東光皆在大陸正東且濱海矣又何稽乎分播耶大陸北播經有明文滹沱爲北播之始易水爲北播之終其說似是但如此則禹貢九河既道之文應在冀州不當在兗州矣洪荒之事本難臆斷存之以備一說可也○謝氏身山曰河水出積石之西寒涼之甚者但水雖

堅流于衆石之閒則不能濁此積石以西之水所以最清至積石東漸遇柔虛之土所以漸濁水降土升隨之而去則溝底漸下今觀底柱以上地高河低則水降土升確然可見滎陽以下則水復上升土復下降此河底所以日高然黃河之水萬里奔濤直趨而下又何能使之暫停于上以取其泥哉聖人於此再四躊躇乃於河外加河而作遂一遞濬之法遂將一河播爲九道每至夏秋水涸之後乃以八河通流注海一河閘斷上流之口使河底之淤盡露然後濬而去之則此一河之內無淤塞之泥因而遞及一歲必深濬一河九歲必各濬一次周而復始永濬勿廢萬載可無患焉

濟

濟出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王屋山○濟源記曰山海經王屋之山瀰水出焉瀰沇聲相近濟之爲水瑩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有東池有西池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此滙爲二池地志謂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自今觀之東池即東源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即西源周如東池深纔三四尺耳王屋山頂太乙池亦涸矣○說文泲沇也東入于海○段氏玉裁曰郡國志河東垣有王屋山兗水出河內溫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水經注

曰濟水故瀆在溫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徑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是在西漢以後所謂東流爲濟入于河者已非禹蹟之舊矣許云東入于海此謂禹時故道獨行達海故謂之瀆今之大清河小清河非無濟水在其閒而混淆莫辨矣又曰前志垣縣下曰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過郡九者河東河內陳留梁國濟陰泰山濟南齊郡千乘也○括地志云沇水出懷州王屋縣北十里王屋山頂崖下石泉停不流其深不測至縣西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爲沇水○尙書後案曰武德入河南直成皋者禹迹也水經所敘

縣河南直鞏縣者則所謂漕渠勢改也今其故道又盡
陷河中泲水惟從枝津之合湨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南
直孟津縣其流益短自禹以來泲水入河之道凡再變愈
徙而西又曰泲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至宋又有
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徙而南東
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
清河入於海南清河卽泗水北清河卽泲瀆也南渡後北
清河又有大小之分蓋自劉豫導濼東行始齊乘以大清
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豫所創志家皆沿其說今以水經
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攷之泲水最南濕水在中河水最
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泲水故道而

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濕水所行蒲
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濕瀆及河去則大
清兼行河濕二瀆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泲水故道也○樊
氏廷筠曰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於青
故濟有河北之濟有河南之濟禹貢沇水東流爲濟此北
濟也屬冀州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此南濟也屬豫州又
在徐州爲魯濟至青州爲齊濟禹貢滎波既豬導菏澤被
孟豬此豫州也大野既豬東原底平此徐州也浮于汶達
于濟此青州也濟河惟兗州傳云東南距濟西北距河正
義曰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
水西北至東河也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晁氏曰爾雅云自

河出爲灉濟出爲濋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
也茅瑞徵曰河濟爲兗州二大水灉沮其支流也二水並
治而兗境無復水患矣○塏按孔傳濟水入河並流正義
則以爲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蘇軾則以爲以味
別也按濟少河多濟入河則清濁不復辨其出還清故知
爲濟二水既合則味不可辨其溢爲滎也味與濟同故知
爲濟二說未嘗不可通而林之奇必駁之過矣○樊氏曰
吳澄曰濟入河潛行地下溢爲滎澤溢者言如井泉自中
而滿非有來處鄭曉曰濟水凡三伏而四見一見于王屋
而遂伏再見而爲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
地四見而出陶邱之北自此不復伏矣胡渭曰伏見之說

二孔無之然泰澤一伏東邱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
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唐書許敬宗傳蓋濟瀆所經之地其
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卽便涌出故一見於滎澤再見於陶
邱不必以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邱數之爲
三伏三見也又曰杜佑曰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此水
枯竭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敘濟乃一依
禹貢舊道此不詳之甚黃度曰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
閒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
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佑言爲過程大昌曰兗豫之境凡
水自南北濟以行者皆循濟故道不獨菏汶顧菏汶特其大
而可數者耳今世所稱南北清河者皆古濟流派而菏汶

則其要會也陶邱以東適與菏會而遂分派會泗水以注於淮者濟之注河而分者也東北兼汶與之同入于海者濟之正派也此二者比濁河清故後世以南北清河目之于欽齊乘入濟之汶即今大清河于慎行筆塵大清河第得汶之首尾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瀆入海案二子皆山東人皆實指大清河爲濟也又曰曾氏曰職方云其川滎雒蓋禹時爲滎澤而已至周則爲川據此禹時滎澤渟而不流後人導爲滎川其說創自彥和蓋陶邱滎澤相去可五百里滎澤至周時已導爲川與陶邱復出之濟相接自滎口石門至東逕宛朐縣南皆禹後代人所導職方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滎瀆而河濟合焉者也過此則爲陶邱

復出之濟矣○塈按水經云又東北過甲下邑入於河又東北入海注云河水入濟非濟入河此酈注之駁正經文者也又東北入海五字戴氏震謂此注之混於經者也註引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此酈氏自證其說也○周氏柄中曰閻百詩曰余嘗討論濟瀆至五載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愚按有北濟有南濟北濟王莽時大旱枯絕其後復通南濟自東漢時滎澤既堙而陶邱之流遂絕水經叙濟水自滎陽以下之道乃河水之行於濟瀆者實非濟也酈注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但當指北濟言蓋北濟初於河內武德入河後于溫縣入河是即所謂津渠勢改者而南濟實無復通之事閻氏亦考之未審也愚竊更定之云北濟新莽時枯而復出南濟東漢後絕而不通

漯

漯出今曹州府朝城縣○倘書後案云前漢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續志則但云東郡東武陽漯水出案東武陽今朝城縣也應劭云在武水之陽酈道元謂武水即漯水其故城在今縣西漢志言漯水所經除東武陽尚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二濕陰三千乘四濕沃也過郡三者謂東郡平原千乘也水經注無漯水惟第五卷敘畢河事更說河之支流其文云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漯水出焉

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西城東引水北注又東北逕陽平縣之岡城西又北絕莘道城西北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右與黃溝合溝承聊城郭水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高唐注漯水桑欽地里志曰漯水出高唐案穆天子傳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己巳天子東征食馬於漯水之上尋其沿歷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其間也俗以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又東逕漯陰君伏生冢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以今輿地言之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禹城臨邑濟陽章邱鄒平齊東青城高苑諸州縣界中皆古漯水所經也○禹貢錐指云河既與漯合復分爲二漯由漯陰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東葢自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漯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漯在南而河在北矣○地里今釋曰今朝城縣南有漯河陂廣十餘里又高苑縣北有漯河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東北入臨邑縣界葢朝城漢之東

武陽高苑漢之千乘禹城漢之高唐也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又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漢志於高唐注云漯水所出於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漯水源流固瞭然矣○張參五經文字曰漯水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漯而以濕爲燥溼之溼○禹貢錐指曰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河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自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逮漢成帝末河決館陶

由東武陽絶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絶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于東武陽再出于高唐據成帝後言耳○塾按漯之受河雖自宿胥口始然委粟津以上自是河之分流至武陽合漯而始被以漯名高唐乃其源之再出者胡氏謂據成帝後言之殆未然也

汝

汝出今汝州魯山縣○括地志云汝水源出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汝水至豫州郾城縣名濆水○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東南過其縣北又東過潁川郟縣南又東南過定陵縣又東南過郾縣北又東南過汝

南上蔡縣西又東南過平輿縣南又東至原鹿縣南入於淮酈注云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卽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又言出宏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云汝出燕泉山並異名也今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蒙栢谷西卽盧氏界也○方輿紀要曰今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西南七十里大盂山東北流出縣北經伊陽縣汝州南又東南經寶豐縣郟縣南入南陽府裕州界經葉縣北又東入許州之襄城郾城縣南而入汝寧府西平縣境東南流經上蔡縣西汝陽縣北又東經新蔡縣西息縣北至江南潁州南而注于淮葢非復漢以前水道矣○水道提綱曰

汝水舊從舞陽縣北而南入西平界自元末於澗河堨斷其流使東歸潁於是西平雲莊諸石二山之水明時亦塞今水道與古全異○焦氏循曰汝水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南陽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續郡國志潁川郡亦有定陵劉昭于潁川定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汝南定陵蓋即潁川定陵前漢有一縣分隸兩郡者定陵在汝南潁川之間故分屬之光武時省併為一故續志屬潁川耳班氏於魯陽滍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序汝入淮定陵以西統汝于滍滍亦汝也逕滍水數之

歷南陽河南潁川汝南故有四郡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魯陽縣大盂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襄城晉置汝陰魏置在晉則歷六郡也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接壤酈氏目驗之故水經注言汝出魯陽縣大盂山蒙柏谷西即盧氏界許氏雖與班氏異而其指則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許義也酈注于滍汝分流始言汝水趣狼皐山狼皐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寰宇記蓋汝自魯陽越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志謂出魯山縣是也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

是又以魯陽大盂混入勉鄉之天息也淮南子地形訓云汝水出猛山猛與蒙柏谷長短讀蒙谷即猛山而猛與盂形近而譌大盂山即猛山也○樊氏廷簡曰水經滍水篇註滍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又南逕犨城下波水又南分三川于白亭東而俱南入滍水滍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是故闞駰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全氏祖望曰周禮豫州其浸波溠康成師古皆不知波水所在而以滎波之波當之後人或疑其非而以爾雅洛出為波之波當之不知滎洛既為川矣不應復以其支流為浸也書滎波既豬鄭賈以波為播古作嶓若從豫州

之浸波溠則不必改字矣禹貢無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明乎波為霍陽之水是即禹之治汝也又按水經注湛水出魚齒山西北東南流入汝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及晉師戰於湛坂杜預亦以是水為湛水矣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元云未聞蓋偶有未檢也左傳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彙纂云今葉縣北二十里有昆陽城趙一清曰漢志註師古曰潁水出陽城陽乾山宜屬豫州許慎又云湛水豫州浸蓋川土相鄰故也全祖望曰周禮荊州之浸潁湛案湛是汝水支流而潁亦與汝互相出入之水也又豫州之波亦汝水支流然則汝雖不見于禹貢未嘗不重於職方康成既不知湛水又不知波水非善長之註

何以證明之哉全氏又曰詩遵彼汝墳蓋汝旁之水爲濆則汝旁之土亦爲濆謂突起也毛公乃以大防解之非也觀孟子則汝水宜決不宜防也

淮

淮出今南陽府桐柏縣○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又東過期思縣北又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泄水泄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

又東過淮陰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又東兩小水流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說文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段氏玉裁曰今桐柏縣有平氏故城前漢志云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二千二百四十里按桐柏大復山以四字爲名禹貢祗云桐柏省言之也今淮水自桐柏山東流經羅山縣真陽縣息縣固始縣光州又入江南界經潁州府霍邱縣潁上縣壽州懷遠縣鳳陽府臨淮縣五河縣盱眙縣泗州至清河縣合於河經山陽縣阜寧縣安東縣至雲梯關入於海古水道河於冀州入海不與淮同入海淮之古水道今未有異淮自平氏至入海大致東北行東多北少許云東南南字誤也○禹貢合注曰淮但可導之以入海而必不能使之由湖以入江淮南之地由高寶而東則俱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淮之不得達于江也地限之也○孫氏蘭輿地隅說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柏流百里而伏溢爲二潭又流千里會泗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爲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由廬州巢湖朋脂河以入江又導之由天長六合以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久而入江之口漸淤今故蹟猶存也或曰高堰始于陳登是不然若禹不築堰則下流散漫何以入海蓋高堰剏於

神禹修補或登耳○孫氏星衍曰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巳云沿於江海達于淮泗解者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迂回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自入海以爲淮不注江者不知各自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水經注淮水與沘水泄水施水合泄水注濡須口施水受肥水東南流逕合肥縣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壽春之閒有芍陂船官湖逍遙津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合

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合肥受南北
湖貨殖傳誤作潮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
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水
盛則複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證孫叔敖時開芍陂當因
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
巢湖合于爾雅歸異出同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
叡堰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流斷然巢湖之水夏間
猶達合肥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
排淮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亦淮流與江通之證也然
則禹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溯施肥水之流通淮達於菏澤
菏澤合泲泗之流故曰達於淮泗從此達河則至帝都矣

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
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盛夏水漲則逕合肥入
巢湖以達于江故宋以前淮流不爲洪澤湖之患也○焦
氏循曰說者疑淮泗不入江乃汝亦入淮不入江而孟子
以汝漢並稱爲決下再注江豈孟子不知淮亦不知汝邪
嘗細推之有精義焉淮自桐柏而東在上則汝潁沙渦等
水入之在下則泗挾沂入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
勢散漫難於專流入海故在上則決之在下則排之趙氏
以壅解排其義爲至精何爲壅於泗口之下築堤以束之
不使其流漲洩於樊艮射陽之間則推抵之使東入于海
有此排而淮乃挾泗入海而不致南漲於江矣乃壅障之

功施于泗入淮以下而汝潁諸流之入於淮者則不可以
此壅之故於泗口以西決之使注于江此地泗未入淮所
決者淮實決汝也泗既入淮所壅者淮實壅泗也言排泗
而沂在其中言決汝而潁渦等水在其中下以泗與淮並
言此汝卽入淮之汝不可言決淮汝故云決汝漢是時漢
在六安安豐之間入江汝入淮而決之入江蓋與漢合故
云決汝漢謂決汝以合于漢而南注之江也蓋注江者汝
漢之決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注諸海故此但
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以今推之汝水至汝寧
鳳陽之間汝口入淮至霍邱西決出會於巢湖入江淮決
卽汝決而汝入淮之勢洩矣又東則潁水自潁上縣入淮

沙水渦水自懷遠縣入淮而淮勢又盛至盱眙又決出由
天長六合入江而潁沙渦諸水入淮之勢又洩矣又東泗
沂乃自宿遷入淮而淮勢又盛遂不決之入江而轉壅障
入江之路排之專由安東入海汝入淮則決之使合漢水
以注之江泗入淮則擁之使並入于海故云決汝漢排淮
泗而注之江自漢不至安豐而汝漢之合遂莫可解孟子
稱決汝漢可以見當時之地益知杜預酈元疑大別不在
安豐之非也詩言江漢浮浮孔氏正義引大別在廬江安
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漢近淮故淮水之決出
者與之合不言決淮而言決汝明決淮所以決汝入淮之
勢不言決汝淮而言決汝漢明決淮所以決汝入漢之勢

也淮決於六安安豐閒入漢與漢合入江也

泗

泗出今兗州府泗水縣○說文泗水受泲水東入淮○段氏玉裁曰地理志濟陰乘氏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又魯國卞縣下云泗水出縣北西南至方與入泲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出乘氏者其遠源出卞者其近源過郡三當作過郡二二者魯山陽也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過魯縣北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流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沛縣東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於淮此舉卞縣以下二郡也卞縣故城在今泗水縣東五十里許云受泲水則又推其源之至近者也水經言泲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前志言泗水至方與入泲酈氏云泗泲合流故地紀或言濟入泗亦言泗入泲胡渭曰泗水自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沛縣徐州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徐州以南悉爲黃河所占矣○水經注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墟有澤澤方十五里淥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餘里便得泗水之源也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西南

流逕魯縣分爲二流北爲洙瀆南則泗水○閻氏若璩曰按浮于淮泗達於河說文作菏爲是蓋菏者澤名爲濟水所經又東至于菏者是在豫之東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而達于河以上文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次青州便浮于汶達於濟不復言達于河矣又次徐州浮于淮泗達於菏亦不復言達於濟矣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亦不復言達于菏矣不復言者蒙上文也

四書地理攷卷十一終

續修四庫全書

四書地理攷卷十二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瑬亮生著

水名類

江

江出今龍安府松潘廳○范氏成大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巂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門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

湖所受湖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所受江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也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閒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攷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眾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說文江水出蜀徼外崏山入海○段氏玉裁曰漢志湔氏道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九行七千二百六十里過郡九者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廬江丹陽廣陵國也崏山封禪書謂之瀆山李膺益州記謂之羊膊嶺今松潘廳北二百三十里之大分水嶺是流經茂州成都府眉州嘉定府敘州瀘州重慶府忠州夔州府湖廣之宜昌府荊州府岳州府武昌府漢陽府黃州府江西之九江府江南之安慶府池州府太平府江寧府鎮江府常州府至北岸通州南岸蘇州府昭文縣境入海此禹貢漢志所謂北江也○水道提綱曰金沙江即古繩水鴉龍江一名打沖河即古若水金沙江出番地至雲南姚安府大姚縣合鴉龍江至四川敘州府治宜賓縣西南入于江金沙自犛石山發源至雲南麗江府境已四千二百餘里自麗江至四川敘州府又二千五百餘里源遠流長所受大水數十小水無

數其爲大江上源無疑也○水經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趙氏一清曰按漾水出隴西郡氏道縣江水出蜀郡湔氏道二縣名稱各著自蜀漢號湔氏道曰氏道晉改曰升遷於是始相混淆矣酈注舉蜀漢之制以釋經後人因并經而改之○水經注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又曰東北百四十里曰崍山中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又東百五十里曰崌山北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又曰江水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瑬按漢志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在今之茂州○水經注云又逕江原縣郫江水出焉○禹貢錐指曰江原縣鄰水近世謂之大皐江者岷

第一七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版反内

江之正流而班氏以爲首受江故康成云沱之類○水經注又云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有二江雙流郡下○趙氏一清曰按漢志郫縣下云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顧祖禹曰世或以成都內江外江爲沱水夫二江爲李冰所引非禹貢之沱也宛溪之說誠然又曰益州記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檢江卽流江冰穿一江而爲二則冰以前無支流可知何得以郫江爲沱耶胡朏明云李冰所穿之二江一是流江乃冰所創造一是郫江卽禹貢之沱時必淤淺冰復濬之夫旣云二江皆冰所穿何以獨指檢江爲冰之創始而郫江僅加疏濬耶此欲附會班志出於胸臆不可從也○水

經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注云縣有夷谿卽很山清溪也○水經云又東過枝江縣南注云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水經又云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鑾按東別爲沱胡氏渭以郫江爲梁州之沱在今瀘州以夷水爲荊州之沱在今宜都縣王氏鳴盛以鄗江爲梁州之沱在今崇慶州以夏水爲荊州之沱在今監利縣古之華容也而汶江枝江何以不數全謝山謂汶江之沱開明所鑿郫縣之沱李冰所堰梁州之沱宜指鄗江荊州之沱惟枝江足以當之趙一淸謂梁荊之沱當指夷水夷水首出魚復江尾入宜都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荊州之沱也按梁荊

之潛旣異水則沱亦當異水也宜兼枝江數之○水經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北有洲號曰枝迴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也○錐指曰袁中道曰南江卽江水由澧入洞庭者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之跡僅存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可攷此論最爲精覈按道元所稱北江此後世大江之經流南江從江陵縣虎渡口東南至於澧水同入洞庭蓋所謂涔水也○鑾按東至于澧史漢皆作醴裴駰引鄭注以爲陵名不以爲水名然漢有醴陵縣江水不至其地非也按水經是澧入江非江入澧寰宇記澧口在華容縣也○樊氏廷簡曰釋文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

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五上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烏白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案湖漢也鄱也餘也修也淦也盱也蜀也南也廬也凡九水劉歆所指當此矣若彭水則卽豫章水之上源非有二水豫章爲章水在贛縣東南湖漢爲貢水在贛縣西合二水以名縣酈道元云贛水總納十川注于彭蠡是也蔡傳九江卽今之洞庭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

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錢氏坫曰禹貢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今華容縣過九江今九江府至于東陵今光州固始縣東迆北今望江東流二縣會于滙今具區○又曰漢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此金蘭當在安慶府境水經注灌水導原廬江金蘭西北東陵鄉大蘇山然則大蘇山即東陵也在今光州固始縣○水經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注云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全氏祖望曰按此則善長不以洞庭爲九江第四十卷九江在長沙下雋之文知非本經所有○姚氏鼐曰九江在今黃

州府九江府之閒今黃梅漢尋陽故地地里志云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是也朱子以洞庭當九江則失之昔禹主名山川九河自河分故名曰河三江九江皆自江分故名曰江洞庭受湘沅尙未入江安得名曰江其失一也秦置九江郡于今黃州安慶地其名蓋因殷周以來漢昭宣閒以其地爲廬江郡禹時九江納錫大龜故豬先生云廬江郡常歲生龜長尺二寸曷嘗求之洞庭耶其失二也江自黃州安慶而下水勢北行故其西山曰西陵漢江夏郡西陵縣是也漢武帝以前廬江郡在今江西及池州地故地志廬江郡云金蘭鄉有東陵鄉蓋謂今池州山也此係漢初廬江郡之舊記與昭宣後之廬江不合班

氏不悟而載之然賴此得知東陵在漢初廬江之域金蘭疑爲石城舊名漢石城縣今爲貴池禹南江于是分經貴池青陽南陵而東迆行山谿中故曰東迆今乃以三國吳拒蜀之西陵云巴陵與相對爲東陵其於南江東迆不亦遠乎其失三也禹時目驗江分爲九至後世固不必然然春秋時蓋猶浦漵縱橫合成巨浸行塗不利故吳楚交爭必取徑淮南濟六避其險也逮西漢其狀猶存故太史公曰予南登廬山觀禹所疏九江也自後江水中深旁岸皆出民益居之無復大龜是古今之變朱子乃謂江有九道必有九洲而疑尋陽不能容之其失四也九河禹疏之故曰北播爲九河九江自成故第曰過過洛汭三澨皆是也

設九江爲洞庭則當云會九江不當曰過矣其失五也以是斷之九江在尋陽蔑以易矣○阮氏元曰廣陵即東陵晉以後人誤解北會於匯之匯爲彭蠡勢不得不在湖口彭澤求東迆求東陵不知大江之勢自武昌至彭澤皆正東流惟過彭澤由望江向安慶池州蕪湖以至江寧皆東北流此禹貢所以稱爲北江也東迆之處即在池州古石城由石城而趨震澤實是正東流禹貢于東迆之上書曰至于東陵是以東陵定東迆之地即當于相近之地求所謂東陵者晉人誤以東迆在彭蠡之上遂失東陵之名不知漢書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此乃漢人之說最爲明白計東

陵之大非一二邑所可盡陵之形乃長山之形其脊稜稜然緜延而行水兩地而流方稱其名今廬州府舒城縣應即是東陵之首過此以東爲滁州清流關嶺脊最高再東則六合天長以至揚州甘泉江都始爲東陵盡處試觀此陵緜延數百里其脊分南北脊南之水皆入于江脊北之水皆入於淮界限分明後漢志江都廣陵有東陵亭即此地也書曰至于東陵東迆明以爲北中兩江分路之處而北江千里僅以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畢之是明以東陵數百里與北江同起止矣爾雅各陵注者惟以西隃鴈門爲可攷西隃鴈門之陵横亘塞門數百里是非一二邑地所可盡與東陵同東陵必非舒廬之閒一山所能盡爾雅

云東陵阠阠之一字乃吾鄉大山之主名北江之北東陵之東吾所居也故攷定之○姚氏鼐曰漢書地理志所稱中江南江北江禹貢之三江具是矣職方以爲揚州之川國語以爲環吳越之境夫江漢既合其下流爲北江者非必漢水爲中江者非必江水也然而導川之文分紀之者約其地勢南北而槪分之以明江漢之均爲瀆耳鄭康成本地志以註禹貢故疏引其說曰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言江自彭蠡而下始流爲三也又曰經言東迆爲南江其解尤善蓋地志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者南江之始而在吳縣東南入海者南江之委也導川有北江中江而遺南江豈其理哉故言導江至于東陵其分而東流入海者是南江也其北流者又會於滙而爲中江也世皆說會於滙爲彭蠡而實非是今江合彭蠡過湖口乃東北流是會滙而後北非北會于滙也且導漾已言東滙澤爲彭蠡矣導江不必再言也然則滙在石城分南江之後蕪湖分中江之先其巢湖也歟夫說禹貢三江者莫詳於漢地理志莫善於康成之註惜乎康成之文不盡傳徐堅初學記不知得誰氏之說誤以爲康成乃以彭蠡爲南江岷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夫經於導川言其下流乃爲三江耳而求之上流上流所受之大水奚啻六七而何以謂之三江耶且揚州其川三江而漢水入江之地非揚州也其論無一可通此豈康成言哉夫說經義理後人容有勝前人者若

目驗地形則古人得者多矣愈古則其得愈多夫地理志班氏蓋取於西漢人之書也其記戶口必曰元始二年則其爲書之時可知矣胡朏明不思地志之可信而猥謂蕪湖石城之水鑿于闔廬非禹迹何其謬耶墨子云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越南夷之民夫以江漢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是石城蕪湖水眞禹所爲非闔廬鑿也荀子曰禹通十二渚疏三江墨子荀子之去闔廬未遠也使石城蕪湖水果闔廬鑿耶其知之必先於胡氏矣○阮氏元曰三江之名自禹貢始職方國語之三江即禹貢之三江也兩漢之解三江者若班氏地理志桑氏水經許氏說文解字皆合鄭氏尚書注世已殘闕見諸正

義所引者正合于班志其註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
入海則非分於震澤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也亦非合
於彭蠡爲一孔以合漢爲北江合彭蠡爲南江也且云東
入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僞孔傳以
既入爲入震澤固殊鄭氏之指蘇軾以豫章江入彭蠡入
海爲南江尤非鄭氏之指也又鄭氏云東迆者爲南江則
讀東迆爲句也三江之中惟南江之勢北會于具區所謂
北會於匯也若彭蠡則在江之南無所謂北匯矣班志南
江分自石城中江分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云分
自彭蠡所以釋經言三江於彭蠡既豬之下也分自彭蠡
則彭蠡以西猶未分知以漢入江爲北江鄭必不作此說

也江水自石城分爲南江正是東迆南江至吳縣南入具
區具區在北正是北會于滙班志曰南江在南鄭注云東
迆者爲南江其義一也班志言北江至江都入海中江至
陽羨入海南江至餘姚入海即鄭云爲三孔入於海也鄭
解九江孔殷云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三孔據孔殷爲說
也孔爾雅訓爲間與孔相通水之分出如器之有孔故亦
謂之孔也○又曰南江由太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塘折而
東南非自石城直注錢塘也惟江至江都而出故廣陵之
江曰曲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曲
猶環曲之義折則方折矣○洪氏亮吉曰漢書地理志丹
陽郡石城縣下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

吳縣下注南江在南東入海常疑分江水與南江爲二今
細按水經注沔水下道元引地理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入
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
故城東又北入南江是分江水至石城縣境外已與南江
合矣又云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至于具區是
又分江水與江水合後並入太湖矣說文云江水東至會
稽山陰爲浙江晉灼說亦同道元注江水又東逕餘姚縣
故城南縣西去會稽百四十里江水又東注于海又引十
三州記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
陽江又于餘暨東合浦陽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
江也蓋南江實合具區臨平湖浦陽三大水始入海班固

云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東之一字所包甚廣不必泥在
吳縣南境入海也韋昭注國語亦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
三江蓋此三江實岷江之下流岷江合之方可入海惟班
固桑欽皆漢和帝以前人並云江至餘姚入海至許慎晉
灼止云江至山陰爲浙江不更及餘姚餘姚在山陰之東
北山陰圖經云鑑湖本通潮汐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
環湖築塘瀦水溉田九千餘頃疑南江自築塘後已不能
直抵餘姚故許愼等言與班固異耳○段氏玉裁曰方輿
紀要曰今溧水在溧陽縣北四十里即永陽江祥符圖經
溧水承丹陽湖東入長蕩湖丹陽湖即應劭所云南湖也
張鎰曰溧水即永陽江之上源大江之水南會於此江上

有渚曰瀨渚又謂之陵水范睢言子胥出昭關至陵水是
也自瀨渚東流爲瀨溪鄉民謂曰㶚溪入長蕩湖分流東
行爲吳王濬蓋五代時楊行密漕運所經也自東壩築而
丹陽湖之水不復入於溧水永陽之源流亦滋晦矣水利
攷云永陽江一名潁陽江古名中江按中江者前漢志丹
陽郡蕪湖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謂禹
貢職方三江之一也今蕪湖河東接太平府南之黃池河
又東接溧水縣之固城丹陽石臼諸湖去築東壩以前諸
湖滙長蕩湖而入太湖此正古中江之道今則壩西諸水
俱西流入江與古絕異又按禹貢三江旣入惟北江徑入
海中江則合太湖以入海南江則合漸江爲浙江以入海

既合之後統謂之江故班志直云入海不云入太湖也○
又曰錢唐江漢志水經皆謂之漸江不名浙江江至會稽
山陰古曰浙江說文浙漸二篆分舉劃然後人以浙冒漸
蓋由二水相合如吳越春秋越王至浙江之上史記始皇
至錢唐臨浙江是也○瑩按三江之說以毗陵北江吳縣
南江陽羨中江言者地理志也以漢爲北江彭蠡爲南江
岷江爲中江者初學記所引僞孔安國鄭康成註也以松
江浦陽江錢塘江爲三江者韋昭也以漢志分江水與松
江浙江言者水經注也以江之北爲中洪郎北江江之南
爲南洪郎中江合蕪湖之江爲南江者李如箎東園叢說
也以江出岷山至楚都爲南江至潯陽爲中江至南徐州
爲北江者盛宏之荆州記也以山海經岷山大江所出峽
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者楊慎也以松江婁江東江
言者顧夷庾仲初也以岷江松江浙江言者郭璞也以彭
蠡江分爲三入震澤者僞孔傳也主初學記僞鄭注而補
以味別之說者蘇軾也以浙江吳江松江言者劉耕齋也
以松江到彭蠡分爲三者庾喜志林也有疑太湖之下別
有三江吳松特其一者金仁山也有疑古之中江北江南
江卽郭璞所云三江者顧亭林也有以禹貢之三江指松
江婁江東江異於周禮國語之所謂三江者閻若璩也有
以中江北江九江當之者李紱也有以松江中江北江爲
三江者李如箎所載別說也近儒以班固之說爲是則郭

璞顧亭林之說尚可通餘說皆可廢矣然尚有可疑者三
一疑國語言吳越之境三江環之越地不能至毗陵陽羨
按春秋大江以北若廬州和州無爲州六合縣等處均楚
地若大江以南廣德州寧國府池州府則吳越交相錯處
楚於此侵吳亦於此追越則三江正吳越所有也一疑江
水從烏程南以東達于餘姚中高不可通按趙一清言南
江與浙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
纏絡何必載之高地乎一疑石城蕪湖通湖於江非禹迹
按太史公引夏書曰禹抑洪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則
明以通渠爲禹迹也得此三辨而三江宜從班固之說可
無疑至于東會于滙或以爲震澤或以爲巢湖巢湖不見

於經當指霑濕也

滄浪之水

滄浪之水在今襄陽府均州○水經沔水篇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都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按攷經傳宜以尚書爲正耳○釋地曰集註滄浪水名殊非蓋地名也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漢水流經此地

遂得名滄浪之水云○周氏柄中曰閻氏說太泥禹貢雖指曰滄浪者漢水之色也非以洲得名李白詩曰漢水鴨頭綠正所謂滄浪言其清也或云漢水本清而滄浪又去源遠名之滄浪者惟其清也案漢自發源嶓冢流至武當之滄浪洲已二千里去源遠矣襄陽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然則漢水本濁其時而清者正以合他水而流澄耳一統志兗州府嶧縣有滄浪淵即孺子歌處按此歌見於楚詞漁父當以漢水爲是○洪氏亮吉曰劉澄之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水與禹貢又東爲滄浪之水合○焦氏循曰滄浪是夏水本以清得名則其清是本然濁乃習染耳○塏按括地志亦云漢水至均州爲滄浪水水經注既明辨其爲非他水決入漢水至江夏方稱夏水未可以爲滄浪水

溱洧

溱當作潧出今開封府密縣洧出今河南府登封縣○毛氏奇齡云溱洧二水而合爲一故詩人前可並稱曰溱與洧下即云洧之外○說文潧水出鄭國詩曰潧與洧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東南過其縣南注云溱水注之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注云潧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其水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南注于洧世亦謂之鄶水詩云溱與洧

是也世亦謂之鄶水也○段氏玉裁曰前漢志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過郡三者潁川南陽汝南也方輿紀要云洧水出登封縣至新鄭合溱水爲雙泊河至西華縣入潁大致東南流也一統志襄十一年濟隧九年陰坂二十六年欒氏說者皆謂洧津也溱水今在開封府密縣東北流至新鄭縣西北南流合洧水爲雙泊河而洧盛溱涸矣○釋地云水經注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溳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又曰又屈而南流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宜置有梁言非無因○塏按說文溱字云出桂陽臨武入滙則潧洧之溱當從陸元朗作潧

為是春秋分記曰鄭之溱水故鄶國居之亦曰鄶水是也

舜井

舜井未詳孰是○水經注云鄭元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又云歷城縣城南封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括地志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舊相傳並舜井也又云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又有姚墟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又有姚墟○寰宇記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有舜井又歷城縣舜井在縣東一百步○杜預左傳注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世謂之陶墟舜所陶處也井曰舜井○路史池之建德縣北二十里有舜井○一統志舜井在泗水東南又曰江陰縣亦有舜井

四書地理攷卷十三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鎏）亮生著

宮室類

太廟

太廟一在今曲阜縣一在今許州○杜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彙纂曰今許州西南有魯城後置邑寰宇記謂在許昌城南四十里者是也○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

三歸

三歸臺在今泰安府東阿縣○括地志穀城故城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說苑曰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韓非子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包注三歸取三姓女○戰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凌氏曙曰據韓子因貧而使有三歸則三歸意亦貯藏之所也○梁氏玉繩曰翟晴江云以管氏本書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讀輕重篇自見蓋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為采邑耳案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欲為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

可哉○一統志管仲井在東阿縣穀城内○陳士元曰一統志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里然今之東阿縣卽古阿邑考之春秋則阿乃衞邑襄公十四年孫林父敗衞侯于阿則是時阿尙屬衞其後齊威王烹阿大夫乃衞亡之後管仲豈築臺于衞故知東阿三歸爲妄○𡍼按陳說非是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註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今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鎭與東阿密邇衞之阿澤亦在其境

長府

長府在魯城内○左傳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釋地曰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

不意而攻之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財貨之府庶可結士心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爲孔廟卽夫子之故宅也然則今知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所在矣○翟氏灝曰長府葢魯君別館稍有蓄積扞禦可備驟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于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閈閎俾後此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豈可問乎閔子能爲婉言諷之則與聖人强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

石門

石門魯城次南第二門○水經注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古結石爲水門跨于水上○呂氏春秋歸父居石門○皇甫謐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爲魯守石門○皇侃疏曰石門地名一云魯城外門也○高氏春秋地名攷曰魯國都其城十二門正南曰稷門南之左曰章門右曰雩門正北曰圭門北之左曰齊門右曰龍門正東曰建春門東之左曰始明門右曰鹿門正西曰史門西之左曰歸德門右曰麥門又有郛門西郭門也又萊門則東北郭門也又有爭門吏門石門○釋地曰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卽此水經濟水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京相璠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案子路宿於

石門非此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又古注云石門魯城外門葢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故宿于外之郭門

靈臺靈囿

靈臺在今西安府鄠縣○僖十五年秦獲晉侯舍諸靈臺杜注周之故臺在京兆鄠縣○三輔黃圖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圍百二十步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沼在長安西三十里○水經注灃水北經靈臺西○地理志云文王作豐注云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五經異義曰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高二丈周圍一百二

十北○彙纂曰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酆宮又東二十五里有靈囿臺中有靈臺○周氏柄中曰東陽許氏云文王本都岐遷豐而作靈臺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何義門讀書記云周都岐山之下大約七十里之內皆岡嶺林麓爲多故四時之田在其中因而名之曰囿非規其地以養禽獸恣遊觀也若靈囿則璧雍之旁不過一射圃耳據許何之說則靈囿非七十里之囿釋地云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囿七十里注于下余謂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有物以蕃界之遂名曰囿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據閻氏

之說靈囿即七十里之囿案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鄭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賈疏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是田獵之處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也據此則靈囿是游觀之小苑七十里之囿乃四時田獵之所與三靈不同處趙注亦以爲在岐許何之說爲是○方輿紀要曰左傳東有酆宮之朝杜預云豐宮有靈臺康王于是朝諸侯

雪宮

雪宮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都東北六里○釋地曰稱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按賢者當仍指人君言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雪宮蓋齊離宮之名游觀勝迹宣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劉熙注雪宮離宮也與趙注同○明一統志雪宮在青州府城內○曹氏之升曰閻說非也趙注孟子將朝王章亦云就孟子之館相見也蓋雪宮如漢甘泉唐九成之屬齊宣尊禮孟子館之離宮不使儕于稷下故景丑以爲王之敬子也

明堂

明堂在今泰安府治泰安縣○肇域記州東北四十里有周明堂阯州東十里有漢明堂阯○孔氏廣森曰此非如國中明堂爲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

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故以方明名之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同○毛氏奇齡曰明堂在魯地而後爲齊有此即出王配帝所也蓋天子二郊既祭昊天上帝而於明堂則兼及五帝原是殺禮故明堂九室祇以中央太室與東西南北之太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故天子祖文王於明堂而魯則得以大宗宗之天子以歲祭饗上帝於明堂而魯亦得以四時迎氣五方饗帝十二月聽朔及之蓋周郊在二至而魯郊祇在孟春祈穀季秋報享鎬京明堂並祀文武而泰山明堂則祇祀文王孝經所謂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

牧宮

牧宮疑在今衛輝府汲縣○趙注牧宮桀宮也○塗按古文尚書作鳴條趙注以爲桀宮似指安邑桀之都矣然以文義求之造攻始攻也湯之始攻不在桀都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按韋在今之滑縣顧在今之范縣昆吾在今之開州皆與朝歌之牧野相近滑縣尤爲接壤括地志引水經注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據阜跨澤悉牧野也竟湯既伐桀之與國桀必起兵應之因致於牧野而與之戰牧宮當爲牧野之宮也書序敗桀鳴條遂伐三朡三朡在濟陰則鳴條亦當相近不得在安邑也舊說陳留有鳴條亭則去朝歌約百餘里耳○寰宇記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故莘國國語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遂戰于鳴條之野

垤澤之門

垤澤之門宋城東南門○釋地曰朙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注宋城東南門是也案睢陽故城在今商邱縣南東南門曰垤澤門也○周氏柄中曰宋他門可攷者正東曰陽門見昭二十年注北曰桐門見襄二十六年注東南曰盧門見桓十四年注西門無名又有曹門見成十八年有棠門見襄二十七年外城曰桑林門見昭二十一年關門曰彤門見文十一年○朱氏彝尊曰垤澤云者垤以言閼伯之邱澤睢水也蓋直謂邱爲垤矣

上宮

趙注上宮樓也○爾雅陜而修曲曰樓郝氏義疏云說文云樓重屋也釋名云樓言牖戶之間諸射孔婁婁然也按婁空也說文廔云屋麗廔也玉篇麗云麗廔綺窗然則樓之言婁又言廔也門戶洞達窗牖交通足資登眺故月令云可以居高明鄭注高明謂樓觀也樓最高而在上爾雅不言高者案上四方而高曰臺也云陜而修曲者言屋之形勢陜隘修長而迴曲異於臺之四方也

四書地理攷卷十四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鑒）亮生著

以地爲氏名類

有

有在今開封府洧川縣○潛夫論云歸姓胡有何○路史國名紀云歸姓宛地今開封扶溝有洧水有曲洧城○元和姓纂云風俗通有巢氏之後仲尼弟子有若○瑬按路史發揮云氏姓之書不知其由妄爲之說春則自于春申有則自于有巢則以姓纂之說爲非

曾

曾卽鄫在今兖州府嶧縣東八十里有鄫城○元和姓纂

云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鄫春秋時爲莒所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晳（晳字依通志改）

樊

樊疑在今兖州府滋陽縣○路史商後國慶姓今襄之鄧城有樊城鎭又曰帝嚳時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又曰樊仲山甫宋鄉也今京兆杜陵有樊鄉樊川昔惠王使虢公伐樊執仲皮者王符以爲封南陽南雎州記荆州圖副摯虞等皆以爲襄之鄧城然兗之瑕邱亦云樊仲皮國吉甫之墓則在南皮亦作𨟚註云寰宇記瑕邱西南樊故城漢縣郡國志云樊仲皮國○廣韵云周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今在南陽○大事表曰樊一名陽樊今濟源縣東南三十里有古陽城東遷後仲山甫子孫所封莊二十九年樊皮叛王卽此○高氏士奇曰仲山甫食采在今西安咸寧縣之樊鄉東遷後再封于河北莊公二十九年樊皮叛王三十年虢公入樊執樊仲皮其後遷無終爲陽氏○說文𨟚京兆杜陵鄉○瑬按路史釋樊參差不一難可徵信姓纂以樊遲謂出商人七族之後以其爲魯人也然史記弟子列傳註引康成說又以爲齊人

林

林疑在今泰安府泰安縣○元和姓纂云比干之後比干爲紂所滅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唐氏仲冕曰放城之爲林放故里可信者三宋刁衎贊林放曰東岳

稱美長山表封宋時封林放爲長山侯一也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孔子並時知禮者蓋不乏人何獨取例于放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二也乾隆己卯秋土人掘地得古碑字畫磨滅惟隱隱見林放唐太和二年數字此則千年以上之物尤可據信三也○瑬按後漢志云竟陵縣有章山括地志云章山在長林縣東北六十里今荆門州寰宇記引荆州記云當陽縣東有櫟林長坂昔時武寧至樂鄉八十里中拱樹修竹隱天蔽日長林蓋取名于此按章山內方山也長林名縣起于晉殷時未有長山在泰安縣東南崇禮鄉放城鎭之北相傳爲先賢林放故里長山登郎長林山歟通志又謂林氏出自姬姓周平王世子林開

之後則與此不同

申

申在今南陽府治北二十里申城○路史云申伯爵初爲侯平王母申姜國楚靈遷之今信陽軍之方城內也唐申州之南陽漢之宛縣潛夫論謂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所謂于邑于序者序卽謝也○壡按徐位山云路史以爲序卽謝非也水經注謝水出謝城北其城之西舊棘陽縣治是謝特與申近耳詩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小序謂刺幽王則是宣王之前召伯亦嘗治謝至是復營之以益申也竹書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至於見偪而遷乃自申遷謝按爵有申氏有謝氏申繻謝息是也

晏

晏在今濟南府齊河縣○寰宇記禹城縣有晏嬰城○金史地里志齊河有晏城鎮○一統志晏城在齊河縣西北二十五里○大事表曰高氏曰晏子春秋景公封晏子于都昌辭不受都昌故城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舊以爲卽邸殿然古者增封每因其原封而附益之晏子本封于晏在今濟南府齊河縣境邸殿當亦在此都昌之說不可通余謂高氏之言非也皇輿表以高苑爲晏子封邑高苑縣屬萊州府蓋以晏弱滅萊棠之故太史公亦謂晏子爲萊之濰夷人昌邑與高苑爲接壤則其增封非無據晏城之爲晏或其未封高苑時所食邑耳○壡按歐陽公曰有美之後實爲晏氏則晏爲齊之同姓

崔

崔在今濟南府章邱縣○左傳崔成請老于崔杜注濟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水經漯水東北逕崔氏城北

甯

甯在今懷慶府脩武縣○左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杜注晉邑汲郡修武縣○彙纂云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古甯邑秦置縣○地里攷實云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于甯改曰修武今懷慶府修武縣衛輝府之獲嘉縣與之接境亦修武地漢武帝置獲嘉縣東魏又置西修武皆甯地周既改甯修武矣而猶稱甯蓋後人復舊名也衛有甯氏爲世卿似食邑于此獲嘉近衛則甯當屬衛定元年魏獻子還卒於甯杜注今修武縣近吳澤疏云甯卽修武也

左

左在今絳州聞喜縣○路史云左徹後有左氏今聞喜漢之左邑○路史又以爲出于宋之後○睦氏嵩曰通鑑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郡買一胥靡可乎注左氏都邑名師古曰凡邑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也嵩是則左爲衛地矣時衛地獨有濮陽在今開州治西南三十里

顏

顏魯地未詳○廣韻注云顏姓出琅邪本自魯伯禽支庶
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高氏引陋巷志云夏父爲邾
婁顏之長子友爲顏之次子友子曰志亦小邾君而不見
于經傳志弟爽則復聖之先祖也○塈按顏氏爲舜之著
姓仲尼弟子達者八人路回之僕會何祖辛高也公羊所
記邾婁顏叔術之事荒誕不可信顏氏之得姓以爲系出
伯禽本於王儉魯公疑其不足據顧亭林曰左傳襄十九
年齊侯娶魯顏懿姬則顏氏姬姓明矣按路史國名紀文
昭之分有顏又齊有顏涿聚衛有顏讎由

冉

冉在今荆門州○路史云武王之封毋弟也惟季載少使

食于沈成王立爲司空爰封之冉曰冉季是爲郱駢有冉
氏郱氏㑻氏駢氏○注云冉即郱見國語冉耕冉會姓纂
出叔山冉妄傳多作聃尤繆○塈按大事表曰聃季國於
那處今荆門州東南有那口城疑即冉地

原

原在今濟源縣西北十五里有原鄉○元和姓纂云周文
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封在河內子孫氏焉○杜注沁水
縣西北有原城○急就章顏師古注云周文王之子封爲
原伯其地今在河內後爲晉所滅遷之於冀因稱原氏而
晉更以原封其大夫先軫故號原軫軫之苗裔亦姓原焉
又周之采地亦名爲原莊公襄公皆食之也其後亦命族

孔子之門有原憲原壤○高氏士奇曰原爲文昭舊絶封
而地歸于王也晉受原不服伐之後趙衰爲原大夫故趙
同爲原同水經注濟有二源東源出原城今孟州西北九
里有古原城路史曰帝杼即位居原即其地後爲軹即聶
政所居後漢志河內郡軹縣有原鄉

臧

臧魯地未詳○元和姓纂云魯孝公子彄食采於臧因以
爲氏○塈按世本云公子彄字子臧以字爲氏而路史高
辛紀云其以邑氏者臧臯鄗秦運鄆管柳厚郈顏郎費茂
魯也按左傳冠臧于僖伯之上則彄已氏臧似非以字爲
氏者

祝

祝即祝柯在今濟南府禹城縣○元和姓纂云黃帝祝融
之後周武王封黃帝之允於祝因氏焉鄭有祝聃衛有祝
鮀或以祝史之後以官爲姓○高氏士奇曰漢祝柯縣唐
時河決淪陷移治于遷善鎮今禹城縣也宋白曰故祝柯
城在今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隨氏嵩曰祝國有二一
爲姬姓國樂記武王封帝堯後於祝是也一爲任姓國左
傳不敢與諸任齒疏引世本任姓有謝章薛舒呂祝終泉
畢過十國是也諸家不知而合爲一既誤以帝堯後之祝
爲即祝柯又誤以祝柯爲即祝其而祝國所在終莫能定
今攷樂記鄭注曰祝或爲鑄路史亦云祝國即鑄國杜預

目鑄國濟北蛇丘所治劉昭曰蛇丘縣有鑄鄉城鑄在今
兗州府甯陽縣是姬姓之祝即鑄春秋時爲魯地不得混
於齊地之祝柯無疑矣齊祝柯當是任姓之祝國竹書平
三年齊人滅祝于是祝地入齊一統志曰周爲祝國漢置
祝阿縣屬平原郡晉屬濟南是也而服虔乃言祝在東海
郡祝其縣郡國志亦有東海祝其春秋時夾谷地之說無
論祝柯祝其春秋並見杜預兩注之不言祝其即祝柯何
得合兩地爲一且東海在今海州贛榆縣與濟南相距千
里而遙古地名同者甚多安得謂東海祝其即濟南祝柯
爲古祝國地乎徐位山欲通其說乃謂齊人滅祝遷其民
于濟南故濟南有祝其縣肌度未足爲據愚謂祝柯固即

祝國任姓之地而祝其則別一地名也其所在則當以顧
氏炎武在今萊蕪縣之說爲正顧氏曰舊說齊靈公滅萊
萊民流播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會於此地故得有萊
人按濟南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亦以爲萊兵劫魯
侯處與顧說同是也杞柯故城則在今長清縣本漢盧縣
地屬平原郡高士奇謂唐時河決遷治禹城縣或然○壼
按世本祝任姓唐世系表謂出自姬姓黃帝之後若祝聃
祝鮀則以官爲姓非以地也

彭

彭在今徐州府治○水經注云獲水於彭城西南廻而北
流逕彭城獲水又東轉逕城北而東注泗又曰城即殷大
夫老彭之國也于春秋爲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
梁氏玉繩曰彭祖始見鄭語帝繫世本彭姓封于大彭名
鏗字鏗葬彭城下案彭祖乃彭姓之祖與老彭爲二人老
者尊稱益其裔也故人表列彭祖二等老彭三等彭祖縣
壽永世莊子釋文引晉崔譔李頤注荀子修身篇注並云
經堯臣七百歲楚詞注云事堯至八百歲史五帝紀叙堯
舜十臣首彭祖于禹益皋夔之間而顓頊傳三百五十年
嚳傳四百年加唐虞百五十年政得八百彭祖當生高陽
中世則壽七百載實若老彭是殷初人表列成湯時包咸
論語注殷賢大夫自莊子大宗師言彭祖上及有虞下及
五伯鄭康成王弼解老彭爲老聃彭祖于是誤合彭祖老

彭老子三人作一人世本云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
史一云即老子如其所說則彭祖何止壽盈八百哉

棘

棘疑在今衛輝府汲縣○路史云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
櫟唐有棘陽趙有子棘宋有大棘有曲棘鄭有上棘棘澤
衛有棘津而齊魯皆有棘矣○壼按路史注云冀之棗陽
東北二十七里有棘津城呂望乞食于此以爲衛之棘津
按子成衛大夫或出于此其他棘名之見於春秋傳者甚
衆叔孫僑如圍棘在今甯陽縣西北季氏私考曰棘當爲
肥城縣地公斂處父與陽虎戰於棘下注城內地名此皆
魯之棘也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在今臨淄縣此齊之

棘也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其地未詳盟于赤棘其地
亦未詳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在今汲縣南師及齊衛緋
[illegible]伐晉取棘蒲在今趙州此皆晉之棘也楚師伐鄭次于
魚陂右師城上棘在今禹州次于棘澤其地未詳此皆鄭
之棘也克棘人州來在今永城縣此楚之棘也宋華元鄭
公子歸生戰於大棘在今寧陵縣宋公卒于曲棘在杞縣
此宋之棘也其專以棘稱者惟齊魯楚之地又按冀之棘
强當爲晉地而汲之棘津衛亦得有之則棘津當指此也

阜

阜在今六安州○路史云大業取少典氏女曰華生繇虞
帝求旃以爲士師封之於阜是曰阜陶虞禪禹巽之卒崩

於阜所謂公琴者注云在今六安縣北十五里安豐芍陂
中大冢也酈元曰楚人謂冢爲琴

伊

伊在今河南府嵩縣○路史夏世侯伯摯所尹六渾伊川
許氏所云伊維侯國又云葢亦上世所國今洛之伊陽縣
有伊水莘之母家伊侯國○左傳辛有適伊川杜注周地
○大事表曰伊水源有二酈注伊水出南陽蔓渠山逕陸
渾縣三塗山東注號略其地即伊川後漢書則云伊水出
盧氏近志因之謂伊川出盧氏悶頓嶺東流經嵩縣洛陽
偃師入洛水葢原有二水合流諸家各言所見耳○壑按
武氏億曰蔓渠山即悶頓嶺在盧氏縣東南一百六十里

南宮

南宮疑在今冀州南宮縣○冀州志南宮近魯邊邑周南
宮括所封國南容居之故以爲氏漢時名縣取此○路史
武王時有南宮仲春秋時南宮極其裔也即冀之南宮縣
呂后封張偃爲侯國

卞

卞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僖十七年會于卞杜
注魯國卞縣○釋地云卞今泗水縣莊子爲其邑大夫子
路即其治氏○廣韻云縣名在魯又姓出濟陰本自有周
曹叔振鐸之後曹之支子封于卞遂以建族○路史云卞
古國名黃帝妃嫘祖生龍苗龍苗生吾融吾融生卞明封

于卞爲卞氏湯代有卞隨○鄭元注曰卞莊子秦大夫○
黃氏丕烈曰案秦策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
而鬬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此陳軫對秦惠王言可爲
秦大夫之證案史記軫傳作卞索隱引國策作管卞管古
聲通用荀子大略篇則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
卞故餘說皆謂魯人○壑按陳軫說君亦不必定引本國
之人從魯爲長

蘧

蘧在今大名府長垣縣○路史云伯玉先國陳留傳云長
垣有蘧伯鄉一曰新鄉伯玉之家

柳下

柳下當在今泰安府治○淮南子云展禽家有柳樹身行德惠故號柳下惠○釋地云展禽爲魯公族居應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國策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證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接壤處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一統志柳下惠墓在泰安府東八十三里柳里村○路史曰展禽邑地里風俗記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柳亭故縣世謂避亭○沈氏垚曰高城縣東北之柳亭爲今天津府之鹽山縣地在魯東北九百里柳縣漢屬勃海郡齊地豈得至此其非不言可知

陽

陽在今沂州府沂水縣○閔公二年齊人遷陽杜註陽國名○徐氏文靖曰地理志城陽陽都縣故陽國東海陽縣齊人遷陽後漢書注陽都故城在今沂水縣南是陽後遷東海也俞皐云姓爵未詳攷略據淮南子陽國御姓侯爵案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以之釋經鑿矣○顧氏棟高曰陽虎欲以已更孟氏疑與孟孫同族

夷

夷在今萊州府卽墨縣○路史云邧姓詭諸邑楚滅之今亳之城父陳之夷邑○塏按隱元年紀人伐夷杜註夷國在城陽壯武縣壯武故城在今卽墨縣西六十里孔穎達曰世本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爲誰所滅又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註詭諸周大夫夷采地路史以爲妘姓詭諸邑是混二夷爲一也又以亳之城父當之則周大夫采地焉能至此其誤可知

朱

朱卽邾○路史朱曹姓子爵邾也周封挾後遷叟是爲邾婁今濟之任城南二十里有邾婁城又朱虎國號之朱陽

比

比在今南陽府泌陽縣○路史云比干國今唐之比陽有比水後魏爲殷州而比干墓乃在偃師西北十五里寰宇記在汲北十里有石銘云大夫比干之墓有廟在滑又汾

之西河縣北百二十里有比干山

尹

尹在今汾州府治○高氏士奇曰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卽古尹城○路史云殷之封今汾州鄭樵說故尹地及凶爲尹氏宋王符云慶姓蓋亦作允○元和姓纂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因氏焉○方輿紀要尹在河南府城東北○塏案此東遷後之尹

胡

胡在今潁州府治○襄二十八年胡子朝於晉杜註汝陰縣西北有胡城○高氏士奇曰按三十一年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杜注胡歸姓之國定十三年楚滅胡以胡

子豹歸漢置汝陰縣屬汝南郡金爲潁州今仍之志云州有二城南城周五里故汝陰城也北城周四里故胡國城也二城相連並爲州治○路史胡歸姓范史汝陰本胡國今潁治西二里有胡故城九域志開封有陳胡公廟胡公嬀姓而盟會圖胡在豫之郾城此姬姓胡越世家云析酈宗胡宗隱云宗胡邑也爲胡姓之宗又曰姬國也○羅苹注云平王二十六年鄭伐胡武公曰胡兄弟之國也又曰宗隱謂胡姓之宗非乃宗姓之胡爾○壍按胡齕之胡疑爲嬀姓近之係田氏之同族耳

告

告卽郜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南二十里有郜城○路史告

分南北南後入晉北後入宋有告氏郜氏注云國姓之字古少從邑其從邑者皆出後世朱曾之類反謂去邑妄矣○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隱十年取郜僖二十年郜子來朝杜註郜姬姓國孔疏曰二十四年富辰所云聃季之弟文王之子惟此年一見無時君謚號不知誰滅之○高氏士奇曰漢有郜成縣屬山陽郡後漢省入城武縣屬濟陰郡范志云有郜城近志郜有二城北郜城爲郜國又南二里曰南郜城則宋邑也鄭夾漈亦云單州城武縣有南郜城○壍按路史南後入晉北後入宋南北二字宜互易羅苹謂國姓從邑皆出後世殆未可憑攷之說文可見○又按水經注云黃溝又東北徑郜城北十三州志云今

城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黃溝東逕平陸縣故城南又曰泡水又東逕郜成縣故城南故世有南郜北郜之稱也據此則南郜北郜非止相去二里者北郜在城武南郜在郜成也

東郭

東郭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孟子疏云東郭齊國之東地號爲東郭也○壍按孟子言卒之東郭墦間則在國城之外可知姓纂言東郭氏出自齊桓公之後按春秋傳有東郭偃東郭書東郭賈又有東郭牙見呂氏春秋與桓公管仲同時又有東郭亥見孔叢子與孔子子貢同時路史又言齊有東西南北四郭氏

沈

沈在今汝寧府治○左傳杜註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元和姓纂云周文王第十子聃食采於沈因氏焉○高氏士奇曰定四年蔡公孫姓帥師滅沈史記蔡昭侯十三年與晉滅沈是也後屬楚爲平輿邑秦始皇二十二年李信攻楚平輿漢置平輿縣屬汝南郡亦謂之懸瓠城南北川兵懸瓠爲必爭之地今汝寧府治東南有平輿故城在汝水之南岸沈亭在其北又陳州沈邱縣亦沈國地先爲楚所得又金天氏之後有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此別是一沈沈約自序合而爲一非是○又曰宣十二年沈尹將中軍杜注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按此沈國

之別邑也而楚取之以爲重鎭故沈尹見於春秋甚詳史記楚莊王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卽此邑之分壤矣漢置寢縣光武改名固始晉屬汝陰郡隋末于寢邱地別置沈邱縣又立沈州治之荀子曰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亦爲固始地則寢邱本叔敖之鄉縣而因以封之汝陰爲今潁州屬鳳陽府固始屬光州沈邱屬陳州三縣分割屬三郡而地則相接沈邱縣南百步有寢邱云○路史云沈逞奔楚曾孫諸梁爲右司馬采於葉○注云沈子逞奔楚字循之爲沈氏生嘉字唯艮二子尹丙尹戌戌字中達爲右司馬生諸梁字子高采於葉○壼按汝陰爲今潁上縣屬潁州府又按昭二十三年沈子逞滅卽平輿之

沈君死曰滅非滅國也定四年晉使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時沈尹正爲楚左司馬安得以爲嘉之子路史之說殆謬

時

時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路史云少昊後李姓國博昌有時水春秋之乾時元凱云旱則涸故曰乾時齊大夫時子

高

高卽高唐今禹城縣北四十里有古高唐城○路史有高氏高堂氏注云風俗通云高傒采高堂後爲氏○壼按姓纂云齊太公六代孫文公子高孫傒以王父字爲氏與此異

成

成在今兗州府寧陽縣○路史云郕是也伯爵濮之雷澤北三十里故城是漢屬濟北晉屬東平後遷其陽曰成陽與周曾蘇之成異○急就章注云成者周之采地卿士所食成肅公簡公桓公是也故稱成氏焉又楚令尹子玉若敖孫也號成得臣亦爲成氏晉有成鱄成何宋有成讙秦有成差並爲成姓○高氏士奇曰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四里有堈城堈卽漢剛縣故地而郕在其西南蓋益近寧陽矣○徐氏文靖曰水經注曰瓠河北有郕都城隱五年郕人侵衛京相璠曰東郡廩邱縣南三十里有故郕都此則郕邑之與衛界者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也衛師入郕杜注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卽漢志泰山郡之

剛一作岡水經注曰洸水上承汶水於岡縣西又西南逕盛鄉縣西郕作盛穆天子傳盛姬卽成姬也後漢郡國志屬濟北國又析置成縣晉爲剛平縣杜注剛父父字訛也郕迫於衛而遷於成之陽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東北三十一里漢成陽縣是也魯文十二年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春秋書曰郕伯來奔今東平州汶上縣北有郕城有夫鍾里蓋卽郕太子以之奔魯者也一統志汶上縣北三十里有郕國城考略以爲誤非也○札樸曰公羊傳成者盛也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杜注夫鍾郕地此與孟氏之郕邑違不相涉孟氏郕邑杜氏注謂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括地志謂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

十里

龍

龍在今泰安府治泰安縣〇路史國名紀高辛後云龍晏龍國王符云偃姓晉之北鄙預云太山博縣西南後爲博城今奉符有龍山非長垣之龍〇路史注云龔龍皆以名爲國

四書地理攷卷十五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鎏亮生著

以地爲氏名類

許

許在今許州〇說文鄦炎帝大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〇段氏玉裁云炎帝神農之裔子爲大嶽封于呂其裔子甫侯又封于鄦前志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岳後大叔所封左傳正義作文叔說文敘曰云呂叔作藩俾侯於許然則封鄦者文叔非甫侯也鄭注呂荆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引尚書刑德放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呂刑今文尚書作甫刑呂甫許皆姜姓封國詩王風申甫許三國並言武王既封文叔於許矣豈待穆王封甫侯于許哉說文言甫侯所封者即謂呂叔亦即謂文叔無二人也今河南許州州東三十里有許昌故城〇瑬按許行蓋以國爲氏者許本神農之後故託爲神農之言

徐

徐在今泗州〇地里志云臨淮郡徐故國盈姓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後志云下邳國徐本國〇瑬按徐辟亦以國爲氏者下邳國今泗州北五十里有故徐城又魯東亦有徐邑說文作郐云邾邾下邑也魯東有郐城讀若塗按周禮雍氏注伯禽以王師征徐戎書序徐夷並興東郊不闢昭元年周有徐奄蓋郐戎也徐戎滅後即爲郐邑

張

張未詳孰是○路史云黃帝次妃彤魚氏生揮揮次十五天造弧矢及司率晉受封于張爲弓氏張氏又國名紀云揮之封然黃帝後自有張若故河東解有張陽城漢之東張今邢之任縣是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陽城南鄭是也○潛夫論云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嘗晉張之祖所出耶又云桓叔之後有張氏○元和姓纂云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張氏○水經涑水篇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陽池注云又西南逕張陽城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漢書曹參傳別與韓

信東攻魏將孫遬東張○瑬按路史有舛誤邢之任縣本漢張縣然與河東之解相去殊遠安得以爲即東張耶又按通志略謂張氏皆出解張之後亦妄

戴

戴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五十里○左傳杜注戴國名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瑬按姓纂以爲戴公後以謚爲氏非也路史云其支於戴者鄭取之有戴氏甾氏菑氏則戴乃以邑爲氏者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取三師非取戴也自後戴不見經傳顧復初以爲地入于宋者是也

段干

段干魏地疑在今芮城縣○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集解段干魏邑名蓋因邑爲姓○瑬按大名縣志云史記魏世家文侯客段干木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今大名本魏縣地壤接于鄴有文侯禮賢臺在府西南四十里其西路有段村此當爲段干木游止之地而非段干得姓之地也○一統志段干木故居有三一在安邑縣東南曰下段里一在安邑縣西南曰上段里一在芮城縣西北二十七里山麓段村○水經注河北芮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塚○臧氏庸曰廣韻段姓出武威本自鄭共叔段之後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史記集解云段干應是魏邑名也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

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式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俗役懷此先秦古書非漢魏以後文人割裂之辭可擬而獨稱其名則魏何妨並有段氏段干氏乎裴氏疑干木不姓段過矣○查氏揆曰段干複氏也而王充論衡魏無干木秦兵入境抱朴子嘉遁篇寢宜遼之舍閉干木之廬又逸民篇云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又欽士篇云干木之隱又譏惑篇云魏式干木斂冠旋師劉勰新論干木處魏秦人罷兵又魏之干木遁世幽居又干木在魏身不下堂孟子正義干木泄柳並稱似皆以段爲氏唯班固幽通賦木息偃以蕃魏

中重繭以存荆則以段干爲氏矣孟堅精於地理當可依據而應劭風俗通十反篇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以存郢全用班賦而增一字誤矣費袞梁谿漫志云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曰馬諸葛曰葛歐陽曰歐夏侯曰侯鮮于曰于此類甚多蓋漢魏文人已蹈此弊不獨如袞所云也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複姓無可疑者魏都賦注引呂覽稱干木皆高士傳語呂覽作段干木新序引呂覽全文俱無去段字語高誘注同此文選注之應校正者也魏地段干見史記老子傳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無史姓段干語且宗爲魏將最先亦當在武侯或文侯時而文侯已師事段干木與宗當同時人其得姓已與宗

無涉而宗之子注注之子宮又不及木非其族可知傳並不言以地爲氏則宗注宮後未必不仍李姓也葛洪神仙傳引史記作封於段通鑑注引唐氏族志李耳之後李宗封於段路史謂先居段後居干皆因史記裴注致譌細玩此注文義裴駰因段干地名遂引段干木等三人以證段干之因邑爲姓與李宗本不相蒙讀者不察耳此史記注之不可不辨正者也唯段干魏地未詳所在詩小雅斯干箋干澗也爾雅山夾水曰澗釋名同魏風伐檀箋干厓也易鴻漸於干注謂大水之旁王伯厚詩攷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引文選注又干磽确也引釋文据此段干之干是河干也又詩地理考魏風河之干引水經河水東過河北縣按今芮城縣漢河北縣地水經注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冢方輿紀要段干木隱中條山之虞原芮城縣之首陽山即中條之異名水經注芮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竊疑晉本有段氏如國語之段規呂覽之段喬爲司空或其先居於河干遂以係所居之地爲段干因以爲氏耳

楊

楊在今平陽府洪洞縣○路史云楊侯也宣王子幽王封之曰楊侯其地平陽楊氏縣漢之河東楊縣地○元和姓纂云周武王第三子唐叔虞之後至晉出公遜於齊生伯

僑歸周天子封爲楊侯子孫以國爲氏一云周宣王曾孫封楊爲晉所滅其後爲氏焉或曰周景王之後楊雄自叙云伯僑不知周何別也

墨

墨本墨胎在今永平府盧龍縣○元和姓纂云孤竹君之後本墨胎氏後改爲墨氏望出梁郡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路史曰黃帝後姜姓國怡一曰默怡今營之柳城亦作台即墨台禹師墨如或云墨台又曰孤竹今平之盧龍東有古孤竹城小白之所至地道記在肥如南十二里秦之離支縣漢令支也營州皆其地一作鄃○塗按風俗通墨夷氏宋大夫有墨夷須墨夷皐則墨胎之爲墨

氏無可疑者伯夷叔齊氏墨胎則孤竹即墨胎非二國也

飛

飛在今絳州河津縣○路史國名紀少昊後嬴姓非蜚也蜚廉國龍門縣南七里有蜚廉故城非子祖也又絳之正平蜚廉城云事紂所居○姓纂云風俗通飛廉國秦所滅因氏焉○塗按飛廉乃秦之先安得謂飛廉國秦所滅耶周誅飛廉海隅戮之其國豈不在滅國五十中哉此風俗通之誤

離

離未詳○路史三皇之世國名有離○又周世侯伯云離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離城漢鄧弱為離侯

於此史表或云黎非○塗按漢魏郡黎陽縣在今衛輝府濬縣西三里晉灼曰黎山在其南太平寰宇記云黎侯寓居之處則本作黎亦非舒鳩之地路史誤也舒鳩之離城今廬江縣與此無涉離婁莊子作離朱司馬彪注云黃帝時人風俗通以為孟子門人疑司馬說是離為古國也

淳于

淳于在今青州府安邱縣○路史云淳大昊後是為淳于故城在高密之安邱東北故淳于縣屬北海酈元云本夏之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公杞併之遂遷江南預云華容今監利也

逢

逢在今開封府治祥符縣○地里志河南郡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並云在開封縣東北十四里○水經注渠水逕開封縣睢渙二水出焉右則新溝水注之其水出逢池池上承役水于苑陵縣別為魯溝水東南流逕開封縣故城北魯溝南際富城東南入百尺陂即古之逢澤也○路史逢伯爵伯陵之黃帝所封夏有逢蒙一作蠭又作龐穆天子傳逢公其後也地今開封逢池一曰逢澤又曰汭傳齊之先有逢伯陵葢伯前封逢後改于齊故山海經有北齊之國姜姓是爾齊云○路史注云九域志逢陂忌澤汲冢紀年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者秦孝公使公子少官會諸侯于逢澤

庚

庚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路史云帝堯時侯國春秋時有庚子皮皮子過邑於維氏為庚氏庚公差姓書以為帝堯時掌庚大夫之後○沈氏垚曰路史維氏疑緱氏之訛緱氏縣在維水之南偃師縣在維水之北今皆為偃師縣地庚信哀江南賦云居負維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緱氏本春秋時滑國後地屬晉曰負維曰臨河緱氏地差為近之○塗按左傳荀躒軍於侯氏杜注周地侯氏疑即緱氏也維與侯訓詁通侯轉為緱耳

沈猶

沈猶在今青州府高苑縣○路史周世國云沈猶古附庸

後魯沈猶氏姓苑云太山人地在千乘○壺按縣名千乘者寰宇記云齊景公有馬千駟畋於青邱

儲

儲齊地未詳○路史國名周世侯伯云齊大夫有儲子姓源云儲人後謬

共

共當在今河南府靈寶縣○路史三皇之世國云地在宏農庚帝時共工或云居此又商後國云共今衞之共城文王侵阮徂共卽共伯國漢之共縣共故城縣東百步非叔段邑○陸氏嵩曰竹書厲王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魯連子曰衞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漢志共國北山淇

水所出水經注清水徑共縣故城卽共和故國共伯旣歸政逍遙共山之上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莊子曰共伯得乎共首按此周共伯之國在今衞輝府輝縣春秋初叔段奔共杜注共國汲郡共縣當卽共伯之後共國至隱公時尙存後入於衞爲衞地左傳益之以共滕之民卽故共國也魏策通韓上黨于共寗又秦遷齊王建于共皆此輝縣之共此一共也桓十年虞公出奔共池杜注地名闕彙纂案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西有共池志云虞公出奔地去縣四十里許與讓畔城相近此又一共也詩侵阮徂共張氏曰共阮之地名皆在今涇州有共池徐位山考春秋經傳共池爲秦地以張氏說爲是然此非虞公所奔之共池葢又一共也若虞書共工當是爲工官而封于共者猶子朱封丹淵而稱丹朱也山海經有禹攻共工國山周左史戎夫記曰昔有共工自賢唐氏伐之共工以亡荀子曰禹伐共工是也路史三皇之世國云地在宏農虞時共工居此則當在今河南府靈寶縣矣而竹書統箋乃謂在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五十里有共城此葢舜流共工處非共工之本國也

驩

驩疑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路史云濟之乘丘有讙亭或云驩兜國今濟治鉅野齊人歸讙頁云濟北蛇丘西有驩亭○又云驩兜以嬖臣狐攻專權亡國荀卿云堯伐之今宏

農有地名兜志爲驩兜之都然意驩爲國當如魯讙未必兜地其後竄之崇山則今澧之慈利也有驩兜墓然嶺外驩州圖經記以爲共竄所樂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則去崇山遠矣驩隨爲州是爲驩朱國

咸邱

咸邱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釋地云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如咸邱蒙是也春秋桓七年焚咸邱杜注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高氏閌曰咸邱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蒙爲齊東野人

丹

丹疑在今南陽府內鄉縣○釋地曰丹朱貍姓在周爲傅

氏見國語○范汪荊州記曰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所封
也漢書律歷志堯封子朱于丹淵為諸侯○一統志丹水
故城在淅川縣西本古都國○路史注云御覽尚書逸篇
云丹朱不肖舜使君丹淵為諸侯竹書云帝放丹朱於丹
水今朱虛縣有丹山東丹西丹二水水近有長坂遠峻謂
之破軍坂記為丹朱弄兵之所今青之益都有堯山三齊
記堯巡所登伏琛云山南有二水名東西丹然鄧之內鄉
亦有丹水荊州記為丹川堯子所封即丹浦堯敗有唐之
處葢非本國○壄按竹書帝使后稷放子朱于丹水漢志
陶唐氏讓天下于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路史注引
御覽尚書逸篇云丹朱不肖舜使君丹淵為諸侯一以為

放一以為封意堯先放之至舜攝政而封之也按丹水有
三一在臨朐一在淅川一在高都路史注云今朱虛縣有
丹山東丹西丹二水水近有長坂遠峻謂之破軍坂記為
丹朱弄兵之所此臨朐之丹水也荊州記丹水縣在丹川
括地志丹朱故城在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此淅川之丹
水也水經注清水篇丹水出長平北山丹水又南白水注
之水出高都縣故城西路史注云相圖經引孟子注○舜
封丹朱于白水此高都之丹水也未知孰是路史云舜封
之子房夏封之于唐按一統志房縣在鄖陽府城西南三
百一十里舜封丹朱于房即此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
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翼城縣隸今平陽府

彌

彌衛地未詳○路史國名紀文昭之後有彌○姓纂云史
記衛公孫彌子瑕以王父字為氏○壄按檀弓疏引世本
云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
軍文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作郢生文子彌牟為將
軍氏此皆舛誤不足信彌子乃靈公幸臣如世本言不幾
以為靈公曾孫耶彌子當是以邑為氏者

百里

百里未詳○通志略引風俗通曰百里氏秦大夫百里奚
之後其先虞人家於百里因氏焉○寰宇記鄧州云百里
奚宛人仕於虞又于南陽縣引南雍州記曰南陽縣西北

七里有梅溪源發紫山南經百里奚故宅

宮

宮在今解州平陸縣○一統志宮之奇葬解州平陸縣東
辛宮里○路史國名紀云周之餘族之奇之先國玉篇郚
國為徒冬切非又云姬姓國宮虞滅之○寰宇記傳說宮
之奇叚干木皆陝州人

曹

曹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杜注云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彙纂云今定陶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即曹國也○困
學紀聞云集註曹交曹君之弟戰國之時曹亡久矣曹交
葢以國為氏者○壄按路史云晏龍封曹為曹姓朱婁騶

一百七十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9 版又外

繹倪莒小邾根牟皆曹分也則曹交或即鄒君之同族耳

慎

慎在今潁州府潁上縣○路史云高陽氏後吳伐慎白公敗之今廬之屬縣西北四十一里有故慎城慎水在今潁州潁上西北

白

白在今光州息縣○路史少昊嬴姓國又云蔡之褒信西南白亭是楚平滅以封子建之子勝曰白公

傅

傅在今解州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釋地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說代胥靡操築於此○左傳杜注云河東大

陽縣東北有顛軨坂○彙纂云顛軨坂在今平陸縣東北七十里○水經注云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傅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坂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軨橋也橋之東北有虞原原上道東有虞城其城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穆天子傳曰天子自鹽已丑南登于薄㠩軨之隥乃宿于虞○一統志傳說墓在平陸縣東北三十里中條山南馬跑泉上東西兩山環拱若屏即說故居也○寰宇記云安邑縣中條山在縣南二十里其山西連華嶽東接太行山有路名曰虞坂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即此

桃

桃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左傳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羊作洮社注卞縣東南有桃虛○高氏士奇曰晉人來治杞田季孫以成與之而遷孟氏之邑于桃世謂之陶墟又有舜井及嬀亭山○陸氏嵩曰春秋傳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國名記曰桃子蕭姓春秋時猶在史記正義燕縣有桃城桃應當是其後○墪按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杜註宋地高氏曰今濟寧城北六十里有桃鄉城此宋之桃也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杜註桃邱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高氏曰今東阿縣安平鎮十八里有桃城舖此衛之桃也又按攷工記有桃氏為劍桃

應之氏桃或以官或以地殆未可知也

馮

馮周地在今開封府滎澤縣○說文鄦姬姓之國○廣韻曰畢公之後食采於馮城因而命氏○師古云歸姓○東觀記曰魏之別封曰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路史畢公後采馮亭春秋有馮簡子杜曰歸姓今范陽李澤中有馮水即古馮地古馮夷國○高氏曰范陽非周地也當以畢公畿內馮亭為正○水經注濟水篇礫溪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墪按高氏引路史訛本以滎為范

散宜

散宜未詳○路史云帝堯取富宜氏史記班表作散宜○又商世侯伯云散宜生後有散氏

萊

萊在今登州府黃縣○路史五帝之世國云湯佐命萊朱國○逵按書萊夷作牧史記太公封營邱萊人來伐與之爭營邱是萊國在周之前矣仲虺或嘗居於此

答雷竹卿書

昨得手敎並徇於鄙箸釋地辨證下籤數處詳審精當欣佩無旣翔鳳竊見論戰國事者據紀年甚易據史記甚難意謂紀年後出疑魏晉人私有增定以陰相傅合故寧爲其難者久之亦自無隔閡六蓺先師徇各持家法足下以紀年爲家法翔鳳自以史記爲家法離之乃見其通合之適形其固此中未嘗有莫逆於心者固不可爲流俗人道也來敎所糾焦曲沃一條據水經注以爲有兩地今考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正義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陜縣東北百步古虢城中東北隅周同姓曲沃有城在陜縣西南三十二里按今有曲沃店地按晉以後人以焦曲沃連言則陜縣之焦與聞喜之曲沃相去二百餘里疑其太遠故㫄取一曲沃店當之然世家十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按戰國汾陰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城北南至故焦城幾四百里皮氏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西二里亦三百餘里可毋疑於曲沃之遠矣至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正義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即今聞喜縣之曲沃故城也十三州志云古平周縣在汾州介休縣西五十里也按平周南至絳州聞喜之曲沃幾四百里相去旣不近復南至陜州則又幾有三百里故不以曲沃店當之而別謂在絳州也然世家前後屢言曲沃稱名不異知非兩地否則不當全無分別耳翔鳳於地理一事本無綜覈之能惟向

治經籍輒據班志以爲其書近古故府圖籍確有參稽故他書所稱而志無可按槩不涉及康成注經卽持此例區區抱殘守缺之心亦將竊附乎此特鄙意亦不敢定魏惠文時秦已盡得安邑不過謂河內外之地多爲秦所蠶食是以渡河而東無不如志矣鄙著湯都一條係壬戌歲所定彼時惟以鄭君爲宗十年以來持而未改故於仲遠諸家俱從刊落寧陵葛鄉不必定是葛伯之國則士安所難亦可荅之翔鳳聞足下之敎而所欲引申者於此畧一陳布以俟後命且使當世之人知家法之不可以相亂而足以兩存正在此也正月廿七日翔鳳頓首

四書釋地辨證卷上

長洲宋翔鳳記

雪宮　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凡下一字寫者皆閻氏原文後放此

按趙岐劉熙並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僞孫疏云宣王在雪宮之中而孟子來至從前注孟未有謂雪宮孟子館而宣王就見者其說出流俗講書似不足據然熟思之疑未謬也古人所居皆可云宮離宮乃別築宮館以居游士非指王宮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又燕世家昭王爲郭隗築宮此宮不專謂王宮之證史記孟荀列傳云齊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孟子游齊當亦爾矣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此必嘗就見故云然況使孟子往王所於文宜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此自作王見孟子若讀爲從者見之之見頓易全書之例亦不然矣至元和郡縣圖志引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文蓋涉下文有晏子語故以孟子爲晏子春秋爾王伯申通政據外國本魏徵羣書治要引新序雜事作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以證孟子之誤按今新序無此文外國單行之書竊未敢以爲定本也

闕里　闕里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徵於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又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令日拜闕一字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爾時闕尚存尚可得其名里之由

按新序雜事一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荀子儒效云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此闕黨正是孔子所居卽曲阜之闕里甚明寰宇記曲阜縣云孔子家在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後漢明帝東巡狩幸焉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禮記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曾子子夏皆孔子居闕黨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閒正是闕黨矣其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爲異散文則通當時以爲闕黨後世可名闕里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亦猶互鄉達巷之類其命名之意不能深究至史晨碑所云正指孔廟之闕觀何休公羊傳注云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漢高帝以太牢祠孔子故當時廟貌亦用王侯之制得立闕觀魯相饗孔子望見兆闕自當起敬若靈光南闕與孔廟何涉而式路虔跽邪知既非靈光之雙闕亦非春秋之兩觀矣閻氏本水經注謂闕里以雙闕得名者穿鑿之說也兗州府志云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前無典據蓋出傳會水經注泗水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于魯城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闕按此石闕疑石闕之誤卽魯相所望見也

轉附朝儛　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

按寰宇記作東南一百四十里

余嘗徧考轉附朝儛二山杳不知所在

按趙注云轉附朝儛皆山名又言朝水名也僞疏云顧野王釋云儛水名出南陽見玉篇水部恐誤海為儛此注疏以朝儛為水名者是也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注云王莽更之曰朝陽也為厯信縣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至今也水經又云潕水出潕陰縣西南潕陰漢書地理志作舞陰與朝陽皆屬南陽郡潕舞儛音同字借耳漢舞陰在今南陽府泌陽縣西北六十里朝陽在今鄧州南八十里錢獻之云今有刁水在鄧州下原出內鄉縣南逕州城南入湍水者即朝水也則朝儛二水皆在南陽明甚考漢南陽屬荆州為楚地非春秋傳及孟子之南陽也而齊景公言轉附朝儛者按轉謂周流附謂海附言周流到儛之水而海至楚之國都此齊桓伐楚之故道也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云云軸即轉字脫畫又誤分兩字附字通作斛故誤為斛史記魏世家伍侯鮒說苑臣術鮒作附猶欲辨通轉而誤毛詩匪棘其欲按禮器作匪革其猶此猶欲相通也桓公言我游欲轉附朝儛管子此文脫朝儛二字當以孟子及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補正之太平寰宇記引晏子春秋吾欲遊轉斛朝儛與管子畧同惟游欲字倒蓋自趙注以轉附為山名故引晏子亦改其文今晏子本則盡改從孟子與寰宇記所引更異疑孟子觀於二字係後人所增以遷就趙說當據管子及寰宇記所引晏子刪定之管子戒篇又云五年始與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尹知章注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隱十一年左傳庚辰傅于許傅可通附此皆轉附之切證水經注云潕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有溪水東北逕方城又云黃城通為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此方城為楚藩離而朝儛之水俱近方城故管子霸形篇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名陵之上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注汶音岷江水所出南致楚越之君按齊桓先至宋自宋而西至鄭遂南至名陵名陵在今河南許州郾城縣又南濟汝水西南至葉縣今葉縣南有方城山是先濟汝水後踰方城當依小匡篇為正管子小匡桓公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注謂方城之地踰方城又南乃至潕水今潕水出南陽府泌陽縣西北東北流逕葉縣東南朝水又在南轉於朝舞之水即周流楚之北境當漢時猶以朝舞名縣則其淵廣當與汝漢相匹而今乃漸微所謂川渠狀改也如謂二者皆山名又如近人必求之於齊地則景公何難命駕而往乃必以修德為問乎景公思復修桓之業故欲觀其舊蹟僖四年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此遵海而南亦泛指楚地非必浮舟海中也傳又云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循海即遵海之義與管子桓公將東游之語亦合蓋朝舞尚在齊西東行至瑯邪方是齊之南境故云南放瑯邪也晏子春秋內

蓋問上景公問先君桓公吳越受令荆楚惛愍莫不賓服景公時魯衛宋鄭皆孱弱不振之鄰其東則吳最大南則楚最强楚地有桓公之故道景公欲效桓之伐楚又欲循海觀兵東夷益自南海以至東海將經歷吳楚乃歸國放於瑯邪也漢書地理志瑯邪郡瑯邪縣越王句踐嘗治此起臺館瑯邪臺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四十里瑯邪山上吳越春秋越王句踐二十五年徙都瑯邪立觀臺以望東海春秋時越未滅吳知瑯邪與吳爲近景公有威服二國之志苟不務脩德而以兵戎故晏子先舉巡守述職以明天子諸侯越境而行之故事而後以師行爲深戒也小雅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

云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操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按此與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之義相應至師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是爲疚之棘之故箋又云齊桓公經陳鄭之閒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按此可悟晏子今也不然一段正說桓公時事對先王之古則桓公時亦是今也名穆公以王法開辟四方而疆理至于南海齊桓公亦能。周伐楚若然以王道自命當時稱爲義王故景公亦以爲比於先王也又按晉語還軫諸侯又云還軫迴於天下軫者轉也還軫亦轉附之意韋昭以車後橫木解軫非是北師陳轅濤塗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之說也經書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齊是桓公用濤塗之說矣左氏又云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但桓公仍從陳鄭之閒還師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則公羊爲得其實也下師行糧食及爲諸侯憂即公羊師不正之義此解確不可易舅氏莊葆琛先生評

溫泉　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暮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宋書禮志亦以浴爲祓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何嘗定以浴爲澡身

按說文浴洒也與祓濯同義閻氏是然祓濯即是澡身廣雅釋詁澡沐浴𣶬濯沐洒也義皆轉注蓋浴即澡身澡身即祓濯本無別也

墦閒之祭　趙注墦閒郭外冢閒也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

按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禮無墓祭墓祭變禮也戰國無世祿宗子多在他國故墓祭遂盛浸成風俗耳豈据此遂可謂古有墓祭乎

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于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

按洪适隸釋云堯葬慶都于成陽名曰靈臺上立黃屋爲奉祠之所漢縠其祀至亡新而絕攷漢書地理志成陽有堯冢

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然漢志不載堯母陵史記五帝紀并不記堯葬處年世闊絕傳聞乖別二書咸之益其慎也二陵既有可疑奉祠之說益難可信靈臺碑立於延熹五年在明帝後墓祭方重故綴文之士附會此談若中古質樸墓而不墳而此碑既言名曰靈臺又言上立黃屋非廟非冢進退無據也

韓詩外傳椎牛而祭墓

按初學記卷十七引韓詩外傳作椎牛之葬藝文類聚卷二十引作椎牛而葬知古本詩外傳無作椎牛而祭墓者今本作祭墓非也

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　畢文王墓地

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龔書日月入于畢畢爲天綱主綱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索隱本之爲說曰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此說當是云畢文王墓地木馬融注大誓語竹書紀年帝辛六年西伯初禴于畢是畢本有周廟亦只以備一證惟不得以墓地所在而以爲祭墓也

周禮冢人凡墓祭爲尸

按賈疏云祭地神也使自祭其先安用冢人爲尸乎

洪竹　詩集傳淇澳篇淇上多竹漢世猶然

按毛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陸氏音義引韓詩竹作薄云薄篇筑也石經同皆本釋草菉王芻竹萹蓄爲訓三者皆草名

故末章綠竹如簀言王芻萹草如簀之蔓地以言竹簡誼不可通

此謂漢武下淇園之竹目繫沒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目給軍耳

按衛風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園多竹益指此綠竹自爲草名水經注淇水篇引漢武斬淇園之竹云云又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萹草不異亦一證

晉戴凱之言

按此見戴氏所撰竹譜其引班志及所謂簳竹皆不足據

邦畿千里　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即湯所都是　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即盤庚所遷是

按詩元烏正義云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亳於般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爲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不祀湯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此十二字於上下文義無當疑時人竄入士安書中以爲古文書也辨別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

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
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
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
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
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
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
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
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諸所言三亳其地皆
非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
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分亳
民於三處也按此正義中鄭駁謐其說猗矣搭地志猶沿世

紀閻氏又襲搭地志謬因仍可置不論也般庚上篇云天其
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先王指湯是般庚所都
與湯非二地般庚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此
亦指湯之遷亳適于山者即鄭三亳注東成皋南轘轅西降
谷也依山地高則無河圮之患般庚鑒圮耿之事而復湯舊
都故舉湯都依山以爲險也將多於前功謂適于山以前之功也蓋河圮之事湯之及身巳遇之湯之始都或在梁國穀熟之亳以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湯以七十里之文證之皇甫士安之說固非無理及湯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幅員之廣千里乃遷於偃師之亳偃師之亳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之湯之定都也即詩云景命有亳故中候云天乙在亳東觀于洛也若士安以景亳爲蒙之北亳非是然蒙之北亳又未必非湯遇河圮遷都而分其民以居之也矣緻汾記
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圮是自
祖乙前已爲都矣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
乙所遷是
按書般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某氏傳云湯居亳仲丁遷
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正義引鄭
王注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書序祖乙圮于耿
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毁於是修德
以禦之不復徙也史記殷本紀作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
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據此則邢耿聲之
轉本一地儻別數遷邢亦與五邦不合元和郡縣圖志云絳
州龍門縣古耿國殷王祖乙所都秦置爲皮氏縣又云故耿
城在縣南十二里古耿國也寰宇記同閒作縣東南恐誤龍門爲今山西

絳州河津縣太平寰宇記云邢州書祖乙遷于邢即此地漢
地理志故邢侯國也按故邢國今州城內西南隅小城是也閻即本此然作外城內恐非按邢州爲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其言邢國
是春秋邢侯國非殷都也
周舊邦　鄭箋周字貼太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
后稷爲眞確
按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舊邦實指周京故箋云大王聿
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實
本下緜序云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緜詩云民之初生自土
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則古公時后稷公劉之
舊邦已不復存詩來朝走馬以下皆言古公遷岐建周邦始

有周號虞芮質厥成以下言文王受命此周雖舊邦指大王
其命維新指文王之切證以經注經確不可移至昭九年左
傳詹桓伯辭于晉曰吾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此似從后稷封駘數起今攷魏在漢爲河東郡河北縣爲今
山西解州芮城縣西北地虞城在今解州平陸縣爲漢河東
大陽縣文王時虞芮質成即此虞虞魏相鄰故言魏以該虞
芮漢志左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故芮國在今陝西同州府朝
邑縣地去芮城縣一百五十六里周本紀正義云括地志云
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虞山之上晉太康地記云虞西
有芮城括地志云閒原在河北縣西乃虞芮相讓所爭地至
今尚在注引地理志芮在臨晉縣者恐疎按隋書地理志芮

城後周置縣漢時爲河北縣地是河北本有芮城故後周因
而置縣文王時芮本在此後芮又西遷臨晉故漢志云然也
計虞芮西至岐五六百里文王時始來服從漢志右扶風美
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在今陝西鳳翔
府岐山縣地畢在漢京兆郡長安縣西北在今陝西西安府
治文王所卒處惟駘爲后稷所封駘與郃同在漢右扶風斄
縣斄郃古音同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要之不窋公劉之世
駘邑已非所有至大王遷岐始爲岐周之所治桓伯上推始
封故言自后稷耳況下文云自武王克商云云則此不過言
武王以前周初之幅員不得爲舊邦之證

首陽　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攷曾子書以爲

在蒲反舜都者得之

按史記伯夷列傳注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
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
隴西首陽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
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
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
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
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
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
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見莊子讓王篇）又下詩登彼西山
是今渭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又按

漢書王吉傳注云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
曲之中高誘則云在洛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文選阮嗣宗詠懷詩云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注河南郡圖經曰東面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
家注幽通賦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
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隴西
者近是合攷張顏之說所謂首陽五所其實有三孟子北海
之濱空語無實說文山部崵山在遼西廣韵引說文同無首
陽在遼西之文（漢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齊國蓋涉此而誤）所可據者爲蒲
坂洛陽隴西三處今統核數說論語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
下斷在洛陽東北（洛陽在今河南府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按元和郡縣圖志

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正當在盟津後隱首陽亦當不甚遠又攷尸鄉爲湯都在今偃師縣西二十里首陽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亦當在尸鄉之西北葢本尸鄉名西山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高注四內地名而與之盟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云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文與莊子畧同而稍詳雖諸子文不盡與經應其頭在漢河內郡州縣在今衛輝府輝縣界則事在伐紂將渝盟津時必不在文王初殁夷齊初至岐陽時也葢初但觀兵故夷齊亦在隨行之列迨渡河將克殷都乃叩馬而諫不聽遂不渡盟津而至首陽莊子及呂氏春秋云北至首陽者葢自岐陽至朝歌必由函谷關東北至洛陽北渝盟津又東北至朝歌也夷齊東北至洛陽不渝盟津遂隱首陽故云北至首陽遂餓死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云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閒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閒水經濟水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鞏與偃師相去數十里當濟水入河處故云河濟之閒水經注河水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今偃師縣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

山矣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繫黄門北寺獄曰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皐天下不負夷齊注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據此則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爲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首陽謂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反縣反阪通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則蒲坂之山乃是雷首非首陽也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顔師古謂在隴西者漢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今甘肅蘭州府渭原縣東北有首陽故城東距河濟之閒幾二千里葢縣名偶同不可牽合也王伯厚據曾子河濟之閒反吕首陽在蒲坂爲得實按漢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此濟原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北二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八十里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城東五里計王屋西至蒲坂四百餘里使以蒲坂首陽爲夷齊所隱則與河濟之閒渺不相涉安得如王氏所云溝澮之閒王氏引曾子作濟澮成六年左傳汾澮杜注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按首絳縣即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至蒲坂二百餘里亦不可證爲夷齊之首陽也詩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此亦指偃師首陽葢偃師東七十餘里至今開封府汜水縣即春秋時鄭虎牢地漢河南成皋縣也莊廿一年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注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令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

晉欲弱中國必先固結鄭心故以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言之設言登首陽以望鄭繼言首陽之下則自晉至鄭之所經也終言首陽之東正指鄭國在首陽之東矣晉文公悼公之世皆以服鄭爲事鄭爲晉通齊楚之要涂首陽又逼近鄭境故詩人反覆言之是篇錄於唐風之末則已爲文公已後之詩學者失其傳故篇義屬之獻公也

適楚　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強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眞其人字接輿邪疏云爾殊附會

按莊子人閒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尸子亦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集解孔安國曰接輿楚人皆以接輿爲字

師師相傳定非傳會況莊子明云游其門則不得有迎車而歌之事故下文孔子下鄭注云下堂出門也同莊子

磯　按說文云磯大石激水也廣韵云大石激水盎字从石非从水朱子倒易其文乃曲爲說曰水激石猶水激於石也

按磯字說文無見大徐新附閻氏盎未見原本說文也依字當从木作機說文主發謂之機从木幾聲趙注孟子云磯激也激卬激發之義

天毀地載　閻訓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繫地名而朔南竪南北却闕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愼南撫交阯二地補注之

按五帝本紀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大戴禮五帝德北發作大敎（說苑作大發）尚書大傳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鄭注云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按大交即五帝德之大敎音字當通也五帝紀作北發者形近而誤文北山戎發息愼北乃南北之北發是國名按大戴禮少閒篇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盧辯注北發北狄地名此北發乃發息愼之發以在北方故名北發五帝紀當亦涉此而誤周書王會有發人管子輕重甲八千里之發朝鮮即此北發也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氏羌徠服注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似國名也此

北發的是國名且渠搜是西戎國以北發爲南北之北則渠搜更在北方知其非是閻氏以南撫北發對文本漢書公孫宏傳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注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於渠搜南則撫綏於交阯也此行文偶誤不足據信也（武帝紀注引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以南爲對也按三朝記即少閒篇文並不如此此瓚誤記）

費惠公　金仁山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博攷呂覽說苑史記殆無復疑

按藝文類聚引尸子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此費子當即費惠公又與子思問答校引諸書爲尤確

魯為宗國　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周公故六國為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于祖廟

按諸侯絕宗於大夫士耳不絕於諸侯也隱十一年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正義曰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同姓之盟諸侯有宗盟是必立宗法矣禮記大傳云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云公子不得尊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則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正義曰君尊族人不敢以戚君故不得宗君也公子既不得宗君其公子宗親之事無人主領故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宗領之也据此知諸侯亦不得祖天子故武王為天子羣弟不得以武王為宗管蔡又得辠故成王命諸侯以周公為大宗遂以魯為宗國此與諸侯命適昆弟為宗之法正同襄十二年左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注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就左氏家法推之諸侯為宗國者得立所出廟如鄭祖厲王鄭於厲王後為大宗故昭十八年左傳鄭徙主祏於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也襄十二年傳又云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並文王諸

子以周公為大宗故立文王廟亦稱宗廟周公諸子為侯者以魯公為宗故邢凡蔣茅胙祭乃為同宗也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冉季載按此蓋魯詩傳其次周公在管叔上者亦以周公為大宗也趙氏不曉立宗之法乃云敬聖人故宗魯失其恉矣

集注以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余笑其獨不訖周公弟也之文邢又不記周公太姒之弟七子武王母弟弟五人

邢

按周公於管叔為弟於蔡叔為兄管叔以辠誅諸兄弟不當宗之故立周公為大宗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是周公為太姒弟四子武王母弟弟二人列子楊朱篇云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兄謂管叔弟謂蔡叔也賈逵杜預注左傳俱以蔡叔為周公兄者以僖廿四年左傳言文之昭十六國管蔡郕霍俱在魯上遂謂長幼為次不知富辰所言但隨口臚列未定拘次弟卽如凡蔣邢茅襄十二年忽云邢凡蔣茅知其不拘次第矣春秋正義据此遂斷史記為碎謬大非左傳定四年盟臯鼬將長蔡於衛長宏曰蔡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杜注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如杜言則當時魯亦與盟亦將長

蔡於魯矣則蔡叔爲周公弟者確不可移（呂氏春秋察微篇高誘注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又趙注孟子亦以管叔爲周公弟並是東漢人俗說）

置郵　集注置驛也驛上關若今之三字不若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又郵馹也尤非黃覇傳郵亭顏注云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矣

按廣雅釋詁四云郵置驛也三字轉相注此集注所本盖疏其大畧則郵置馹驛可爲一科細別之自異故說文云驛置騎也馹驛傳也是騎稱驛車稱馹文十六年左傳楚子乘馹杜注馹傳車也正義曰釋言馹傳也舍人曰驛尊者之傳也郭璞曰傳車馹馬之名也襄十七年傳子木使馹謁諸王杜注馹傳也（汲古閣春秋注疏本馹並作驛誤）漢書高祖紀下乘傳詣洛陽注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又文帝紀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注師古曰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据置傳傳置之語則置自指傳車言之訓馹爲是驛是驛騎與馹不同然終周一代少見騎名馹驛之分自爲漢法故釋孟子不嫌通用也又說文郵境上行書舍漢書京房傳因郵上封事顏注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按郵亦取傳送之義故借以名行書之舍若孟子言置郵京房傳言因郵其義並同置馹非言亭舍如馮奉世傳言焚燒置亭與平帝紀黃覇傳所言郵亭相類此古人郵置同義之證

若閻氏所引馬遷二語見梅鼎祚字彙不足据

曹交　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此辨王伯厚曹[illegible]久矣之說）

按江慎修謂曹交爲鄒曹姓之後是也或難以古人不以姓繫名字然姓氏之嚴惟中夏諸國爲然邾與楚同祖如鬻熊芊姓說文鬻米辝古音糜與芊音同則鬻卽姓也公羊春秋宣八年經葬我小君頃熊何注云熊氏楚女按春秋文姜成風皆姓而楚芊姓鬻熊後乃以熊爲氏則知楚國男子或繫姓婦人或稱氏可無疑於曹交矣又按潛夫論氏姓篇以昔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祁姓之後則男子稱姓巳有祁奚在曹交之前（近有得古戈者文曰芊子之艁戈按芊子卽鬻子鬻芊音字可通用後楚武王授師子卽鬻子所造）也

白圭　孟子與之晤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如何隆禮而但曰子之吾予云乎哉我故斷其爲兩人

按白圭必無兩人古人稱予爲尊美之名不見爲非隆禮也

曲防　公羊作障谷穀梁作雍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爲致確

按管子霸形篇云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尹知章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擁塞之又云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又云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按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灌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

左傳國語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以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傳三年陽穀之會首曰無障谷穀梁傳九年葵丘之會首曰無雍泉蓋塞水不東害同遏糴曰障曰雍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用隄防則桓公即壅遏入流者何善為他人計而不善自為計若此也

四書釋地辨證卷下

長洲宋翔鳳記

有宋存　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

按鄭康成論語序云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見經典序錄）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論語崇爵讖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見文選劉子駿移書注）歷按諸文知論語為弟子所述非孔子親撰與子思述孔子之意作中庸無異安得云賢人口中不如聖人之確乎

孔子世家末言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為宋諱乎

按中庸一篇明春秋之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又云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莊十七年公羊春秋經杞伯來朝何休注云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

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廿三年經冬十一月杞子卒何休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春秋具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即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稱公春秋既絀夏杞不得爲二王後故貶稱子下存周宋爲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孔子作春秋多刺譏褒諱抑損之詞故當時弟子述論語子游作禮運皆云杞宋俱不足徵蓋深沒其詞子思作中庸又在後遂抉發春秋之恉申明王魯之誼微言始得而聞焉

淳于髡　太史公次淳于髡傳於孟子後荀卿前又次於滑稽傳之首余謂不若刪見孟荀者而存冠諸滑稽者

按太史公撰著史記具論世之法如孟子荀卿列傳及鄒衍淳于髡諸人正見戰國諸家之雜惟孟荀誦法孔子蔚爲師儒故爲孟荀立傳以淳于髡入孟荀傳者非傳淳于正以尊孟荀也如老子韓非列傳序莊子見其恣放序申子見其施於名實而戰國秦人之慘刻少恩至韓子爲甚其原實出於老子故爲老韓傳非傳莊申也至循吏儒林酷吏游俠滑稽諸傳皆敘當時政教風化所尙使後世有所勸戒俱非爲其人作也故如三王世家可以見封建親戚之意三王事太史公不及見日者龜策傳專敘當時五行卜筮之事張晏諸人見諸篇不敘人名事蹟槩詆褚少孫所補俱不能讀太史公書者也

君陳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孔子所引書之辭

按論語例作於字引經乃作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爲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爲孔子語以有于於字顯爲區別閻氏極駁東晉古文書此文乃爲君陳篇所誤亦千慮之一失也

顏淵　王肅注鯉也死有棺而無椁爲設事之辭豈不可笑

按禮記曲禮正義曰許慎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以論語曰有棺無椁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故鄭駁許愼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乎據此子雍實本自叔重康成先駁之矣

秦誓　余以左傳考之誓當作於僖卅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殽尸將覇西戎之時蓋覇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

按秦本紀云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封殽尸乃誓于軍似與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年數前後不合書正義遂据左傳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以爲誓於斯時然當日匹馬隻輪無反者秦伯痛深創鉅故嚮師而哭顧於是時復從容爲誓有是理乎況事處決裂敗壞之際即常人猶知自反非難得於穆公者

也君子大穆公之悔過亟以在勝晉之後卽還師而晉之其誓詞云仡仡勇夫射御不違又云惟截截善諞言是恐孟明以一勝自多故以杞子逢孫比類爲戒蓋戰功已成志業已遂氣雖一信因旣屢創戰陳有勇而奚恃老成未往而足思毀痛之辭方深驕盈之心不作邦之榮懷繫心杌棿故能慨兹雄畧偉我覇業也書序言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其實僖卅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是敗三帥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亦孟明帥師至文三年秦人伐晉則穆公自伐晉左氏甚明書序通論大義非屬辭比事者故舉敗殽一事以見悔過之本其實還歸作誓自在茅津渡河之年也況太史公親見安國問故所言定是眞

古文說豈可誣乎

杠　杠方橋也又非木趙注其實止解橋也字有從石蓋聚石水中以渡若從木則衡木以渡矣

按孫奭音義引張鎰云杠方橋也此集注所本方橋當作石橋形近而訛爾雅釋宮石杠謂之徛郭注云聚石水中以爲步渡彴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此杠爲石橋之證廣韵矼石矼石橋也字俗從石知杠字正從木從石爲俗字也

少梁　惠王九年（己未）秦魏戰于少梁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卽名申後死於齊者中相距廿二年必虜後復歸魏爲太子復令將龐涓兵

按趙世家成侯十三年（魏惠九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座惟此與六國表作太子（六國表不著名）而秦本紀魏世家俱作公孫痤商君列傳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此座一人而或以爲太子或以爲公孫或以爲公叔雖傳聞異詞要非虜于齊之太子申也商君傳又云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遂西入秦事在秦孝公元年當魏惠王十年則座於上年死少梁之難矣後虜太子申而惠王稱長子死焉則不必拘生獲曰虜之說矣

與楚將昭陽戰　南辱於楚事本不可考祇宜闕疑柰何以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卽魏世家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事以當之襄

王事豈容出惠王口中

按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六國表同秦本紀他世家皆無是年圍襄陵事襄陵漢志屬河東郡爲今平陽府襄陵縣北爲趙西爲秦南爲楚次年衛鞅圍固陽故知有秦魏歸趙邯鄲故知有趙據孟子惠王言南辱於楚後楚破魏復在襄陵故知有楚此諸侯圍襄陵當是秦趙楚三國而楚爲謀主但圍城而未取邑故云南辱於楚不云喪地也與後破襄陵得八邑爲二事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此卽惠王卅一年割河西地獻於秦以和者非數獻也　又有上郡襄王七年始入秦

按釋地河西曰雝州郭注自西河至黑水則凡雝州地皆在

河西漢書地理志上郡秦置在今陝西延安榆林綏德等處葢秦盡得河西地以其半屬內史以半爲上郡上郡在秦國都之左故名在魏僅可總名河西耳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固陽漢志屬五原郡作稒陽在今陝西榆林府府谷縣魏河西地爲極北秦本紀正義云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南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在今華州北至榆林從長千餘里皆魏河西地則魏本盡有河之西岸據全晉之險足以西制秦所謂天下莫強者也六國表秦孝公八年魏惠十七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秦本紀魏世家同此始喪地於秦也漢志左馮翊夏陽縣有故少梁今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爲魏河

西地魏世家惠王卅一年秦孝廿二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按秦早取魏河西地少梁此又割河西地大約在少梁以

南河濱之地此再喪地也秦得分魏大河之險渡河而東遂偪國都秦於此時即稍稍蠶食河東之地魏人自危故又渡河而南徙都大梁漢志陳留浚儀縣有故大梁今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地委安邑而去之則安邑旁近之地當漸削以與秦此三喪地也考之後十年當魏襄王四年秦惠文七秦敗龍賈軍於雕陰圍焦曲沃魏世家在襄王五年葢獻地在是年故連類記之茲據秦紀正雕陰漢志屬上郡在今陝西延安府甘泉縣南三十里之地在今韓城古少梁之西其時少梁以北秦上郡之地尚是魏境故猶能於此出兵以禦秦秦之志以少梁以北離魏都益遠得之不能扼其要領故雖敗其軍於雕陰不北收其地而仍東取焦曲沃以偪大梁此其至計也焦漢志宏農郡陝縣有焦城在今河南陝州東北西至

今華陰魏陰晉三百餘里魏襄王二年秦敗魏于雕陰襄王三年當秦惠文王六年魏以陰晉爲和命曰寧秦按陰晉在漢曰華陰屬京兆今爲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爲魏河西之極南境魏禦秦于雕陰亦以其近秦秦再敗魏而不取雕陰以非并魏之急務故南取華陰以近大梁而取之其後圍焦曲沃卽此意北至今山西解州安邑魏故都二百里曲沃漢志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在今山西絳州聞喜縣南十里西南至安邑五十里若旁近安邑之地未入於秦亦不能自雕陰以東六七百里之地如入無人之境則可證魏徙大梁時安邑之地多爲秦所蠶食自安邑西至河三百餘里渡河而西又北至少梁亦三百餘里卽孟子梁惠王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葢兼河東地言之此七百里者計其程涂非量其四至故不云方也葢惠王時所喪地始爲少梁秦又自河西至安邑其雕陰以北至固

陽同州以南至華陰尚爲魏地至襄王二年以陰晉爲和是同州以南入秦也五年予秦河西之地是雕陰以北入秦也至七年盡入上郡地于秦是固陽以南凡魏河西之地尺寸皆爲秦有大河之勢全失其去滅亡也不遠矣魏世家襄王七年亦有上郡之名以其盡入于秦故本秦而言也鹽鐵論相刺篇云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是桓寬亦謂惠王時已失河內河外之地今衛輝懷慶諸府古爲河內今解州安邑古爲河外雖不必盡失爲秦稍稍割製大約有七百里之遠矣

桐湯墓所在　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放處應在此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

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特時往桐訓太甲三年不然如入言湯亳爲偃師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能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

按此係閻氏蔑前說遂殤斷桐在虞城縣其實虞縣之桐地桐亭非必是放太甲之桐也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集解鄭元曰有王離宮焉正義晉太康地道紀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此尸鄉正在偃師不必以空桐桐宮同字遂附會在虞城也

按閻氏尚書古文疏證曰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一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爲句於桐處仁遷義爲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爲句益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于亳踐天子位焉閻此說亦未是殷本紀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脩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惟太甲欲聽伊尹之訓已故復歸于亳非謂居桐宮時伊尹時時往訓也且太史公書及書序皆云三年亦不當有六年也

拜下　拜而受之如今一揖折磬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

揖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

按漢書高祖紀酈生不拜長揖顏注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如此言則拜不僅一揖折磬說文跪者所以拜也（今本無所以二字段若膺云凡全書內所以二字往往爲淺人刪去）是古人必跪而後拜說文又云攘推也揖攘也又儀禮注云推手曰揖此揖與拜異也說詳段先生玉裁釋拜篇

王者之迹熄節　詩降自黍離

按說文迅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孟子王者之迹熄迹當作迅言王國無遒人之官而詩遂亡矣後人多閱迹寡閱迅故改迅爲迹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何

休注公羊宣十五年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漢書食貨志云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又執文志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歷按諸文知王者有設官采詩之事息止也孫奭云熄與息同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凌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可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謂王者不采詩將使夫子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若風雅頌成周已具體各不同安得有黍離降風之事至以雅亡為詩亡則雅之一義亦不足以該詩也文中子卷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按此亦謂詩亡為無采詩之官也

鼈　國語登川禽韋注鼈蜃之屬按鼈介蟲也見亦可謂之禽

按魯語里革曰取名魚登川禽韋注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禽蓋取禽獲之義大寒降講眾罶之際魚鼈蜃皆眾罶所獲其大魚之有名者別之其餘水族雖有不登故以川禽槩之此與禽獸之禽異訓依說文字當作捦經典叚借為禽即如襄廿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杜注禽獲也依閻氏之言則入亦稱禽與二足而羽同號乎

退朝　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庀家政之內朝一名私朝在寢門外

按禮記檀弓下正義引論語其事也如有政鄭注云君之教令為政臣之教令為事也魏書高閭傳高祖問論語何者為政何者為事閭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政事一體不得以為家事矣其云私朝亦不在寢門外鄭注論語冉子退朝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見詩鄭風正義又引舜典云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皆在國門私朝所謂出政教也冉子所退之朝正指此按魯語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所謂外朝即在四門者其內朝則在寢門外韋昭注魯語云外朝君之朝也亦誤

入公門章　疏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

按鄭康成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見曲禮正義本此注意推之知入公門以下並承上君召使擯來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注云內賓位也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按此注知入門右正指擯者論語入公門即禮大門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鄭注云凡

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則或
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
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
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
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
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
公揖入立于中庭賓接立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
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
上三揖鄭注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此皆
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位尚虛而擯者
出入其閒卽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

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
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
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
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會盟
不無意外之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
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
堂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
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益擯者升堂則不
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
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
也按此卽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

單進故有趨陸德明論語音義本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按聘禮記鄭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亦有進字康成所見本已如此知非衍誤陸氏疑沒階不當又趨進故以爲誤其實非也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
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
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云反其等
位無事按此卽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則入公門以下至此並
記擯者之事上文既述君名使擯一段此又述者弟子各述
所聞遂類敘之以廣異說也惟聘禮于擯者不記升堂一事
益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參言其變也後之說論語者謂記孔
子常朝之事或又据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

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亦是爲賓出聘事按賓升
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摳衣知攝齊升堂正是擯者又趨進
一事亦賓所無以爲記聘亦不得賓鄭注聘禮記有孔子之
升堂云云亦引爲旁證非竟以論語爲孔子爲賓之事

樲棘　集注樲棘小棗非也

按爾雅釋木樲酸棗郭注云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樲棘是
郭以樲棘爲酸棗也與趙注孟子云樲棘小棗所謂酸棗同
以其樹小故名小棗說文棘小棗叢生是也以其實酢故名
酸棗爾雅說文云樲酸棗是也淮南兵畧云伐棘棗而爲矜
高誘注棘棗酸棗也樲棘同物訓小棗不爲非

昔者　昔者有昨日解無前日解解之自樂正子章始非

也趙注昔者往也數日之間也尤非益昔者仍昨日耳

按檀弓予疇昔之夜鄭注昔猶前也此集注所本老子昔之得一者河上公注昔往也楚詞昔三后之純粹兮王逸注昔往也並與趙注同毛詩誰昔然矣傳昔久也又自古在昔傳古曰在昔並同往義莊八年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廣雅釋詁昔夜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亦謂昔爲夜孟子昔者辭以疾趙注昔者昨日也亦以隔夜故云昨日說文昨壘日也日復日爲壘日要之昔者本具數義閻氏謂止有昨日一解者非是况孟子明云子來幾日矣必非僅隔一日之辭

集注援引多誤　子䊹兄而非弟

按漢書淮南傳云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䊹兄也言弟者諱也是漢人已有子䊹爲弟之說集注亦有本

二十兩爲鎰用趙岐說秦與國語二十四兩爲鎰不合

按孟子雖萬鎰又飛餽兼金一百又七十鎰五十鎰趙注並云二十兩爲鎰說文無鎰字儀禮禮記國策漢志並作溢鄭注儀禮喪服傳既夕記朝一溢米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賈疏云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知十二斤爲一斗一升爲十九兩四銖八絫又以一升爲二十四分分得十九銖二絫以合十九兩四銖八絫總爲二十兩也呂覽異寶金千鎰秦策黃金萬溢高誘注並云二十兩爲一溢漢書食貨志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又張良傳注引服虔曰二十兩曰鎰皆與鄭同唯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云金二十四兩曰鎰文選詠懷詩注引賈逵注國語云一鎰二十四兩與諸家悉異不可從儀禮音義引鄭注云二十四兩曰溢四字誤衍

毛老也見周禮非髮色之謂

按中庸燕毛鄭注云燕以髮色爲坐此集注所本秋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鄭注云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尙爵燕則親親尙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亦非以毛爲老也齊語班序顚毛以爲民紀統韋昭注顚頂也毛髮也言亦列頂髮之黑白使長幼有等以爲治民之經紀尤爲髮色之切證又按說文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是老字亦取髮色之意

胖大也見鄭注非安舒之謂

按說文胖半體肉也一曰廣肉也大學言心廣體胖斷非言其多肉則此胖字當讀爲盤桓之盤廣韻盤俗字作柈正由叚胖爲盤俗字遂誤爲木旁作柈也盤樂也樂即安舒有孟子仰不愧俯不怍之意文選注引聲類磐大石也磐字說文無通作盤是盤有大義故鄭云胖大也

孟子生卒年月考　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

按孟子去齊當在赧王三年齊湣王十一年燕人立平之後閻氏謂宣王時者非也然云七百有餘歲者宜三年左傳王孫滿稱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孟子七百有

餘歲言七百歲而史有餘矣不過證卜年七百之說下云以其數則過矣即太史公周過其歷之謂也

孟子曾辭十萬鍾蓋通計仕齊所辭之數

按齊宣八年魏惠王卒九年孟子至齊以宣王伐燕取十城在十年知之黃震日抄引蔣曉曰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以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是也宣王在位十九年自此至湣王十一年燕人立平之歲凡二十二年以陳戴齊卿蓋祿萬鍾計之當得二十二萬而孟子云辭十萬者蓋据湣王時所辭之祿也其事當考之公孫丑篇云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此問辭十萬之事也曰非也于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此指見湣王非見宣王也若孟子始見宣王退有去志君臣之義未深可浼淅而行惟見湣王不可與圖事而於宣王君臣之義深蓋在宣王没三年中孟子臣爲君喪不可變服而去之此不欲變之說也孟子當湣王時罕得接見故云于崇吾得見王以不常見故云得見即告子篇所云吾見亦罕矣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正以其罕見孟子故飾詞云爾也列女傳稱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又云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按宣王嘗言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則宣王欲用孟子之言矣迨宣没而湣不能繼父志故孟子處齊而憂即退有去志之時也迨終宣王喪而又以母老未即去又喪母以喪歸魯約在湣王五六年閒迨喪畢返齊適當湣王九年而有伐燕之事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蓋自宣十九年至湣十一年其十二年中除去喪母歸魯二年餘前後當有十年卿祿萬鍾十年所辭適有十萬矣王謂時子養弟子以萬鍾言致卿祿一歲之粟若後世致仕食俸之法也下文因子叔之疑言及又使其子弟爲卿即指養弟子以萬鍾之意

敘曰曩見錢塘瑪山公駁閻百詩釋地十卷反覆不遺餘力閒二君之交最摯曾無黨同之非而有切磋之美象以末學尙友前哲竊慕此風煸以奔走荆梁燕豫之閒發篋得釋地其精核自多而麤粗閒出恐彼貴乎盛名不求夫實是邇爲之辨證復裒編削以質通人夫曰好自立異攻掊前賢以來譏訾者則非象之所敢受也

增未冠時汎覽載籍遇有與四子書相發明者間錄數則於章句之上然性懶多不隨時摘抄而過眼雲烟又不暇重搜寡簡雖有妙義往往得而復失故所錄者卒寥寥無幾也嘗彙爲小帙名之曰四書緯棄之篋中蓋三十年於茲矣昔夾漈注爾雅謂名物爲經義理爲緯名物應釋義理不應釋嘗謂後之箋注家舍經而從緯然則從事於緯者特其箋解虛言者耳曩以天資迂濶幼喜讀濂洛諸書私幸聞道最早獨愧於聲音訓故之學毫未有得而亦非其性之所近若瑣瑣蟲魚定非磊落所屑爲故於夾漈之所謂緯余則視之爲經夾漈之

所謂經余則視之爲緯遂覺百家之言率皆支流餘裔凡所采輯未敢妄參經義此緯之所由名也今春三月間課徒之暇偶爲及門諸子參考集注古注因得復理舊業推闡之餘時有觸發不揣狂僭漫筆於書積十餘日共得若干條旋以攜兒存恭應郡試此事暫輟歸又俗學糾纏未遑爲此一生因循之誤所由百無一成也良可慨矣夏六月適剞劂舊識自高郵來請梓余詩及門勸其先之以此匆匆相授未及細校姑以舊所錄者別置卷首而以今之管窺所及綜爲四卷自慚新得瑣碎不專義理而漸及訓詁似可逃漁仲之譏而舍經從

緯終吾之所不辭也爰仍其舊名云

道光丙申七月一日泰州常增自書於古士鄉之一松樓

四書緯卷一

泰州常增學

大學

陸氏釋文曰大舊音泰劉直帶反則讀大爲泰主太學名之也然謂之大學實包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而言豈必專指太學乎大學對小學而名人生八歲入小學及十有五則入大學夫子所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此也鄭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不知大學一書正由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返諸身心性命之地而求其誠正者也豈徒記誦詞章教以博學哉章句釋爲大人之學最精

在親民

鄭注無訓正義曰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則古親字本作親解至程子曰親當作新蓋欲以盤銘三節爲釋新民之傳故疑親爲新而詞曰當作亦未敢遽定之辭然按盤銘曰新專主自新仍所謂明其明德也即康誥有新民之義而其詞曰作仍主上之能自新也至於新命亦本上之能新其德也故結之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鄭註云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是古本爲親民未有新民之說亦未嘗以此爲釋新民也竊疑親民亦包新民天下豈有不親其民而能新民者哉似依古作親當亦可從

慮而后能安

慮而后得亦古聖相傳之教當本太甲弗慮胡獲之語而又於慮之先遞詳其所從入即此可徵聖學之淵源有自也蔡傳云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中氏時行曰蘊之於心而純粹至善無一理之不備體之於身而恐有眾善無一事之不周可與此句互証

格物

章句注物猶事也本鄭注惟鄭訓格爲來謂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與章句格訓至不同溫公致知在格物論云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謂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因以鄭訓格爲來爲未盡古人之意竊按格至也本爾雅釋詁格來也本爾雅釋言如鄭注則兼善惡然詳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之文正以致知以辨善惡似非僅謂知善則來善知惡則來惡事緣好來而已也

使謂知善則來善知惡則來惡故致知不可無辨作勉人慎其所致語則在字有著落而義較合矣如溫公訓爲扞禦則物主外物似專以惡言但誠意中爲善去惡之功豈必不兼扞物而必謂致知在扞禦外物哉黎氏發徵諸書皆以物爲物有本末之物則曰意曰心曰身曰家曰國曰天下皆物也必至於物以窮天下國家身之理以辨其善惡先求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乃爲能擴其知乃所謂致其知也則不必以格爲扞而扞義已寓其中似終以章句訓至爲確至以格物爲博物則又朱子所謂以反身窮理爲主

與徇外誇多者不同故其答陳氏論格物之義云非兀然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据此則惟求博洽幾等玩物喪志又何裨於身心哉孔穎達謂招致所知亦曲成鄭氏以格爲來之說又鄭疑致爲至意謂至於知則物緣知來是則致字格字皆非著力字矣竊疑推極之功即在窮至之中似二非二故變先之文而曰在

壹是

鄭注專行是也說文亦訓壹爲專近人據此兼考左穀荀子壹訓專壹之注遂謂壹是二字連上句讀謂

自天子以至庶人專在八條目中用功此外並無別學而其本則在脩身故曰皆以脩身爲本其學似較舊說是字皆字俱有著落但考古本大學壹本作一增按晏子琴瑟專壹之語似亦謂專於壹仍以亦爲一耳若竟訓壹爲專便成琴瑟專壹專此成何語後人因此單訓壹字不得不以專解蓋取亦有專意故穀梁壹盟注壹猶專也玩猶字最有體會蓋古人以一爲壹其來已久壹與一義非有殊也不待遠徵即中庸一戎衣亦作壹若必作專解亦謂武王專著戎衣可乎故集注訓爲一切統括上句何等直捷而語意

亦何嘗晦也且如所解專在條目中用功添設此外並無別學一語折到脩身又多而字一轉不使此句反多紆曲乎況以天子論大人之學有三綱領在豈得謂專在八條目中用功豈得謂此外並無別學將專於條目而遂忘其綱領乎以庶人論齊家以上皆可專行至於治國平天下而謂庶人亦專在此用功乎此於義尤難通也聖經責成脩身亟訓深切語自無弊恐不得遽以壹與一殊漫分句讀

太甲

章句注商書案史記載太甲篇序以爲太甲訓三篇

豈古太甲本名太甲訓歟林之奇據此云意者漢之時此篇名猶有訓字而後世失之也余謂如大學所引止稱太甲已無訓字矣

顧諟

書蔡傳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朱子曰古注云常目在之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觀此則書傳及章句所謂常目在之皆本於古注然考大學鄭注顧念也諟猶正也孔疏云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太甲云爾爲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皆不云常目在之竊按朱子雖本古注作常目在之觀其所論仍謂念念不忘然則鄭注以顧爲念以諟爲正似亦可從蓋顧諟雖如參前倚衡而明命究非有形之物以目言何如以念言也

峻德

集注峻大也案說文峻作陖高也从山陖聲私閏切或省作峻是峻應訓高蓋以書本作俊仍从俊解故訓爲大書傳亦云俊大也案說文俊材千人也从人夋聲子峻切是俊本義千人曰俊俊德蓋言德冠千人故不訓高而訓大歟峻命詩作駿彼注峻大也亦從駿爲訓也真氏西山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俊德即其總名也故揭此章冠衍義一書以堯典爲大學之祖

盤銘

鄭注渾言刻戒於盤不言何盤正義云湯沐浴之盤集注本此或謂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或曰浴有二義盥手亦爲浴引論語浴乎沂亦謂盥濯增按浴沂如上已祓除浴一作浴似不得據此以盥爲浴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頭曰沐身曰浴自不可易浴應專主澡身言考古者盤盂有戒是盤自盤而盂自盂荀子盤圓則水圓韓非子盂方水方盂圓水圓是盤爲圓器而盂不盡圓亦有方者觀玉藻浴出杅杅即盂則知古人浴用杅並不用盤意者盂大於盤歟內則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是古人五日一浴三日一沐靧與洗曰其間是無定日亦必非日日也雞初鳴咸盥漱適父母之所進盥少者奉槃長者

奉水請沃盥盥是日月無間者惟盥而已槃卽盤也盤
一作槃猶盂一作杅蓋古者沐必燂淅稷之水頮必
燂淅粱之水所謂燂潘也潘卽米瀾也至於浴身洗
足皆用燂湯惟盥曰奉水不言燂湯是盥惟以水沃
之可知水爲冷水湯爲沸湯觀孟子夏飲水冬飲湯
論語如探湯則知湯與水有冷煖之別據此則古人
身之浴頭之沐面之頮足之洗皆用溫湯惟其湯必
待燂而成故不能日日爲之而每日所以必盥者正
以其用冷水之便可不逐日煩人煎煮也然則後人
疑沐浴爲非而以盤爲盥類之盤可謂戇矣而猶兼

四書緯卷一　十六

頮言者則考之猶未精也蓋不知古人不惟浴不日
浴沐不日沐卽頮面洗足亦非日頮日洗也盤銘取
日新無間之義此明曰盤浴則杅而非盤固必不指
五日之浴言亦並非卽三日之沐無定之頮與洗而
言則此盤專爲盥槃無疑意盤圓而小如今俗所謂
面盆其器亦輕觀槃以少者奉之水以長者奉之則
槃輕而水重可見故可常置左右湯因刻銘其上卽
日盥而以自警歟若主澡身之浴言則杅之或方或
圓必大於盤數倍古人浴有浴室所謂湢也則此器
當藏於湢五日始一見焉是此事先有間斷矣安得

自警其日新乎故古人將適公所齋戒沐浴世子生
君沐浴朝服公庶子生三日之末毋沐浴朝服寢子
翦髮之日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孔子沐浴而朝言沐
浴者不一皆以此非日日常爲之事故特爲此以取
齋戒潔身之義若沐浴爲常日日恒然安得特言沐
浴哉則據日新之文知其必非沐浴之盤也又可證
矣然則日新惟盥非盤盥而何古人日五盥亦見玉
藻則與日新之義尤合更可據者丹書十七銘亦有
盥盤銘不渾言盤銘而特曰盥盤銘固顯著其爲盥盤
矣丹書之所銘者爲盥盤而謂湯之日新所銘者非

四書緯卷一　十

盥盤哉余故詳考之而斷其爲盥盤也洗手曰盥章
句注云沐浴其身以去垢亦承沐浴之盤之文云然
而未暇深考耳此條成後踰月偶覆閱釋地又續論杠與拆之間亦有論盤一則寥寥數語因喜管窺所及竟不謬於前賢且以瑣瑣者妄衍其義不覺愈自鼓舞而近如康成內則注槃承盥水者韋昭吳語注槃承盥器亦未引證又滋愧矣

邦畿

案周制天子寰內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
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百里爲
邦都千里統甸削縣都而言故云王者之都也鎬京
方八百里洛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爲

方百里者六十四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
二都其得方百里者百故云千里由周推殷觀商頌
此篇曰宅殷土芒芒曰正域彼四方曰奄有九有曰
肇域彼四海則其受命之初邦畿之制亦必有裁然
定爲千里者也然則千里之謂言王畿之内不過千
里意亦如甸削縣都之以路程里數計之恐非僅以
方百里之國六十四方百里之國三十六專指國言
絶不限以里數而可踰於千里之外者也考商之都
亳自契父帝嚳始至契始封商括地志云商州東八
十里上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上洛縣今爲商

州地屬陝西西安府孔穎達曰契至湯十四世凡八
遷契居商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
及湯居亳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又曰自湯至盤
庚凡五遷上言自契至湯八遷并數湯爲八此言盤
庚五遷并數湯爲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
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考孔安國曰嚳都亳湯
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孔穎達以自契至湯凡
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相土爲契之孫豈契至
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
從何地遷亳耳必不從商邱遷也案此亦以理推之

懸斷之辭然亦泥於相土居商邱必謂湯自商邱遷
是相土至湯都未嘗改而契至相土必至三世七遷
故疑其必不然也而不知湯之居亳其後不常厥邑
可以或囂或相或耿至盤庚而復從湯居亳契至湯
十四世焉知相土之後湯之前必無屢遷而復居商
邱者乎且相土烈烈商已褒大至湯僅以七十里起
是其間亦嘗中衰則其遷徙不常從可想也豈必湯
自商邱遷遂爲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而有三世七遷
之疑也竊謂安國言湯自商邱遷其言可據不必以
此爲疑考湯始都南亳本山陽郡亳縣後漢改爲國

熟屬梁國今梁國穀熟縣也亳一作薄在宋州皇甫
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
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
之耕乎此湯之始居亳爲穀熟証之孟子鄰葛之文
而可據者也穀熟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
南四十里商有三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蒙爲
北亳蒙亳亦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有
大蒙城水經注所云汳水東經大蒙城北即蒙亳也
即所謂景亳也然則南亳距商邱縣僅四十里北亳
距商邱縣亦僅四十里據安國之言謂湯自商邱遷

亳必非無據焉知非湯之始居穀熟後徙商邱復自商邱而再徙西亳也意者自契至湯八遷并數湯爲八者謂湯由穀熟徙商邱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爲五者謂湯由商邱遷西亳歟恐八遷五遷自紀其實當亦非其實止十二也西亳即尸鄉在今開封府偃師縣西十里至謂祖乙兩遷似不足據釋地云殷都河北者四一相一耿一邢一朝歌葢本蔡傳分耿邢爲二而不知非也地里今釋據史記索隱云祖乙遷於邢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然則遷邢即遷耿似不得析而爲二又云耿城在今山

西平陽府吉州南隋置耿州於此以祖乙遷耿爲名益徵遷邢定爲遷耿𢑒之書序祖乙圮於耿安國謂圮於相遷於耿穎達駁之云據文圮於耿謂遷來於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五邦及其數之惟亳嚚相耿四處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玩穎達此言雖疑耿毀當遷他處亦不信馬遷遷邢之說似亦未詳邢之即音耿也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致而

不徙據此似斷無遷邢之事閻氏謂邢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此據伯厚詩地里攷之說恐沿其訛耿城故耿國閻氏謂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豈以吉州而論則在其南以絳州龍門而論則在東南僕足跡未至未詳是否至嚚書傳云嚚相在河北穎達曰李氏云嚚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未知孰是據此則謐且以爲河北而孔乙未定爲河南也然考嚚史記作儆並音敖字水經注云敖山上有城即殷仲丁之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敖山在今河南開封府

滎澤縣西北竊意殷家亶甲以前累世多居河南閻氏主敖倉似優但謂在滎澤西南十七里與所傳滎澤西北不同統而論之湯始居穀熟爲古山陽郡自商邱遷亳爲今河南歸德商邱開封偃師湯自商邱遷亳而曰從先王居從嚳都亳故作帝告釐沃陳氏櫟曰帝告釐理治沃沃饒之土嚳元都亳則嚳之亳本偃師嚳之子契舜封於商爲今陝西西安自契至湯八遷是遷自契始蔡傳云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於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

竊意契本封上洛因從父居又以亳地依山沃饒之土故始自上洛遷偃師歟其後歷砥石商邱而湯居偃師從嚳與契之舊都也自湯遷西亳之後仲丁之囂以敖倉論爲今開封鄭州滎澤亶甲之相爲相州內黃縣今屬直隸大名府祖乙之耿爲河東耿鄉今山西平陽府至盤庚遷殷則仍徙偃師矣康成曰商在太華之陽是商亦發祥於陝西而河南偃師尤契父之舊壤故湯之王業與於此也至謂湯號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此康成之說葢謂湯以商爲國號盤庚始以殷爲國號也若云因其遷殷人始稱殷則殷

爲亳之別名盤庚之亳殷即湯之亳殷湯又何不可稱殷乎故元鳥之篇追叙生商已稱殷土矣亦以嚳與契皆都西亳即殷也元鳥篇又言景員維河葢自湯始都南亳兼及北亳後徙西亳而言故曰維河言景山商都四周皆大河也觀殷武之美商宗猶言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豈當湯之初而邦畿轉不整敕也皇甫謐謂西亳去南亳八百餘里則此云千里其殆指三亳相距之里數歟元鳥雖及武丁而此詩叙有天下之初則此千里仍宜專即湯之邦畿指河南而言似不必遽及河北河東若如閻氏計南亳在極東

耿城在極西謂相距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宜乎疑殷家之邦畿遼廓而謂千里乃指國言也〔案詩地理攷載地理志趙國襄國縣故邢國又通典邢州治龍岡今信德府祖乙遷於邢即此又括地志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十三州志云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侯都此據此則謂即祖乙所遷乃通典邢州龍岡之文地里攷引括地志文至西南角乃浬以十三州志云云意邢州外城內西南角乃殷時

邢侯之國即周公子封邢侯之都也閻氏引括地志文謂即祖乙所遷無乃以殷時邢侯之國周公子邢侯之都誤以爲祖乙所遷歟祖乙亶甲子亶甲居相益相圮而祖乙遷耿非邢也傳釋書序圮于耿之文尤明確可據然則圮于耿者謂因圮而遷於耿也惟序文質括似于耿又圮耳然考禹河出內黃閻相之圮可証耿爲今河津縣地即漢河東皮氏縣水經注河自河東北屈縣西又南爲採桑津又南逕皮氏縣西近孟門山即龍門上口河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河津一名龍門黃河在縣西雖其地爲河之巨阨然自禹鑿龍門以後李復所謂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山開岸濶豁然奔放聲如萬雷者也意祖乙時河下龍門流駛竹箭轉可危潰決之虞故有取於耿若河行臨漳東壓平鄉至鉅鹿縣界即邢州地卑易決故至宋北流決入漳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衝陷鉅鹿縣當祖乙時安得舍耿而反遷瀕河易決之鄉哉近胡氏謂史記祖乙遷邢其後盤庚又自邢遷亳國與竹書盤庚自奄遷殷之說不合而謂盤庚居邢亦不知何據孔穎達曰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亳地遷洹水之南者非盤庚也洹水注云洹水出云逕鄴縣南殷墟北則盤庚後之遷鄴南者不知何王韋昭楚語注武丁從河內從都亳則武丁又自鄴南遷亳矣至武乙又自亳遷朝歌紂之都承武乙也此盤庚後殷之屢遷有可考者未聞盤庚都邢即謂耿圮復遷據竹書云祖乙自耿遷于庇亦不言遷邢也況竹書亦未可據依哉〕

附註元鳥之篇

粢元鳥與長發同爲商家祭祀之樂長發祭其祖之所出元鳥叙其商之所生皆自契始卽長發篇所稱桓撥之元王也長發首章首句用商韻次祥次芒次方次疆次長次將次商句皆用韻元鳥首章應同其例次句亦用商韻次芒次湯次方下四句亦句句叶韻獨此章首句不入韻乎竊意鳥字定爲王字之訛乃天命元王降而生商也以長發元王証之此尤可據不知何時傳寫偶訛誤王爲鳥後遂附會鳦卵之說襲謬千古不知長發明言帝立子生商此乃謂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乎是可斷其爲元王也至吞卵之說轉不足深辨詳見余讀詩臆說

緡蠻

釋文云緡蠻音綿一音亡取反毛詩作緜傳云緜蠻小鳥貌正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以言微小之臣亦本毛傳皆不訓鳥聲曾按爾雅緡綸也夾漈注召南云維絲伊緡緡綸皆繩也郭氏云江東曰綸緜緜穮也注穮耘也說文緡釣魚繁也从絲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或口切又繁生絲縷也从糸敫聲之若切蠻南蠻蛇穜从虫䜌聲莫還切又禹貢三百里蠻傳云以文教蠻來之正義云鄭曰蠻者羈縻其人耳蠻之言緡也王肅云蠻慢也是則緡作緜皆言繩也亦非本綿之綿木綿名古貝亦曰吉貝自宋元間種始入中國故上古止有絲枲說文訓緡爲繁與爾雅訓綸同定以絲言故詩曰維絲伊緡又曰言緡之絲蠻之言緡竊意緡蠻正形容鳥之毛羽微細如絲縷耳文選注以緡蠻爲文貌亦非箕山歌稱瓜葉曰緡蠻亦形容瓜葉之微小也豈以爲文乎不可以後世黃鳥有金衣之稱遂附會爲文貌之証觀緜之詩特卽瓜之瓞言緜緜大曰瓜小曰瓞蓋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故以緜緜言之甘瓜緡蠻之義亦當本此

則緜緜雖爲不絕之貌从小爲訓此尤可據草之初生纖小不絕亦曰緜緜故爾雅以穮釋之據此則訓緡蠻爲鳥聲爲文貌皆非古義五色成文若鳳若雉之類乃爲文采文繡黃鳥則未也至曰鳥聲雖異古訓然後世稱歌聲不絕如縷又參軍作蠻語見世說緡蠻亦非全不涉語言故章句舍古義而訓聲歟但世以緡爲歌聲之相續蠻謂鳥語之不同於人推其意亦可以南蠻鴃舌之音爲例而不知緡蠻連文从糸與單蠻字訓慢爲南蠻蠻語者不同連緡言蠻仍是以繩束物之名卽以爲聲當亦祇是歌聲緜緜耳

邱隅

章句云岑蔚之處鄭注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案爾雅釋邱邱之類各異其名此當爲如陵陵邱廣雅云小陵曰邱詩箋云隅角也故鄭注以岑言之爾雅山小而高岑詩薈兮蔚兮言草木薈蔚也故又兼蔚言之而未䟽明岑蔚之義故正義曰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蓊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静密之處也章句節之故第云岑蔚之處

淇澳

鄭注澳隈厓也正義奥隈也本爾雅隩隈也說文隈厓也其内曰澳其外曰隈釋文澳本亦作奥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澳於六反隈烏回反集注本

正義從大學作澳案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奥水流入於淇故後漢郡國志注引此云有奥水流入淇水又水經注肥水謂之澳陸機亦以淇隩爲二水據此淇爲淇水澳爲奥水析而爲二竊考山海經沮洳之山濝水出焉注今淇水是淇一作濝蓋以濝洞得名也水經淇水出河南隆慮縣西大號山注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呂氏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於淇地里志出河内共縣北山郡縣志出共城縣西北沮洳山蓋其源出於沮洳相州林慮卽隆慮通典出共山今衛州共城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詩地理考謂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詩我思肥泉毛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然則泉之名肥本以同出異歸肥雖注淇究其所歸應與其别而當其流入於淇是已注淇水矣不應一水二名謂此淇水之中有奥水流入謂之奥水也卽名奥亦仍淇水也况今是水異出

同歸哉孔氏曰詩人所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邱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淇上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是則歌土風而驗水土之名者皆專主淇言不兼澳水也增考澳本爲隈蓋以水之厓曲爲名袁氏所謂淇水之彎曲處也至博物志謂之奥水水經注肥水謂之澳似亦皆以曲爲澳竹竿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呂氏曰泉水卽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水經注謂舉水所入爲左右朱子謂泉源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

曰在左淇水在衛之西南西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是泉源在西北衛州共城而淇水亦出共山為今衛州共城意其所謂同出者此也寰宇記澶州頓邱縣東北三十五里有泉源祠九域志大名府莘縣有泉源河今大名府莘縣本陽平屬東郡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通典淇水至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溝洫志謂在頓邱縣遮害亭西十八里衛縣今省爲鎮屬濬州黎陽縣是泉源河在大名府莘縣淇水入河在濬州黎陽縣界意其所謂異歸也衛始都在今衛輝府淇縣東北朝歌城淇澳之詩當在遷滑之前似即指衛縣之淇水去頓邱不遠泉水詩始謂泉水流淇末又曰我思肥泉思須與漕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地里志東郡須昌縣故須句國今東平府須城縣漕即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今屬同德府本楚邱之地則此所思之肥泉與須漕並言當在衛東徙渡河戴公廬漕文徙楚邱之後皆指滑濮而言輿地廣記漕楚邱二邑相近今拱州楚邱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通典滑州衛南縣文公遷楚邱即此城地里志齊桓更封衛於河南漕楚邱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括地志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衛縣西二十二里即所謂殷墟也觀此則泉水發源於河內朝歌西北之衛州而歸於河南之滑濮等州詩傳泉即百泉肥泉水名考泉水肥泉皆出朝歌城北是肥泉即泉水詩蓋溯其始出則曰泉水故曰毖彼毖泉始出之貌要其所歸至須漕之境則曰肥泉此正與毛傳爾雅同出異歸曰肥之義合衛至懿公之後戴公之前朝歌嘗屬於晉淇澳之美武公當猶在衛縣故都不應遠及肥水蓋名肥之義不在同出而專在異歸應從其支派所歸自爲浩瀚之境而名故曰肥証之於詩可據然則肥水謂之澳距衛縣之淇一在河內朝歌一在河南滑州相去一遠矣水經注謂美溝水東南注淇水爲肥泉此仍論泉水之源故亦曰泉源亦曰百泉其實名肥者自在滑州耳而其所以謂之奧水者本主淇水出河內隆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匡岸多曲從其內之彎曲而名非泉水一名奧也即以水經注徵之益信水之多曲而奧之定以曲得名矣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

曲故俗有美溝之目可知泉源之水其來多曲東南注淇即滙於淇而淇水之彎曲處斯淇之澳矣陸機蓋誤以泉名奥水逕[illegible]會爲二而不知淇水在衛之西南西東流與泉源合已統爲淇水也鄭注爾雅說文之訓自不可易故集注仍本孔䟽不以淇澳爲二水

菉竹

菉竹章句無訓詩集傳其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也水經注漢武帝塞决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内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篇草不異毛與觀此則漢以前竹猶盛至無竹而惟生王芻篇草者特漢以後之[illegible]川或然耳孔䟽釋經遽以菉爲王芻竹爲扁竹析菉與竹爲二似不知昔之淇園秖有竹箭也況菉詩本作綠韓作𦺇安得傳會爲王芻乎

赫咺

釋文曰咺本亦作晅况晚反毛詩同韓詩作宣增按說文心部愃謂寬嫺心腹皃从心宣聲引詩曰赫兮愃兮况晚切據此似咺本作愃

自謙

鄭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陸氏釋文謙依注讀爲慊徐苦簟反言厭於琰反一音於步反案說文慊疑也無快足之訓惟孟子行有不慊於心趙注慊快也而無足義說文快亦秖訓爲喜惟孫氏此䟽如有道義不足於心則飢餓者矣觀此則知謙讀爲慊本鄭注慊訓爲快本趙注又訓爲足本孫䟽此亦可見朱子釋經其心之細然按孔䟽如惡惡臭者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如好好色者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此之謂自謙者謙讀爲慊慊然安静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静也又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爲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爲厭厭自安静也據此則孔以慊爲不滿之貌蓋不自滿足與謙義相近故鄭讀謙爲慊而單訓爲慊其義未申故又讀爲厭是鄭注之意主訓厭也而厭無明訓故孔氏以安静釋厭也增按說文心部懕安也厭當與懕同孔之訓安蓋取諸此而又加静義耳然則作自安解謂誠其好惡於意乃安亦見古義

體胖

鄭注胖猶大也孔䟽内心寬廣則外體胖大案爾雅以宏廓等字訓大不及胖字故鄭注不直言大也而

曰猶大歟然天下容有體胖而心未嘗廣者似不得僅據外體胖大便指爲德之潤身朱子以安舒解之較舊注爲長蓋胖大而兼安舒兩說始備一論其外體之形一論其外體之神也

忿懥

鄭注懥怒貌也或作懫或作疐釋文曰懥勑值反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勸懫音致疐音致又得計反是懥勑值反又或音稚音勸今多從疐音讀章句直以怒也釋之蓋以其本心而言故不言貌然正義此句身仍作身未嘗改作心也故兼貌言歟張九成大學說心之正體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爲之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而不言心也近惠氏據老子之說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有患以爲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起於身而心爲之累者以此程子破身爲心失之不知老子之說此何說也而可援此等寂滅語以解經乎信斯說也凡人不必有身是無宇宙矣又安用聖經賢傳爲斯人警覺於無窮也且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無非起於心而身爲之累此經身有所忿懥等句乃從身歷指其心之用謂身有此忿懥等心則不得其正所以修身必在正心而於忿懥四者雖不言心觀下以心不正焉統承此節則文意相承正從身說到心而心字揭明於此矣故身字似無庸作心張氏血氣之說己不免求深反曲惠氏乃謂四者皆起於身據老子有身之說以議程子之失先不自知其惑於異端矣

辟

章句辟讀爲僻注辟猶偏也案鄭注辟作譬云譬猶

喻也釋文云辟音譬下及注同謂譬喻也是唐以前此五句辟字皆作譬解石經亦直作譬然考鄭注之適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反以喻己正義亦云此言修身之譬謂見彼有德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於我若自修身有德亦能使人親愛推之賤惡畏敬哀矜敖情皆然則辟乃能近取譬之譬宜如鄭云身修與否可自知也又何至好惡之或蔽乎似從舊作譬解與下三句及故諺一節皆不甚貫此章句所以讀辟爲僻卽之亦不作適解而謂之猶於歟近錢氏養新錄謂宋儒讀辟爲僻不如舊說之精此第抄錄鄭注而漫爲此斷恐未卽全文而體會之也不知章句之訓偏仍本疏說正義解下三句不已云人心多偏哉惠氏大學說云之其所親愛而譬焉者遜於志而必求諸非道也如是則好而知其惡矣之其所賤惡而譬焉者逆於心而必求諸道也如是則惡而知其美矣誠如其說此文又何以云天下鮮矣且引諺以証之乎卽此愈知必則譬解則好知其惡惡知其美與下難通似作譬不如作僻之精若云未聞意誠心正而好惡猶僻者不知此自論常人之情耳且卽意誠心正五者之情一有所向亦安得恃其無僻而不加

察也

宜

章句注宜猶善也案詩宜其室家毛傳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鄭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孔頴達曰宜其室家爲不踰時則古注此句皆以宜爲嫁娶得時也至宜其家人毛傳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解此句宜字與上宜字不同而亦未詳其何以謂之宜惟輔氏廣順文釋之曰先王於此時令會男女以成婚姻宜矣此釋宜其室家之宜也又云婦人之賢莫大於宜家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

始可謂之宜矣此釋宜其家人之宜也義與毛鄭合而言之較詳黃氏佐又分宜室宜家釋之謂宜室是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宜家是克孝克慈不違老幼皆閑於婦道也因其往嫁之賢知其已嫁之善則以宜其室家之宜與宜其家人之宜同而直以宜爲善矣朱氏善曰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詳此則以宜爲猶善亦有內外先後之不同而其所謂宜者必歸之於和順故又云必孝不哀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則實疏此宜字者似莫詳如此矣至黃氏標曰此形容男女以正之義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非所謂宜也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則知宜之一字亦見男女以正之意此猶毛鄭宜其家室之解第就昏禮之始而言而不知宜其家人之宜嫁之後必有恭敬孝慈之實乃能和順必能和順乃謂之宜故欲知章句之所謂猶善非參觀黃氏佐朱氏善輔氏廣諸說亦無以知其詳而得其實也

絜矩

鄭注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矩或作巨又注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釋文曰絜音結拒之音矩本亦作矩挈也苦結反巨音拒本亦作拒其呂反案或問載莊子外篇所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語錄曰莊子注云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爲之則也眞氏曰度謂以尺之長短量物之長短絜謂以帶之小大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圍木也矩曲尺也據此則實按其物矩當爲曲尺卽所謂法也周髀言數法

出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則曲尺之法皆所以爲方故章句以爲方一語括之惟商高所謂平矩偃矩覆矩臥矩以及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似用矩不盡爲方不知方數爲典無非以方出圓也至惠氏謂絜猶格也矩猶物也謂絜矩即格物之義竊謂格物自是致知絜矩乃是行恕似不得混而爲一况一爲大學之始功即物窮理一爲治平之要道所惡勿施哉

僇

僇與戮同章句主身弑之大僇言蓋本注疏以僇爲誅也竊詳此節引節南山之詩所謂民具爾瞻即道路以目之謂意取形容衆怨之歸耳况有國者好惡雖僻衆怨雖盈天下安得遽敢動弑之之心釋治平者亦安得輕爲此語啟天下之殺伐授天下以可僇之權哉且罪非桀紂人非湯武天下敢言僇乎又况罪雖如桀湯不過放於南巢尚恐來世以爲口實亭山之死非湯敢僇之也罪雖如紂武不過壹著戎衣及其衣寶玉而死也終屬自焚武敢僇之乎然則征誅如湯武尚不敢言僇而可曰辟則爲天下僇乎春秋之教專爲嚴懲亂臣賊子而作使弑父弑君之心有所畏懼而不敢逞安得孔氏之遺書徒知警戒其君竟令天下可不避亂賊之名乎一字誤解恐貽禍非輕也增按周禮掌僇康成彼注戮猶辱也蓋古人以辱爲戮林之奇解甘誓孥戮謂甘誓湯誓皆有孥戮之言非殺之之謂也引左傳僖二十七年楚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文六年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以是知謂之戮者非是殺之但加恥辱焉據此則知此云爲天下僇者特言辟則爲天下辱耳夫豈身弑之謂哉又按說文僇本義癡行僇僇也从人翏聲讀若雖一曰且也力救切亦並不作弑解文學脩齊章言辟者五南山節言辟者一鄭此注辟爲邪辟失道釋文曰辟與辟同觀此辟爲僻則知前五辟字亦讀爲僻無疑不必作譬解也章句五辟字讀爲僻即本釋文此解不應大學六辟字以五辟字爲譬以一辟字爲辟自異其義也惠氏謂前章辟讀爲僻者失之未聞意誠心正而好惡猶僻者也然則此節爲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平天下者而何以猶言僻乎豈此辟亦可作譬解乎不知古雖神聖不忘邪僻之警書傳萬世何妨垂訓之嚴古君子所以兢兢者正恐其流於僻也

秦誓

秦誓之作史記謂穆公三十六年伐晉晉敗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金仁山從其說釋地謂作於僖三十三年從書序也後辨正

又以闇說爲非迄無定論猶之費誓或謂在伯禽初封之時或謂在周公東征之時終不可指其的年月也竊考書甘誓正義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傳云誓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意也誓師於甘故以甘誓名篇胤征雖名征亦誓也湯誓傳云師興之時而誓於亳都者也泰誓傳云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牧誓傳云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然則凡誓多作於初戰之時秦誓雖自悔而誓非爲戰誓而當其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之初晉襄公帥師

敗之於殽因其三帥秦穆既有悔過之心豈於此時默無誓辭而以喪師悔痛之慘忍之三年必待後之乘勝而封殽尸始自鳴其悔痛於得意之餘哉且考左氏敗殽之日晉歸三帥穆公郊迎嚮師而哭其戚戚然以辱二三子爲悔者抱痛何如而謂誓不作於此時可乎况秦誓費誓啓口皆曰無譁費誓於臨戰之時曰無譁獨秦誓於封尸之時曰無譁乎詳觀誓辭始曰我心之憂此尤可證其爲敗殽之初思轉禍而爲福而恐日月逾邁雖悔無及故云憂也若將覇之時豈曰憂哉又曰雖則云然尚猷詢玆黄髮則罔

所愆所謂云然者非謂當時之破敗乎所謂罔愆者非冀其將來之善乎又曰良士曰勇夫曰諞言蓋深悔其違良士用勇夫信諞言也非皆敗殽時之情事可據者乎若以作誓後復有彭衙諸役謂自食其言聖人奚取不知穆公作誓正冀後日之榮懷聖人之取祗在一念之悔痛安得以此遂移其作誓年月哉董氏鼎曰秦穆輕信杞子逢孫揚孫之謀至於喪師辱國而悔過之誓作焉惜乎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子之微意讀書者可深長思矣王氏炎曰過而不改春秋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書亦不得廢其言恭觀

諸說誓爲敗殽還歸而作不特書序可據抑且情事較合與凡誓乃同其例也後之論此者可不爲史記所惑矣

娼

鄭注娼妒也正義曰云娼妒也者說文云娼夫妒婦是娼爲妒也㬜按說文妒婦妒夫也从女戶聲當故切娼夫妒婦也从女冐聲一曰相視也莫報切據此則婦妒夫爲妒夫妒婦爲娼妒與娼不同故書集傳不訓妒不訓忌章句亦不从鄭注而曰忌也但忌與疾亦無甚異義惟陸氏釋文曰娼莫報反尚書作冒

音同謂覆蔽也似疏媢字較[illegible]且與嫉別正義亦云此論蔽賢之惡謂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媢妒疾以惛惡之也是亦以媢為掩藏而又兼妒言者不欲違鄭媢妒之說也觀唐書載郭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媢之乘敗力詆則小人之工於覆蔽可知矣

彼為善之

章句謂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案黃氏日抄云彼指用小人者言之善之謂利為有益善其說而行之也文意似自全竊謂下[illegible]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皆由於上之不以為非且以為善病根只在此四字所以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孟子首闢言利之說其有得於私淑之教此篇之旨乎

四書緯卷一

四書緯卷二

泰州常增學

中庸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釋文同孔叢子謂子思年十七困於宋而作此僞書自不足信觀孔子四十三乃退脩詩書六十八乃刪詩正樂似十七非著述之時且云四十九篇及孔子阨陳蔡作春秋等語多不足據其為僞託無疑竊謂孔叢子雖為僞撰然必謂年甫十七豈遂著書亦不免於拘考伯魚之生夫子二十歲至五十死夫子七十歲子思生於伯魚五十以前則其年十七正逮事孔子之時其時曾子始學於夫子其年十五說苑謂孔子在楚參之楚受學則當在孔子如蔡及葉之年夫子已六十以外子思十七之時正受業曾子之時度曾子長於子思不過數歲至夫子之卒曾子祇二十六歲已得一貫之傳子思習聞聖祖緒論及父師之教安在不可守述而不作之家法筆之於書哉且陳蔡時游夏已稱文學考其年子夏祇十九子游祇十八康成謂論語游夏輩撰論語即撰於夫子沒

後游夏之年當亦未踰三十安在英年必無著述也況子游不過二十已宰武城子賤二十有三久仕單父聖門偉器多在稺齡考厥行藏胥有其實出可早膺一邑處獨不可早事纂脩乎而且詳觀所作中庸自仲尼曰以下多述夫子之言其餘篇首篇終安知非皆奉教於父師者乎子思以童時聞而識之即此以爲博學之業蓋猶子張其年十四問行書紳之意恐本非所謂著書也及薈萃已多至十七時意欲昭明祖德乃思演繹成篇以傳於後故其名書也即取首記仲尼曰君子中庸之語中庸二字猶之大學取篇首大學之道大學二字爲名也漢賈逵云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十七時所述者且不止中庸也大學亦其書矣又胡致堂謂論語子思檀弓所纂脩則並論語子思亦同撰述早年勤學當不誣也考子思之壽史記作六十二或以事魯穆公計之當爲八十二或云百餘歲卒觀其少年纂述多有成書豈屆暮齡忘無撰著蓋晚年仕魯道尚能行不必復效窮居垂空文以自見即此愈知幼之所述自爲早歲窮困之事古人著書非不得已不爲也或謂有子思子

七卷說亦無稽至謂童年强識惟當博考典章不應遽及性道則又不知子思受業之日正夫子由博反約言信言道之際曾子眞積力久得聞一貫之時子思耳濡目染習聞其奧懼失其傳又安得不汲汲於此哉且焉知十七時非甫存其略自斯以降數十年中不反覆紬繹研究修改精益求精其書乃出也則溯此書創始之年即謂成於十七時何不可乎或謂大學爲子思居衞之作詳經緯之說應出一時蓋曾子之傳子思以身爲門人而記之其同爲十七時所述也從可想矣曾子述孔子之言與夫所著十篇當亦始於其時其謂曾子年十七文學始就乃能著書者出於宋景文公筆記所談恐亦無足爲據漢志中庸說二篇李翺云中庸存者止一篇故朱子亦爲定著章句一篇其自序云再傳以得孟氏與程子云筆之於書以授孟子不同程子蓋第據道統之傳爲言耳孟子非親受業子思若云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則子思此書之作當在百歲外矣豈止非十七時之所爲哉夫子曰後生可畏或亦環顧及門英才早慧而云然也後之髫年入學覩於子思之所撰可以早自興矣金樓子戒子篇述戒愼乎所不睹至愼其獨也五句爲子夏言似子思所採且不僅父師之說

忭

鄭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與漢天文志太元經所云水信智土性信及繁露五行相生篇智屬火禮屬水者不同蓋本乾鑿度文所謂得五氣以爲五常也竊謂五常分配五行舛其位置俱可隨文衍義實無關言性之精康成旣喜據緯書而孔氏此䟽復引老子道本無名强名曰道之文謂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謂之性嗚呼此漢唐言性所以多雜異端之說也夫洪範初一日五行易繫辭

日一陰一陽之謂道溯萬物之生自不能外乎陰陽五行然必作木仁金義等論專推乎此必至流於術數而災祥休咎之說由此而繁而性之旨愈晦此最余所厭聞也蓋以五行論性專即賦於氣質者而言則以性爲剛柔善惡之性鄭故又引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章句注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只此一語惟原氣以成形之始已舉讖緯之說悉掃而空然此第溯物所由生形所由成非由此爲信也故曰而理亦賦焉是則所謂性只是實理仁義禮智無一不具也安得謂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

信哉考湯誥始言降衷衷即中也實能發唐虞執中相傳未言之蘊允爲千古言信之祖至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又爲千古言性善之祖至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又能闡上帝降衷之旨括之曰天命不言善而善在其中至孟子得其眞傳顯著之曰性善其闢杞柳湍水紛紛之謬說厥功尤偉自斯以降邪說日熾言性皆非直至程子出考於此書始有性即理也之說朱子之注本此余嘗謂性字義謂五常之德與心俱生後觀書傳云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知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

義禮知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益信斯語爲不謬矣蓋天之生人靡不畀以有善無惡之信當其降衷之始恍若諄諄命之乾彖曰各正洪範曰陰騭天命從可推矣故太甲之所謂明命大學之所謂明德皆即信也人之盡其性至於天地參亦祇全其性之本量而非於信外有所加故孟子曰人皆可爲堯舜又曰堯舜性之也味乎此而何疑於性之出於天者不皆善乎自人感物而動由性而情由情而欲以至習之相遠天亦無如之何而揆厥降命之初心斷不欲其差謬也所貴常存敬畏者上體天心兢兢然求

還其人生而靜之初則復性之學即此而在矣至於性情之義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又禮道云人者五行之秀氣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鐶印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鐶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此以動靜分論情性不知情無乖戾自得其正故中節即爲循性也案說文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息正切解性字最精漢儒如董子亦未逮此猶憶同里亡友高文子鉻天資秀穎理皆洞達惟於

性善之旨未能無疑蓋有感於斯人善惡之大不倫也後爲淇令罷歸嘗與脊談及此高疑舜蹠性必有殊余謂此由於習不由於性因爲反覆詳言高乃頓悟且爲聞善之拜今其子瀞久從余游適撰此條首以示之俾知性之有恒云章句注於是人物之生雖自天視之亦物也似物字可省

道

湯誥厥有恒性下即云克綏厥猷傳云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知信之行所謂道也真氏西山曰以體言曰性以用言曰道朱子曰道者性之發用處子思率性之說其有取於綏猷之旨歟鄭注率循也道猶道路也孔疏道者通物之名章句注解率字道字俱本鄭注解道字不从疏說者蓋以通物之名四字不足爲訓也夫道若大路然孟子已言之矣

教

鄭注治而廣之人放傚之是曰教正義謂人君在上脩行此道以教於下章句注而品節之即鄭脩治之說以爲法於天下即鄭人放傚之之說教主在上者言故曰若禮樂刑政之屬案典樂教胄朴作教刑帝世已然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皆所謂教也

古聖人作之君即作之師以身教不以言教非必家喻戶曉也但脩其道而教即寓焉矣乃觀舜之執中既無忝於脩道之實而其敷教必有司徒專官者以君與民遠教不易周也然則綏猷惟后而敷其教者豈能專俟人君之一人哉後世師儒之教亦不得謝脩道之責矣率性句明道之大原所出有自在流出意不必有心於依循故性祗言率此謂一人行此道當使人人同此道故道又言脩似正以其賦性之同恐非因其氣禀或異而然也

可離非道也

章句注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此體會此句處艸作反証之辭案孔疏則不然疏云道猶道路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非道也是以此五字爲坐實語

莫見乎隱莫見乎微

鄭注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正義曰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卽恣情人皆佔聽

察見罪狀甚於衆人之中所以恒須愼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微之所也案鄭孔之意亦爲警戒語然謂若有佔聽之者察見罪狀甚於衆人之中乃使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微之所是近於掩其不善矣二句之解豈使之匿其跡哉章句注實較舊說爲精余生平於人欲將萌時輒憶此注不敢忘一過字以此知大賢垂訓其益人深矣

大本達道

正義曰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大本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達道案仲虺之言雖曰惟天生民有欲樂記亦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但此論中和似不得遽兼慾說故章句注第言情而不言慾且以爲情之正又達主共由說不作通達流行解俱勝舊說惟孔疏解和字謂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有可取焉要亦不如無所乖戾四字包括眞切尤爲不著迹象也

時中無忌憚

鄭注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而又以無畏難爲常行

是其反中庸也案以容貌爲說近淺故章句注易之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

小人之中庸也

章句謂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案此本陸氏釋文所言然觀孔疏云小人將此以爲常亦以爲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順經爲釋不从王肅本添反字

知味

鮮能知味卽謂日用飲食中食而不知其味疏引異

義據晋書爲説張華辨鮓師曠別薪符朗爲青州刺
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鵞知其黑白案此卽
易牙水別淄澠荀勗炊知車脚陸羽辨味烹茶之類
恐鮮之中爲尤鮮矣必以此等爲知味雖可詫爲神
奇未免轉流隱怪且看知味二字太深則亦無怪其
鮮也子豈爲此嘆哉

兩端

鄭注兩端過與不及也疏云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蓋爲善雖同亦未
嘗無過與不及處有過不及則均非中故仍須執乃

能卽兩端而得其中用之於民則兩端謂過與不及
之兩端可謂愚知兩端亦可舜固不欲民之不及失
之愚舜亦不欲民之過謫其知也總以得中爲凖非
執兩端何以執厥中章句蓋以端爲頭緒故云衆論
不同之極致然觀末云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則亦
不殊鄭説也

罟擭陷阱

鄭注統云入罟擭陷阱未詳釋也釋文曰罟網之總
名擭胡化反尚書傳云捕獸機檻陷陷沒之陷阱或
作穽穿地陷獸也正義曰罟網也擭謂柞㮰也陷阱
謂坑也穿地爲坑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章句注罟
陷阱从疏爲訓坑加坎義以足之而訓擭則舍孔从
陸者蓋以柞㮰之文人又解釋機檻之文人所易曉
也又書費誓蔡傳云擭機檻也本孔安國傳擭捕獸
機檻故以機檻爲訓按周禮雍氏注堅地阱淺則設
柞㮰於其中賈疏云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
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也升菴以擭
爲扣網固非近人本疏説分疏四者謂罟張網以捕
之擭設柞以擭之陷深坎以沒之阱穿地以襲之亦
未確疏合陷阱並謂之坑蓋以深坎以沒之爲陷穿

地以襲之爲阱究無別擭與阱孔穎達嘗於費誓
疏分別言之謂擭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
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
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
擭亦設於穽中但不設機爲異耳而陷與阱此疏以
連文釋之竊疑罟爲網擭爲柞㮰與穽有設機不設
機之別則三者各異不應混陷阱爲一然以深坎穿
地爲陷阱之別又何別也詳考疏説既云陷阱坑也
又云穿地爲坑豎鋒及於中以陷獸也是明以豎鋒
刃者爲陷矣蓋阱固其所謂不設機者也意者罟爲

張網罟使離羅而不能逃也獲爲設柞樗使遭刺而不能去也陷爲豎鋒刃使蹈刃而不能生也阱爲不設機使墮坑而不能出也蓋罟獲阱皆可生而擒之陷則斃而獲之也詳乎此則知陸以陷爲陷沒蓋入陷則爲死獸故云沒也與夫安國所解費誓獲阱二字以獲爲機檻正對阱之不設機者言又此句驅字鄭云人使之入罟則爲人驅孔云無知之人爲嗜慾所驅則驅爲自驅从疏說爲長

鳶

詩傳云鴟類嚴氏詩緝云鴟有二鳶飛戾天者鷹類

也亦單名鴟也惡聲之鳥者怪鴟也增按爾雅鴟鴞鴂狂茅鴟怪鴟梟鴟是鴟有四不止二也皆無鳶名其釋鳶也明言鳶烏醜其飛也翔與鵲鵙醜其飛也翪鷹隼醜其飛也翬烏鵲醜其掌縮連文是鳶之爲烏類也爾雅有明文矣陸璣以鴂爲巧婦郭注及方言皆謂鴟類狂茅鴟郭注似鷹而白怪鴟廣雅謂之鴟鵂郭云今江東通呼爲怪鳥梟鴟鄭注訓狐也日瞑而夜作陸璣曰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是也其肉爲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夾滐亦據此說濮氏一之曰楚辭注鴟鴞二物又云鵩似鴞

本草云其實一耳呂氏大臨曰鴟鴞惡聲之鷙鳥也有鴞萃止翩彼飛鴞爲梟爲鴟蓋梟之類據此則鴟鴞爲一所謂攫鳥子而食即怪鴟也所謂食母不孝之鳥即梟鴟也鳥莫惡於此矣竊謂雅刺褒姒指爲梟鴟豳諭管蔡託於鴟鴞旱麓詠歌文王之德前章方以玉瓚黃流形其盛德何亦取極惡不祥之鳥而託興於鴟乎又考小宛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四月云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是鳩亦曰戾天鳶與鶉並言應亦鳥之微者恐並非似鷹之鶬鴟禽經曰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亦與鳩

對舉故木鳶紙鳶皆取乘風以飛之義曲禮所謂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言鳶鳴則將風也又案周禮射鳥氏以弓矢敺烏鳶亦烏鳶連文楊譽鳶賦云初指冲天之窵遠言拂日之鳥亦即烏以形容之與爾雅烏醜之文皆合不解郭璞陸璣邢昺陸佃鄭樵諸說何以並指爲鴟考陶隱居云鳶即俗人呼爲老鴟者然則以鳶爲鴟其始於俗人呼之而文人遂承其謬乎若云鷹類禽經云朱鳶不攫肉禽經注鳶不善搏擊其非鷹類可知且以爲似鷹而白則白鳶也白六帖云永和元年白鳶見可知白鳶並非常有之物矣而

可以狂鴟當之乎蓋必烏之小者將風而羣翔者也意者其雅烏歟小弁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傳云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提提羣飛安閒之貌與其飛也翔之文亦合埤雅云高飛曰翱布翼不動曰翔是翔有安閒之貌今將風時羣烏廻翔飛鳴蔽天江淮間多有之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卽所謂翔也李氏引此謂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悟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詩傳取之蓋鳶飛與君子猶雎鳩與淑女似詠歌文王者必不及鴟也黃氏櫄曰詩人之意

取雎鳩之和鳴學者以猛鷙求之其氣象大不侔然則旱麓之鳶形容豈弟而可指爲惡聲之鷙鳥乎其氣象尤不侔矣史謂武王時赤烏流屋白魚躍舟恐卽緣此而傳會耳似鳶爲烏類無疑況爾雅可據不必舍經从注華谷確指爲狂茅鴟則似鷹而白鷢之腹下亦未嘗不白也若謂詩祇言鳶無羣飛意試思下句魚躍豈指一魚而言魚非一魚安知鳶非頻頻之黨乎況以鳶爲鴟漢郊祀志鴟梟羣翔則飛亦羣飛非鳶止一鳶也埤雅及博物志本草諸書皆云怪鴟晝無所見夜日至明晝伏夜飛五雜俎云梟鴟晝不見邱山格物總論云梟鴟當盛午日不見物夜則飛行然則以怪鴟梟鴟而論並爲晝盲晝伏之物是豈並不飛矣詩人豈有取於夜飛之鴟而咏戾天耶中庸豈有取於夜飛之鴟而言上察耶此益可斷其非鴟也疏以鳶飛爲翺翔得所又謂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豈以鳶之爲鴟而因爲此解歟箋疏似亦近傅會漢書五行志鳶焚巢師古注鳶鴟也直云鴟並不言類蓋以鳶爲鴟沿誤已久

睨

睨近多作麗音讀案說文衺視也从目兒聲研計切釋文睨徐音詣睥睨也據此睨應讀詣不讀麗又睨

祇爲衺視似亦非偏合說文以眄爲目偏合一曰衺視睇爲目小視南楚謂眄曰睇海岱之間謂眄曰睎江淮之間謂眄曰瞯則門睇曰睎曰瞯統謂之眄者皆近於目偏合與睨不同文選魚瞰雞睨注魚目不瞑雞好邪視故取喻焉是睨專以邪視而言

居易

鄭注易猶平安也正義曰易謂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考易以平安言蓋對險爲論解說亦精章句以兼安而言恐人泥看安字不若單言平地可以淡人之心思對險字尤確

故節安言平歟

孥

禮記疏作帑鄭注古者謂子孫曰帑釋文帑音奴子孫也本又作帑同章句注本此孔疏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釋文杜預注左傳云妻子也蓋以鳥尾取義自妻以下凡子凡孫帑皆包之故一云子孫一云妻子也詩云妻子又曰妻帑似帑妻即妻子也詩既曰妻又曰帑固不兼妻言亦不兼孫言故尙書傳毛詩箋並云子也案甘誓湯誓皆言孥戮傳云帑子也陳氏師凱曰周禮

帑作奴說文奴婢皆古之辠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於舂藁詳此可知罰之及嗣已非常刑斷不能再及其孥故孥祇訓子此亦妻帑即妻子之証恐仍以詩箋子也爲確下文子曰父母其順亦正對孥而言至說文帑金幣所藏此即帑釋帑而古帑孥通故釋文云同也

體物

鄭注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神生也正義曰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不有所遺案此言鬼神生物無遺是前一層海陵胡氏曰鬼神無體故物爲體視其所以生所以成莫非鬼神之功故天下之人不可遺忘章句注蓋本乎此而小異其說然經言體物注言爲物之體又於不可遺三字添設物字謂物所不能遺似不若注疏之順經爲釋也即如章句所云亦當爲後一層合注疏之說其義乃備至蔡氏云此體字虛非若形體之體蓋體其體之謂也竊謂如胡氏說是物爲鬼神之體章句注是鬼神爲物之體蔡說又以體爲活字恐仍以鄭注爲精

必因其材而篤焉

語類問因材而篤曰是因材而加厚些子或謂加厚是專注培之謂覆之亦篤畢竟牽强案鄭注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孔疏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也據此篤本兼善惡而言即易禎殃之旨然則篤非專注培之而果爲傾者未嘗不覆之亦篤也觀疏以舜禹桀紂實之可證於此亦可知天報之不爽矣篤訓厚師古漢書注並同

壹戎衣

釋文尚書依字讀爲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此正解也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衣聲如殷正義曰鄭必以衣爲殷者以十一年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衣不得稱一戎衣故以衣爲殷案此亦疏推鄭讀爲殷之說恐鄭初無此意鄭云戎兵也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是第以衣爲殷而壹則仍作一解何嘗因再著不得稱一始以衣爲殷哉疏既有推乎此則壹字難通故又爲之說曰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爲一耳由三人之業故一身滅之竊謂此亦疏之曲說

至毛大可欲改壹爲殪尤傅會可笑故不得不訓戎爲大而又謂戎殷與戎商同仍从鄭注以戎爲兵已有譏其鶻突者矣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孔疏分爲二謂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引左傳昭十五年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案叔向此言舉適子以包妻也禮爲長子斬衰三年妻期年天子絶期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實非三年之喪也考昭十一年五月夫人歸氏薨九月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是叔向固以母喪爲三年之喪矣此亦云三年者蓋以王之喪服早除又以宴樂言三年以甚著其非禮耳安得以譏其弗遂之言舍父母而第言所包也觀疏雖作兩般說而於適子言及於妻言并仍以三年首主父母言則與父母之喪非有二矣至疏云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義尤牽强夫服止於期自有定制安得以三年後娶即謂之三年之喪哉故朱子以左傳之言爲不經且期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

喪蓋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爲服故云達乎大夫則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見天子之尊猶有三年之喪下文父母之喪二語正申明此義見三年之喪何以達乎天子以其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安得析而爲二哉似不必以三年父母字樣不同漫生異議宜爲章句所不取矣

宗器

宗器或謂嘗兼寶器庸器或謂春秋非大喪大祭不必陳寶器庸器用以昭功亦非祭祀常器鄭注宗器祭器又左傳重之以宗器注禮樂之器案宗器僅爲

祭器宗器亦兼樂器何足言陳章句云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考書傳赤刀赤削大訓虞書典謨天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此並顧命所陳所謂大喪出而陳之也春秋時祭陳寶固無明文竊考典瑞大祭祀大喪賈疏云大祭祀兼有天地宗廟大喪兼有后世子在其中司服大祭祀賈氏釋曰云大祭祀則中兼有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據此則天府所云大祭安知非舉大以該小也故此經下文又云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鄭注大祭謂禘祫注吉事謂四時祭也賈疏云吉事四時

祭也者略言之禘祫亦在焉此又可知言時祭而禘祫在其中言禘祫而時祭亦在其中矣且經又云上春釁寶季冬陳玉則玉鎮寶器非必四時不出何獨於春秋祖廟之祭而秘之哉至典庸器已明言及祭祀陳庸器矣鄭注大寶器云陳之以華國此注亦云陳功器以華國也又安得謂庸器用以昭功非祭祀常器乎蓋謂春秋不必陳寶器庸器者泥於天府大祭出陳之文而不知大祭卽兼小祭而言也渾言當兼寶器又無解於經文大祭則出之義必明乎此乃知章句舍中庸鄭注从周禮鄭注引顧命之爲確也

鄭注天府引顧命主禘祫言故注中庸春秋宗器不得不云祭器

赤刀註

案尚書孔疏云赤刀鄭注武王誅紂刀赤爲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鄭注見周禮賈疏孔傳云寶刀赤刀削釋文削音笑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云穎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爲赤刀削吳錄

嚴輿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輿體動曰我見刀爲然白刀爲刀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正義又云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刀刀也增按今考工鄭注無此又惟賈疏云馬氏諸家等亦爲偃曲却刃也此或爲馬氏諸家之說孔疏誤云鄭也今鄭注祗云今之書刀竊疑赤刀本書刀古無紙筆用以刻字因有赤處遂名赤刀先世傳寶遂爲寶刀故孔傳著其爲削觀其與大訓河圖並陳似以書刀爲是若必以爲誅紂之赤刀則顧命所陳當與兌戈和弓垂之竹矢同在東房不應與大訓同在西序

矣孔疏不明乎此泥於刀一名削散文則通引少儀失錄以成其說故於考工鄭注不引書刀之文而以曲刀之說亂之歟蓋據彼文削爲書刀則削小於刀於其前說難通矣鄭注周禮天府謂武王誅紂赤刀爲飾注築氏爲削云今之書刀是注赤刀不从孔傳云削也恐孔傳此文自不可易考工鄭之刀魯之削是刀自刀而削自削孔疏所說非也孔傳云赤刀削者明此赤刀爲削也豈以刀削同名言刀又贅言削哉孔疏於鄭注刀赤爲飾之說以爲不知其言何出意亦以鄭說爲不經而必欲混刀與削而一之似終

於孔傳言削之義未悉且據考工削長尺博寸合六成規是書刀祇長一尺濶一寸疏云經削反張爲之若弓之反張以合九合七合五成規此書刀亦然則云合六者是六刀相合其形如規也似赤刀削當亦非僅一刀增又案游宦紀聞引孔安國傳作赤刀赤刃削意今本孔傳赤刀削鄭注曲刀刀中一字皆刃字之訛紀聞云已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爲削考工削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槧如仲尼作春秋筆削

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爲二物也觀此亦可證疏混刀削爲一之非紀聞又云鄭氏曰刃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增謂世南所見長可七八寸與考工

削長尺合當自爲削釋名所云其本曰環者刀也不解所見者爲末有環何又云其本有環疑其不可名削豈刀則本有環而削亦末有環歟蓋刀之本有環與少儀刀卻刃授穎合而削之所以授拊者以其環在末也或削之末不盡有環世南所見適爲末有環者古人制作削雖本不環末偶爲環因以爲飾亦未可知世南引少儀此文曰刀卻授拊當亦有脫誤

蒲盧

鄭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毛大可主其說引家語證之沈存中謂是蒲葦毛旹其改盧爲蘆辨正引漢書

第170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 版正內

菰蘆作觚盧爲盧與蘆通之証又云但沈云蒲葦不擇地而生似非比類之意蒲葦不擇地而生豈得云政不擇人而舉耶以蒲盧爲埤雅所云㼌之細腰者引讀書錄云瓜瓠以竹木引之卽纏附而上政之得人而舉猶是也謂於比類之義較合增按瓜瓠以竹木纏附而上豈得謂政之得人而舉亦猶是耶此論似亦近附會且考筆談此條在卷三辨證中全文祇五十四字並無蒲葦不擇地而生一語不解辨正所見夢溪何本輒據以議沈比類之非竊考爾雅蒲盧夾漈注俗謂之蠮螉釋文云爾雅蒲盧卽今之細腰

蜂也埤雅㼌之細腰者曰蒲盧又夏小正傳曰蜃者蒲盧案爾雅蚌含漿郭注蚌卽蜃也又云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爲蜃說文修爲蜃此也是蒲盧有三一爲細腰蜂一爲細腰㼌一爲長而狹之蜃疑古蒲盧之名皆以細腰得名以解中庸似皆未合鄭謂果蠃者由其訓敏猶勉又曰敏或爲謀蓋取謀政之意故云政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章句訓敏爲速故取沈括之說沈引中庸地道敏樹作敏藝夫政也者蒲盧也作夫政猶蒲盧也與今本中庸異其以盧爲葦者詳見補筆談補第三十卷十二件藥議云蒲葦

之類凡十數種今世俗只有蘆與荻兩名詩疏亦將葭菼等衆名判爲二物曰此物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故先儒釋薍爲萑釋葭爲葦詳諸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則菼薍萑自當是荻耳詩云葭菼則葭蘆也菼荻也又曰萑葦則萑荻也葦蘆也連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詩釋文云薍江東人呼爲烏蓲今吳中烏蓲草乃荻屬也則薍爲荻明矣今藥中所用蘆根葦子葦葉以此證之蘆葦乃是一物皆當用蘆無用荻理據存中此條辨蘆與荻兩種甚悉以蘆葦爲一物故於蒲盧

之文云蒲盧卽蒲葦耳

利行

鄭注利謂貪榮名也正義曰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己無害則利而行之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案疏以利爲知者利仁之利則學知利行似當爲知章句以生知安行爲知以學知利行爲仁者蓋以人於此五事之中雖貪榮名而能利而行之猶爲心嚮乎仁也下文所謂力行近乎仁是也千古忠臣孝子之類由於生安者固有其人而因此事之榮名而激勵者蓋不少矣故不

諱其爲利而可許其近仁所以矜式於生安者深勗之也榮名應即親義別序信之名

眩

孔疏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敬大臣則不眩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此云不眩謂謀國家衆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文據疏則眩亦惑也是眩惑無別竊謂眩當如瞑眩之眩書傳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孟子趙注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孫氏疏若藥之攻人人服之不以瞑眩憒亂則其疾以不愈也說命篇孔氏穎達曰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與趙注同然則瞑眩以憒亂言非僅惑之謂也不解孔氏於此經眩字何以訓眩猶惑乃謂不惑謀大事不眩謀衆事因謀事大小而異其文似未確案說文瞑翕目也从目冥冥亦聲眩目無常主也从目玄聲黃絢切詳此眩爲目無常主即昏憒迷亂之謂於大臣能敬則有常主矣故以不眩言葢尊賢不惑得賢人之開導不至於疑貳敬大臣不眩得大臣之匡襄不至於憒亂鄭注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章句注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以不迷釋不眩似即體會鄭注明字義較疏說爲精不然混惑與眩而一之是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惑經何以於敬大臣變惑言眩哉後漢書袁閎傳父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夫託於眩疾而不肯乘車則必眩爲憒亂之病與惑迥殊

跲

章句注跲躓也本鄭注釋文跲其刧反皇音給躓徐音致正義曰按字林云跲躓也躓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增按說文跲躓也足合聲居怯切躓跲也从足質聲詩曰載躓其尾陟利切蹶僵也从足厥聲一曰跳也亦讀若橜居月切僵僨也从人畺聲居良切僨僵也从人賁聲匹問切又偃僵也从人匽聲於幰切據此則跲躓也躓蹶也蹶僵也僵僨也僨偃也偃與仆殊說文[illegible]頓也廣雅偃仰也左傳注前覆曰僕吳越春秋要離曰迎風則偃背風則仆漢書五行志遂陽鄉柱仆地師古曰仆頓也零陵有樹僵地師古曰僵偃也狼跋詩疐與躓同故說文引此作躓詩傳疐跲也李氏巡曰跲郤頓曰疐郤頓即偃也北山詩息偃在

床亦謂仰臥故下又云栖遲偃仰淮南子蹪山蹪垤若主卻倒之跆與前覆異益仆則前覆而俯偃則卻倒而仰言非前定必至欲出又却無異迎風而偃經故借跆立論前定則不跆猶之則不偃不明乎跆即爲偃混跆爲仆則爲前覆於義難通爾雅釋言蹷跆也蹷仆也是跆仆皆得爲蹷夾漈注蹶前倒跆後倒又斃踣也僨僵也注前覆曰踣却偃曰僵是跆自跆而仆自仆渾訓爲蹪則義兼包仆似不如爾雅鄭注跆後倒之文釋之較顯故即孔疏倒蹶之訓而詳其義乃知當日下一跆字似出意外而取義極精

動乎四體

四體鄭注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正義謂發動於龜之四體也章句不謂龜之四足而謂動作威儀之間者以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可爲上句證也且一以物言一以人言析而爲二蓋上句蓍龜並列不應下句又單言龜之四體如鄭說則動乎四體仍是見乎蓍龜也此朱子所以不从鄭孔歟漢五行志載莫囂之舉止高晉侯之受玉惰駒伯之將事不敬成子之惰棄其命苦成叔之以傲取禍孫林父之君登亦登公子裯之感有嘉容周單子之視下言徐若斯之類不可殫紀皆所謂動乎四體也不獨邾隱公執玉之事故章句以之類該之

撮

釋文撮七活反鄭注此言地之博厚本起撮土撮無訓正義曰言土之初時惟一撮之多增按說文撮四圭也一曰兩指撮也从手最聲倉括切漢書律歷志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注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師古曰撮音倉括反考四圭曰撮六十四黍爲圭一

撮當爲二百五十六黍應劭曰十黍爲絫十絫爲一銖一撮當爲二銖五絫有奇說文曰兩指撮應劭曰三指撮似當以應說爲是師古曰絫孟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纍紲之纍

振

鄭注振猶收也正義振收也言地之廣厚振收河海而不漏泄章句注直云收也無猶字从孔疏增按爾雅釋言振古也鄭注載芟振古如茲箋云振亦古也振訊也注訊當作迅謂奮迅說文振舉救也从手辰聲一曰奮也章刃切振河海振似亦可訓奮謂河海之奮迅奔騰鼓盪而不洩也蓋山以靜言故云載水

以動言故云振

卷

慈溪黃氏謂古注卷平聲訓區范作去聲亦訓區然未明言區果何義禮韻平聲去聲皆訓曲如有卷者阿之卷言卷曲也當參考增按說文匚部匚衺徯有所俠藏也从乚上有一覆之讀與徯同胡禮切區踦區藏匿也从品在匚中品衆也豈俱切匚部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府良切曲象器曲受物之形是區與此本義爲小器衺曲與匚讀若方者不同故卷訓區又訓曲也考區區連文漢書郊祀歌河間區區師

古注曰區區小貌也以此推之單區字亦當爲小又致曲鄭注曲猶小小之事也然則卷之訓區訓曲其殆小而又小之謂歟但一卷似亦非僅一石正義曰多少惟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統多少言之則非一石可知意者爾雅玉十謂之區夾漈注雙玉曰瑴五瑴爲區所謂一卷或亦綜小石之多僅如五瑴之數故云卷也蓋訓區以數言訓曲以形言鄭注章句注並以經言、卷石之多主數言故訓區不訓曲石之言卷猶土之言撮也

疑

鄭注疑猶成也正義疑成也古語先有其文增案說文仌部仌凍也象水凝之形冰水堅也从仌从水疑俗冰从疑是凝卽俗冰字古文尚書亦以冰爲凝爾雅釋器冰脂也郭注莊子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孫炎本作凝脂云膏凝曰脂詩云膚如凝脂卽冰脂也易陰始凝也凝亦當作冰冰有成義先有聚義故章句訓成又訓聚漢書五行志冰滯涸堅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凝也音下故反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是凝沍爲聚也

燖 註

章句注溫猶燖溫之溫本鄭注釋文燖音尋正義曰按左傳哀十三年公會吳于橐皐大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註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乃爇尸俎是燖爲溫也增按說文火部無燖字左傳燖只作尋猶之然燒也从火狀聲徐鉉曰今俗別作燃蓋後人增加尋加火旁當亦類是考趙氏纂疏云燖者宿火熟物也（有司徹注古文爇皆作尋記或作燖）

幬

鄭注幬亦覆也幬或作燾釋文幬燾皆徒報反案說文火部燾溥覆照也徒到切無不覆幬謂無不溥覆

照也音徒報反者即以幬為燾也然下言日月代明當自為幬照此惟言覆似不應及燾爾雅釋訓幬謂之帳夾漈注小星云抱衾與裯裯即幬也箋云幬牀帳說文幬禪帳也覆幬疑即謂天覆萬物無所不包如幬之覆歟經本作幬蓋借幬以形天覆也似幬亦可从說文讀直由切

裕

說文裕衣物饒也从衣谷聲易曰有孚裕無咎羊孺切漢書禮樂志寬裕和順師古曰裕饒也與說文同正義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言夫子寬宏性善溫克

和柔足以包容也是裕本義為饒孔疏以性善釋之蓋性之饒裕皆仁恕之念慈愛之懷無往非善也

潛

周頌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鄭箋無訓今本毛詩疏載釋文云潛在廉反爾雅作涔郭音潛又音涔韓詩云涔魚池小雅作橬時砧反案小雅當為小爾雅脫爾字非謂小雅正月之篇潛作橬也釋文又曰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橬橬糝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又云糝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旁參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是陸氏所見小爾雅本定為木旁晉郭氏因改米旁參作木旁參也考今本小爾雅廣獸第十六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又今本爾雅疏引小爾雅亦作謂之潛潛槮也積柴水中魚舍也與小爾雅原文略同此或古今傳寫之訛陸氏所見已為木旁較今本可據是小爾雅及邢疏所引小爾雅文潛字並當為橬然孔疏涔潛古今字是潛即為涔安知小爾雅非以涔為潛蓋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止謂涔也非謂槮也故又云潛槮也與爾雅釋器今若潛即為橬是上舉槮名下應訓涔不訓槮也且

陸云謂之橬又云小雅作橬則本非木旁參也益證本為潛字陸氏偶訛木邊為木邊也若如所云郭從小爾雅作木旁參則當為謂之槮不應自釋槮字仍加云槮也不應陸氏所見又為橬也詳此則本作謂之潛即謂之涔也似又較釋文可據故今本小爾雅及邢疏至今仍作潛字其云郭改作木旁參者當从小爾雅槮也之文非從謂之橬之文也且孔疏云諸家作米邊爾雅作木邊是爾雅本為木邊陸謂郭改恐亦非也然則槮雖字林亦作罧不得因陸說又訛作橬矣故邢疏祇云槮罧潛涔古今字不兼云橬也

爾雅槮謂之涔郭注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鄭樵注槮絫廠反聚柴木於水中以棲魚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合觀諸說是槮僉謂積柴之義故孔疏云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近人解此經潛字亦爲涔引李氏巡說作今以米投水中是可哂矣考毛詩疏爾雅疏及詩集傳諸書引此並作以木投水無訛米者疏謂爲潛之處當近京邑無論高燥之地惟宜黍稷與下濕宜稻者不同即豐年多稌無不貯之高廩故米有米廩古昔盛時無以米穀飼禽獸者況以米投水養魚乎

是亦因陸云舊槮並作米旁遂疑李巡以木投水之文誤云米也不知李云以木投水即聚柴木中之謂說文槮本爲木長貌又引詩曰槮差荇菜意積柴木中所以名槮即取木長之義又說文涔爲潰也意水至清則無魚潰處較多故積柴其旁因以薄圍取之而名之曰涔歟但考正月之詩鄭箋云喻時賢者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故祗云潛伏於淵疏亦謂退而潛處伏於深淵之下以與賢者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闇徹莫知所逃蓋此詩之旨喻賢退隱斷無自遁於槮之理故鄭箋此

詩及注中庸皆不以潛爲涔也且韓詩訓涔魚池此詩上句魚在于沼毛傳沼池也箋謂池喻賢在朝廷此句潛伏謂退處安得潛又爲涔亦云池也以是知此潛訓涔必不然矣然則以此經潛字漫作槮解亦未詳詩旨耳周頌潛自爲槮此詩潛字作當从說文潛涉水也一曰藏也之訓不得以潛與伏義無別妄以周頌之解解此而不顧其安

屋漏

屋漏之說迄無定解劉熙云時若値雨則漏遂以名之也謂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令撤毀之示不復

用也夫撤毀而不復用則無屋矣漏於何有荀子儒效篇窮閻漏屋注云漏屋弊屋漏雨者也儒之窮閻弊屋或不免漏雨此言其室正謂在宗廟中耳有宗廟常不修而聽其頻年漏雨且以爲名者乎按喪大記句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非全毀也此所謂廟乃正寢也哭殯疏云柩之所在故云廟也此疏云甸人爲壟竟又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蓋此節明初死取潘之沐死者氣絶則孝子哭哭訖乃復復者升屋招魂之禮經云復者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

屋翼也人君殿屋四注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
二注而爲直頭頭卽屋翼也三招既竟卷所覆之衣
從屋前投於司服之官投衣畢回往西北榮而下也
疏云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
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自陰幽而下也不正西而西
北者因取西北厞者便也必徹西北厞者亦用陰殺
之所也降因取西北厞者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
據此則徹西北厞本爲古制以復者從西北榮降因
取而撤之也舊云厞是屋簷謂抽取屋西北簷也蓋
復者從西北榮降因抽取屋西北簷疏謂示主人已

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則撤西北厞者以明招魂
復魄而不得哀痛迫切因其降時抽取屋西北簷一
以示此宅之凶不可復居一以示主人已死此堂無
用此始死之定制相傳如此竊謂舊訓厞爲屋簷其
說是也西北厞既撤則屋有漏洩之處古人於屋之
西北初取屋漏之名蓋取諸此以其適有此制也復
者既徹則薪積屋外甸人因得取其所徹以煮沐汁
也然亦非既撤之後永不復修觀御覽引舍人云古
者徹屋西北厞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
也可證死時雖撤汲訖旋卽修復而屋漏之名因之

不改矣既修之後西北隅自爲陰幽之地故熊氏又
取爾雅厞隱也之文以釋厞謂西北隅厞隱之處
其說亦是也爾雅釋宮謂西北隅謂之屋漏而毛傳
因之皆據屋之既修亦名屋漏非祇據厞之已撤名
曰屋漏也鄭注屋小帳也漏隱也疏引幕人帷幕幄
帟雜記裳帷錦屋謂帷幕大帳幄小帳也竊考鄭引
禮祭於奧畢改設饌西北隅謂此祭之末也是主祭
末言古葬而后祭葬則堂無柩矣雜記云無柩者不
帷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注謂病者恒居
北牖下或爲北墉下釋文牖音酉舊音容墉音容則

北牖當爲北墉儀禮亦作北墉下爾雅牆謂之墉大
記又云廢牀徹褻衣注謂去牀庶其生氣反又云既
正尸注謂遷尸牖下南首又云始死遷尸於牀注云
牀謂所設牀笫當牖者也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於
堂疏謂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至小斂衣尸畢有飾
故除帷也又云賓出徹帷注謂君與大夫之禮也士
卒斂卽徹爲徹或爲廢據此則病時牀在北墉因其
病困已廢北墉之牀而病者在地以人初生時在地
冀生氣還反得活如初生時也在地生氣不復故
更遷尸於牀以近南當牖是病時北壁之牀遷於南

牖至奉尸夷於堂則南牖之牀又遷於堂矣至既殯則堂上之牀亦廢可知至卜葬啓殯夷牀在祖廟輁軸在殯宮以候朝禰廟移柩升堂儀禮既夕下記所謂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也是則北壁之間牀早廢也帳於何施以無柩不帷卒斂徹帷殯出徹帷例之是帷且必徹安得復施小帳乎況以祭言則尤葬後之言祭乃謂屏隱之處復施小帳恐其說亦近誕也鄭蓋以屋爲幄然祭施小帳經無明文不得以釋名幄屋也謂省文作屋遂云帳也如必以屋漏爲施小帳得名不知此帳果當虛設乎抑祭乃設乎若非常

設則無帳之時即不得謂之屋漏施帳之時又將謂之屋漏以此推之當不然矣鄭箋云改饌西北隅疏引曾子問注是謂陽厭謂此詩不愧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案此謂下有神之格思三句自主祭言然非必天子繹祭陽厭也曾子問祭殤必厭蓋弗成也陰厭祭適殤陽厭祭庶殤並指祭殤言安見此詩必爲厭也鄭云漏隱也又云幽昧幽闇既以西北隅爲屏隱之處矣又於陽厭注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則是一屋漏之地既曰隱又曰明也爲明爲隱迷亂學者竊謂云隱是也云明非也考祊祭宜於廟

門外之西室繹祭宜於廟門外之西堂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名二者同時大名曰繹詩絲衣云繹賓尸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爲繹上大夫曰賓尸惟正祭祊在門內故爲繹之於庫門內孔子以爲失之是繹宜門外之堂人君繹祭亦事尸於堂亦設饌在室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是則天子繹祭設饌之室在廟門外非廟內之室也有司徹爲上大夫賓尸之禮鄭兼言天子繹者見天子尊別日爲之也故繹在祭之明日與正祭不同日也然則天子之繹猶之上大夫之

賓尸賓尸不設饌西北隅鄭云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是卿大夫非直陽厭也繹雖設饌在室亦未聞改饌也厭謂無尸繹是接尸是天子無陽厭也是屋漏亦非繹祭也則謂繹祭有陽厭者非也屋漏既非繹祭陽厭屋漏之祭定爲何祭竊謂此饋食燔蕭之祭也增案郊特牲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天子之禮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迎尸於戶外親割膋血而行朝踐之禮設腥爓之俎於尸前灌用鬯臭鬱合鬯先求陰也所謂

臭陰達於淵泉也經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主西方東面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主墮謂墮祭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主人親洗肝於鬱鬯而之以制於主前制割也所謂制祭也禮器君親制祭入以祭神於室也此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故又云血毛詔於室也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也薦腥於堂饋食在室禮記疏謂退而合亨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非也禮器羹定詔於堂羹肉湆也定孰肉也謂煮既孰將欲迎尸主人室乃先以俎盛之告

神於堂此薦孰未食之前也郊特牲坐尸於堂注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特牲饋食祝洗酌奠奠于鉶南在祝迎尸祝命挼祭之前挼祭疏謂鄉者設饌未迎尸今尸來升席而挼祭挼祭祭神食也注古人曰祝命佐食墮祭墮與挼讀同疏云二字通用也案朝事時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此制祭時之墮也特牲禮奠於鉶南後祝又命挼祭者則尸來升席而挼祭也少牢饋食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蓋二以設于敦南注云酌奠酌酒爲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成也疏謂

上經先設餘饌此經乃酌者酒尊物設饌要由尊者成故後設之也注重累之疏謂黍稷各二二者各自當重累於敦南欲合之也故此經下文祝曰嘉薦普淖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郊特牲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注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綏祭即儀禮挼祭曰墮曰挼曰綏一也疏因云特牲禮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尸綏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然據此祝酌奠之時尸猶未入祝先奠爵於鉶南奠薦孰時也是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故少牢先設餘饌

後設酒設黍稷於敦南皆所謂設饌也祝命挼祭疏謂鄉者設饌未迎尸謂此也郊特牲以加肺加明水爲報陰者亦此也蓋天子之禮自灌鬯朝踐至饋孰之始並爲求諸陰也鄭以加肺爲綏祭疏據少牢特牲禮謂在尸入卽席之時不知郊特牲於旣奠尸未入之時又求陽矣安得尸來升席而挼祭而郊特牲猶以祭黍稷加肺爲報陰乎以此之疏說非也周禮祭尚肺見明堂位猶之虞祭首夏祭心殷祭肝也事尸則尚心舌又儀禮少牢疏無肺祭不盛此正祭黍稷所以必加肺歟鄭於少牢尸同受祭于豆祭注有

云黍稷之祭爲墮祭故此黍稷加肺云綏祭也則亦
非必指尸來即席時也郊特牲腥肆爓腍祭肆剔也
腍孰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剔沈或薦煮
孰四種之薦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敬心而求祭
之心不一耳是則腥爓祭後又薦煮孰乃所謂正祭
之奠也故曰腥肆爓腍祭也祭義取膟膋乃退謂取
血毛膟膋燔之竟而退也爓祭祭腥而退腥爓合祭
祭卒而退爓即禮運云孰其殽也雖曰孰殽但湯肉
而已非煮令孰爓與孰又別也以其並未熟故云血
腥爓用氣也初以血詔於室次以腥爓薦於堂禮器

所謂設祭于堂也定爲孰肉亦詔於堂疏謂薦孰未
食之前是也進血膋之時洗肝於鬱鬯入以祭神於
室即君親制祭夫人薦盎之時所謂薦孰即君親割
牲夫人薦酒之時注云親割謂進牲孰體時祭統夫
人薦涗水疏謂薦涗秖是薦盎不薦明水今經薦涗
之下兼云水謂明水也以盎齊加明水故因盎而連
言明水君執鸞刀羞嚌注云嚌嚌肺祭肺之屬疏云
案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
離而不提心二肺皆嚌之故云嚌肺祭肺之屬注又
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疏云

以特牲少牢無此禮今此經裸後有迎牲之文是天
子諸侯之事也疏又云羞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
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
之主前二是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
橫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
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嚌肉以進之故云鸞刀
羞嚌又夫人薦豆疏謂於君羞嚌之時夫人薦此饋
食之豆此之謂夫婦親之疏謂君親執紖及鸞刀羞
嚌是夫親之也夫人薦涗水及羞豆是婦親之也故
云夫婦親之增按經以鸞刀羞嚌與薦涗水薦豆並

言並在亞裸迎牲之後是加肺加明水確在薦孰之
時有此經可證也羞嚌應主進嚌肉解乃與薦涗水
薦豆同義本非謂尸並嚌之也故疏特申此解於後
此正解也蓋薦孰時仍如朝事時詔神於室坐尸於
堂灌後進血膋而退又進而祭膟爓祭腥爓而退又
進而孰所謂奠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即在此
時始全其爲求陰之正祭也故曰報陰也若謂尸入
接祭乃尸餕神餘尸之尊神而自祭所謂尊之而祭
之與主人之祭何涉以是爲報陰可乎鄭此注蓋秖
據黍稷之祭爲墮祭疏謬申其義是與儀禮經文酌

奠在迎尸授祭之前及祭統禮器諸經之文顯相違背故謂疏云迎尸入坐于奧行饋孰之禮其義非也疏知其說難通又云此經祭齊加明水之文謂總據祭時而用五齊非謂綏祭之時也故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不云祭齊也案儀禮綏祭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綏祭者以鄭云三酒加元酒三酒本非綏祭之用故也增案經以加肺加明水二句連文同爲報陰乃以祭黍稷句爲尸綏祭又以祭齊句謂非綏祭一義兩歧於總結報陰句作何解也蓋本誤會鄭云綏祭爲尸入綏祭不得不二句異義又謬衍鄭

義也竊謂此經云加明水者蓋朝踐夫人祇薦盎至薦孰加明水是盎齊加明水故禮器於親割牲渾云薦酒不復云盎也以明水亦名元酒也司烜注明水以爲元酒是也禮運云元酒在室是祭加明水饋孰在室即元酒而經又可證也是在迎尸前也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註謂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熊氏云此謂繹祭疏云此謂繹祭故牽牲時夫人預設盎齊之奠假令正祭牽牲時夫人設奠盎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盎奠以獻尸義無妨也君獻尸夫人薦豆疏云繹祭[illegible]先獻後薦增案此經明孝子饗親蓋舉

祭之始終而言謂自牽牲以至繹祭也經於此不亦云薦盎特與禮器異文而云奠盎者應謂薦孰時盎加明水之奠恐混制祭之薦盎故特云奠也蓋正祭自牽牲始至奠盎成也舉首尾而言也故下繹祭言之也熊氏以此爲繹祭固非疏謂預設又以此爲制祭酌盎獻尸亦非也經又云反饋樂成注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熟也據此是天子諸侯之祭從血腥始至設饌進孰合樂成畢經可證也據祭言自血腥始考其禮實自牽牲始經云祭之日君牽牲是也定本反饋作及字疏云既以血腥爲始

至於反饋之時是進孰也但至與反字於文爲煩定本又爲及字竊謂反或爲及字之訛謂血腥及饋飣依經作反應謂祭腥爛而退又反而饋孰故彼言退此言反也反主君言不主尸言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義當然也不知薦孰之奠在迎尸之前祭初尸入於室所以行灌至朝踐坐尸於堂所謂出在堂門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始是饋孰時尸仍在堂也安得謂尸更反入而設饋乎儀禮明言祝酌奠奠謂薦孰時也是入而設饋者祝也亦非尸也竊謂皇說非也故不直以

爲然而云義當然是本末决之辭也祭統詔祝於室
而出于祊屬亦與交神之始末而言故曰此交神明
之道也蓋經括其文祇言始末也詔祝於室即郊特
牲文謂朝事時祝取膟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禮
器血毛詔於室即此也鄭祭統注詔祝告事於尸疏
云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又云謂灌
鬯饋孰以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其事廣也
以總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時血毛詔室者以
朝踐尸主皆在戶外暫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故
知非也竊謂注說疏說並非詔祝於室坐尸於堂並

爲朝事朝事時尸坐堂戶西安得謂告事於尸請其
尸於室求之也入告神於室即初以血詔於室又安
得謂非朝踐之血毛詔室也蓋疏知朝踐尸主皆在
戶外而又欲傅會鄭說謂請尸入室求之故謬云非
朝踐血毛詔室也於朝踐詔室之文既歧其義不得
不又幻其說謂總論事神故廣言之此尤憑臆無據
不知指何時也且朝踐坐尸於堂直至薦孰饋食後
乃更迎尸入室是尸在戶亦非暫也若指祭初未灌
迎尸於奧告事於尸總論灌鬯饋孰戶尸之節終始
事神之道又與郊特牲詔祝於室主朝踐言經文相

背也又曾子問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注云
接祭而已不迎尸也疏謂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
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是謂朝
踐後之不迎尸又引熊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
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
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爲俎奠於主乃始迎
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前也則此不迎尸乃得
爲祭初不迎尸也是謂祭初之不迎尸疏謂迎尸有
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行灌禮一是迎尸入奧行饋
孰禮是不知饋孰在迎尸前也必於此疏詳辨之者

明饋孰之始尸猶未入乃爲先求諸陰之奠也禮運
疏今有闕文亦云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故禮器云
設饌於堂乃後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
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郊特牲云天
子奠斝諸侯奠角此之謂也取腸間脂焫蕭合馨香
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
入室舉此奠斝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
是也增案疏謂合亨至薦孰之時是合亨在薦孰前
後又云前明薦爓既未孰今至饋孰乃退取鼎爓肉
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惟載右體其餘不

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烹煮之故云合亨又云亨之旣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旣是八之祥善故爲祭末饗燕之衆俎也是合亨在饋孰正俎後並爲祭末饗燕之事猶此疏云二獻後血毛詔室於是行朝踐之事下文薦其血毛疏又云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疏謂設饌於堂乃後延尸入室天子奠斝取脂膟蕭合馨香奠謂薦孰自此以前謂之接祭是尸入乃奠膟蕭案郊特牲疏又云

天子曰斝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尸入而舉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耳又云奠謂薦孰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又云於薦孰時祝先奠訖尸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脂合黍稷燒之是奠膟蕭在尸入前也疏說兩歧似以郊特牲疏爲是辨己具前蓋酌奠爲神奠之故儀禮疏又云以其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爲神不爲尸故云爲神奠之也又云陰厭是神食後尸來食尸餕神餘是則天子薦孰之奠不必有陰厭之名亦爲神不爲尸也應在尸未入之前也禮運疏說非也若

謂薦孰在堂引禮器云設祭於堂疏引設祭句作設饌案彼疏云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爓時設此薦饌在堂是謂腥爓在堂不云薦孰也且本疏接此句下已云入室奠斝奠謂薦孰則是薦孰在室也惟此疏至薦孰時下接故禮器云句中闕三字不知云在堂否也疏謂設饌於堂乃後延尸入室又云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是入室奠斝未言出室又言入室舉斝入室後不言出是已在室中何又云入疏云而畨入不知闕文中言出否也疏謂自此以前謂之接祭案鄭於曾子問接祭注接作速解謂接祭而已

不迎尸也此疏云謂之接祭似以奠於室與薦於堂爲接祭然則以無事言接祭後乃迎尸也疏謂迎尸入室舉斝妥尸王乃獻尸是尸入室在薦孰後獻尸又在妥尸後也安得謂尸入乃奠也蓋祭初尸入室乃灌者以初入室降神宜獻尸乃灌所灌鬱鬯疏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此據周禮鄭注也少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謂布陳神坐也是神坐在室奧也尸旣祭之啐之奠之安得復坐於奧乎故灌後卽尸出於堂坐之於堂由是事尸在堂詔神在室兩處設饌故制祭時入以詔神於室又出

以墮於主前是設餒於室又設餒於堂至祊祭時猶然故曰於彼於此謂不知神在彼室抑在此堂也是兩設也且儀禮俎入設於豆東明是載者設之也疏謂徙堂上之餒於室內亦非也故腥爓祭於堂事尸也而饋孰於室則專饗神不爲尸也直至奠斝後堂上之尸乃復入室所謂舉斝角詔妥尸也尸來升席而按祭正以神食後尸餕神餘故尸亦尊神而祭之安得饋孰方薦神食而尸先入食也坐尸於堂薦以籩豆即朝事籩豆所謂出墮謂分藏詔神之肝膋而堂與室設餒之器俱不動故云墮也分藏云者當是

燎膟膋燔肝時已剖而用之一以詔神一以祭主前也恐非入室之肝膋又分藏之復攜出室也惟其兩處設餒故朝踐至薦孰室專饗神尸惟在堂皆不煩尸入室也若以灌例謂尸入室乃灌薦孰之奠亦須尸入室乃奠則朝踐亦入詔神於室又何以尸不入室而惟在堂也豈灌與薦孰皆須尸先入室而朝踐獨不然乎尸爲神象而神食則無尸故妥尸注云尸始入明前此朝踐薦孰時尸並未入故云始入也鄭此注又云祝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是尸始即至尊之坐猶

不自安故以拜安之灌前入室經無妥尸之文以無事則立例之無事謂無飲食之事考灌時不飲則尸應祇立不須坐也故不須拜妥也旣灌即出則灌時尸無飲食之事亦從可知也立爲夏制故經云古者以其世質當明周有事無事尸皆坐也故周禮賈疏於祼云坐也然初入不飲似於灌宜立疑禮當然故經至朝踐尸出在堂始特明其坐也坐尸於堂亦不云妥尸者以在堂尸西非至尊之坐也是則奠後尸始入即至尊之坐即經妥尸之文可據也則並疏謂祭初迎尸入坐雖與賈疏相符恐亦非也不然灌坐

應早不自安何奠後始妥也又案周禮大祝相尸禮注延其出入詔其坐作賈疏云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言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坐尸於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又甸祝舍奠注舍讀爲釋賈疏云非時而祭即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餒具而已據此是祭初入灌退出坐于堂至朝踐饋獻訖乃又延尸入室也且曰奠者以其不立尸是名奠之義以無尸也則奠時無尸又一證也周禮肆獻祼注祭必先灌

乃後薦腥薦孰賈疏云薦孰當朝踐後爓祭時故禮
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爓是其
饋獻獻以盎齊之節故云薦孰時體解之時糴者爓
祇湯沈與孰又別爓祭後乃爲薦孰以爓爲薦孰亦
賈之誤也故賈此疏後云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
腥其俎訖乃爓爓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即
以爓爲薦孰則其說亦不足據矣黍稷自在室不在
尸入後不如其相尸禮疏所云饋獻訖又入室爲精
也周禮饋食之籩注饋食薦孰也賈疏云朝踐薦腥
後堂上更體其犬豕牛羊烹孰之時后先謂之饋食

四書緯卷二　五十二

之籩也又云於堂上饋孰之時后薦之此皆賈以薦
爓爲薦孰也使爓即薦孰郊特牲腥肆爓腍祭不必
言爓又言腍也賈此疏又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
名饋食仍有少别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
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
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據此
是陰厭後尸入宅食饋孰與黍稷爲陰厭則薦孰於
神前在尸入前薦孰必兼有黍稷也周禮內宰后祼
獻賈疏云灌訖祝延尸戶外后薦八豆八籩王牽牲
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

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朝踐訖
乃孰其殽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亦
王爵酌盎齊以獻尸名爲饋獻案賈以薦孰爲爓故
並言堂上其實詔神必於室也饋兼言獻則兼尸卒
食後酳尸言之也籩人薦羞注薦羞皆進也未食未
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賈疏云曰薦者先薦後獻祭
祀也據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籩豆朝事饋食之
籩也曰羞者謂尸食後酳尸訖所進羞即加籩也是
饋食所薦在獻尸前惟加籩在酳尸後也司尊彝賈
疏又云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是薦孰時后

四書緯卷　五十三

即饋食也蓋兩處設饌一在室一在堂薦孰時即於
是饋食饋食在室是薦孰在室薦孰亦云堂上者羹
定疏所云薦孰未食之前將欲迎尸主入室先以俎
告神於堂是薦孰於室亦先告於堂故亦云堂上也
使薦孰專在堂孔疏不云先也云先者以薦孰於室
爲正也且羹定句承血毛而言似羹定即湯肉之謂
安知非謂爓也腥爓並祭畢爓以包腥也故下設祭
於堂疏謂腥爓也所謂未食之前應謂未饋食之前
是在饋食前也若據尸十五飯謂在薦孰尸未食之
前更不待言也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

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致祭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注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事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疏云報氣謂朝踐之節報魄謂饋孰之節薦黍稷謂饋孰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羞進也謂薦黍稷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皆謂祭黍稷時兼此物祭也故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是周法也俠甒謂祭黍稷時雜以兩甒醴酒據此是祭黍稷加肺在饋孰報魄時此經尤有明文也祭齊加明水以薦況水證之當是盎齊此云醴

者鄭以甒斷之謂雜以醴酒以醴酒亦在室也此經云醴醆在戶醆謂盎齊是醴與盎同在室內近戶也故坊記云醴酒在室四時之祭惟二齊醴盎也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孰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以室有盎亦有醴故鄭云雜也或曰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子男也皇氏以為異代法也是饋孰本用盎也周禮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賈疏云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據此是祭齊加明

水在饋孰時此經又可証也經言再獻賈疏謂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酳尸因饋獻盎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也又云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加豆加籩當酳尸節又鄭此注饋獻謂薦孰時賈疏云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言饋獻據文為先後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戶未入室再獻是王酳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孰時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此卽醓人籩人饋食之豆籩者也據此是此經再獻卽饋獻饋獻謂薦

孰時是齊尊用二配以明水在薦孰時也是在朝踐後當戶未入室賈此疏又有明文也惟此疏薦孰謂卽禮運孰其殽引鄭注為爓是其誤也前已辨之矣郊特牲以加肺加明水為報陰又曰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是自灌至奠皆所以求諸陰經有明文也春官賈疏僅以灌為求陰是與此經迎牲云致陰氣加肺加明水云報陰文相背也從疏不如從經也賈又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竊謂求陰求陽孝子求神之心不一耳豈知神之所饗故求陰又求陽也恐非徒以合樂

先後分陰陽賈蓋用熊氏[illegible]義非也郊特牲以灌
與迎牲爲致陰氣加肺加[illegible]水爲報陰則建設朝事
當與薦黍稷並肺並爲報[illegible]祭義以朝事爲報氣者
蓋僅即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一端言之耳與郊特牲
燔燎報陽之文互相發也不同時也是祭義所謂報
氣乃致陰氣中之報氣也其實朝事並在報魄中也
乃所謂先求諸陰致陰氣也增案祭義孔疏云一祭
之中再度焫蕭朝踐燔膟膋之時亦有蕭也故郊特
牲云取膟膋升首報陽也註云膟膋腸間脂也與蕭
合燒之是朝踐焫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焫蕭

合羶薌是饋熟焫蕭也據此祭義云報氣是謂朝踐
之焫蕭也朝踐在灌後自爲求陰也考正祭非僅求
陰必兼求陽正祭乃成故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自
奠以前爲先求陰而朝踐之焫蕭亦爲報氣至奠之
後又後求陽而饋熟之焫蕭達於牆屋故經曰既奠
然後焫蕭也郊特牲又云升首於室注謂制祭之後
升牲首於北墉下熊氏云見下文升首在燔燎下故
知在制祭後也又知在北墉下者見下云升首以報
陽明是當戶北墉可知此熊氏推原注說而不知云
制祭後鄭先誤也焫蕭有二一爲朝踐一爲饋孰下

文升首在燔燎下安知其必爲朝踐之燔燎也而徑
斷爲制祭後乎祭義之報氣即朝踐焫蕭言經有明
文增以郊特牲經文考之既灌迎牲云致陰氣使求
陰僅灌經何以既灌猶曰致陰氣也何以至加肺加
明水猶曰報陰也是自灌至奠並爲求陰也使灌爲
求陰奠爲報陰獨其中朝踐爲報陽是一正祭之節
始而求陰中已報陽後又報陰經何以統曰先求諸
陰何以於致陰氣報陰之後又以蕭合黍稷爲臭陽
乎故知祭義於朝事言報氣特明焫蕭之義耳朝事
本當爲報魄僅即焫蕭言之故云報氣非謂朝事即

周人求陽之祭也鄭蓋以此經升首在燔燎下又以
祭義云報氣在朝事時故於升首注云制祭之後而
不知其泥看祭義未暇即郊特牲全文參考之也孔
疏又承鄭升首注云制祭後之訛遂亦云此謂朝踐
時祝取膟膋燎於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殺於主
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時祝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
合燒之是臭陽達於牆屋也而不知撰之於經其說
並非也郊特牲總論祭祀之事首以臭陰臭陽並舉
明周人先求諸陰後求諸陽爲正祭也故云凡祭愼
諸此魂氣二語明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殷人二語

明周法求陰在先也次言朝事故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至升首於室與下直祭句連文應謂饋食時也故以索祭終之以正祭之祊亦在廟門內也祊之數語訓詁字義毛血節又自祭初血毛詔室言之明牲體之純也血祭句謂朝事薦血腥時祭肺句謂饋孰羞肝肺時故下文加肺加明水明薦孰之報陰也燔燎升首明饋食之報陽也皆敘朝踐在前饋孰在後安得祭黍稷加肺節已言薦孰下文燔燎升首節又言朝踐也蓋此以報陰報陽並言正承上臭陰臭陽明周法求陰又求陽也則此經燔燎報陽

定爲饋孰之焫蕭斷無可疑是升首在饋食時也且以祭義饋孰時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證之可知肝肺四者並爲孰物不然何以云饋孰也是則首爲煮孰之首升首應在饋孰時祭義又一證也若依鄭云制祭之後疏云朝踐之時不皆誤以旣孰爲腥乎蓋祭以薦孰爲正故升首句下卽云直祭祝于主明升首饋孰爲正祭也經恐後人不知首爲直祭故下又特訓云首也者直也是升首爲直祭本經尤有確詁也鄭知訓所以升首祭而不知直卽直祭之直乃云直或爲犆也此無聊之誤疏引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

其首謂三牲之首皆升則云犆固非也且安得改經之直爲犆也故鄭云或也疏又云經云首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若然心亦當爲一體之正獨云首乎疏說亦謬也經不云升首於奧而云升首於室者明在北也儀禮疏正中曰棟棟北爲室雖卽廟室迫狹者言是以北爲室也士喪禮疏室外皆名堂鄭注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爾雅鄭注序謂室前堂上東西廂之牆是推之天子之制皆南爲堂北爲室也故鄭云升牲首於北墉下儀禮敷神席於室中東面以神位在西也無設神席於室東者以東

非神位神不西面也室西南隅爲奧西北隅爲屋漏是同在西但分南北爲奧與屋漏也始設神坐在奧入詔於室皆求神於奧所謂先求諸陰以奧爲尊也故至薦孰時加肺加明水猶爲報陰也求陰訖又後求陽祝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於是升牲首於北墉下是求陽之時爲室中饋食之時在室西之北墉也是卽屋漏之處也故曰臭陽達於牆屋也經所謂蕭合黍稷所謂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卽此屋漏之祭也周禮甸師共蕭茅賈疏以此爲陰厭之節不知此經明言臭陽也此在尸未入之前以室中求陽之

第[illegible]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版反內

祭爲神不爲尸也故此爲正祭也所謂反饋樂成者此也室本在北詳此知詩謂納室即謂屋漏故相承言之以屋漏之祭惟專饗神故下云神之格思也凡祭不爲神爲尸非盛者也詩蓋舉其祭之盛祭之成而言故特云屋漏也所謂相在以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也安得以祭未改饌之陽厭當之也增故尋繹諸經謬斷其爲饋食之祭也又考陰厭陽厭當亦本求陰求陽之義而得名始設奠於奥奥在西南應爲陽改饌西北隅應爲陰何以於奥反爲陰厭西北隅反爲陽厭祭適殤反爲陰厭祭庶殤反爲陽厭疏因謂奥中不得戶明故名陰厭西北隅以向戶明故爲陽厭此亦傅會鄭說而不知其非也竊謂陰厭陽厭以祭之先後言不以地言祭者廣博求神非但一處未知神之所在故始奠於奥又改饌也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蓋形魄爲實魂氣爲虛先實後虛故先求陰後求陽也始奠於奥先求諸陰也故曰陰厭改饌西北隅後求諸陽也故曰陽厭適殤祭於室奥士昏禮同牢在奥又云御衽于奥又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奥是尊者常居之處故宗子得爲陰厭尊宗子從成人之禮也所謂陰者以先求諸

陰得名不以奥也凡殤祭於西北隅不敢在成人之處所謂陽者以後求諸陽得名不以西北隅也自昔未詳乎此宜鄭既以屋漏爲隱又因陽厭之名云屋漏爲明也疏承鄭注明者曰陽之謬釋屋漏爲明白顯露之處不知與抑詩疏云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自相矛盾矣且改饌之時經云闔牖戶是陽厭之時牖戶俱闔又安得云得戶明明曰陽也此不可解也若據曾子問當室之白一語案特牲云尊於戶東注謂室戶東此疏云祭宗子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是當室之白專即尊於東房言之非謂屋漏也蓋古人戶皆近東東房當戶日光直入故云當室之白黃氏日抄主此說若西北隅古人牖在西則亦應得牖明非得戶明也疏謂孫炎日光漏入之解非鄭義不知鄭義小帳之訓及當室之白又謂西北隅得戶明明曰陽之說亦皆非也至馮嗣京詩名物疏據此遂謂屋漏非暗更不足辨矣辨正辨此謂凡無人處即暗室豈必地之昏黑此亦强爲空論未及詳考經義以破之也或又謂鄭於此本有二解此惟知鄭於抑詩中庸兩注不同者也增又詳所以必於奥求陰者以當時既死遷尸

南牖是形魄從南歸地故於成人之處求陰求其形魄也形魄爲陰也所以必於屋漏求陽者以病者絶氣恒在北墉是魂氣在北歸天故於絶氣之處求陽求其魂氣也魂氣爲陽也又鄭箋云此祭之末案祭統云餕者祭之末也儀禮特牲少牢改饌並在卒餕後是餕訖乃改饌也則此西北隅陽厭之祭又末中之末也抑詩之言屋漏豈謂此哉中庸疏謂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屋漏亦鄭得戶明孫漏入之談耳

載

鄭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正義曰按文以載爲事此讀爲栽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爲栽也增案漢書禮樂志象載昭庭師古注曰象謂懸象也載事也是載多以事釋之不必改仄爲平似仍以從詩訓事爲正故章句不從鄭說也邵氏禮記解謂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亦可備一解

四書緯卷三

泰州常增學

論語

孔子生年月日新安江氏謂生年宜从公穀蓋以二傳去聖未遠同謂襄公二十一年較之史記爲可據也月日宜从穀梁以庚戌歲十一月當甲辰朔不得有庚子故以穀梁云十月庚子爲確也據是孔子實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也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實年七十四歲朱子論語序說主史記謂襄公二十二年又係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故卒年止日七十三是使夫子短一歲矣其中敘次如昭公二十五年應作孔子年三十六定公元年應作年四十四九年應作年五十二十四年應作年五十七哀公十一年應作年六十九

防墓檀弓少孤章近高郵孫氏濩孫詳其句讀考論甚精防墓章新安江氏以爲夫子蓋自悼其不能從殷致有違禮之事均爲有功經學足掃時俗不根之論否則幾疑聖人爲不知父墓爲不能謹於送終矣其有裨聖蹟也豈淺鮮哉惟自悼不能從殷之說氾氏蓋承鄭注古謂殷時而然竊謂夫子志切從周如

郁郁章及中庸愚而章屢見乎辭且孔子之先雖爲殷人自微子以後久爲周人至孔子二十歲已爲委吏二十一歲已爲司職吏是雖魯制猶宜遵之況周制乎豈得於二十四歲葬母之時忽自悼其不能從殷也增疑古也墓而不墳古不修墓古謂周初非必謂殷時也觀武成封比干墓與釋囚式閭同爲曠典則其餘之墓皆不封可知葢比干曰墓自爲殷制周初諸政一切反商由舊豈遽於墓制而盡令封之其封比干者正惟舊皆墓而不墳賢愚罔別封之所以特識其賢也封卽聚土之謂非封爵也迨後官禮既

成始有封之之制當亦封也聽之不封聽之非嚴其條於下而使葬者必封也故夫子曰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假使定制必然夫子安得爲此語且玩不可弗識之語必其時不墳之墓猶多故欲獨封爲識使無墓不墳子雖封之纍纍相望墦間皆是又何以爲識乎蓋封崇四尺夫子自從周之士制而因自悼其不能從先進以致有因墳而崩因崩而修之愾傷心在東西南北四字也如必謂悼其不能從殷是雖足爲夫子雪不能謹於送終之誣又不免陷夫子於欲悖時王之制爲生今反古之愚矣

江說似猶爲汪所蔽至墓之崩因新土而遭雨甚豈關封築之不謹乎且門人卽時修而後反亦崩不甚崩也江解甚確又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其殆咸防墓之往事而因使人因邱陵爲墳以不封爲教歟此亦如用之則從先進之証也又左傳南陵夏后皐之墓秦穆不曰爾墳而曰爾墓可知墓而不墳自夏以來至周猶然不必古謂殷時也卽至定公元年昭公葬闞亦第云墓道南孔子爲司寇溝而合諸墓可知魯羣公並皆惟有兆

域而不墳也豈必殷人於墓不墳哉曲禮曰奈何去墳墓周之制其後原有封之之制或墓或墳無不可且曲禮亦漢儒所纂又檀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去國哭墓又曰展墓而入又曰過墓不式皆單卽墓言又檀弓載夫子之言曰若堂若坊若覆夏屋若斧可知其時封土原有此四者之形夫子從其儉而易就之若斧者卽馬鬣封也可知封之制任人所從雖不封亦非所荷

邢疏云漢書藝文志論語者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康成云仲

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漢興傳者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何晏敘曰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疏又云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是漢世通謂論語爲傳以論語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案此門人論篹卽名論語漢世亦謂論語爲傳而魯論語齊論語古文論語仍以論語名不盡名傳也黃氏曰抄謂論語自漢武帝得之孔壁皆名之曰傳至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非也案安國爲古論語訓解而世不傳扶卿與夏侯

建蕭望之等並傳魯論語非傳古論也論語之名亦不始於安國疏又云康成周禮注云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

學

正義引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集注訓學爲效而亦以覺言蓋本於此案說文學在教之屬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學本作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尙矇也臼聲胡覺切學篆文斆省是學可言效亦可言覺也竊謂覺義猶在效前惟其覺也乃能效先覺也不能覺悟所未知又安知效也覺以知言效以行言學字須包此二義不可偏廢故朱子言效又言覺歟

時習

皇氏以爲學有三時一身中時二年中時三日中時引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所謂身中時也引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注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

則學之以事所謂年中時也引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所謂日中時也按此皇氏雜引禮文以成其說疏時習二字亦見古人順時勤學之功但夫子立言本旨恐未嘗必析爲三也故集注順文釋之第云旣學而又時時習之自括皇氏之說不欲摭拾禮經故新其說近於巧也謝氏亦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而又繫以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之文明學者不徒以時誦習篇簡之文當兼習禮樂之容也

有朋

包氏曰同門曰朋鄭注大司徒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邢疏引此云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者也朋疏而友親朋來旣樂友卽可知故略不言也蓋謂此文只言有朋不兼言友之故也集注渾言同類不从包鄭之說以義較廣也且主同師言則遠來者是爲師來非爲己來所以可樂之故反不見也然古義似亦不可廢故又云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義亦本疏說

不亦樂乎

邢疏曰譙周云說深而樂淺也一曰在內曰說在外曰樂程子謂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當本在內在外

之說以內指心言故直言心外無可指故加發散之文以暢其義也深淺之說譙氏蓋以說主學習故言深樂因朋來故言淺惟此對文則可散文則說樂皆深無所爲淺也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且較說爲深也樂在其中不改其樂之類皆不得言淺子說子樂之文皆不必分深淺也朱子恐學者泥譙氏此文故不以爲訓

不慍

舊說有二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也集注主前說蓋以誨人遇鈍僅能恕之而不怒猶非人之所難未必遂爲君子惟不見無悶乃人所難參之中庸夫子之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且曰唯聖者能之則此言君子應主前說故舍彼從此

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

邢疏云言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說樂可說可樂之事其類非一此學而時習朋自遠來亦說樂之事故云亦君子之行非一此不知不慍亦其一行耳故

云亦也詳此則知古人於句中亦字亦不略竊意此或因時人以荒嬉醉飽爲說而不知勤學子故揭時習自得之趣以示人而婉其辭以動之可與孟子禮義悅心芻豢悅口之文參觀因時人以荒淫聲色爲樂而不知勤學故卽朋來之歡以誘人而婉其辭以移之可與子夏賢賢易色之文參觀因時人以光顯榮貴爲君子而榮情富貴不知勤學故卽不知不慍之詣以啟人而婉其辭以易之可與中庸遯世不悔句參觀似亦字皆有所針對而言

務本

集注務專力也增按爾雅務侮也夾漈注云疑侮爲
敄蓋以務宜訓敄侮乃訛也据此務本似亦謂敄於
本言汲汲於本也猶之敄於事也恐不僅專力
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
之少能有仁也集注謂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
以悅人蓋本包說竊謂好其言卽飾爲仁者之言善
其色卽飾爲仁者之色惟其飾仁於外所由罕仁於
中故仁曰假而曰鮮也飾卽人欲也故集注曰人欲
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言鮮朱子言亡以鮮必至

亡卽聖言而深言之也故曰聖人詞不廹切專言鮮
則絕無可知蓋朱子意主鮮則絕無故曰亡也然謂
巧令心德盡亡似絕其自新之路聖僅曰鮮婉以警
之猶望其改也似仍歸鮮字本義爲優釋詁云鮮罕
也故包亦訓鮮爲少
傳不習乎
何氏註曰言凡所傳之事得毋素不講習而傳之疏
云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傳惡
穿鑿故曾子省愼之据此是曾子之傳人恐其已素
不習而穿鑿妄傳也故省也非謂受之於師恐其不
習於已也集注渾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
是謂受夫子之傳而恐己有未熟也竊謂曾子固必
無不忠不信之念而忠信在心故猶用省若習傳兼
內外之事曾子豈猶有荒怠廢棄者而待省乎故集
注下一熟字最精蓋非廢而不習之省乃習而不熟
之省近人不善會集注之文多謂曾子之於所傳恐
其廢棄而不習矣似何氏邢氏之說義亦可存
道千乘之國
馬融曰道謂爲之政教包曰道治也集注本包氏千
乘融依周禮謂公侯之國方五百里四百里以下也

包依王制孟子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
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融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
謂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
包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
乘也据此融卽計地出車言之王居地三百一十六
里有畸出車千乘包主百里出車千乘集注渾言其
地可出兵車千乘未知卽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之地
言之卽百里言之觀道治也从包注則此亦當主包
百里之地而亦不直以包說爲斷故曰可也竊以天
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孟子之文當非無據何注馬包並存包注孟子似較融引司馬法之説爲優

則以學文

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邢氏謂古之遺文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竊恐古弟子小學之年未遽學易且夫子此言其在作春秋前後蓋未可知雖志學章已言七十亦難定此言爲必在修春秋後也不如集注謂詩書六藝之文不言易春秋而曰六藝証之小學尤合

學則不固

孔兼二説一謂固蔽一謂堅固疏云孔安國曰固蔽也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一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道理也明須敦重也案此其説有二未有定論集注審於二説而定從後説蓋以此句則字與上二句文勢相承故不必另爲一義歟

無友不如己者

鄭注主忠信謂主親也疏云主猶親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友不如己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爲友也是以此二句皆即友言朱注主忠信主謂以是爲主蓋猶主宰之主實勝舊説故無友句亦不專承忠信言之也

良

集注良易直也案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朱子曰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從來説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矣故陳澔集説亦從朱子説讀爲慈良集注訓良爲易直當即本此然易直與慈良似有別析之則四易自易直自直慈自慈良自良平易正直慈愛良善也對舉亦一易直自易直慈

良自慈良如易直即良禮豈重疊言之案汲冢周書謚法解云温良好樂曰良孔晁注言人行可好可樂也亦非取易直之訓疏云行不犯物謂之良敦柔潤澤謂之温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謂之讓似説亦可存

父母惟其疾之憂

集注言父母愛子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舊説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案舊説即馬融之説馬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正義曰子事父

毋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爲非法貽憂於父母也集注以爲亦通則亦未嘗盡廢其說矣

是謂能養

增案說文養供養也从食羊聲据此養之取義本以肉食曰養檀弓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子曰飲水啜菽盡其歡注謂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知此則孝可盡矣何必傷其貧乎是亦以養謂三牲之養詳此夫子蓋謂今之孝者是謂能盡三牲之養無論牛羊豕之常即至於犬馬之肉皆能有養設

使不敬何以別於菽水乎蓋謂養雖豐而不可不敬也考內則膳品二十凡和犬宜粱又云狗去腎又折稌犬羹曲禮犬曰羹獻注謂犬肥則可爲羹以獻祭祠然養可知又少儀君子不食圂腴注謂圂與豢同謂犬豕也腴腸也謂食犬豕者不食其腸又守犬田犬注犬有三種守舍曰守犬田獵曰田犬充庖廚所烹曰食犬又束修一犬又坊記士不坐犬注謂殺食不坐其皮不盡利之道又鄉飲酒禮烹狗庠門此古人食犬之証又內則狗赤股而躁臊馬黑脊而般臂漏弗食謂狗之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臊惡馬之黑脊面前歷毛斑其肉如螻蛄臭若此不可食則犬非此馬非此皆可食矣又三牲用藙之外曰獸用梅則獸包犬馬而言此又古人食犬食馬之証蓋養字本指三牲不曰雞豚而曰犬馬從其類也三牲牛羊豕也後人不詳養字之義遂至誤解聖言似夫子之言竟同人道於犬馬雖集注亦不免此可慨也已若如朱子所云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嗚呼此何說哉雖子思亦云犬馬畜伋而可例諸父母乎且考之禮歲凶馬不食穀故少儀云馬不常秣注謂以穀食馬

曰秣又孟子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此乃天下無道之時則然據此以人食食犬馬乃不輕有之事夫子又安得以此譬之且以人食食犬馬充其極不過以穀斷未有常烹牛羊豕之肉以食犬馬者若以穀論天下雖極不能養父母之人有並穀而不與父母食者乎然則弟以穀論天下皆然又烏得謂之能養此尤可知養乃肉食之謂非僅穀食之謂夫子斷非以犬馬譬人之父母也又孟子謂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可知有酒肉乃曰養也萬章問如何斯可謂養孟子亦以繼肉鼎肉言易鼎

卦大亨以養聖賢亦謂饔飧牢禮古無不以牢禮爲養者又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此尤以大養老之証言狗而馬可推惟知養字本義包三牲牛羊豕而言則知夫子犬馬之說根養字而推論之並至於文理亦可通其解矣証之檀弓子告子路菽水之言與此章參觀益明曲禮朝言不及犬馬言犬馬於朝且不可而謂夫子以犬馬同人之父母乎注疏包說有二前說尚可

廋

集註云廋匿也本孔安國案周禮夏官廋人注云廋藏也意與此同謂馬在閑中取其隱藏故名廋人

温故

集注温尋釋也案何氏注温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此言尋釋當本此然何氏雖以尋釋爲說而注温字未嘗不單云尋也蓋温尋也即燖也不得繫釋中庸温故鄭注温讀如燖温之温章句从之此見何氏有尋釋之文即从其說但謂尋釋故者則可謂温字爲尋釋恐非

不器

包注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正義曰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集注括其語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疏又曰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見幾而作無所不施也集注以體用言語較疏說為精然非合古義無以知集注之精也用無不周亦即从各周其用出包釋器此釋不器也集注釋器合不能相通以爲言故不曰各周而曰各適

而後從之

集注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竊疑既行之後何必定言似非夫子立言本旨案沈括筆談曰先行

當讀爲句其言自當後也是亦言於行後之說恐亦強分句讀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邢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乃知而後從之句仍主行言蓋勵行於無盡意此古說之必宜从者後世多主集注皆誤集注又載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若如集注所云是夫子於言之非艱者又導之言也豈不大謬且合敏事慎言訥言敏行恥言過行諸章參觀曰慎曰訥曰恥又曰言之不出皆此旨也而謂夫子論君子乃令其於既行之後必從而言哉

周

孔注忠信爲周正義曰魯語文也言君子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黨集注以普徧爲訓固謂公心似無把握若王氾愛一視同仁未必常偕非僅同類豈不普徧之中亦涉阿黨若云普徧在心無端泛騖亦等馳思且羣而不黨子已言之豈宜複出似宜仍从古訓

則殆

集注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以危釋殆最確近人載孔注云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徙使人精神疲殆謂如孔注義是讀殆爲怠非也殆有疑義引襄五年公羊

傳往殆乎晉何注訓殆爲疑蓋本近王氏經義述聞之說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臣工取之拙者疑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增按爾雅釋詁嗰幾烖殆危也蠱諂貳疑也是殆自殆而疑自疑也闕疑闕殆夫子分別言之截然爲二安得謂殆猶疑也倉公傳拙者疑殆安知非危疑之謂而必爲疑疑之謂亦難斷其爲複語也竊謂徒思則危尙書大禹謨人心惟危人心者朋從之思因其憧憧之擾人心易私故曰危徒思恍惚私心自用亦猶是也殆之爲危卽斯可證此經殆字自當从爾雅訓危爲是集注可憑似不得橫生異說且按注疏不學而思二語此何氏自註非孔注也云孔注亦誤何注疲殆疏雖以疲勞倦殆順文釋之然殆仍爲殆亦難定其讀殆爲怠也爾雅釋言懈怠也與釋詁殆也疑也各別殆之非怠讀何氏不明乎此耶恐所云精神疲殆正緧一危字耳思而不學豈止於疑乎闕殆句包注亦曰殆危也

攻乎異端

集注引范氏曰攻專治也增按何氏集解注攻治也

又考工注攻治也范氏本此加專爲訓異端范氏謂如楊墨程子又以佛氏言之雖皆卽後指點推廣論之然楊墨佛氏究非夫子立論時所有按何注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疏云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言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爲害之深也又云善道皆以忠孝仁義爲本是有統也四術爲教是殊塗也皆以去邪歸正是同歸也異端之書則或粃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似古訓該暢亦不可廢

繪事後素

鄭注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孔注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疏引考工記云繪畫之事雜五采下云繪畫之事後素功是知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章也是古注不特誤解後素謂以素爲後並誤解禮後謂以素喻禮也夫子豈以繪爲先而以素爲後哉子夏豈以夫子以素喻禮曰後素亦曰禮後哉若此則夫子立論之旨不見并子夏會悟之神亦不見也集注不从此說而亦引考工者葢取考工之

文不从考工之訓謂繪畫之事其功後於素也卽以代夫子繪事後素四字也全謝山謂芟此一句便可釋然是猶泥考工之解而不知朱子之斷章取義矣朱子豈眞誤解考工哉且其言曰先以粉地爲質而謂素地素功朱子莫辨哉恐不得徑以朱子爲誤

奥竈

日知錄云奥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于奥卽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于朝廷之上不若逢迎于燕退之時也注以奥比君竈比權臣本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增按爾雅西南隅謂之奥

夾漈注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隱奥之處祭祀及尊者所居禮居不主奥以奥是尊者常居之處也宗廟之祭迎尸于奥凡祭亦然竈爲五祀之一蔡邕獨斷曰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門奥西東設主於竈陘也白虎通云尸以羊竈以雞門以犬井以豕中霤以豚鄭注謂祭五祀用特牲葢據大夫禮與士二祀門以犬行以豚庶士庶人立一祀則竈以雞也據此則竈自有其所所謂竈陘也奥則尊者之居凡祭皆迎尸於此不獨祀竈也安得以祀竈之迎尸于奥謂奥卽竈之神而以奥竈爲本

一神也如顧所云則宗廟之祭亦迎尸于奥矣而可謂之祀竈神耶卽以五祀論祀戶中霤亦設席在廟堂之奥將以奥爲竈之神抑又以奥爲戶神中霤神耶祀門行亦設席在廟門之奥將以奥爲竈之神抑又以奥爲門之神行之神耶此必不可通也禮器燔柴于奥家語奥作竈方氏奥讀如字謂祭竈于奥亦非謂奥卽竈也且禮器之奥應讀爨與儀禮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之祭合故謂老婦之祭其神則先炊也非奥亦非竈也考周祭五祀於宮故祭廟將不祭竈而祭爨或謂丙室竈位所謂老婦之祭盛于盆

尊于㼱者是此又誤以祭爨神爲祀竈也惟其混奧
竈爲一故爲將順於朝廷不若逢迎於燕寢之解似
更不合王孫賈語意孔注奧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葢以下文天字謂喻君也集注謂喻君與權臣故下
天字不从孔注喻君之說

王皮

集注皮革也增按周禮天官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
析皮革爲二分時而斂鄭注連毛爲皮去乚爲革是
皮革有別也春官六摯孤執皮帛注謂天子之孤以
虎皮取其文炳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可知古云

皮幣皮皆有毛者若皮爲無毛安能爲多儀之享乎
巾車鹿淺禊革飾注謂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治去
毛者飾之是皮自皮而革自革也函人爲甲以革韗
人爲鼓以革治革欲其荼白故柔革之工名之曰鞄
若革卽爲皮是以有毛之皮冒鼓爲甲天下豈有此
甲與鼓乎故八音謂鼓曰革兵甲之利曰兵革夫毛
之鞹从革革車革路皆革也卽以射論所謂畏皮侯
而棲鵠者亦以有毛乃曰皮鄭注皮侯以皮爲飾之
侯所謂虎熊豹是也若無毛之革所謂虎豹之鞹猶
犬羊之鞹又何從辨其爲虎爲熊爲豹乎葢惟其有

文乃以爲飾也王皮之射本是庶人張獸皮而射似
與貫革不同周禮所謂王皮謂田獵之射樂記所謂
貫革謂軍旅之射考工梓人張皮侯棲鵠謂大射也
張五采之侯賓射也謂五采畫正之侯張獸侯燕射
也謂白質畫熊之侯是賓射燕射皆無皮鄉射張采
侯亦無皮惟大射有皮大射之儀于五十干卽豻音
岸胡犬周禮射人士以三耦射豻侯豻侯者豻鵠豻
飾與皮侯棲鵠無異則士亦有大射也禮射不主皮
夫子時禮射亦主皮故嘆之司裘虎侯熊侯豹侯麋
侯皆設其鵠其鵠者虎侯之鵠亦虎皮熊侯之鵠亦

熊皮豹侯麋侯之鵠亦豹皮麋皮也大射侯參七十
參音糝雜也謂豹鵠而麋飾與豻鵠豻飾不同故曰
雜也此經馬注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
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正義曰古者射禮
張布爲侯而棲熊虎豹之皮於中而射之又云以虎
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䡴謂之鵠著於
侯中所謂皮侯據此則棲皮曰鵠非棲革爲的也所
謂又方制之者除虎熊豹麋之皮飾側之外又取其
皮之方者棲中以爲鵠也疏旣明言棲皮於中又云
此者明鵠亦用皮不用革也至樂記散軍而郊射左

射經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注貫穿也革甲鎧也可知軍之未散其射本主貫革革即甲鎧之謂亦非棲革之的也天下有軍伍之射不以穿札爲能而轉欲其不主于貫革乎所謂貫革之射息者猶歸馬放牛之謂示不復用兵也蓋散軍之後既行禮射則軍中貫革之射不復用也可知禮射無所爲革也即田獵之射疏亦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是亦明言張皮不云革也或謂張犀兕及牛之革以爲射者亦非當分禽之時即張皮而射豈必去毛治而爲革乎古人明言皮者自與革殊釋地謂天生有一等文弱之人力不逮遠不能射於百步外何必定主於獲穪案儀禮大射儀司馬命量人以貍步量侯道干侯則五十步參侯則七十步即大侯熊侯亦祗九十步是極遠者不過去堂九十步耳古無侯道至百步者何論百步之外又列陳用之日主皮之射或用之於澤宮或用之以嚮衆庶以爲融會二禮眞通儒也案用之詞衆庶見周禮若澤宮禮射也未聞貍首之歌亦用主皮之射或云射于澤但張皮即主皮之射其說亦不足據至射于射宮禮明言張皮侯矣斷無張皮之說而可云主皮之射用之于宮耶況禮射不主皮記亦有明文也蓋未知宮即西膠虞庠矣通儒固如是乎余弟辨皮之非革後見此條因並附數語于後

器小

何注邢疏並渾云言其器量小也史記謂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增竊謂孔子春秋首嚴亂賊豈以不簒爲器小哉因考溫公管仲論云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簒也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耶其論甚正但又云大人者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夫禮樂正天下禹跡所及使皆率職非王者而何不解溫公既斥其說何以隱同其解惟集注云不知聖賢大學之道當爲的解管仲知有功利而不知有誠正也致主王道迥非勉之至王之謂溫公意亦或謂使同尊王非必云率職於齊也然云正天下則霸而王矣惟自治治人語亦精

魯太師

薛氏平仲曰奏歌其樂者瞽矇也相瞽而奏歌者眡瞭也奏歌而教瞽矇者少師也而所以使瞽矇之有所攷正者則太師也太師之職專在和合樂聲故夫

子語太師樂非善知聲音何能識此哉据此集注云太師樂官名何不云樂官之長益與適齊章互有詳略耳

儀

釋地謂儀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至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喪失位去國也蓋以夫子第一次適衛是去魯司寇與喪爲失位合故云無疑然不足據也晉案文事振木鐸疏云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

教是也竊謂木鐸有施政教時用者如祔禮禘禮婚禮之類冶官教官刑官之屬皆謂文事也有專譬文教不謂施政者封人之言木鐸主師表萬世言之也似喪亦當爲將喪斯文之喪孔注亦云何患聖德之喪亡古注無以此與爲失位者蓋封人一見卽知夫子道終不行天意有在使振文教所以爲卓識也若謂夫子不久失位必將得位此區區勢位之說豈不陋甚且其言亦卒不驗也玩木鐸之文應謂有德無位天使刪定贊修傳道來世豈得以喪爲失位遽斷爲第一次適衛乎又考匡人桓魋陳蔡諸患難皆在

第一次適衛後封人對二三子而言何患於喪似指陳蔡諸難後言且云亂久矣安知非第五次陳蔡之後自衛反魯將歸正樂時乎其情蹤似尤較合也豈必第一次乎儀鄭云蓋衛邑云蓋疑辭是儀并難定爲衛邑也考衛本都河北朝歌東今衛輝府淇縣東北文公遷楚邱其故城在今滑縣東成公徙帝邱今開州呂氏曰今濮陽是也郡縣志隋置楚邱縣屬滑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通典滑州衛南縣文選楚邱卽此城五代屬澶州今爲開德府楚邱有堂邑堂今博州博濮二州連境据此衛徙濮陽仍連楚邱

論衛之故都卽今衛縣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然自懿公爲狄所滅戴公野處漕邑文徙楚邱成又徙帝邱魯僖二年齊桓公城楚邱封衛所謂存三亡國衛雖未亡斯時之衛式微已甚其不能撫有五百里外之儀邑已可斷矣且考衛一字地名見於經者鄄共淸牧垂越蒲莘鹹匡圉鄟戚鍼柯沙瓦孟牽鐵犂巢鄧泠之類無言儀者卽適衛所經如沬薦干言之類亦不言儀且其地皆近在國郊寰宇記大薦溝在曹州冤句縣北七十里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千城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孔氏

曰干沛在外則言禰蓋近在國外又詩思須與漕水
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西征記白馬城故衞之漕邑
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衞南縣西南二十四里衞
南今開德府本楚邱地則須與漕亦在滑濮間皆近
楚邱并不出數十里之外詳此謂儀在開封蘭陽距
國五百餘里殊不足信大明一統志開封府蘭陽縣
儀城封人見夫子處蓋本路史國名紀儀封人儀之
封人也注衞地今開封府蘭陽縣儀城或曰封人儀
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則爲地爲姓本
青尙未能決而可據爲衞地之在蘭陽乎惟詩爰有

寒泉在浚之下輿地廣記開封縣有浚溝祥符縣北
有浚水故謂浚儀有寒泉是衞之浚在開封後世有
浚儀之名然衞祇名浚不兼儀名也且通典寒泉在
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
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李氏曰一
云浚水出浚儀東經即地入濟王伯厚云按毛氏傳
浚衞邑干旄云在浚之都下邑曰都當以在濮陽者
爲正濮陽今屬開德府据此是浚亦在濮陽不在開
封也衞至出公十二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其後貶號
曰君止有濮陽之地則出公以前衞所有之地亦則

過近於濮陽者耳而謂遠有五百里外之儀邑其可
信乎正義釋鄭注曰云儀蓋衞邑者以左傳衞侯入
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衞邑據此是謂儀卽夷
儀案僖元年邢遷夷儀公羊作陳儀杜注夷儀邢地
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有夷儀城又救邢之師次
聶北杜注邢地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北有聶城
齊之西界近邢地也則夷儀之爲邢地亦距東昌不
遠當爲夫子自衞反魯之所經意封人之見子或微
露歸歟之意如在陳狂簡之歎此木鐸之言所由來
也封人之意專主吐辭爲經所謂聖爲天口也馬端

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
素王則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豈非言而爲
教者歟此可證矣

璉

殷之瑚鄭注誤夏夏之璉包注誤殷此不待言矣增
案璉說文作槤徐鉉等曰今俗作璉非是里典切

乘桴

集注桴筏也馬融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
疏云桴竹木所編小栰也欲乘桴栰浮渡于海又曰
爾雅云舫泭也郭璞云水中簰筏孫炎云舫水中爲

泭筏也方舫泭桴音義同也又爾雅夾漈注漢廣云不可方思論語乘桴浮於海舫即方泭即桴也方言云泭謂之箄箄謂之筏秦晉之通語也泭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又爾雅方舟特舟庶人乘泭鄭注方併兩船泭與桴同即木筏也漢書地里志注師古曰論稱乘桴浮於海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詳此古並以栰爲大以桴爲小而又以桴筏通語蓋合言之則桴筏爲一析言之則筏大桴小也謂案桴說文水部作泭云編木以渡也从水付聲芳無切不言大小木部桴云棟名从木孚

聲附柔切葢泭古通作桴而桴本義自爲棟名棟曰桴應爲木之巨者疑浮海之桴亦當爲大者也夫子生長昌平慣於乘車非若南人習於乘船可比雖爲假設之言其敢以渺渺小桴渡泱泱大海乎東坡魚蠻子詩江淮水爲田舟楫爲室居連排入江住竹屋三尺廬於焉長子孫戚施且侏儒詩注江南多以竹木爲排浮水中排上以葦竹夾爲屋戚施者能俯不能仰之人侏儒短人葢謂排之小者居之能俯不能仰如短人也曾謂夫子魯人設言乘桴下如江南魚蠻子之所居乎竊謂以桴爲小者並非也爾雅舫泭爲一孫炎云舫水中泭筏鄭注舫即方泭即桴是桴亦大筏矣又鄭注方舟爲併兩船泭即木筏云此亦書生牽於禮制之過不然士特舟過廣渡則不敢往諸侯維舟過尋尺之水則不復行有此理乎觀此則庶人乘泭大夫方舟亦非可拘安在泭必小者也橋涉之方爲併兩船泭即爲舫其制可想考越絕書云句踐父允常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爲桴此可証桴之大矣當夫子時所謂桴者大率類此夫豈小哉或謂夫子言乘桴以庶人自處亦近傅會

狂簡

集注云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葢以志大爲狂畧於事爲簡析狂簡爲二案孔安國注簡大也狂簡謂進取於大道邢疏狂者進取也簡大也小子進取大道考爾雅簡釗昄晊大也夾漈注引詩降福簡簡按詩傳簡簡大也說文簡牒也惟據簡牒爲訓不言大者舉其實而畧其虛也簡从竹破竹爲之在竹曰牒猶之在木曰牘杜預云小事簡大事策按劉熙釋名云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也故朱注中庸方策云策簡也本康成注是即以策爲簡簡以策言亦自有積小

而大意竊意簡字本義祇爲簡牒後人據編簡爲策
可書大事言故訓大據古人單執一札謂之簡凡字
一行可盡爲簡故又以不煩爲簡此經簡古注訓大
即指大道似非畧於事之謂蓋此專即狂言觀孟子
萬章引孔子此文爲問惟曰何思魯之狂士可證是
萬章知子言狂簡專主狂言故惟曰狂士又問何如
斯可謂狂又問何以謂之狂皆不兼言簡若析狂簡
爲二一謂志大一謂畧於事覩不得中行章與孟子
所引之文皆以狂狷連文又不云狂簡矣孟子謂不
屑不潔是環也則猥亦非簡考從陳蔡者紀德行諸

賢則此在陳所思之小子自當在顏淵等十人之外
以孟子參之當即指琴張曾晳牧皮一輩人牧皮或
云力牧之後在孔門事雖不可考觀點之言志與牢
識故藝之言必皆能進取於大道者故孔子謂之狂
集注謂恐其過中最確孔子本以不得中行而思其
次也謂恐其或陷於異端似狂者當猶不至此

可使南面

集注謂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
人君之度也蓋本包氏此注任諸侯治之說增按周
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
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
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
上子謂可使南面蓋即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在路
門之左南面西上者言之謂其可使立於朝也草茅
之士雖不敢驟以公孤卿大夫期之而以仲弓之寬
洪簡重當亦可厠於故士虎士太僕太右太僕從者
之班矣故云可使猶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之論也
且周禮王言南鄉別於卿以下之有南面立者此言
南面斷非指尊者言尤可顯證若如包說是夫子欲
使之爲諸侯如朱子渾言人君是夫子直使之爲天

子豈理也哉家語謂有土之君子亦當指可有采地
而言竊意夫子必以此南面爲言者正以司士詔於
論定之始所謂司馬論辨官材也王制升于司徒曰
選士升諸司馬曰進士庶人仕進惟此兩途蓋三年
賓興出爲鄉遂之吏此其常也其有不安小成者則
由司徒升于學其有不征于司徒而可爲造士進士
者則由司馬論定其賢以告于王然後官之然則庶
人仕進之始莫如升諸司馬矣且虎士虎賁侍衛之
士大右謂司右大僕從者小臣祭僕之屬皆從王者
所謂任官然後爵之以德詔爵者也其南面王出則

面向王王人則目送王也又朝儀士旁三揖王還揖
門左揖門右以其位在路門左右皆南面而在於後
王出不便先揖故王還而後揖之也揖謂王揖其臣
下也則其位亦不爲不榮矣子豈能論庶人仕進之
始舍其旁三揖而更槩以特揖旅揖爲辭哉故不言
北面東面西面而言南面則南面必指此南面爲說
似尤可據又司士掌國中之士亦謂升于司馬之士
掌擯士亦謂初見于王之士若謂虎士等爲賤呂氏
祖謙曰周公戒成王以虎賁與任人牧人準人並言
葢侍衛僕御必得正人漸移默化故慎虎賁綴衣之

選乃養成君德詳密處觀此則愈知雍之可使正以
其堪爲左右之正人其寛宏可默化其君也虎士王
出守王閑王入守王宮有故守王門司右掌羣右之
政令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皆非簡重
者不可祭僕掌賑祭祀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謂
勞其敬者而誅其不敬則尤以敬爲主故雍承夫子
可也簡之言而即以居敬爲說歟葢雍知南面之職
在王左右宜簡宜敬而又疑子之許已或祇許其簡
故先舉太簡之伯子爲問及聞子可其簡因申言敬
簡之辨未可徒簡其意亦猶不敢以太僕司右虎士

自居而陰欲附於太僕之屬小臣祭僕而已亦聞譽
而以卑自居猶亦之願爲小相也夫子特據其簡從
敬出之論而然其言所以進雍於敬亦存此問答使
天下後世知凡爲僕御之臣膺南面之職者宜簡尤
宜敬也

九百

集注云不言其量不可考案孔安國注九百九百斗
後人或謂九百石石本五權之名春秋以前計粟以
量不以權也近人據歷代量器大小之殊謂孔子爲
小司寇宰可用上士上士信中士當得田四百畝又

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所獲
準之每百畝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加圭田五
十畝得百斛爲九百斛謂九百九百斛又引江氏說
古者田百畝當今田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釐
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當收穀二石四斗
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析半爲米二十八
石二斗人一歲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加糞多力
勤可多食一人正與古合謂如江說百畝且得米二
百八十二斗周時九百斗較元時斗僅得一百八十
九斗是所得反不如農夫自收之數原思何又以爲

多而辭之故遂定爲九百斛其說亦巧增枝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杜預云四豆曰區區十六升四區爲釜故釜六斗四升包四十六斗曰庾馬曰十六斛曰秉正義曰按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注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十六斗曰籔今文籔爲逾以是知籔逾庾其數同也據此古之斗斛自有定制後之較大於前乃權量不謹而然不得據夢溪筆談諸書反謂古斗爲小其謂之小者特以歷代不遵舊制愈改愈大非古斗眞小也若謂周之九百斗較元斗

僅得一百八十九斗是周之一斗僅二升有奇恐不若是之少如江氏說雖古百畝祗當今田二十三畝半而計其所入可食九人亦與古合可知古量器雖小於今而斗自爲斗斛自爲斛必非斗不足其爲斗斛不足其爲斛矣安得謂所得九百斗反不如農夫自收之數也至謂孔子爲小司寇下大夫其宰可用上士爲之考周禮秋官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則小司寇中大夫非下大夫若司寇之屬上士則鄉士也鄉士八人即用士師之同官爲之士師下大夫四人刑官曰士其長曰師若宰用上士是夫子畀思以鄉士之職爲下大夫之同官矣恐必不然且魯之官制司寇之屬當減於周未必夫子之家即用上士也竊疑思以庶人在官當從下士之列又卿以下圭田當指大夫言若士則無田故孟子曰惟士無言又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爲能葢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明士之無田者多若必有圭田士不得爲無田矣此又安得謂宰得四百畝之外且有圭田五十畝也考孟子集注班爵祿章載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田三千二百畝大夫田八百畝上士田四百畝中士田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

畝魯在春秋不定爲大國當以次國計之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二千四百畝以大國推之卿田三千二百畝大夫田八百畝是每八得二次國大夫當田六百畝大國大夫田八百畝上士田四百畝是僅得其半次國上士當田三百畝大國上士田四百畝中士田二百畝亦得其半次國中士當田一百五十畝大國中士田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亦得其半次國下士當田七十五畝思爲家宰未必定如國制或祗以圭田之數準之較餘夫百倍其數爲五十畝即以今百畝收穀二百斛計之五

十畝當得百斛十斗曰斛百斛爲一千斗周制鄙鄙
用助爲九一國中鄉遂用貢爲什一子蓋準國中什
一之制用貢法什除其一爲公田之賦故一千斗去
其百斗是爲九百斗孔注去古未遠當必有據若謂
九百斛卽粟爲稌米恐難如是之多若以秔米言魯
地稻畦甚少獲粟維艱觀宰予食稻與衣錦並言則
稻之爲貴可知食稻殊非常事安得一宰遂得九百
斛乎案五秉合爲八十斛此九百斗爲九十斛記者
合記見不當與者八十斛可以不與當與者九十斛
亦可不辭正以量數之相近而類記之也且與五秉

子已曰不繼富原思雖貧子豈遽有九百斛與之哉

汶上

孔注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
出泰山萊蕪西南入齊在齊南魯北故曰欲北如齊
集注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蓋本此竊疑閔子魯
人何爲欲逃汶上且言必在意汶上當爲幽境案樂
毅報燕王書云薊邱之植植於汶篁竹田曰篁樂毅
時猶有汶篁之名則汶上竹田必自昔有之閔欲逃
此得毋亦以汶上多竹幽僻可遁耶又水經注云汶
水出縣西南流又言入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
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枕葦綿蒙崖壁相
望或傾岑阻徑或廻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
高隆深兼惴慄之懼危溪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
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
二口容人守入穴丈餘萬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
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尠
有能至者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
平邱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殖稷黍
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邱所棲愚公谷也
何其深沉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據此則知閔

子之言必在蓋深知汶上之人跡罕至林谷可棲矣

伯牛有疾

集注先儒以爲癩也案包注伯牛有惡疾正義曰惡
疾疾之惡者也淮南子云伯牛癩則先儒指淮南子
矣

澹臺滅明

包注武城魯下邑集注本此余過直隸故城相傳爲
滅明故里過山東武城相傳爲子游宰處曾參故里
故城距武城一百六十五里古今沿革不同意滅明
當爲武城邊村之人距武城甚遠故子游曰有澹臺

滅明者是聞而知之之辭行不由徑非公不至亦當
處於郊野有此二事乃覺可傳

井有仁焉

集注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竊考古注
仁正作仁不泛作人孔注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
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正
義曰設有仁人來告曰井中有仁人焉言仁人墮井
也皇侃義疏云仁人能好人能惡人雖其惻隱濟物
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据此古義皆主仁爲訓非
人仁相通無別也亦非人訛作仁

予所否者

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
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
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李充曰明聖人與天地同其
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据此古訓否音備
鄙反作否泰之否其說亦正其義似迂按正義曰否
不也讀方九反於義爲長故集注從之

老彭

老彭有誤析爲二人者音義引鄭云老老聃彭彭祖
又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其說固舊矣然考包
注老彭殷賢大夫正義曰云殷賢大夫者老彭卽莊
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
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
甫壽七百年則老彭之爲彭祖已可無疑且大戴禮
虞戴德篇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某則不能昔
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
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此尤老彭原祇
一人之確証故集注云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此
考定最精者也近人不知老彭祇爲一人惑於鄭解
又曲爲之說云老彭二人爲商周之史官而老在彭

前者孔子於老子有親炙之義且以尊周史也世本
以爲一人傳聞之誕耳太史主傳述舊聞此言當爲
修春秋而發故孟子云竊取卽竊比之義班固幽通
賦若允彭而偕老兮顏注謂彭祖老聃同鄭義也此
則謬衍鄭說而加以支離不免傳會尤甚矣雖輔嗣
亦析爲二皆不足據竊意老彭本爲一人何以忽歧
爲二或亦由世本之說啓之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
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夫正義所載崔
李之說皆云堯臣仕殷壽七百年獨世本所云較多
百歲遂爲歷殷至周故正義引曰籛音翦一云卽老

子也是又誤以老彭卽老子爲一人矣所以致此者當由在周爲柱下史一語是以紛紛訛錯世本專指老彭一人並非傳聞之誕特云周史似不足信耳蓋老彭自爲商大夫也誤析爲二則老子應在彭後於本經老彭之文序次難通不得不横生臆說謂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又以竊比竊取相同謂此言當爲修春秋而發似皆可笑至幽通賦自指彭祖老聃不得据此證經謂老彭爲二也凡解經無好奇之心乃確

執鞭

集注渾言賤者之事又曰身爲賤役蓋本鄭注賤職而訛爲役也正義曰賤職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增按條狼卽滌狼主除道之官王出入則八人夾道謂夾道而馳在王前也竊謂王公出入條狼趨辟行人雖執鞭揚威大聲警衆安見行路者遂懼而有貨賄之餽筐篚之將且不獻於出入之王公而獻於前行夾道之條狼氏如後世劉寵之有錢可選耶何以爲此而可富也卽以祿論條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僅足代耕而已非有萬鍾之養亦安見其求富而必爲此也案地官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

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胥執鞭度守門注云市入市者入也胥守門所以察詐僞執鞭以威衆執度以正度也又胥執鞭度而巡其前襲其不正者注襲掩其不備使無得亂市法也子言求富而及執鞭似宜指此以其治商賈之官耳胥與下士同祿故亦得稱士昔晉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而曰雖有澤車華服不敢與士君子齒又周制世子命夫婦皆不得過市過市有罰可知古人遠利凡商賈之行與入市之官皆人所羞爲也胥之所掌無非貨賄泉布糴糶交易之事豈不甚賤故夫子以雖言之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曰爲作也斯此也謂此齊也言我不意度作韶樂乃至於此乎也音義云爲本作作嬀音居危反非案謂韶韶舞見於論語子無稱韶樂爲嬀樂者恐亦近傅會

五十以學易

集注云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於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又云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葢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增按何証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正義曰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爲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咎矣据此孔子言此之年前四十七確有此證邢疏此言當非無本是五十字本不誤也集注所云似未免過泥孔子晚而好易之說不知古人於學言晚正謂四十五十觀後生章可據豈必待年

已七十而始學易哉後生章集注引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又云至於老而無聞則亦以五十爲老也且禮云六十不親學若如集注所言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是年幾七十始有假年學易之思則猶未學易也將學易必踰七十以外恐於禮亦不合矣故集注於加假相近卒字相似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數言皆云盡也是本爲疑而難定之辭而又遽云五十字誤無疑也徑作斷語未敢盡信竊章人之有聞無聞以五十爲斷故後生章言無聞至五十止人之稱老自五十始葢五十學易即晚學也云五

十者正即年之漸老言之耳考王制內則云五十始衰五十養於鄉五十杖於家五十異粻五十不從力政五十而爵又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喪大記云五十不成喪雜記云五十者從反哭五十不致毀非皆以人生五十已爲始衰之年乎然則此云五十學易當不謬矣豈必踰七十而乃爲晚學也雖耄而好學進且益精而禮準人情斯爲通例矣況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葢晚而好易云葢亦疑辭云好易當在學易之後必泥乎此將謂孔子七十以前毫不知易可乎又詳葉公章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案老之

將至亦當爲五十之時可與此章互証又生知章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案集注敏速也謂汲汲也若必待七十學易於敏求汲汲之義亦相左矣竊謂五十字不誤無疑也反覆參考覺疏謂孔子四十七時並信至劉忠定公所見之他論五十作卒又安知非五十於卒字相似而誤合耶集注又云言此教人不可以易而學也葢惟王此義故從卒解然使人悉從慎重有待之心不敢早年學易將壽踰七十者得窺精蘊未至七十者終身莫睹韋編有是例哉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安知非論年也

不網不射宿

孔注綱者羅屬著綱跪云羅細網也謂以繩為大綱用網以屬著此網施之水中橫絕流以取魚舉綱則提其網也故集注云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孔注弋繳射也疏云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故集注云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按周禮天官有獻人掌以時獻為梁凡祭祀賓客共其魚之鱻薨注為梁于梁中取魚也即詩敝笱在梁也此即不綱之證夏官有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歐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

高則以并夾取之注矢在侯高人手不能及故以并夾取焉并夾鍼箭之具若使射宿則昏暗之中烏睹矢之所在而以并夾取哉此即不射宿之證蓋鬼神之祭祀人君之膳羞賓客之燕享不得不設官以備物由斯以推然則夫子之為養與祭安得並釣弋而無之也其不綱不射宿也固見仁人之本心其亦夫子學周禮而從之之一端歟周禮又有羅氏掌以網羅取烏夫子宿且不射更何忍羅則不綱二字並可包下句而言益見夫子神明於禮而曲盡其仁矣又皇侃義疏曰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

互鄉

鄭注互鄉鄉名也案周禮鼈人掌取互物注云凡有甲之物為互言其殼相交互也則互即蠃蠯之類屬即蚌蠃蜆蝓即蝸牛也後人曰蝸廬曰蝸居焦先曰瓜牛廬皆草廬湫隘意者互鄉窮僻居多陋室如蝸廬交互其間因以互名歟故時人藐視其地遂以為其人習於不善也觀疏載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此亦可備一解

吳孟子

釋地引陳大士文謂孟子昭公所自為稱也冠吳於孟子上則非昭公所自為稱也加以死但曰孟子卒則吳之一字當日不出自昭公口決矣增按邢疏云春秋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此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

春秋無此文據此春秋書孟子卒本舊史之文孟子之稱亦魯人諱國惡之常言非必昭公自稱也正不獨吳之一字不出昭公口矣必謂孟子昭公自稱冠吳爲魯人所刺是視諱國惡之魯人爲微文譏刺之魯人惡魯之人無此民情蓋同姓不昏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有違禮之事國之人諱不稱姬以其至自吳亦難掩其爲吳因謂之吳孟子於此見魯人忠厚之遺所以爲秉禮之國也且疏云魯人常言稱孟子舊史書孟子卒仲尼不改所以順時世是時世亦第稱孟子也雖當時之言有稱吳者而稱孟

子者亦常也魯人意在稱子爲諱不在冠吳爲譏間繫以吳不得已也大士文云云直時文家言耳誣魯輿情亦關風教此不可不辨又續多引時文解經亦可笑事

禱爾於上下神祇

集注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義疏欒肇曰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然則禱爾於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詳此是子路欲假禮祈福不主謝過爲名案說文言部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竊疑禱自爲禱祈當與祭別禮天子得祭天地蓋南郊北郊其典至重故惟天子得行之禱之禮殺不過祈佑而已意者嚴於祭而可通於禱歟觀夫子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豈專即天子言之哉蓋統一切而言然則凡人於天皆可言禱即夫子自言已可顯證欒肇之說似亦不足據也

三以天下讓

集注三讓謂固遜也案王注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

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也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正義引康成注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沒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竊疑太王沒而不返季歷爲喪主即所謂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也不解鄭注何判此爲二似不若刪此二語徑以採藥爲一讓不奔喪二讓斷髮三讓

且自有此說宜或疑泰伯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雖朱子辨以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憎愛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終似其說未可爲訓況論衡云太王覺泰伯還王季再讓泰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人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雖王充之書亦多憑虛論撰未足深據刑餘之說亦近於誣而既有此言則泰伯當日之還與不還俱莫能定也安得以

爲父死不赴哉若如論衡所云似太伯之讓季歷之受其義較安蓋泰伯還王季再讓七字有關倫常不淺也否則若如鄭說雖本道濟天下之心而迹則勢位爲重倫常爲輕矣路史又云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夫與王季與文王謂泰伯讓猶可至文與武王謂泰伯啓之其說亦迂集注又云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考古注皆主讓王季言無讓商之說云天下者蓋據後日言之也初無別義竊意古人諄戒之意多以三言如周公之三吐三

握管仲之三薰三沐非必吐止於三握止於三薰沐止於三也不過極形意之諄誠耳所謂三讓意蓋猶此必如其數以實之則鑿矣然則此三字即如南容之三復文子之三思讀去聲當無不可

不至於穀

孔注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人勤學三歲必至於善若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增按詩云詒穀式穀書云旣富方穀之類穀多訓善孔注之說亦見古義如此並至字不必

疑作志矣不易得也胡作言必無也解亦無不可近人因集注之說謂三年不求祿夫人能之何以不易得遂以此經三年謂至三年大比立論恐亦近傅會

溝洫

義門讀書記溝洫二字即班固溝洫志所本乃治天下治小水非指行井田也以濬畎澮距川釋之爲得天下小水無不之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與上卑宮室相對尤密蓋猶劄記之說也劄記云盡力溝洫須知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禹決川距海使大水有所歸乃復濬畎澮距

川則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今說者俱謂是爲民謀食田功當自有后稷專司禹雖則壤成賦暨稷奏庶艱食然此章比類不是如此案此謂溝洫乃治小水小水治民乃可宅不指井田爲民謀食也釋地云溝洫田間水道也止可當史記河渠書渠字不可以當河字班固取以名其志誤矣禹當日止二句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大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如是而已蓋方其治水輒隨手治民間之田治水所以救溺也治田所以救

饑也案此謂溝洫治水卽治田也增案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書云濬畎澮正卽廣尺深尺以迄二尋二仞舉首尾而言蓋云畎澮而溝洫包其中矣是溝洫本在濬畎澮中也然九夫爲井井間廣深四尺謂之溝不得謂溝洫非指井田矣竊考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

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據此溝洫自爲井田之制禹之盡力乃治田間之水集注所謂正疆界而備旱潦者得之似不得泥云治天下之小水亦不必謂治水卽隨手治田也又考工梢溝倍廣罹折參五之法是田間治水至於灌溉似亦與所以救溺者不同至治田救饑雖與溝洫相通當自爲兩事所謂田功

自有專司也然必謂溝洫與上卑宮室相對則又以溝洫爲專在奠萬姓之居恐亦不確卽云尺土寸壤無不可治亦爲小水治後之事當其盡力仍在溝洫而不在民居況溝洫亦非專爲民居設也泥於與卑宮室相對抑知此章鬼神飲食豈必拘於此類哉

鳳鳥不至

鳳鳥孔注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案此渾言聖人不言伏羲舜文也集注舉其人以實之蓋卽經典之可據者言之近人有考異云按王嘉拾遺記孔子相魯之時有

鳳鳥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故曰鳳不至邢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矣𣳚按鳳鳥舜文相去之時僅能再見而河圖尤祇羲時一出者也夫子此嘆正卽瑞之不輕有者言之君如拾遺及讖所云是夫子之時河已出圖未幾而欲其復出定公之時鳳已一至及哀公之末又嘆其不復來也是以千古不易一見之瑞而欲數見於上下十年之間未幾而不能再見卽感慨繫之豈不以聖王之瑞爲可貪乎此必無之事矣考異於史遷謂堂人爲項橐云不本正典不足信其見甚卓而此乃信拾遺記及讖說也此不可解

縕袍

孔注縕枲著正義曰王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今云枲著者雜用枲麻以著袍也集注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本此近人撰從錄據說文縕紼也紼亂絲也云然則縕袍以亂絲爲之者歟蓋亦未定之辭增案爾雅袍襺也夾漈注引玉藻謂可通名皆謂綴綿絮於衣也纊新綿縕舊絮說文袍襺也引論語曰衣弊縕袍襺袍衣也从衣鹵聲以絮曰襺以縕曰袍春秋傳曰盛夏重襺据此袍襺亦可通名特以縕與纊有異耳袍本爲有著之衣是袍以縕得名也玉藻纊爲繭縕爲袍說文以絮曰襺以縕曰袍說文纊絮也絮敝緜也是纊卽絮也故玉藻云纊爲繭說文曰以絮曰襺纊絮一也但纊與縕之別夾漈謂新緜爲纊舊絮爲縕康成謂新緜爲纊新緜及舊絮爲縕是縕亦不僅舊絮半新棉半舊絮者也說文又以絮爲敝緜葢緜之敝者爲絮而絮又有新舊之別歟𥿄意纊不僅新舊之別古所謂絮非木棉也大都𢷎繭纊爲之所謂敝緜也卽纊也繭纊不足又有以緤枲爲之者卽縕也法言所謂紵絮也說文紵緤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又說文縿枲之十絜也絜麻一耑也絮絜縕也絡絮也一曰麻未漚也是麻亦多从系者故說文於紼不云系也而云亂系蓋絲與麻之亂者爲之緜之中有麻也於縕言紼不言亂絲者縕自爲亂麻之名也縕袍仍以孔注枲著爲確玉藻四語同爲有著無著禪夾之分其亦綠麻布帛之別歟蒯通傳束縕請火亦亂麻爲縕之一証逍氏曰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褄中者

短右袂

孔注短右袂便作事正義曰褻裘長短右袂者此褻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便作事也集注本此然考衣袂二尺二寸古有定制褻裘雖私家所著左袂長而右袂短此成何制詎無衣不中度之嫌乎故近有謂右袂亦長以手攝之而短者有謂右當爲又說文又手也爲兩手之統詞皆不免於曲說增案此句下爲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程子以爲錯簡竊意短右袂三字當與長一身有半相屬蓋寢衣之制長一身有半而右袂獨短耳以其爲寢衣本似衣非衣不同於所著之衣也故其制乃可如此非然者無論何衣有可右袂獨短者哉如此則短右袂與長一身有半旣得以類相從而褻裘長與狐貉之厚以居亦得以類相從矣此雖臆說然案說文衣之屬褻云私服从衣執聲引詩曰是褻袢也私列切系之屬紲引論語曰紲衣長短右袂从衣舌聲私列切則亦可知此句古非與褻裘連文矣

袗絺綌

案曲禮袗絺綌注云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疏云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玉藻振絺綌表裘注云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疏云形解袗絺綌不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夫曰內露見形露見則絺綌內不必皆著裏衣又鄘風蒙彼縐絺鄭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蓋外有展衣蒙於縐絺是卽以縐絺爲裏衣矣惟緇衣羔裘疏云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朝服此蓋朝祭之服則然若聘禮授宰玉裼降立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夫於冬言襯身有禪衫於夏直言絺綌而謂絺綌之上有中衣非若朝祭之服先着中衣上加葛矣則亦卽以絺綌爲裏衣也可知蓋絺綌之內朝祭則著裏衣餘卽以絺綌爲裏衣而絺綌之上莫不有裼衣且有上服也集注謂先著裏衣猶可謂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似與古制不合故孔安國注曰夏則單服必表而

出之加上衣䟽云暑同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故也夫曰夏則單服暑同單服皆卽絺綌之不著裏衣者言之故謂之單正惟絺綌之單易於見體故必加尚表衣乃出當非表絺綌出於外也袗注䟽皆訓爲單增案說文云袗元服也葢以絺綌染爲元服取其色闇不露肉形故謂之袗觀孟子被袗衣注云袗畫衣也是知袗以采名不僅訓爲單此節紺緅紅紫並下緇衣素衣黃衣皆主色言不應此節獨異考元色三染黑汁在緅緇之間五入爲緅更以此緅入黑汁則爲元元爲齊服孔氏謂紺者齊服盛

色試以紺爲元也然則袗爲元服似衣齊服故上加表衣而出之有必然者歟

饐

饐集注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增按說文饐飯傷熱也饐飯傷濕也餲飯餲也从食曷聲引論語食饐而餲據此饐第謂傷濕若兼傷熱言則似不知別有所謂饐矣又魚敗曰餒謂餧也與餒同義知餒舊作餧

食不厭精

集注精鑿也增按說文米一斛舂爲九斗曰鑿一斛舂爲八斗曰榖二十斗舂爲六斗曰粲精擇也推此則鑿較糲爲精榖較鑿爲精粲又較榖爲精精尤擇其舂之最熟者似非僅鑿也案說文卽厭也互文見義厭卽飽也孫氏孟子不奪不饜䟽曰云厭者說文云饜飽也字从厭从食也飽則厭食也是厭卽饜亦訓飽也故趙注亦云饜飽孫氏䟽云厭者與飽則厭食皆只作厭不作饜說文飽厭也亦惟作厭是古饜通作厭卽饜也又孫氏引說文云饜飽也今說文無饜字故亦無饜飽也之文豈孫氏所見本有之而今脫歟抑卽飽厭也之文而互用之歟然則曰字从厭从食也者孫氏本說文饜飽也饜字从厭从食而證

諸說文飽厭也惟作厭且今本未見饜字是古饜通作厭也參之爾雅懕懕媞媞安也夾漈注謂小戎良人厭厭懕卽厭也是古懕亦通作厭也此厭卽饜飽無可疑也然則不厭卽不饜也葢夫子於食精膾細不因其精細而食其饜飽也至食饐等不可食者亦不食此所以爲時中也若如集注謂子以是爲善似未免陷夫子於饕餮矣

廄焚

鄭注謂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廄焚謂孔子家廄被火也增按說文廄馬舍也从广𣪘聲引周禮曰

馬有二百十四匹爲廄廄有僕夫居又切考今周禮
校人注二百十六匹爲廄以三乘爲阜計之十二匹
爲阜趣馬一人主之三阜爲繫是三十六匹爲繫馭
夫一人主之六繫爲廄三六一百八十六六三十六
應以二百十六匹爲廄僕夫一人主之許氏所謂廄
有僕夫是也其言十四者其誤也考天子十二閑邦
國六閑家四閑注云每廄爲一閑以家而論四閑當
有馬八百六十四匹即以諸侯之大夫百乘之家論
亦祇應有馬四百匹安得有四閑之多此云家四閑
者即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者也夫子非王朝之

公卿雖爲司空爲司寇其時魯之執政自有三桓且
攝相三月其位不終夫子亦非侯國中百乘之家無
論其不得有四閑即僅以廄論恐孔子之家亦未必
遂有馬二百十六匹而可名爲廄也且周禮牧馬焚
萊田者猶必受命于山澤之虞而牧師贊之以其有
火禁也故司爟所掌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觀
宰我問三年之喪猶云鑽燧改火則知魯之火禁應
與此同若果子之家廄被火子方在朝以國禁爲論
子宜有罰安得遽退且大僕之職建路鼓于大寢門
之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遽令謂急而欲奏之令有

報火者當擊鼓以開聞鼓聲當速御僕迎受于御庶
子速御庶子迎問于鼓者而自聞于王此王朝之禮
魯應略同使子有復逆未必不在內朝考君視治朝
僕指羣臣其時甚暫惟退適路寢聽政大夫入告其
議皆在內朝若孔子之家適以廄火告亦當擊鼓以
聞內聞鼓亦當遣人迎受迎問而後聞于君夫子安
得稍退即以朝爲日日常朝之治朝當子方朝之時
其家以廄焚報火亦豈能不循擊鼓之恐而忽遽於
天顏咫尺公卿肅立之時而漫達於子子即因之退
朝乎如不告於君子豈能退如告於君則家之不謹

於火亦國之所禁子能不待君命而遂退乎如待君
命則君之或遣速退或不遣速退皆未可知廄火雖
烈子又烏能不俟朝畢而徑退也若謂退朝之時適
廄焚之時與此經先書廄焚不合書廄焚子退朝者
明子之方朝因聞廄焚而退也竊謂廄當爲魯之廄
故得以馬蕃稱廄蓋其地去朝不遠一時火災忽迫
君或以其幼嘗爲司樴之吏因於聞火將退之時使
子往視廄災子故因君退而亦退歟不然退朝者必
非夫子一人廄亦非其所掌朝爲羣臣不問而子獨
問也觀此節首記廄焚次記君賜食次記侍食於君

文記疾君視之末記君命召則此爲疾趨君命又可
推矣君子之家廐被焚子退朝而自問之何關事君
之禮而類記於文食一節之前耶書說以傷人乎不
爲句問馬爲可不作平聲與否同疑辭謂先問人而
後問馬也亦通案傷人之問問僕夫也若廐至有馬
二百餘匹之多人固爲貴馬亦豈宜全不問者故此
爲句讀較貴人賤畜之訓似尤入理

三嗅

何注邢疏以嗅爲鼻歆其氣其說似最可笑集注引
晁說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又引劉說嗅當作臭古

闃反張兩翅也增按以嗅爲戞謂雉鳴猶昌黎筆解
云嗅當作鳴鵙之鵙雉之聲也然作戞作鵙皆嫌改
字以嗅爲臭古或可通且於義較合邢氏爾雅疏鳥
曰臭謂鳥之張兩翅臭臭然搖動者名臭劉聘君謂
張兩翅本此又考失滌注亦云張翅振翼古闃反是
臭爲振翼亦非鳴也竊意此節引夫子時哉之歎爲
鄉黨終篇記者特記色斯舉矣一節於前以形容靈
機相感之妙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即所謂色斯舉也
不必遠徵爾雅石經即此可証若如疏說不與本文
色斯舉矣句義先歧乎邢疏論語與爾雅異義者益

順注爲說耳

皆不及門也

集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
不在門故孔子思之㬪案春秋哀三年五月桓僖災
在傳載孔子在陳聞火季孫有疾亦在是年秋時桓
子妻南孺子娠而未生故其遺命謂男則告立女則
肥可蓋猶未定於立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
南氏生男正常告後南氏之男或殺之矣公乃討殺
者無康子召冉求事冉有爲宰見於清之役在哀十
一年史記謂桓子卒康子召冉求豈康子立而即召

之歟又謂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則孔子
自陳遷蔡在哀四年也陳蔡之厄當即在此故曰閒
也又謂絕糧召子路有匪兕匪虎吾道非耶之語及
子貢曰夫子盍少貶焉顏回曰不容何病據此從夫
子於陳蔡者惟子路子貢顏淵而已未聞有閔子騫
諸賢也先一年冉求已去是冉有未從陳蔡之証後
此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封之子西曰王之使使
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卒有如
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據此可知四賢於陳
蔡之後皆及門也又考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

長府杜注官府名是魯有長府其來已久春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杜注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意長府之欲改作春秋不書當亦在此時其時有閔子之言而夫子稱之是閔子於陳蔡之後亦及門也又考子路死孔悝之難在哀十五年魯論記閔子侍側誾誾子路行行冉有子貢侃侃有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之語是由未死以前陳蔡之後閔子子路冉有子貢猶皆侍側其及門可知聞由之瑟當亦在此時且曰奚為於門又考向魋入曹之叛在哀十四年司馬牛兩致其邑卒於魯郭門之外牛憂兄桓魋弟子頎作亂有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之嘆時子夏慰之當必在牛未死之前魋將亂之際其問君子問仁皆一時事而仲弓問仁顏淵問仁亦同其時則仲弓子夏於陳蔡後皆猶及門此可推也及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則子夏及門可知又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手而此經德行有伯牛則伯牛之亡當在陳蔡之後夫子歸魯之時故得自牖執手是陳蔡後伯牛之及門又可推也檀弓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案失魯司寇在定十二年冬十三年去魯後即適衛無之荊事使二子繼往者覲其可仕與否實未嘗偕二子往楚也故曰將也事在陳蔡前冉有雖仕於季孫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是陳蔡之後冉有亦未絕於夫子之門及梁木之歌子貢聞之檀弓又載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定為若喪父而無服又云二三子皆絰而出家語云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又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據此雖至夫子沒後子游子夏子貢諸賢不但及門且皆家於墓即喪畢或留或去子貢且獨廬墓至六年之久詳此從夫子於陳蔡者惟子路子貢顏回其他無聞陳蔡之後四科諸賢無不及門夫子何以有此嘆也案注疏謂皆不及仕進之門可知下記四科益見有此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長皆未得大用於時為可慨也注說似得其實疏又云惟舉十人者或時在陳言之惟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說亦未確故云或也亦未定之辭

柴也愚

案家語所記柴之為人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豈非仁

心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豈非孝子足不履影不徑不竇豈非端人而子猶目之爲愚者考三疾章子曰古之愚也直然則所謂愚者卽直也葢顓于無識心融觸處洞然故夫子斷其不愚柴也性情篤厚未免短於聰明故子猶以愚勉之世有愚如子羔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嘗觀孔門七十七人中除顏曾諸子之行多見於家語論語者猶可髣髴其人其餘姓氏僅存而行事不少概見者今皆食兩廡豚矣惜乎未得其詳終爲缺憾竊謂大賢而外若子羔之愚眞足饜天下後世景仰之心

參也

參也之參今人多讀爲參商之參按曾子名參字子輿當取參前倚衡之義故字子輿猶子張書紳之意是參卽與天地參之參七南反觀其命名與字已可知其有志於道矣故卒能深造乎道若誤讀爲參商之參曾子之子名曾申字雖別而音不嫌混乎似可決其參必名參當時斷無有呼之如申者其曾之殺人者當亦同名爲參非然者安知不疑申而必疑參乎不解羣天下何以承訛至今而莫之改也曾申卽曾西曾子之子也集注誤以爲孫已有辨之者

庶乎

集注謂庶近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故文集問集注言近道又能安貧疑又字似作兩截或問小註謂近章内有兩層語意首節庶乎自庶乎屢空自屢空玩此皆以爲語似析言增按爾雅庶有兩義庶侈也庶夫也爽深注侈謂富庶之庶幸謂庶幾之幸此庶乎之庶似應作幸解葢以屈之屢空爲幸其克成其簞瓢陋巷之賢者未始不得力於此也從來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雖子弟非無聰穎往往因處境之豐阽溺於昏庸醉飽而終身不聞大道矣多矣故世人以貧

爲憂君子以貧爲幸竊嘗謂天不輕以貧予庸人士君子誠能早歷艱屯貧其磨鍊淡泊自安是貧天之玉於成也謂非人生之厚幸乎後人謂貧可賀亦同此意作幸解似味夫子語妙較尤有味此乃正對貧窶而言注亦不煩着一又字矣說文庶訓屋下衆也从广炗炗古文光也徐鉉等曰炗亦衆盛也按此專主富庶之庶亦不訓近何注又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言回於庶幾之道每能虛心也此何注又一說也然此說於後列空匱之說於前是仍以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爲正解矣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

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幾幾微之聖道故此又以庶爲庶慕也亦並不作近解

是故惡夫佞者

孔注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正義解上節民人四語謂子路辯答孔子云云邢氏以己意稱爲辯答也及解此節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爲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已是故致人惡夫佞者也不言辯者以夫子口中非言辯也蓋佞者口給之謂皇氏疏云給捷也荀子性惡篇注云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

大戴禮保傅篇云捷給而善對注云捷給謂應所問而對也又案小爾雅佞才也捷疾也便辯也便便言鄭注辯也是便爲辯而佞祇爲口才之捷謂急也疾也速也故雍也章言佞夫子惟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是在夫子口中說佞字祇以口給爲佞矣此惡佞即憎口給也又子曰友便佞便謂辯佞謂口給是又明析便與佞爲二矣集注取辯於口以禦人當是取辨之訛今本雍也章作取辦此多作取辨故辨之竊詳子路與子羔同門素諗子羔之爲人見其方正篤厚可以爲社稷民人之福故欲使爲費宰及聞夫子之語故即承言而對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自可覘其實學何必不仕而讀書乃爲學也蓋猶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之意此正其本意豈理屈而詞窮乎試思柴之爲人足不履影不徑不竇一步且不敢苟此其人何至於慢神啓蟄不殺方長不析一物之微愛且若此此其人更何至於虐民子路之使正不欲蔽賢之意豈遂爲遁爲非若以子路爲不知其過文過飾非遂已之非信是言也夫子以未能自信之漆雕開而且使之仕豈亦以此爲夫子之過夫子之非歟子之惡佞蓋惡其纔有此語即隨有一說以相抵

敵也惡其捷也與哂率爾同意此章情事似向來誤解故特爲拈出

浴乎沂

浴竟作浴身解意點雖狂必無借童冠白日裸浴之理若作盥濯解古人手曰盥身曰浴浴與盥究宜有別若即以盥爲浴點當日何以不曰盥乎沂而必曰浴也且集注雖以盥濯解之而又云沂水名地志以爲有溫泉焉則亦不專主盥而意仍兼浴矣若如昌黎以浴爲沿王充以浴爲涉則究嫌改字更不免支離矣竊謂浴自爲浴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

暵則舞雩注謂祓除如上巳修禊之類舞浴謂以香草沐浴是祓除與舞浴身爲兩事似亦非浴卽祓除也點因時言志正以古有斯禮故言及之原非實有其事然則點所謂浴安知非指舞浴而必爲祓除耶案漢周氏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值亂時而君不用二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爲政惟曾晳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如此解浴字似正義之說最合

繈負

博物志云繈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集注本此包注負者以器曰繈

誦詩

誦字集注無訓按周禮瞽矇諷誦詩注有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大司馬諷誦注諷誦者微吟朗讀也葢諷爲微吟誦爲朗讀然則誦者朗讀而以聲節之也

肆諸市朝

集注肆陳尸也案周禮秋官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掌戮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注云踣僵尸也肆陳也据周制未殺之先奉而適朝以告刑也旣殺之後惟肆之市未聞陳尸於朝景伯兼言朝者豈其疾之甚亻但欲肆諸市且欲肆諸朝以爲在廷之懲人者警歟應劭曰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

荷蕢

按說文貴字从蕢具云蕢古文蕢蕢字引論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云蕢古文蕢象形據此古本論語本作荷蕢然則蕢之形製觀於蕢之象形而可推矣籠子與屨並論想蕢亦不甚鉅於屨也

叩其脛

按說文脛胻也葢自厀以下至足其中皆謂之胻卽

脛也集注渾曰足骨似不若訓胻較顯孔注脛腳脛竊疑夫子於求之聚斂不過小子鳴鼓而攻從無輕施夏楚者何獨於故人而遽告之脛恐爲徑字之訛葢夫子因壤爲故人造門往訪所以聯故舊之情乃見壤之踞不出迎故嘆其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因以杖叩徑而返示不欲升其堂也古文凡彳旁象脛三連豈以彳爲古篆易訛而因誤徑爲脛歟且夷卽後人所謂踑也踑祗以足底著地下其髀聳其厀猶非若箕踞之爲大不敬也壤之蹲踞以待已爲見子之來而本不欲起者雖夫子以

杖叩之未必遽起必至因脛之爲子所叩而嚮之徙者不得不平而直伸於前是使夷者反爲大不敬之箕踞矣似夫子必不爲比且檀弓載原壤母死子助之椁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者而過之且曰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據此則壤之廢敗禮法惡莫有大於此者子猶且佯爲不問而欲毋失其爲親爲故乃獨叩其夷踞乎朱子謂壤之歌乃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不可不教誨是說也馮氏善之愚不敢議亦不敢信邢疏以蹲踞爲箕踞亦誤

卷而懷之

集注卷收也懷藏也案詩有卷者阿箋云卷曲也此言無道則可卷似亦爲卷曲不伸之義蓋惟其可不伸也故遂因之而藏也此其不汲汲於求伸而甘韜光於幽獨證諸冥冥之行尤爲人所難能故夫子以君子稱之若訓卷爲收與藏何别竊疑卷懷二字當有二義似亦應讀平聲且訓卷爲曲益見與史魚之直對舉自不失爲君子史魚之直疏云不隨世變曲也包注卷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然則柔順不忤非君子之曲乎

辭達

孔注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集注曰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蓋以麗代文豔而加富字恐後之修辭者不但求工豔麗且貪多而至煩冗也故不忍不煩文艶之說而曰不以富麗爲工而孔注凡事莫過於實句當爲所以辭祗貴達之主腦

顓臾

左傳杜注云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邢氏曰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又引地里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

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孔注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案正義謂在蒙山下者較確故集注本此直云封於此山之下又本孔注云在魯七百里之中

戒之在色

少之時邢疏云少謂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及其老也老謂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按此二十九以下猶謂之少五十以上卽謂之老所謂壯者不過年四十前後耳蓋古者三十而娶故疏謂年二十九以下然則戒色者

卽戒之於婚也婚猶宜戒而況其他哉若謂戒其漁色此爲君子之三戒君子豈至有荒淫之事而尙須戒乎

遠其子

遠其子集注無訓載尹氏之說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按邢疏謂過度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據此非以教子無異門人爲遠二說似可並存朱子蓋以亢之問意在異聞未必以過庭始訓不常嘻嘻爲遠故舍疏說而附尹說案子禽之問凡三一疑

夫子之聞政一疑子貢之爲恭似皆輕量日月者惟此異聞之問雖亦以私窺聖猶與聞政爲恭之問不同玩論語所記亦異一曰陳子禽一曰子禽一曰陳亢邢疏於陳子禽章云此子禽不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竊疑陳子禽子禽當爲一人非孔子弟子以子爲恭也稱子推之當是稱師曰子故集注於子禽章云或曰亢子貢弟子不知此陳子禽子禽與亢同其姓字其亦名亢否也說文人部伉云人名从人亢聲引論語有陳伉孟湞切豈陳子禽亦名伉歟惟此陳亢當爲孔子弟子故得以私問於伯魚

習相遠也

按習本訓鳥數飛也故唐李翱字習之蓋人之爲習所歧始而相近繼而相懸如鳥有翔於雲霄者有淴於藩籬者故曰相遠上知下愚不移卽止而不遷者玩唯字則除去上知下愚可移者正多也竊謂性終是善卽氣質之性亦祗有美無惡其變而惡者由習於惡不關性也朱子謂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未免因程子之說泥看相近二字恐亦不可爲訓

不磷

孔注磷薄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集注本此案考工鮑人雖敝不甐从瓦注云甐傷也此不磷疑卽不甐之叚蓋云磨而不傷也

穿窬

穿窬集注謂穿穿壁窬踰牆增按說文窬穿木戶也蓋穿穿土壁窬穿木戶如今之掘牆穴門皆賊之所爲古賊盜皆謂之盜故曰穿窬之盜恐非踰牆集注本孔注穿穿壁窬窬牆案孔注窬牆亦作窬不作踰集注豈以穿壁窬牆究嫌無別故改窬爲踰歟然似不若从說文穿木戶之義爲確

改火

改火集注本馬注及周禮司爟注而所以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夏季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者未詳其說案王氏應電曰榆柳先百木而青得東方之色棗杏心赤得南方之色柞楢文理白得西方之色槐檀心黑得北方之色桑柘皮裏皆黄得中央之色其說本疏所引說而分配尤巧邢疏云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其文與此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黄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案此語簡而該其義質確王衍其說故加其義曰先百木曰心曰文理曰皮裏耳

三仁

三仁之事馬融注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集注本此於微子加以存宗祀四字箕子比干亦衍其文語類謂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箕子已爲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謂箕子見比干恁地死若便死諫無益於國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又云微子去之尚

在活地上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蓋微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不可諫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不可諫見微子之去則已不必去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又延平答問問殷有三仁和靖元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爲所當爲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是以二子或去或囚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聽故不復諫比干則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爲重而非背國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爲大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端的當爲處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胡明仲破東坡

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連後來事相牽恐如此正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又文集謂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又其門人論之謂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紂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子爲元子但當遯逃而去乃合於道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我與比干則死生以之畢吾事紂之分而已愚合觀諸說僉謂微子以宗祀爲重義當早去而微子之去據書經謂謀於箕子箕子勸其遯逃竊謂紂之亡在旦暮微子身爲元子箕子身爲父師正其所恃爲利害休戚之關者也義必當與社稷同其存亡守死勿去乃不失爲宗國之臣烏有值國家危急之秋置紂之存亡於不問徒以存宗祀爲辭而竟恝然長往哉設萬世爲臣者於宗國將亡之頃皆援微子

存祀之說棄君而逃天下豈復有臣節乎且左傳史記謂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肉袒膝行抱祭器造軍門以告武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焚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微子而果若是也尚何廉恥之有且考微子之命至成王時始封宋就國竊疑微子國將亡則舍君先遯國初亡則面縛歸周國既亡則靦顏就國似天下之至不仁者也而夫子何以猶謂之仁爲箕子者義當與微比盡瘁宗國已固不容遯去亦安得遽勸微子以行乃徒以往者欲立元子恐紂懷疑不敢諫紂懼其害及微子併己亦危故勸微子但當遯去是特遠嫌之見徒爲利害較計之私全不計社稷之存亡也且武王克商後又爲之陳洪範又就朝鮮之封不以爲恥似亦天下之至不仁者也而夫子又何以謂之仁若盡去其說則自書經微子洪範與夫諸儒之說莫不如是云云愚何敢置喙若仍其說揆之鄙懷竊所未安惟胡明仲破東坡之說似愜人意故朱子以爲善延平以爲可究之明仲亦僅謂微子重宗祀而非背國也夫爲國圖存宗祀斯存國危先遯尚非背國乎此不可解也劉氏應秋解書微

子篇遂曰箕子言己之義不可去見身輕於國也言微子之義决不可不去見宗祀重於國也夫宗祀者商家之宗祀紂一日未亡宗祀一日未絶所爭者國之存亡耳當未亡將亡之時宗祀重於國乎抑國重於宗祀乎奈何遽舍其國而徒以宗祀爲重也此不可解也延平亦弟謂微子義當去又謂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心蓋以明仲之說以存祀陳範相牽致仁人之心不瑩徹故曰昏了仁字豈非以謂微子爲存祀而去便令仁人之心昏而不瑩因獨謂其去初無此心若是則微子去國之初心並無存祀之心又何以謂之義當去此不可解也故朱子之問自言未知三人端的當爲處當如何求之則朱子於此事究有未安亦可知矣乃朱子之說亦謂微子存祀當去故去而不以爲嫌箕子已爲囚奴做人不成故只得佯狂又謂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不可諫故奴而不以爲辱竊疑微子之去雖曰存祀究爲全身續祀潛身遠害之謀恐終不得不以爲嫌箕子之狂似亦非僅因做人不成而然至謂見比干之死則不諫是畏死也於義終覺難通似不足以饜求仁得仁之說觀其問於延平似其說亦本非心之所慊但既主

存祀當去之說遂謂理所不得不然故又云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不得爲仁人矣此似朱子反覆思之不得其說終覺於仁不瑩遂不得不爲此語矣然而仁人雖不必先有殺身強諫之心亦豈得有全身遠害之心乎且論人於三代以後使其知國之將亡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足以爲仁人矣先有殺身強諫之心不得爲仁人先有全身遠害之心轉得爲仁人乎若是則後世見危之臣使皆託於先有殺身強諫之心不得爲仁之說孰不樂爲偷生避死之謀而節義何存哉似非所以爲訓至紹聞編解注不咈乎愛之理謂觀屈原遭讒見放眷眷於君不能自釋卒自投汨羅以死朱子謂其忠乃忠而過者也其過乃過於忠者也謂之過則此情此義終有遺憾是未免乎有咈矣惟不咈乎愛之理所以全其心之德觀志士仁人章注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反而觀之則三仁所以全其心之德者可知此等議論似尤足沮人忠義之心導人於無恥之路夫朱子謂屈子之忠而過者或以屈子僅一身遭讒之故非國之存亡所繫使其長吟澤畔安必其君不有悟時尙可歸國復諫何至遽投汨羅反

顯其君放之之失故謂其忠而過也不然似朱子不免導人不忠矣蓋忘身爲國有關社稷死重泰山可謂之忠而無憾若徒憤時抑鬱因讒亡生雖不可謂之不忠不得不謂之忠而過此正所以杜人臣左遷憤激之懷近於怨懟其上之故也乃輒據朱子此說曰謂之過則此情此義終有遺憾至引志士章注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心不安謂反而觀焉則三仁可知此何說也夫朱子志士章注此天下之正論可知理當死而求生心皆不安觀此則知朱子之論微箕究非心之所安乃曰反而觀焉三仁可知豈以三仁當

國亡之時爲理當生之時而求死則同於屈子之忠而過乎竊所未解又張氏九成曰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爲高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爲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竊謂見死爲高節不得謂其志慮淺狹使皆避淺狹之稱則千古之高節罕矣亦貴實見其不死之心無愧於綱常者安在耳微子面縛之事王氏樵闢之此最雪誣之論其言曰左氏面縛銜璧之說傳之譌也不知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廸胡得有面縛銜璧之事乎面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武

王克商卽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於微子而獨遺之耶若初克商時卽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於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遯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後微子受封於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豈有抱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者亦謬也觀此則知盲左之浮誇腐遷之襲謬謂微子面縛歸周者妄矣惟微子之去究未得的解詳考諸儒之說似皆未愜於心反覆以思謬參鄙見竊以爲比干之死紂

剖之也箕子之奴紂囚之也則微子之去當亦必紂逐之也似非微子之自遯也觀書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播棄黎老似卽指干之死箕之奴微之去說故特聲其罪又微子篇云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集傳謂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咈逆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卽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據此則微子之去在箕子口中已親言其爲紂所逐此斷無可疑蓋微爲紂逐箕爲紂囚干爲紂剖紂至於此所以亡在旦暮死者無論而爲微箕者一

遭播棄使若君門萬里欲諫而無路可陳一遭囚奴己爲誑若胥餘欲諫而無闕可告故雖抱其忠君愛國之誠而限於一逐一囚莫能遂其自靖自獻之隱此其至誠惻怛不忍坐視其危亡而卒抱痛於無可如何者傷心何極此夫子原其心而斷之曰仁也然則豈不以微子之去箕子之奴皆出於暴主之命非其所能倖免而益深其沉痛之心哉故記者因夫子三仁之論特著其事曰去曰奴曰死所以著紂播棄賊虐剝喪之暴卽以明三仁可去可奴可死聽其所遭易地皆然之心此其所以爲仁也知此則知微子斷非潛身遠害藉存祀爲自遯之謀箕子斷非見比干之死懼死不諫斷非因往者欲立微子懼紂之疑特勸微子先遯斷非因做人不成只得佯狂不解舊說胡俱若此皆由未詳微子之去爲紂所逐本出於不得已方冀紂之悟而召還庶幾圖存於未亡卽不幸淪喪亦得共死社稷意其在野非惟不忍遠遯且憾不得速還紂雖無道微子豈忍見紂之亡而先與之離哉乃不詳微子不忍一日離紂之心而翻謂微子見亡自遯以存宗祀以是爲義當去吾不知其所謂義矣豈義在存宗祀而必當先遯義獨不在保社稷而與爲存亡乎宜其說行難通也推其致誤之由則皆由於誤解微子之篇以爲箕子勸微子行遯後儒悉膠乎此不得不遷就其說不知箕子果勸微子先遯尚何以成其爲箕子甚矣其誣也竊考金氏履祥曰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據此則蔡氏之傳亦不能無憾至微子一篇蔡氏夙聞朱子存祀當去之說嘗與延平及門人反覆參考未易其說故於書傳遂以爲箕子勸之使遯而於經文咈其耇長之語無從顯悖經義又不得不注明紂之棄逐卽武王所謂播棄則固自相矛盾矣若謂耇長舊有位人泛指當時黎老不指微子然則當時耇長有位皆紂所咈逆而棄逐之者獨一微子爲箕子所勸而自遯耶此又何解至來氏宗道曰不但耄之自遯而且咈逆之使遯其棄老成蓋有甚焉者此特因書前言耄遯此言咈遂順文立論以見棄老成之甚耳不知蔡氏此注明言此答微子發狂耄遯之語則耄遯之卽爲咈逐也無疑然則非有耄之自遯咈之使遯可分爲二也因詳微子一篇舊解似誤此亦不可不辨者竊意微子謀於箕比當

在微子已遭咈逐之時案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問於太師少師據此則微子本意欲死及去未能自決乃始問於箕比詳及去之文則其時之已遭咈逐可知是則微子之問正以其初遭咈逐去與死未能自決乃有此問耳若如集傳所釋則是微子謀於父師少師父師始勸之遯而不知微子問之之頃已爲遭逐之頃矣宜其膠守舊說屈經就注幾於誣古義卒難安信斯說也一則誣微子爲潛身背國之徒一則陷箕子於懼害勸遯之舉而微箕尙得爲仁乎惟知微子之問在其遭逐將去之時則微子一篇經文皆可曉暢不必如舊說之蒙其義也觀沈氏𣶏曰箕子之答甚有步驟惟沈酗故咈耇長咈耇長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讎斂於民節節相承可見罪源起於沈酗是則紂以沈酗而咈耇長耇長旣咈而非度之卿士至矣証諸經語斯時之微子已遭咈逐而非度之卿士已爲所用可知然則微子所謂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荒豈非以已之因諫遭咈自咎其未免發狂作不定之辭何以遂致身爲家耄而竟蹈遯荒之慘耶故欲父師少師指告其所以顛隮之故而不

知其將若之何也蓋不敢顯言君之咈逐故曰遯也注疏亦以此爲微子自言蔡氏若以微子之賢不當狂疾無論同時箕子已曰佯狂且玩本文其字不過因遯荒而恐蹈於此若求其故而不得者固非眞狂也若不欲定爲微子自言坐其出狂獨可斷爲微子顯謂其君爲出狂耶此我字與上我字代紂者自別家耄孔氏謂在家耄亂不知即微子自謂也故上繫吾字似亦非泛指老成之人箕子答辭所謂詔王子出廸蓋據當時事實謂紂已詔之出廸也惟其爲紂命之出廸故曰詔也上多瘠罔詔似亦謂民瘠而紂無詔以卹之也似詔字應指紂言則微子之去爲紂所逐此尤明証不得謂箕子詔告微子以去爲道也若以不主箕子詔告之說遂於此節文義難通此又不然詳其語意蓋謂商今其有災我徙具受其敗商其淪喪我亦罔爲臣僕似皆自傷其亂莫能救以至今詔王子出廸是亦我舊所云適以害子也論王子之賢可以弗出皆由我乃使之顚隮也此二語似仍申言我舊云刻子之意反覆以明欲其不必以出廸自咎也所謂王子弗出我乃顚隮似應作此解故下又云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蓋謂舊之所

云立元子之事特自靖自獻於先王我不顧刻子而致命今之行遯也故不曰靖獻於王而曰先王對微子之行遯而言故曰顧仍是申足舊云刻子之意所以答顛隮若何之問也舊謂箕子詔告勸去以爲王子弗去併我亦危若我則不顧行遯是則明仲所謂避嫌疑度利害也豈不誣箕子甚哉而又何以謂之仁哉惟知微子之篇言微子之去由於王之咈逐詔之出遯則自遯存祀之說自不能誣惟知微子之問已爲遭逐之時凡經文所言本非作勸之使遯解則謂箕子懼禍勸遯之說不脊無可藉哉夫而後微箕

之心可得而論凡其所以不死所以就宋所以陳範所以朝鮮之故皆可以是而推而信其無害於仁也何也微子既爲紂所逐身竄荒野心存宗國當紂未亡猶冀其萬有一悟可以復諫竭力圖存及聞其賊虐愈甚而國隨以亡滿腹忠誠無由自獻徒增悲痛莫可如何惟時紂雖亡武王猶立武庚殷命未墜所謂下車投殷之後於宋者蓋猶是徙置殷後以待天命依然殷周之未判也使天仍歸殷雖武王亦當在臣列故特立殷後徐騐天心未敢遽侈大勳盡除苗裔此正武王之所以爲聖處然則當克商之後微子

以大事已去蕞爾猶存尚可爲一綫之延與周並峙安得自經溝瀆不爲象賢永世計乎在武王自爲殷後之投在微子祇知有未亡之宋迨後武庚又以叛誅成王命其就國微子安得不繼武庚而圖存殷後乎蓋周之封之猶之封比干之墓而微子心目固祇知有未亡之殷也此其力保偏隅冀存東夏爲何如之孤忠哉故微子之命不曰宋公之命而猶曰微子者明其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周雖爵爲上公而實仍殷圻內之封也此微子之所以不死至成王時而猶就宋也是則微子之求仁得仁也箕子既爲紂所

囚欲諫不能徒存忠讜之識而末由自盡舉目蒼凉滿懷悲痛是以佯狂至武王下車親釋其囚意釋囚之時即訪範之時安得不爲武王陳之迨囚之既釋箕子既恥爲周之臣僕又不忍睹殷之淪喪計圻內宗祀之存已有微子倘肯與周同中國乎故不得已逃之海外猶夷齊西山不食周粟之意武王蓋就其在朝鮮而封之而箕子固惟遠竄滄溟遂其高蹈力全臣節不履周原而又何知有周之封也嗚呼此尤可哀也矣是則箕子之不死猶死而卒無愧於仁也蠡窺所及雖知有背前賢難逃狂橫然於微箕千古

不白之冤一旦湔雪庶幾暴其精誠亦未始非一快
事也姑存此說以質後之君子

耰

耰說文云摩田器从木憂聲引論語櫌而不輟於求
切據此古本論語作櫌不作耰耒部亦無此字所謂
摩田器蓋既耕之後摩柔其土令其平也櫌有柔義
故从木从憂歟鄭注耰覆種也集注本此考耦而耕
鄭注耜廣五寸二耜爲耦疏謂沮溺並二耜而耕又
曰周禮考工記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
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修耒耜鄭註云

耜者耒之金按說文鐵黑金也故古鐵亦稱金据此
沮溺本用耜而耕耰即以耜覆種葢布種後摩田使
土之開者復合曰耰故鄭注惟曰覆種不曰覆種之
器明耰即用耜也若謂耰別一器當問津時耦既用
耜豈數語問答後旋換用耰哉且詳不輟之文意耦
即用耜而耕即爲耰也故承耦而耕之文曰耰而不
輟似耰定指耜而言非別一物晉灼曰耰椎塊椎也
事始云耰以木爲之木下用釘磨田以去草恐未然
即歧頭兩金之耜矣

蓧

集注謂蓧竹器本包注案蓧說文引論語作莜从艸
條省聲今作蓧謂草田器據此莜與荷蕢之蕢皆从
艸不从竹蕢說文惟云草器莜云艸田器疏正義曰
說文作莜芸田器也則莜爲艸田之器與蕢爲艸器
判然不同惟蓧之形制未詳考說文竹部篠云箭屬
小竹也蓋以小竹如箭故从條又金部鋻云鐵也鉏
云立薅所用也竊意蓧之制以鐵爲之竹柄如箭故
从攸而其从艸者則以其爲草田所用也其殆鉏之
小者柄長如箭者歟惟考今之鉏柄類長四五尺故
爲立薅所用若短其柄似非立薅所宜且丈人年老

何獨舍長用短有取乎傴僂而芸也若如今制柄亦
長四五尺又與杖荷不合若析以杖荷蓧爲二謂一
手以杖一手荷蓧以是爲四體之勤案四字連文古
無異訓且丈人不以手扶杖而以杖荷蓧正示其健
也未必以杖自以杖荷蓧自荷蓧竊以上章耰而覆
種推之則其田斷非下地溉田必藝菽麥者居多丈
人之芸豈能入立意必蹲而薅之故以短爲宜歟詩
載芟篇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按隰爲田之處畛田畔
皆可蹲薅之地考詩痔乃錢鎛箋謂錢銚也鎛鉏也
皆田器也良耜章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詩傳訓趙爲

剃訓薅爲去薉以鎒剃去其草說文訓錢亦曰銚也古田器訓銚溫器也一曰田器訓鎒鏻也鏟上横木上金華也一曰田器从金蓐聲引詩痔乃錢鎛不明言鉏詳詩以鎒薅荼詩箋以鎛爲鉏則鎒卽鉏也明矣惟同爲鉏說文於鉏言立薅所用於鎒不言又詳詩其鎛斯趙上曰或來瞻女按說文瞻臨視也又見部覜窺也蓋臨視謂臨其地而視之臨當以俯言故顏子仰之與瞻之異文君子尊其瞻視亦謂以上視下蓋笠而薅者蹲於田間當黍稷將茂之時遠莫能窺故饁者來必用瞻以是知詩所云鎛當爲短鉏也

若用鉏立薅則婦子來饁可遙望而知何至有或來瞻女之文且是詩亦云播厥百穀丈人之芸與沮溺之耰是一時事可知同爲上地之田何不可蹲而薅也況沮溺當津處猶不爲稻畦而用耰種丈人之芸必如今之旱田高田審矣且當子路遇之之時方荷蓧至田至植杖而芸蓀一路荷蓧自家至田卽己蹲而薅矣故記者特記子路之立似對蹲薅而言明其一恭一倨朱子亦謂丈人之待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也雖朱子所謂倨自據不勤不分等語未有斷其爲蹲意而以當時情事推之恐亦不僅言辭之倨也

又安知其必非蹲薅也卽使蹲不常蹲閒以立薅考詩黃髮台背卽鮐背蓋老者之背多曲亦宜以短爲便後之承蜩丈人以痀瘻稱或丈人類多痀瘻亦未可知而況以耰証芸斷爲蹲薅似尤於丈人較合安知非少者則立薅而老者多蹲薅乎觀詩其饟伊黍饁指婦子而言則鎛而薅者亦當爲老者又可推矣然則名鉏又名鎛者豈長者爲鉏立薅所用短者爲鎛蹲薅所用歟以芸田而言似可定其爲鉏以杖荷而言似當爲鉏中之鎛較短於鉏故以杖可荷疑蓧卽古之鎛也則蓧爲竹器亦爲鐵器又說文匚部匧

从匚攸聲徒聊切亦云田器也按匧从匚當爲受物之器說文亦云田器似田器之極小者然經旣明言荷蓧不必改字應主莜解作徒弔反事物原始云蓧以竹爲之苗盛之時繫於頸以壓苗尖恐害眼也今吳人呼爲苗乂未知是否

朱張

逸民不論朱張之行疏曰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竊謂夫子自以朱張事無可考而不論之或古本謂虞仲夷逸下本有朱張而舊脫之亦未可知夫子豈以其行與己

同而不論哉故集注以爲不見經傳

播鼗

集注謂播搖也本孔注案周禮瞽矇注播謂發揚其音大司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謂被諸八器以成樂也又孟子播惡於衆詩播百穀皆發揚散布之義鼗有耳有柄本以搖得聲則搖不待言蓋播者謂搖之中能發揚散布其音也又考工梟氏己薄則播注云播謂散而不聚又考周禮眡瞭亦掌播鼗擊磬注謂眡瞭有目主扶瞽者然則八人之中當亦非盡瞽矣

八士

集注謂四乳而生八子本包注增按說文子部孿一乳兩子也从子䜌聲生患切疑謂成對而生卵部云凡物無乳者卵生劉熙釋名云人始生曰嬰兒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推此始生有乳者曰乳故曰四乳尸子曰卵生曰啄胎生曰乳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徧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又按集注或曰成王時人者則康成之說也或曰宣王時人者則劉向馬融之說也並見疏說

踰閑

孔安國注閑猶法也又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疏曰大德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小德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案說文閑字本訓闌也象木在門中又闌越也馬廄亦名閑集注本說文訓閑爲闌故曰所以止物之出入孔注以防閑有範圍意故曰猶法集注曰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外注又載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竊謂子夏謹守之儒豈以小節雖或未盡合理爲亦無害而教人出入可哉若如孔邢

之說主論人解謂小德雖出旋入不責其備此蓋與人不求備意即夫子所謂與其潔不保其往也出入可謂雖出能入主入言故曰可似語較無弊非謂人之小德可出可入也不然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又烏可出入乎而謂拘謹之子夏轉爲是言乎

四書緯卷四

泰州常增學

孟子

史記孟軻鄒人也趙注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案此史記不紀其字趙云字則未聞當是孟子之字本不傳故正義曰後世或云字子輿集注序說載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蓋亦未定之辭趙氏謂此書孟子所作故總謂之孟子亦本史記昌黎謂非軻自著蓋唐有林愼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故韓亦云然耳似

不足據趙又云孟子亟憲言以詒後人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增案孟子之文雄偉閎濶秉正驅邪斷爲孟子自著當不誣也惟疏云篇所以七者蓋天以七紀璇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已說似近鑿不值一噱

嗚呼孟子之書此豈有成心哉後人疑孫疏爲僞其以此種也歟

五畝之宅

釋地載講曰書隨筆四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聞而莫知其非可笑也謂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統計七萬二千九百畝其中有王宮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濶九軌又六卿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以至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諸項處於王國之

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卿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卽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爲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卽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也閻氏亦謂此說煞是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增按匠人營國方九里注云營謂治也方九里以徑言週三十六里也旁三門一方三門總十二門也九軌涂可容九車也左祖右社

面朝後市王宫在中也朝市一夫言朝會官史市衆商賈必得一夫百畝之地也此皆專卽王居而言非包王畿而言其中惟以百畝之地爲市朝之地市得入者先王立市不使雜於閭里故設於朝之後國之陰也閽人注云皐門庫門臣民皆得入雉門以内非臣不得妄入故以閽人守之然則入且不得况能與民並域而居乎至於王城之門所謂國門則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譏出入不物者出入且譏而能與民並居乎蓋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此所謂國謂天子宫

城也營者週圍治之也然則此九里中皆不容有民居觀洛誥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此朝會之城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瀍澗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可知王城祇爲王居下都乃居民之地雖成王未嘗居洛此亦僅處商之頑民而營建王城之制必當如是與夫凡民之必不得居王城之内可以類推史氏漸謂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宫定郊社宗廟是爲郟鄏之地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以居殷民二城相距十有八里則王城卽王宫之所在曾是王宫郊社宗

廟之地而容民雜沓錯處其間乎觀大司徒以土圭之法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國與畿分而言之則國卽匠人營國方九里之國畿自千里之畿畿則惟民所止而王城可居乎然則民雖欲於其中分一廛爲氓萬不可得何容以六鄉居民入此計之而謂人卽受半畝勢必不給乎考王畿方千里中間爲王城四面各九里卽所謂國也此中無民居者也王城之外謂之郊其地置六鄉鄭衆賈逵注云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内遂在郊外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内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

面然則國外四面乃民居之地王門十二在六鄉之内十二關門則臨畿上所謂境土之門也郊在王城四圍容四萬井三十六萬夫故近郊有宅田謂農夫城宅之田有廛里謂民居之隙地有場圃謂宅畔之餘地據載師任地而言民不但一夫可受二畝半之宅且有餘地矣其外仍有士田賈田遠郊則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鄉大夫掌之而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皆其屬焉安得誤於九里之中計其不足乎鄭康成曰王畿内方千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

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場圃宅士賈官牛賞牧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夫也定受田十二萬家據此康成以畿內千里計之僅定受田者三百萬家而六鄉之七萬五千家尙在遠郊之內何竟誤算於營國方九里中哉易氏曰近郊之民王之內地遠郊之民王之外地然則郊其百里內地近郊尙名爲畿外地遠郊卽爲

畿外之地遂又在郊外故遂人掌邦之野謂甸稍縣都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注云鄉民廛宅接比遂民野處四散制保伍以定民居與制井田以起軍賦不同井田以四起數民居以五起數比天下之居用保伍法井天下之田用邱甸法故曰地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孟子五畝之宅與百畝之田並舉是卽井授邱甸法言之非卽比居保伍法言之書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集傳謂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王氏樵曰空土者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也然則雖在六鄉居民猶必以空土而謂

營國九里之內可居乎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多士云宅爾邑繼爾居集傳云邑四井爲邑之邑陳氏師凱曰四井三十二家也又案遂大夫令爲邑者注謂爲邑者自里以上皆謂之邑在邦甸則爲公邑在家稍則爲家邑在六都則爲都邑皆有吏焉故遂大夫令之興甿者於甿中舉其賢能也縣正掌徵比以須田里以分職事注謂縣正六遂之縣正其長也徵徵召比案比須田里卽夫一廛田百畮分職卽九職據此則邑卽六遂井授須田里卽夫一廛田百畮而言若六鄉之內大司徒主之則五家爲

一比二十五家爲一閭一百家爲一族五百家爲一黨二千五百家爲一州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皆不以里以邑計故皆不名之爲里爲邑安得謂此言在邑乃在王城內乎王氏禹昭曰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陳氏汲曰此古者什伍之法至小司徒井牧田野則主治野井田之法蓋衍沃之地則爲井隰皐之地則爲牧牧者二牧而當一井也故有以田夫名者九夫爲井是也有以地里名者方里爲井是也九夫特以通率備言之耳地有山川林麓不可以盡井者安得九百畮皆平地

乎故以九百槪言之其實仍八家也蓋里以一井言即九百畝之地實八家之地以地里而名則遂人所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故又以二十五家爲里四里爲一酇五酇爲一鄙五鄙爲一縣五縣爲一遂此又以五起數異於井授所以定民居也遂之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之比閭族黨州鄉也以田夫而名則小司徒所謂九夫爲一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一邱四邱爲一甸四甸爲一縣四縣爲一都蓋用邱甸法井授一夫百畮里惟九夫實八家用保伍法定民居一里二十五家二法兼用者經畫有不同也至於族師

之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此又邦比之法使之相保相受者也必又合爲一聯者便於以時校登也由是因井田以制軍賦則稍人所謂掌令邱乘之政令注謂兵出於井邑邱甸縣都但言邱乘者以一邱出一馬四邱出一乘故舉以爲名也易氏祓曰每乘當用七十五人四邱爲甸甸爲井六十有四其爲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家出一人爲正卒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應數次調發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爲　軍者乃合諸邱之乘共

爲一軍也漢書刑法志所云方一里爲一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賦以足兵者亦本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而計之所謂乘馬之法也在周禮無通成終同之名言此者班氏也周禮寓兵於農惟有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所謂預備以待使令者也若夫因井邑以定水道則遂人之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皆所以通水於川而其上各有徑涂

道路可以達於王畿也云達畿者明此井邑之在畿外也蓋井田既畫軍賦由此出溝洫由此通而又於六鄉以賓興於六遂以興甿言甿者明其爲在野井邑之民也其有宅不毛田不耕者則又有里布屋粟之罰所以勸宅勸耕也其自國以及野之道則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明由國至野道路之遠不可無憩息之所也然則由國以至遠郊相隔百里由郊內六鄉以至六遂相隔百里中間且爲茶亭候館以慰行道之勞此所謂二畝半在邑者即六遂井邑公邑家邑都邑而言其去國之遠何之公邑則

相隔二百里稍之家邑則相隔三百里縣之小都邑則相隔四百里畺之大都邑則相隔五百里而謂統在王城乎觀遂人次於司關掌節之後明遂在關外也載師所謂國宅無征者以六鄉爲國中也里宰之掌比其邑者卽井邑也故曰以歲時合耦於鋤所謂合耦者卽孟子之八家同養公田詩之十千維耦也然則此云在邑在田之宅謂王國乎謂邱甸乎漢食貨志云井田方一里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趙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

畝也正義亦以周禮之井牧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及遂人掌邦之野疏之據此則集註所云本於趙注證之疏說其爲卽六遂井邑言之也無疑證諸漢志則二畝半在田亦確有可據且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從广盧聲力居切葢古農夫必使家有二宅當春夏耕耘有事之時則出居於廬自秋穫之後至冬農隙則入居在邑之宅所謂夫一廛者也故在田曰廬詩邶風乘屋鄭箋云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此尤可爲二畝半在田之證以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故每家得二畝半也其在

邑之定民居亦當各以二十畝之地八家分之故亦各得二畝半也是爲五畝之宅所謂以田里安甿明田有宅里亦有宅也此並先王定制而可目爲極不通之說乎遂人明言上地中地下地夫一廛田百畮卽此注在邑在田確證惟其夫一廛則二畝半在邑無疑也惟其田百畝則二畝半在田無疑也此皆六遂之制爲遂人所掌且明言凡治野明言辨其野之土所謂此不在野而在國乎且小司徒井牧特言治野之法故鄭注造都鄙也則非通指畿內爲井下文分地域鄭又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者以井授在

遂而又疑遠郊亦井故兼言鄉也觀旅師掌聚野之鋤粟鄭注野謂遠郊之外也鋤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則遠郊有井田矣康成此注所云如此故於小司徒井牧旣云造都鄙而又於分地域兼指鄉遂也葢鄭又謂畿內千里三分去一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鄉在郊內故疑遠郊亦井也不知遂始言須田百畝經文可據則自郊門以內鄉民皆用比法計口而授如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皆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不必定用邱甸法也夫鄭旣注野謂遠郊之外是

遠郊之外有井田何又云遠郊有井田也郊外曰野
可以郊內爲野乎夫郊外卽遂也賈疏云六鄉六遂
皆爲溝洫法三等采地乃爲井田此以遂人十夫有
溝疑其用貢不知遂與匠人九夫爲井同法非采地
乃爲井田也黃氏度曰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
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有十夫之地故曰十夫也陳
氏祥道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
積數則計其所有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言之
其實一制也據此遂爲井授乃爲治野固無俟繁引
卽畢卽遂人一廛百畮之語則知孟子所云五畝之

宅百畝之田定爲指野而言則其誤認爲王國九里
之中而妄爲之說者萬無可逃其謬矣較之古今習
聞先王之制先儒之說確不可易者果孰爲可笑乎
吾不知爲此說者仲栞爲何許人而獨異百詩先生
號稱博雅何獨於此條亦以爲煞是可疑而毫莫之
辨也至所云二畝半之地當容十餘家尤爲可笑不
足與辨不知古必二畝半者井竈葱韭之所取具也

無道桓文之事

集注引董子之言案荀子非相篇云仲尼之門人五
尺豎子羞稱五伯是何也曰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
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
哉在董子前故此疏舍董而引荀爲證

不贍

集注云贍足也本小爾雅案說文贍給也不贍卽不
給觀晏子補不足助不給分別言之蓋不給尤迫於
不足不足猶匱乏之謂不給非僅不足也說文給相
足也國語注多有訓給爲足者然考晉語豫而後給
注云給及也竊意救死而恐不贍者仍所謂救死而
恐不及也似較訓足尤合此經趙氏以不給釋之而
正義亦云不足則疏說不知趙注之精

水滸

毛詩滸水涯也箋云循西水涯涯溼水側也趙注亦
云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不詳所涉何水集注本此
釋地謂程大昌雍錄云渭水實在梁山之南循渭西
上可以達岐較本紀以水滸之水爲漆沮尤確說似
可據但以孟子去邠踰梁山之文證之竊疑渭水在
梁山南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界乎其間取
徑東南未必循渭而西恐仍以渡漆沮爲確增按鄭
氏譜曰豳地今屬右扶風栒邑其封域在禹貢雍州
岐山之北徐廣曰漆縣東北有豳亭郡縣志古豳城

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括地志邠州新平縣卽漢漆縣詩豳國禹貢雍州漆沮旣從寰宇記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旣從者從於渭也據此漆沮之水與渭相通至同州乃東南入渭邠卽漢漆縣地以漆水得名古公去邠宜度漆沮故史記敘渡漆沮於踰梁山之上蓋梁山旣踰便止岐下此固明言走

馬非若汎舟之役也雍錄所謂循渭西上可以達岐者嘗卽泛舟言之耳又朱氏曰漆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叚氏曰書所謂漆沮在澧水涇水之東爲渭之下流吉曰漆沮乃會於東都繼田獵之後宜爲下流之漆沮李氏曰禹貢東過漆沮卽此漆沮孔氏傳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自土漆沮者別也此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洛水源出慶州洛源縣此非古公所度漆沮也詳此下流之漆沮遠歷鄜坊北之東都然則古公之度漆沮也此亦其證矣釋地此條蓋偶

見雍錄所云故新其說遂謂與漆沮無干耳其實非也

天時

趙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集注本此節去五行二字又倒孤虛於旺相之上云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案正義曰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干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

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據此所謂孤虛乃占法也五行旺相四字連文䟽又云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竊意此注五行字似可不節孤虛字亦似可不倒恐仍以趙注爲是又此䟽云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然則所謂天時亦不

僅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而已也故云之屬

山谿之險

案周禮掌固注主封疆之固者浚溝之土以爲城鑿池之土以爲郭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渠又在外所以出水植木其上亦所以使固也司險注主山谿之險者在國曰固在野曰險險言山兼言谿者統山林川澤而言王氏應電所謂遂溝洫澮川以通水道即以限我馬者也然則以先王之制而言亦豈得謂封疆之界山谿之險可盡廢哉不知先王懷保傒和宏其怙冒耿光大烈本於單心其在德不在險者

已足建不拔之基而後以制度宏猷體國經野夫是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內外交修而苞桑永固也後世井田學校之議一切不講第以攘奪爲心至使民凍餒離散轉徙溝壑救死不贍而在上者專務兼并逞其豪强爭地爭城殺人盈野以求遂其囊括并包之舉所恃者惟封疆之界耳山谿之險耳兵革之利耳卒至衆畔親離人心盡失當時目擊之者安知非痛心疾首而爲此論也孟子引此正爲當時諸侯王痛下針砭耳善乎南軒之說曰孟子之言以當時皆重末而忘其本也玩故曰二字此數語或孟子得於傳聞非孟子之言

且比化者

集注比猶爲也近人謂比爲周亦見古訓但棺周於身此何待言增案比義爲訓極多爾雅釋詁比訓俌郭注俌猶輔詩其比如櫛比訓密禮比禮比樂比訓合以及訓及訓至皆各有取爾也竊考周禮夏官形方氏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注比猶親也又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盇比訓親亦兼有保義此經比字當謂人以棺之美親厚其親能保化者不至如棺椁之薄使之土易親膚庶幾無憾於心耳

夏畦

集注謂夏月治畦之人增案說文田三十畝曰畹田五十畝曰畦竊謂夏畦者夏日治五十畝之人乃人之極勞者故病莫病於此而側媚者其勞過之故曰病於夏畦圭田五十畝似亦从畦取義以其爲五十畝故曰圭集注訓圭爲潔則又因圭字而爲之說耳

公輸子

趙注謂魯之巧人或以爲魯昭公之子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魯般燉煌人未詳年代巧侔造化考燉煌今廢沙州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

過三危山南流入海者也通典曰沙州古流沙地皇興表張掖縣今甘州衛地里今釋云流沙在今嘉峪關外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三危山在今陝西岷州衛塞外雲南麗江府北據此張掖燉煌雖尚在內地皆禹貢雍州之域其非魯境可知未詳段說何據案說文石部磑云䃺也从石豈聲古者公輸班作磑五對切渾言古者不定爲何時人亦不定指爲魯人觀其創始作磑後世賴之已可想見其巧不必紛紛木鳶雲梯之談矣

規矩準繩

案書傳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法度之所自出也據此則規矩準繩皆自權衡而出陳氏師凱曰規矩繩權衡謂之五則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韋氏昭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爲平也然則準平繩直卽平以驗直所謂準繩連體也太史公曰禹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則規矩準繩之明自禹之時而已然矣故曰聖人旣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尸子曰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皋措準則地之廢者有皋則繩以驗木準以測地書曰從繩史記曰平準有規矩安得無準繩乎

名之曰幽厲

考諡法動靜亂常曰幽殺僇無辜曰厲孟子第卽諡之最惡者懸空言之以爲懲戒見諡法有此二諡後之爲君者不可蹈此諡也不必定指幽王厲王戰國之時雖列國分爭天王猶爲周也烏得遽斥本朝之天子以爲戒乎且孟子生於烈王之時去幽厲之世雖隔平王五十一年桓王二十三年莊王十五年僖王五年惠王二十五年襄王三十三年頃王六年匡王六年亦不過百有餘年之久周鼎未革安得以昭

代爲口實也且厲王子爲宣王宣王子爲幽王若指幽王厲王孟子當曰名之曰厲幽不應顛倒世次而曰幽厲卽本句已可證其爲卽惡諡而言斷非意指幽王厲王也必泥幽厲爲幽王厲王彼魯煬公之後何嘗不有幽公魏公之後何嘗不有厲公推之齊武公之後亦有厲公諡幽厲者獨幽王厲王哉故集注謂幽暗厲虐皆惡諡也不从趙注㩁幽于厲王最精

滄浪之水

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集注以滄浪爲水名釋地謂其殊非盡地名也竊考武當縣西北四

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據此滄浪本洲名耳〔

走壙

集注謂壙廣野也蓋本趙注獸樂廣野之文曾案說文壙塹穴也又塹云坑也考葬者甫竁亦云開壙漢書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據此則壙之爲窟爲坑爲穴無疑皆獸所藏匿之處上句水之就下卽水之所歸而言此云走壙謂獸走壙穴亦卽其所歸而言故走音奏猶歸也與奔走之走讀上聲者不同故孟子以爲歸仁之喻若訓廣野則獸方馳逐奔竄無所底止反成茫無所歸之象矣何以喻歸仁乎又周禮攻蟄獸以穴氏掌注謂蟄獸如熊羆之屬穴之證

被髮纓冠

趙註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正義纓冠於頭集注謂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增案內則韜髮用纚卽纚也纚六尺古人不露髮必韜而結之繞爲髻所謂韜訖爲紒也乃著冠今曰被髮則是不暇束髮矣纓冠者謂但以纓結於頷下使冠與首相著而已更不暇垂緌爲飾也故曰言急也考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緌纓飾故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蓋緇布冠有缺項後不合有纓結之元冠則不用缺項而纓屬於武故纓所以固冠也緇布冠有纓無緌至元冠用黑緇縞冠用生絹皆垂緌爲飾禮惟尊者有緌孔子時已有緌者故玉藻云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至孟子時當無不垂緌爲飾今日纓冠第如居冠屬武而已故爲急也屬武謂結纓而武屬於首古者燕居去飾不尚威儀故不加緌有事然後緌今之纓冠爲不暇緌也

墦間

趙注郭外冢間也蓋墦非卽冢統指郭外冢間之地

故趙以四字釋墦間也集注省文曰塚增案說文土部有坐有墓有墳有壠四字相連而無墦字釆部番字云獸之足曰番从釆田象其掌與鼠部鼲皆附袁切讀若樊林部大部皆無樊字林部云平土有叢木曰林凡林之屬从林竊疑樊爲荆榛叢雜之地墦爲狐鼠奔竄之地似非墦卽爲冢邑部鄱从番謂鄱陽亦當以空曠得名古兆域曰墓因封曰墳戰國時或曰壟如死士之壟是惟山海經載帝王之陵多曰冢郭璞云絕域之人各自祭醊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說文勹部冢高墳也又冃部冡覆也从冃豕又巾

部㡀云蓋衣也皆莫紅切冃部冐云冡而前也據此
冡本爲覆冃之義時綿之篇冡土謂大社禹貢嶓冡
嶓謂冡州之嶓亦从番冡謂山之似冡蓋謂山之重
覆如冡後之名墳爲冡者又當取象於此孔子曰古
者墓而不墳殷周以前安得遽名冡乎至皇覽曰文
王武王冡在京兆秦武王冡在扶風此又以一王之
墓爲冡趙曰冡閒亦據塋地而言而又以墦非一人
一家之塋地所在故又統以郭外二字知趙當非以
墦爲冡且封建曰屏藩籬曰藩籬皆附袁切以此推
之應皆寥廓之區有一匡之義說文肉部無膰字火
部燔爇也炙部膰云宗廟火孰肉引春秋傳云天子
有事膰焉以饋同姓諸侯意者廟肉曰膰因以郭外
狐鼠奔竄之地爲上冡時祭者之所羣集即名之曰
墦聞歟不解集注何以不从趙注僅訓爲塚竊觀周
禮有冡人有墓大夫蓋冡統先王及羣臣之葬地而
言墓大夫掌國民族葬之地墓單指墓地而言故曰
使皆有私地域似冡與墓亦有別蓋墓地曰墓羣墓
所在曰冡故太宰稱冡宰以其統百官也長子稱冡
子以其統庶子也皆以覆冃之大言朱子其有取於
此因節其文意謂一字可該其義歟然塚與墦究應

有辨竊謂冡爲羣墓所在固非單墓曰冡亦仍以羣
墓得名墦又包塚地而言當以空曠得名總之冡大
於墓墦又大於塚也故曰郭外也似趙注仍不可易
先儒皆謂古不墓祭程子曰嘉禮不野合則死不墓
祭燕享祭祀皆宮室中事也後世習俗廢始有墓祭
張子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故立之主
以祀之考靈臺碑載堯祠母慶都之墓以文選黃屋
非堯心推之似不足據曾子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
之逮親存也一本無墓字周本紀謂武王上祭于畢
下至於孟津畢文王墓地此當因興師而祭周禮凡
祭墓爲尸此爲墓成之祭蓋甫竁有祭開壙祭后土
墓成有祭祭所塟者由是有拜掃之禮猶非即寒食
祭墓之謂故此墦閒之祭始爲祭墓切證至漢罷公
始曰清明上冡至唐開元中始勅民間寒食上墓禮
經無文宜同拜掃禮至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始
焚紙錢見五代史近代以來遂以成俗

少艾

集注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增
案爾雅釋詁艾凡四訓一曰耆艾正伯長也注引曲
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一曰艾歷也鄭注謂長者更

歷多矣一曰艾歷覛胥相也鄭注謂艾卽乂也察乂治也歷徧閱也皆有相規之義一曰頤艾育養也注引方言云汝潁梁宋之間曰艾據此艾皆卽年長者而言故曲禮五十曰艾亦訓艾髮之蒼白如艾之色魯頌俾爾耆而艾義同詳少艾之謂假謂較艾爲少者耳故曰少艾幼艾同蒸謂人情知好色則慕年少於艾者有妻子則慕妻子此承上好色而言見人情多厭老而慕少王仕則慕君此承上富貴而言見人情多慕盛而厭衰故足一語云不得於君則熱中見人不分心於好色卽分心於富貴極言終身慕父母之難其人也此舜之五十而慕所以爲大孝也艾王年齒言似正對終身之訓而言恐非美好之謂又自怨自艾集注謂艾治也引說文王䒷草也案今說文艾惟指氷臺鄭注爾雅艾氷臺謂今艾蒿也又集注所引楚辭卽少司命云竦長劍兮擁幼艾今按王注言司命持長劍以誅凶惡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是幼謂少艾謂長乃指萬民之少者老者耳並不作一人解由此推之國策魏牟之所謂幼艾亦安知非謂不以予工而與老者少者乎或言老者少者皆無用之人也又或云古謂男色爲艾蒸緣誤解艾豭而云然耳不知艾豭之艾杜亦訓老釋地謂楚辭幼艾指女色國策幼艾指男色似尤可笑竊謂如釋地載隨筆所云艾王男色將謂人知好色則慕男色可乎此必不可爲訓者也謬孰甚焉集注本趙注亦不知僞疏已疑趙爲誤云不知何據矣

使治朕棲

萬章論舜完廩浚井之事據象曰二嫂則已在釐降之後曰弤朕有琱弓之賜當在受禪之後是時舜旣爲天子不知瞽瞍曾有完浚之使時人所傳焉知不與咸邱蒙所問同爲齊東野語也然據上章孟子謂舜肯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則亦難斷其必無是事矣孟子亦姑就其說論舜愛弟之心其事之有無不暇辨也惟二嫂使治朕棲集注棲牀也象欲使爲已妻也本趙注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竊疑象之二嫂爲堯之二女斯時堯猶在上象何敢遽爲此語且舜攝政時年已五十計英皇之齒未必不與舜相當卽英皇未老象雖傲豈眞不識倫常者何至遂萌此欲且見乎辭況舜已娶象爲舜異母弟卽以三十而娶論之象亦當早有室象爲瞍之愛子豈獨使之有鰥在下哉象又豈肯廢大倫以慰

父母哉象自有妻安得又欲以嫂爲妻竊意棲當爲
妻字之訛蓋欲二嫂治其已妻如姑之教婦刑于其
妻亦猶舜之欲使治其臣庶也程子曰堯妻舜而不
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爲治亦當同此意古嫂作㛐義取三老五更說文嫂
从女変聲皆有老而比母之義故欲使治其妻以爲
彈壓也古棲多作栖惟詩今本作雞棲亦音西論語
作栖栖今齊韻有栖無棲此章妻字凡三見有妻子
則慕妻子娶妻如之何恐此亦妻之訛也棲謂之牀
出自廣雅似亦不足據考方言齊魯之間謂之簀陳

楚之間謂之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
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䇢其
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象與舜同爲冀州
之人以生諸馮而論據方言秦晉之間當謂牀爲杠
以遷負夏而論負夏衛地當謂牀爲牒即以封有庫
而論一統志云有庫在今永州零陵郡據方言陳楚
之間亦當謂牀爲第似象皆不至名牀曰棲也

父母使舜完廩

象欲以牛羊倉廩分於父母是其時有父兼有母也
考舜母早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殺舜之舉象與父
母同謀然則所謂母者當指象母非舜母之握登
氏也舜之五十而慕亦爲孝於繼母矣

鬱陶

鬱陶集注謂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如此則象特自
言其鬱而孟子何所據而曰象喜揩按爾雅鬱陶繇
喜也鄭注檀弓云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
繇也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所謂鬱陶蓋自言其
喜而思君耳故孟子據此而斷舜曰象喜亦喜集注
謂氣不得伸者蓋本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顏厚有
忸怩而未免誤會其文耳蔡傳又承朱子孟子此注

之訓故書傳注鬱陶遂以爲哀思也竊以爲五子所
謂鬱陶乎予心者亦謂太康之心喜於遊畋至此亦
宜其愧故接云顏厚有忸怩而終之曰弗慎厥德雖
悔不可追也上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
將疇依蓋謂太康爲君至於無地可歸無人可依其
所以至此者皆由鬱陶乎予心喜於逸豫至今日豈
不顏厚有忸怩乎蔡傳不詳乎此惟承曷歸疇依之
文順文釋之漫以爲哀思也考諸古訓陶皆訓喜故
後世曰陶陶曰陶然曰陶情皆主喜言觀檀弓注陶
即鬱陶不得以鬱字爲疑蓋鬱與陶散文則異連文

則從陶爲訓言鬱者蓋形容其喜之叢耳說文鬱字本義木叢生者檀弓疏云心初悅而未暢之意鬱陶之情暢則口歌咏之也又祭義陶陶遂遂注謂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則陶爲繇喜兼有思義故象以鬱陶思君連文

微服

趙注變更微服而過宋近人謂變更微服非聖人所爲耳桓司馬素識孔子雖變更微服亦安必不遭其害引說文彳部云微隱行也此云微服服亦訓行也尚書盤庚先王有服康誥子弗祇服厥父事孔傳皆訓服爲行文十八年左傳服讒蒐慝注亦云服行也蓋孔子過宋恐桓害已故微行而過之或又引詩七月遵彼微行證之意孔子從小路過宋不由大過也增案微服即小路最確然無俟旁徵博考也史記定十四年齊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觀微服朝與周道對言此微服爲小路之確證蓋桓子先從小路往觀再三至將受時乃語魯君爲周道遊觀也據此可益知趙注之非

湍水

趙注波圍正義謂波圍瀠洄之貌集注本此案說文湍疾瀨也瀨水流沙上也又案枚叔七發曰湍流遡波又澹淡之文選注云遡波逆流之波也澹淡搖蕩之貌也據此湍當爲逆流搖蕩之貌又郭景純江賦一云涌湍疊躍一曰峻湍崔嵬又可想見其涌而疊躍峻而崔嵬爲何如之駭浪懸騰驚波屹崒哉故淮南注謂湍爲水行疾較確旋流當爲渦水故曰盤渦非湍也

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集注謂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竊按書曰父師少師指箕子比干皆紂之諸父孟子詎不知之或微本作箕傳寫者因當路章武丁朝諸侯節云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與此文相似遂於此亦訛箕爲微耳後未有更正者遂承其謬此似無可疑

芻豢

集注謂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按此以孟子之文徵之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求芻與牧故知芻指牛羊以少儀不食圂腴注圂與豢同犬豕也之文徵之故知豢指犬豕皆與

其所食而括其物也猶芻豢之悅我口卽猶牛羊犬豕之悅我口荀子禮論篇云芻豢稻粱所以養口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意亦同此而養情語較粗所以爲荀子之言

稽大不理於口

不理於口似謂人多以非理訕之趙氏蓋以理爲俚而訓爲賴耳究嫌多一轉折士憎茲多口似謂士多爲衆口所憎亦不必改字近人考異據離騷爲理注今之以通辭理謂稽云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又據潛夫論士貴有辭亦憎多口謂孟子云憎多口卽禦人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已之聲問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愠字申達憎義案此似好異之談近於曲說恐非

麋鹿 補

麋鹿以山澤判以陰陽判不以大小判也釋名云麋澤獸也埤雅云麋澤獸鹿林獸增案麋爲澤獸確有可證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方言無耦曰介介亦不僅訓大也本作麋一本作麋此猶澤之有麋難定其爲麋也案宣十二年楚樂伯致師射麋麗龜其時晉師在敖鄗之間杜注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晉魏錡請戰而還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杜注滎澤在滎陽縣東僖三十三年鄭有原圃猶秦有具囿吾子取其麋鹿杜注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此皆麋爲澤獸之證

例言

一四書經朱子訂定後人無容置喙

國家功令所垂制義一途望的以趨然自漢以來言人人殊亦有考辨之處較詳於集註者繁稱博引彙爲一編輔朱子非駁朱子也

一五經

御案各條大義炳如日星其有關於四子書者敬謹恭錄登諸卷首以昭

同文之治若與四書無涉雖本節中不敢全載一依許寶善五經揭要之例

一伏讀

欽定禮記義疏聖制云漢儒長於數其學得聖人之博宋儒邃於理其學得聖人之精二者得兼乃見聖人之全經自宋儒之說盛行遂庋註疏於高閣大哉

王言俟百世而不惑矣今酌存註疏舊解若干條其穿鑿附會之談弗錄

一賈孔後代有通儒篇內所錄悉依四書次第

國朝經學昌明顧寧人朱竹垞閻百詩諸公考訂精密實出前賢之上其他有可采擇悉行摭入或兩說同而各有證據或兩說異而互相發明俱並存兩說 科學植淺薄不敢下一斷辭

一鄭氏釋經率多改字韓文公筆解亦然宋以後此習尤甚夫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代遠傳譌良所不免宜從先聖闕疑之意若欲擅改經文則爲害不小程子謂親民之親當作新身有之身當作心命也之命當作怠後人猶或非之况其他乎茲擇確有依據者間錄數條不敢多載

一近代坊本往往拾前人唾餘點竄字句便爲已有雖宿儒亦蹈此弊是編每條之末各註書名仍依時代先後臚列卷首凡後賢掠美改從其朔即暗合者亦以先出之書爲斷務使閱者得見廬山眞面

一引用各書詞達理舉無取冗長如郊社禘嘗朝聘燕饗諸大典紛紛聚訟動輒千萬言集隘槩從畧識者諒之

一歷代說四書者命名各異指數其目不下五六百家科

力避雷同久而未定及門劉子雲儀入都命質諸尊甫芷裳先生先生稱其滙聚羣言津逮後學頗似劉向說苑因即以名是編

一先君子著讀書識小錄論四書者十之二三如云兄弟之子當作兄弟弟子本儀禮齊宣王好樂樂音洛即好樂無荒之樂本詩經天下之惡皆歸焉惡謂人本書經易其田疇易讀亦本周禮日昔者昔同夕不訓前日本左傳杜註回年四十一非三十二本公羊傳其他以經註經亦多類此請質之好古者

一科館寶應范水鎮二十餘年課徒之暇手抄成帙歲辛巳肄業揚州梅花書院與同人往復商榷稿凡數易從父

秉園尤多訂正第載籍極博不免掛漏元南昌趙鐵峯先生著四書雯義有補遺續遺二卷他日竊仿其例依次再增

道光四年春二月高郵孫應科彥之識

道光辛巳夏余館邘上孫生彥之自秦郵來以所著四書說苑乞弁其首伏而誦之上自五經

御案漢宋諸儒義疏以及顧亭林閻百詩諸先生論說凡羽翼集註者靡不采錄鈙而不斷葢宗其先人讀書識小錄中所論四書義指擴而充之非僅襲說苑體例爲鈔胥故事也夫朱子集註著於功令爲士程式數百年於茲矣朱子自言三十爲集註至老改猶未已其於漢晉隋唐諸儒論述及當世賢哲師友緒言雖一字一句皆爲鈔撮覃思數十載列其所以去取者或問一書而約其精粹於集註折衷至當實獲聖心後人徒守集註不知廣搜衆旨以爲究證豈惟雷同是非抑先賢苦心無由探溯矣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此歐陽子所言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曲直能果決乎孫生此書既見及斯義又詞覈理博專述其大不效訓詁家其克承先志裨益士林當亦朱子所默許者與故序之友人錢杖識

四子書列於十三經自功令以此取士惟集註講章之是
習罕有能讀註疏者或尊漢學而卑宋儒則又重名物而
輕義理說經皆未得當竊謂漢儒去古較近制度品節自
詳於宋儒然宋儒未嘗不究心於名物如蔡註禹貢朱子
儀禮經傳通解考据極博而於聖賢之微言奥旨實能體
驗發明洵非漢儒所能及讀學庸集註及論孟中言性理
諸章可以一字移易乎但以遵朱而謂朱註之外無說可
採則又不然夫聖賢之道至大無外至小無間一名一物
曲折細微皆道所寓卷石勺水不得謂非山海之支分派
別也凡可以補朱註所未詳者皆紫陽之功臣學者所當
互證參考期無悖於聖賢立言之旨而已

國朝經術昌明解四書者無慮百餘種秦郵孫君彥之會萃
諸家擇其粹語爲四書說苑博而不襍簡而易明原本漢
學折衷
御案敘而不斷深得古人善述之意譬諸東箭南金皆可寶貴隋
珠和璧悉備蒐羅以苑名篇是在翱翔書圃者知所採擇
矣
庚辰秋七月甘泉同學愚弟李周南謹識於浣桐軒

有日月而無列宿之經緯可乎曰奚以測行度齊節候也
有四瀆而無百川之派別可乎曰奚以通脈絡會朝宗也
有四書朱註而盡黜百家之說可乎曰奚以廣聞見析精
微也然由是說也蔽滋甚焉何則不循乎黃赤之恆軌而
飛流彗孛之變作不由地中行而衍溢潰決懷襄且爲害
且夫後世之說經而爲經蠹者紛紛矣大者創新義以病
天下小者夸奇博穿鑿細碎說一兩字至數千百言使闚
者目眵精瞀而於聖賢經世不刊之深心渺不相涉究奚
取是喋喋者爲四子書之說弊或類此然則考古者將若
之何曰亦衷諸理而已理者道也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
亦四海九州所交會也道取入魏不必經蒲坂渡臨晉之

是而從夏陽之爲非道取入蜀不必克劍閣之是而自陰
平由景谷道旁之爲非蓋理本人心所同然聖賢特得之
最先且全耳誠不迷於大指所在於千百世後一事獻疑
冥索滙參精靈之聚忽通於一旦較舊說尤愜於人人之
心烏在非助末光而增涓流者耶我
朝
列聖稽古用中益精益博承學者幸生其閒皆得睹其秘思各有
著述孫甥硯芝承家學取漢唐以來各說廣蒐慎擇彙爲
四書說苑十卷其好學篤志恢宏先緒之力綦勤矣將授
之梓以橐來請序於余展讀之於理皆犁然有當也余四
書中亦有疑竇數條若論語漆雕開乃書字而非名束修

乃年十五以上而非贅疵吾與黙也乃感歎而非深許巫醫是一事所以治病非一爻鬼神一寄死生雖爲說頗詳而大段已爲是卷中所有惟膚受之愬一條附質於此其略云膚受者聽者之膚受之也其說必故中聽者之畏惡一觸輒動若膚之受刺故易入愬即譖也皆謂毀人觀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可見浸潤以緩圖膚受以速得耳若謂訴己之寃膚固皮外之至薄者膚受則爲傷至輕淺訴於人而遽爲所動者鮮矣安足爲明且遠乎其說之當否視芝試爲余決擇之遂園八十叟夏味堂

右孫君四書說苑十二卷體製精贍前序已詳今校其書斟挹羣言蒐剔故訓有經文仍其舊而義自明者大學命也過也論語足恭讀如字小人之中庸也不增反字是也有經文改其誤而義自明者大學一个作一介中庸壹戎衣爲殪戎殷孟子棫棘作樲棗是也有增易經文而義自明者論語未若貧而樂下增道字其爲仁之本與斯知仁矣作人孟子畢郢作畢程是也有轉移聲音而義自明者中庸來百工之來論語臨喪之臨孟子孫叔敖之孫讀去聲是也有變換句讀而義自明者論語孝乎惟孝孟子卒爲善句士則之句二嫂使是也若夫考覈典章稽討禮制其尤鉅者繪事後素爲後加素既灌不足觀爲逆祀射不

主皮爲力不同科爲禮射前番不中後復射尚禮不尚力告朔爲天子告朔於諸侯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哀公問社爲社主師摯之始爲大師升歌蔽冕之蔽非蔽膝入公門至私覿總記聘問之事紺緅非纁非青素故不飾袗絺綌爲衣裳同絺綌齋必變食爲盛食百畝而徹爲徹取十畝洵足以羽翼聖經會通典禮者也至於九夷在南陽溝瀆即生瀆石門爲郭門鳴條在安邑地理精矣郰人非鄹大夫顏淵年四十一直躬爲人名伐燕分宣王襄王私淑諸人爲子上曹交非曹君弟滑釐爲慎子師白圭非魏文侯時人人物詳矣其他名物象數精博不可殫書雖李氏之易衛氏之禮無以過也君世

有傳書祖體齋先生爲先君師君年二十餘由高郵遷吾
邑之氾水修學授徒予兄幼度敎諭同館村塾每得一義
輒相商搉時予年十二敎諭以所屬文質君君有國士之
目今二十餘年矣憶丁丑戊寅間予僑寓郡城君著書北
城蕭寺是書甫脫稾予亦甫撰毛詩詳注日夕過從互質
所得月色鐘聲一鐙相對如昨日事而君書已行予則出
入長安浮家三徙訖無成書不如君之勤敏多矣道光甲
申五月既望寶應劉寶楠識於眞州鴻雪堂

經籍自遭秦火殘編斷簡百不存一凡複壁荒塚所出者
類皆眞贋錯雜雖好學深思之士未易明辨而釐訂之也
四子書爲孔孟微言較諸經近而可徵然學庸分自戴記
論語別以齊魯言人人殊更僕難數詎疏家各執臆見矛
盾相持即鄭康成稱經神許叔重號無雙而有純不能無
疵復何論自鄶以下者哉逮宋儒斥讖緯象數之學專究
名理而義斯醇矣然欲探水之源而盡堵絕其支流者亦
未能暢水之性也存木之本而必芟除其枝葉者卒無以
壯木之觀也則凡諸子百家之說又烏得概廢之哉縱或
意尙新奇如以達巷黨人爲項橐九夷君子爲胥餘以及
直躬之爲人名檮杌之爲木名凡此之類不免穿鑿附會
之譏而擇什一於千百以之羽翼經訓未始非學者之山
淵也秦郵孫君彥之家有藏書篤學好古克承先志凡漢
唐以來經學之書靡所不窺博採諸說折衷
御案著成鉅編計十有二卷名之曰四書說苑採賾索隱敘而不
斷俟讀者之自爲棄取洵足稱紫陽之功臣藝圃之盛業
矣余自甲申春來宰安宜君僑居伊邇時以詩古文字進
質並乞序是編顧余一行作吏學植漸蕪誠不足序君之
書且簿書鞅掌惟日不遑又無暇序君之書故遲之又久
而未有以應也値案牘稍閒溽暑微歛繙閱此編爰識數
語於簡端至蒐羅之富賅體例之精覈則鄉前輩錢次軒
先生暨諸君子之序盡之矣無俟鄙人之贅辭爲道光乙

酉且月秀水葉維庚跋於寶應官舍

參訂姓氏

巴陵方宗翰西園
寶應朱　彬郁甫
儀徵劉文淇孟瞻
江都陳逢衡穆堂
及門鹽城梁重熙
梁重慶
梁重勛
寶應吳嬰武
葉常授
劉　鴻
葛　綿
葛　綖
華尙質
葉伯華
呂大呂
芮希元
成錫之
六合錢應禧
江都范嘉信
高郵趙德齡
天長戴善述

歷代解四書名目

鄭氏元禮記中庸大學註　趙氏岐孟子章句　何氏晏
論語集解　皇氏侃論語義疏　韓氏愈論語筆解　陸
氏德明論語釋文　孔氏穎達禮記中庸大學正義　邢
氏昺論語疏　孫氏奭孟子音義　蘇氏洵蘇評孟子
蘇氏軾論語傳　蘇氏轍論語拾遺孟子解　王氏令論
語解孟子解　陳氏祥道論語全解　張氏九成論語全
解孟子傳　楊氏時論語解　謝氏良佐論語解　游氏
酢論語解　尹氏焞論語解孟子解　葉氏夢得論語釋
言孟子通義　胡氏寅論語詳說　胡氏宏論語指南
王氏居正論語感發　畢氏良史論語探古　吳氏棫論
語十說論語續解考異說例　喻氏樗玉泉論語學　大學
中庸論語解　曾氏幾論語義　余氏允文尊孟辨續辨
別錄　石氏墪中庸集解大學中庸輯畧　朱子大學章
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四書或問論孟精義語
孟集義中庸輯畧　劉氏爚四書問目　施氏德操孟子
發題　鄭氏汝諧論語意原　張氏栻論語說癸巳論語
解癸巳孟子說　戴氏溪石鼓論語答問麗澤論語集孟
子答問　黃氏幹論語通釋　姜氏得平論語本旨　王
氏應麟孟子考異　袁氏甫蒙齋中庸講義孟子解　卞
氏圜論語大意　潘氏墀晦庵論語類　陳氏耆卿論語

紀宗孟子紀蒙　眞氏德秀四書集編大學衍義　蔡氏
模孟子集疏　蔡氏節論語集說　黎氏立武中庸指歸
中庸分章大學發微大學本旨　趙氏順孫四書纂疏
湯氏起巖論語義　吳氏沆論語發微　上官氏情論語
孟子畧解　李氏編論語解說　胡氏憲論語會議　柴
氏中行論語章蒙說　陳氏炎編次論語　饒氏子儀論
語解　陳氏恣論語註義問答　楊氏簡論語傳　趙氏
汝談論語註孟子註　趙氏善湘論語大意大學解中庸
約說孟子解　史氏恭論語口義　王氏柏論語衍義論
語通旨孟子通旨　馬氏之純論語說　時氏少章論語
大義孟子大義論語贅說孟子贅說　粟氏由庚論語集
薛氏季宣論語約說大學說　俞氏傑論語訓蒙　戴
氏良論語外書　錢氏文子論語傳贊中庸集傳　任氏
士林論語指要　吳氏吳論語問答畧　黃氏纂論語類
觀　呂氏本中論語講義　林氏子奇論孟講義　黃氏
宙論語纂　王氏過東淵論孟講義　李氏舜臣家塾編
犬論語　李氏輿宗論孟俗解　詩氏翰論語解　蕭氏
山論語講說　孔氏元龍論語集說　馬氏廷鸞論孟會
編洙泗遺編　饒氏魯論孟記問學庸纂述學庸十一圖
李氏郁論孟道纂　趙氏秉文論語孟子解中庸說
金氏履祥大學章句疏義論語集註考證孟子集註考證
陳氏沂大學論語說　黃氏季金論語人物志　薛氏

撰孔子集　王氏鄭論語集註　鄭氏奕大論語本意中
庸大學章旨　方氏逢辰大學中庸註釋　何氏夢桂大
學說中庸致用書　陳氏孔碩中庸大學解　焦氏節中
庸解　徐氏存會氏貞中庸解　何氏基大學中庸發揮
鄭氏參中庸講義　馬氏論臨大學集傳　何氏衍足
大學釋疑　鄭氏儀孫大學中庸章句箋註　吳氏季子
大學講義　黃氏必昌中庸大學講纂　焦氏禾大學廣
義四書標題　許氏衡大學直說　黃氏鎮成中庸章旨
黃氏錄學庸通旨　陳氏華大學寄明中庸提綱　傳
氏淳大學補畧　用氏諸孟子解義　朱氏文公論語集
義孟子指要　傳氏子雲孟子指義　劉氏章刺刺孟
李氏祖孟子權衡遺說　錢氏時四書管見　葉氏咏道
四書大學講義四書說　胡氏仲雲四書管甕　吳氏昌
存四書講義　許氏大獻薛公四書講義　邵氏大椿李
氏應龍四書講義　劉氏霖四書纂釋　趙氏惠四書纂
義　李氏序四書新說　季氏守鏞四書家說　宋氏殺
四書輔註　牟氏子才四書易編　趙氏欽成四書考義
張氏文選四書訓解　鄭氏樸翁四書指要　趙氏新
四書約說　失名雜說中庸合註　王氏廉四書詩說
輔氏廣四書問答　衛氏富蓋四書考證　邱氏潮四書
衍義　陳氏舜中四書集解　童氏伯羽四書集成　田
氏疇四書說約　祝氏洙四書集註附錄　陳氏淳四書

口義　黃氏積四書遺說　黃氏仲元四書講藁　劉氏
因四書集義精要　孟氏夢恂四書辨疑　陳氏尙德四
書集解　何氏逢原四書解說　史氏伯璿四書管窺管
竊外編　朱氏謐四書速義　陶氏宗儀四書備遺　胡
氏一桂四書提綱　蔣氏允汝四書纂類　牟氏構四書
疑義編　陳氏綱四書通辨　許氏謙讀四書叢說　朱
氏公遠四書約說四書通旨　邱氏葵四書目講　詹氏
思四書關疑　林氏起宗四書圓解志學指南心學淵源
杜氏本四書表義　胡氏炳文四書辨疑四書通大學
指掌圖　程氏復心四書章圖總要　陳氏傑四書發明
倪氏士穀四書輔釋　黃氏清老四書一貫　張氏淳
四書拾遺　將氏元四書箋或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
通　衡氏定保四書講藥　桂氏瑛語孟秀述　黃氏文
傑大學中庸雙說　吳氏存四書語錄　咸氏崇僧四書
儀對　蕭氏鎰四書衍問　歐陽氏統四書釋疑　陳氏
大祥四書辨疑　張氏存中四書通證　袁氏俊翁四書
疑銜　王氏光耘四書經疑貫通　詹氏道傳四書纂箋
景氏星大學中庸集說啓蒙　壬氏桂四書訓詁　何
氏文淵四書文字引證　贍氏思四書闕疑　祝氏堯四
書明辨　涂氏循生四書鵬疑　馬氏蟄四書答易　陳
氏應四書本旨　吳氏成大四書圖　為氏學四書伯解
薛氏信同四書標註　馬氏豫四書樹義　汪氏炎昶

四書集疏　趙氏遷四書問答　會氏貫四書類辨　鑒
氏呂四書節義　黃氏寬四書附纂　楊氏維楨四書一
貫錄　朱氏升四書旁註　王氏逢四書通義　何氏英
四書釋要　鄭氏濟四書講解　葉氏儀四書直說　張
氏宣四書點本　冉氏庸四書精華　張氏洪四書解義
　黃氏鼎四書精義　劉氏醇四書解疑　王氏守仁古
本大學註　胡氏廣四書大全　蔡氏清四書蒙引　郭
氏恕四書一得　楊氏範四書直說　張氏楷四書棟秘
　楊氏琦四書辨疑　曹氏端四書詳說　王氏逵四書
心法　李氏希顏學庸心法　呂氏柟四書因問　郭氏
昇學庸問答　何氏英四書釋要　吳氏世宗學庸通旨
　劉氏廸簡皇王大學通旨　陳氏祚小學辨惑　吳氏
訥小學集解　周氏瀨四書精解　李氏果四書音考
楊氏守陳四書私抄　沈氏辨四書口義　周氏賓四書
音考　董氏彝四書經疑問對　王氏雲鳳四書私記
吳氏棲四書訂疑　朱氏綴四書補註　潘氏府四書傳
註正　高氏拱四書辨問錄日進直講　陳氏士元論語
類考孟子雜記　趙氏南星學庸正說　周氏宗建論語
商　劉氏宗周論語學案　章氏世純四書留書　周氏
寅四書音考　廖氏紀四書管竅　童氏品四書旁訓
劉氏龍四書講義　湛氏若水古本四書訓測　熊氏熙
四書管天　馬氏理四書發徵　丁氏徵四書講義　王

氏侗四書批點　顏氏摶四書證疑　王氏大用四書道
一編　王氏漸逵四書通言　史氏于光四書解　林氏
希元四書存疑　鄭氏佐四書語錄　陳氏琛四書逸說
　李氏本四書私存　高氏尙賢四書精意　周氏華四
書集說　劉氏刻四書通義　魏氏校大學指歸附考異
　穆氏孔暉大學千慮　陶氏廷奎四書正學衍說　董
氏穀碧里疑存　徐氏獻忠四書本義　唐氏樞四書周
錄　陳氏祥纘四書正蒙　朱氏潤四書通釋　廖氏暹
四書測　陸氏鰲四書樸指　黃氏光昇四書紀聞　薛
氏甲四書正義　薛氏應旂四書人物考　馬氏森四書
口義　梁氏格四書古義補　濮陽氏淶四書貞義　奧
如恕四書程朱繹旨　王氏材四書石堂附語　李氏遜
四書質疑　張氏居正四書直解　陰氏秉陽四書贅說
　李氏先芳四書漢註疏引　士氏樵四書紹聞編　羅
氏汝芳經書一貫編　孫氏應鰲四書近指　徐氏牘四
書初問　邱氏橓四書摘訓　薛氏東海四書解醒　楊
氏時喬四書古今文註發　黃氏襄四書集說　李氏文
纘四書口授　管氏大勲四書三說　萬氏表四書參考
　蘇氏濂四書通考補遺　李氏贄李氏說書　徐氏渭
四書解　章氏一陽四書正學淵源　金氏瑤四書疑
陳氏禹謨經言枝指經籍異同別本四書名物考　林氏
兆昌四書正義　劉氏元卿四書宗解大學新編　沈氏

懋嘉四書說渠　趙氏台鼎四書原望　樊氏問仁四書
心旨　李氏經綸四書裕鑑篇大學稽中傳　程氏嗣光
四書講義　揚氏世恩四書訓錄　鄭氏聽四書講義
朱氏纂四書啓編　鄭氏維徵四書卿新日錄　張氏編
四書原　王氏覺四書明音　饒氏黎四書輯訓　陳氏
虞祥四書鄧　管氏一德四書參向　朱氏埠註解四書
人物考　姚氏舜牧四書疑問　周氏汝登四書宗旨
鄒氏元標四書講義　楊氏起元四書評　叡氏溶四書
鏡　子氏豫四書讀大錄　錢氏大復四書證義合編
於氏孔兼四書大旨　李氏起機四書口義　徐氏節登
四書正學輯要　千氏應元四書質言　慮氏一誠四書
講述　馮氏從吾四書疑思錄　郝氏敬四書攝提
雜言孟子說解　萬氏尙烈四書測　蔡氏悉大學註
管氏志道孟義訂潤　王氏旨堂四書義府　史氏記事
四書疑問　林氏茂愧四書正體　樊氏良樞四書參解
四書辨語　毛氏尙忠四書曾解　陳氏臣忠四書集意
　莊氏元臣四書覺參符　張氏京元寒燈隨筆　方氏
時化中庸點綴　孫氏楨行元晏齋因思鈔　姚氏應仁
大學中庸讀　施氏鳳來攜義集　陸氏鍵四書傳翼
來氏斯行四書問答　葛氏寅亮四書湖南講　劉氏對
源大學古今通考　沈氏守正四書說叢　寇氏愼四書
酌言　殷氏大白四書副墨　朱氏鳳翔四書證學錄

鹿氏善繼四書說約　洪氏啟初四書翼箋　黃氏尊素
四書鉞　吳氏繼仕四書引經節解劉　黃氏智四書講
義　唐氏汝講四書彼言　陳氏榮選四書私旨　許氏
有聲四書獨證　姚氏光辨四書望洋編　王氏廷燈四
書音釋　馬氏廣翰四書讀四書提鈞　張氏嘉猷四書
不德錄　張氏嵩四書說秉　商氏惠四書問答　陸氏
安銘四書袁解四書演註　姚氏之鳳四書萃言　李氏
汝求己彥說書　韓氏宗埼四書庭訓　張氏庸聊四書
語錄　張氏維樸四書永業　潘氏循龍四書中註　陳
氏仁錫四書語錄四書析疑四書考四書考異　華氏允
誠四書大全纂補　魯氏論四書通義　譚氏貞默三經
見聖編　張氏溥四書纂註大全　葉氏樹聲四書從譽
　申氏嘉允四書鐸　楊氏以任四書遺旨　陳氏天定
慧眼山房說書　張氏爾禎四書事寶　黃氏淳耀四書
大旨　陳氏際泰四書讀　徐氏邦佑四書經學考　陳
氏鴨符四書續經學考　徐氏養元四書集說　桑氏拱
陽四書則　喬氏中和圖書衍　謝氏文浒學庸切己錄
　徐氏學飭四書日衷　易氏道進四書內外傳　李氏
鳳翔四書釋義　質氏明孝四書救樊編　張氏雲鶩四
書經正錄　揚氏琦四書辨疑　傷氏藝四書大全節要
　顧氏夢麟四書十一經通考四書說約　宋氏繼登四
書正義　倪氏晉卿四書大全纂　葛氏承杰四書新義

張自烈四書大全辨　吳氏蒼舒四書圖考　史氏以徵四書彙解　白氏翔搴言折衷　何氏璠四書補註　朱氏心四書衍註　傅氏維麟四思堂說書　孫氏奇逢四書近指　陸氏在新四書定解　王氏復禮四書集註補　四書正誤　陸氏隴其四書松陽講義　三魚堂四書大全　四書困勉錄　續困勉錄　唐氏達四書聽解　費氏世奇四書講義　姜氏垚四書別解　洪氏　四書說約　失名四書集註　四書附錄　閻氏璩四書釋地　黃氏宗羲孟子師說　胡氏渭大學翼眞　李氏光地大學古本說　中庸章段　中庸餘論　論語劄記　孟子劄記　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　四書賸言　大學證文　四書索解　大學知本圖說　大學問　逸講箋　中庸說　楊氏名時四書劄記　辟雍講義　大學講義　焦氏袁熹此木軒四書說　雜說　江氏永鄉黨圖考　程氏大中四書逸箋　紀氏克揚麗奇軒四書講義　刁氏包四書翊註　薛氏鳳祚聖學心傳　魏氏裔介四書大全纂要　徐氏世沭四書惜陰錄　邵氏嗣堯四書初學易知解　陳氏詵四書述　沈氏丕變四書鈔　閔氏嗣同四書貫一解　陸氏邦烈聖門釋非錄　李氏塨論語傳註　大學傳註　中庸傳註　傳註問　李氏容四書反身錄　邱氏嘉穗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　朱氏謹中庸本旨　丁氏崗大學本文　中庸本文　大學困學錄　中庸困學錄　孫氏嘉淦成均講義　孫氏見龍五華纂訂四書大全　王氏士陵四書纂言　張氏文薰大學偶言　崔氏紀論語溫知錄　王氏植四書參註　夏氏力恕菜根堂劄記　任氏大任中庸解　陳氏紳四書錄疑　王氏步青四書本義滙參　潘氏思榘盤峯講義　桑氏調元論語說　任氏啟運四書約旨　蕭氏正發翼藝典畧　康氏呂賜讀大學中庸日錄　王氏功江漢書院講義　胡氏在用四書說註卮詞　劉氏琴四書順義解　陳氏鋐四書就正錄　四書斷疑　李氏祖惠虹舟講義　范氏翔鼎四書句讀釋義　戴氏鋐四書講義尊聞錄　王氏國翊四書窮鈔　劉氏際驥古本大學解

右謹遵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直齋書錄解題續文獻通考經義考采入

引用書目

御纂周易折中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欽定禮記義疏

欽定儀禮義疏

欽定周禮義疏

御製日講四書

御製樂善堂文集

御製日知薈說

御定康熙字典

欽定續通志

鄭氏元禮記中庸大學註　趙氏岐孟子章句　許氏愼說文解字　五經異議　何氏晏論語集解　皇氏侃論語集解義疏　孔氏穎達禮記正義　陸氏德明禮記音義　顏氏師古匡謬正俗　張氏參五經文字　韓氏愈論語筆解　李氏匡義資暇錄　白氏居易長慶集　顏氏之推顏氏家訓　邢氏昺論語疏　孫氏奭孟子蕢　鄭氏樵六經奧論　聶氏崇義三禮圖　程氏讜　程子遺書　張氏栻論語解　孟子說　陸氏九淵象山集　蔡氏節論語集說　王氏柏詩疑　孟子通旨　陳氏祥道禮書　王氏應麟困學紀聞　陳氏善捫蝨新語　金氏履祥論語集註考證　孟子集註考證　蘇氏軾論語拾遺　衛氏湜禮記集說　趙氏順孫四書纂疏　倪氏思中庸集義　張氏九成大學說　洪氏邁容齋隨筆　袁氏文甕牖閒評　毛詩經筵講義　王氏楙野客叢書　孫氏奕示兒編　羅氏大經鶴林玉露　黃氏震日鈔　張氏邦基墨莊漫錄　呂氏祖謙東萊博議　大事記　陳氏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謝氏枋得詩傳注疏　史氏繩祖學齋佔畢　劉氏昌詩蘆浦筆記　姚氏寬西溪叢語　劉氏原父七經小傳　何氏異孫十一經問對　詹氏道傳四書纂箋　趙氏惪四書箋義　景氏星四書集說啟蒙　黎氏立武大學發微　白氏珽湛淵靜語　孟氏夢恂四書辨疑　郝氏敬孟子解　張氏存中四書通證　盛氏如梓老學叢談　胡氏炳文四書通　王氏若虛論語辨惑　田氏藝衡留青日札　蔡氏清四書蒙引　倪氏發朱子異同條辨　雙峯講義　徐氏師曾禮記纂註　焦氏竑筆乘　王氏樵日記　周氏廣業孟子四考　陳氏禹謨譚經苑　四書名物考　楊氏愼丹鉛錄　陳氏士元論語類考　孟子雜記　王氏恕石渠意見　蘇氏濂石渠意見補缺　陸氏深傳疑錄　季氏本讀禮疑圖　薛氏應旂四書人物考　王氏圻續文獻通考　路氏倪陽明傳習錄

 歸氏有光震川集 王氏雅量賁縣志 李氏贄疑耀
 羅氏汝芳四書一貫編 姿氏初成蕩獬偶錄 程氏
鞠友四書辨 蘇氏祐逌旃璅言 葛氏寅亮四書湖南
講 虞氏兆湰天香樓偶得 方氏懿解義 姚氏旅露
書 陸氏采冶城客論 吳氏縣講書偶見 高氏士奇
天祿識餘 王氏士禛池北偶談 王氏崇簡冬夜箋記
 周氏亮工書影 尤氏侗西堂文集 何氏焯讀書記
 李氏光地榕村語錄 吳氏震方讀書質疑 朱氏彝
尊曝書亭集經義考 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尚書古文疏
證潛邱劄記 顧氏炎武日知錄五經同異 俞氏長城
可儀堂文集 惠氏士奇禮說大學說 毛氏奇齡四書
賸言論語稽求篇續詩傳鳥名 汪氏份四書大全 任
氏啓運四書約旨 全氏祖望經史問答 江氏永四書
典林鄉黨圖考羣經補義 萬氏充宗讀禮質疑學春秋
隨筆 翟氏灝四書考異 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養新
錄 莊氏存與四書說 江氏聲論語竢質 錢氏坫論
語後錄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 王氏懋竑白田雜著四
書記疑 陳氏祖范掌故經咫 袁氏枚小倉山房文集
隨園隨筆 余氏蕭客古經解鈎沈 任氏大椿弁服釋
例 惠氏棟九經古義易大義 孫氏志祖讀書脞錄
程氏瑤田通藝錄 李氏鍇尚史 邵氏晉涵爾雅正義
 趙氏佑四書溫故錄 臧氏琳經義雜記 韓氏怡讀

詩傳謂 戴氏震東原集 汪氏中述學 胡氏渭禹貢
錐指 孫氏星衍問字堂集岱南閣集 臧氏庸拜經日
記 趙氏翼陔餘叢考 王氏式丹四書直音 劉氏台
拱論語駢枝端臨遺書 段氏玉裁說文解字註說文正
義 許氏寶善五經揭要 陳氏鱣論語古訓 周氏柄
中四書典故辨正 吳氏昌宗四書經註集證 阮氏元
十三經註疏校勘記車制圖解 曹氏之升四書摭餘說
 梁氏玉繩史記志疑 王氏謨十三經策案 宋氏翔
鳳四書古今訓釋過庭錄 李氏周南洗桐軒文集 凌
氏曙四書典故覈 徐氏頲改火解 張氏甄陶四書翼
註論文 侯氏鳳苞九經鑰 陳氏逢衡竹書紀年集證
 陳氏寶泉孟子時事考徵 施氏彥士外書集溶讀孟
質疑 吳氏英經句說 劉氏履恂秋槎雜記 劉氏寶
樹經學管窺 劉氏贊犄韞山樓集 王氏念孫廣雅疏
證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 顧氏鳳夏小正集解 夏氏
味堂詩疑筆記 先吏部諱宗羲愛日堂文集易宗集註
 叔曾祖諱喬年尚書古文證疑 先君子諱覺讀書識
小錄

四書說苑卷首

高郵學廩膳生臣孫應科恭輯

御纂周易折中

居上不寬○蓋聖賢之心無棄物堯舜之道欲並生并包荒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矣然包荒非混而無別之謂故必斷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然後用舍舉措無不合於中道魯論所謂寬信敏公者意蓋相似也四者以寬爲本故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

再斯可矣○致者入也然又曰德之制若不能斷制則其入之深者徒足使弊茲以滋而奸無所畏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夫子曰再斯可矣言事貴斷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位諸家皆作思欲不出其位思字不甚重今觀咸卦云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夫子以何思何慮明之則此思字蓋不可畧雜擾之思動於欲者也通微之思濬於理者也大學云安而后能慮蓋思不出位之說也

唯女子與小人節○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然則不遠不近之間豈非不惡而嚴之義乎故當遯之時有所係而未得去者待小人以畜臣妾之道則可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動容貌○四勿九思皆先視聽此以貌言先之何也曰閑

邪則視聽爲要持敬則貌言爲先故曾子三貴惟在容貌顔色辭氣之間程子亦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言之先後不同其歸一也

禹疏九河○孔頴達九河疏據爾雅郭璞註以簡潔爲二河朱子孟子集註亦因之曰簡曰潔分舉幷然蔡傳則據曾氏之説合簡潔爲一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林之奇嘗辨之以爲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當從朱子孟子集註爲正

於湯有光○孔氏安國曰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案於湯有光孔傳屬武王説朱子取之以註孟子看經義直

捷顯亮蔡傳以爲伐商之舉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則以有光屬成湯説意非不深似多一曲折然總見得湯武弔民伐罪皆以公天下爲心原未嘗悖於孔傳朱註也

及其聞一善言○孟子謂舜聞一善言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在深山中時尚如此况在廷之陳謨乎觀其一聞禹克艱之言即知廣聽納燭幽隱凡治天下之要道皆出於此此即决江河莫禦之氣象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關雎樂而不淫○古者后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乃所以理陰德治內事章女敎賓祭之事皆后夫人供之而衆嬪御佐之非得淑女不足以稱其職后妃思得淑女以自助而事君子未得而求思之深如此設若既得而和樂之浹如此此其所以爲女德之至盛而足以爲風敎之首也自毛鄭而後從此説者衆至朱子不主后妃自作蓋因君子好逑之語以爲非衆嬪御所可當且專主一事於義爲狹論因宏遠矣然亦未嘗以鄭氏爲非也

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許氏謙曰實始翦商謂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蓋古公遷岐吴越春秋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則德化及於民其勢固不可遏也但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時後高宗立傅説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書稱祖甲享國三十有三

年自遷岐至文王之生已九十餘年古公百二十歲則古公始終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耶故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至此而漸大眞得詩人之旨矣

憂心悄悄○案小序以此詩爲仁人不遇朱子力闢小序而定此詩爲婦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及註孟子引詩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則曰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是又與詩集傳異矣諸儒因此辨論甚多總之君臣夫婦其道無二婦人不得於夫仁人不遇於時而因物起興發乎情止乎禮義要皆聖人之所取也朱子註詩與註孟子各存一義

不素餐兮○朱子註此詩謂伐檀之人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則寧甘窮餓而不悔詩人因歎其爲不素餐之君子蓋全就一人之勵志上說而以古序爲未得詩指固已然考孟子之答公孫丑君子不耕而食之問也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朱子註云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則仍節取序說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劉氏敞曰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子謂蒯聵安有此事哉

蓋聞野人之言其心慚焉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故逐蒯聵不當如左氏所記劉氏絢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靈公聽南子之語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者多矣張氏洽曰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非當時之實錄也案朱子論語集註因引胡氏說載蒯聵欲殺母事然二劉之論似得當時情事張氏洽朱門高弟亦有取焉今故並存之以俟再考

魯自宣公稅畝○案稅畝之說公穀二傳皆以爲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杜氏預以爲旣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爲十而取二矣胡傳主公穀而朱子從杜氏姑並存之以俟考

桓公殺公子糾○案左氏經文公伐齊納子糾繫子於糾而不繫於小白是以子糾爲兄也公穀經文雖稱糾不繫子而公羊謂糾宜君穀梁謂糾可立亦以子糾爲兄也三傳註疏並無異說其見於他書者荀卿謂桓公殺兄史記序糾於小白之上蓋皆以子糾爲兄也獨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弟韋昭註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趙氏汸曰時漢文於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是則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語而非不易之論也程子及胡傳據公穀經

文稱糾不繫子遂直以糾爲弟而諸家多因之夫公穀之傳所以釋經也取其經而背其傳不幾進退兩無據乎朱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其答潘友恭書又引荀卿殺兄之語而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蓋兩存之而未嘗有所偏主也今故從朱子而兩存之

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而以爲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於夸矣

禮記義疏

右傳之五章○以朱子補傳爲未安而歸正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謂大學原無闕文此則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柏之說也而車氏淸臣方氏正學咸是之又或爲良知之解以攻集註若王氏陽明則竄入於異學矣

賜魯重祭○案魯之郊禘明堂位謂成王賜祭統謂成王康王賜或曰成王或曰康王則出於傳聞附會可知魯之僭禮先儒多歸罪於成王伯禽獨蔣氏歸罪惠公郝氏歸罪僖公爲得其實

自牖執其手○室南有牖北無牖鄭註或爲北墉陸氏釋文舊音容是本文作墉字可知方氏因俗本訛牖因附會

社之北牖謂欲君南面視之夫亡國之社乃北牖郊特牲所祭之社亦北墉無北牖也大記統言君大夫禮何獨分此句爲君視大夫疾乎若大夫寢於北則君自南戶入北面視之矣如何能南面乎陳氏以北牖爲屋漏亦非屋漏是中霤非牖也

君召使擯○聘禮聘義皆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必三人而後備亦舉公禮言之也案論語朱註擯用命數之半恐無視聘賓介數遞降之禮

執圭○天子之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若諸侯相朝聘則所執者瑑圭其制視命圭而瑑刻之故謂之瑑圭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不同此以圭璋聘己聘而還圭璋乃八寸之瑑圭璋也鄭言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論語註執命圭小誤蓋命圭必不可以復人亦不可言己有也

子問公叔文子○鄭氏康成曰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 當生文子拔左傳作 叔發拔字音之仍今論語註作公孫枝又拔字之訛也

麋鹿○鹿山獸能補陽麋澤獸能補陰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二獸迥別而趙氏岐云麋鹿之大者則混而一之

曾西○鄭氏康成曰曾西曾參之子名申案申字子西孟註曾西曾子之孫誤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爲虹蓋雨者陰陽之和而日復以陽好之故謂之淫氣其雄者竟天而明則截雨雌者長丈謂之霓反能致雨故曰若大旱之望雲霓又莫虹則旱若日出卽虹則雨隨至故曰朝隮於西崇朝其雨蓋陰陽之交氣隨其所勝而雨不雨分也

十二月輿梁成○古無橋梁名詩無逝我梁在彼淇梁造舟爲梁孟子徒杠輿梁是梁或名杠不名橋也史禹山行乘橋亦作檋蓋直轅車般紂鉅橋之粟蓋積粟倉士昏禮笄加於橋蓋橫格架是名橋者皆非梁也史記秦昭王初作河橋則以梁爲橋殆自秦始

厭於適母○禮有庶子厭於父無厭於適母自趙岐誤

註孟子而諸儒沿之卽朱子孟子集註猶未免沿誤矣
曾點倚其門而歌〇考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
七歲曾皙少於孔子時止六七齡耳未必有倚門而歌
事

欽定儀禮義疏

旅酬下爲上〇酬之爲義註曰勸酒也爲酬賓言之也又
曰周也爲旅酬之酬義主於周當主人言之也旅酬酬賓
時介遵皆未及獻無行酬之法故不盡主人之歡奠之而
不舉至獻禮旣畢一人舉觶乃體主人均惠之意而行之
以至於辯辯者周也

執圭〇上注引玉人文瑑圭璋璧琮以頫聘則臣出聘不

以六瑞之圭但用瑑之者耳而此疏乃以大宗伯之六瑞
當之是直以聘卿所執者爲信圭躬圭之等誤矣朱子詁
論語執圭亦沿其失矣

足踧踖如有循〇玉藻云卷豚行不舉足齊如流註云卷
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而曳踵則裳之齊如水之
流也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

欽定周禮義疏

繪事後素〇鄭氏康成曰素白釆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污
也案康成說與論語解不同然亦得爲一義

攝齊升堂〇玉藻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則燕朝
亦日日之常朝也蓋治朝無坐法內朝有時而坐故云燕
耳論語攝齊升堂及凡侍食侍飲皆在燕朝註云圖宗人
之嘉事謂燕朝有此耳其實燕禮射禮皆於路寢行之非
必圖宗人之嘉事而後有燕朝也

執圭〇賈氏公彥曰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用圭璋若
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
寸凡諸侯之臣頫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瑑爲
文飾耳案據此說則論語集註以聘圭爲諸侯命圭者誤

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〇特縣之磬經無明文故疏言
磬無不編然爾雅云大磬謂之毊大戴禮云磬一縣而
堂特又若有特磬者朱子於孟子集註亦云有之更俟
考

以皮冠〇皮弁韋弁禮服之冠也皮冠蓋加於禮冠之上
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次於潁屏去皮冠而與
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其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如皮
冠卽係韋弁則衛獻公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胡
爲而怒乎以其爲田獵所有事之冠故招虞人以之而禮
冠中不數也

御製日講四書

山梁雌雉節〇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時中之聖其所會心
者無非時也見雌雉在於山梁之上因感而歎曰彼山梁
之雌雉當飛則飛其飛也以時當下則下其下也以時時
哉時哉子路不悟以爲時物而共向之有執之之意焉遂

三嘆而作

御製樂善堂文集

其心休休焉○古大臣之相天子也其容人有包荒之量其任道有馮河之勇果賢也不遺於遐也果不賢也不昵於朋也是其休休之心根於中休休之色見於外賢人爭為之用爭為之用即爭為國用也豈樹黨立朋者所可假託哉

信而後諫○信而後諫理也若事至於危急一日不言則天下之害甚於一日斯亦可以待其信而不言乎故魏徵之與太宗信而後諫者也陸贄之與德宗不必待其信而諫者也而後之人均是之

御製日知薈說

君子無所爭○或曰孔子言君子無所爭韓魏公與范文正公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不失和氣是也上殿之爭非爭乎不知夫子之所謂爭葢謂相競以氣而不循乎理耳朝廷之上社稷之大計俟吾一言以定是非安危而唯觀望順從緘口不出一言豈君上所賴哉其所爭者非一身一家之事也國與天下之事也至下殿不失其和則仍歸於無爭也

上下與天地同流○天地聖人之本一也故天地無心而生萬物聖人無為而化萬民非無四時之運六府之修也化以藏往神以知來過化則誠在事先存神則物隨心感神與化曾何天地聖人之有異哉

御定康熙字典

車同軌○按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經涂九軌註軌謂轍廣非軌即轍也韻會輪有高下廣狹皆定於軌輪中之軌既同則轍迹亦同因謂車轍亦曰軌其實軌乃轊頭也自說文以軌為車轍後人沿之遂專以車轍訓軌失其字之本義矣邢昺孝經疏云兩轍之間曰軌車所轢曰轍此為確詁云

誰毀誰譽○毛氏曰凡成敗之毀上聲莊子其成也毀也之類是也非自壞而隳毀之則去聲孟子毀其宗廟之類是也惡聲令聞之毀譽則毀上聲譽去聲孟子不虞之譽

求全之毀是也忌其人而毀之媚其人而譽之則毀去聲譽平聲論語誰毀誰譽之類是也然論語譽字有音毀字無音經史子中成毀之毀與隳毀之毀皆無音姑從通用讀書點校者不可不知

性猶杞柳也○嚴粲詩緝詩有三杞鄭風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小雅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山木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杞也按嚴說則易姤卦以杞包瓜孟子杞柳此是柳屬

欽定續通志

陳胡公之屬○史記陳有胡公滿其子為申公孫為相公申與相不列諡法則疑胡公非諡不為無因然齊有

胡公靜次哀公不辰後哀既爲謚胡亦是謚矣漢陽信侯呂清懷昌侯劉延年晉都亭侯華譚梁之王汾古上瞻皆用胡謚樵謂特胡者之稱是其疑古之過也

四書說苑卷一

高郵孫應科輯

大學

大學之道○陸德明禮記釋文曰大舊音泰杜佑通典禮引大學篇古之欲明明德以下八句自註云大學爲上庠大讀爲泰梭韻書十四泰大字徒蓋切二十八箇大字唐佐切與馱音同無音直駕切者道字上去二讀凡訓理訓路上聲訓言訓由訓治去聲此道謂當然之理宜作上聲今讀大爲直駕切讀道去聲開卷之首一言再誤可嗤也 考異

古有小學有大學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之太傅教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一說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又云適子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大學說

在明明德○鄭註謂在明其至德孔疏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桉書言明明者一詩言明明者五大雅皇矣傳曰照臨四方曰明凡明之至則曰明明明猶昭昭也大明常武傳云明明察也疏云明明然昭察也魯頌在公明明鄭箋云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引禮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夫由微而著由著而極光被四表是謂明明德於天下孔疏明字作一讀而以明德新民對舉失經之本義矣 說文解字註

在親民○孔疏訓親爲親愛於民桉舜典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教之設所以親民乃有虞氏創立大學之始規合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言之此親字不必改但所謂親者令民自相親非君上親之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言親民之道亦極之於平天下孟子所云謂即以釋此經可矣考異

親民即萬物一體之意治民之道在循其故不必求新六經罕言新民者康誥作新民以民去紂之暴承周之初新屬民言非主上言在上者因其新而作之未嘗別有以新之夏書舊染汙俗咸與維新以羿之假擾天紀人心風俗有爲所染者與之新仍是復其舊耳王莽緣飾周禮盡變漢法而以新號

天下王安石創爲新法致戕有宋國脉然則何新之足云哉漢令以長吏爲親民之官必使久於其任所云親民葢即取義於大學溫故錄

致知在格物○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禮記註

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葢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力之先後夫物孰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發爲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修修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后也而曰知所先後者其究在乎知止大學發微

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子止孝爲父止慈與國人交止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日知錄

格物之學論語詳之即以讀詩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格物之學在身心者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格物之學及於家國天下者事父事君格物之大者多識於鳥獸草木格物之小者程子謂一草一木亦所當格後儒議之多識雖聖人之教然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豈必屑屑於無物之不知如陽明所云乎經史問答

右經一章○周秦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必先詳其目而後備言之逸周書管子韓非子至多本書祭統之十倫

孔子閒居之五至三無皆是今定爲經傳作二人之辭而首尾相應實出一口意者不託之孔子則其道不尊而中引曾子又不便於事必如是而後安爾門人記孔子之言必稱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顯之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爲孔子無據述學

康誥曰○孔傳以康爲圻內國名勝康成作謚號解左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既有誥文即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乎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子亦謚康豈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釋地

顧諟天之明命○尚書舊註諟是也孔疏云諟與是古今字異故變文爲是註文古是字之說本此果如疏言古無是字後人增之然文字尚書最古如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之是字豈後人所增哉又玉篇諸韻諟字皆訓理也正也諦也審也未有說古是字而訓此者或曰解諟爲審則理順顧謂顧諟常目在之諟謂審念常心在之言常顧諟審念天之明命以此謹畏之誠奉承上下神祇 辨疑

湯之盤銘○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記子事父母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斯銘也殆刻之盥頮之盤與 示兒編 新安邵氏臨川吳氏據內則辨盤非沐浴之盤是也但邵謂盥頮之器吳謂別有一器寘於盤

上以盤承餘水皆無據尚書顧命王乃洮頮水孔以洮爲盥疏云洗手之謂盥洗面之謂頮自是兩事不得概云盥頮之器禮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盛水自別有器沃盥則以水沃於槃非別有一器寘於其上內則槃字從木乃木器故可刻銘而盥乃日日所必有故取喻於日新章句未詳考邵吳兩說亦未盡 白田雜著 盤沐浴之盤也此用鄭註然人無日日沐浴者大戴禮武王十七銘中有盥盤銘註云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爲鑑游溺武王銘辭自新即指湯銘其爲盥槃無疑 典故辨正 按聶崇義三禮圖云盥謂用匜沃盥洗手也盤謂承盥洗者棄水之器故謂之盥盤舊圖云口徑二尺一寸受二斗漆赤中夫二尺一寸之廣可容銘辭漆赤其中則爛然有光日新數語警心怵目又按公食大夫禮小臣具盤匜註云君尊不就洗故設盤匜開元禮皇帝皇后太子行事皆有盤匜亞獻以下及攝事者皆無盤匜亦君尊設盤而不就洗之義湯君也故得日日用盤與喪大記大夫設夷盤士併瓦盤不同 識小錄

緡蠻黃鳥○毛傳緡蠻小鳥貌文選註引薛君章句云緡蠻文貌皆不訓爲鳥聲據毛傳以微小之鳥故以爲小鳥然黃鳥卽倉庚亦謂之鸝黃其色黧黑而黃因以名之詩家有金衣之稱則以爲文貌者尤得田間詩學云緡蠻言鳥聲之微細相聯不絕如緜而鳥語不可與人解託言蠻也桉禹貢三百里蠻鄭註云蠻之言緡也正義云緡是繩

蠻以繩束物之名周禮大司馬疏蠻縻也禮記王制疏蠻者慢也蠻之義並不涉言語以況鳥聲似誤古箕山歌云甘瓜施兮葉緡蠻樹葉亦稱緡蠻非鳥聲可知 典故辨正

止於丘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上文丘阿作曲丘側作旁一例集註云岑蔚之處說文解丘爲土之高岑爲山小而高高同也土與山不同蔚草木盛貌與隅益無涉大學鄭註就而觀之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語原不切丘隅孔疏乃云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朱子認作正解入集註 釋地

瞻彼淇澳○詩毛傳澳隈也章句因之據爾雅釋丘曰隩隈孫炎云隈水曲中也又曰厓內爲隩外爲隈陸璣云淇

澳二水名毛說㶿限爲誤正義非之余謂陸說是也人但見邶鄘衛三詩俱有淇水名不知水經註云肥水謂之澳又後漢郡國志註引博物記云有奥水流入淇是淇澳明是二水 摭餘說

菉竹猗猗○菉竹朱子無註詩集傳云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按洪氏引史記河渠書云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如淳曰植竹塞水決之口淇園卽淇澳集傳蓋據此陸璣云菉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續漢書輿地志註云淇水有菉竹草十一經問對云菉竹非竹也草名菉竹猶花名石竹皆合菉竹爲一物然爾雅菉王芻竹萹蓄毛傳孔疏均依之析而解之亦是鄭善長水經註

云今淇川無竹唯王芻篇蓄一說淇澳自產竹箭亦兼有菉竹 識小錄

如切如磋○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曰爾雅註以鵠鬐削劇雕爲治樸之名鏤刻磋琢磨爲治器之名則切磋琢磨皆物已成而復治之也朱子謂旣切復磋旣琢復磨似無據 典故叢

於戲前王不忘○嗚呼歎辭其語備載詩書但古文尙書悉爲於戲字今文尙書悉爲嗚呼字詩皆云於乎中古來文籍皆爲嗚呼字文有古今之變義無美惡之別末代若哀誄祭文卽爲嗚呼封拜册命卽爲於戲於讀如字戲讀爲義謂嗚呼爲哀傷於戲爲歎美棱大雅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非傷王之不知善否乎周頌云於乎前王不忘非美先生之見稱頌乎五子之歌云嗚呼曷歸予懷之悲卽哀傷之語允征云嗚呼威克厥愛允濟卽褒美之辭何以各別爲字也且漢武册命三王文皆曰嗚呼豈哀傷之義許氏說文解字及李登聲類竝云於卽古嗚字 匡謬正俗

右傳之五章○蔡氏淸考定傳文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殊爲近理朱子復生當改而從之 禮記纂註

此之謂自謙○胡銓曰自謙者自敬也誠主乎謙易一謙而四益謙者敬之大也讀謙如字倪思曰不謙之人以虛爲實務矜夸以欺人不惟欺人又以自欺謙則實而若虛又人道惡盈而好謙此好惡之正也人能知謙之好惡則公矣亦讀謙如字桉鄭註云慊之言厭是訓其義非又讀其音 考異 註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詩湛露云厭厭夜飮傳云厭厭安也安靜之意故書本作謙鄭讀爲慊今集註本直作慊字非也鄭下註命也之命讀爲慢朱子從之仍依本字訓爲慢此謙字亦當依本字訓爲慊 九經古義

而后厭然○厭然者有厭故從新之意果厭故從新則亦善矣而小人惟見君子而后厭然耳非其誠心也讀厭如

字解義
身有所忿懥○心之正體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其所以
爲之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而不言心讀身如字 大學說
老子曰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有
患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起於身而心爲之累者以此
程子破身爲心失之 禮說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適也辟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
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
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修與否可自知 禮記註
釋文曰辟音譬下同謂譬喻也七經考文曰古本辟
作譬宋板同唐石經五辟字皆書作譬藍田呂氏曰見賢

思齊之其所親愛畏敬而辟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之其所
賤惡哀矜敖惰而辟焉延平周氏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
方也已果能近之其身所親愛者以譬於人之所親愛云
云則其所行者莫非公恕之道廬陵胡氏范陽張氏訓辟
爲省察亦讀以譬音朱子前未有讀僻者 考異 惠棟按宋
本辟作譬宋監本石經嘉靖本考文引古本同下四而辟
焉並同釋文出而辟云音譬下及註同今各本註譬猶喻
也並作譬獨衛氏集說作辟按譬正字辟假借字 校勘記
一人貪戾○註戾之言利也或作吝正義本謂一人貪戾
即一人貪利故下註云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貨不能
止也一人貪利一國作亂即下文財聚則民散貨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之義 養新錄
其儀不忒○毛傳忒疑也鄭註孝經忒差也桉此二訓與
上儀一字微隔不若依大雅瞻卬鞫人忮忒傳疏爲解傳
云忒變也疏引爾雅釋言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也
魯頌閟宮享祀不忒鄭箋亦曰變也 詩疑筆記
絜矩之道○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方員員出於
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
修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
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此數所由生也用矩之道
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
以爲員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員屬天知地者智知天者聖

智出於勾勾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爲耳
大學絜矩義當取此鄭氏曰矩法也章句曰矩所以爲方
之器俱未盡 典故覈
楚書曰○章句並未指白珩之對即云楚語只說楚人之
語非謂國語中之楚語也且國語是左邱明所述豈得云
楚書當從舊說爲是然鄭註以爲楚昭王時書舉觀射父
昭奚恤爲善人據國策昭奚恤乃楚宣王時人在昭王後
百有餘年所稱登壇而南面者有令尹子西葉公子高司
馬子反考左傳子反卒於楚共王時在子西子高前數十
年舛譌不足信左襄三十年傳云子產曰鄭書有之鄭書
非鄭語則楚書非楚語矣 經史問答

若有一个臣○按馬王竝以一介爲耿介一心者何休公羊註一个猶一槩義與馬王合離騷堯舜之耿介王逸云耿光介大與此文同義異釋文云字又作个考說文無个字唯卷五上竹部箇竹枚也今俗以个箇皆爲物之以枚數者大學引此經竟作个公羊文十二年引仍作介後漢書卷三十一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註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尙書後案 釋文出若有一个云一讀作介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作一介按正義說一介爲一耿介則當以作介者爲是釋文作个與正義本異 校勘記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以能保我子孫爲句黎民帶下讀春秋之君多知有子孫不知有黎民穆公猶知有黎民者

故云尙亦有利哉然語自輕於子孫也 蒙引 尙亦當爲亦尙高誘註淮南覽冥篇曰尙主也今書作亦職有利哉職亦主也亦尙與亦職同寫者誤倒其文秦誓又曰亦尙一人之慶是其證也論衡刺孟篇引秦誓曰黎民亦尙有利哉允爲確証 經義述聞

此謂唯仁人○論語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好惡平列原無偏重大學本此意承上兩節而言休休有容所謂能愛人也放流迸逐所謂能惡人也因秦誓後段說未分明故足以唯仁人數語此三句總結之觀下二節平列好惡可見玉溪盧氏云惡以成愛非也 說疑

見賢而不能舉○上文云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此節是不能愛不能惡樣子然見賢見不善與好惡拂人之性有別故但斥之曰慢也過也較之菑必逮身者微有淺深害亦有大小遠近非謂其知所愛惡而爲君子也要之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憚正士而苦其直方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利好人而樂其承順如此天下事尙可言哉漢唐以來亡徵覆轍一一可按若知所愛惡而未盡愛惡之道唯漢之文帝宋之仁宗始足以當之以慢且過者爲君子遺禍無終極矣 識小錄

命也○陸佃曰命讀如字孟子曰莫非命也不能舉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命也不能退不能遠雖命也自人觀之過也姚舜牧曰命作慢字無味君相造命不可委命賢

不能舉舉不能先是一聽於命了故下個命字按唐李泌曰命者已然之言主相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曰謂己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可明此命字之義 考異

孟獻子○左成十六年宣伯告於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季則文子行父爲權奸之首不待其子武子宿始專國政孟則獻子蔑與季共事者三十四年亦不得稱爲魯之賢大夫凡下而盜上者必立賢行美名以收人譽故能陰操國柄若二子非其人乎 釋地

伐冰之家○按左昭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

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註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在官之食有冰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受以歸在家用者觀此伐冰宜兼食言註云喪祭用冰舉其重耳塘餘說

百乘之家○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是再命之大夫皆然況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乎集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若獨以采地震而歸之雖本鄭註未允余意百乘之家采地之至大者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釋地

彼爲善之○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禮記註　彼爲善之小人讀之使爲國家句子少時授讀如此近日則彼爲善之讀小人之使爲國家句蓋以善無小人故改之不知彼以爲善實未嘗善也蒙言　章句疑此有闕文然朱子格言云彼爲善之小人出程氏經說據此則程子以六字爲句蓋小人本爲惡今反以之爲善若謂其有能也後雖有善者其害亦不可救矣箋義

四書說苑卷二

高郵孫應科輯

中庸

以授孟子○此條朱子集諸說而成其云以授孟子於輯畧所載不合輯畧云成於子思傳於孟子未嘗云以授孟子且與序說不同桉孟子外書性善辨第一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意者子上授孟子與識小錄

君子中庸○庸訓用又訓常無訓平者庸即中節之和唯爲天下之達道故常常用之中庸之理極卑邇又極高遠

極高遠又極卑邇圓通不滯若單說平常便落邊見湖南講

小人之中庸也○倪思曰此無反字正義謂小人亦自以爲中庸得之王肅添反字非也王肯堂曰上自不妨曰小人反中庸下自不妨曰小人之中庸若小人一向反中庸而更無中庸者則小人無可化爲君子之理中庸有不偏之處矣考異　小人反中庸者謂小人之中庸與君子相反耳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此是接遞之辭當輕輕讀過所重在上下文王肅增反字不諳文法經義雜記

民鮮能久矣○章句云但世敎衰民不興行或謂由上無修道立敎之君子故民不興行此誤認世敎衰之義以民字爲專指下民果爾聖人以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

責在上之爲民表者何也且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正因世敎衰之故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而言 業引

道之不行也○明字當在前今反在後行字當在後今反在前乃後人傳寫之誤行明二字當相易讀之 辨疑

道其不行矣夫○夫子旣傷道之不行又哀憫傷之云時無明君其道不復行也 正義

衽金革○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爲鎧甲被之如衣衽然故曰衽桉尚書正義云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故鎧鍪字從金周禮疏云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蓋古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春秋時

安得有鐵甲倪說非是 典故辨正

素隱行怪○素平素也以隱居爲常不知變通者也鄭氏謂素爲傃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子援漢史爲證謂素爲索雖有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賾索隱以爲聖人之學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 中庸集義

遯世不見知○文言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以此例之遯世不見知疑是兩項鄭註云值時無道隱遯於世雖有才德不爲人知 識小錄

費而隱○釋文曰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鄭註曰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正義曰言君子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皆讀費爲拂桉如鄭孔說當竝上君子之道作一句讀羣經音辨連七字引文自朱子改訓費爲廣舊義漸少知者 考異

道拂則身隱卽承上遯世不悔之文而申言之古註無可易後儒以費隱二字聯貫後數章桉曲禮云不辭費論語云惠而不費費非美辭古書從無以費贊道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道不遠人以道爲隱非子思立言之旨 潛研堂集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侯氏以問禮問官証不知非也博學之審問之正是所知吾不如老農老圃與莊周所云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不知之証孔子不得位証不能亦非也位不關孔子事當云堯舜病博施濟衆武王不能多材多藝乃確 集註論文

所求乎子○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以事父爲句絕 大學說

失諸正鵠○正鵠皆鳥名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 音義 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 禮記疏

鬼神之爲德○此章言祭祀之鬼神宋儒旣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似支離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誤矣程張諸說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

則不可 丹鉛錄 鬼神謂天神地祇人鬼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祇人死爲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典言鬼神皆主祭祀言横渠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古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 潛研堂集

舜年百有十歲○朱註據尚書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之文史記舜本紀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合計之實年百歲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三十之文恰合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爲句又改二十爲三十必非孔壁之舊

矣 潛研堂集

必因其材而篤焉○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原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 正義 善者厚其福篤慶篤祜是惡者厚其毒篤疾篤害是故下以栽培傾覆並言之若止註篤厚而不兼兩義則失傾覆一証 賸言

壹戎衣○戎兵也衣讀爲殷聲之誤今姓有衣者殷之冑歟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 鄭註 壹即殪衣即殷杜子美云社稷一戎衣詩人趁韻之語不足憑 丹鉛錄 中庸壹戎衣即康誥殪戎殷也僞孔傳作一著戎衣非是 尚書後案

實始翦商○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嘗有翦商之事僖公時距太王六百年作詩者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猶泰誓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日知錄 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案二說皆非爾雅釋詁曰翦勤也周自后稷受封至於太王自豳遷岐勤勞王事文王三分有二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武王初循服事之誠末年然後受命皆所謂纘太王之緒也 九經古義

追王太王王季○中庸言周公追王者以禮制定自周公豈鑿定武王時未追王至周公輔成王始追王哉其止言追王太王王季不及文王者陸農師云上言周公文武之

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非文王先已追王 典故辨正

三年之喪○孔疏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並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中左昭十五年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也 經咫 禮期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故鄭氏謂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而父在爲母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禫與他期喪不同故左氏通謂之三年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如孔疏作兩般說亦得 典故辨正

祖廟○七廟之說鄭氏謂周制太祖及文武二祧與四親廟王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二主則周廟宜有九設周之祖宗更有功德如二王者當更立廟以祀必不僅九廟而止

御案謂理固然也揭要

宗器○鄭註宗器祭器也左傳重之以宗器語其官不備其宗器是也通謂之彝器指宗彝俎豆之屬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註云玉鎮天球宏璧之屬寶器兌戈和弓之屬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陳庸器註云庸器征伐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焉陳功器以華國也則宗

器兼彝器寶器庸器言典故覈

時食○犧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典林 時祭不備物凡鼎俎鉶芼各有限制四時不異惟豆籩庶羞爲籩人醢人所掌每及他物如膴鱐胖腊麷蕡蔆芡類各得以時實之所謂時饗是也若羔豚膏薌鮑鱐膏臊是煎和之味共王后世子之膳羞者可以行祭乎周官內饔掌王后世子割烹煎和之事至於廟祭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褻味鬼神所不享也賸言

所以序昭穆也○李安溪謂只是序祖考之昭穆愚按下序爵序事皆單舉一事此概言宗廟之禮而不言宗廟中何禮如安溪說則宗廟之禮四字指廟制之東西與合食之南北與下文一例又此項先言對越在天者下文乃云駿奔走在廟者於義亦順或言祖考何待於序不知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羣廟之主夫合羣主於太廟可云無待於序乎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可証安溪之說典故辨正

旅酬下爲上○禮記正義曰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讀爲如字毛奇齡中庸說曰所謂下爲上者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於在廷是下反爲上所酬也亦讀爲如字考異 按儀禮旅酬之禮只是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長兄弟則取其觶以酬賓無賓弟子舉觶於其

長之文集註乃合下無算爵而言經註集證 儀禮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特牲饋食禮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鄭註云弟子後生也中庸旅酬下爲上鄭註云賓弟子兄弟之子乃刊本之誤按孔疏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衆兄弟之後衆賓弟子於西階兄弟弟子於東階各舉觶於其長也則兄弟之子當作兄弟弟子無疑識小錄

郊社之禮○集註以社爲祭地然周禮自有地示之類按祭地有夏至北郊之禮外此則有社祭亦祭地也方丘本非祭社時文家混用之又不云方丘而云方澤亦非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典林

布在方策○蔡邕獨斷曰策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句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與六經異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之數不容者書之於策孔義云牘方版然則牘與方似同一物而異其名 三禮圖

蒲盧也○蒲盧蜾蠃謂土蜂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則肖之是也 禮記註 古人名物取其

形色之似䖸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中庸蒲盧即蜾蠃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 丹鉛錄

家語子云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蒲盧竝不承敏樹句且加待化句則非蜾蠃不可韓偓詩云窗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文苑英華蒲盧賦云究政化之所歸於蒲盧而可見負么麼之異族能教誨而知變 臆言

來百工也○桉來讀勞來之來謂勸勉之來字本作勑說文勑勞勑也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謂勸勉之也月令爲天子勞農勸民鄭註曰重力來之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註曰力來勸勉之來音郎代反是相勸勉謂之來故下文曰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釋文來字無音正義以爲招來百工失之 述聞

朝聘以時○朱註引王制五年一朝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之文相合其實周禮大行人之制以地之遠近爲朝之疏數而卒歸於不數解以時最確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每服當朝之歲又各以四方按四時分來爲朝宗覲遇之別所謂以時者如此大行人又有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鄭註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天

子無事則已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也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天子以禮見之賈疏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稱殷據此則十二年中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數是聘以時也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未可據 識小錄

厚往而薄來○周禮朝聘有往來十二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諸侯六聘天子即往來也往禮有徧存徧頫致福贊喜補災致禬類如天王賜胙宰咺歸脤周定王告晉之類即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服絲枲男服彝器采服織縞衛服龜貝類在九貢之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

外皆來禮也但厚薄則唯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賓賜餐牽類是饗勞禮非往禮（中庸說） 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此皆是厚往實事章句以爲燕賜燕是待來之禮賄贈是報施末節義未賅（典故覈）

不勉而中○朱子答徐彥章曰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安此中字却是發而無過不及之中讀中如字尙書洪範正義曰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敎民也中庸

所謂從容中道也讀中如字（考異）

從容中道○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鍾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從卽舂註擊也鐘聲必待其擊每一舂而一容然後盡其聲從容優游不廹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鐘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名物考） 廣雅從容舉動也從容中道謂一舉一動莫不中道猶云動容周旋中禮也韓詩外傳云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董仲舒傳動作應禮從容中道王褒四子講德云動作有應從容得度此皆以從容動作相對成文中庸正義云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失之（廣雅疏證）桉從容有二義一訓舒緩一訓舉動其訓舉動者字書韻書不載其義楚詞九章懷沙篇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註曰言誰得知我舉動欲行忠信抽思篇曰理弱而媒不通兮尙不知余之從容哀時命曰世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皆與懷沙同意（述聞）

動乎四體○鄭註龜之四足古卜人之法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皆以火灼之王伯厚小學紺珠引此朱子改爲動作威儀桉古人重卜筮又最重龜洪範龜從筮逆作內吉不言筮從龜逆筮輕於龜也左傳所載繇詞皆是龜書故曰筮短龜長上句竝列蓍龜此句申言龜體於義無害禮記玉藻卜人定龜君定體周禮占人掌占龜君占體龜人掌六龜之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書曰體王其罔害體訓作兆

然卜師眡高揚火辨龜之上下左右註云眡高眡龜骨高可灼處也卜用腹骨近足者高卽以體爲四體之體亦無不可鄭註當從（識小錄）

反古之道○聖人立政莫大於稽古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商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敎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中庸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正言變古之道觀商君書所云可証災及其身非商鞅而何解者誤以反古爲復古則周公孔子皆非耶（問字堂集）

華嶽○華山名嶽亦山名舉二山故下對以二水在禹貢

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名西虞前漢志作吳山後漢志作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竝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釋地

禮儀三百○禮儀卽指周禮而言威儀卽指儀禮而言集註經禮曲禮則據孝經說禮器之文爲解 經註集證

仲尼祖述堯舜○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斷以文武之法度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禮記註

衣錦尚絅○吳方來云凡言錦衣非通身用錦惟以錦爲緣婦人衣錦尚絅亦然衣錦尚絅大夫以上婦人始嫁之服行道禦風塵當覆以絅衣士昏禮謂之景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此說先儒未及 典林

上天之載○載詩註解作事書經熙帝之載亦解作事夫事則事云耳何以曰載旣曰事矣何以又無聲臭必有名之以事而不得者故曰載也繹載之義大畧是都在裏許話頭凡物在裏許者不可量亦不可見所以曰無聲無臭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只是在中之義便是載上下前後左右皆從中命名中之位虛而體實虛中乃能載實中所謂載也使有偏倚則不可載況載之以行乎此釋載之義 愛日堂集

四書說苑卷三

論語

高郵孫應科輯

學而時習之○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受學之道擇時爲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二年中時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王制云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鄭註春夏陽也陽體輕淸詩樂是聲聲亦輕淸秋冬陰也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因時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前身中年中二時所學日日修習不暫廢也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 義疏 古註學爲誦習朱註學之爲言效也因說文學字中有爻字易云爻者效此者也以效訓學義本此然人情誦而習之說也效人之所爲而習之何所說與子曰敏而好學曰則以學文曰思而不學曰學詩曰學易學似主誦習說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直指讀書爲學尤明 小倉山房

有朋自遠方來○史記定公五年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卽有朋自遠方來朋卽指弟子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大司徒鄭註同師曰朋皇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 訓釋

人不知而不慍○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敎誨之
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 疏 君子
忠恕誨人不倦何怨之有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
於敎授也 義疏 學必兼敎說命惟斆學半言斆居學之半
學記云學必問而後語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
知雖舍之可也此人不知而不慍之明証 稽求篇
其爲仁之本與○古人多假借用字論語如孝弟也者其
爲仁之本與觀過斯知仁矣井有仁焉此仁字皆當作人
捫蝨新語 爲仁之仁當作人承上其爲人也孝弟而言孝
弟乃是爲人之本 石渠意見
吾日三省吾身○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朱子語錄曰

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別自然者不可去聲使
然者亦可平聲故二音皆通陳禹謨曰下雖三事只是忠
信傳者傳此習者習此三皆讀去聲 考異
傳不習乎○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
先習而妄傳之乎 義疏 傳者傳所受於師之道今無乃不
習而以敎人乎爲誤人爾 劄對
使民以時○使民謂築都邑城郭也都邑者人之聚國家
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故雖不臨寇必
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左莊二十九年傳曰凡土功
龍見而畢務成事註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 疏 時非農隙
使民不止公旬有卽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舉

趾使民耕時也九月築場十月納稼使民穫時也龍見畢
務火見致用使民興築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使民
樵采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使民謹出入修橋
道時故春秋傳曰凡啟塞從時正時字明証若農隙之時
以治兵言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賸言
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爲之改容更貌 集說 此主夫婦
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輾轉之辰彼
碩女令德來敎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
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
色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
且與色不相涉 掌故 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
色切証非指好善有誠 訓釋 廣雅易與如也宋定之云繫
辭傳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卽如似之意引之云賢賢
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二說並通 璅證
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學先王之道博聞強識則不固
蔽 疏 固陋也陋陋則不莊重學則可以救其陋斯不固
矣不固則莊重莊重則威嚴此下別爲一章當別有子曰
字子罕篇乃其全文可証 考質
子禽○陳亢陳人在家語弟子篇史記弟子傳不載考論
語子禽兩問子貢一問伯魚無問孔子事謂子貢恭於仲

尼葢推尊其師也稱子貢爲子孔子爲仲尼他無此例當爲子貢弟子 類考

父在觀其志○舊說父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没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說文理爲順 論語解 孔子之言論孝無疑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不孝之子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夕忘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至於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然但曰觀而不曰承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 潛研堂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

蔡叔啟商惎閒王室其子蔡仲改行率德此改乎其父者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曾子之所謂孝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豈以不改爲孝哉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 述學

有所不行○此章當以有所不行合上作一節知和而和以下作一節 湛淵靜語

因不失其親○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 筆解 親近也亦者未深許之詞人能盡合於禮義者上也因恭信而不失其親近於禮義亦可宗尚程子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集說

未若貧而樂○古本樂下有道字史記弟子傳文選幽憤詩註引此文並有道字又下二節孔註皇邢兩疏亦有道字俱足證開成石經貧而樂旁註道字 校勘記

如切如磋○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三百篇古訓僅有存者此章問答之旨可識矣葢無諂無驕生質之美樂道好禮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七十子獨稱顏淵爲好學其次穎悟莫若子貢所以爲告往知來朱子創爲已精益精之說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與爾雅舊義

則殊 駢枝

譬如北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漢志北極五星第五紐星爲天之樞集註因以天樞釋之宋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乃不移動耳其實與南極晝夜旋轉不停正如人君無爲而治豈眞無所爲哉 補義 案極星即北辰也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與角以下同在星名之列公羊傳以北辰心伐爲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光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匠人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註極星謂北辰尤爲明據後儒謂經文北辰皆指無星處言之失其旨矣 疏證

七十而從心所欲○義疏曰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
踰越於法度讀從爲縱按列子黄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
所念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從字讀去聲以縱心爲聖境
之神妙 考異
父母唯其疾之憂○此章是問孝人不幸有疾如何便是
不孝程子以爲此人多憂夫子因其問孝勉其多憂無益
唯父母之疾可憂說其字正說父母得聖人之意 問對 論
衡問孔篇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淮南子說
林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註云論語父母唯其
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如舊
說夫子告武伯止是餘論正意反在言外聖人教人豈隱

納其辭若此 經義雜記
至於犬馬○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 集解 張
南士曰古人取譬皆有倫類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
口語立文字者包註以犬馬指人子言唐李嶠爲獨孤氏
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
曰能養馬周疏稱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晉束晳
補亡詩云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隆敬薄唯禽之似宋王
豐甫辭免起復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包註
不宜改 稽求篇 禮內則父母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至
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
君子不敬何以辨案舊解犬馬養人人養犬馬二說朱子

參內則文取後一說然內則主父母所愛敬之人言於此
未允且犬馬有可愛無可敬云亦敬之語復未純坊記惟
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意義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
不遠遊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束晳云養隆敬薄唯禽
之似爲子者毋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通可
以正不敬之罪何必醜語比人父母於犬馬耶 考異
先生饌○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饌具
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子職之常何足
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
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具卽饌也 駢
枝 饌訓具儀禮最多士冠禮具饌於西塾士昏禮饌於房

中記婦席薦饌於房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大射官饌
聘禮堂上之饌八饌於東方士喪禮皆饌於西序下饌於
東堂下皆饌於東方饌於西坫南旣夕東方之饌俟牀饌
於階閒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夷牀輁軸饌於西階東士
虞禮饌於西坫上饌兩豆菹醢於西楹之東饌黍稷二敦
於階閒公食大夫禮饌於東房少牢饋食禮改饌豆籩於
房中註皆訓陳設之意又有司徹其先生之脊註長兄弟
下文兄弟之後生者註年少也先生後生相對言弟子卽
後生也 龍山樓集
曾是以爲孝乎○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
是在服曾是莫聽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皆訓爲乃則合語氣趙註
孟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皇侃論語疏曰曾猶嘗也嘗
是以爲孝乎絕非語氣 說文正義
吾與回言○張師曾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說
始讀爲句絕前此儒先以吾與回言爲句 考證
溫故而知新○故者古之道新謂已之新意可爲新法仲
尼稱子貢告往知來與此義同孔云尋繹則非 筆解
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集解 殆依義當作怠 音義
攻乎異端○此禁人雜學異端諸子百家之書也異端之
書或糠粃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 疏 攻如攻人惡之攻

已如未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
端之害人者止 示兒編 陳晦伯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
序有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云周公設
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攻本攻擊之攻不作專
治解 膺言 案集解義疏攻字俱訓專治皇本原文云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矣添一矣字則攻訓攻擊已訓止於義亦
順 識小錄
舉直錯諸枉○困學記聞曰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
枉固服於直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
所能服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余謂此與子夏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皐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釋地

舉善而敎不能○應劭風俗通歐陽歙曰舉善以敎則不
能者勸三國志徐邈傳曰舉善而敎仲尼所美按此漢魏
人以敎字句絕 考異
子奚不爲政○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齊
如晉遂死乾侯季氏廢昭公之子立公子宋是爲定公定
公但知戴已之功不問出君之罪聽其優游卿位五年而
終於昭公爲不友於襄公卽爲不孝孔子倘出而仕耶或
謂定公五年以前不仕爲平子五年以後不仕爲陽貨非
也 識小錄
書云孝乎○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于
兄弟也 集解 蔡邕石經乎作于故包註云孝于惟孝後儒

據晉世所出君陳改孝于爲孝乎惟孝屬下句以合之非
古也 古義 古來引經無攝取一字先爲提唱者淳熙九經
本以孝乎惟孝四字爲句張丰淮揚郡黃氏友于泉銘張
齊賢承眞宗命撰弟子贊太平御覽引論語唐王利貞幽
州石浮圖頌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皆以孝乎惟孝絕句
改從今讀自朱子始 古文證疑
大車無輗○小車衡大車鬲所以鍵衡謂之軏所以鍵鬲
謂之輗衡卽衡任也鬲大車衡名說文曰輗大車轅端持
衡者軏小車轅端持衡者論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包註
輗者轅端橫木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非也戴侗六書
故曰轅端橫木卽衡也輗乃持衡者足證舊說之謬戴東

原爲之証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之
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桉大
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
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
輗軏喻信包氏以踰丈之軿六尺之鬲當咫尺之輗軏疏
矣又桉皇侃疏引鄭註曰輗穿轅端箸之軏引轅端箸之
太元經拔我輗軏貴以信也即用論語義其曰拔爲衡上
之鍵可知　車制圖解
非其鬼而祭之○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
福　疏　周禮稱人鬼祭法人死曰鬼其鬼專指人家祖父言
春秋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

者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僖三十一年衛
成遷都帝邱欲祭夏相夫周公魯之祖夏相杞鄫之祖鄭
衛祀之祭之此非其鬼而祭之証　讀言
孔子謂季氏○集解以爲桓子桉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
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昭公二
十五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舞於季氏孔子曰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至於此其勢
將無所不爲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眞得聖人之微意
據此季氏乃平子非桓子　辨正
八佾○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
以八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若每列

遞減至士止餘四人則八音不具豈復成樂襄公十一年
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
爲列之證　類考　桉宋玉招魂二八侍宿王逸註二八二列
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呂氏春秋秦穆公遺戎王女樂二
八後漢書祭祀志舞用童男十六人是古皆以八人爲列
也　後錄
季氏旅於泰山○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註云旅陳
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已釋文云旅衆
也陳氏禮書云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季氏旅
泰山豈徧祭羣神以徼福耶　類考
君子無所爭○欒肇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揖

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敎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
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敎讓則民不爭者
也射義曰失諸正鵠還求諸其身求中以辭養不爲爭勝
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
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証無爭焉今曰必於射然後有爭此
爲反論　義疏
揖讓而升○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飮　集解　鄭
註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絕句　音義　義疏云王註意云
揖讓而升下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屬上句桉義疏概指
餘人疑王肅亦從鄭讀釋文升下絕句又聘義鄭註下降
也飮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褱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者爭中釋文射者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不以而飲連文 古訓

繪事後素○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集解

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事後素功又是一說論語與禮器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謂有其質而後可文巧笑美目是素地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猶之繪事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因之悟禮忠信其素地節文度數之飾猶之繪事所謂絢也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謂繪事五采素功乃其中之

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污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 問荅

古者裳繡而衣繪鄉射記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 說文註

夏禮吾能言之○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據此文知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吾能言皆於言字絕句之字各連下句 野客叢書

禘自既灌節○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

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集解

賜魯重祭○明堂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惠公何請之有春秋桓五年大雩閔二年禘於莊公僖三十一年四卜郊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至於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僖公始有郊祀詩人頌之豈出於成王之賜乎 丹鉛錄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魯之禘有謂祭文王於周公廟以周公配者有謂當祭於文王廟以周公配者考魯禘止於祼獻尊彝之數樂舞籩豆之繁拜坐登降之節同

於天子非必追祭其所自出也公羊傳於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曰大祫也夫大祫即禘也又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祖皆升合食於太祖下及羣祖與天子同上不追所自出與天子異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夫言禘禮則用天子禮樂言祀周公則不追所自出上云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使禘果追所自出亦當如此例言祀文王於太廟配以周公矣 讀禮質言

吾不與祭○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者魯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得正其禮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 筆解

治國其如示諸斯乎○註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
也物在掌中易爲知力古寘字多作示易坎之上六云寘
于叢棘劉表寘作示范甯註穀梁引易云繫用徽纆示于
叢棘毛詩鹿鳴云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 古義
與其媚於奧○孔曰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
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俗言感動之也 集解 與何神
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郎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
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註以奧
比君竈比權臣未一神也析而二之非是 日知錄 王岳薦
云王孫賈在衛算不得權臣當時市權有彌子瑕或是他
自已要酌所媚而問耳此說背註然於時勢頗合 約旨 羅

整菴困知錄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蓋疑夫子欲因南子
求仕然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媚奧之諷殆指南
子而言觀夫子所謂天厭之即獲罪於天之意按此說得
之奧者室中深隱之處以比南子竈是明處與與竈明暗
之喻猶言暗求不若明求也 辨正
鄹人之子○叔梁紇爲郰邑大夫見於王肅家語論語孔
註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
而註云父叔梁紇此可疑者按檀弓郰曼父之母與徵在
爲鄰相善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郰邑索隱郰邑
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鄹邑昌平鄉之闕里也路史國
名紀郰魯下邑今兗之鄒縣孔子生處左襄十年縣門發

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杜云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蓋
孔子之父魯人以郰人紇呼之如周禮之鄉以州名野以
邑名非郰爲所治邑也論語云郰人之子者弟子爲師諱
紇字耳 識小錄
射不主皮○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
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
射也鄭註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
一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註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
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
椹質者是也 正義 古射有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庶人
於冬田獵分禽用之又有貫革者懸甲鎧而射習軍容也

於軍旅用之與此章不同蓋一是禮射一是武射 集箋 按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鄭
註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鄉射禮乃張侯記禮射不主
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註不主皮者貴其容
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
獲也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有侯鄉大夫用此鄉
射之禮詢衆庶衆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射
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鄉射疏禮射二番不勝仍
待後番復升射然則主皮之射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
是尚力也故鄭註謂主於獲此云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
言鄉射所以不用主皮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

復射不尙力也爲力不同等也鄉射註又云尙書傳曰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此主皮之射與案鄭已言主皮爲無侯張皮不必復疑射禽朱子以爲貫革桉考工記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註革謂干楯質木椹樂記貫革註射穿甲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是主皮又非貫革　秋槎雜記

爲力不同科○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集解　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幷强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

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言前古所行之道　疏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桉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幽王以後不告朔魯有司循例供羊至定哀之閒猶然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言之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與廢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書之況其廢乎　駁桉　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告朔之廢葢自昭公孫齊季孫專魯時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卽位因而不行使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歷五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尙存乎唯其廢之未久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告而今不告故欲去之　學春秋隨筆

關雎樂而不淫○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　疏　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據樂言之古之樂章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三終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葢樂章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

之權與哀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矣 研校
哀公問社章○夏后氏都河東宜松殷人都亳宜柏周人都豐鎬宜栗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按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 異議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按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紀聞 哀公將去三桓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託於社者有意於誅宰我知之亦隱答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 古史 哀公聞周人以栗之言遽曰使民戰栗蓋欲用刑

咸因言發見宰我曾莫之救夫子曰汝以爲成事而不說乎以爲遂事而不諫乎以爲既往而不咎乎非此三者奈何不告也 論語解 齊論問社作問主謂問社主之木集註古者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主既似問社又似問主按周禮田主田祖之稱非田神木主大司徒封人有設壝壝而樹之語然社主用石而不用木 稽求篇
管氏有三歸○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集解 禮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一大國爲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女一人妹一人謂之姪娣隨夫人來爲妾又二小國之女來爲媵媵亦有姪娣自隨每國三人三國故九人大夫昏不越境一國娶三女以一爲正妻二人姪娣從爲妾仲齊大夫一娶三國九人故云三歸 義疏 戰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鮑註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蓋三娶女也漢書地里志身在陪臣而娶三歸 典故覈 黃氏日抄謂大爲之臺以處三歸之婦人近人引衛宣築新臺魯莊築臺事爲據然衛宣以納伋之妻故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非謂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魯莊因築臺見孟任非因娶孟任而築臺或云秦穆姬登臺必嫁時所築按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宮內亦然左傳載崔杼季平子孔悝事可證 秋槎雜記
有反坫○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鄭註樹屏也反坫

反爵之地以坫之反爲爵之反似異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非反爵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言反殆外向之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欲容其儀衛之衆爲此外向之室與據禮反坫與臺門連周書反坫與四阿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連均爲宮室僭侈之事 日抄 坫有三爾雅垝謂之坫古文作襜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許愼以爲屏牆又一坫其累土以庋物者又一坫而累土庋物之坫又有三有兩楹間之坫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之反坫蓋用之庋爵者有堂下之坫明堂位所云崇坫蓋用之庋圭者有房中之坫卽內則閣食之制至屏牆之坫亦曰

反坫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黃氏疑論語反坫
爲宮室之事則不然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
有當不必以郊特牲之文强並於論語 問答
從之○從讀如字是接連著始作不間歇也 湖南講
木鐸○邢氏曰金鈴木舌朱子曰金口木舌葢鐸音出於
口說文云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别名木鐸乃金口木舌
之鈴 集證 集註以木鐸爲得位設教孔註云天將命孔子
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
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
爲木鐸非言而爲教者與楊子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
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

諸儒金口而木舌春秋緯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
天心某爲木鐸皆以木鐸爲不得位說 典故彙
謂武○季札論文王樂美哉猶有憾可知謂武未盡善之
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天下未安而崩此武
之未盡善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武王誅紂伐奄頑民未靖祝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何
如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聖人所遇使舜當武時亦須征伐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以是論樂之優劣
與以追蠡者何異 日知錄
臨喪不哀○臨當讀去聲韻書云衆大哭曰臨禮記云臨
喪則必有哀色周禮云凡王弔臨註云以尊適卑曰臨然

歷代喪禮有舉臨之制以卑適尊亦曰臨 類考

四書說苑卷四

論語

高郵孫應科輯

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書

里仁爲美○張衡思元賦云匪仁里其焉宅兮註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葢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里爲所居乃鄭氏訓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 紀聞

無惡也○論語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讀烏路反 拾遺

不以其道得之○貧與賤下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疑衍

夷齊求仁餓死不辭非以道得貧賤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亦安得去此所云者儻來而可以避就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 辨惑

人之過也節○仁者安得有過或爲親戚朋友之黨累之是謂過矣房元齡累於子孔融兄弟累於友董仲舒累於學生故曰觀過知仁 問對 仁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皆以字音致誤 谷城客論

朝聞道○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集解 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無可恨矣 疏

無適也○古敵字作適禮記雜記云赴於適者鄭註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考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註讀爲敵 古義

君子懷德○君子在上位者言君子懷於爲德道之以德則小人乃懷土重遷君子懷於用刑則小人不復懷土將懷惠已者而歸之言小人之性無常在上道之而已 小傳

忠恕而已矣○李延平曰夫子之道不離日用自盡已而言爲忠自及物而言爲恕雖變化萬殊貫之則一曾子荅門人正是發其心爾若謂一貫之旨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荅之聖賢之心豈若是之支耶按此說甚明集註云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言聖人之道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日知錄

勞而不怨○勞憂也高誘註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勞心慱慱勞心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從之可謂憂矣皇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爲證按撻之流血非勞之謂孟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相近又一證也 述聞

事君數○鄭曰數謂數已之功勞按從古爲臣自矜其功每多被黜鄭說爲當 古訓

子謂南容○毛西河曰南宮适爲敬叔非也史記但云南宮适字子容索隱註云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云諡敬叔懿子之兄史記無其文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縚左傳名說索隱云仲孫閱一人而四名可疑二孔子在魯族姓頗微南宮敬叔公族元士從孔子時定已娶强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禮記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若人豈能抑權力仲有德謹言不廢可疑四夏宏開輯孔門弟子傳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一人仲孫閱諡敬叔一人蓋敬叔居南宮故稱南宮适容祇是舊姓如南宮毛南宮長萬無南宮可居故止稱南容集註云居南宮諡敬叔似誤且傳言泉邱女先生懿子復生敬叔敬叔豈懿子

之兄耶 摭餘說 桉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閱卽南宮敬叔孔子弟子不言括縚則南宮适別是一人明甚 尙史

子賤○張揖云虙今伏羲氏孟康漢書古文註亦云虙今伏皇甫謐云伏羲或謂宓羲桉經史無宓羲之號虙字从虍宓字从山下俱爲必傳寫誤爾帝王世紀因其誤虙子賤爲單父宰郎虙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兗州永昌郡舊單父地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云濟南伏生乃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爲宓可知 家訓

瑚璉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包鄭註論語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或相從而誤 疏 九經古義云瑚璉字从玉旁俗所作也當爲胡連左傳胡簋之事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玉旁據此槤爲本字連爲假借从玉者俗字桉韓勑禮器碑胡輦器用卽胡連也 校勘記

仁而不佞○嬾眞子錄以不佞爲不才非也以佞爲諂佞之佞亦非洪慶善解論語以佞爲口辨極得公孫丑云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獨遺仲弓者仲弓無口辨也 閒評

漆雕開○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史記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孔註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字子若者失之 釋地

乘桴○言已在天下道不行則去周流四方若乘桴之浮海隨波轉薄矣子路謂夫子眞欲浮海故夫子以無所取

裁戲之 小傳 桴說文作泭爾雅云庶人乘泭夫子言道不行乘泭者以庶人自處也 後錄

無所取材○鄭曰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 集解 古註不改字其義蘊藉可思聖人亦不遠人情師弟閒何必作無聊空語又責其輕信耶 掌故

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旣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集解 論衡問孔篇吾與女俱不如也後漢書橋元傳仲尼稱不如顏淵註引論語子曰吾與女俱不如三國志諸夏侯曹傳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世說註引鄭元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唐書孝友傳任處權見任希古曰孔子稱顏淵之賢以

為弗如皆依包氏解集註以與訓許惟義疏為是說考異

宰予晝寢○寢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作畫胡卦反言繪畫其寢室 資暇錄 晝字當為畫字之誤宰予四科十哲安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深誅下文云於宰予言行雖晝寢未為太過使改之不晝亦可矣 筆解 古者君子不晝夜居於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也宰予廢法縱欲晝夜居於內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孔子故深貶之寢當讀為內寢之寢 小傳 寢者寢室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 叢書

申棖○家語云申續字周無申棖姓名鄭元云申棖卽申續弟子傳云申黨字周邢昺云申續卽申黨魯人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黨之慾以棖為黨然唐宋從祀作二人山東通志云申棖字子續非申黨也 類考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經言天道皆指吉凶禍福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尚書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鄭註論語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經義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何別焉 潛研堂

久而敬之○義疏本久而人敬之七經考文曰足利本有人字校義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當有人字 考異

臧文仲居蔡○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漢食貨志云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文仲居蔡便是非禮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明堂位曰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大夫僭天子廟飾此又一事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棁並指文仲言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雜記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是管仲亦僭之明明天子禮制非媚蔡之室 稽求篇

三仕為令尹○子文莊公三十年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

年讓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鬭椒繼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鬭般為令尹意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為令尹其初以讓人其後以卒於位無所謂罷黜也 問答

未知焉得仁○知鄭音智下同 音義 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賊夫人之子不可為仁陳文子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為智潔身而不濟世未可為仁 義疏 漢書人表引此師古註曰智者雖能利物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論衡問孔篇曰智與仁不相干也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亦讀知

爲智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
曰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小智之謂亦讀知爲智 考異
闘穀於菟○左傳楚人謂乳穀穀字徳明音奴口切然
穀無乳義廣韻去聲穀字乃后切又去聲穀字奴豆切
皆云乳也葢左傳合作穀或作穀字初非穀字 [illegible]
許 按說文穀乳也从子殸聲釋文穀字即教字之譌又
作穀用假借 校勘記
三思而後行○三作平聲是數目之定名 辨疑
甯武子○衛文公魯僖二十五年卒二十六年公會莒子
衛甯速盟于向速是武子之父文公時武子尙未嗣位晉
文公報怨伐衛成公失國由晉文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
所致成公立二年請盟晉弗許遂有襄牛之出非別有無
道之行致失國也註以有道無道分屬文成未確邦有道
邦無道不過太平與多事之分不在君之昏明仁暴也觀
夫子稱史魚蘧伯玉南容可見 掌故
斐然成章○夫子之道不行傳之於書以詔來世歷聘時
付門人編次斐然成章及反魯裁定始爲成書刪詩書繫
周易作春秋是也 集說 歸與一歎是年高不欲久棲異國
致故里人材或有惰窳非專爲道不行也夫子十七歲孟
懿子兄弟相從二十四歲葬毋防墓崩門人後至從遊已
衆何待至是始成就後學耶 論文
微生高○戰國策蘇代謂楚王曰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又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欺人耳葢即論語微生
高又莊子盜跖篇註淮南子註漢書古今人表註俱云尾
生即微生高微尾音通 四書叢考
足恭○孔曰足恭便僻貌 集解 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
足以爲恭 疏 書冏命巧言令色便僻足恭正義曰前却俯
仰以足爲恭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弗與
也桉孔氏以尚書論語互證大戴以足恭口聖對偶表記
又云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失足足
恭也失色令色也失口巧言也三者亦並言足當如字讀
其義自爲手足之足 考異
左邱明○左邱明魯太史受春秋於仲尼者 疏 余觀左邱
明春秋內外傳猶游夏之流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
人宋儒疑魯論邱明非傳春秋者鄭夾漈云傳春秋者左
姓邱明名在魯論者居於左邱以地爲氏至考其誌氏族
無左邱氏自相矛盾 人物考 邱明受業孔門貞觀永徽中
祀孔子爲先師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宋儒因趙匡之
說疑左氏在孔子前因王安石之說疑左氏在孔子後遂
使唐代特祀之先賢不得與七十子之列過矣 曝書亭集
夢得云古有左氏有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
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邱氏不得爲一家文體
亦自不同桉此左邱明實爲國語而傳春秋者又別有左
氏 尙史

與朋友共○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者共敝
從願字至敝之爲句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
又張文昌贈殷山人詩同袍還共敝蘇子瞻戲周正儒墜
馬詩故人共敝亦常情馬藏邊館逢賀秀才詩鹿裘共敝
同爲客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常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
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不獨張子如此讀 讀書記
必有忠信如邱者焉○衛瓘讀焉於虔切爲三句首言安
見不如我之好學也 疏 衛意謂聖人不以已之好學貶人
故以如邱者絕句 箋義
可使南面○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
極是今人皆以帝王言之豈有孔子以弟子可爲帝王者
乎 冬夜箋記
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事見劉向說苑家語無其文集
註偶誤同人道於牛馬亦非孔子所譏 纂箋
不幸短命死矣○註云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說本
家語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按孔子圍陳蔡年
六十三回年三十三尚相從無恙其後楚昭王欲以書社
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回非三
十二而卒明甚李氏尚史據譜孔子七十伯魚卒顏子之
死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
十一矣然則曷爲短命云乎孔疏云傳以壽爲百二十年
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回年四十一謂之
短命固宜 識小錄
九百○孔曰九百九百斗 集解
犁牛之子○音義雜文曰犁又耕犁之牛按耕犁之義可
存犧牲不取耕牛故言勿用而其犢有中爲犧者則官選
之此言其始服田野終登廊廟也並可渾去父行惡意史
記原止言父賤 温故錄 說文犁耕牛也史記仲弓父賤人
故以耕牛爲譬當時世官用人罕有錄及民庶者孔子言
雖生微賤苟才德尤異必見擢用勉仲弓毋以家世賤自
棄也此正與仲弓言故不明斥而爲微論 蕨質
自牖執其手○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
其手 集解 牖當作墉葢室中北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
柱爲壁壁閒西北角有小窗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考證 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
首於北牖下鄭註謂君來視之時也北牖下或爲北墉下
士喪禮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牖當作墉明矣自牖
執其手宜遵包註葢寒家大都湫隘病次或缺埽除承尊
者之來不敢延入視暫卽牖閒一執其手此時情緒可想
必待南北遷移毋乃迂曲乎 識小錄
武城○史記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
遂以爲二邑不知費縣西南關陽之武城卽南武城左馮
翊有西武城清河郡有東武城費之武城在泰山之南故
別之曰南武城滅明與曾參二傳相連不著南字省文耳

又曾子雜篇魯人攻費曾子謂費君曰請出避姑無使狗
豕入吾宅也曾子出費人後修曾子之舍而復迎之夫所
居不曰館而曰宅武城果寄跡之地耶史遷所謂武城即
費之武城無疑費縣志
女得人焉耳乎○按焉耳乎三字連用不成文耳當爾字
之譌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二百六十六俱引作爾蓋焉
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此者此武城也如書作
耳義不可通挍勘記
澹臺滅明○史記云狀貌甚惡家語云有君子之容語正
相反按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宰予能言者也故曰智不充其辨子羽貌美者也故曰行

不勝其貌尚史
行不由徑○古者道路在溝洫之上行必由之不得斜出
周禮野廬氏禁橫行者修廬氏禁徑踰者皆其証也晚周
棄此禁滅明獨否筆乘
不有祝鮀之佞○孔曰祝鮀衛大夫時世貴之宋朝宋之
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貴重
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集解　朱子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且以無虐煢獨而畏
高明比此句法然書是一句平下兩非兩事相比也此二
句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不類日抄
觚不觚○觚者禮器言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則不成
爲觚也疏　觚稜之器而不觚稜何以名器廉隅之士而不
廉隅何以謂士器要合制度士貴重名檢問對　木觚出漢
志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是也其角隅
亦有稜然木觚字從柧竹觚字從觚皆觚字所生非本字
且無人削簡角爲圜者不如酒器之說爲得攟餘說
井有仁焉○孔曰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
將自投下而出之不乎集解　仁人能好人能惡人雖其惻
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義疏
亦可以弗畔矣夫○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鄭言違畔之畔豈稱君子乎筆解
子見南子○孔曰南子淫亂靈公惑之欲因以說靈公使

行治道集解　蔡謨曰矢陳也書序皐陶矢厥謨春秋公矢
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非誓也義疏　先儒以
子路爲南子淫亂夫子不當見故不說夫內言不出於梱
南子之淫陰事也中才之人不道人曖昧況聖賢之於國
后乎予謂子路仕於孔文子文子出公黨也子路但知食
人之祿忠人之事而未審其大待子爲政之問意欲子助
出公不料荅以正名於是以爲迂其不說久矣一旦子見
南子子路以南子專政又能敬伯玉而知賢倘夫子告以
正名之說召蒯聵黜出公孔文子且有旦夕之禍此其所
以不說也然則夫子何以矢之曰此夫子之怒詞也怒野
哉之由屢說不明故言使子見南子而不告以正名爲急

將獲罪於天而天且厭之曰由也不得其死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厭之之明証 小倉山房

老彭○鄭云老老聃彭彭祖老聃周之太史柱史記老莊傳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包以老彭爲一人雖本大戴禮然曾子問載夫子問老聃事甚詳正與竊比意合宜從鄭說 古訓

按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又按史記云老子周守藏之史也葢老彭二人爲商周之史官而老在彭前者孔子於老子有親炙之義且以尊周史也班固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顏註謂彭祖老聃 訓釋

孔子刪詩書○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未嘗刪詩自衛反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三百篇非孔子刪定又列國卿大夫賦詩皆在三百篇中其非夫子手刪可見 池北偶談

何有於我哉○他人無是行於我我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疏 此夫子自任之辭非自謙之辭夫子平日以學不厭誨不倦自居必不忽然推避葢言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耳此外何有加於我哉出則事公卿章亦即此意若作謙辭則是聖人出不事公卿入不事父兄喪事不勉且爲酒困矣聖人固爲此詐謙之言以欺世乎 小倉山房

學之不講○講習也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古之爲教以四術其習之恒與人共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 述學

甚矣吾衰也○劉越石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呂曾註引論語吾衰久矣張子正蒙云吾衰也久矣楊龜山啚聖院記云甚矣夫吾衰久矣李絳論朋黨李善註西征賦引吾不復夢見周公皆無久矣二字久矣字連上爲句舊讀如是 考異

吾不復夢見周公○夫子盛時欲行周公之道夢寐若見其人至於老而力衰知道不行故曰久矣不復夢見若謂思念周公見其儀容於夢則是滯而不化且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亦非聖人之心 論語解

自行束修以上○束修二字人知爲子弟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註以約束修整釋之又鄭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又劉般傳束修其行皆是此意自行束修以上言能飭躬者皆可教也杜詩鷰伏湛疏云自行束修迄無瑕玷註云十五以上也 天祿識餘

檀弓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疏云十段脯爲束修此朱註所本大夫以之行禮何嘗有誨意朱子篠以上二字認爲至誨者似誤 經恩

束修鄭氏云

年十五以上讀家語齊太史子輿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凡
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此明謂年十五以上者鄭說
爲長 辨正
雖執鞭之士○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
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註云趨辟趨
而辟行人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六人云執鞭賤職也 藏
子在齊聞韶○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
集解 史記三月上有音字下有學之二字一說三月是音
字此義爲長夫樂則韶舞夫子嘗以荅顏淵道之行也舉
而措之齊何地春秋何時而聞韶音感古傷今宜飲食而
不知味也 問對

夷齊扣馬而諫○夷齊兄弟相讓始行乎泰伯仲雍之
心卒成其微箕比干之志不降不辱非恥食周粟之謂
孔註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以讓爲仁鄭註曰父
子爭國惡行孔子以夷齊爲賢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朱
子謂太史公列傳但見夷齊滿身是怨集註不存孔鄭
舊說仍載史公扣馬而諫一條何也 典故覈
五十以學易○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加我數年方至
五十謂四十七時也 集解 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
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即鑿度之五十也 日札
釋文出學易云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按魯論作亦連下句
讀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斅此從魯論亦字
連下讀斅音效約音要 校勘記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之法必正言
其音然後義全 集解 韓子曰音今作言字之誤按程子經
說世俗之言失正者多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旣通
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說雅字尤明確古今典
如小雅大雅俱訓正史記註別訓素因素字轉常則始於
集註 考異
詩書執禮○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
禮執禮者詔之葢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
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

事執其禮事此執禮之見於書者 困學紀聞 執本埶字埶
藝古字通況子不語怪力亂神與此章互相發各是四字
古稱六經謂之六藝此雅言或是詩書禮樂葢樂亦一藝
也 傳疑錄
子曰聖人章○包曰此章疾世無明君也聖人謂上聖之
人若堯舜禹湯君子謂行善無怠之君善人即君子有恆
有常德之君 集解 善人以下別爲一章故加子曰字詩正
義引之亦閒以又曰二字釋文曰亡而爲有以下舊別爲
章今宜與前章合葢陸氏所見舊本之譌宋儒因疑上子
曰字爲衍 考異
互鄉○鄭曰互鄉鄉名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 集解

琳公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
童子難與言非一鄉難與言也或
人潔已以進○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不與其
退而不善也若於進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拒之則何其
也又反覆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保其
往也論語解
君取於吳爲同姓○釋文出爲字于僞反邢疏禮同姓不
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爲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孟子以
爲字作去聲讀沈愛穀云君豈不知吳魯同姓也哉君豈
不知同姓不昏也哉夫唯爲吳同姓故也而稱諱之閒亦
沒其實矣讀爲去聲蓋本此義小錄
子路請禱○欒肇曰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
宗廟此祀典之常然則禱爾於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
之辭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禱二靈孔子不許
直言絕之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事禱則典禮之言棄金
縢之義廢矣義疏古論語誄作讄說文云累其事以求禱
也其稱誄曰者必祈禱之書如周禮太祝所掌六祝六祈
子路引之以證有禱之禮集註云哀死之辭似誤類考
三以天下讓○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歿而不反季
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
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
稱焉鄭註泰伯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

于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
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績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
稱焉者也日知錄儀禮三讓謂之終讓然則三以天下讓
謂終以天下讓也路史云泰伯讓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
文王以與武王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讓同異汪氏中
述學篇曰三字有實數有虛數先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
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
數也因而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三
以見其多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春秋傳三折肱史
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
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文三仕三已雌雉三嗅而作
孟子陳仲子三咽此言語之虛數也學古書觀其辭言則
不膠於文字矣此說雖未嘗及三讓然可以爲三讓之正
解經句說
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此語出史記不知太王迫於戎
狄奔亡救敗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安有翦商之志耶
震川集僖五年泰伯不從謂泰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
記述此文曰泰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
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
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
有何異日知錄
啟予足○說文云𥈠省視也釋言篇云𥈠窺也古通作啟

廣雅云晉祇也論語啟予足啟予手鄭註訓啟爲開失之
矣 攷證
籩豆之事○按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
之登大雅生民篇曰于豆于登毛傳云木曰豆瓦曰登在
周禮旊人爲瓦豆而實四升高一尺空徑二寸厚半寸又
生民傳云豆薦葅醢登盛大羹以其盛湆故有蓋也然則
瓦木竹之三豆隨材造作殊名其制大小無異 三禮圖
興於詩○言爲政之次序也喜怒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
動則發乎聲歌故陳詩以知民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
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禍俗撿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
聲樂以和神也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 典故攷

民可使由之○按後漢書方術傳引鄭註曰由從也言王
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文意周浹遠勝集解深得聖人不可二字之旨若如註說
爲不能使知之矣 問字堂
不至於穀○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
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集解 孫綽曰三年學足以通業可
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不易得已者猶云不易已得
也 義疏 張南軒曰學之久而不至於善亦難乎其得之矣
苟知所以用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從孔讀 考異
師摯之始○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
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

言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是爲一成升歌謂之始
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
皆大師升歌摯大師故云師摯之始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
猶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
備也言始亂則升降在其中 駢枝
而不與焉○王莽傳云孔子云云師古註曰舜禹治天下
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讀與爲預 廣義 晉劉
寶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於朝小人不爭
於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王充
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

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
焉漢後儒者如此說 稽求篇
舜有臣五人○舜有臣五人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
節亦然記者提起作案不然此語何來如今日史中論贊
尚是此體 榕村語錄
予有亂臣十人○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
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
字舊說不必改 紀聞
有婦人焉○或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遂
賓末臣周邑姜雖賢必不參梱外之謀大誥曰爽邦由哲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成王曷敢斥言其母復與諸臣伍

邪書影　予有亂十人此陳師晉粟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太姒邑姜自在宮闈之內必不從事軍旅亦必不並數之以足成十臣之數牝雞無晨方且以用婦言爲紂罪乃周之功業反藉婦人乎或文字傳寫之誤日知錄　任釣臺云漢石經婦人作殷人註謂膠鬲愚按呂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是膠鬲明係紂臣孟子與微箕比干並稱輔相其後仕周與否經傳無考或引尚書君奭云唯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所謂殷人必虢叔也孔子以其未親見鼎革故稱殷人又未與牧野之功故曰九人而已說似迂曲按劉向別錄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

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據此辛甲始臣於殷繼臣於周且當紂惡既稔之後從武王伐商殆其人與以膠鬲虢叔爲殷人不若以辛甲爲殷人之較確也識小錄

而致美乎黻冕○黻與韍不同黻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繡作两已相背之形韍是韋蔽膝禹致美乎黻冕當爲黼黻之黻故鄭註云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黻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邢疏解黻爲蔽膝誤典林　冕制見周禮玉藻固以祭服爲重然按司服註自公之衮冕以下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玉藻諸侯裨冕以朝然則黻冕兼朝祭言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黻與冕連文皆當作黼黻之黻惟衮冕黻珽當作韍洗桐軒

而盡力乎溝洫○盡力溝洫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民無所止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濬畎澮距川則小水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劄記　此夫子贊禹爲臣之事皋陶謨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孟子稱禹三過其門而不入註疏合言之曰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啟泣聲夫呱呱之聲聞於門外宮室之卑何如益稷篇濬畎澮距川註云畎澮田間水道其盡力溝洫又明矣禹任司空六十餘年陟元后祇七

年耳夏書亦不紀其爲君一事識小錄

四書說苑卷五

論語

高郵孫應科輯

子罕言○子罕言者獨利而已四字爲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與別作一義與如吾與點也吾不與也與字之義 學齋佔畢

達巷黨人○甘羅曰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註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說未知所出 紀聞 禮曾子問篇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註巷黨黨名此所云達巷黨或即一地史遷謂黨人即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加童子二字 考異 皇甫謐高士傳達巷黨人姓項名橐想是箇神童與闕黨互鄉迥別春秋小學久廢執御執射孔子爲成童說法欲納諸小學之中漸進於大成之道不是承之以謙也觀下聞太宰言直以多能謝之便見 撫餘說

博學而無所成名○博廣也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 義疏 鄭註此邦之人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後儒誤認無成名爲無名遂疑博學是美無名是惜抹却大哉一歎南史王僧辨爲梁元帝作勸進表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即大大即無所成名上下一貫 稽求篇

麻冕○古註緇布冠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非冠禮之緇布冠也記云麻不加於采冕服既用絲何以覆板之綖猶用麻白虎通云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後易以純與服相稱夫子不謂其稱而取其功之省約雖變古無害於義故可從 補義 胡氏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則倍之鄭註八十縷爲升升當作登成也金仁山曰古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註疏相傳之誤 集證

今也純○鄭註純黑繒也側基反今讀如字非按儀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爲純周禮純帛註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 紀聞 玉藻純組綬鄭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系旁才此鄭氏破純爲緇之例麻冕冕也緇緇布冠也緇布冠如漢之小吏冠不得混冠爲冕又冠無名純者 後錄

子畏於匡○論語緯子畏於匡非因貌類陽虎以陽虎家臣顏高去爲孔子弟子適令御車故匡人疑之 冬夜箋記

太宰○此太宰應爲吳臣魯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太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太宰嚭問子貢也 義疏 按列子太宰親問孔子不若劉向說苑云問子貢者爲與經合然其辭列子又較近之韓非說林亦

云子罕見孔子於商太宰朱子或問引洪氏曰宋太宰也
列子稱商太宰是也集註仍依孔註蓋百家之言均難盡
信皇氏以左傳證定屬吳可從 考異
固天縱之將聖○孔子大聖天所固縱又使多能也固故
也將大也 義疏 風俗通引論語同天縱之莫盛於聖論語
詳解曰將音匠猶將帥也謂爲羣聖之統帥按集註謙若
不敢知之辭似泥劉向說苑而云郝氏解更穿鑿將字只
合訓大爾雅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並訓爲大
孔註天縱大聖之德是也 考異
鳳鳥不至○尚書鳳凰來儀春秋傳我少皞摯之立也鳳
鳳適至世紀白虎通皆云黃帝時鳳凰止於東閣成周未

必有此且祇鄭箋言之所云亦集爰止第泛舉耳蔡邕琴
操有神鳳操謝希逸琴論謂成王時鳳舞於紫庭而作豈
周時鳳來不止鳴歧山耶周公曰我則鳴鳥不聞豈周公
在時鳳未至耶考竹書周成王三十三年游於卷阿召康
公作詩與詩序合則鳳至在周公亡後 續詩傳
河不出圖○漢人以八卦爲河圖說見孔註論語及禮記
疏引中候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
之作八卦按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卽八
卦爲河圖之證 岱南閣
雖少必作○義疏本少下有者字曰雖復年少見之必起
史記世家曰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以童子代少字則

少當去聲無疑高氏問辨錄鄉黨篇狎褻二字爲證亦
確 考異
病閒曰○閒朱註讀如字訓少差也按閒如居閒中閒請
閒之類皆與少差義不合又按廣韻入襇韻音居莧切訓
瘳也正字通云禮文王世子旬有二日乃閒疏曰病時病
恒在身無少空隙今病既損有空隙故謂病瘳爲閒據此
病閒之閒當讀音襇似與少差義洽 直音
求善賈而沽諸○賈一音古 音義 善賈猶言良賈 詳解 按
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註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
物之情僞與實詐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註賈
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出授賈人註賈人將行者古人重

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沽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其證 秋槎雜記
賈者凡買賣之稱酒誥曰遠服賈漢石經論語求善賈而
賈諸今論語作沽段借字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
韻古無是也 說文註
子欲居九夷○東夷周朝鮮地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
訓俗教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爲貴衣冠禮樂
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
稱爲君子 周對 九夷蓋在徐州莒魯間中國之夷非海外
之夷周末戎夷與中國雜居仲尼周流偶欲居九夷耳非
忿激中國莫能宗已而去之也 小傳 史記李斯曰惠王用

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
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以此考之九夷之地可見孔子
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欲居九夷 大事記
苗而不秀。此亦痛惜顏子而發 疏 按牟融理惑論顏淵
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
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季軌法言註云仲尼悼顏淵苗而
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千古斯痛世說新語王戎之
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爲客
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皆以此爲惜顏子 考異
巽與之言。集註法語巽言作對與字之神不出左蘿石
云言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失或有萬端而我之匡救之

止持一法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以與言之
矣 釋地
不舍晝夜。舍字訓止謂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義同
論語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百
舍重趼謂在道多止息今人盡改音捨於理僻謬 匡謬正
俗 釋文舍音捨上聲集註亦然楚詞辨證云洪氏引顏師
古曰舍止息也音去聲論語不舍晝夜音捨者非是辨證
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紀聞
緼袍。玉藻纊爲繭緼爲袍衣有著之異名緼謂今纊乃
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爲繭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
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繭也 鄭註

可與共學。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標豈
輕重之權耶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 筆解 詩正義及劉向說苑權謀篇三國
志魏武帝紀註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並引可與適道未可
與權 按勘記
唐棣之華。爾雅唐棣栘常棣棣原分栘棣二種按栘夫
栘似白楊棣白棣花若李而小正白陸璣草木疏云棣郁
李又名雀梅亦名車下李其花或白或赤與爾雅夫栘說
不同嚴氏詩緝云召南唐棣之華與論語唐棣爾雅所謂
栘也小雅常棣之華與維常之華爾雅所謂棣也今人多
混 讀書質疑

入公門章。自入公門至私覿愉愉如也總記聘問之事
復位已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聘享私
覿分析言之邢疏誤斷爲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
一節爲聘問之禮按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
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曰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
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
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
發氣盈容私覿愉愉焉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註云
謂聘容也足與此篇証明鄭註聘禮記引論語文云孔子
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
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

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
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
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攝
齊與摳衣不同攝者收斂之言整飭之義弟子職曰攝衣
共盥又曰攝衽盥漱義同兩手摳衣是卽席之容非上階
之法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
位謂出也 駢枝
過位○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政
事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
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事玉藻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也如議政事當視內朝則

羣臣皆入路門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事玉藻君聽
政於路寢不視內朝是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
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
及聽斷疑獄之事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庫門內路門
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無堂惟路寢之朝有堂有階
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
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
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唯同姓者得入異姓者不
得入非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於君問對及侍食於
君者皆在內朝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登
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何能

升降觀聘禮使者受命於朝無升階降階事 補義
沒階趨○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註引論
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儀禮士相見疏引並有進
字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
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說文引此文亦有進字
見走部趯字註 挍勘記 入必先居門右北面之位故出亦
必復門右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降由西階至中庭乃
東向復位進者進於位也其時君在阼階上東向則面君
故又曰進而不敢不趨也音義以進爲衍文非是 典故覈
執圭○臣所執之圭謂之瑑圭度用偶數大國臣八寸次
國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執
也 補義

享禮○享禮用圭惟二王後享天子鄭註云其於諸侯用
璧琮耳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鄭註鄉黨
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邢疏引小行人文不能辨正集註承
其誤 典林
發氣滿容○儀禮發氣盈容漢人避惠帝諱變盈爲滿
今註誤襲其文 日知錄
君子不以紺緅飾○爾雅一染爲縓再染爲赬三染爲纁
以纁入黑則爲紺是紺爲四入之色紺又入黑則爲緅是
緅爲五入之色又黑於紺矣紺緅並非不正之色考工記
鍾氏註緅今俗禮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儀禮士冠禮爵

弁註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據此則爵弁之色卽緅也緅既可用以爲弁獨不可用以爲飾乎且紅爲赤之閒色紫爲黑之閒色而又紺緅爲赤黑之閒色不與紅紫混乎考深衣篇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卽緣也尊者俱存則多飾而以繢尊者不俱存則飾少而以青俱亡則無飾而以素紺緅非繢又非青素於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　辨正

當暑袗絺綌○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　集解　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出　義疏　皇本袗作縝唐石經作袗五經文字云袗

論語作袗禮記作振廣韻云袗單衣或作縝又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註亦引作袗說文訓袗爲元服未有訓爲單者　攷勸記　士冠禮兄弟畢袗元註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古文袗爲均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註袗同也上下皆元也按此則袗絺綌衣裳同絺綌也絺綌皆單不必以袗爲單也　秋槎雜著

寢衣○孔曰今之被也　集解　長一身有半孔鄭解論語並云臥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集註以爲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潛研堂

狐貉之厚以居○孔註在家所以接賓客朱註私居取其適體皆以狐貉爲衣服按以居卽今坐褥非褻裘也古者坐謂居論語禮記皆云居吾語汝　識小錄

吉日必朝服而朝○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視朔者一月之禮視朝者一日之禮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玉藻記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　駢枝

孔子在魯致仕時○孔子以魯司寇去後反魯未嘗仕也杜預註左傳云魯爲大夫而去故曰後據此不得云致仕註因伊川說請討陳恒章註云孔子時已告老同

一失也　識小錄

齊必有明衣○明衣浴衣也明布浴布也齊欲其潔故衣布皆以明稱之　集說

齊必變食○今人以茹蔬不肉食爲齊古則不爾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殺牲盛饌日舉鄭註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齊日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齊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以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皆爲不利人齊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孔子惟酒無量齊日並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未足據　曝書亭

食不厭精。厭平聲不待精細而後屬饜挈人於飲食非有所擇苟非如下所云不食之類則食無精粗皆可以飽論語解　說文厭飽也足也集韻舊本皆作食不饜精膾不饜細蓋連稱不厭與下文諸不字並作禁辭謂不飽精不飽細也若作厭惡解反似爲饕餮之徒勸加餐矣稽求篇

失飪不食。飪古文作胵易鼎卦彖以木巽火亨飪也說文飪大熟也玉篇同揚子方言徐揚之閒曰飪釋常談過熟謂之失飪儀禮聘禮賜饔唯羹飪註羹飪謂一牢也特牲饋食禮請期曰羹飪註飪熟也郊特牲云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熟又曰腥肆爓腍祭腍即熟肉與飪同蓋祭肉重生其次半生半熟其下全熟生人之食不然內則爲

炮實棗編萑爲醢煎膏以下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擣珍則云熟出之漬則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所謂三日三夜期朝卽生熟之節醢膏美酒卽烹調之法如應三日三夜者僅至期朝則猶生應期朝者竟至三日三夜則過熟皆不得中此爲失飪洗桐軒

不時不食。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暮之節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物故舊註以朝夕日中爲三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香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鱻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此爲正解稽求篇　鄭註不時非朝夕日中時禮自天子至士一日皆三時食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餕諸侯朝服以食夕祭牢肉互舉之皆朝夕日中三時食也典故覈

割不正不食。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註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沒爲其分散也按此古割肉法從橫割曰午割後錄

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旣釋文曰小食也引論語以證之蓋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爲氣稟字與旣字相通後世於氣字皆讀作氣息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

其義矣通藝錄

沽酒市脯。魏鶴山云詩有酒湑我無酒沽我酤宿酒也毛謂一宿酒曰沽沽音古鄭謂酤酒非三代無酤酒者沽酒市脯亦謂一宿酒耳箋義　鄭註酒正職云旣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賈疏云功沽謂善惡見沽之善者爲功惡者爲沽人物考　曲禮脯曰尹祭鄭註尹正也孔疏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論語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邢疏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辨正　凡消納於腹古通以食言之如食德食言是漢書于定國傳食酒至數石不醉柳宗元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不必因脯始得並言顏氏以此爲孔子齊時事考異

不撤薑食○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
集解 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正
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不應
此獨泛及 釋地
雖疏食菜羹○言疏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
先之時亦必嚴敬按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
知此三者雖薄物亦祭先也 疏 陸氏謂瓜作必出魯論按
何氏集解正魯論也何纂集衆說並是瓜字南史顧憲之
終制引魯論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
物亦非必字 稽求篇 玉藻瓜祭上環環者橫斷形如環也
斷則有上下環上環是蔕閒下環是脫花處祭時取上環
祭之據此瓜字如字讀 集證
鄉人儺○儺鬼非禮也故朝服立阼階欲止之使不儺適會
時當在阼階别無異義孔云恐驚先祖穿鑿非本旨 筆解
郊特牲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階鄭註云禓强鬼也
謂時儺索室敺疫逐强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而徐仙音
禓爲儺今讀者遂不言禓失之 匡謬正俗
廐焚○馬廏字皆書廐字廏字從殳廐字從旡經史中無
此廐字殳者戈戟之屬馬亦武事故曰廏庫若從旡卽失
武事之意唐石經釋文廏作廏他本作廐誤 校勘記 校釋
文廏夫子家廏王弼曰公廏釋文本鄭註鹽鐵論邢德云
魯廏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是王弼所本然雜記云廏
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明是家廏王說非也 古訓
侍食於君○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故先
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
異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集註舍
玉藻而引周禮不合 釋地 侍食有二玉藻曰若有嘗羞者
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此侍食非君所客君不命
臣祭故不言君祭有膳宰嘗羞故不言先飯邢疏賜之食
則不祭是也又曰命祭然後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此以
客禮予臣君祭之後先飯之前有君命臣祭臣承命而祭
之事邢疏君命臣祭臣亦祭是也然君命臣祭臣承命祭
以客禮自予也君命臣祭臣不祭委君命也夫子於君祭
時不待君有命亟自先飯旣不敢承君命又不致委君命
賜託膳宰以示愛君之心陰辭命祭以示不敢當客禮之
意事君盡禮之至也 韞山樓
東首○集註東首以受生氣也本玉藻鄭註毛大可謂東
首不止視疾然視疾不變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必西
面東鄉首之東示面君意也若生氣何時不可受而必於
此際受之按君子雖寢恆東首據曲禮曰請衽何趾亦有
隨意便安之意唯君來視疾則必正東首之禮 捃餘說
居不容○唐石經容作客釋文云苦百反經義雜記云居
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也集解云爲室家之敬難久
謂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已也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

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當從陸氏作客段玉裁曰居不容者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者惡其生之同於死也 按勘記

有盛饌○孔註敬主人之親饋朱註敬主人之禮 按禮即主人親饋之禮蓋饌不爲已設則主人不親饋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是也此盛饌爲已設而主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若指盛饌爲禮仍是以其饌矣 辨正

色斯舉矣章○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必迴翔審視而後下止物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也 疏

雉本山棲而山梁人所往來之地孔子見其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乃歎曰時哉時哉蓋色斯舉矣者可以速則速翔而後集者可以止則止孔子去魯有感豈謂飲啄得其時哉夫山梁雌雉處非其地而舉集得宜可以免禍時哉之歎孔子教子路深矣子路不悟而共之故不免於衛難 類考

記者有一聖人之時在胸中只就夫子所歎雌雉指出有一雌雉在胸中却先用色斯舉矣二句凌空岩起而點入雌雉以實之絕不打轉說理到化境行文亦到化境雌雉何以在山梁必是翔而後集者共之而卽作則又色斯舉矣妙處正以參差不着迹見之若改作山梁雌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子曰翔而後集色斯舉矣時哉時哉豈不呆甚 約旨

共爲供具之義嗅爲以鼻審氣之義此朱子本註今改從後說共爲拱執之義三嗅竟作三鳴如此當依晁氏改嗅爲戞不讀作許又反枝戞者長鳴之義雉鳴曰雊曰鷕戞字殊不合考劉聘君說嗅當作狊音菊鳥張兩翅狊狊搖動也較晁義爲長愚意共音拱嗅依劉氏作狊音菊子路拱執梁雉飛起與本章首句相應 直音

四書說苑卷六

論語

高郵孫應科輯

先進於禮樂○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集解下章言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也則此謂不從陳蔡得仕進者也葢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疏

德行顏淵○仲尼歷聘諸國知道不行自衛反魯刪定六經立一王之法爲萬代之教其次則序十哲論四科以示將來當是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目擊指顧列爲四科亦一時之盛也長慶集 史記弟子傳受業身通六藝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節統紀七十二人中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况冉有於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始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有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淸此顯然不從陳蔡者鄭氏謂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皇疏云此記者別記一節稽求篇

孝哉閔子騫○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所謂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釋地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潛研堂 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臣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爲忠註論語云云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論語依此說爲得古義

三復白圭○黃氏幹曰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一日三次誦之也通證

顏淵死○桉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十九乃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死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公羊去聖近所傳定眞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年當四十一許慎以爲讖諸稱經也死時未死假言死耳鄭已駁正王肅僞家語於史文蚤死上妄增三十一三字邢疏取之不足信考異

未能事人○此夫子正答子路之問禮莫大於祭先王事鬼神皆由人事推之生盡養死盡享仁人饗帝孝子饗親云事鬼也卽教人之事人也而事鬼神之義盡矣死非可預期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唯其知生故重吾死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知死之義盡矣古註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荅非是溫故錄

子樂○子樂當作子曰嚳之誤也始以嚳相近而轉曰爲悅繼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 示兒編

洪氏曰○按漢書敘傳幽通賦云固行行其必凶顏師古曰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集註漢書下脫一註字 校勘記

魯人爲長府○此因季氏惡昭公也左昭二十五年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徙公遜於齊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已事後率魯人毀其閈閎俾後之君失所恃特其心尙可問乎閔子能爲婉辭諷之則與聖人強公弱私之

心深有契矣 考異

季氏富於周公○左哀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按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字合訓厚與薄稅斂之薄反對季氏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周公魯自宣公稅畝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冉有復爲季氏訪問田賦所謂爲之聚斂子旣以正告冉有仍不救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絕之若依舊說周公勳貴有之曷嘗以之致富乃與富人相衡論哉 考異

屢空○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敎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名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 集解 顏子庶幾於聖人以其屢空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然猶曰屢焉特未若聖人之純耳聖人則絕四矣 論語解

不踐迹○踐實履也室閫奧也子張行好高而不務實乃問善人之道夫子以爲苟不踐善人之迹亦不能入於善人之室 集說

論篤是與○論篤者口無擇言君子者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故同爲一章 集解

夫子哂之○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 義疏 哂與㖃字同微笑謂之哂大笑亦謂之哂說文笑不壞顏曰弞論語夫子哂之是哂爲微笑也曲禮笑不至矧鄭註齒本曰矧

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爲大笑也哂㖃弞矧並通 疏證

求爾何如○求爾何如赤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求赤之下皆當讀斷 湛淵靜語 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宮諸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歎蓋人多忽此故耳 筆乘

如會同○衆頫曰同本鄭註周禮大宗伯之職殷見曰同邢疏作殷頫曰同宋諱殷故改殷爲衆但以見爲頫則難曉或因殷頫曰覜而誤 讖小錄

端章甫○鄭註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邢疏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元端冠章甫以視

朝之時已廢爲其小相君之禮焉其說甚明集註刪去諸侯日視朝之服語蒙引乃云宗廟之事或諸侯會同以服則元端以冠則章甫禮樂之所在自爲一解諸侯宗廟會同無有元端而章甫者 讀小錄

鏗爾○集解鼓瑟希下一斷以鏗爾屬下句孔註鏗者投瑟之聲正義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廣韻中鏗下引此六字此唐人鏗爾帶下句讀之明徵 辨正

異乎三子者之撰○撰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音義

臧在東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孔訓撰爲爲政之具是己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以自取異較率爾之形益甚矣 古訓

浴乎沂○浴當爲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筆解　王稼村云四子言志之日實魯哀公十四年夏五月也夏五月卽今之三月葢自古三月上巳祓除不祥故點也託言春服既成浴沂而盥濯非澡浴之浴 問對

風乎舞雩○論衡明雩篇曰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莫者晩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孔子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按三子之撰禮節民心也點之志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 過庭錄

吾與點也○夫子問四子用世何如三子言爲國之事皆荅問之正曾晳無意於世自道其瀟灑之趣非荅問之正也夫以行道濟世之心聞浴沂詠歸之語浮海居夷隱隱相觸故喟然而歎葢其所感者深矣繼荅曾晳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非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可見後人不原夫子喟歎本旨不詳此章本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指爲道妙未免形容之過 日抄　如或知爾問酬知也曾點之對絕不相蒙夫子曷爲與之葢沂水春風卽乘桴浮海從我之由卽吾與之點子路聞而喜卽曾晳之後赤也爲之小兩節卽由也好勇無所取材之責聖人

心乎天下倘賢王復作天下宗子與三子各行其志無如轍環終老不若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葢三子言畢而夫子之心傷矣適聞曾點曠達之言遂歎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契合聖心在予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而歎在點當聲入心通不當愈問愈遠且受駁斥宋儒誇爲堯舜氣象上下與天地同流過矣 小倉山房

唯求則非邦也與○桉邢疏謂二節皆夫子自爲問荅經典釋文非邦上有焉字於虔反則其自爲問荅益明 考異

死生有命○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無一語自造葢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

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橫渠張氏云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卽四海皆兄弟之說子夏所聞卽孔子之緒論豈有語病耶 潛研堂

去兵○古之言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始以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五經無是語 日知錄

桉古所謂兵固多指兵器古所謂治兵却不專指兵器左傳僖二十七年楚子玉治兵於蔿鞭七人貫三人耳則治兵者治其執兵之人也昭十四年楚子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杜註兵在國都之東者孔疏簡兵謂料簡其強弱此更明以執兵之人爲治兵矣治兵者益兵之反如魯爲齊難而作丘甲此益兵也反是而減其卒乘緩其徵發卽去兵也 辨正

惜乎夫子之說○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句 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鄭註 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爲過失之甚故云惜乎夫子說君子 義疏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卽上文君子說字卽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可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

兩意 稗地

盍徹乎○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因請滕於野行之故復爲助法之形體非謂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本此以言周制後儒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百畝而助矣何名徹哉趙註孟子曰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桉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云九夫爲井據此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今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 學春秋隨筆

康成訓徹爲通朱子因以通力合作爲徹以公私內外俱可不立而與孟子其中爲公田之說不合穀梁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有食九人食八人之農使通力合作則無善稼不善稼之分與九人八人之別矣 小倉山房

片言可以折獄者○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集解 宿舊也陳也子路勇於義其於人有所不諾已諾之則必行故無宿諾也宿諾猶陳言矣 七經小傳 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爲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訟於理亦難通不如孔註之確 潛研堂

一朝之忿○荀子不苟篇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

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
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曰
葢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
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　古義
忠告而善道之○皇本高麗本作忠告而以善道之釋文
出善道云導也按包註本作以善道之文義較明　挍勘記
衛君待子而爲政○爲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
子不用而字只曰待子爲政可也註中胡氏說失其旨矣
蒙引　正名只是正之無立他人之理但念輒既爲君而瞶
未正父之名瞶將名爲臣乎帥師圍之瞶將名爲賊乎孔
子果用衛令輒迎而養之父子之名已正矣不重禰其祖

立孫周道也孫立則祖廟之下安得禰廟而事之　人物考
必也正名乎○馬曰正百事之名　集解　鄭註云正名謂正
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
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　義疏　臧在東曰孔
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
爲政而子以是爲先子路以非急務不必盡正故夫子斥
之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卽史闕文之意說文
解字序亦引此二句又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者句也文
字不正則書句皆不順顚倒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
皆失其弊至於民無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
可行於書無所苟正名乃爲政之本隋經籍志小學類正

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釋文敘同是
隋以前俱鄭學要之子路高弟豈以名分爲不當正孔子
世家以此章列衛輒父不得立之下疑誤　古訓
襁負其子○食貨志云藏繈謂繩貫錢故總謂之繈耳後
學謂繈爲錢乃改爲鏹字無義可據殊爲穿鑿按孔子云
四方之人襁負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襁褓耳
豈復關貨泉耶　匡謬正俗
不能專對○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荅則介使助
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　四書通
專擅也卽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與專對義同　釋地

冉子退朝○周曰謂罷朝於魯君　集解　上朝於魯君當是
季氏冉有從之朝魯君也　義疏　鄭氏謂冉有臣於季氏故
以爲季氏之朝諸儒從之愚謂卿大夫有家耳季氏魯卿
安得謂之朝此必魯君之朝也按左哀十一年齊伐魯季
孫使冉有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冉有爲季氏家臣無朝
魯君之理以此考之乃從季氏自魯朝而退觀有政一言
其爲公朝可知　集說　國語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
事於內朝家之有朝殆自季氏始敬姜之言非古也先王
之制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私室玉藻云君日出而視
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據此則知
君聽政路寢之時卿大夫各治官職於外如果大夫有外

朝以業君之官職冉子謀政私朝乃其常分孔子曷爲以其事也抑之 識小錄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卽下文不幾乎之幾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其意甚明 辨惑

吾黨有直躬者○釋文出直躬云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校呂氏春秋當務篇引孔子云異哉直躬之爲信也淮南子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註直躬楚葉縣人也葢字雖作躬亦俱不解爲直身 挍勘記

不可以作巫醫○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 集解 巫醫所以治疾無恆之疾不可治也古者卜筮之法立三人

旅占吉凶臧否不專據繇辭有繇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利貞南蒯之筮黃裳元吉是也有繇辭不吉而占曰吉者定姜之占出征喪雄司空季子之占得國是也至於無恆之人蓍龜所厭羞吝無疑緇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 駢枝

不占而已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集解 占驗也夫子之意以爲無恆之人必受羞辱此理甚明人自不驗之耳苟知驗之則必能恆厥德而遠恥辱矣 集說 巽爲柔卦而以剛德居剛位是剛失其中非巽德矣婦以柔德爲恆剛而不中是不恆其德也巽爲躁卦過剛

則躁古云人神躁則欲離其形豈可久之道乎 易宗

亦可以卽戎矣○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旹謂卽戎葢天子卽位元年諸侯畢朝謂之一服朝爲始六服凡六年終至七年又復始矣十一歲王撫諸侯禮終至十二年又亦如初故鄭註宗伯職云元年七年十一年皆舉其始也先儒但以攻戰爲卽戎不思仲尼教民尊周謹朝聘所以警當世諸侯舉七年而元年十一年從可知矣 筆解

邦有道穀○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集解 聖人之言本自明白當日夫子何不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今文只有下面恥也字則有道而求祿何恥之有若曰皆爲可恥須添字脚

問對 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以貧賤爲恥則食祿何恥之有孔說至當 潛研堂

危言危行○說文危在高而懼也註中高峻意本此然孝經明云高而不危是高與危有別况禹皋拜手且夷同心言行之間粹然一出於正而已奚取於高哉廣雅云危正也釋此爲長 識小錄

羿善射○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人之名字不知此羿名爲何也 正義 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盪舟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卽謂丹朱 紀聞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詞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

此漢時竹書未出孔氏以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 日知
錄 音義丹朱傲傲字又作奡蓋古字通用吳斗南謂奡與
丹朱爲兩人若作傲慢之傲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下文何
又云傲虐是作乎曰罔水行舟正陸地行舟之謂曰朋淫
于家丹朱與奡二人同淫樂也吳說確甚 陔餘叢考
俱不得其死然○俗連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言於未死之前期辭也此述二人於既死之後斷辭也然
字喚起下文便見得尚德之意 考證
人也○人上當失一字子必不直曰人而已彼非人而管
仲乃獨曰人乎不乃管仲外舉非人者是豈子之意也或
曰人當作仁亦非管仲之功爲仁耳仁之道非管仲所盡

子亦不輕予之 小傳
駢邑三百○人名與地名他書俱無所見玩本文以伯氏
駢爲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傳稱城小穀以封管仲
未嘗有駢邑之名也 考證 韻書駢並駕也有相聯之義史
記楚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
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
書社之人封孔子也若然管仲書社三百謂以社之戶口
書於版圖三百社共七千五百家耳社卽里里亦謂之邑
書邑之人名使相駢聯故曰駢邑 類考 春秋莊公元年齊
師遷紀郱鄑郚應劭云郱一作駢後爲伯氏邑其說必有
據杜註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山東通志謂青州府臨朐
縣卽古駢邑葢本諸此孔氏註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
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劉向新序以管
仲奪伯氏邑與商鞅之用刑並論習鑿齒亦曰昔管仲奪
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據此則指管
仲行罰之公而人服之非桓公奪以與仲 辨正
卞莊子○氏族大全云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
以爲氏卞莊子是也集註云卞邑大夫則本於周生烈之
說 類考
今之成人者○觀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爲疑三者又皆
子路所能故胡氏疑其爲子路言 纂箋
久要不忘○要字讀去聲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晒君

與我輕常調曾文淸公云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昔幾
人全皆作去聲用張押韻作平聲收謬矣 人物考
公叔文子○衛公孫發註謂公叔文子論語孔註作公孫
拔集註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 紀聞 皇本枝作拔釋文出
公孫拔云皮八反禮記檀弓公叔文子卒鄭註文子衛獻
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養新錄云倪士毅
四書輯釋載朱子論語註公孫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俗
本作枝誤乃知今世所行集註本非考亭之舊據此則枝
字皆形近傳訛 校勘記
其然豈其然乎○張斗堂云論語古註其然指不厭三句
豈其然乎指不言不笑不取若依朱註故作疑辭則有游

油滑非聖人口氣 小倉山房
臧武仲以防○魯有二防一近宋春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是也杜註云近宋者爲西防城近齊者爲東防臧氏之防疑近齊致防奔齊殆因其近與 集證
晉文公譎而不正○楊升庵云五霸莫大於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事莫大於葵邱踐土然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爲理長集註所言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當表出之 同異

公子糾○金仁山曰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大約以兄弟爲斷然荀卿杜預韋昭俱有桓公殺兄之語但二者曲直不待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前無正名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桓公不誅仲而用之仲安得而仇桓乎 類考 桉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傳曰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史記齊太公世家襄公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皇疏云齊僖公三子長襄公嫡次子糾庶小者小白也桉此則子糾兄而非弟甚明 問答 桉管仲大臣篇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曰今君知臣不肖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註云鮑叔以小白年幼而賤故難爲之傅也糾兄桓弟是又一確証 諸小錄
桓公九合諸侯○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 疏 自公穀以來俱以九爲實數周秦兩漢人多以九合 匡作僞語釋文九字無音前人皆如字讀未有因左傳一據遂欲改文爲糾者左傳亦嘗見九合事襄十一年晉侯謂魏絳

曰子教寡人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蓋晉悼公復有九合之事先儒亦核實數之國語載晉悼謂魏絳作七合諸侯昭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爲盟主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再三與七斷必爲數則九字可無疑 考異
如其仁○此章作兩截看一說謂如管仲其人亦可謂之仁一說謂召忽之死得爲仁管仲雖不能死而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仲之仁亦如忽之仁其字指召忽 問對
霸諸侯○註云霸與伯同愚謂諸侯之長爲伯指其定位而名王政不綱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爲霸乃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部字轉音爲動字 日抄
自經於溝瀆○爾雅水注溝曰澮注澮曰瀆瀆乃水之大

者後漢應劭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是以孔子自經溝瀆之言指召忽也左莊八年魯殺子糾於生瀆召忽死之生瀆史記世家作笙瀆註云笙瀆魯地句瀆也句瀆一作溝瀆類考

大夫假○家臣一稱大夫檀弓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後錄

請討之○請討陳恆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紀聞

先發後聞可也○楊升庵云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兵主何所爲發若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論語此章而繼之曰然則鄰有弒逆聲罪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蓋指宋陳之國移兵以討州吁爲言非謂孔子也集註引之增仲尼此舉四字殊非胡氏本意類考

不在其位○憲問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註疏以此二句與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合爲一章蓋曾子引易以證夫子之言語意本一貫猶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也集註因泰伯篇有此文註爲重出而以曾子曰自爲一章誤矣讀書脞錄

君子恥其言○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

過中之行君子不爲過猶不及聖人之明論也註因而字故爲此說本分言之止是恥其言過其行舊說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恥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二說意同而字蓋之字之誤辨疑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

杖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荅問云邢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註疏本乃後人挍改非邢氏之舊挍勘記

君子道者三○道有二解一道理之道如君子之道四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有君子之道四焉之類是一道言之道爾雅釋詁訓道也如道學也道盛德至善之類是此道字當訓道言之道君子所言者有三與下文夫子自道一氣相生不然道者二字幾不可通讀小錄

子貢方人○方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音義讀書脞錄云左襄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是亦諫之類也昭四年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挍勘記

按子貢言人過惡故曰賜也賢乎而謗人哉夫我則不暇謗人也古文謗作方蓋謗從旁旁又從方聲近故通用孔云比方人物則子謂子

賁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古訓
抑亦先覺者○孔曰先覺人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集解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亦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疏
微生畝○古今人表作尾生晦晦古畝字尾微古字通公冶長篇微生高國策作尾生高鄭曉以畝高爲一人畝名高字也過庭錄
於公伯寮○言若於他人該有豪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勢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義疏 集解於或志下容註文蓋以志字絕句史記亦然義疏曰景伯旣告季氏有惑志又於公伯

寮下添者字顯分下四字趨向下文考異
作者七人矣○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集解 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元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疏 作讀如作者之謂聖之作仲尼序書始堯舜堯舜以來始有典籍故道典籍以來聖人得位而制作者凡七人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此章偶與辟世章相屬學者遂穿鑿妄解小傳
石門○鄭註云石門齊地隱三年齊鄭會處卽此非也桉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論語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釋地
硜硜乎○說文硜古文磬九經古義 何晏註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卽磬字今禮記作磬桉硜本古文磬字段玉裁曰後以硜爲堅确之意是所謂古今字校勘記
斯已而已矣○釋文曰斯已之已音紀集解曰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讀上已如紀考異 考唐石經莫已斯已皆作人已之已而已作已止之已皇疏言孔子硜硜不宜隨世變唯自信已而已矣是唐以前斯已字皆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已不作已也已與已絕非一字宋儒誤讀斯已爲以未免改經文以就已說養新錄

諒陰○諒陰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爲梁庵謂既葬而柱楣前不及未葬之倚廬後不及旣練之堊室而遂以梁庵總該三年亦不通矣朱註闕音今考儀禮註疏並尙書蔡註諒陰卽梁闇音俺直音 張謙中復古編云闇治喪廬也从門音何謂梁闇伏生書大傳楣謂之梁闇讀如鵪禮喪服四制卒哭後翦屛柱楣謂之梁闇晉賈后取妹丈韓壽子養之託梁闇所生别作庵非九經古義
原壤夷俟○原壤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疏 桉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臀不著地又謂之跽跪危而坐安若坐而舒兩足則如箕矣曲禮曰坐毋箕鄉黨圖考

以杖叩其脛○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筆解

闕黨童子○荀卿云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知有親者多取孝弟以化之括地志云闕里在兖州曲阜西南三里水經註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又靈光殿基之東有兩觀闕里之義本此闕黨之名或亦近闕里者與 類考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又以爲後儒尊崇夫子之稱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尚存漢晉春秋所云未必無據石闕之下其里即名闕里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爲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爲黨闕黨是闕下之黨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註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以居爲氏者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註闕黨童子之後 肇域志

四書說苑卷七

論語

高郵孫應科輯

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書

在陳絕糧○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集解

史記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楚發徒圍之故絕糧朱子辨之極確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孔子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絕糧陳蔡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蔡既遷故蔡地皆屬楚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蔡葉公與蔡國無涉 典林

陳蔡之阨朱子以爲在哀二年然是時游夏之年未踰十五遂相從患難似不合故其事當在六年孔註以爲陳人被兵絕糧則於情爲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謂自宋適陳即遭此阨則先於哀二年抑又誤矣蓋應在六年史記之時可信絕糧因陳之被兵孔註之事可信參伍以求其所不可信者置之 問答

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 集解

此一節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爲得 筆解

史魚○襄九年晉有史趙史墨史龜皆官名非氏襄二十
九年衛有史狗史鰌並史朝之子史爲氏非如集注云
名余最愛仲尼論史鰌曰直能曲於人猶吳季子云曲
而有直體併妙 釋地
甯殖放弒之謀○王伯厚謂甯殖當爲甯喜喜殖子也
出獻公孫林父甯殖皆爲之弒剽而獻公復入則甯喜
一人之爲也 摭餘說
行夏之時○建子天道也建寅人道也天道不若人道之
切近夏正所以爲善商初以十二月爲朝諸侯頒政令之
始而建丑之月農功未起可爲常期用此始事非謂地闢
於丑別有一正武王伐商亦以子月無妨農功遂爲朝正

之期其順時爲政猶夫商也但商之著月無改於夏而周
則改時與月焉 讀禮疑圖 周雖改正亦兼用夏時如詩七
月流火六月北伐禮夏須秋刷春蒐秋獮是也又周書解
周月以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亦是夏時周禮稱十
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歲終十三月爲正歲先王遵夏時
之明恪乾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物此志也 後錄
兼殷之輅○禮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
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路周輅也商輅所辨則木輅第
一推作大路而先路次之次路又次之禮器云大路繁纓
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列作三輅正商輅等殺之準蓋
輅不始於商商不止一木路子取殷輅並非堅樸不易敗

咸謂大路越席原貴質素商以木輅爲大輅則不失輅制
爲可法耳 稽求篇
服周之冕○冕服之用自祭祀外見於經典者十有一玉
藻予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註端當作冕一也哀公問冕
而親迎二也周官司服饗射則鷩冕三也四也據註及正
義食禮在廟亦鷩冕五也覲禮天子袞冕負斧扆以朝諸
侯六也文王世子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養老七也祭義
天子諸侯爲藉冕而躬秉耒八也司服諸侯之大夫聘於
天子予冕九也夏采王崩以冕服復於太祖十也節服氏
袞冕六人朝覲維王之大常諸侯四人服亦如之十一也
後儒專以祭服當之誤矣 述學 冕旒有二說前後有旒者

歐陽說也鄭氏從之有前無後者大小夏侯氏說也江永
云大戴禮入官篇云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前旒義
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當從夏侯氏說 典故覈
鄭聲淫○淫者過也水過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
聲過於樂曰淫聲謂鄭作樂之聲非謂鄭詩皆淫 丹鉛錄
放鄭聲主聲不主詩子夏對文侯所謂宋鄭衛齊四音皆
淫於色而宋本無詩或曰凡樂非雅者謂之淫聲 策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字當去聲讀亦聲聞過情
君子恥之之意 義疏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
務名之心哉乾初九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日知錄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

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
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集解行馬
者借人乘之此史之闕文也夫子謂始時猶及見此今則
亡之無復古意矣惜其以私見去之也集說世亂史之記
注不明前代之事有闕文者仲尼猶及知之至於編簡俱
絕非仲尼廣知也故春秋斷自隱公小傳
知及之○此章論爲政以及之民者凡十一之字俱是一
義桉包咸舊註以之字屬官位解不如顏特進云知以通
其變仁以安其性十一之字俱指民言徐仲山曰及之是
及民以下諸之字皆是民字蓋夫子論居官臨民之法朱
註乃以理當之稽求篇

民之於仁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
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與馬意不同疏
當仁不讓於師○當仁者宜爲人師可不復讓當仁而讓
於人師則道幾乎不傳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敎育之然
則才非當仁亦不可不讓於人師小傳宋王旦怒試者解
當仁不讓於師師字作衆字解以爲悖古不知說本賈逵
並非杜撰小倉山房
辭達而已矣○三代之世諸侯重邦交論語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用專對
之辭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
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以經證經

可知辭達之義潛研堂
虎兕出於柙○樂肇曰陽虎家臣而內畔是虎兕出於柙
也伐顓臾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中也義疏
遠人不服○集註遠人謂顓臾然曰在邦域中曰社稷臣
曰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明甚又曰不取爲後世子孫
憂則非今有不服事考哀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
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遠
人似即謂邾或曰魯與邾鬭於邾相距六七十里何以爲
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釋地
而謀動干戈○干戈皆兵器干一名楯一名櫓又干之爲
言扞也牧誓比爾干註云並以扞敵左成二年狄卒皆抽

戈楯冒之是也戈似戟周禮夏官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
頒之註云今時句孑戟也考工記冶氏爲戈戟戈則兩刃
廣二寸戟則三刃廣寸有半又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
六寸戟柲一丈六尺詩云修我戈矛又云修我矛戟是戈
與戟不同鄭以戈爲句孑戟者蓋以漢制言顧命兑之戈
在東房又云執戈上刃夾兩階戺而不言戟者豈非以戟
長於戈不可施於東房階戺之閒耶故知戈與戟形相肖
而長短大小不同類考
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之說有二鄭康成曰蕭之言肅
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金仁
山謂屏以限內外蕭疏可通望故謂蕭牆桉釋名曰屏自

障屏也蕭牆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蕭
之言肅當從漢訓 蕉餘說
四世矣○孔註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其不數桓子則
非其數文子則是祿去公室始於宣公專政者東門遂輔
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遂子家者行父也觀傳所載虧姑
成婦等事文子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 典林枝那
疏悼子之卒不書於經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前武
子卒卽平子立故疑四世以文武平桓爲定又昭二十五
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又三十二
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
不廢舊績又曰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據此失政始

宣公專政始文子安國以文武悼平爲四世似未考悼子
未嘗得政言發於桓子時也樂祁史墨言於昭公之時故
云四公三世孔子言於定公之時則已五世四世矣 集說
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謂巧爲譬諭以求容媚徐彥
曰今世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古
義
見善如不及○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如不及見之見
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嘗試之求之於今齊景
公其人也隱居以求其志隱於求仁者行義以達其道行
吾得爲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求之於今未見其人求之
於古伯夷叔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用善晏子

之言而不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正而幸公室僅存
嗣君不定而幸嬖子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
惡之間雖擁千乘之富其沒也無德可稱夷齊兄弟遜立
舍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
義以達其道也卽人心之安循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民
到于今稱之卽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 集說
齊景公有馬千駟○上無子曰字分明與前合爲一章 湖
南講 程子曰扣馬諫不諫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余
意不食周粟只是不食他祿甘心薇蕨於首陽今人便謂
餓死非也 湛淵靜語 艾千子云論語但云餓於首陽後人
何故添出死字當時遜國而逃暫時窮餓中子既立便當

復出豈至餓死若夫扣馬采薇不見經傳太史公取韓詩
外傳之言爲據他書未聞 釋地 紂時黎老播棄夷齊失國
是以不免於餓闇西伯善養而歸之乃知首陽之下避商
非避周也避紂非避武也然則夷齊不死乎曰論語稱其
餓不稱其死其不死明矣 可儀堂文集
民無德而稱焉○皇本高麗本德作得校王註云此所謂
以德爲稱者與皆以斯字卽指德言直截自然若改爲得
頗乖文義 校勘記
邦君之妻○孔曰當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
正言其禮 集解 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
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註自稱

於諸侯謂饗來朝時也據坊記自陽侯竊繆侯夫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矣其禮既廢其文未盡刪於經傳當時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美之饗齊侯者子旣貶之春秋又與門人議及此論語所以記之而與禮記不合與考異此章本古語記於衛靈問陳之册末蔡氏覺軒以爲爲南子發也南子使人於夫子云凡四方賓客辱與寡君爲兄弟者皆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是稱之異邦曰寡小君也公子郢對靈公言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是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也衛人邦只稱南子總爲此邦君之妻四字不明夫子鄭重言之欲其顧名思義耳論文

孔子時其亡也○桉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

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由是言之陽貨饋豚而瞰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驕孔子不爲諂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妄甚矣孔子卽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騈枝

懷其寶而迷其邦○此節自孔子曰以上俱陽貨自爲問荅語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語余蓋讀史記留侯世家悟出世家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此以下七曰字皆子房自爲問荅於漢王無涉與論語文法同釋地

公山弗擾章○左定公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須句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人奔齊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桉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貨之畔在定公八年時公山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因陽貨則季氏已料其畔矣次年召孔子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於費季氏無如之何十二年孔子爲司寇建墮費策不狃將失所恃遂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公室以

之平季氏之召終亦以之應矣如此說則左史得以相通而事理可信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召大誤揆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平素尚迹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考異

子路不說○江熙解曰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閗浮海而喜閗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不入室安得聖人之趣鄒沅

吾其爲東周乎○敬王去王城遷於成周自是之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鄭註平王東遷能修復西周之政

志在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測孔謂興周道於東方失其旨矣 筆解 此釋子路之疑吾其爲東周乎言已不爲東周也東周之俗家臣則張私室以逼君陪臣則張公室以逼天子故不爲也此明雖之公山氏非助其畔 小傳

佛肸召○史記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按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小大哉夫子但以堅白匪理答之 考異

中牟○按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正佛肸據邑以叛之

時則晉之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其險亦可知 問答

中牟有二一爲晉地一爲鄭地佛肸以畔晉之中牟也鄭之中牟在滎陽晉之中牟昔人未明指其地史記索隱云當在河北漢志臣瓚註以爲在漯水上按定九年傳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衛自開州至邯鄲湯陰其必由之境今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近之 辨正

匏瓜○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集解 義疏云匏瓜星名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註云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義 日抄 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以苦故也 名物考

周南召南○宋牧仲云南之爲國見逸周書南國名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韓嬰詩序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註及之 釋地 呂氏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女乃令其妾候禹於

塗山之陽作歌曰候人兮猗與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水經註引周書蓋本於此 策校

鄉原○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 集解 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 義疏 集註原與愿同非也愿慤則爲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汚所謂鄉原實指推原人之情意以求苟合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而爲德之賊也 示兒編

孺悲○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註云時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乃復書而存之是孺悲蓋孔子弟子史記家語不入弟子之列

故朱子稱魯人豈因孔子辭疾而絕之耶然歌瑟使聞禮鳴鼓攻求何如而孺悲不以弟子稱何耶 類考 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曰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潛研堂

宰我問三年之喪○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發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 疏

期已久矣○期已久矣之期音其謂期限也易歸妹愆期書髦期倦勤禮百年曰期頤左傳期以明年史記不期而會皆是期可已矣之期音姬謂期年也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期之喪達乎大夫孟子爲朞之喪皆是左僖二十三年傳期期而不至無赦上期字謂期限下期字謂期年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句絕文義自明三年已久期年可止兩相呼應集註俱訓周年似未協 識小錄

鑽燧改火○古人改火關於時化火性炎上老則愈烈遇物輒然若薪火性柔無忽燎速熾之患橫渠云水之爲患少火之爲患多寒食禁火必盡息天下之火然後出之季春大火星高其時爲之亦防其火熾也又火貴新而烹味佳是鑽燧之意 湛淵靜語 火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

於人也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疾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 日知錄 木燧以鑽火木與木相摩則然五行之正內則子事父母右佩決捍管遰大觿木燧蓋不可一日缺者至其義則皇侃諸儒以爲配五方之色賈公彥致疑於榆柳不青槐檀不黑是未得其說也據管子幼官篇及春秋說賈誼書槐檀爲東方木榆柳爲南方木故春取榆柳取之南方也夏取棗杏取之西方也秋取柞楢取之北方也冬取槐檀取之東方也與淮南書所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云云者合 改火解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桉四輩經比邱尼經音義引無流字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時所據論語並無流字義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亦無流字今所傳皇本有流字蓋因通行本增入 古訓

微子去之○殺身成仁比干以之微子箕子按之劣焉聖人先言微子以其先去之也後言比干以其諫之晚矣中言箕子則仁兼先後得聖人中焉箕子明夷與文王同乎易象尚書洪範見武王伸其師禮然則箕子非止商之仁蓋萬世之仁乎 筆解 微子爲殷之本支宗祀絕續繫焉故雖諫而不踰諫即去之箕子奴矣得諫者獨有比干故比

干益强諫不已以身殉之爲奴在去者已去之後諫死在奴者已奴之後論語三仁次敘必非倒亂本紀謂箕子因比干剖心而懼乃佯狂大謬 經句說

齊景公待孔子○爾雅云止待也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劉向說苑正諫篇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 疏證

以季孟之閒待之○春秋之世三卿次第無常如季文子爲上卿孟獻子受三命同爲上卿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司徒爲上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

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齊景所云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禮遜於季及敖之與茲茲無過敖以荒淫幾斬其祀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已不可支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振起與文子共當國僑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壓守下卿之說 問荅

吾老矣○闕百詩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適齊當補集註曰景公自言吾老蓋年近六十云枝孔子世家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云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正與吾老不能用之言激射老字虛非實字殆未可補 問道堂

楚狂接輿○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 疏 論語止言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爾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妙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字者以有輿字在前也自莊子稱爲狂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註家從之竟以爲名非也 釋地 高麗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頗與古合蓋接輿乃楚狂之名過

孔子者過孔子之門也莊子人閒世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正指此事故鄭君註孔子下云下堂出門最爲明確包咸以下爲下車甚誤 校勘記

長沮桀溺○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諒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蕢晨門荷蓧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爾 考證

耰而不輟○耰摩田器从木憂聲論語耰而不輟臣鍇曰謂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 說文繫傳 許曰耰摩田器鄭曰耰覆種許以物言鄭以人用物言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曰耰摩平也齊民要術

日耕荒畢以鐵齒𨱔鏤再徧杷之漫擲黍穄勞亦再徧桉
先云再徧杷之卽國語所謂疾擾待時雨也後云勞亦再
徧卽鄭所謂覆種也許云摩田當兼此二者 說文註
鳥獸不可與同羣○孔曰隱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
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 集解
以杖荷蓧○蓧耘田器以杖荷蓧謂子路見丈人手用杖
蓧加於肩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蓧耘田植杖者置杖
也以杖荷蓧植杖而芸則蓧爲耘田器明矣包曰蓧竹器
此有脫誤 說文註
四體不勤○丈人之對謂吾但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
而已安知孰爲夫子乎 集說 包曰丈人不勤勞四體不分

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鄭曰分猶理也桉理治也言不
親理其事包云分殖意亦同 古訓 丈人一遇子路必不直
斥之如註所云陶淵明作荷蓧丈人贊曰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其非責子路語可証 記疑
植其杖而芸○孔註植倚也朱註植立之也桉洪适隸釋
載蔡邕石經殘碑植其杖作置其杖蓋植置字同詩商頌
置我鞉鼓鄭箋云置讀爲植書金縢植璧秉圭鄭註云植
古置字孔傳亦云植置也 辨正
子路曰○路下有反子二字爲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
回何人述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補缺 集註云福州有一
國初時寫本有反子二字古今天下印本寫本皆未嘗見

有添此二字者惟此福州一寫本有之不宜收用 辨疑
虞仲○仲雍嘗治吳爲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
事兼仲雍生夷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何爲反次敘於夷
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據 日抄 據史記吳太伯卒弟仲雍立
是爲吳仲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吳周章弟也殷時諸侯
有虞國武王時國滅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
名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謂仲
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居吳不當言虞古虞吳字
通疑二書所稱虞仲並吳仲之誤 日知錄 周有兩虞仲左
傳註及周世家所謂虞仲前虞仲也仲雍也吳世家所謂
虞仲後虞仲也周章弟也左僖二十一年傳曰虢叔自北

門入是虢叔數十世之後又有虢叔不嫌有二虢叔也虞
仲有二虞仲不亦宜乎 經句說
朱張○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
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同 義疏 釋文出朱張鄭作侏張音
陟留反桉鄭氏不以朱張爲人姓名故讀朱如周朱周一
聲之轉書譸張爲幻本或作侜張並作侏張此言逸民之
行皆不合於正故云侏張桉下無謂朱張之語 校勘記
隱居放言○包氏註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
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註亦有
味 紀聞
太師摯適齊○大師兼堂上堂下三樂者亞飯三飯四飯

以樂侑食奏於堂上鼓瑟以倡笙管奏於堂下貳大師者
少師與堂上堂下之歌笙相應者鐘磬立言之序不苟如
此 榕村語錄 大師摯等孔註以爲魯哀公時人漢書以爲
殷紂時人鄭康成於師摯之始謂是魯大師名於大師摯
適齊謂是周平王時人葉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
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諸說不同當以孔註爲正
辨正

擊磬襄○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世家一
則曰師襄子再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別一人且論
語之襄乃魯伶官自有職守豈能至衛而孔子從之學乎
註本家語云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誤 釋地

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集解 正叔曰施與也不私與其親暱也 程子外書 施者謂
施以刑也左傳殺雍子羊舌鮒於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
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漢成帝憤
外家強横亦曰今將一施之親親主恩故不當以刑而施
之也 集說

周有八士○周書和寤解尹氏八士註云武王賢臣晉語
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董仲舒與周之
言考之當在文武時 紀聞 按國語文王之卽位也詢于八
虞註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
叔夏季隨季騧也據此則是文王時人 箋義 汲冢周書克
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
遷九鼎盖南宮忽卽仲忽南宮伯達卽伯達也尚書所謂
南宮适卽伯适又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盖卽
仲突仲忽也是八士皆南宮氏唐蕭穎士遊蒙山詩云子
尚捐俗氛季隨躡遐軌丹鉛續錄云蒙山之季隨卽周八
士中一人 類考

子夏之門人○史記弟子傳孔子旣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爲魏文侯師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
皆受業於子夏漢書藝文志李克七篇註云子夏弟子楊
士勛穀梁傳疏公羊子名高齊人穀梁子名淑一名赤魯
人皆受經於子夏經典序錄子夏嘗授詩於曾申或云魯

申索隱別錄稱墨子書有文子是子夏弟子曝書亭集應
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又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王
應麟曰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集證

君子尊賢而容衆○尊賢二語深合夫子愛衆親仁之旨
此必子張述所聞於夫子者下五句方是重申己意蔡中
郎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
子漢人已作是說矣 考異

區以別矣○胡五峯謂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雖
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初具乎一粒之內而未嘗自外增之
也此用樂記區萌之區當讀如句 紀聞

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

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之蘇解近是古訓

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集解　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慼不得過毀至滅性滅性則非孝疏

則哀矜而勿喜○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家語云魯人有父子訟者孔子爲司寇同牢繫之父子皆泣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皆釋之此有以見哀矜其情不喜施刑罰之驗馬云勿喜得其情失之筆解

紂之不善○蔡謨曰聖主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

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義疏　枚史記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不善原不如是惟費仲惡來諸臣助之爲虐遂如是之甚耳武成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傳云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紂爲魁主左昭七年引此文杜註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林註亡人歸紂如魚集於淵獸集於藪可爲天下之惡皆歸明証小箋

夫子之牆數仞○諸家說仞或云八尺或云七尺程瑤田言七尺者是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註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全伸而不屈用以度深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說文測下云深所至也玉篇云度深曰測測之爲言側也余說與之合矣此說甚精仞說可定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倘其度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說文註

允執其中○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集解　閻百詩曰堯命舜數語躬中窮終一句一韻禹謨述之中閒雜以他語失

古人以韻行文之體况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欲其仰而承天之福永終二字本作吉祥字不可以絕字訓也自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外漢武立子齊王閎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班彪王命論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孫權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一倒義尤顯至魏志始有山陽公識天祿永終之語作大禹謨者正訓終爲絕與原義相左矣古文證疑

予小子履○此湯既伐桀之後大旱請禱之辭非伐桀告諸侯之辭也孔曰墨子引湯誓其文如此枚今所傳古文

尙書載此在湯誥若孔旣訓古文尙書不應舍而旁證墨子矣墨子曰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呂氏春秋曰昔者湯克夏而取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罪余一人與墨子合又尸子韓嬰詩傳皆云湯之救旱禱於山川則古文尙書之謬可知 後錄

周有大賚○集註引武成大賚於四海又引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則賚兼二義一是散財發粟一是大封功臣也又集解云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亦通 典故覈

雖有周親○孔傳論語曰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是周之才不如商解泰誓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一人手筆懸絕如是孔穎達謂尙書爲伐紂誓師之辭論語乃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而不知義之難通也 古文證疑 按今孔傳本作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則穎達所見本作少字集註引孔傳誤作多蓋據誤本故也 校勘記

百姓有過○孔氏謂民之有過在我敎不至也蔡傳以過訓責謂百姓責武王不卽拯已於水火擇上下語脈更爲親切

御案內取之 揭要

興滅國○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 異義

無小大○書無逸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註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傳曰小大之政人無有是怨者按曰鄭云云者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是也傳非也 後案

不知命○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孔云窮達之分非 筆解 知命卽易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若禍福利害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君子不言禍福况禍福無求知之理乎 稽求篇

四書說苑卷八

孟子

高郵孫應科輯

孟子○按孔叢子聖證記等書子車一作子輿一作子與一作子居楊倞荀子註又作子輿葢車居音同輿與輿字訛也廣韻輌字註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輌字子居或云羣書多稱子車讀平聲爲是况曾子字子輿孟子豈與同字乎 雜記

見梁惠王○竹書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卒至襄王立謂之今王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先梁後齊其事皆合史記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 日知錄 孟子見天下之勢在秦秦用商鞅專務於利不知有仁義梁用孟子則可以勝鞅梁行仁義則可以制秦天下俱受其利不獨梁也此首見梁王之深意史謂孟子先至齊書託始於此以言仁義故非其實矣 九經鏡

孟子對曰王○惠王所以改元稱一年者是年與諸侯會於徐州相王故也而史記相王之事係於襄王元年夫惠王已稱王矣其子又相下何爲乎誤矣 典林 讀孟子者不可不先讀竹書若梁惠尚未稱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孟子曾不儀秦若矣閻氏不信竹書則於孟子見梁惠王章已不可解 紀年集證

王亦曰○惠王悟孟子之言爲是而以己言爲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疏

顧鴻鴈麋鹿○鴻鴈三同三異秋來賓一同鳴如家鵝二同進有漸而飛有序三同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雁多羣而鴻寡侶二異雁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漢三異 博物志 大曰鴻小曰雁出毛傳說文因而例之曰大曰麋小曰鹿註當云麋鹿之屬耳其別處在麋澤獸屬陰鹿山獸屬陽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麋一本作麋大也介麋謂麋之大者非謂麋大於鹿 釋地 舊以大小爲鴻雁之辨然鴻亦自有大小陸璣曰鴻羽毛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之鴻徐氏日記云世稱鴻鵠然鵠不是鴻亦稱鴻雁然鴻不是雁葢鴻雁雖一類而自分大小小鴻不是雁則大雁之必非鴻可驗 讀詩傳 埤雅麋性喜澤鹿性喜林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氣而角解麋多欲而性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氣而角解乾隆三十二年奉
勅改正月令麋角解作麈角解 集證

經始靈臺○小序云民樂文王有靈德孫疏云言文王之德化行如神靈之所至據此則靈臺因文德命名劉向說苑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序合詩傳云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爲似未

確辨正

不日成之○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註梭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於事理亦恊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成一臺者古註不可易天祿識餘此解有味朱子以爲不終日得毋形容太過且既已成矣何必又戒以勿亟經咫

白鳥鶴鶴○音義云詩本作翯戶角切古字假借說文翯鳥白肥澤貌從羽高聲詩云白鳥翯翯賈子新書禮篇君道篇引此詩俱作皜皜文選景福殿賦皠皠白鳥註云皠與鶴同按鶴疑皠之形似譌考異

時日害喪○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註

數罟不入洿池○詩魚麗于罶鱨鯊註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疏云庶人不總罟總作緵或作數義俱通王制云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箋義

斧斤以時入山林○有因地之時仲冬斬陽仲夏斬陰盡物性也有因物之時服耜斬季材利民用也有期限之時斬材有期日不盡物也專指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義未盡典故叢

而不知檢○檢一木作斂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三代雖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鶴林玉露常平蓋古法

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班氏食貨志檢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常平乎周官司稼觀年之上下出斂法正謂此耳捫蝨新語

五畝之宅○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然取於便農功還饁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爲一邑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以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而導其妻子養老者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市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讀禮疑圖

趙註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本漢食貨志謂公田內以二十畝爲廬舍然孟子明曰五畝之宅周禮宅田註亦曰五畝之宅未有言二畝半者田中不得有木既以二畝半爲廬舍樹桑不過邑中之二畝半何以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乎然則五畝之宅俱在

邑中所謂廬舍者蓋苫茅於壟間爲憇息地非於公田中占其二畝半也詩云饁彼南畝從乎邑而言之若田中既有二畝半爲廬舍何必從邑中往饁乎若謂自廬饁至田同此一井廬與田相去幾何而猶煩饁乎且婦子皆處廬供饁將邑中之宅竟無人居守乎又孟子謂商助周徹其實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畝何以云什一乎將註所謂又輕於什一者果可信乎以此數者參証益知五畝之宅之在邑而廬舍無二畝半之說矣陔餘叢考

東敗於齊○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按齊救趙敗魏桂陵之役救韓敗魏馬陵之役魏世家俱以爲救趙與國策異而孫臏傳又以爲救韓則自相矛盾 辨正 按此所謂大敗將復之事但討家罕及考前魏圍邯鄲邯鄲降齊齊使田忌孫臏伐魏敗魏桂陵則是邯鄲亟拔中北於齊魏固無日不圖報復至是令太子申爲上將軍攻齊惟其爲齊也故曰復惟其在桂陵之敗之後故曰大敗將復之據此可爲孟子之明証 時世考徵

西喪地於秦○按紀年魏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此後稱今王今王者魏襄王也史記言秦取少梁東地至河惠王時未嘗喪七百里至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此正喪地於秦七百里之事皆在惠王時孟子未至梁而史記誤繫之於襄王者是誤分惠王之世爲二王之年也 補義

南辱於楚○集註以與昭陽戰喪事爲楚辱之証但史策皆云亡其八邑非七邑耳蓋以紀年惠王改元數之史稱襄王十二年乃惠王後元十三年其時孟子亦未至梁也包少東據國策魏圍趙邯鄲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濊之間以爲惠王時南辱實證是不知竹書改元爲又十六年之說 時世考徵

願比死者○比當讀上聲比猶比方仿效之也蓋將不顧其身願效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而雪其恥 辨疑

亡其七邑○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晉於襄陽得八邑索隱曰襄陵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集註作七邑恐誤 箋義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註 許謙云易猶淺也蓋深耕則疏通而苗易發達淺耨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雜記

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註 以王當各從本字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王道可乎 辨疑

將以釁鐘○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鎮寶器 註 正韻釁與衅同血祭也牲血塗器曰釁血者陰幽之物釁用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也又罅隙曰釁呂覽本味篇湯得伊尹之鼎祓之於廟釁以犧豭祓者厭除不祥即正韻所謂禦妖也朱註取塗隙之義不取禦妖之義 雜記

釁者交神明之道大司馬涖釁主及軍器小子釁邦器軍器龜人釁龜太史釁龜策天府釁寶鎮寶器皆釁器之事趙註塗其釁郄此是從鍾字望文爲解於義未賅廟社龜

奚有何纍郄也雜記凡宗廟之器成則纍之以豭豚凡纍
無用牛者纍亦名刉珥用毛牲曰刉羽牲曰珥 典故叢
吾不忍其觳觫○觳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觳本
古文斛字見周禮觳觫當作㲉觫㲉從豕尾懼貌觫從角
角懼貌漢隸又作觳痺痺寒戰疾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
互通 丹鉛錄
爲長者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
爲耳 註舊說以枝爲肢體之枝字義本是然事却迂僻不
可取爲長者屈折肢體是卑幼常用易行之禮貌耳如歛
手屈膝折腰之類說者宜云枝與肢通 辨疑 枝肢古通用
肢四支也腰亦曰支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

磬言爲長者揖拜耳 傳疑錄 朱註云樹枝之枝於爲長者
三字全無意義似宜從古 掌故
刑于寡妻○註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入孝
從以及兄弟義勝詩疏所云嫡妻唯一故云寡也葢此與
禮孤寡書寡兄本殊彼皆自稱之辭此爲追頌文王太姒
之德何庸謙乎鄭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亦不必 溫故
錄 寡妻嫡妻也妾爲庶則嫡爲寡按說文御正字古文作
馭治也書曰御下以簡又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御本同馭
傳讀御爲迓訓作迎非 讀詩傳說
方千里者九○天下之勢何獨限以九千里按大司馬職
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詩云邦畿千里

惟民所止葢自王畿內凡五百里兩兩相距皆爲方千里
也其外曰侯畿曰甸畿曰男畿曰采畿曰衛畿曰蠻畿曰
夷畿曰鎮畿曰藩畿兩兩相距各一千里王畿一千里九
畿九千里鄭景炎云孟子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此九
畿之數合王畿之數總一萬里此說有據 箋義
王語暴以好樂○好樂之樂當音洛世讀如字誤矣莊暴
章惟鼓樂讀如字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不
然方言禮樂而又言田獵毋乃非類乎左傳昭二十年晏
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可證孟子 釋地 或謂好樂二
字別未見愚曰唐風好樂無荒箋云君之好樂不當至於
廢亂政事是孟子好樂之樂音洛固有所本矣 叢小錄

蹙頞○正韻頞音遏鼻梁也孫奭云頞鼻頸蹙頞蹙其鼻
頸而愁悶也呂覽孔子食昌蒲縮頞而食之註云頞鼻梁
雜記 按史記蔡澤傳蹙齃齃即頞謂鼻蹙眉也吳志諸葛
恪傳折頞廣額分明頞與額異 釋地
文王之囿○周都岐山下大約七十里之內岡嶺陵麓爲
多四時之田在其中因名之曰囿非規其地養禽獸恣遊
觀也若靈囿在辟雍之旁不過一射圃與齊之囿名同實
異 讀書記 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
安西三十里靈臺在西北四十里王伯厚據此以爲文王
囿七十里之証漢書地里志文王作酆有鄠竹林南山檟
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意當日或蕃育鳥獸之所而弛

其利於民耳 典故叢
文王事昆夷○詩箋云文王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蓋文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 疏
以遏徂莒○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 註 按韓非書云文王克莒莒之爲國名有明證詩作徂旅恐誤路史辨之曰彼上方云整旅而此遽云徂旅其不然昭矣春秋紀子帛莒子盟於密莒紀密之近也王伐密於此遏其往莒之師宜莒之爲正 辨正 詩旅莒協韻若作其旅則一韻二旅顯係誤文當依孟子作莒蓋密阮共莒皆周之隣國密人侵阮又往侵莒於是文王怒而整旅以按止密人使不得往傳曰旅地名疏曰毛以旅爲周地非 識小錄

寵之四方○天生下民爲作君師以助天光寵之也 註 古文改寵之爲寵綏合下四方爲句删唯我在三字又改天下爲于意氣索然不見武王自任之勇且趙註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今以四方屬上亦誤 經義雜記
一人横行於天下○一人指紂而言也言紂一人縱横逆行其道而不順天 疏 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至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故孟子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猶上文引詩畢然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今欲竄入武王口中不得不去末二語又改天下爲于字矣試思此處除一人横行二句有何勇而孟子引之乎 古文疏證
有人不得○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 註
朝儛○或曰朝水名金履祥曰海旁之山潮至如舞顧野王云潮潕水名出南陽誤以儛爲潕也一名朝因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 雜記 二山余意在海盡頭如成山召石山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三千四五百里雄心遠畧眞從前所未有 釋地
一游一豫○趙註豫亦游也游亦豫也案游與豫明是兩事晏子內篇問下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

助不給者謂之豫又管子戒篇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因知引及夏諺正是分證春秋兩句文選東京賦云旣春游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戸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薛綜註云春游謂仲春巡行岱嶽是時蟄蟲皆閉戸帝乃東巡助宣氣也秋行曰豫謂秋行禮高祖廟此時萬物始成李善註復引晏子以明之是張衡亦以游屬春豫屬秋趙註不可從 詁經精舍
師行而糧食○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註云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鍔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於株左傳食時而至蓋

言近也按說文訓糒爲乾詩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孟子謂
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 潛研堂集
爲諸侯憂○古註謂列國諸侯全謝山云古註之說較勝
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
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
之會過宋欲殺其丈夫囚其婦人覇者役小役弱不可勝
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毛西河曰邑宰縣長不得
稱諸侯大夫下有大夫諸侯下無諸侯也葢流連荒亾奚
止臣屬憂卽列國亦當憂者卽以齊景事作証左傳齊侯
疾諸侯多使問疾者梁邱據曰今君疾病爲諸侯憂則疾
病尙爲諸侯憂況他乎此恰是齊景事亦恰此四字較古

註尤詳 撫餘說
畜君何尤○言臣說君謂之好君 註 畜愛也詩拊我畜我
謂父母愛好之故君臣相悅卽以愛君爲悅君今曰畜止
也君有欲而臣止之招君之過尤且不免安得相悅 賸義
好畜古聲相近畜君何尤卽好君何尤祭統云孝者畜也
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孔子閒居及坊記註並云畜
孝也釋名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而孝好聲並相
近畜君者好君也洚水者洪水也皆取聲近之字爲訓也
疏證
哿矣富人○哿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哿嘉
俱以加爲聲而義相近嘉與樂同哿之爲言猶嘉耳故玉

篇曰哿嘉也傳訓哿爲可亦快意愜心之稱鄭箋曰富人
已可惸獨將困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
箋之義矣 述義
于橐于囊○小曰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趙盾見靈輒餓
食之又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惟盛食而已是
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
而可以容人是其大也 鄭註 說文有底曰橐無底曰囊薑
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曰橐無底囊二說不同並
存之 示兒編 橐與囊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說文云橐囊
也囊橐也 疏證
古公亶父○古公者故公也說文古故也穀梁傳踰年不

卽位是有故公也猶言先王先公穆天子傳云太王亶父
古義 傳曰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質也箋曰諸侯之
臣稱君曰公按此說是也葢名亶而字卽亶父耳周人詠
詩而所詠之公乃在殷世豈非久乎 經句說
來朝走馬○正義云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書曰王
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葢此例 蒙引
雖萬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
二十四兩今註誤爲二十兩 疏
齊人伐燕○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嘗伐燕燕文公
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
所載伐燕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沒後故以

謚稱趙注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
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
燕可伐者也此又一事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
無謚可稱趙注亦止稱王也 日抄 黃氏之說汪武曹難之
曰齊僅取燕十城何得云五旬舉萬乘之國何得云倍地
燕十城雖失易王王燕如故何得云置君而去然則公孫
丑篇所載伐燕事卽梁惠王篇所載伐燕事予又得一証
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考史記年表齊宣王立在周顯
王二十七年己卯卒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距武王伐紂
計七百七十八年中間有伐燕事孟子因而去齊故曰七
百有餘歲若伐燕在齊湣王十五年己酉爲周赧王三年

上距周初八百有九年何以七百有餘歲 辨正 按孟子於
去齊曰追溯其始曰於崇吾得見王王亦追溯之曰得侍
同朝甚喜明孟子去日之齊王卽初至日之齊王也孟子
曰王由足用爲善明宣王可當之湣王不能當也然則孟
子在齊始終一宣王耳安得有湣王事入於孟子書哉 考
異 伐燕一事國策最詳子之之死儲子謂宣王宣仆燕正
儲子爲相時也王令章子將兵以伐燕正孟子與游時也
是伐燕之爲宣王無疑宣王十九年孟子致爲臣而歸後
二年燕昭王始立二十八年樂毅始伐齊湣王走死是破
燕者宣王而爲燕所破者湣王蓋宣王破燕之後不久卽
卒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爲燕所破耳 識小錄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恐
其不來也只是願其雨而又疑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
是霓耳 蒙引 爾雅疏雷謂之霆霓霓有霆霓有虹霓虹霓
蝃蝀也能截雨者霆霓乃霹靂而掣電者大旱望霓望霆
霓也 篛湯櫛偶錄
齊人將築薛○史記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戰國策載
靖郭君將城薛以客海人魚之諫乃止其子孟嘗君又請
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稱薛公是薛爲齊有久矣今又
從而城之則蠶食頻伺之謀益深滕安得不恐 集證 築薛
之爲孟嘗無疑續漢書輿地志云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
築是也集註齊取其地城之一似至滕文時始取薛者誤

讀孟質疑
踰梁山○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謂奕奕
梁山者禹貢治梁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南接岐山縣
界太王所踰之梁山也元和志以此梁山爲治梁之梁非
是 辨正
曾西○趙註曾子之孫朱子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
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楚關
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紀聞 按檀
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爲曾子史記吳
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語獨多未必皆子
輿子矣 考異

今言王若易然○今言王若易應讀成句下文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文理纔順若然字連上讀則易然二字不成文理小倉山房

賢聖之君六七作○趙註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等脫去祖乙集註補之然以四君連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竊以書無逸明言及高宗及祖甲祖甲之爲武丁後一代賢君無疑温故錄 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註云七世實誤釋地 七世元板七作九註原不誤鋟本譌耳讀書記

雖有鎡基○趙註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周禮薙氏註以茲其斫其生者疏云漢時茲其卽今之鋤也禮記月令註田

器鎡錤之屬正義引孟子作鎡錤文異而義同養新錄

速於置郵○說文驛置騎也從馬睪聲馹驛傳也從馬日聲驛主於騎言馬也馹主於傳言車也置緩郵速驛遲馹疾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程丹鉛錄 按春秋時已有單騎左昭二十五年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劉炫謂騎馬之漸漢曹參傳取狐父祁善置師古曰置若今之驛也是也釋言郵過也謂境上舍禮所謂郵表畷甾山樓

告子○趙註告姓也名不害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爲告子姓告名不害字浩生然趙註又云浩生姓不害名則是二人矣按薛氏人物考獨遺告子豈卽以浩生不害爲告子耶雜記 浩生複姓不害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註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釋地

孟施舍○施非助辭宜以施舍爲名舍豈能上合有施字蓋傳寫脫漏辨疑 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泰誓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仲孫氏名何忌春秋定六年但稱忌孟施卽不脫字亦不嫌其自稱舍也考異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守約蓋守氣之誤覸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可知不然孟施舍何以既守約又守氣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與補缺

夫志至焉○一說至非至極之至乃至到之至次非次第之次乃次舍之次言志念到此而氣卽到此也王陽明亦云志至氣次是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二之謂雜記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後漢書傳燮傳云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註引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漢書敘傳上註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經義雜記

至大至剛○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註至大至剛以
直此三者闕一不可如坤所謂直方大方卽剛也言以直
不言至直此是文勢若治世之音安以樂之類蓋須是見
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始見浩然之氣遺書
配義與道○程子云無是餒也便是氣無義以爲配故必
有事於集義如此解上下文一氣本自了然朱子謂必別
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義餒又必有集義之功
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劈分兩扇得毋失之支乎問荅
非義襲而取之也○朱子格言云非義當一讀蓋非義則
是襲而取之也若三字連則不成文理今按集註與此不
合纂箋

必有事焉○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
以爲福故爲仁義也註倪文節謂勿忘勿助長上云而勿
正古說旣不通伊川以而勿正句心勿忘句亦難解味正
心二字原是忘字傳寫失眞以一字分爲二字故耳蓋養
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旣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
疊下勿忘作文法書影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
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註如此宋初傳本已別
作疏者不及見畐字之舊經矣後儒唯聚訟於心字之上
屬下屬而此事字之異於舊經未有進測之者考異
曰伯夷伊尹何如○盧文弨云依趙註經文但云伯夷何
如無伊尹二字按此說極確趙註本憭然丑問伯夷一人

孟子乃及伊尹挍勘記
智足以知聖人○古註聖人句汙字另爲句朱註從之惟
蘇洵讀聖人汙爲句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
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程明道云
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汙曲雜記
般樂怠敖○趙註怠惰敖遊本義自明朱註敖音傲是以
平聲之敖讀作去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蓋敖
遊敖字不當以去聲讀天香樓
廛而不征○周禮鄭註云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
宅者卽今之墟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卽今人浮鋪此極
明析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市有宅豈得奪人之居

以處他國乎名物考周禮廛人掌斂市紱布總布質布罰
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此四布皆謂之征布王制云市廛而
不稅註云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是但有廛布無餘
布也是謂廛而不征廛人又云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
於膳府又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
民用者以其賈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鄭司農云孟子曰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謂貨物貯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
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
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典故覈
廛無夫里之布○按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者出夫
布註云布泉也宅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

口率出泉也漢法口百二十而集註以夫家之征當之遂以夫布與里布對說殆未深考人物考 載師任地使無曠土閒師任民使無曠力故宅不毛者民無職者各有罰也朱子謂夫布是罰游手之民里布是罰那公卿占民田爲亭臺池沼者其說甚明載師任地之法故稅重閭師任民之法故稅輕集註言里布不言夫布復舉夫家之征蓋沿趙註之誤日知錄 夫布見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罰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卽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宅不種桑麻或作爲臺榭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稅也此民之常職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出夫布宅已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之今皆除之則居廛者受惠矣補義

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土宜教氓又新甿之治註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以詩與孟子證之尤信詩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此民之離其本土而淫於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去其本土而占籍他國者也故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集證 趙註氓者謂其民也淮南子修務篇輕賦薄斂以寬民氓高誘註野民曰氓朱子野人之稱本此按說文氓民也從民亡聲讀若盲民與氓有別蓋本國生長之人則謂之民自他歸往之人則謂之氓故字從民亡又按周禮遂人以下劑致甿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疏大司徒小司徒皆云民不言甿此變民言甿者宜是異內外而已而旅師職內凡新甿之法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註新甿新徙者治有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亦可爲氓爲亡民之證識小錄

四書說苑卷九

孟子

高郵孫應科輯

環而攻之○周禮春官簭人九曰簭環鄭註環謂簭可致師否也孔疏環與環人字同環人掌致師知此經簭環亦是主致師以卜之事也桉孟子環而攻之之環即周禮簭環之環環而攻之謂簭而攻之也攻之則簭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雖簭得天時之吉而不能克之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曹月川語錄中有此說確甚 辨正 環人掌致師揚軍旅降圍邑正是攻城實事趙註環城圍之似未盡 識小錄

東郭氏○疏云孟子所弔必齊之賢大夫也愚謂孟子所重賢而已何必定大夫韓詩外傳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詘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或其人爾 考異

孟仲子○孟氏譜云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毛萇詩傳引其語宋政和五年詔封孟仲子爲新蔡伯從祀鄒縣孟子廟 雜記

於宋○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愼靚王之三十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荅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雖曾游宋而於康王無問荅不足以定其見與否所以游宋者因康王初年嘗行仁政其臣

如盈之不勝皆賢故孟子往而受七十鎰之餽 問荅

於薛○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齊宣王時卽孟嘗君田文也 補義 薛地入齊久矣集註於孟子在薛但曰薛君以金餽而不詳其人與其時愚桉通鑑綱目顯王四十八年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孟子於赧王元年去齊二年之宋自宋歸鄒而至於薛葢在馮諼營窟之後孟嘗高枕之時矣以彼名爲好士士無能否皆貧之况聞孟子有戒心其吝此五十鎰之餽哉 質疑

持戟之士○去之謂殺之本趙註桉持戟止是階前庭下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止是廢棄之 纂箋 史記商君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葢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戰國尙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平陸又屬邊邑故邑大夫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卽所見以爲喻 釋地

王之爲都者○都者縣邑之總名禮十邑曰都周官四縣曰都又小曰邑大曰都平陸本齊邑稱之爲都與諸經所釋正合註引春秋傳邑有先君之廟宜解此唯宗卿建宗得設先君一廟於宗邑名出君廟庶幾近之然亦都邑偶見並非恆稱况平陸下邑焉都有五安得皆宗邑耶 臆言 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檀弓夫子制於中都

御案中都地後入於齊名平陸 識小錄
葬於魯反於齊。鄒縣聖賢志癸卯孟子五十五歲在齊
迎母仉氏就養五十六歲母卒於齊扶柩歸葬於魯五十
七歲在鄒居喪五十八歲反齊齊王以爲客卿枝顧亭林
以爲改葬郝京山據士喪禮以爲葬後拜君賜周禮褱㯹
家語以爲卒哭而致事皆非也惟閻氏以爲終三年喪復
至齊以論匠事於止嬴日故繫止於嬴亦猶公孫丑論不
受祿於居休日故繫於居休持論既覈而以鄒志證之益
信矣或云充虞嚴不敢請三年後不嚴久矣是大不然枝
孟子外書云孟母之喪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人請曰
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

凡所謂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者必不少舒安得云不
嚴 質疑
使虞敦匠事。朱註董治作棺之事夫以敦訓董治韻書
未見韻書敦音十有二取義不同並無董治之義而音墩
者其義又厚也篤也易敦艮中庸敦厚呂覽敦顏是也趙
岐以敦匠爲句註云厚作棺也取此義爾 雜記 古註敦匠
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句讀文義似俱勝今註 經咫
得之爲有財。集註或曰爲當作而愚意爲當一讀謂禮
制所得爲也不必改作而 考證
燕人畔。按世家集解索隱均引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
子之皆死則今本年表脫太子二字明矣而所謂太子者

世家以爲太子平卽昭王余深疑之世家稱太子平年表
紀年稱公子平家庶不明疑一 先是太子舉兵攻子之不
克百姓反攻太子其不爲國人所戴可知賢如昭王不應
有此疑二齊並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平夫既攻之而又立
之於禮頗乖且何以遲至二年復立乎二年之中太子安
在疑三昭王語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齊之入
燕實藉太子爲內應今觀昭王之言不合情事疑四考趙
世家武靈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諸處
俱不書竊意職爲王時在噲死之後昭王未立之先職立
二年卒始立昭王而昭王並非太子太子已同君噲及相
子之死於齊難矣 志疑
燕王噲讓其臣子之國齊使章子

乘亂伐之噲及子之皆死趙武靈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
爲燕王孟子書燕人畔卽此昭王之前有燕王職猶衛文
之前有戴公若子平之立在後二年孟子去齊久矣 質疑
得侍同朝甚喜。枝趙註云來就爲卿君臣得相見故喜
之也疏云後得侍於我而爲之卿遂得同朝相見故甚喜
之皆以喜屬齊王言俗解云寡人得侍卽同朝之人甚喜
義既周折且得侍二字讀斷亦無此句法蓋宣王質美好
士聞孟子之來館以雪宮位以賓師餽以兼金養以厚祿
實是喜心到極若同朝之人右師不說尹士不說景丑責
其不敬淳于笑其無功何嘗有喜意耶 識小錄
季孫曰。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

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註使己爲政以下則孟子之言朱孫奭猶因註說政和五年贈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自朱子集註出始莫有從趙氏說者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去季孫子叔二人也曝書亭

宿於晝○水經註澅水出時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晝或云當作晝後漢耿弇進軍晝中史記晝邑人王蠋通鑑作晝邑紀聞

桉廣韻四十九宥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晝字不當改爲晝字孔繼涵所引高郵老儒黃彥之說但可存以參考校勘記

繼而有師命○疏云有賓師之命其說自當孟子在齊六年無兵爭惟有伐燕事乃孟子所以去非孟子所以留也且改此則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無據矣約旨趙註有師旅之命孫疏既去齊王續有賓師之命桉孟子初至齊當在宣王九年丁酉以前田齊世家六國表宣王此數年中無兵爭事況孟子一見齊王已萌去志即有師旅亦未聞齊被數年之兵何遲之又久而不請也師命自以賓師之命爲允藏小錄

至於大故○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鄭註故謂凶烖也又樂記先王有大事鄭註謂死喪也愚桉大故即大事之義又曲禮君子非有大故註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然則亦不專指大喪而言箋義

吾有所受之也○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註此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三爲王端毅公亦從趙註釋地

五月居廬○喪服傳孝子居倚廬不說絰帶寢苫枕塊天官宮正云大喪授廬舍雜記云朝廷卿大夫士居廬皆謂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上哀親之在外也唐楊垂說廬制云設廬次於東廊下無廊於牆下北上孔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爲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門簾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閒容半席廬閒施苫塊揆之

周制想亦不甚相遠既練舍外寢是爲堊室即在廬南則又居於五月之後矣三禮圖

宵爾索綯○桉索者糾繩之名綯即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茅索綯文正相對趙註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也廣雅釋詁曰紉紝糾索也楚辭紉秋蘭以爲佩王逸註曰紉索也又曰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淮南氾論訓綏麻索縷高誘註曰索切也切與紉同謂切撚之使緊也是索爲糾繩之名也廣雅釋器曰綯繩索也字或作綯小爾雅曰綯索也方言曰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閒謂之曲綯郭璞註曰綯亦繩名引詩宵爾索綯是綯爲繩也毛傳以綯爲絞鄭箋夜作絞索殊誤述聞

夏后氏五十而貢○貢助徹之法三代通行惟其取民之額可以伸縮自由所費儉則取民少所費豐則取民多夏禹卑宮菲食儉甚矣卽此公田中百畝令民耕之收其五十畝之入以爲貢除廬舍外尚有五十畝置之不問商人尚質視夏則文所用稍加則賦亦加此百畝中稅七十畝尚有三十畝之餘亦置不問至於周則文繁矣勢不得不全收此公田八十畝之入然總未出於公田之外故曰其實皆什一也 論文

徹者徹也○徹者言君民上下相通也蓋商制八家同井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周制九夫爲井並以公田授民而於百畝中各取其十之一其與貢異者貢校數歲以爲常

周隨年之豐凶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凶則君民同其不足上下相通故謂之徹 約旨

莫不善於貢○自魯宣稅畝諸侯廢公田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痛心疾首而爲是言所謂不善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法也夏后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視其豐凶以爲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科定此五畝者常出穀若干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何以有上上錯乎 雜指

雖周亦助也○夏貢亦用助法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大戴記先公後私孟子所云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謂公田之稅有定額非無公田助藉者左傳穀出不過藉杜註殷法曰藉故孟子言雖周亦助 雜記

庠者養也○說文庠禮官養老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註云庠之言養也趙註孟子云養者養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意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養老非謂庠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名獨取義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名獨取義於習射何也庠序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

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皆是教導之名初無別義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鄭註云養猶教也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訓爲養之說也射繹古字通爾雅云繹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此序訓爲射之說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序者射也校者教也皆因本事以立訓豈嘗別指一事以明之哉 疏證

餘夫○集註以弟言毛大可兼子弟言按餘夫固是子弟而子弟不皆餘夫蓋一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謂之家受田百畝其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於百畝之內周禮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弟計之也或丁

男衆多五六七人之外又有子弟六尺以上可任男子征役之事則爲餘夫受田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六七人之數然後更受一夫百畝之田賈公彥乃謂三十有室則受夫田百畝夫壯而有室無父母之養子孫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受百畝且受室之初無丁男助耕而遽加田七十五畝豈不荒蕪乎故餘夫必俟丁衆成家方授以一夫之田不得概云三十則受田百畝也辨正

死徙無出鄉○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註

有爲神農之言者○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十二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韓虎潤泉日記曰神農許行之學他無可考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論必其書也考異

農家者流○註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金仁山云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註偶誤日知錄

負耒耜○按周禮車人職云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鄭讀庛爲刺刺謂耒下前曲接耜者卽耒面也故賈公彥云耒面謂之庛又云耒狀若今曲柄杴又按鄭下註云耜異材據鄭意耜卽金也又易下繫云斲木爲耜者謂斲木爲受耜之處也然則除耜金也外總謂之耒三禮圖

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論語則以爲厲已也鄭註厲讀爲賴恃賴也按孟子厲民以自養與下厲陶冶厲農夫並作此解乃順過庭錄

而注之江○江之受水與海同量但懷襄之日水地無分孟子蓋謂決排以後南水入江而江以南北之地可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悉平故綜其大勢言之初未嘗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盡入於江也讀書記 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夾漈已曲爲之說曰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却禹貢亦非也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

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孟子之言始驗釋地 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下流近在數百里間何至有誤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毘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証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言初不相悖潛研堂 朱子謂漢入江汝泗入淮淮入海不入江當時只取字數對偶不必曲爲之說固已余按山海經言淮出桐柏至厚鹿南與汝水合又東南至廬江南豐邑與

漢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與泗水合漢既入江則淮與漢合又何不可言入江者況當日氾濫之勢汝漢淮泗皆與江通豈眞孟子不知水道哉 撫餘說

放勳曰○余旣推堯舜禹爲名復以放勳重華文命爲之名學者疑焉夫堯舜禹之名受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文命則人所以名之者也孟子曰放勳乃徂落放勳曰勞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迕就重華而陳辭書中候亦曰文命德盛俊乂在官而朱草生此皆出於秦漢之前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爲無本矣 路史 堯舜禹皆有號放勳重華文命三者皆是史記五帝本紀虞舜名曰重華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名者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

落說文同更以文法論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九字作一句讀謂堯號放勳耳欽明文思安安言其德允恭克讓言其行光被四表以下言其功自德而行而功一定次第故孔子贊堯先言其德之則天無名而後及其成功文章與此相合若以放勳爲贊堯之詞則是首誇其功後及其德又及於功不特輕重失序語意亦複矣 古文證疑 放勳日勞之來之音義日音馹或作曰誤也桉趙註此節亦不以爲堯之言自上文當堯之時至此皆敘事之辭葢曰日二字形近易譌唐石經日字皆作曰釋文於曰日下每加音別之亦有不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此疏云又言放勳有曰集註云堯言勞者勞之皆誤讀爲曰 經義雜記

江漢以濯之○上文曾子曰不可敘事之辭已畢江漢以濯之三句是孟子贊美聖道以解曾子所以不可之意葢江漢楚望故孟子指以語楚人若云曾子之言則不應舍他水而稱此 雜記

秋陽以暴之○趙註云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葢孟子雖際衰周天命未改七篇所言皆周正也春秋時晉獨用夏正見左傳戰國魏分自晉亦用夏正見紀年孟子遊梁其國正用夏正而對襄王七八月之閒旱仍以周正言曾子獨非周人而舉夏令耶綦毋邃曰周之秋在夏爲盛陽之月故曾子稱秋陽此足補註之所未及 撫餘說

夷子不來○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註

墨之治喪也○集註墨之治喪以薄當引本書節葬篇墨子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骨掘地之深下無菹漏則止死者旣葬生者毋久喪用哀不當引莊子曰墨子生不歌生不歌是謂其平日非聖人之音樂於葬無涉 釋地

蠅蚋姑嘬之○音義蚋作蜹桉姑葢謂螻蛄隋王劭說方言螻蛄字作姑見列子釋文 挍勘記 釋文云蚋諸本或作蝡一說云蝡姑卽螻蛄也蝡與螻聲正相近螻姑短翅四足穴土而居至夜則鳴聲如蚯蚓 疏證

謂王良○左傳趙簡子納蒯聵於衛郵無恤御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

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杜註云郵無恤王良也國語簡子如晉以尹鐸不墮壘將殺之郵無正進諫簡子悟乃以免難之賞賞鐸伯樂與鐸素有怨至是鐸以其賞如伯樂氏韋昭註云郵無正卽郵良也伯樂郵無正之字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顔師古曰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總一人伯樂失之推顔之意葢以呂氏春秋曰古之善御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盡其妙列子載伯樂對秦穆公語王良御簡子未嘗事秦亦與穆公生不同時班氏人表又列郵無恤王良伯樂爲三人且謂良樂軼能於相御註云良王良樂伯樂相相馬馭善馭不但分兩人並分兩事枚乘七發於是伯樂相其前後

王良造父爲之御李善註引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是也說者謂郵無恤郵良王良爲一人郵無正字伯樂别是一人余謂左國明明可據古之名字相同者多漢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爲人字曰相如伯樂在良之前聲譽藉藉良字伯樂或亦慕藺之意與然則王良郵良郵無恤郵無正伯樂皆一人而秦之伯樂則其字偶同 識小錄

吾爲之範我馳驅○音義範我或作范氏校後漢書班固傳註引孟子正作范氏文選註同今亦誤改爲範我校范氏見左傳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賜氏曰御龍晉范氏其後也孟子作范氏爲長範我乃淺人所改 校勘記

爲之詭遇○廣雅不題禽不垝遇題禽謂迎禽而射之垝遇謂旁射之垝或作詭孟子爲之詭遇趙註云横而射之曰垝遇詩傳云面傷不獻剪毛不獻正義云面傷謂當面逆射之剪毛謂在旁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卽不題禽不垝遇之謂也 疏證

公孫衍張儀○任氏云公孫衍以魏叛秦張儀以魏事秦故景春以爲一怒而懼安居而熄也校孟子在梁正儀衍爲相與景春論大丈夫當在此時觀其問與周霄並訖可知夫儀衍相而孟子尚可留乎 時世考徵

丈夫之冠也○冠恐當作取字與下文嫁字對儀禮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若冠則賓醮而命之字父不親命也 考證 校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

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字見於卿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葢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至女子之嫁士昏禮云父醴女而俟迎者西面戒之母戒諸西階上父命之有辭母施衿結帨有辭庶母施鞶又申之父母之命有辭然則冠云父命嫁云母命孟子亦約畧言之 掌故

往送之門○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舊說送至壻門大謬 辨正 此女氏之門非壻門也校穀梁父送女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夫祭

門尚不出何能至瑁門乎若是瑁門則下往之女家反成贅語周語季康子見文伯之母闔門而與之言卽此門矣 小倉山房

夫人蠶繅。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繅說文作繰云抽繭出絲也淹本亦作掩鄭註

器皿。說文皿飯食之器也增韻盤盂之屬惟此作覆器者講集證

毀瓦畫墁。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註既已暨瓦而復毀之既已朽墁而復畫之則不唯前工俱廢而已暨泥塗也朽墁粉飾也瓦而復毀墁而復畫則主者必不食之矣 問對 桉依趙訓以四字爲一義畫

墁是畫脂鏤冰費日損功之義宋張芸叟著畫墁集蓋取此 考異

嘗滅滕伐薛。此據戰國策而誤春秋正義滕爲楚所滅杜氏釋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竹書於越滅滕無曰宋滅滕者况當孟子時滕國儼在而曰嘗滅滕此可信乎若薛則久爲齊所滅宋王偃焉得伐之 膽言 桉宋世家載王偃事而不及滅滕通志云滕至公邱爲秦所滅 時世考徵

湯居亳。商有三亳蒙爲北亳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穀熟爲南亳在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偃師爲西亳屬河南府書序曰契至湯八遷始至亳鄭康成云亳偃師城也皇甫謐非之曰湯使亳衆往爲葛耕葛在寧陵葛鄉去偃師八百餘里焉得越而耕之蓋湯本自商邱遷穀熟而偃師則盤庚始遷耳桉史記正義湯自南亳遷西亳兩亳皆湯所都非盤庚始遷但與葛爲鄰則居南亳時事 辨正

自葛載。載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註此蓋漢時見古文虺誥初征自葛之文因讀湯始征自葛句以載爲再屬下讀之註存其說但卽爲再十一征何必二十二國古說畸異如此 溫故錄

有攸不爲臣。桉各舊本經註及各本註疏皆作惟疏云惟念臣服之節固不誤也朱子集註本譌作爲臣不可不正 按勘記

戴不勝。戴盈之卽戴不勝字盈之也 註 荀子解蔽曰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註載讀曰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見孟子卽韓非云太宰戴驩疏曰戴盈之卽戴不勝字盈之也 考異

莊嶽之閒。註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註云六軌之道反陳於嶽註云嶽里名 日知錄

大夫有賜於士。孔子之拜陽虎孟子援大夫有賜於士之文釋之朱子謂陽虎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先儒疑焉考禮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之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

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
尙何事瞰亡正唯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
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唯誣孔子亦並寃陽
貨也孟子引尙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甚多此節或亦
隨筆偶遺所以有失 問答
今茲未能○趙註今年未能茲字卽年字閻氏云杜註左
傳以茲作歲解古詩爲樂當及時安能待來茲來茲來歲
也卽呂覽有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語明以今茲爲今歲可
驗 賸言
脅肩○脅肩竦體本趙註吳王濞傳脅肩絫足鄒陽傳脅
肩低首師古並註云脅翕也謂斂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

註卽云翕斂也蓋斂其兩肩爲卑縮之狀小人之事人者
耳 釋地
病於夏畦○治畦是先築土爲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槔俯
仰引水注之莊子敘漢陰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
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
爲槔日浸百畦卽其事也疏云治畦曰灌園乃南宋邵武
人不至北方故誤作一層解 讀書記
誅紂伐奄○誅紂是武王時事伐奄以下是成王時事蓋
周克商後大告武成取殘之外不及他國未聞周公專將
在外有三年之久也書曰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植璧
秉圭請命于三王豈非三年之內周公實在京師乎武庚

之畔三監從之飛廉五十國同時竊動詩曰我徂東山滔
滔不歸又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則伐奄之二年卽東征
之三年也孟子綜周公二十年相業賅以數言後人摘爲
一事誤矣 讀書偶見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王
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奄叛周因武庚旣
誅而懼遂與淮夷並與周公東征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
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旣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
書序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 日知錄
禹抑洪水○趙註抑治也廣雅抑治也荀子成相篇禹有
功抑下鴻 疏證
巨擘○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蘗地以行

孟子以仲子爲巨擘焉卽蚯蚓之大者故謂蚓而後充其
操者也今謂蘗作擘見晁氏客說 老學叢談 甈庵本言聖
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
法是以孟子喻以蚯蚓比諸巨擘也 鉤沉
下飲黃泉○左傳杜註地中之泉故曰黃泉爾雅從下上
出者濫泉從上溜下者沃泉從旁出者氿泉正一例註作
濁水解似與泉源水也義少隔 釋地
已頻顣曰○已當作巳巳只爭半筆之異蓋後人傳寫
差耳上皆言仲子之文未嘗間斷至此不當有巳字謂稱
仲子也又已頻顣亦不成文從巳字說初見所餽生鵝固
已頻顣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言而哇之則前後

意有倫次 辨疑

是鶂鶂之肉也○趙註鶂鶂鵝鳴聲夫鳴聲義當從口如詩之嚶嚶喈喈是今字從鳥何取於鳴聲廣韻鶂水鳥一作鷁鷊謂鵝非鷁類鶂鶂或鵝之別名蓋方言也若謂鶂疊字當爲鵝聲則鳦卽燕也詩稱燕燕可以爲鳦聲耶按說文哇淫聲正韻云小兒啼聲朱註以哇訓吐蓋亦方言不然或吐字之譌故論衡引孟子卽作出而吐之風俗通亦云孟子譏仲子吐鶂鶂之羹而食井上苦李 雜記

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充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充其類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

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容誰與立於天下 古史

四書說苑卷十

孟子

高郵孫應科輯

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書

離婁之明○黄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註 按莊子駢拇駢於明者離朱是已漢書古今人表以離婁公輸並列春秋時失之廣韻離字下以離婁爲孟子門人更誤 考異

繼之以六律○一說繼之以規矩準繩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下文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正五音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文勢相協 談經苑

泄泄猶沓沓也○說文呭字下引詩作呭呭楊倞荀子註作詍詍

玉篇引孟子呭呭猶沓沓也按詩蕩箋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疏云言其噂沓無節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噴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註云誻誻多言也依此則沓字亦可从言而泄本或从口或从言似兩文並主言不主貌說 考異

暴其民甚○暴其民句甚不甚各爲句以後之遭禍言非以暴之有甚不甚言也幽厲之暴豈猶得爲不甚猶謂非身弑國亡乎經止及幽厲不必添出桀紂若欲較量分貼亦當以弑亡屬幽危削屬厲 温故錄

雖孝子慈孫○按善於父母謂之孝亦謂之慈故孝鳥謂之慈烏內則曰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齊語云不慈孝於父

母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是慈卽孝也孟子雖孝子慈孫猶祭統言孝子孝孫 疏證

而女於吳。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女爲質子考左傳史記無闔廬伐齊事卽夫差伐齊亦在景公卒後越絕所載妄也考吳越春秋闔廬破楚復謀伐齊齊使女爲質於吳此爲實錄但所嫁乃闔廬長子終纍夫差兄也吳越春秋云太子波意波卽終纍與 辨正

滄浪之水。滄浪之歌乃是荊楚風謠之舊屈原漁父辭亦有此句或謂夫子自葉適漢而聞孺子之歌 考證 滄浪蓋地名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葉夢得言滄浪之水四字

成文未可直曰滄浪 釋地

聞文王作。聞文王興起王道盡歸乎來歸周也 詩後聞文王作興而起王道 疏 王逸離騷註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盡往歸之此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今以作字句興字連下讀 臆言

君子之不教子。古人文字簡如君子不教子子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謂無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非爲周公於伯禽孔子於伯魚一輩子言矣 釋地

人不足與適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政教不足非詆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 註 祗一人字不必添出人君用人之失諸字朱徐仲山曰國家有民人政事戰國時人民政事多不可問善圖治者但當求之君不當求之民與事蓋人任君移政隨心轉君心者圖治之本 臆言 章旨云言小人爲政不足閒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閒也 鉤沉

曰昔者。桉莊七年經左傳公羊傳皆曰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穀梁作辛卯昔恆星不見傳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桉昔猶夕古樂府有昔昔鹽昔昔猶夕夕鹽卽引聲之轉而謌樂正子以夕至齊故舍館未定不能見孟子若作前日解則來見誠遲矣孟子所載昔者有三有作久遠之辭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是有作前日之辭昔者辭

以疾是有作前夕之辭曰昔者是史記龜筴傳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 秋槎雜記 趙註昔者往也數日之閒也釋地謂昔者昨日也二說皆非桉昔之言夕也哀四年傳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杜註云夜結期便襲梁霍也天官昔人註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篇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釋文云昔夜也其夕時亦謂之昔故夕昔古通用楚辭大招註引小雅頍弁篇樂酒今昔今本作夕皆是夕至而朝見孟子猶以爲遲況前日乎 識小錄

瞽瞍。舜父見堯典曰瞽左傳孟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曰

瞽矇此非其名乃官也春秋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周頌
謂之矇瞍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鄭語曰虞幕能聽協風
以成樂物生者也左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然則瞽之
掌樂固世官而宿其業豈必父子祖孫皆有廢疾哉呂氏
春秋古樂篇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瞽瞍乃拌五弦之琴
作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是其據也唐虞
之際官而不名者三四岳也共工也瞽也史記易其文曰
盲者子失之 述學

遷於負夏○負夏衛地見檀弓鄭註史記舜就時負夏索
隱謂就時猶逐時若云乘時射利引尚書大傳販於頓丘
就時負夏及此文証之則遷負夏乃舜貿易時事孫疏直

云遷居非是 辨正

卒於鳴條○檀弓舜葬蒼梧之野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
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余謂此事非實孟子言舜卒於鳴
條今安邑有舜墓又有鳴條陌是其證鄭氏乃以鳴條爲
南夷地謬矣書云陟方乃死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
死也紀年帝王之崩皆曰陟非巡狩之謂歐陽修詩云虞
舜老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 江漢叢
談

紀年謂崩於鳴條與孟子合沈休文註鳴條有蒼梧山
今海州梭海州之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
之說且距蒲都甚遠舜亦不當至海州考鳴條在今山西
平陽府安邑縣北接夏縣界括地志所謂南坂口高涯源
是也距蒲都二百餘里天子出無非事者不獲歿於其宮
故云勤衆事而野死 辨正

卒於畢郢○畢郢徐廣史記音義引孟子作畢程逸周書
維周王季宅程徐廣引作郢程郢字異音同梭紀年武乙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於畢克之文丁五年周作程邑然
則畢程二地矣漢書地里志右扶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
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
周之程邑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
甫謐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縣志云畢原即咸陽縣所理
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
爲畢也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故繫畢而言

之曰畢程畢程即畢郢又梭畢地有二一在渭南一在渭
北趙岐言畢文王墓近豐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
以訓畢郢則失之 猗臨遺書

其揆一也○揆是實字書使宅百揆納于百揆此官名也
宰輔謂之端揆刑罰謂之法揆前聖後聖時地不同而所
行之軌轍模範則一集註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似與其字
不合 論文

徒杠成○趙註杠解橋也字有从石者蓋聚石水中以爲
渡若从木則衡木以渡矣且從行者奚必用方而後濟 釋
地

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梁者以舟爲之未有橋之名
詩云造舟爲梁疏云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

浮橋也人物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章旨曰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心不過是也註
言無實不祥○晏子春秋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是言紀聞
不泄邇○泄訓狎與褻字同然作本字訓亦可蓋泄者有餘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溢不以在遠而遺考證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孟子此言二經始終之要若謂孔子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爲朝會之樂春秋爲魯國之史

事情濶遠而血脉不貫且本文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言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雅爲詩也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巡狩絕迹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豈有陳詩之事哉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諸國之風亦無有今見於三百篇者多東遷以後之詩蓋得諸樂工之所傳誦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知民風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行事不待褒貶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也詩疑　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周頌西周之詩魯頌東周之詩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固未嘗亡也讀書記　趙氏以頌聲不作爲亡朱子以無雅爲亡李安溪云觀小雅之篇所謂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赫赫宗周褒氏滅之明是東遷以後詩蓋既東之後豈盡無詩況風詩是王者命太師采而陳之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不當專以無雅爲詩亡鄭樵謂美刺之詩亡褒貶之書作非有定義王仲淹中說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然則詩亡者謂正風正雅亡也辨正
晉之乘○乘者載也史乃載事之書檮杌惡人名著其惡

所以懲惡而勸善此一國之史非公天下之書問對　檮斷木也一曰剛木杌樹無枝也左傳杜註檮杌凶頑無匹儔貌史記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又藝文志公檮生師古皆曰直由切惟孟子音濤陸德明音釋誤之也日札
君子之澤○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猶所謂手澤口澤若曰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謂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釋地
予私淑諸人也○外書性善辨第一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之子曰子上輒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

傳也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子思已非其劝至周烈王四年已酉孟子生凡一百有七年孔叢子乃謂受業於子思豈足信哉茲云學於子上曠若發蒙矣孔子至子上四世與孟子時既相値而於上文五世之澤節尤親切 外書集證

逄蒙○逄姓出於逄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今為此姓者乃與龎同音桉德公士元所祖自別殊非伯陵丑父之裔不應棄其本姓混茲音讀而猥云逄姓之逄與逄遇字別妄為釋訓何所據乎 正俗 桉逄字从夆逄蒙逄伯逄丑父皆薄紅切東轉為江乃薄江反德公士元非有二字也宋人廣韻改字作逄薄江切殊謬孟子音義同謬不可不正

逄蒙古書作逢蒙則其字不當从夆可知矣 校勘記

西子○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氣怒於面不能以為可好管仲在滅吳前二百餘年而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耶 墨莊漫錄

則故而已矣○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性與故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湛淵靜語

千歲之日至○堯時冬至昏昴中日躔在虛宿殷在女周初在牽牛春秋以來歷秦漢唐宋皆在斗末元初至今皆在箕約六十八年而差一度如千歲則差十四度有奇此皆由今日可逆推而知歷家雖有歷元之說然七政恒星會合齊同其年甚遠雖精歷者亦不能推孟子亦但云千歲之日至不謂推極至遠也 典林 朱子謂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蓋從來造歷諸家必推至上古時歲月日時皆得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同起冬至之度然後以為起算之根也此自漢太初以至金重修大明數十家之常套皆不過即其近時之實測遐推在古以折算求合而未可信以為實故史傳所載歷元無一同者況推測未精所立之法有未數十年即不驗者又可憑其荒遠無稽之歷元以為推算之根哉故元授時遂不用此法直以至元辛巳截算為元今則以雍正

癸卯為元皆憑實測不尙虛詞矣 典故纂

公行子○程子春秋職官書晉公行引孔穎達疏曰掌車謂之公行知其掌率公戎車之行列詩魏風有公路公行以其主君路車曰公路主車行列曰公行其實一官耳 箋義 集註子之無解蓋以之字為語助辭有子公行子之子也一說公行子喪父有人子之喪禮竊疑孟子王驩及朝臣往弔雖云公行子為齊大夫弔為生者而其死者若非爵位隆貴朝臣未必一時並往國君未必命有司治喪也使無有司治喪孟子何以云朝廷之禮乎荀子大略篇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楊倞註公行子有子之喪公行子齊大夫子之蓋其先也疑公行子之即燕相子之桉史

記燕王噲讓國於子之齊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亡或者子之本齊人自燕逃歸齊至此時死齊王以其嘗爲君燕五年以國君之禮待之故孟子有朝廷之說年表謂君噲子之皆死紀年謂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均妄也　雜記凡喪必有主君爲臣主父爲子主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子喪父主明有定禮嘗時公行氏喪子身爲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故趙註云公行子齊之貴臣疏曰其子死是也　牖言

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况於人乎如此看

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一貫緜

悻悻於禽獸者固褊中之小夫即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君子見此禽獸悲憫不暇思所以感化轉移之豈謂其不足與校乎堯舜之世鳥獸逼人驅之放之務令得所况人而禽獸者耶堯舜處禽獸甚易君子處人而禽獸者益無難矣　識小錄

終身不養焉○此止是畜養之養若所謂女子小人之難養者註疏朱子皆云不使養已即是奉養之養作去聲讀非也　考異

齊人有一妻○因儲子有瞯夫子之語遂發瞯良人一段言求富貴利達者作僞以欺人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觀之恐是一章章首無孟子曰字非闕文　通旨　七篇中少有瞯字此二章以瞯夫子瞯良人涉言之當出於一時意儲子更有問荅遂論及乞墦事耳　疑[illegible]

施從良人之所之○問趙註邪施而行未審所出曰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　潛研堂

卒之東郭○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按上文瞯良人之所之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本謬矣　讀書記

施施從外來○集註施施喜悅自得之貌蓋從下文驕字

生義按詩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似可備一解　識小錄

則慕少艾○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高誘註艾美也屈子九歌慫長劍兮擁幼艾王逸註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　考異　陳晉之攺艾字爲女不經之甚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　炳燭齋

五十而慕者○古文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興本之爲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尚

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本之為舜年百歲之說趙註此章五十而慕云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二十也合三十二十正是五十乃為五十而慕之証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耶 說文註

捐階○一說旋階舜即旋從階下 註 瞽瞍使舜完廩即棄階而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捐階與下文出字相應 雜記

二嫂使治朕棲○周櫟園云句讀當改正者如孟子二嫂使治朕棲二嫂使句絕謂使女治朕棲非使二嫂也此語極是象雖傲安敢陵天子之女 識小錄

鬱陶思君爾○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郭註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爾禮記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邪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又引孟子趙註云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詭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檀弓鄭註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相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 尚書疏證

凡人相見而喜必自道其相思之切豈得即謂其相思之切為喜乎趙註云我鬱陶思君故來是趙意亦不以鬱陶為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云我思舜正鬱陶又楚辭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則鬱陶為思其義甚明與爾雅訓為喜不同 疏證

校人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哀三年傳校人乘馬杜註校人掌馬春秋分記云春秋校人與周禮義同而馬數不可考是皆以掌馬為職集註云主池沼小吏未詳 箋義

象日以殺舜為事○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粗能守其國者蓋欲廢嫡立幼象之殺兄亦欲奪嫡故耳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殺人哉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也此說實得聖人之意 辨疑

殺三苗於三危○擿尚書則曰竄莊子亦云投三苗於三危校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註蔡放也音素葛反殺說文作𥻆音同𢷬𥻆散之也今曰殺三苗似亦當音撒 音義

說文𡨧塞也讀若虞書𡨧三苗之𡨧按𡨧訓為塞並無竄義是堯典之竄左傳之蔡孟子之殺皆當作𥻆說文𡨧下之讀亦當是𥻆史記五帝紀作遷三苗於三危 札記

殛鯀於羽山○洪範鯀則殛死祭法鯀障洪水而殛死春秋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蓋謂鯀死於竄所耳以殛為殺殊誤蔡傳殛推囚困苦之未嘗訓殺鄭註周禮廢以馭其罪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殛誅也曲禮齒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以尚書竄鯀於羽山證之鄭陸說是且孟子本文云誅不仁也合放流竄殛皆曰誅其不以誅為殺明矣 識小錄

封之有庳○有庳在今永州府零陵縣集註云未知是否

此朱子妙處經文欲常常而見之云云豈有兄居蒲坂弟
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之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
理親愛者固如是乎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今不可考
釋地　按路史謂九域圖經樂史寰宇記並以象城爲舜弟
所封象城屬鉅鹿與帝都密邇豈卽是耶 辨正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虞制五載一朝三載考績既不
朝貢焉較政績況使吏治國與政尤不相涉乃曰而以政
事接見言甚周章據本文不及貢以政是五字句以者與
也 括畧
我獨賢勞也○自古君子小人立已不同事君亦異君子
任其勞小人處其逸君子任其憂小人享其樂雖曰役使

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 詩傳註疏　廣
雅訓賢爲勞賢勞猶云劬勞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
篇亦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註並以賢
爲賢才失之 疏證
舜之子亦不肖○金履祥曰均之失德不見經傳蓋德不
若舜禹耳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
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亦如之客見天子而不
臣 同異
外丙二年○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於書可見書曰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冢宰攝祭於宗廟
也奉嗣王祇見厥祖是見於殯宮卽位也若隔外丙仲壬
之世而太甲承仲壬之後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俱曰祠于
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祇見厥祖書法若是重複也
考證　左傳僖三十三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昭十三叔向
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至於絳縣老人使之
年及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皆謂齒也古者論齒稱年此類
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亦當爲齒 潛淵靜語　按史記
殷本紀太丁之弟外丙卽位二年崩外丙之弟仲壬卽位
四年崩夫孟子無卽位之文而史記增之遂起後人之疑
集註引程子說謂外丙仲壬方二歲四歲未卽位也邵雍
皇極經世史金履祥綱目前編顧應祥人代紀畧並以太
甲嗣湯無外丙仲壬之世 雜記　程子謂歲爲年會編辨之

曰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說則湯九十七生仲壬
九十九生外丙恐未必然或曰外丙仲壬亦太丁子也未
知是否大紀曰成湯娶有莘氏生子太丁早卒太丁子曰
太甲爲世嫡孫以伊尹爲太保湯崩伊尹奉太甲卽位葬
成湯於亳北無所謂外丙仲壬也三王家天下定於立適
成湯無舍嫡孫而立諸子之理殷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
九世或爭或代立生亂太史以罪沃丁則湯未嘗立外丙
仲壬明甚卽以孟子書証之此節申明與子若謂外丙仲
壬兄終弟及是傳弟非傳子矣蓋太丁卒時其子外丙方
二歲仲壬方四歲唯太甲差長故立之 識小録
放之於桐○以臣放君不可以訓太甲居桐居之也或曰

放焉古者君薨諒陰三祀甲居桐而尹營其宮甲不居桐非子也尹放太甲於桐非臣也舜不以兄放其弟尹顧以臣放其君乎湯之放桀桀奔而因以居之尹之放甲甲居桐而尹營之皆非放也 可儀堂 羅泌云攝王之事周公所無廢立之事伊尹所無周公坐朝抱冲子太甲居桐宅諒陰耳唯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百官聽於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太甲立而不明背師保之訓尹因其諒陰營居於桐密邇先王其訓謂之放者自內而外抗世子之謂非廢也唯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起復之例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曰嗣王其事已明矣考太甲上篇甲居憂之時中篇甲免喪之後下篇尹去位之日並無廢立一言 同異 殷本紀註桐地名有王離宮焉初不指桐爲湯葬地孔傳始有此說果爾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何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安國知之乎趙註桐爲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桐地有桐亭薄下註云有湯冢雖云相去未遠各爲一縣不得指桐爲湯墓 後案 孟子兩三年字上言伊尹放之於桐三年下言太甲於桐處仁遷義三年處仁遷義即在放桐之時並非前後六年 志疑

於衛主癰疽○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即孟子所稱癰疽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 潛研堂

爲陳侯周臣○疏曰註謂陳侯周懷公子也按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乃爲湣公又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孔子世家孔子在陳三歲復過衛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陳由此推之孔子爲湣公之臣矣孟子云爲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湣也 考異 史記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則貞子時爲陳臣本無可疑祇因司城是宋官於是解者各異邵二泉謂貞子先仕宋後仕陳閻氏云以孟子書法觀之貞子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方得爲孔子之居停主人所以書法如是 辨正

知虞公之不可諫○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別爲句與史記所言虞晉走宛秦贖之授以政乃合 讀書記

接淅而行○接淅接字殊無理說文引孟子去齊滰淅而行滰音其兩切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 西溪叢話

周室班爵祿○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何爲反得其詳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劉歆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言爲正 日抄 王制有與孟子不同者鄭氏以爲殷制諸儒又

以爲周制曲爲附會謹遵
此亦酌時宜而將以爲漢制也揭要
百畝之糞○桉草人糞種用牛羊麋鹿貆狐豕蕡犬註取
汁也鄭司農云以牛骨汁漬其種也疏云此與後鄭義合
然則羊麋以下均以糞取其骨汁骨汁多少爲上農中農
下農之差故同百畝而糞不同月令糞田疇以燒草行水
其汁漬田亦謂之糞其實糞專指骨汁秋槎雜記
費惠公○春秋費爲魯季氏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郯邳
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與紀聞春秋時有
兩費其一左成十三年晉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時
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其一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

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子思時
滑國之費久亡疑季氏之後僭稱公者日知錄
郤之郤之爲不恭○曰郤之萬章問也郤之爲不恭孟子
荅也何哉又萬章問也曰尊者賜之孟子荅也曰其所取
之者至弗郤也萬章言也曰其交也至孔子受之矣孟子
言也石渠意見
殷受夏○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
法詁
魯人獵較○陸氏翼孟云較字本作較㺎於岳詩所謂猗重
較兮較音較孟子借用音角則角逐之義左傳晉人角之
此義爲長若比較得禽多少孔子範我馳驅必不及魯人

所獲矣較角同音不以文害辭可也亦孟子說詩之法問
對獵較之說趙氏張氏不同王罕皆謂較奪禽獸以祭與
下正祭器相應從趙義爲長愚謂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
獎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言致禽於旗下取耳以較所獲
之多少則獵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當從趙說
辨正古者將祭而獵王制乾豆是也左襄三十年傳豐卷
將祭請田焉子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杜註鮮時獸衆
臣祭以芻豢爲足春秋時大夫多僭禮魯亦應然夫子知
獵較不能驟更而但正其祭器如特牲少牢俎豆之數令
其但取芻豢而無四方之物則不禁而禁此聖人之妙用
也秋槎雜記

衛孝公○出公輒拒父不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承重
繼祖不以父命違王父命故爲孝謚以掩其非考證
嘗爲乘田矣○趙註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芻牧者桉
苑囿囿人所掌祇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
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凡
牧人掌牧六牲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
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臆言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古人拜法男尚左手先以右掌
據地乃以左掌交其上而俯伏焉故郊特牲曰拜服也加
敬焉則俯首至手周官太祝曰空首者也彌加敬焉則俯
首頓地曰頓首頓地即舉也稽首則首至地而稽留少頃

乃舉視顙首益敬故郊特牲曰稽首服之甚也父母之喪
哭而以首觸地無容遲遲舉首曰稽顙致哀也原拜之義
從兩手凡言拜皆主手言檀弓秦穆公使弔公子重耳重
耳稽顙而不拜曰稽顙矣而又曰不拜尤拜主手之証稽
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孟子文偶有倒順閻氏謂
先稽首者爲凶拜後稽首者爲吉拜子思以凶禮示不受
矣夫不受竟不受耳而乃以喪禮處豈有此情事耶 讀書瑣記

爲其多聞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 註 桉古說至當
存疑云且君之欲見之以下兩曰字皆孟子自設問荅不
可從 識小録

市井之臣○後漢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
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此可証
市井皆在國都言註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
非市交易之所井共汲之所 釋地

四書說苑卷十一

孟子

高郵孫應科輯

猶湍水也○廣雅湍瀨也石上疾流謂之瀨故無石而流
疾者亦謂之瀨楚辭九章云長瀨湍流泝江潭兮是也說
文湍疾瀨也史記河渠書云水多湍石不可漕湍之言遄
也爾雅遄疾也其無石而流疾者亦謂之湍孟子性猶湍
水是也合言之則曰湍瀨淮南子原道訓漁者爭處湍瀨
高誘註云湍瀨水淺流急之處 疏證

異於白馬之白也○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
白可也 註 異於白之下當用一點下句之首仍添一白字

當作異於白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下白字
疑脫誤今復添一白字其意始明 閒評 張氏以異於二字
爲衍李氏疑或有闕文袁氏謂當添一白字金仁山謂異
字絕句告子以白喻長孟子言此二字不同不可引以爲
喻故曰異翟晴江又以異於絕句如梁惠王篇王無異於
百姓之以王爲愛一例紛紛異論總不如趙註之確趙以
異於白三字作一讀 識小錄

酌則誰先○此卽鄉飲正齒位之禮其時伯兄鄉人皆在
賓位所謂鄉黨莫如齒也若伯兄宴客其弟行酒則不論
年紀長幼皆當先酌鄉人何必問其長一歲耶 養新錄

孟季子○章句曰季子亦以爲義外也疏曰季子卽下卷

所謂季任按趙註無孟字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亦無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可見嘗疑季子爲孟子弟何不親問孟子而必展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封孟仲子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從祀孟子廟何獨無孟季子今閱此疏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 考異

以紂爲兄之子○按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今據公都所引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紂於二人爲兄之子此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 象山集

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 日知錄

乃若其情○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眞所謂善也 註

今夫麰麥○歐陽公詩論諸儒謂來牟爲麥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乃臆度僞泰誓之言按劉向封事引飴我來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註引韓詩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爲非廣雅始以爲來小麥牟大麥 紀聞

至於日至之時○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麰麥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

遠在千歲尚可推求至於麰麥之種不論人工地力纔到夏至節氣不問遲蚤皆熟矣 問對

至於子都○子都古之美人也未詳爲男爲女左隱十一年杜註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閼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爲國中美男之稱曰不見子都 釋地

樲棘○樲棘古書皆作樲棗爾雅遵羊棗註引孟子養其樲棗唐宋人本草註皆作樲棗毛傳曰棘者棗也統言之也故羊棗雖小而得稱棗 校勘記

則爲狼疾人也○狼疾藉亂而不知毀治者也 疏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註中此亦作比方集註又云未詳孰是按趙註既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其大者文意甚明 校勘記

趙孟之所貴○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謚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謚襄子亦稱趙孟吳斗南云趙盾字孟故其子孫皆稱趙孟 辨正

仁之勝不仁也○又與於不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爲仁者也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今之爲仁但以轉粟移民之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牛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疏

岑樓○趙註岑樓山之銳嶺者正義山小而高者曰岑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義按集註以爲樓屋與趙註異模以擬山之形耳趙說爲是 辨正

紾兄之臂○紾見軫韻又銑韻二音戾與捩同紾韻註捩也捩韻註紾也捩也通作戾物捩故相違也韓文公送窮文捩手翻羹捩手卽紾臂之義 箋義 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鄭衆註云紾讀爲抮縛之抮釋文紾尚展反角絞縛之意也孟子紾兄之臂趙註云紾戾也音義紾音軫又徒展切淮南子原道訓扶搖抮抱羊角而上高誘註云抮抱了戾也抮讀與左傳感而能眕者同釋訓云軫抱轉戾也並聲近而義同 疏證

曹交○趙註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八年宋滅曹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 紀聞

力不能勝一疋雛○趙註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音義匹丁作疋方言疋小也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按孫說是也說文疋少也從小入聲物多則大少則小玉篇鶵小雞也鶵與疋通小雞謂之鶵 疏證

高子曰○按授經圖子夏授詩於高行子王伯厚謂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卽高行子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衞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追蠡二章之高子有別 考異

小弁○竹書幽王三年嬖褒氏五年宜臼出奔申八年立褒氏之子伯服爲太子是幽王未廢宜臼而宜臼遂出奔申詩小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按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蓋用韓詩之說中山王劉勝則以小弁爲伯奇之詩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趙註孟子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疏引史記幽王之事且云伯奇宜臼也合兩人爲一人謬已琴操云伯奇旣逐履霜以足采楟花以食其鄰大夫聞之乃賦小弁故詩傳詩說並以爲鄰大夫作豈因太子之傅而爲是說耶 摭餘說

凱風○母子之際順從則害義諫止則傷恩惟有反躬自

責庶足感動耳負罪引慝舜之所以爲大孝也雖然子之自責可謂有子矣母之能從不見於詩何哉曰誠可貫金石況於人乎以瞽瞍底豫推之母之能從不言可知 毛詩講義

不可磯○說文磯大石激水也集註磯水激石也周公謹云磯乃石隱於水中激水使湍急有聲與說文義合張南軒解云磯激也謂不可少有激發也陸象山語錄云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措足之地此字義之異 問道堂

夫子在三卿之中○蔡虛齋以司徒三卿解之按七國時無此三卿十二諸侯時亦多改易如宋以二王後有六卿而別置左師右師等官參之晉則六軍置帥與佐卽以爲

卿楚則令尹莫敖司馬而太宰反屬散寮鄭衛亦不用周
制以齊言之國高之官無明文及崔慶則以右相左相當
國何況孟子之時七國官制草草國策中惟魏有司徒之
官一見三卿當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樂毅初入燕乃亞
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上下
本無定員亦通 問荅

五就湯五就桀○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
二十年伊尹歸於商及汝鳩汝方會於北門孔安國曰言
所以醜夏而還之意金履祥曰孟子所云五就湯五就桀
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羅敦仁曰伊尹曰何事非君
一段知此是語汝鳩汝方者 經義考

華周杞梁○左襄二十三年齊襲莒杞植華還先遇莒子
於蒲侯氏親鼓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而弔之
時華周不死未嘗有兩妻並哭事 考異 琴操范杞梁妻歎
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古今註杞妻死其妹悲其姉
之貞操名曰杞梁妻焉按諸書俱無華周妻哭事因梁牽
連及之 集證

不稅冕○冕不可作常冠戴之以行稅仍當讀輸芮切收
也謂去其冕不暇收拾即便行也 四書辨

五霸○孟子云五霸屢矣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他未聞
先儒以秦穆宋襄楚莊足其數考宋襄行事何足言霸秦
穆楚莊本夷狄而恃強以脅中國於霸何有 雜記 趙氏以
宋襄竝列未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未嘗霸也史稱越
王句踐遂報強吳觀兵中國號稱五伯然則言三代之五
霸當如丁氏說言春秋之五霸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卿
以桓文楚莊闔閭句踐爲五霸得之 日知錄 國佐曰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解者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
周齊桓晉文蓋必有翼戴天子之功而後可以稱霸秦穆
受甘言以縱鄭國違黃髮而敗殽師誅賢臣百里以子車
氏殉黃鳥刺焉宋襄公不度德量力求諸侯而虐用小國
敗泓身死爲天下笑莊王僭號陵上觀兵以窺周鼎倚怒
以殘宋郊易子析骸力有餘而仁不足此三君者皆不聞
有翼戴天子之功昆吾大彭豕韋嘗於夏殷中葉匡輔王

室並桓文而爲五矣五霸之名所由起乎 釋史

葵邱之會○葵邱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
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壝幔張燎爆有司戒期騂圭炙
馬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威公降所遵廷下
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佩衡牙之音鏘如也降
寵榮光焜耀在列申以五命之嚴永以載書之信盟約顯
命若挾河漢而轟雷霆區區曹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
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
扈崛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奔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
五霸莫高於威公而九合之盟以葵邱之會爲最一時文
物之盛誇談矜詫至於今不衰 東萊博議

無有封而不告○周禮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喪相助也封與窆同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賻有贈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集註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詞春秋間鮮聞有封國者命與恤災同其爲死葬甚明 孟子解 杭大宗駁郝氏解云吳封慶封於防非封乎引公羊傳曰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爲證且云葬告同盟其事微當從集註愚按管子大匡篇云宋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狄人伐邢邢人出致於齊桓公築

夷儀以封之狄人伐衞衞人出致於虛桓公築楚邱以封之桓公當日封國屢矣曷嘗上告天子耶已不告而責人以告耶若謂葬告同盟爲微事五禁中何有微於此者虞仲翔說窆土稱封封古窆字聚土爲樹禮記縣棺而封封康成讀爲窆周禮遂人註云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窆春秋謂之塴皆葬下棺也郝解似未可廢 識小錄

無專殺大夫○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是殺大夫矣然亦非一律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若 非弒君不名賊 二百二十四年間未有書某君殺大夫者 則稱國殺爲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者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 同異 大夫有罪君殺之當使人徧告盟主及同盟之國使其臣不得受無辜之譏有罪而殺者又可以示戒列國大夫亦與衆棄之之意集註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蓋以古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卿之命於天子者固當有請命之禮卿之命於其君者亦必請命於天子則君幾無權以制臣反以褻天子矣故專殺非不請命之謂 識小錄

愼子○按史記愼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書十二篇徐廣曰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

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是愼子卽愼到矣 註 愼子學於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能不戰而屈人之兵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愼子伐齊取南陽孟子曰不可愼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 人物考 按莊子天下篇言愼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說滑釐非愼子名也愼子名到明所受於師之異故辭云云列子載禽子與孟孫陽辨而不能荅乃曰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滑釐辭詘而援其師翟愼到辭詘而援其師滑釐師弟一轍或卽其所傳家法然耶 考異

遂有南陽○南陽即汶陽葢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時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仍屬魯及莊公末似已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氏尚未盡失成公後則盡失之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汶陽之即南陽明矣 問荅

白圭○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葢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

時趙氏傅會爲一人集註林氏又增益其說余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尚能存於爾時乎縱存於爾時尚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我故斷其爲兩人也 釋地 按魏策白珪鮑註曰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爲周人非也葢至是三四十年矣閻氏說亦用鮑註 秋槎雜記

君子不亮○問此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諒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陸氏翼孟說此章有理 問荅

訑訑○音釋云吐禾切葢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音義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者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即不合註意當借讀爲訑 鈎沉

與公遊於囿○史記世家止言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並無遊於囿三字惟左傳衞獻公戒孫文子與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撮合二事爲註 釋地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者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孔傳疏云說賢必不犯罪當是代胥靡是說之築葢爲人傭力也漢書賈誼傳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張晏註傅說被刑築於傅巖直以說爲刑人非也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又與孟子版築不合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則明係執役當以孔傳爲正 辨正

孫叔敖舉於海○孫叔敖居寢邱一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海濱其稱舉於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北而東注於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也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曰至於海邦江漢伐淮

夷而曰南至於海一類 括略 爲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
孫當讀爲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蔿
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下文云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
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
無謀矣下文又曰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 問字
堂
人恒過○人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改其所爲也困
瘁於心衡横也横塞其慮於胸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
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
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也 註
莫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

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 註
桎梏死者○廣雅杻謂之梏械謂之桎桎之言窒械之言
礙皆拘止之名說文梏手械也桎足械也周官掌囚上罪
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鄭衆註云拲者兩手共一木
也鄭註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
下罪又去桎 疏證
所過者化○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
神明 疏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
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之入人深也 註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

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
也云爾集註盡得一世明睿之才便說似王天下矣 釋地
易其田疇○按易猶均也當時井地不均民日貧困孟子
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正爲時君下一針砭爾
雅釋詁云平均夷第易也此處訓易爲均較確 經學管窺
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
之地家三百晦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
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
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公羊何休註曰司空謹別田之
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
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

易居財均力平漢書地里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
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仟
佰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
廢商鞅相秦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
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按周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
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
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而仍耕上田百畝如是仍得有休
一歲休二歲之法自商鞅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
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
相易孟子時正受其害故欲以易之者富之易讀爲亦小
爾雅廣詁云爰換變貿交更易也 識小錄

孔子登東山○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爲東蒙主孔氏註云使主祭蒙山疏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魯頌龜蒙鳧繹毛傳以爲龜山蒙山正義亦引論語舊疏顓臾主蒙山則此文當作蒙山宗炳論引孟子登蒙山而小魯 四考

跖之徒也○跖蹠同字或以柳下惠之兄當之按春秋內外傳及魯世家柳惠卽展禽爲公子展之後春秋無駭始賜氏者並未有展族名跖又名蹠爲柳下惠兄也古大盜皆名曰跖與姣女之稱西施毛嬙略同故此有夷跖有舜跖又有堯跖跖之犬吠堯是也李奇漢書以蹠爲秦大盜丁度集韻又謂跖是秦盜蹻是楚盜 賸言

楊子取爲我○集註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

利物此於楊朱何與當取下文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一段方合 釋地

子莫○莊子云儒墨楊秉四謂儒氏墨氏楊氏秉氏四家之學秉別無所聞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 考證 陸經云子等無執中也指楊墨言 雜記

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汙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此卽不恭之意 註

予不狎于不順○朱子以伊尹不忍習見太甲不義之事故放諸桐蔡沈作不使太甲狎于近習其意固佳但於本文予弗狎文勢未順須添字而後可通 日記 按狎習也更也左襄二十七年傳曰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不順者伊尹不順太甲也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皆不順之故曰狎于弗順出言而必違之不勝其違也行事而必止之不勝其止也雖爲顧命大臣不得不退處於桐故曰予不狎于弗順 經句說

無伊尹之志○臣之忠幸而忠也君之立幸而立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攘於東司馬之有天下始也未嘗不伊周終也未嘗不羿浞皆借伊周爲嚆矢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有旨哉 人物考

孟子自范之齊○本書兩之齊一由平陸之齊一自范之

齊果孰先孰後與以地理証之自范之齊當在孟子五十四歲去梁時也考大梁在今開封府齊都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范則范武子故邑時屬於齊爲齊西南邊邑當時惟去梁適齊故路出於范其望見王子未知爲湣王地與抑王子墊諸庶子與而歎其氣體不交一言尤非久於齊者情事且孟子始見齊王明云於崇又在范邑東北百餘里自范之齊或値齊王行邊至崇得見未可知也此皆初至齊之證 質疑

呼於垤澤之門○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平聲叫號而呼則去聲此呼字應如趙註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呼之呼爲平聲不應如集註曰去聲爲叫號之呼近人

講義有作呵護傳呼者尤非 釋地
形色天性也○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尙書洪範一曰貌
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者
也 註
王子有其母死者○儀禮喪服鄭註云諸侯之妾子厭於
父爲母不得伸又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蓋與尊者爲
一體不敢服其私親厭之義屬於父不屬於嫡母趙註厭
於適母殆不然也 掌故 晉何澹之因生母喪而嫡母存疑
於所服問范宣宣曰婦人無專制之事不得引父爲比而
屈降其子庶子喪其生母惟父得厭母不得厭也按禮有
死於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亦甚言庶子之父不可奪

其子之喪矣父且不可厭而況其母乎 小倉山房
變其彀率○丁音釋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
令必中於表陸註率法也 鉤沉
放飯○曲禮毋放飯註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疏云
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
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趙註孟子以放飯爲大飯似不如
鄭註之的 潛研堂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古未有以杵作鹵者惟戰國策秦
王責武安君曰君前破韓魏之軍血流漂鹵然與周伐紂
事無涉論衡䇿言周殷士卒皆齎盛糧或作乾餱無需杵
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蓋血流之言旣難盡信而杵字尤

屬可疑朱子借援國策以備一義 考異 武成言血流漂杵
是紂衆自殺之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然孟子非不通文義
者何至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論衡云察
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漂杵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描摹
至此晚出武成巧爲武王斡旋竟作紂衆自相殺其意甚
正無如不在情理之中耳 後案
袗衣○字書袗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
文帝紀註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用
孟子之文袗衣當是珍裘 潛研堂
奮乎百世之上○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
文排句詞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

連下讀則失詞例矣 括略
士憎兹多口○士多爲衆口所憎惡憎字從心亦不爲誤
補佚 按理兼條分修治之義離騷令蹇修以爲理註云令
之以通辭稽云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孟子憎多口卽
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所
憎惡惟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
者特羣小耳於已之聲問固無隕也引詩斷章取兩愠字
以申逹憎義 考異
山徑之蹊間○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
則蹊成爲路 註 疏曰蹊間之微小介然而已文選長笛賦
間介無蹊註引孟子此文又引杜預曰介猶間也間介一

也言山間隔無蹊徑也考異

以追蠡○徧觀字書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緣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字相似遂附會以爲鐘紐即周禮之旋蟲穿鑿大甚詳字義當爲搥擊之搥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搥擊處摧殘欲絕有如蟲齧之形讀追如搥筆乘

兩馬之力與○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註儀禮公賵士以馬兩春秋時衛良夫乘衷甸兩牡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魯君以一乘車兩馬與孔子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左傳以兩牡爲衷甸則四牡爲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

之說蓋此類也禮書　此節仍貼禹說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驂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若曰不知禹聲盍觀禹跡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達車從中央禹以來閱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驂於此門也周之駟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猶是夏先王兩馬之力與此正足破高子以追蠡尚禹之聲之說摭餘說

卒爲善士○此段以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句謂馮婦改行卒然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舊態復作士又從而笑之前後兩士字相應蘆蒲筆記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禹入聖域而未優是也堯舜性之也湯武雖聖人亦少讓矣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蒙引

既入其苙○或以苙爲欄非也苙從草香白芷之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入其苙得其所矣又追而名之非善防邪說者也按韻書苙又音及本草白芨一作白苙雜記　能言距楊墨者且不易得未必有追咎太甚之事孟子自明我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唯恐其不歸也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苙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聖人之棄邪反正不咎其往招字無別音義温故錄

館於上宮○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註

子以是爲竊屨來與○爲竊屨之爲註讀去聲愚按當讀

平聲來即下來者之來緊頂從者字言以此爲竊屨之人而來吾門與約旨

夫子之設科也○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註　正義云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北宋人作疏時尚是予字今註疏本作予是從集註改也經義雜記　註云夫我設教之科疏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予是也予子蓋字形相涉而譌校勘記

是以言餂之也○趙註云餂取也丁公著音義云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當作銛銛者方言銛取也註云謂挑取也疏證

堂高數仞○趙註云大室無丈尺之限故言數仞按高誘

堂階之高非指屋室凡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考工記堂崇三尺史記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葢每等高尺三等則高三尺矣若云堂屋世豈有三尺之屋哉但禮器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以孔氏八尺爲仞鄭氏七尺爲仞計之卽天子之堂止一仞有餘戰國諸侯雖踰制亦不得高至數仞以此知小爾雅四尺爲仞之說有自來 辨正

羊棗○羊棗非棗也乃柹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卽成柹余在臨沂見之俗呼牛嬭柹一名㮕棗臨沂人亦呼羊棗曰㮕棗此尤可証柹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若正義以羊棗爲樲棘之屬則甚謬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 讀書記

孔子在陳○按史記所載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於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於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並有歸與之歎其在四年庚戌者卽論語所載是其在二年戊申者則萬章所問是二事不同朱子序說中曾駁此說姑錄以附考 集證

琴張○琴張卽子張也子張爲人踸踔譎詭論語云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註 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上取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雖與終懷千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爲徒懷干祿 閒評

何以是嘐嘐也○此至古之人二十四字當在上文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之下何以是嘐嘐也是問辭言不顧行三句是荅辭行何爲踽踽凉凉又是問辭而無荅辭葢亦有脫誤生斯世也以下是荅如何斯可爲鄉原之詞集註說不無牽強 補缺

散宜生○大戴禮記卷七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然則散宜乃氏孔傳云散氏非也 後案

然而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 疏 則亦無有乎爾非遂無也疑之也孟子於孔子實是聞而知之然其言如此

不敢自居其待來學之意深矣 孟子說

四書中用駢字各有意義而註或未詳孟子篇尤夥今約略舉之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禮記釋文庖宰殺之所厨烹飪之所釆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書益稷疏性曰釆施曰色周禮鼓人疏單出曰聲雜比曰音芻蕘者往焉註云芻草也蕘薪也不如詩板疏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左昭十三年傳釋文飼牲曰芻草薪曰蕘師行而糧食周禮廩人註行道曰糧止居曰食必使玉人彫琢之詩棫樸傳金曰彫玉曰琢而君之倉廩實禮記月令疏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功烈如彼其卑也孫疏致力以爲功成業以爲烈俊傑在位註云才德之異於衆者

不如尹文子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註云才德出衆之稱不如淮南泰族訓智過百人者謂之豪千人者謂之傑素書豪者高於人傑者桀於人古者棺椁無度孝經事親章註周尸爲棺周棺爲槨棺之言完椁之言廓后稷教民稼穡周禮遂師疏春種曰稼秋斂曰穡赤子匍匐將入井釋名匍猶捕也匐猶伏也以粟易械器不爲厲陶冶註云械器釜甑之屬不如後漢書公孫述傳註內盛爲器外盛爲械註云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不如書梓材傳治土器曰陶冶金器曰冶吾爲之範我馳驅詩山有樞疏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以供粢盛公羊桓十四年傳註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爲之有家註云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不如詩隰有萇楚疏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詩駟鐵疏有蕃曰園有牆曰囿註云沛草木所生澤水所鍾與公羊僖四年傳註草棘曰沛漸洳曰澤同義廣雅沛大也或云沛澤大澤也放勳乃徂落註云徂升也落降也孫疏魂氣往爲徂體魄殞爲落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註云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不如周禮大司徒註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急就篇長言謂之歌齊歌謂之謳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荀子修身篇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孫疏好言人之惡以爲讒希意導言以爲諂勞其

筋骨人物志註云筋者勢之用骨者植之基桎梏死者註云所以拘罪人不如易蒙卦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飢餓不能出門戶穀梁襄二十四年傳疏有死者曰大飢無死者曰大饑是飢甚於餓也韓子飾邪篇家有常業雖飢不餓淮南子說山訓寧一月飢毋一旬餓是餓甚於飢也謂之凍餒孫疏凍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山徑之蹊間註云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不如釋名云蹊係也步所用道也徑經也人所經由也形色天性也孫疏形有道之象色爲道之容易其田疇註云疇耕治之田也不如禮記月令疏穀田曰田麻田曰疇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魏志管輅傳註朝旦爲輝日中爲光　識小錄

四書說苑補遺

高郵孫應科輯

大學

菉竹猗猗○寇恂傳云伐淇園之竹爲矢百萬攷此則綠竹乃竹之可爲矢者綠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爲王芻竹爲萹竹乎竹竿亦衛詩籊籊竹竿以釣於淇淇卽淇澳取淇竹爲釣竿與伐以爲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 猗覺寮雜記

右傳之五章○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諸傳釋之詳矣以聽訟章歸之釋本末夫本末既非綱領又非條目庸必釋乎釋本末亦當釋知止能得釋終始先後並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諸節皆不釋而獨釋本末二字何哉知

止二節在經爲贅設聽訟一章於傳無所位置合二節一章移補格致傳古經未嘗亡也物有二句物字確注知所二句格字實功定靜安慮正是知至中會悟光景其引聽訟之言以証之者格致之功期於治平治平事業要於無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訟自無矣豈非窮理之極致知之至乎傳者舉此以例其餘 大學補傳論

宜兄宜弟○兄弟與昆弟有辨昆弟專稱也兄弟所指甚廣儀禮喪服經文皆指昆弟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言同族之兄弟也記又云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謂兼族親也曾子問云不得嗣爲兄弟兄弟猶云婚姻也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 羣經識小

中庸

仲尼曰○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謚也論語陳子禽謂子貢以下四章稱仲尼篇末有其死也哀之文必孔子卒後語中庸孝經稱仲尼亦是謚法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師與父祖之字誤矣 四書述異

孔子問禮○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獨推老子假設孔子之言譽之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史記老子傳復增老子訓誨孔子語家語據以爲証不知莊子書多寓言知天下崇信孔子之學故託以尊其師後儒

不察禮記史記家語出莊子後而問禮老聃一語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豈知老子之教厭薄禮學莊子因之有掊斗折衡焚符破璽絕聖棄智等論聃何禮可問耶 綱目集覽

誠之不可揜○孔子於易明言鬼神害盈而福謙實能害能福乃誠之不可揜也艾南英曰天地間無鬼神是有陽而無陰矣不必以造化之迹此等影響語解之 易俟

於乎不顯○末章引詩曰不顯維德注不顯幽深元遠之意此章於乎不顯又云豈不顯也前後參差按此章不顯亦宜作幽深元遠解蓋上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既云深遠文王之德亦深遠所以與天同也 辨訛釋義錄

衣錦尙絅○桉衣錦尙絅詩[illegible]語竊謂詩曰下本有衣
錦絅衣四字衣錦尙[illegible]之辭也正義謂本文云衣
錦絅衣此云尙絅者[illegible]也是沖遠作正義時已脫
衣錦絅衣四字 經義述[illegible]

論語

人不知而不慍○慍訓閔字爲是如南風歌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暑氣有何可怒但令人悶耳薰風則
能解人之悶也程子不見是而無悶正此意 四書管窺
孟懿子問孝○鄭東谷謂孔子教孟孫以無違謂無違僖
子之命而學禮也毛西河云魯昭公十一年孟僖子反自
祲祥生懿子昭二十四年僖子卒懿子年十四歲樊遲少

孔子三十六歲其生也後僖子卒三年樊遲能御則已長
矣清之戰樊遲爲右在哀十一年是時樊遲仕季必與孟
氏相過從故以告然則樊遲問孝時僖子卒已三十餘年
懿子無親何云從親之命 四書典故辨正
子張學干祿○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爲正論語作學
乃問字之譌集注載程子曰若顏閔則無此問三年學章
載楊氏曰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亦迺作問 溫故錄詩
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福子張是以請學干祿之理此
學字猶樊遲請學稼學爲圃之學邢疏云子張師事孔子
學求干祿之法 讀書記
子語魯大師樂○始作謂升歌也翕合也堂上瑟聲與歌
聲合也曰從之笙入以後三節曰純如笙入三終三笙一
和其聲純和非如堂上之淸也曰皦如閒歌三終堂上一
歌之後閒以堂下一吹明晳而不雜亂也曰繹如合樂三
終堂上歌關雎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笙吹采蘩應之歌
卷耳笙吹采蘋應之其時歌樂與衆聲齊作纍纍如貫珠
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爲一終故曰以成 羣經識小
又盡善也○錢氏大昕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
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當是
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桉錢說是
也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是矣字
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亦是矣字 讀漢書雜志

觀過斯知仁矣○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爲本司受過人
卽謂論語觀過知仁劉宋張岱爲西曹掾以母年八十而
違制去官宋武稱爲觀過知仁漢外戚傳燕王上書謂子
路喪姊而不忍除服卽子曰觀過知仁後漢吳祐謂掾以
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是但以知仁引此經若
知不仁則徧考無有 四書賸言
願車馬衣輕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
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外傳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
後人因雍也篇衣輕裘誤加輕字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
衣裘與朋友共乘服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
皆可証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增入 挍勘記

雍也可使南面○書傳凡言南面有謂卿大夫者
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甘
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是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
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爲卿大夫故曰可使南面論語摘
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卿爲卿則南面臨民矣包
咸論語注以爲任諸侯皇疏亦云冉雍之德可使爲諸侯
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人君 述聞
子華使於齊○子華使齊當在原思爲宰之後史記定公
九年庚子孔子爲大司寇年五十二歲按家語原思少孔
子三十二歲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是孔子爲司寇時原
思年十七可以爲宰子華年十一未可使齊記者記聖人

用財之當非一時事 讀書叢小錄
富而可求也○富指富人求謂請求言富人不可請求也
執鞭是形容辱身賤行光景史記管晏列傳雖爲執鞭所
欣慕焉可証從吾所好亦指人言好古人高山景行好今
人杕杜飲食從古人詩書尙論從今人北面受經孟浩然
尋梅道上詩云我來從所好唐人亦不作安於義理解上同
夫子爲衛君乎○按左傳晉定在位世卿擅國沙之盟衛
叛晉定八年晉士鞅使衛十年晉趙鞅圍衛鄟澤之盟晉
使涉佗成何辱衛君捘手及腕晉衛不睦久矣哀二年衛
靈公薨晉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蓋欲乘衛之喪以抒宿
忿衛人立輒內可安蒯聵外可拒趙鞅故國人爲之晉惠

居秦子圉在國鄭成居晉子髡頑在國春秋多有此事冉
有子貢所以疑而問之若以子拒父罪狀已昭猶待問乎
亦適齋劄記
葉公○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公漢書音義曰陳涉爲楚
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公史記有柘公留公索隱曰
柘縣留縣令也故曹參爲戚令稱戚公夏侯嬰滕令爲滕
公是也 兩漢刊誤補遺 集注楚葉縣尹僭稱公也按左傳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曰楚縣大夫皆僭稱公縣公猶
言縣尹與公侯之公不同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東
郭偃之姊也杜注曰棠公齊棠邑大夫齊之縣大夫亦稱
公則公爲縣大夫之通稱非僭擬公侯 述聞

則有司存○皇邢兩疏並以有司二字連文蕭山徐氏鯤
云後漢書文苑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
碑文庇徒揆日各有司存玩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
讀故晉書職官志序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
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云齊氏司存或
失其守益可以証矣 讀書脞錄
縕袍○玉藻纊爲繭縕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
棉縕今之纊及舊絮疏云好者爲棉惡者爲絮按爾雅繭
卽袍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棉袍但古無
木棉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蓋絲之亂者集注以縕爲
枲蓋本漢蒯通束縕以請之說然以枲爲著恐其太寒不

如從許鄭諸需之說以爲舊絜 羣經識小
不時不食○疏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按賈說非也古人
只朝夕二食無日中之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問
寢安否非食時日中又至則問朝食日莫又至則問夕食
古世子記曰朝夕之食上不及日中食我禮朝一溢米莫
一溢米孟子亦言朝不食夕不食 禮記記疑
鄉人飲酒○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鄭注
云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此孔子飲酒之明
証揚觶而語者耋好禮旄期稱道不亂者不蓋廑有存者
其時有杖者可知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鄭引
此矍相之事射爲鄉射則飲爲鄉飲矣論語鄉人飲酒卽
儀禮鄉飲酒禮也 劄記
加朝服拖紳○拖說文作袉許慎東漢人時所見論語本
如此 湛淵靜語
泣血三年○纂言曰凡人哭時目有淚出子皋雖當不
哭時默思其親亦有淚出如血經三年之久人大笑則
齒本見微笑則見齒未嘗見齒言其未嘗微笑也按纂
言說最明鄭注言笑之微與未嘗見齒相反疏言大笑
則齒本見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此依鄭注而背
記文矣 記疑
刑罰不中○集解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
淫刑濫罰釋文中丁仲反非也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

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
云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 脞錄
友便辟○辟字凡四解釋文辟婢亦反讀辟爲僻集注從
之馬融注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讀辟爲避公羊傳定
四年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出鄭康成注讀辟爲譬又漢
書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
三友讀辟爲嬖 同上 古人便殿便坐取便安便利之意便
辟安於潤大也便佞便利尙口也讀如辨 論語傳注
與大人○大人以位言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
大人卿大夫也賈疏引狎大人注天子諸侯爲政教者禮
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昭十八年傳閔子
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杜注大人在位者若
以大人爲聖人則與聖人之言複矣 經傳攷證
先之勞之○勞訓爲勤又訓爲勉月令孟夏之月爲天子
勞農勸民鄭注曰力來之勸勉之也呂氏春秋孟夏紀文
與月令同高注曰勞勉也孟子滕文篇放勲曰勞之來之
謂勸勉之使率教也論語子路篇先之勞之先之導之也
勞之勉之也憲問篇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勞亦
勉也謂愛之則當勸勉之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與誨並
稱孔注於先之勞之以勞爲使民皇疏於愛之能勿勞乎
以勞爲勞心皆失之 述聞

惡稱人之惡者○稱是稱揚稱贊非言人之惡也夫子修春秋以懼亂賊孟子距楊墨以正人心豈不當言人之惡哉所謂稱者如叔衛妻嫂公羊以爲賢祭仲廢君謂得聖人之權變亂是非故聖人惡之 釋義錄

耰而不輟○耕是一事覆種又一事不應一刻之間旋耕旋覆種按耰有二義孟子播種而耰之說文徐注謂耰爲摩田器者也此處之耰卽齊語管仲所云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注耰摩平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耰之以待時雨注耰鋤也史記龜筴傳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其事皆與耕相連在播種之前 羣經識小

至則行矣○按皇甫謐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

子路之言爲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爲此言張本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迹則不當止子路宿又見其二子且子路乃行路過客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 論語補疏

周有八士○按八士皆虞官武王之臣尹是其姓賜姓南宮者三人曰達曰适曰忽晉語曰詢于八虞八士之統詞也又曰謀于南宮三人之專詞也周書克殷解尹佚筴洛誥逸祝冊卽論語八士之叔夜夜讀作液與佚逸通特未賜氏南宮故曰尹逸其官史故又曰史佚 汲冢周書補注

孟子

養生喪死○養生喪死四字是四事不是二一事蓋養是養父母生是生子孫喪是喪他人死是死自己四字便盡小民一生事業故云養生喪死無憾猶云一生事業無憾也不是養其生送其死此以字法爲句法 釋孟子

可使制梃○趙注制作也愚按制古通作折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爲制折斷也斷梃言其易後漢書鄧禹傳帝勑曰赤眉東來吾折捶笞之亦其證 經義叢鈔

廼裹餱糧○孟子以積與裹對倉與囊對謂積穀于倉裹糧于囊也詩有三乃字二于字曰餱又曰糧曰橐又曰囊皆重文以助句孟子釋詩止積倉裹囊四言俗本改裹囊爲裹糧則詩于橐于囊句贅矣舊疏云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北宋時尚作行者有裹囊 經義雜記

率西水滸○此承上章之漆水而言爾雅曰率自也西邠之西也太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邠西漆水之厓至于岐山之下故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毛鄭皆訓率爲循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 述聞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虹與蜺有別漢書天文志注如淳曰雄曰虹雌曰蜺孫奭孟子疏引爾雅曰雲出天之正氣蜺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孔穎達禮記疏引郭氏音義曰虹雙出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注家以雄雌別虹霓其說甚明然雄虹之狀鮮盛易見若雌霓杪能言之惟楚詞遠遊曰雌霓便娟以增撓兮天問

曰白蜺嬰茀王逸注曰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與說文合許眘曰霓屈虹白色陰氣夫蜺爲雌屬能柔故屈呲於純陰其氣上隮似雲繚繞而呈白色者雨之徵也故孟子曰若大旱之望雲霓趙注霓虹也雨止則虹見無論不辨虹霓抑思大旱望雨唯求得可以徵雨者何暇計及雨止而虹見乎璧齋遺藁

後喪踰前喪○趙氏題辭云孟子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時年蓋四十餘題辭所謂夙喪亦以父先母

殁非必幼孤也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績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寍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觀此非蓼恤可知後人因孟父無聞妄謂孟子三歲喪父誤矣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豐嗇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蓋孟父未嘗早卒三遷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孟子時地攷

不膚撓○人之顏色見於皮膚故古人以膚色並言管子內業篇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列子湯問篇膚色脂澤枚乘七發今太子膚色靡曼是也膚色相連故色亦可謂之膚孟子不膚撓不目逃膚撓色撓也魏策唐雎挺劒而起秦王色撓韓子顯學篇不色撓不目逃正與孟子同義撓弱也面有懼色則示人以弱故謂之色撓不膚撓無懼色也

趙注謂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失之述聞

汙不至阿其所好○趙注汙下也言三子雖小汙不平亦不阿其所好桉古訓干汙諸字皆有大義淮南原道訓而隤陷于汙壑穽坎之中高誘注汙壑大壑成公綏嘯賦大而不汙李善注洿漫也潘岳西征賦注汙與洿古字通此言縱爲大言必不肯阿私所好以譽其師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趙注謂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汙下謬矣攷證

朝將視朝○趙注倘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得見孟子也此注頗妙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路奚別朝將視朝上朝字當讀任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四書釋地

孟子爲卿於齊○經文明言孟子爲卿驩爲大夫公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驩以大夫副之副使原不必攝卿且卿遂可與言大夫遂不可與言乎唯孟子爲正使驩爲副使凡一切使事驩宜聽命於孟子乃驩自專而行丑所以問也言夫子以卿爲正使位不爲小何得聽其專而不與言趙氏齊卿之位二句不注正以此卿位卽孟子爲卿之卿不必更注燃犀解

舜使益掌火○火者堯時官名卽火正左傳閼伯爲堯火正是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亦卽此官書傳以烈山澤爲虞官事似誤桉益爲火官至舜時改作虞官臆言

皆失聲○注失聲悲不能成聲哭極音絕啼極無聲故趙

氏云悲不能成聲也桉失亦與佚通佚之言放失聲或亦謂放聲檀弓云內人皆哭失聲此失字正謂放聲太平御覽云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此先言伏地而泣繼而至於放聲 孟子正義

皜皜乎○列子湯問篇皜然疑乎雪釋文皜又作皓爾雅釋天夏爲昊天劉熙釋名釋天云其氣布散皓皓也然則皜皜謂孔子盛德如天之元氣皓旰徒以爲潔白非矣上同

蠅蚋姑嘬之○且字加口爲咀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夢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盬與咀同謂咀噬其腦故方言云盬咀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義孟子蠅蚋姑嘬之姑與方言盬同即咀也謂蠅與蚋同嘬咀之也趙注無解朱子

訓語助固非至以爲螻姑古無分螻蛄二字单名爲姑者 研經室

東夷之人也○趙注諸馮在冀州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西今桉冀正北方衛東北方安邑已近西鳴條又安邑之西如何云在東方夷服之地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字不重夷字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若不在中國之內相去豈特千餘里哉金仁山曰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 四書說約

將以復進也○注云欲以復進曾子也朱子亦云其意將以復進於親此似不然曾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嗇飲食之費以欺其親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質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辭言餘則亡矣若嗜之則復作新者以進云爾 四書飫言

公行子有子之喪○有子之喪當是其長子古者長子承祖父爲之服斬衰故公卿皆往弔俗解有爲人子之喪則檀弓子路有姊之喪亦將曰有爲人姊之喪乎 群經識小

施施從外來○詩得此戚施說文引詩作䵷鼀許氏曰鼀言其皮鼀鼀言其行䵷䵷以䵷鼀二字狀其行來之態蓋詹諸之體出目侈口豐前耀後皤腹短脰鉏鋙蹣跚人之舒遲其行者往往似之齊人躧足歸來邪施而行驕態

盡出如詹諸之䵷鼀趙注云施施扁扁喜悅之貌則未盡形容矣 遺槀

謨蓋都君咸我績○爾雅釋言蓋割裂也害盍曷末古音皆相近互相假借書呂刑曰鰥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謨蓋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爲害若專以謨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著矣 研經室

鬱陶思君爾○鬱陶有憂喜交集之意故下文以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雙承之爾雅釋鬱陶爲喜其義未盡王逸注楚辭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胷臆也僞孔傳訓鬱陶爲哀思義但有憂而無喜亦非惟廣雅云陶

喜也憂也始得之 脞錄

不挾兄弟而友○古人以昏姻爲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旣爲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於彼爲姻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 羣經補義

殺越人于貨○僞孔傳集傳並以顛越人訓越字桉盜賊殺人未聞顛越人趙注孟子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此解甚確當取以補書傳 攷證

富歲子弟多賴○阮氏元云富歲子弟多賴賴卽嬾桉說文女部云嬾懈也從女賴聲貝部云賴贏也從貝剌聲禮記月令不可以贏注云贏猶解也解卽懈贏賴解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民多懈怠月令不可以贏卽是不可以嬾子弟多賴卽是子弟多懈也賴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謂豐年多善凶年多惡未聞溫飽之家皆由禮者矣阮氏說是也 正義

樲棘○爾雅樲酸棗不聞樲棘爲小棗梧檟二物則樲棘必非一物樲爲酸棗棘卽荆棘之棘也或引釋木又一條云終牛棘注卽馬棘也當以此釋棘 養新錄

附庸○附於諸侯曰附庸集注因趙注不解庸字毛傳墉城也禮王制注小城曰墉 記疑

莫非命也○趙氏以無釋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卽下非正命韓詩外傳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非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其正乃爲知命不知命或死於巖墻之下或桎梏而死是卽死於非命卽不能順受其正卽是不知命如此則通章一氣貫注 正義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乃湯進之於桀同故得與微箕並稱輔相注言文王舉之以爲臣似誤 同上

亡親戚君臣上下○案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禮曾子疾病篇親戚旣歿雖欲孝誰爲孝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管子輕重篇曰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晏子外篇曰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皆謂父母爲親戚也又桉管子九變篇親戚墳墓之所在小問篇作父母墳墓之所在賈子保傅篇無恩於親戚大戴禮作無恩於父母尤其明證 述聞

苟非其人○錢氏大昕云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專於好名則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之國乎桉明人陳子龍

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非其人者謂非好名之人正義
連得間矣○曲禮少間願有復也注言欲須少空間釋文
間音閑大戴禮王言篇得夫子之間也雖補注間暇也孟
子連得間矣注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閒暇間並讀
平聲讓小錄
變置社稷○全謝山云古人加罰於社稷輕則暫停其祭
重則遷其壇壝之地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然以棄易柱
成湯外不槪見任釣臺云毀其壇壝以示責罰之意明春
復立耳與上節變置同爲更立義也仝上
如其自視欿然○欿食不滿也讀若坎是正字欿欲得也
讀若貪音義俱異廣韻云欿食未飽也玉篇云貪惏曰欲

各申其義益判然矣說文答問疏證
四書誤字如忽然在後然作焉繇古之樂也繇作由吾聞
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之下多也字古之爲市也也作
者有攸不惟臣惟作爲不誠其身矣其作乎則其小者弗
能奪也弗作不家藏嘉靖舊本尚不誤知誤錄
經文多譬況如書說築傳巖之野築之言居也謂舉於版
築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言尹有鼎鼐之才也謂爲庖人
誤矣子貢多學而識故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謂
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首列貨殖傳如此則
子貢一倚頓耳又論語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於
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誤之也續知誤錄

四書句讀當改正者大學彼爲善之小人句彼雖不善固
自以爲善也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句未能也句下同君
子之道費句而隱句羣經音辨引七字連文論語孝乎惟
孝句友于兄弟句本包咸注必有忠信如某者句焉不如
某之好學也句本邢疏甚矣吾衰也久矣句子在齊句聞
韶三月句不知肉味句義自明子謂顏淵子謂仲弓讀蓋
與他人言顏冉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季子然問仲
由冉求問字當讀問於夫子也雖疏食菜羹瓜句祭句必
齊如也句禮記瓜祭上環可証傷人乎不句問馬句蓋先
問人後問馬也求句爾何如句下問赤問點同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九字作一句讀非我也夫句二三子也句俱

不得其死句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然字屬下孟子今言
王若易句然則文王不足法與然字亦屬下是何足與言
仁義也句云爾句無是句餒也句至大至剛以直句以猶
與也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句繼之以六律句暴其民句
甚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句兩之字與下又顧而之
他之字一氣貫注其妻歸告其妾句曰字另爲句先以所
瞰情形告妾下文今若此方有着落卒爲善句士則之句
二嫂使句治朕棲句周氏亮工云使謂稷女象雖傲安敢
陵天子女其生色也晬然山谿之蹊閒介然兩然字句或
以閒介二字句絕同上

四書說苑續遺引用書目

王言齋四書經意
朱士彥朱文定集
江聲尚書集注音疏
洪頤煊讀書叢錄
劉台拱經傳小記
武進士經讀攷異
王引之經傳釋辭
孫齊讀書識小錄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
梁玉繩瞥記

李惇羣經識小
朱彬經傳攷證
孔廣森經學卮言

四書說苑續遺

高郵孫應科輯

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鄭注壹是句專行是也壹是二字爲何言天子至庶人皆當脩身庶人鄉遂之秀民 王言齋

人莫知其子之惡○案惡醜也呂覽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高誘注惡醜 朱士彥

無他技○鄭云宅技異端之技也技是技能言宅則非本務所當爲之事故以爲異端之徒技飭公注公羊亦云宅技奇巧異端也 江聲

嘉樂君子○案孔氏正義以嘉樂美成王之詩恭讀御纂詩義折中嘉樂美武王也諸侯受命而爲天子惟武王爲然故中庸引此詩爲大德受命之証 王言齋

一卷石之多○案卷讀如圈聚之圈省作卷故鄭注云猶區也詩有卷者阿毛傳卷曲也亦是此義或作拳者失之 洪頤煊

曾是以爲孝乎○案曾音增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陸音增集注不音蓋仍陸音也今讀層非 劉台拱

吾不與祭○案書讀以吾不與祭爲句愚謂以與字斷祭如不祭義自豁然矣集注明言或有故不得與正可舉證

武進士

而有宋朝之美○而猶與也及也言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皇疏言人若不有祝鮀之佞及有朱朝之美則難免今之患難也及亦與也王引之

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案申古字作伸字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夭屈也言燕居之時其容體可以屈伸如意洪頤煊

子見南子○史記南子請見時靈公尚存論語子見南子時靈公已歿出公初立輒之立南子實主之公子郢云君夫人在堂是也夫子不爲衛君必也正名見南子想亦如是故子路不說皇疏訓矢爲陳升庵經說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不也我不以正名爲先天必棄絕之彼絺帷荅拜環佩璆然豈此一時事哉引史記以證論語似誤孫齊

四書說苑續遺　十二

以吾一日長乎爾○案集注以吾一日長乎女讀從爾字句絕攷此乎字宜斷爲句爾字屬下連讀何氏集解孔曰言我問女女毋以我長故難對玩此語明是爾字屬下讀武進士

由也喭○僞孔傳曰叛諺不恭正義曰由也喭諺則叛諺案集解引鄭元曰子路之行失於叛喭也王弼論語注云喭剛猛也剛猛與不恭義畧同後儒釋論語喭同諺訓俗語四訓諺爲粗俗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說文諺傳言也絕無俚俗之解段玉裁

柳下惠○趙岐注孟子以柳下爲號廣韻及唐疏字相表云食采柳下遂爲氏故左傳論語疏謂柳下食邑藝文類聚八十九引許愼淮南子注云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號柳下惠莊子釋文荀子成相大畧注並同以爲居於柳下也魯地無名柳者展氏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梁玉繩

植其杖而芸案此亦丈人語勤分芸爲韻亦敵類也論語用韻者惟此及荷蕢章耳荷蕢章磬硜韻己巳韻厲揭韻朱士彥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傳曰言不可與事君皇疏曰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皆非也與猶以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王引之

四書說苑續遺　十三

於王何有○集注以王爲王天下然公劉太王殷世賢諸侯未稱王也王去聲謂民心歸向如皇矣篇王此大邦之王大王季文王皆爲牧伯則王此大邦不指王天下可知孟子以公劉太王歆動齊王不曾說到湯武之王天下也王孟齊

諸侯耕助○說統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見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下文又是孟子解禮李惇

舜往于田○案趙注依爾雅之說其實不盡然凡蒼天昊天之名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人疾痛則呼天不必問其何時如黍離之蒼天不必是春雨無正之昊天不必是夏以此推之舜之號泣何必定爲秋天乎 朱彬

瞽瞍亦允若○趙氏讀此允字句絕若字屬下入孟子口中解之曰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江聲

君子不教子○案論語遠其子此君子指孔子孟子君子不教子此君子指孟子鯉雖不才猶有二南之訓詩禮之傳七篇中無一語及其子孟子之子可知孟子不教子亦可知矣子之賢不肖皆天也丹朱慢遊后鈞歌舞堯舜且

無如何矧他人乎 孫賫

雖與之俱學○此當以雖與之俱爲句學弗若之矣爲句漢書李廣傳以千人與俱蘇武傳召其守者與俱韓信傳與太子俱太史公滑稽傳自請與太守俱下文恐不可與俱又遂與俱又白虎通與婦人俱黿可舉證 孔廣森

經德不回○經常也回退轉也常秉德而不退轉所謂至誠無息也案說文云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之形徐氏鍇云渾天之气天地相承天周地外陰陽五行回轉其中也段氏玉裁云中當作口外爲大口內爲小口如天體在外左旋日月五星在內右旋是也此經回訓邪不如訓轉爲的 王謚齋

跋

朱子集諸儒大成尊之者多議之者亦不少歸震川云朱子平生行事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何能及其萬一方望溪云朱子爲天地立心攻朱者是戕天地之心姚姬傳云程朱猶吾父師也詆毀之是詆毀父師合三君之言觀之朱子尙可輕議耶蓋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天不生朱子光華何能復旦哉科輯四書說苑爲後生擴聞見非敢牴牾前賢毛西河王草堂戴東原諸說不攔入一字意可知矣茲因凡例中有續遺一卷至今未就老病日增舊遊雲散恐致闕如壓得二十餘則聊以備數殆愼之又愼云戊申冬至日孫應科謹識

四書辨疑辨　俞樓襍纂第十九　德清俞樾

通志堂經解有四書辨疑十五卷無撰人姓名據朱氏經義考乃元人偃師陳天祥所撰其說不墨守紫陽頗有辨正之功蓋元儒中之矯矯者余讀其書而善之意有未盡復爲之說冀以求是非曰好辨

顧諟天之明命　注顧謂常目在之諟古是字諟此也或曰審也

辨疑曰尚書舊注諟是也孔穎達疏曰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注文古是字之說蓋出於此果如孔疏所言則是古無是字而後人增之也然文字之古者莫若尚書如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之是字豈後人所增哉今之江南中原玉篇諸韻書皆訓理也正也諦也審也未有說爲古是字而訓此者惟從或曰之說解諟爲審則爲理順顧爲顧視常目在之諟爲審念常心在之

辨曰此句舊注有二其一爲尚書枚傳其一爲禮記中庸篇鄭注而朱注但依枚傳未尋鄭注故以諟爲古是字陳氏辨之當矣惟從或說作審則顧諟二字分屬心目義亦未安且天命無形之物有何可顧枚傳解諟字固非解顧字尤非此句之義自當從鄭禮記中庸篇鄭注曰顧念也諟猶正也此說得之顧諟天之明命謂其意念在正天之命也成十三年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與正同義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蓋二字之義本通然則諟天明命即左傳所謂定命也益稷篇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敘也秩也皆有正義蓋天所命我者本無不正故曰天敘曰天秩我從而敘之秩之即所以正天之明命也推之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命德討罪天之明命也賞必當德罰必當罪正天之明命也鄭注之精非枚傳可及朱注不從鄭而從枚何歟

湯之盤銘　注盤沐浴之盤

辨疑曰解盤爲沐浴之盤此舊說也沐爲沐髮浴爲浴身髮與身無同器沐浴之理卽欲迂曲說爲兩盤實無可據兩盤之文或問中有一說云亦如人之一日沐浴日日沐浴又無日不沐浴此說亦爲少思驗之天下之人未有無夏無冬日日須沐須浴者又盤乃盥器中閒亦難容人沐浴也參詳天下之物常須

潔淨者惟飲食之器爲然說者宜云盤所以盛進飲食諸物必須日日滌拭去其垢穢常令鮮潔明淨以諭人須日日清潔其心不致爲物欲所昏使其明德常新常明也

辨曰鄭注但云盤銘刻戒於盤也初不指爲何盤正義始云湯沐浴之盤刻銘爲戒而朱注從之陳氏以沐浴不可同用一盤又無二盤之文遂別爲之說曰盤所以盛進飲食諸物此說恐未可從也古人盛飲食之器羹之屬於登於鉶棗栗之屬於籩菹醢之屬於豆黍稷之屬於簠簋牛羊之屬於俎未聞以盤也

其所以進食者則曰案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是也急就篇橢杅槃案桮問盌顏師古注無足曰槃有足曰案槃即盤字是進食之盤古已有之而三代經籍實無所見未可以此說湯之盤也然則將仍以爲沐浴之盤乎此又不然周書王會篇堂後東北爲赤帟焉浴盆在其中是古人浴以盆不以盤禮記玉藻篇出杅履蒯席注杅浴器也亦不言以盤浴盤之說非古明矣喪大記云沐用瓦盤則沐之用盤古固有之然內則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是古人沐浴以三日五日爲度誠如陳氏所言無日日沐浴者也若然湯之盤果何盤乎愚謂當即盤匜之盤乃盥器也儀禮既夕禮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注曰槃匜盥器也禮記內則篇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注曰盤承盥水者蓋古人盥手以匜而盥畢則其水承之以盤盤匜乃古人日日所必用據內則知每日必盥手非如沐以三日浴以五日也故古人刻於盤匜勒銘以自警戒漢書藝文志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注云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殆亦此類也孔氏不知爲盥器而以爲沐浴器殊非古義陳氏以爲進飲食器則失之更遠矣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注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序而益致其精也

辨疑曰注文止是解詩於傳文所言學與自修無相干涉不知切磋如何爲學琢磨如何爲自修也或問中答問者曰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參詳此說數者之中惟治玉爲難琢石磨石何難之有夫欲治骨角玉石爲器必先切琢以

成其質再加琢磨之功然後可爲完器矣切琢以論學問也磋磨以論自修也經文當作如切如琢者道學也如磋如磨者自修也如此讀之於義爲是磋琢二字傳寫之差也

辨曰陳氏此說謬矣大學此文亦見爾雅釋訓篇此下尙有旣微且尰是刈是濩履帝武敏張仲孝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其虛其徐猗嗟名兮式微式微諸句皆全舉詩句而釋之如切如磋二句亦與一例若作如切如琢如磋如磨則割截詩文非詁經之例矣然陳氏此說之謬亦朱注有以啟之按切磋琢磨四

字說見爾雅釋器篇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毛公本之以釋詩而鄭司農注周禮太宰八材又作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惟切字之說有異而要皆一字爲一事非合兩字爲一事也朱注乃曰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則是骨角須切磋並用玉石須琢磨並用與雅訓違矣推是說也切琢粗而磋磨精或問中遂有始條理終條理之說陳氏童而習之未免先入爲主遂欲改易經文以就其說矣愚謂當悉遵雅訓切磋琢磨四字分屬骨象玉石四物大學以如切如磋爲學如琢如磨爲自修此不可泥文字以求之孔氏正義曰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修亦謂詩本互文而相通也得其旨矣

有酒食先生饌　注食音嗣食飯也饌飲食之也

辨疑曰酒食之食舊讀與飲之食之之食同音爲蝕音雖同義則異矣食之之食口之所物之謂也酒食之食乃其諸品食物之總名既以酒食爲酒嗣惡衣惡食亦當作惡衣惡嗣君賜食亦當作君賜嗣今也或從新音爲嗣或從舊讀爲蝕既有一是必有一非質諸世人通俗之事酒食衣食人所常言食字皆從

蝕音天下古今無有異也今乃拗音爲嗣或嘗以酒嗣之語施之談話之間聞者往往爲之發笑本分言之止從舊音讀爲酒蝕乃爲通順

辨曰玉篇食是力切廣韻二十四職食乘力切是皆音蝕也七志祥吏切五字無食字止有飤字又有飼字與飤同然則食字古止讀飤其讀嗣者飼之叚字也陳氏謂酒食之食與飲之食之之食舊讀同爲蝕亦稍疏矣然舊讀亦有可疑者此章酒食之食以理言之自應讀蝕乃釋文亦音嗣則朱注固本於陸氏非朱注拗音爲嗣也今取陸氏釋文即論語中食字

覈之如一簞食食夫稻殺雞爲黍而食之並音嗣此
以人食之言則飼之叚字音嗣宜也若食不厭精膾
不厭細食與膾對明是所食之物而非以人食之言
乃亦音嗣何也疏食菜羹食與羹對亦明是所食之
物乃述而篇疏食則曰食如字一音嗣鄉黨篇疏食
則曰音嗣又如字憲問篇疏食則曰如字又音嗣何
游移而不定也陸氏於此字且不能定無譏乎朱注
矣惟毛詩緜蠻篇飲之食之箋云渴則予之飲飢則
予之食釋文出飲食云上於鴆反下音嗣篇內皆同
陸如字蓋飲之食之以人言也故音嗣予之飲予之

食以物言也故如字此則分別最明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注三去聲
若使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程子曰至於再
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辨疑曰王滹南駁喪禮之說曰文子至晉果遭之則
正得思之力也何過之有又駁程子之說曰思至于
三何遽爲私意邪又曰事有不必再思者亦有不止
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其說大意皆當然三字之音
義未有明辨三作平聲乃是數目定名若作去聲只
是再三再四頻繁之意夫子之言止是言文子過思
之緻非謂天下之事皆當止於再思不可至於三次
也
辨曰文六年左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
以行曰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注云所謂文子
三思是以聘晉之事證文子三思本於杜征南非朱
注始爲是說也所引程子語亦是順論語本文爲說
初無大謬陳氏因三字去聲故不以程語爲然以愚
論之三音去聲與音平聲實無大別按廣韻五十四
闞有三字云三思蘇暫切是唐人讀三思作去聲也
考之釋文三思息暫反又如字則六朝以前舊讀不

盡作去聲夫孔子明言再斯可矣再思是二則三思
是三其義甚明學而篇吾日三省吾身釋文云三息
暫反又如字夫曾子所省明有三事下文一一言之
此三字自是數目定名而陸氏亦存二音可知讀去
讀平無大分別不過就物數言之如所就三所去三
之類則讀平聲就人事次第言之如三仕之三已之
之類則讀去聲此乃漢後經師好爲分別多此紛紜
之說亦猶先治其國之治平聲家齊而後國治之治
去聲實無異義也陳氏必謂三字非數目定名只是
再三再四之意轉與夫子再斯可矣之言窒礙矣

不時不食　注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辨疑曰五穀不成果實未熟自不可食此何必言不時不食者一日三食不依其時則不食也南軒曰不時非食時也

辨曰此句古有二解集解引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皇侃義疏引江熙云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朱注從江熙之說而易康成舊義未知何意陳氏不知康成舊義而引南軒之說則亦疏矣

不撤薑食　注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辨疑曰本草經諸藥皆有益人之用通神明去穢惡

者固不少也然獨不撤薑食蓋亦取其味之可喜故不撤也注文本謂聖人無嗜味之心故於夫子飲食之閒凡有惡而不食嗜而食之者皆宛轉其說不使有關於味之美惡於其本然欲惡之誠使皆晦而不顯以爲聖人無意於味也是豈人之情也哉

辨曰鄉黨一篇詳記聖人容色言動即所以爲教也如徒以聖人嗜好而記之則烏足以爲聖人之經哉陳氏此論雖似通達然淺之乎視鄉黨矣惟不撤薑食之義曰不撤則必有撤之者明矣朱注於不撤之義未有發明殆不可從孔安國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得不撤之義視朱爲優然必蒙齊必變食爲義則是此節皆爲謹齊而設使非齊時將魚餒肉敗亦食之乎將飲酒遂至於亂乎必蒙齊字爲義於此句得之矣以上諸文不可通也愚按儀禮士相見篇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注曰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卧夫見客之際非飲食之時安得辛物而膳之疑古人於坐閒必置少許辛物使疲倦之時得以鍼勞而弊倦蓋亦君子自強不息之意古有警枕亦此意也夫子每日食畢餘物皆撤去獨留薑食不撤疑亦古人燕居之常禮也鄭注

爲膳葷止云葱薤之屬而不及薑然葱薤之屬辛而臭固不如薑之爲佳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注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難

辨疑曰注中不見難能之理義有未盡南軒曰莊子之不改意者其政雖未善而亦不至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胡

寅曰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難王滹南謂二說皆有理胡氏之說尤親

辨曰此章古義馬融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準之三年無改之說似亦有理但經文初無居喪義故朱注不從易之曰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說甚正大蓋改與不改當視父之賢不賢爲斷其父不賢其臣其政皆未必善爲子者以能改爲孝若元祐之於熙甯是也其父而賢其臣其政必善爲子者以不改爲孝否則元祐

又變爲紹聖矣獻子之臣必是賢臣獻子之政必是善政莊子嗣守合緒一仍其舊所謂保家之令子也孝莫大於此其餘皆小節矣陳氏引南軒說於理未足若果悖理害事則雖未甚豈容不改乎至胡氏之說以私意窺測失之更遠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　注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

辨疑曰世臣親臣分爲兩意文辭義理俱不可通說世臣處止是有世臣之謂也一句而已下句却別說親臣世臣之說下無結意親臣之說上無來意孟子之意何其首尾不相照管而無倫序如此邪所謂世臣與國同休戚親臣與君同休戚者迂曲甚矣豈有忠於國而遺其君忠於君而遺其國者哉況親臣止同其君一身休戚國之休戚畧不關心乃是姦回諛佞之人所謂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孟子何必勸宣王畜養此輩邪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者言其世祚長遠而爲故國者由其有親信大臣子孫相繼世爲輔弼之臣也王無親臣者言王用人不擇賢否輕爲黜退果於誅殺所以人心不固而無親信可爲

輔弼之臣也後乃教宣王改其素習慎用誅斥愛養賢能以收將來世臣之用

辨曰陳氏此論於朱注解世臣親臣處辨駁明快極矣惟孟子此章止以世臣引起親臣世臣之說本所不重並無以此目親臣作將來世臣之意陳氏所說亦未得也愚謂古書親新二字往往通用此章親臣止當作新臣解新臣者新進之臣對世臣而言孟子謂故國必有世臣今王非但無世臣也并新臣而無之矣下文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昔者今日與昔者病今日愈同極言其近昔進今亡所以無新臣

也又何論世臣乎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注泄柳申詳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辨曰此段經文本與上文繆公尊禮子思之說相對爲言然人君以此禮賢則可人臣以此事君則不可注文亦是見此一節義有不安故宛轉其意特加賢者二字指君側之人爲賢人以成二子義不苟容之說然經中本無賢字意脈彼其在君之側候伺顏情逢迎人之情意通布腹心者蓋亦只是左右親信與人嬖合就事之人非皆可謂賢者也又以一章文勢言之至其結意處止言慮而不及子思於泄柳申詳未嘗再有干涉亦難通解竊嘗撤去泄柳以下十七字讀之則語意通順而無壅礙

辨曰孟子正義云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正義世傳邵武士人作至爲鄙俚而此數語獨爲明了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師道也非臣道也客爲王留行不知作何語大約欲孟

子在晝少留而自至齊國力言於王使復用孟子是爲孟子求容也則不爲子思而爲泄柳申詳矣故曰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不及子思即是以泄柳申詳待孟子不得謂下文無干涉二子之意也朱注曲爲泄柳申詳回護遂使此節之義不明而孟子之意亦晦陳氏貽之不解乃擬撤去此十七字豈不妄哉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注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辨疑曰或曰之說易可爲皆此甚有理然又改知字爲平聲不知知爲知甚也皆謂世子知禮禮字乃贅文耳知止當皆智世子排衆議以遵孟子之言苟非智識高遠者定不能也百官族人皆謂曰智前後義皆通貫

辨曰易可爲皆未免妄作讀知爲智義亦未安此句之旨自來不得其解檢趙注孫疏均未通徹愚輒爲一說曰此承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而言夫未有命戒固居喪不言之古禮也然一國之大政事殷繁必不能停閣至五月之久是以古者天子諒闇有聽於冢宰之文不知諸侯居喪其制如何滕乃侯國未必如天子之禮又其時喪禮久廢則古制亦無可稽意者

文公居廬之日其國中政事使同姓異姓之臣襍治之可否悉決於父兄百官族人卽指父兄而言百官族人可句謂曰知句謂百官族人之所可者從而行之文公但謂之曰知而已謂曰知與始皇本紀制曰可文法相似百官族人可此可字卽秦制稱可所由來古今制度不同有始則上下通用後則獨爲天子之制者疑戰國時有司治事皆用此可字如後世畫諾之比至秦有天下亦循用之而遂以爲天子之制矣謂曰知猶後世之報聞也如此解之則文無闕誤而意亦與上文相屬未知是否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注胥相視也

辨疑曰解胥爲相視帝將相視天下而遷之焉不成文理舊注解胥爲須蓋亦古人通用之義孫奭疏云帝將須以天下遷之旣有此解不必別論

辨曰相視之義誠有未安從舊解爲須趙注云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然經文初無治字卽從疏說須以天下遷之亦不成文理嘗按爾雅釋詁胥皆也此承上文而言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意其時謳歌獄訟歸舜者幾半矣堯將使天下之未就舜者遷而就舜故曰將胥天下而遷之胥者皆也說文曰皆俱詞也是其義也使以今人文法易之則曰帝將悉天下而遷之或曰帝將合天下而遷之其意便了然胥字之義亦若是而已矣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　注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辨疑曰注文大意不差但略過人字不說義爲未盡蓋自將曰以下本皆假設苟不好善之人所言之言爲說也然有人字在上卻是他人所言之言與下文意不相貫人字蓋羨文也

辨曰此人字只作彼字用人者對我之稱彼者亦對

我之稱故得通用則人將曰訑訑猶則彼將曰訑訑卽此不好善之人並非他人也趙注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所謂其人者亦卽此不好善之人也孫疏曰苟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訑訑自足其智不好善言我旣已知之此失經意并失注意古書用字與今不同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人未足而盱有餘注曰人夏父自謂也使後人爲之人字當作我字此文則人將曰訑訑使後人爲之人字當作彼字學者不達古人語意不得其解陳氏至欲刪去人字失之專輒矣

居移氣養移體　注居謂所居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辨疑曰經文初言居移氣養移體繼而言者大哉居乎其居使之然也居天下之廣居皆敘居移氣之義爲說略不再言養移體者蓋居移氣本是一章正義養移體乃是兼設譬喻之言而注文無所分別使養與居通混體與氣均齊並列於孟子稱羨中抑亦不思之甚也夫氣之爲用大矣賢者養之惟恐有餒故孟子見王子之氣乃稱羨之不爲無取若見其身體得所奉養顏色肌膚有豐潤肥澤之美而咨嗟歎羨此何義也

辨曰居移氣養移體二句與富潤屋德潤身相似一句正意一句喻意故下直接云大哉居乎則養移體一句不涉正意可知矣朱注不但以二句平列且云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文勢轉似側注養移氣一句宜爲陳氏所糾矣乃檢趙氏舊注云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則趙注固以養移體爲比喻之辭而僞孫疏乃曰夫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然也則失趙氏注意矣夫僞孫疏罔朱子所譏爲邵武士人作者乃不從注而從疏何歟陳氏糾正朱注往往有闇合古注者而皆不知引古注爲據蓋元儒已束古注於高閣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注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

辨疑曰注言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推詳此說天下人中但有一人於不睹不聞之處戒懼以謹其獨便能使天地各安其所萬物各遂其生未之聞也又云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義今[illegible]天地萬物與吾同在陰陽大氣中謂同一氣則可謂爲一體則不可天下萬物何所不有豈能同爲一體哉天

地之氣固有順不順時天地之心未嘗不正也豈待吾之心正然後天心地心始正哉天地之氣有時而不順者蓋由國家失德則有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之應此皆天地不順之氣也普天之下惟吾一身之氣順便能使此氣皆順久雨則能使之晴久旱則能使之雨斷無此理或問一說云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之天地萬物不害其爲安泰此又有涉荒誕實流入於異端矣經文自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此一段與上文本難通說當自爲一章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就各

人之一身而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義散開在於天下矣纔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乃專言天下之中和解者不可只就一人之身爲說也然其致此者惟人君能之如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此其致天下中和之道也

辨曰朱注誠有未安而陳氏所辨亦有未盡經云致中和未嘗分致中致和爲二事天地之位位於中和萬物之育育於中和今如注義則當改經文云致中天地位焉致和萬物育焉此義之不安者一也又云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則并無待乎致矣嘗易經文曰中而天地位焉和而萬物育焉此義之不安者二也又以注文細覈之既云致推而極之也又云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推而極之則自內擴充至外之謂約之精之則自外收斂至內之謂兩文不相矛盾乎此義之不安者三也無少偏倚可謂之中無少差謬不可謂和蓋無所差謬者譬如射鵠然不高不下不左不右適當其鵠也此仍中也而非和也必欲言和宜云無所乖戾乃注文既承上文戒懼謹獨爲說故云無所差謬庶

與上文謹字之意相關而不知無所差謬即無所偏倚無以爲中和之別也此義之不安者四也以上諸義皆陳氏所未及因陳氏之說而遂言之非敢駁斥先儒而於義實有未安則亦學者之所宜討論者也夫詁經之體無待煩言此節之注但云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其義已足省却下文若干字句轉不授後人於口實矣試觀鄭康成舊注曰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豈不簡而該乎孔穎達正義曰言人君所能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養

言焉然則陳氏謂致此者惟人君能之固孔疏舊說矣朱注以注疏舊說爲未善費若干文字而爲之注陳氏又以朱注爲未善費若干文字與之辨論而自爲之說然謂自喜怒哀樂以下不蒙上文則鄭注固不蒙上文爲說也謂致中和惟人君能之則孔疏固然也亦可見後儒之說經者徒爲費辭矣